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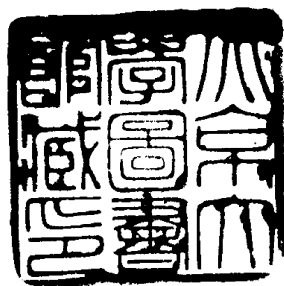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四七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EB38/08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四七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38.87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四七冊目次

集部·別集類

矩洲詩集十卷附樗亭集一卷

〔明〕黃衷撰 附 〔明〕黃聚撰
上海圖書館藏明嘉靖刻本

..... 一

汪仁峰先生文集二十九卷外集四卷

〔明〕汪循撰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藏清康熙刻本（文集卷二十四缺）

..... 一六八

矩洲詩集十卷附樗亭集一

卷

〔明〕黃衷撰 附 〔明〕黃聚撰

上海圖書館藏明嘉靖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矩洲集十

卷附樗亭集一卷》提要

矩洲詩集序

前刑部主事青羅山人王漸逵撰

鄉先生鐵橋黃公詩吳中稿一卷南中稿一卷閩
中稿一卷粵中稿一卷湖中稿一卷伐檀稿一卷
隨宦而著者也草堂前後稿二卷則家食所輯也
凡得古選百律六百二十面奇排律廿有八五七
言絕句六言百九十六哀為四冊將梓昌傳達讀
而異之曰古選平淡得之陶俊逸得之鮑其渾與
沈鬱者發於建安齊梁宋齊至律曰清婉如劉
隨州而雅過之周如李商隱而迹不露皆自出
機軸弗主弗襲非靡弗局與寒溫抑困謂之雅
調可也嘗怪人世之學選者不得古作者之意豈
非其得而竊之攻於柱者想測於風塵逆族抑遏
歟抑之愈痛得其門選雖近代名家猶或蹈焉至
於居廟廟者少逸與棲巖巖者乏春雅詩才之難固
如此哉公以詩文名於吾廣而自脫於四者之病故

天下之賢士大夫爭樂交而譽傳之于竊慕其
未得一觀及公以少司馬致政家居予得謁侍論
及四方之風土政治天下古今之人物理亂興替
百家子史靡不究析皆有斷案而其神采精朗辯
論英發聽者忘倦馬猶是益深服之蓋知公之所
發有自矣夫深山中寶物光怪流溢百出美玉
之下其草木皆備華實而外此讀公之詩者其
亦可以舉觀矣乎

序

嘉靖辛丑歲季夏之吉識

詩序

族子學準撰

伐檀集者宗丈少司馬鐵橋公之所著也
古今詩僅百章評者謂古風趨漢魏律體
本少陵風調乎沅沅乎不可窮已其殆然
歟第觀公自叙名編之義諒非徒作者爾
學準幼時嘗請詩法於先大夫先大夫曰
非爾所及也吾老矣而叔鐵橋子方弘雅
音宗盟之望屬焉先大夫既棄養公宦轍
在四方予亦絆於舉子業領教言者無幾
也已丑歲自都試罷歸始謬意吟事公特
優游家食間侍杖屨得申先大夫之訓公
曰學貴致用者也獨文辭乎哉吾姑就予
所發而語之夫詩言之微者也工景象者
其流或贅務纖麗者其蔽或佻向平實者
其失或俚古橫放者其病或肆尚警拔者

其疵或僻必其渾雄頓挫冲澹而雋永者
乎古可幾也亦可指也吁談何容易談何
容易公之得於詩者斯其槩邪予或探公
中筭偶得是集挾以卒業山川之勝物候
之更諸賢之磨答若將際焉蓋非獨爲聲
律理致之佳王事勤勞而微怨伐詩人之
大旨也公之意亦非獨以比興詔予使能
因聲以達政學詩之大義也披玩歲時篇

詩序

四

或利絕乃偕序而梓之便柯法云公少舉
進士以留都佳麗而務簡因請南署庶幾
肆力於學以大其思濟之志跋歷餘三十
年奏議文告凡若干卷固不專於詩矣然
年留都吳興有吳中集在閩在廣右有粵
中集真有南中集楚有湖中集在野有矩
洲集比次連類茲特其一爾雖然陶猗之
宮珍寶物情適其一二動容矣嗚呼孰謂

伐檀之集也而不可以興乎
於靖丁酉仲春九日識

詩序

五

知洲詩集序

賜進士出身通議大夫戶部右侍郎致仕瓊臺鍾芳仲實撰

少司馬錢橋黃公別號矩洲既致政家居輯所爲吟稿若干卷以書屬芳序夫瓊距省餘二千里省之翰宗蔚乎若林顧以予舊誤取簡亢一節而不校文之工拙公好尚若是賢可知矣然予實病眩敢矯誣盜虛聲哉或乃謂詩非時尚豈知情動

而聲音成文疾徐高下自有不容已者古詩作者率聖賢之流或托物而微婉或即事而質直故風多比興而雅頌多賦各有體也今言詩者貴微婉而賤質直固已非矣乃又以為不足爲而多詞以眩之何嗇於成人之美耶昔夫子四教皆主德行而必先之以文非役志于外也正戒夫無所用心則昏昧而罔覺易於而難制故用是

其理趣俾各隨所得以成其材如言語政事文學皆舉其成而言之而德行之教則七十子之所同而顏閔其最優者也俗學務枝葉而忘本真愈遠愈下周程每抑之而說者因謂文學非德行一途相率以趨於空寂之教失其旨矣夫詩亦文也夫子於門人諄諄言之學而有得則志意融浹觸機而應如響斯答自有不容已者是故時者係于天者也物者因乎時者也詩也者因乎物動乎情而得其所止者也止者詩之原也矩洲歷官所至皆有題詠晚年謝事丘壘寄興不倦豈必角勝曹劉而以李杜爲宗哉蓋機動於中自有不容已耳其詩整而俊婉而有則宏博而不肆體物而不詭於俗其藝林之雄歟昔人謂詩不貴奇正須習中度世陶淵明於世無一

點愧色故其詩非諸人所及矩洲曾次
乎無歉於陶而際

聖明熙洽之會則遠過之蓋有得於詩之源
者夫佳詩之源有以自樂而無所恃
乎外則於夫子致戒之旨渙然有得而
自足已而自不容已者亦將鼓舞而不自
覺矣

嘉靖二十二年歲次壬寅春二月朔旦

矩洲詩集

賜進士出身別大夫廣東布政司左參議詹積傑

昌黎韓子稱山水神氣所感不鍾於物必鍾
於人余行天下覽觀山川其雄偉磅礴蜿蜒
鬱積之處必有瑰瑋豪傑不群之士出焉以
聞一時而名後世近入嶺表登粵王臺觀粵
中形勢西滇武南桂林象郡諸水夾庾嶺蒼
梧之山迤邐行數千百里匯于廣州以入于

詩序

卷一

海而海潮汐吞吐至廣州與諸山水會堪興
清淑之氣於是焉鍾所謂雄偉磅礴蜿蜒鬱
積之處非歟以故粵中故多瑰瑋豪傑不群
之士余不及見而今少司馬鐵橋黃公其一
也公敝歷中外餘三十年紆猷壯績凌駕時
輩歸老矩洲之上相羊水石曠懷逸度表厥
一鄉余嘗造公與論天下事商榷今古閱博
揚勵往往激發人意問出所著矩洲集示予

其晉子讀之雄偉磅礴蟻鬱積之氣
舉舉乎洋洋乎與山水稱管太史公謂雖有
卓犖之才必附青雲之士而施後世顧子何
足以辱公徒卒其所以處者如此復之藏諸
名山以俟求粵中又獻者徵焉

矩洲詩集卷之一

吳中稿目錄

送曹本忠出守臨江

烏江雨中

送王戶書南征

藥日

題朱升之琴鶴遺音卷

贈顧全州二首

和施彥器志副

決池篇

奉兄素先生二首

壽淮安王正卿父母

冬夜同田曹長月下對菊各賦一首

問馬

次韻贈明隱

送張太僕報績

次韻太僕留別

南浦驛贈升之

雜興

秋夜宿烏江山寺

題于石圖

葵羽

挽莊定山和見素于二首

煎茶和趙侍御二首

和王大參四首

上新河送時雍少參兄

送楊奉常

題楊梅卷

西臺牡丹和儲柴墟二首

和州道中

目錄卷三

二

和陳台州田園雜興四首

出湖

入京寄子章弟

江晚

經故侯第

放鷺行

寄趙叔鳴

平蠻奏凱爲王戶書賦

詠蛸

宿楊給舍宅

寄述古翁

出京

贈鄉翁

楊漢中葢菊歌

挽楊質夫學憲

和坡山晚望二首

戲和貧女歎

贈湯鍊師

題喬正郎貞節卷

送鄭立之少參閩藩

目錄卷一

三

春官舊寓見期牛首之遊不果赴

挽太虛上人

梅正郎榮壽卷

送梅惠州

浦口城南晚望

大椿歌

和張太僕對菊感懷

送汪南寧

題李水部月殿秋香卷

題李源書院

壽胡司諫父母

移家長安西街五年前是予舊居

壽厚齋先生二首

壽胡封君

閒居襟興和丁選部四首

書李主事傳

慕萱卷

送丁胃監

輓陳封君

和計封君

目錄卷之二

四

壽薛封君

發都城

雲陽曉行

丹陽登舟

初至書上齋閣對雪

送何繼善出守湖州分韻得渭字

雜叙寄坡山

高千兵歌

用韻答俞四府

迎春和俞四府

俞四府宅賞牡丹

登道場山

坡山寄示喜予得郡之作次韻奉答

答子章第

答孫太初夜訪二首

贈施新齋

書陸子淵水喻

遊靈谷寺分韻得門字

援開化

馬金鎮

目錄卷之三

五

送顧開封謫全州次劉西安韻二首

宴浮碧亭

清河晨望

京口渡同劉俊州均金山寺

同胡方伯趙虎丘寺

送遂菴公赴陝西用原韻二首

次韻送見素先生巡視江西

顧考功母宜人哀詞

電兒歌

和宮怨二首

和宮人望幸四首
和昭君詞二首

矩洲詩集卷之一終

目錄卷之二

六

矩洲詩集卷之一

南海黃衷

吳中稿

送曹本忠出守臨江

何幸際明敷英年綰郡章人誇神女賦自掃蓋公堂
列騎搖新憶蟠踞換舊裳山河分職貢羔鴈接班行
白璧知無玷朱絃待改張控強方剪韭理劇類鞭羊
倚劔吳天碧吹鏡楚水長春風翻弱絮無奈御離觴
鳥江雨中

一片陰雲廣莫連行衣初卷楚江邊馬辭南豫雞聲

詩集卷一

乙

少風轉西原雨脚偏殘戍半焚分野火斜流百折下
蕪田寒燐暫對山齋夜不學蕭條嘆獨賢

送王元吉南征

保釐持軸素稱任暫見專征命節臨國賴兼才全重
勢虜觀長技折強心熊旂隊罷皆成列犀甲圍閑總
若林張說莫誇和九姓明公威德勝淮陰

藥日

謾檢誰家海藥餘更收離氣向房虛燃膏膏也參先
盡引瀝鄰園竹漸疎俗吏勞形緣簿領神聖占崇憲
詩書何授我真仙訣也學舍光守六居

題朱升之琴鶴遺音卷

斷紋掩抑浮雲輕臨霞纖吭十二鳴青皇振發水龍
泣雕虎嘯壑迴颺生高山峨峨帶寒日廣陵妙散譜
不出崆峒仙骨淪金精烟交霧淨疑毛質世徂神物
亦乘化劃然驚耳千風下誰令清緒播人寰考亭壯
歲功名大

贈顧全州二首

遠道君于邁幽期我所從江平潮欸欸烟黯樹重重
宿寺分寒炬揚帆背曉鐘三湘風日美應不負奇蹤
山水詩情在乾坤道味深誰堪今日別君見古人心

詩集卷一

二

到郡徵新化因風憶嗣音羽儀應自惜上國有喬
林

和施彥器憲副

君從何方來奇聞詎多得但指龜在塗或誦蠅止棘
豈無國士風所虛理人職豈無蓄蓋私所見鳴仗斤
禾谷困首陽宰社拜曲逆緬懷天步遙愁覺周道直
歸歟鴈湯山千峰抱雲黑灼灼東籬英聊以試酒力
寧煩藉二桃誰能顧雙壁於此有玄思衆人固不識
君情我所欽晤語附深臆

決也篇

漢家防事習水戰今朝忽報開昆明片紙朱批下鄉

里官票頻催調健丁健丁二十堪差調中男十四仍

嫌少強將笄子撮短髮寧忍欺官免追召公家作役

敢告勞難平夫長怒侵吸付錢監吏須筆墨終日未

保無鞭敲去歲五侯建第時我爲上戶已傾貲而今

又報是殷實會令鬻子官豈知昨日何人起赤城我

鋤正似爾杆聲只道決池藏戰艦爾知耀德不觀兵

奉見素先生二首

手持漫刺向誰門憲府風流衆所尊犯色排奸那避
險傾心推士不言恩共知高步雲霄遠尚憶喬林水

詩集卷一

三

石存欲擬襟期何處所江無際吐還吞

萬夫衆裏堂堂著華兩擅場名下歐韓堪並

世海邊鄒魯是先鄉臨池握筆光風灑閣焚香靜

晝長淺薄敢承師說迹媿隨同舍到門墻

壽淮安王正郎父母

門通駟馬慶猶繁紫綬椿齡喜並尊紅玉駐顏如稚

子黃眉蓋目戲曾孫龍紋護誥雙銜命鳳曆題年六

改元遙想淮南開壽域蠟梅花下倒瓊樽

冬夜同田曹長月下對菊各賦一首

日精開遍月光揚此夜寒堂引興長露豔只緣矜晚

霜寒人偏自過重陽誰知舊圃先含兩天為新粧旋
着霜忽憶南中三逕上數枝深淺滿烟黃

聞鴈

胡兒重後試寸初寒鴈驚飛遠碧虛停月悲鳴過海
曲斷風殘韻徹庭除長門可柰孤燈影遠戍誰收一
字書何事年年來復去江南春渚足攸居

次韻贈野隱

閑逐農諺度歲華古風應似晉元嘉山鷄可伸鳬將
子郭索初肥稻有花秋秒微桑為井稅春來掉槿別
鄰家憑君莫問市朝事沙上蕭蕭蓬蒿麻

詩集卷一

四

送張太僕報績

石橋行色屬車分曉入明光 奏上勲柱下直言傳
舊疏卷中小雅變時文愛才每轍周南食考牧常空
冀北群瘦骨未應愁伏櫪願將千里試浮雲

次韻太僕留別

光輝重拜楚江東道論知心與貌同千仞翩翩韶舞
鳳九霄欽欽易文鴻燕靜夜聽行葦身遇 明時
笑累蓬雲腰朝來方擁旆嚴旌應不避居窮

南浦驛贈升之

白下才名方盛時仙曹誰不避英姿一揮黃石橋邊

生平屢夢卷上詩愛我信能生羽翰逢君恨未盤
肝脾翻嫌韓語矜豪幻何得雲龍上下隨

雜興

我家南山下種萱觀逢年沉冥亦晏坐長詠南山篇
鬱鬱兩佳木廣穢陰已便飛鳥出其下中有靜者天
驅雞護蔬甲促婢飯西田壺漿聊自勞濯髮蒲澗泉
手把竹如意高話羲皇前千古亦旦夕傳者皆英賢

秋夜宿烏江山寺

倦徒趨古剎偃蓋息雲蘿敗餌置殘鼠明膏斃赴蛾
戍營砧互發山郭漏偏訛蟋蟀昧行旅吟依譚謫窩

詩集卷二

五

題于石圖

倚屏蕉扇冷拂黛竹莖踈浩氣蒸雲徧寒聲戰雨初
貞含幽七抱靜懷野人居不是池臺品無勞甲乙書

葵扇

動以風化成形將月與俸欲清天下暑長帶嶺南秋
編羽寧論巧裁純祗障羞千年一變態開篋璧光浮

挽莊定山和見素子二首

擇君敷衽奉 先皇寒塞曾囊極諫章泉稚口中成
市虎九夫肱下有墳羊虛車不見同人迹古鏡深含
照悲此鑒室蕭條唯四壁傷心初服芟荷香

修篁後良鑽旋嵐草猶懸燕于龕世上宦情同柳
下山中詩體逼周南衛藏秘器公將拱難制顏齡菊
自甘野客正慚歸夢晚素風空想二毛髮

前茶和趙侍御二首

縷煙何處燭清虛知是烏臺退食初青味出籠分乳
雀絮花浮出曜遊魚竟陵錄後名方遠顧渚春前葉
已踈渴夢十年消未得寒泉誰致惠山餘

桃花初乞楚山春詩罷新辭已動人雙井密雲香詎
歇八公甘露迹空陳湘瓷閉色寧同格盧碗澆煩覺
有神歲晏因君方賞味小齋擎盞憶相親

詩集卷一

六

和王大參四首

小住迢遙上漢槎懷中短刺適誰家偶依苔帶庭前
草雞應金園會裏花字鴈秋風聲逆遠甘棠春野綠
文加期君繫肘征西印肯避王陽石棧斜
通才端似老操舟急瀨旋渦少滯留暫御五絃當小
暇憑將孤劍共先憂滕王高閣題詩過孺子澄湖建
節遊更與西山添爽氣炎烟初散更塵收
舊業齊州岳岳東湖西持檄遂宜風肯因鼯鼠將機
發曾見金牛落刃空感激每憑青史信安蛇方退紫
微公喬林茂處思高尚混迹漁樵世不同

笑終難老一鄉太平今是日重光年華疾隼投
繁蔭世味遊蜂繞豔香豪侈近嫵南郡馬風流遙憶
類川黃吏休小放東林騎拚與山僧半日忙

上新河送時雍少參兄

都門終日望旌旗忽到都門又別離未慰親情慚喚
弟每承高誼喜兼師舊談積水燈懸久官舍頻江棹
發遲唯有北風堪送客楚天何處附遐思

送楊奉常

玄文奇宇動時英合繼平章海內名吏部權衡考功
氏容臺禮樂奉常卿蕪蕪渺渺秋風傳捲葉陰陰晝

詩集卷一

七

錦城喜近北堂暖草色黃金小帶膝邊橫

題楊梅谷

紫股青潤蘭光流尚憶包山是故丘日煖砂騰勾漏
曉月華珠弁覽湖秋文園病渴功堪錄澤國苞芳實
已收從道荔枝恩爾許當時空上翠釵頭

西臺壯元和儲柴墟二首

白版紅樓總未過雨中贏得對陰何一枝自占西臺
勝百卉從教下土多辟凍可曾休暖煉護芳應與蔭
雲蘿始知韓令功名薄不為魏華惜舊柯

朱輪衝雨尚頻過春色晴華更幾何南國風流聊復

東都名勝已無多評香不獨齊芳杜附豔無因學
女蘿若使相君長獻御黃綰先繫向陽柯

和州道中

折坂沿秋水郵亭傍晚原桔槔橫淺壑屈戌閉衙門
霸廟青蕪合漁洲翠篠繁荒城思范蹟衰草吊虞魂
序氣蕪朱素征衣問爽燼雲屯胡堞隱情下楚山昏
滌潦稽前騎微步阻後村祗能勞候吏何德副乘軒
和陳台州田園雜興四首

肯酒答芳辰幽花即可人逢山尋委羽喻海託潛鱗

詩集卷一

茅簷雉尾偏柴車出郭頻誰知門轅者豪氣蓋三秦
釣澤應星辰東園果若人亭還較虎尾危是犯龍鱗
自得觀魚樂誰來問字頻更將詩喻戰卷甲避強秦
白苧帶塢墻閒堂是隱居飲醇無所事讀易到班如
山色高秋後鴉聲落照餘南中開石室他日有藏書
喚艇趁沙墟還歸杜曲居花邊誰得似世上近何如
芳思孤烟外高談萬古餘正嫌西蜀客迢遞獻權書

出湖

爲愛南來五兩輕長年屈指記焦程入湖飛鳥懸天
影撼崖驚近枕聲江漢謾傳多委會廬山瞥見未

船頭滴酒人人喜誰道風波不可行

入京寄子章弟

三河堤畔覓驢驕王述形容果似誰食斷桂烟蚨母
書過梅雨鴈奴遲細塵荏苒迷翔鷺細帙周零負
歸龜欲向銓衡乞閒散南曹衙退有幽期

江晚

呼風唱棹逐前艤自覺江程晚更賒極浦鴈行連蟬
蛩夾洲漁火入蘆葦浪痕到石潮還信人影移灣客
未家莫向三山衝晦望海天明日正晴華

經故侯第

詩集卷一

河水連清潄柳絲主人何處海天涯語低社日雌雄
燕泣斷春風子母獅樂本旋候開路徑花遊還剩舊
臺池鄰西宅嫗惟貧病借問傳呼今是誰

放螢行

蒼頭沙市笑以呼似繫止費六青蚨北人到死不知
味枉教枵腹如懸壺庖丁拂刀古水白腥涎染鏐
苔滑殼問閉眼立香脂藏頭疑怖持權客君不見其
龜召諸子出前快快強臣指國君嗜味且復然況我
平生佩蘭士衛河秋水昏朝霧縱染掉尾泥中去頑
形豈解識恩私不似神龜能左顧

寄趙叔鳴

因君駐想渺渺五雲峰秋蘭盈把言贈無由從
況聞一輩杭往來亦僅懂所稀同心人恐迷寄前蹤
于時白露繁幽姿照芙蓉

平蔡奏凱爲王戶書賦

帝曰咨元老纘方有沴氛中權爲總帥外圖制諸軍
金鳥承龍節鉞鍔列虎賁投壺神畧靜約矢檄書紛
傳令山皆應揚戈日不曛汗揮亭午雨袂障肆天雲
設伏揚那隘遊兵者下消前車初轉戰後騎竟收勲
夢鼓殲渠首降旗欬虜群蕤原仍辯玉刈澤復滋薰

詩集卷一

十

欽天狼晦襁夜鼠焚其危當終縹緲負崗蚊
事繁華吏望人依父母紅袖積聚綠野遍鋤耘
凱入千官慶侍回九廟聞雅歌彌宇宙喜氣洽
氤造化丹青妙功名昭萬分登壇憑用武開閣待敷
文異數亨表嗣潘威鼓吹分司徒拜稽首明主繼周
殷

詠絕

穿帷入袂日紛騰歐九詞名謾得稱不落奸雄準端
夢却生文士眼前情清談精舍頻揮塵綺食烹家盡
護綰安得金風吹四野七詩吟罷思難勝

宿楊給舍宅

禁城西畔子雲窩窮客驅羸過玉河書閣暫來催掃
榻里門曾見號鳴珂嬉談不離文詞外撫事其如歲
月何肯爲病客方却飲南曹風味本無他

寄述古翁

身在江湖道自尊登堂長見古風存王通著論全經
世徐孺明農祗閉門蹤跡暫時逢郡守姓名何處號
軒轅從前檢校醇儒行清苦無勞併日食

出京

結束征車趁曉晴客心長擬劇懸旌攀楊意氣交游

詩集卷一

十一

遠倚馬寒暄感慨生鬚髮十年行路影秋風千里過
江聲蓬窓醉枕雌雄劍怪得無端一語驚

贈鄉翁

江上歸來白髮新征衣猶自帶緇塵鷓鴣喚雨閑林
曉舴艋迴風小岸春榕葉陰中談上國槿花叢裡
過東鄰年來減却催科令應是康衢一老人

楊漢中畫菊歌

今世畫工信如市下筆紛紛桃與李何人却負高秋
姿毫端蕭瑟金飈起金飈起時百草乾西園叢菊露
漙漙苦心只答天地肅勁氣寧知霜霰寒萬鈐沒間

登州白開堂絮絮懸佳色異種還聞是日精孤根祗
見依嶠石蝶怨蜂愁殿衆芳繁枝肯爲覆銀床坐令
几案并五美休誇粉繪空文章自古高人非寂寞陶
家不是閑箇落未見南山一片心謾道元公品題錯
君不見落英之效秘以神年華冉冉悲靈均憑將妙
用壽區宇何但南陽百歲人

挽楊質夫學憲

素望彌區宇英靈出甬東兩魁皆士選再命亦儒宗
絳帳春風外烏臺夏月中虞淵窺學富武庫避詞雄
後進哀前哲明時惜鉅公祥鯉虛鳴位大鳥泣堂封

詩集卷一

三

胡氏承清白劉家起異同千年開化鶴衆口嘆猶龍
畫省標人品仙郎有父風定餘垂翅恨附此漸遠鴻
和坡山晚望二首

平野白茫茫應知秋氣強開行近古水欸語洽春陽
竹靜莎鷄泣山寒石密香客心殊未極詎爲入城忙
樹色遙微茫登臨晚較強月輪浮海曲斗柄背山陽
化腐流螢火燒荒走麝香此時休極目雲鳥正奔忙

戲和貧女嘆

少小曾登乞巧樓纖衣斷碎怕逢秋翠蛾謾約山相
似素腕誰知玉可猶北里歸期春信近東家績火夜

尤收却如解道無鹽事斜倚屏風自障羞

贈湯鍊師

不因寒暑換行衣百里山程頃刻歸遺日只調雙鶴
舞問年惟記九龍飛林中植杖爲芳樹市上留辭寓
道機我欲從師何處所白雲長恐與心違

題喬正郎貞節卷

四十餘年鎖鏡塵剪髮長誓結縭人豈無小鳥填波
恨信有寒崖化石身壽域極分霞帔煖家園花放板
輿春賢郎同省多豪俊誰似當時末座賓

送鄭立之少參閣藩

清集卷一

五

三山南去入烟霞傍馬春光豈覺除黃鳥聲中饒別
思鷓鴣詞後豔才華六曹選望須參省十載懷親恰
過家誰遣疎慵綴芳躅祗應慚媿長官衙

春官舊寅見期牛首之遊不果赴

紫駟嘶嘶杏花烟佳麗無如二月天謾愛東曹無
隱不堪南郭負仙緣流塵定鎖題詩處老衲應前借
榻年遙指聚星空悵望芙蓉高閣化城邊

挽太虛上人

菩提無樹着靈龜弟子誰當紹法華七寶浮屠藏舍
利五花香供禮袈裟佳時却悟前生妄去日應知後

果賒從此空山人不到上交蓮社憶蘭香

梅正郎餘壽卷

晴風綵袖引魚軒慶似江流信有源潘苑日長珠翟
麗射庭春煖玉枝繁東山食島紛中鎖南國詞鐘接
上元誰記蓬山瑤海事人間此樂不同論

送梅惠州

都官文藻信猶龍道是雲仍復元宗捧檄晚來還對
署把麾南去却鄰封霧中烟火黃鸞路夢裡鶯花白
下瞰五馬本榮憂轉切岐亭惟有思重重

浦口城南晚望

浦城南畔萬峰層出郭全消百感興長笑呼風楊子
客僂僂携鉢定山僧清秋自愛乘遊興暇日誰能坐
曲肱極目已窺吳楚迢故鄉雲樹最無憑

大椿歌

畫堂清晝光如水古椿秀色盤烟紫吐靈納妙動千
年曾見瓊花幾回徙堂前壽母朱顏酡板輿霞帔弄
婆娑麻姑白鹿時復到西海青禽歲一過芳桂分叢
截青玉花露馨風飛寶粟帝令移向廣寒殿漸看圓
影扶疎綠嬌嬌小鳳垂枝鳴香蘭草繞根生誰言
呵護非神物天東仙人為應星長記年年六月八

和張太僕對菊感懷

琅玕秋興早吏功復休沐騎曹大雅資芳玩信所獨
嘉樹隱遯叢清塵灑微粟床敷共語默幽諾良已宿
兩曜逆旅期宵賞須繼燭高花方德人整整巾屨肅
低枝敵蘭茝初服佩芬馥碎瑣黃金鈿亦掩紅踰躅
相累泛英客新桂不炊栗聞制短世齡惠貺勤一掬
猶得對何充甕蟻潑新醪鄙人社前櫟當莊閣上東
邇來或天幸數面親海陸況謝枉見臨微音嗣空谷
何日東籬邊足然聽馬足

送汪南寧

設方選牧必賢豪慰遠寧辭五馬勞何用黃金為土
產從來紅腐是民膏潮聲轉急龍州近山勢連攢象
郡高風雨未迷君去路客心空自繞旌旄

題李水部月殿秋香卷

萬里桐風吹素天清虛樓閣澹娟娟人間謾愛涼如
水枕上空疑夜是年兔影斜涵丹桂陌鷺聲細落白
榆烟晚來斗帳寒香透只恐蕭郎骨已僵

題李源書院

引澗栽花逐路新東風箇落逗酣春天鷄慣狎談玄

空山大長迎問字人絳帳生徒開爵里紫陽燈火
比隣故家三萬年籤軸莫等悠悠紙上塵

壽胡司諫父母

花下溪邊一事無年來家慶足歡娛漸如餐蔗常佳
境正擬臨萱對書圖鳩杖每深桑梓敬魚軒還夢子
孫扶鹿門山下烟霞路却近開人擊壤途

移家長安西街五年前是予舊居

長安門外石橋西窮客奚裳帶雨携生事偶同鳩借
壘塵踪巧似燕歸栖閑庭依約槐風細淺岸傷心柳
浪低僮僕何知猶感嘆經過不是舊輪蹄

壽廖齋先生二首

詩集卷一

六

五嶺勳名二相前百官儀羽一身全昌期將啓元豐
運間氣先鍾丙午年化洽金甌分畫壤心如霄帶合
通天尋常何必求瑤海長傍烟烟即列仙

壽域光陰六十餘麒麟新錦照金魚清班上列還端
揆信史前名是特書直道只期匡帝範遺才嘗賴
到公車霖收日麗乾坤泰惟有南山殿玉除

壽胡封君

身際隆平向百年謝公隱處接蒼烟靜來見事閑差
勝老去蒙恩樂更便世上賢良文定後山中賓客

光前斯居且款秋風棹家慶何如志養全

開居樓興和丁選部四首

野樾鳴颿秋滿庭颿颿不似故園聽塵埃是處蒼鷹
擎氣色誰家瑞鵲靈心驗五窮知匪席口經三噤信
如瓶欲携白木長錢去自斷松根千歲苓

晨麾閣吏散公庭緩步微吟與鶴聽擬托風雲期道
泰耻將虫鼠試丹靈有功歸趙仍完璧何意誇秦類
建瓴今日膏肓維一息神醫誰為減稀苓

城上烏號徹夜庭遙星斷角帶愁聽風霜犯骨髭先
改山水違心卜未靈書愛守玄還覆瓿貧憐炊玉有

詩集卷一

七

懸瓶美芹自昔聞人事誰向王羞進茹苓

循回盡日閉閒庭坐對談天力倦聽七步謾誇洛
女數峰終解詠湘靈慵須報客方脩刺智不如人可
挈瓶小苑春來成晚計却移紅槿種參苓

書李主事傳

伊人郎署資矯矯乃遺直讀書亂山中詎肯徇隄石
聖明允神斷血獄豈冤抑所具棘下臣疑情固當
南裔佩賜環山水含古色嗟哉秘英靈使我永歎

慕萱卷

春風轉蕙萱草生秋霜欲隕鵲鳴北堂無人月流

景坐此搖落傷人情獨抱悄悄向萱草白楊根斷
壤香兒淚無因到窈窕兒心但憶春風早

送丁胃監

多才誰不帶清光君尚儒衣返舊鄉山水業成塵
夢少江湖道在客心長詩聲侯喜新鳴世文體鎬幾
後擅場別思經秋更搖落蕙蔭涼露晞蒼蒼

輓陳封君

平生纓冕等流鹿湖海曾聞道俗身幕下恨無唐虞
士塚前驚見宋詩人書齋直閉黃鸝曉茶竈空餘白
芷春誰貌梅花行樂影牙冠方換紫綸巾

和計封君

芙蓉江上正宜霜千里秋容逗末光擬向家山長作
主嬾分星座謾為郎醉償花事鴈鷗杓閒赴鷗盟薛
荔裳問道鳳毛霄漢迥孤應高枕敵侯王

壽薛封君

舊隱門前五柳風新恩詔上錦花叢崆峒有道也
蒙秘禹穴多奇表傳雄渾渾不釋壽域誦鐘應速
客年家分義合稱翁欲知慶澤無窮處令子名高
省中

發郢城

雲鍾陵曉凍輕橋門飛輕上初程油車分御嫺家
累綺席留歡念友生沿澗或逢晴鵲浴入村纔及午
鷄鳴茲行猶是星搖夜悄悄徒深慰物情

雲陽曉行

衙門猶閉曉鐘疎馬首迴瞻月影餘石竇煖時藏促
織水漸融處立春鋤田家久歎晨炊晏山縣恒陰日
晷徐我僕莫辭驅策倦江湖何地足寧居

丹陽登舟

山城返照上樓臺迤邐遙從北固迴委巷人歸沙市
散郵亭吏報夜水開暫分江火鳴鑊去詎憶風霜振

策來客思不緣會清渺王程寧為歲華催

初至雲上閣對雪

陰濃晴淡積旬餘電晦雷潛雪意舒瑞氣共占為霽
後神功誰道作霖初煖回玉樹晨猶合風入蒼筠夜
漸疎更向水晶宮裏見寒光知與月何如

送何繼善出守湖州分韻得渭字

何君湖海豪風格素簡貴時名動京國萬乘親賓味
閱世嗟瓊瑜虛心洞涇渭初持大行節再典司農
竹符作諸侯花封趨縣尉出郡日次鵲至郡斗建未
三勤民勸勞五教俗移氣夾溪揀芽人比屋浴蠶婦

是也懷清室便訝敵希偉哉財賦邦得君
天子慰

雜叙密坡山

東園有奇士無乃希夷子才堪起詞頭名鄉著紙尾
懷古幾惘然閱世一莞爾豈無虎爪翼信有龍垂耳
家泉破山碧石廡逗雲紫小出命柴車大隱呼錦里
本不見清潭誰能測涯淡劇談恕我狂頻來當公意
雙鳥鳴未窮孤鶴夢難恃展轉徒所思裁詩附江鯉

高十兵歌

蒼梧將軍豪且清司馬府中新策名壽翁雙蹠秘韻

詩集卷一

下

畧將軍耳後雄風生太丘堂上初識君奔驟調弓冠
羽林龍鱗鎖甲欺青鏡馬首焚綬結紫金南中密候
方傳箭幕下兵機少奇變土官突騎駕浮雲山徭寇
怒藏深壑安得快劍如清冰寶精耀日光稜稜控此
強黠縱橫行將軍為我先登

用韻答俞四府詠雪

陂陀疑是陸沉餘整整斜斜卷以舒兔迹已迷三窟
遠鷄聲偏咽五更初梁園授簡才何健刻曲迴舟興
亦踈茶鼎晚來誰賞味寒堂思殺渴相如

迎春和俞四府

萬歲錯時羞戢戢片羊勝玉鈎此日有花迎
已誰家無力控春愁東郊鼓角青皇令上國樓臺
綉樹頭邑里總祈寬大詔物華濃處是宸遊

俞四府宅賞牡丹

香腴粉膩壓烟歔塵裡相看敢怨違富貴不緣天所
授穠華得與地相宜薰風院落酣春晚舒日簾櫳正
午時只道戎葵堪比併柳侯何必舊能詩

登道場山

木杪垂虹石逕橫葱青隱約見飛甍蒼烟近帶羅山
秀紫氣遙含震澤晴何代高禪聞伏虎有時清梵接

詩集卷一

三

啼鶯暫來不為乘幽興道是春金盞已耕

坡山寄示喜予得郡之作次韻奉答

共戴重離照萬方誤思何意錄清狂家山不到難通
客曹局違期信慢郎得郡敢爭如斗大懷君轉念興
天長他年欲了東園約莫怪無金可罄囊

答子章第

縱迹初逢墨妙堂殘碑曾識舊文章湖光亦似投書
浦詩格何如奉禮郎廣院槐芬蟬語寂滿江秋色鶴
程長誰能更學東方朔析桂門前奉一囊

答孫太初夜訪二首

太華山人夜泛湖西風吹過藕花居扣門已值荒
定呼酒不來村店踈自振初衣聞社若偶尋奇跡問
推漁迴船倒壓星河影絕勝浮槎上碧虛
吳越高人道姓名何年飲露得身輕暫從雷洞留詩
品未到茗溪聞道轉樹根吟秋興早橫江鶴夢月
華清懸知世故浮雲外正擬辭家問廣成

贈施新齋

手上紅權棄若遺聞林休訝見人稀世間塵網鷗盟
在天際樵譚鳥道微白露滿庭時讀易青松繞舍晝
崙扉山姿最是秋深好可愛流雲向晚歸

古陸子淵水喻

陸才果如海喻水海若泣東曹助洪濶潮頭浴瞰日
千年水晶宮紫霧金鋪濕持此照妖祟正晝蛟龍立
魚蝦信瑣碎跳梁但策策願言莫餘彩勿為鬼神得

遊靈谷寺分韻得門字

黃埃辭鞅寧淨域適立樊切換僧前樹煙虛鳥外村
松高微見塔峰峭鬱鬱當軒畫壁蒼苔綠垣薜荔昏
循幽頻徙屐蹊勝慨臨峰輕峭窺泉鏡長從拂槿原
夕陽街遠堞瑞霽帶高園歸馬將殘醉依依東郭
門

援開化

柳穿花子重旌轅門訂日合專城千山舊雨弓刀
恨一道長風鼓角聲才子時來焚玉草詩人老去洗
兵行憑誰早定收功策尚及西疇帶煖耕

馬金鎮

赤鳩聲急曙光斜客逢山夢亦賒雉鷄亭亭清道
雨熊車款款淺溪花僧依白社還安麥入逐紅巾未
真家幕下更諮深入計不妨雲鳥駐前沙

送顧開封謫全州次劉西安韻二首

湘沅清淺曉颺平舟發東方尚未明萬里若爲傷此

詩集卷一

三十三

別幾人能不平平生江湖白鳥愁君處風雨青山逐
客情惟有汨羅傳賦詠毀荒猶得儼賢聲

路與潮陽去幾何過家踪迹故婆娑江亭紅雨春姿
澹烟郭青楓秋興多改服止應收物論投荒仍得帶

恩波中原豈不須才俊環賜將從五嶺過

宴浮碧亭

亭前古柳斷烟疎亭後長松委逕餘花近瑯璚春掩
映月臨珠浦夜清虛東山舊望題詩在南郭幽期放
吏初却見高城分井邑幾家燈火遂攸居

清河晨望

漠漠重陰蔽曉暝偶隨風羽矚高原鵝黃嫩韶年
換低白蒙茸野氣昏戰火連岡餘勝社炊烟帶雨起
頽垣傷心鴻鴈哀鳴地惟有長林凍雀喧

京口渡同劉婺州望金山寺

靜閣流塵萬劫過玲瓏鐘磬隔滄波中天氣色金陵
外上界光靈鐵甕多有客解形遺水石老僧施食到
龍巖未登北岸綠風信徒倚膚舟羨薜蘿

同胡方伯遊虎丘寺

從來幽興競山長況復山塘七里強祗樹排雲全古
色畫船衝雨為新涼寒泉尚挹高人抱霸氣終收故

詩集卷一

高

劍光惟愛同遊賢岳長曠鐘循訪誰經堂

送蹇庵公赴陝西用原韻二首

王道如絃宦海遙英年矯矯即登朝詩城免賴當春
健史案蘭膏照夜燒學微古今三策淺力迴騷雅百
家消上公問義金貂候中座生風玉塵搖秦地河山
饒勝迹陸庄桃李陰長條青陽尚帶霜威冷行色先
含淑氣調國勢可憑人望重天工有托主憂銷三千
騷北風堪詠百二雄圖業已彫居易何才承顧獎之
果無分負韓招旬宜多暇勞訪壯士從來伏鈞樵
咸陽隕區何遙舊梅天府祥維朝重關百嶮為敵

守沃野十里綠耕燒橫橋南渡銀漢渺高屋上建金
水消河流呼吸撼地軸岳撐崕吼干招搖東制連衡
一百萬西來約法唯三條吳賢曾嘆國風美趙伯親
承錦瑟調鍾山王氣不可厭十二金人同日銷遂
令昭德蓄威地一价夜到如摧彫明公出鎮復考牧
權因望重元非招坐知春草長城窟不見胡兒獵與
樵

次韻送見素先生巡視江西

鵬路憐公九萬遙名高前後聖人朝求衣每谷經
生謁退食嘗將諫草燒古調漸聞流水遠冲襟全逼

詩集卷一

三五

疊水消巡行暫代璇璣轉斟酌懸看斗柄撻雷挾威
聲多振落風敷和氣不鳴條金章持憲諸司肅玉節
臨戎四牡調百巧先藏機並伏千邪未觸魄應銷窮
人幸免膏腴盡瘠郡何愁戶口彫烏合剽民傳檄定
鵠群遺老待詩招日長燕息專城退鉛槧無妨著問
樵

顧孝功母宜人哀詞

涼風起天末遊子在萬里遙遙珪組懷豈不眷哀齒
昨夢拜北堂念子曷歸止手把白玉玦感之淚盈眦
今朝黃耳來家書相報示初日慘不暉倉惶見天恩

百年抱長慟哀怨從茲始

雪兒歌

北地佳人首燕趙祗解慵歌復嬌笑菱花自許雪兒
殊聰慧天然動輕妙十四青絲覆遠山十五城中象
霧鬢十六粧成看不足芙蓉初綻碧塘邊五年嬌嬌
江南子詞價偏翔洛陽紙明珠傳意夢方諧誓盡嬋
娟護衣被細步纖纖宴曲房細君含笑贈添粧親教
樂府詩千韻貌得宮袍驚一雙不堪團扇迎秋早素
馨花發芳寬渺羅襦慘淡歲粧光香囊零落交州草
昭陽鬼影立象牀五枝燈燄搖荒涼徒令漢史稱神

詩集卷一

五

武猶抱西風角枕傷

和宮怨二首

風吹聲微別院深碧桃花下倚沉吟鴛鴦浴罷龍池
煖一派輕波帶湧金

怨綠愁紅覆井深監宮休諷白頭吟阿嬌丰貌胡
爾消得塗椒四壁金

和宮人望幸四首

行宮宴罷起更衣絳燭舒光似曉暉侍女一時傳
過紫檀清道暗香飛

夢逐蒼龍繞銷魂夢裏到了是邪非午間忽報鳴金

近百子池頭看射飛

望斷紅雲笑語餘殿頭催喚七香車聖情不管韶光
換促製新年綵勝花

宮籍排年妾最深玉簫曾度鳳凰吟鏡中獨立青鸞
影不遇傳宣不肯臨

和昭君詞一首

下馬窮廬拂領巾傷心無復故宮塵可憐却似開花
草纔到開時不是春

金河南望樹森森桐酒那堪帶恨斟本是天王殿
聖未應全信畫工心

詩集卷一

五

矩洲詩集卷之一終

矩洲詩集卷之二

南中稿目錄

曉發橫石

元夕清溪泛舟

南華寺

樂昌龍

宿鄭家驛用壁上韻

七盤坡

洞庭春望

桃川宮和凌谿子

目錄卷二

乙

新店驛和竹溪

界亭詠馬

馬鞍嶺雨中和張合溪

盈口驛

清浪館和竹溪左轄凌谿叅伯

望嶽和杜

清平館和竹溪二首

將至貴陽喜竹溪再會憑軾有賦

休僚

關索嶺

白水道中書事

盤江

普安館月中聞琴

促程

興隆館獨夜聞鍾

入宣威關

行次曲陽遇高吾左轄之官山東賦贈

懋易龍喜雨

楊林書感

送陶少參入賀

目錄卷三

二

送王憲副入賀

送方鑑湖入覲

送陳憲副入覲

再別鑑湖

壽劉九峰封君

戲題便面二首

登明遠樓和羅侍御

鹿鳴倡和二首

次卷中韻贈張愈光

周僉司母壽八十

題風木卷

雙壽爲葉主政賦

奉和見素翁早朝志喜

南坦至京見懷次韻奉答

採葛謠辰陽道中作

書故應符令周君遺事

遇仙橋和南坦凌谿

書韓守清梁園年會圖

吊青林

再遊太華寺

贈壺山

壬午歲除前二日同諸藩長登圓通寺閣和青

厓

春日宴黔國山亭

金馬關別青厓

送陳少叅入賀

送邵僉司

蝴蝶花

次韻山亭論別

早衙即事次韻

贈王教授歸隱

送蕭兵憲還萬安

次韻送張愈光落第歸永昌

送李白夫赴南戶部

九日城北寺登高

南中憶弟

送間給舍赴召

寄賀永齋卜居

悠然亭

陳鄧二藩長見投謾爾和答

東嶠文學惠園茶口號當謝

次韻答東嶠雲巢二憲伯七首

聞報有述

撫臺謝恩書感

南中初雪

院後牡丹和江侍御

和南園少司徒

移鎮

院後紫薇四月卽花

病起言懷

六月之夕夢素翁過予郭西之居覺識以詩

江風山月閣和雙溪憲長凌谿參伯

苦雨

馬龍館夜坐

病足初愈散步小院命洗竹五首

栢臺秋月圖

發金馬關

出宣威關

軟橋渡

鴉關

自錄卷二

五

安普道讀凌谿子述咎十絕句

山霧

觀稼

普安館夜喜雨

龍里館牡丹未開戲詠

關索廟

題東田竹岡先隴

戲題葵卅向日卷

山翁四首

山雨

山家

矩洲詩集卷之二目錄終

目錄終

六

矩洲詩集卷之二

南中稿

南海黃衷

曉發橫石

江際春寒動北風，扁舟牽淺過蘆葦。劇知遠道如天上，頭有長懷在域中。野練共飛孤嶼白，木綿爭試小枝紅。眼前笑認韶陽里，岩岫高低日正東。

元夕清溪泛舟

北風纔歇擢歌長，獨泛清溪夜渺茫。數酌自堪當月色，孤舟誰信有韶光。總諳燈火狂遊地，不道兒童戲

詩集卷二

乙

劇場忽憶去年還，此夕枕屏聳鼓過江鄉。

南華寺

兩袖緇塵四十年，曹溪暫爾放春船。南朝只有松間寺，西祖親傳劫後禪。樂業畦人，和茗園師，綠老衲餉。杭田片時間，自浮生得莫訝無衣與大顛。

樂昌龍

晨發樂昌道，陰厓簸寒風。龍流駛擊箭，驅石如旋蓬。輕舟葦葉末，命奪毫芒中。垂堂昔示戒，豈不鏤孤悰。往讀龍史篇，靜懷慨韓蹤。茲行恪新命，所際情匪同。麗酒韓祠土，聖神邁重瞳。王尊道云古，詎能息微

射

宿鄭家驛用壁上韻

炊烟茆店隱，草色驛庭深。到處驚鴻迹，逢山立馬吟。溪迴疑末路，客久見初心。楮樹炎風起，征衣夏欲臨。

七盤坡

寒曉驅荒驛，山盤野氣昏。毳衣孤客雨，楓樹幾家村。風日春相惜，烟花他自繁。勞歌聽不得，何處更號猿。

洞庭春望

眼際流雲渺，浩平曜靈吐。看天行樓前，吹角晚風。黑漢上回槎，春水生舜野。有人培淚竹，劉家何地駐。

詩集卷二

二

遊旌一聲鳴鶴君，山紫恐有飛仙過岳城。

桃川宮和凌谿子

紅雨迢迢錦汎川，客從何許繫漁舡。情深不道雲峰淺，業遠惟留石磴偏。只有山林稱小隱，幸教文墨托高賢。乘輅又是桃花節，重為秦人一惘然。

新店驛和竹溪

滇水南天亦盡頭，偶從汗漫續茲遊。馬諳驛近蹄方疾，山到春酣翠欲流。竹葉掌中聊引滿，桃花洞口暫淹留。杜陵鏡裡韶華在，榮路無勞羨八州。

界亭詠馬

芻原風日稍同群
樵裏長嘶隴上聞
老去霜蹄無缺瘦
來龍骨尚三分鑿
聲不度黃泥坂
鞭影將揮玉塞雲
只道品流非果下
天房誰信是星文

馬鞍嶺雨中和張合溪

盤空還壯楚關賒
羅立諸峯似建牙
元氣蕩浮神却寂
懸流奔注勢容遮
望迷去馬厓根轉
寒薄行檐雨脚斜
山鳥莫啼泥滑滑
遠遊人慣動長嗟

盈口驛

溪橋往往逐溪斜
茅屋仍分燕子家
竹淨殘金猶瑣碎
柳寒芳蔭未交加
盤飧霧紫山厨蔌
井稅春青石

詩集卷三

壠茶小隊輕輶何所事
有懷曾不爲芳華

清浪館和竹溪左轄凌谿參伯

孤城歸鳥號復集
樓上數星明未華
嶺海形容吾欲老
乾坤懷思子何賒
跡如司馬終爲客
句類陰鏗亦當家
幽興可期還信否
虛舟將泛海東涯

望嶽和杜

五嶽在天下雄據如侯王
衡山劇盤薄朱鳥維南方
灝氣浮九疑帝子留天香
陰陽割楚粵靜閣曾興亡
林隙窺洞庭控扼連三湘
旭日轉東趾軫靈栖其旁
予宿尚幽覽過之情激昂
微疴犯塵骨潛然引長望

初疑萬馬下忽若群龍翔
晴嵐捲高嶂絕壑迷春暉
祝融青冥外近接桐木岡
將尋科斗石因葺荝茨堂
侃侃昌黎子直疏遺世皇
環玦誤一擲吾道無機祥

清平館和竹溪二首

里舍荒郵謬晨驅每及晡
擲金饒館地炊玉少行厨
蠻語難相解禽名或自呼
縹囊芳思減無句答奚奴
上嶺復下嶺重霾畫似晡
衰顏依藥果何意混天厨
鹿豕終堪友梟盧不解呼
西洲風日好殘夢繞青奴
將至貴陽喜竹溪再會憑軾有賦

離江爲別貴陽逢將遇還同未別
驚書劍偶來方遠

詩集卷三

四

駕宮牆曾許扣洪鐘
共知世仰昌黎斗安得雲從東
野龍肯爲窮荒阻幽逸碧山詩思更重重

休療

刀鎌到處只隨身
夫婦同耕上隴春
僻野豈非綠習俗
癡愚應未喪真淳
雞翰插髻山經略
鳥道爲家木客親
干羽兩階曾不見
吾皇神聖古無倫

關索嶺

直疑陸海駕濤來
宿瘴全經冷節開
石逕春光餘委曲
灌林人語隔崔嵬
西臨棘道孤鷲過
東向查城萬馬回
心折杜陵應此際
乾坤何處更登臺

白水道中書事

野店鳴雞促曙光，練衣凌亂散春霜。泉聲瘴後回龍井，夷聚山晴趁馬場。戍壘人稀軍吏逸，驛庭花淡鶯妖。藏獨憐歸燕無機事，兩兩低飛掠艷陽。

盤江

盤江春水綠如苔，欲渡先擎辟瘴杯。花界已無漁父到，名場惟有宦人來。蛟龍日射寒湫隱，燕雀風融絲幟開。我亦下車歌鼓世，野航曾是濟川才。

普安館月中聞琴

春臺寂寂坐昏黃，誰拂龍唇對夜光。一壑松風驚敗

詩集卷二

五

調百年冰炭，迴腸送峯自隔孤鴻影。小閣時飄睡鴨香，長使聞琴燕玩月。定知何處是邊鄉。

促程

晨渡晃州月，暮宿清浪館。迢遞豈不勞，王程詎能緩。學道三十年，小技慙搦管。奉竊藩一方，微躬百憂滿。惟饑常夢食，執寒不念煖。矧茲飽煖情，如繫屈伸腕。牧事責不擾，此理良可付。勿以小何傷，剪爪懼膚損。先民此明訓，行哉善用短。

興隆館獨夜聞鐘

燈影照岑寂，疎鐘帶雨聞。關河雙短髮，今古幾浮雲。

父客看蟬翼，寒山護豹文。芳華隨處換，梅柳越春分。入宣威關

猿聲猶是貴山聞，約畧鶯花官。割分舊壘已荒餘，細柳微寒情後尚。流雲揚旌稍領轡，夷長學道直慙父。母君謾儼當時康濟事，一篇初就省方文。

行次曲陽遇高吾左轄之官山東賦贈

偶同雄甲慙差長，榜附賢良分更深。萬里相逢還逆旅，十年為別各驚心。東藩海岳聲何邁，南徼風烟髮易侵。客裏不堪惟送遠，却看旗鼓隔青岑。

懋易龍喜雨

詩集卷二

六

馬首先收四野塵，千峯濃潤上嶙峋。乍聽聲在庭前樹，不覺歡騰陌上人。滇海亭臺應有記，雷塘山水定無神。從來風雨綠時令，誰道陰晴總未真。

楊林書感

楊林山色使車前，盡日西風吹午天。水淺石湖開闢鴨，春殘桑柘轉聞鶯。碧鷄謾走催程馬，黃木真拋弄月船。神化不教遠宿尚，穠芳無限遠遊篇。

送陶少參入賀

黔中四月猶佳麗，滿路鶯花傍馬鞭。睿聖可歌惟萬壽，昇平同際自元年。老成久副三曹望，繡纈能消

幾樹烟唐鏡耿光誰繼事孤臣心切紫雲邊

送王憲副入賀

廣陌晴高不動塵郵旗東郭引征輪兩行秦樹風聲
在萬里滇山物色新禹玉殿頭承 渙澤堯樽天上
獻長春江花欲語江鄉近深坐無妨敬里人

送方鑑湖入覲

天際千峰紫映樓漸鴻達上思悠悠文章舊駕中書
省琴劍遙登上計舟楊葉時分岐路曉微花光泛遠
堂秋孤懷不寐看晴野認得三台過薊州

送陳憲副入覲

晴鵲迎初日旌旂照野雉宦情滇海曲鄉思浙江東
上計宜新化升聞仰至公懸知騎馬路強半五雲中

再別鑑湖

金風吹遠揚拂此北遊駕 帝閣十二重初日照華
夏憂時亦乞言披章達清夜君抱瑞世圖素抱靈宇
大朝正固常典所際在更化保登舊業尊一食仍盡
下臺端豈迂途論諒非亞曷慰勵精懷宣室有燕
暇小郵雙赤旗江山儼卷畫不信別時苦悲鳴戀群
馬

壽劉九峯封君

九峰山翁常在山一歲不一窺塵寰卯金苗裔舊隆
準著書滿屋塵遷班行鴈聯翩刺霄漢翁年隱几烟
霞關教兒肯落無雙後濟物仍施不報間修齡餘六
已望七晨星兩眼仙童顏掌中丹詰鳳交彩胸盤繡
雀披雲鵬焚香直北三頭首萬年 睿聖馳高閑九
峰巍哉幾千尺南山東矚捥青髮便引南山作賓主
安得從之渝水灣

戲題便面二首

野渡去還泊山姿樹色同老予看不足只道是閩中
雲水深且廣雲山高復然孤舟村店外好似弄潮天

登明遠樓和羅侍御

超代文章還絕域百年吟髯此高樓席移雲影澹秋
色簾捲池光淨客愁偶對遙岑開鳥語即看靈囿報
麟遊江湖漫有平生思極日風帆何處舟

鹿鳴倡和二首

清時詞賦總懸科五色真看剪勝羅才是西周升里
選道從南紀戡民訛歌迴俎上韶薰遠秋滿人間桂
月多笑認當年鯢化處海風吹浪拍天河

謾以榮途羨特科 聖朝賢俊各蒐羅文章嘉祐今
還變名價司空舊不訛蒼棘盤雲秋夜杳皓珠呈月

霽烟多登明況是澄清手吾道端憑輓注河

次卷中韻贈張愈光

綵服新辭綠野堂濃烟晴樹共蒼蒼三蘇意氣空西蜀二陸風流滿洛陽開嶺雲橫騎馬客曲江春競探花郎從前文賦如君少漫得都門紙價翔

周舍司母壽八十

大家賢範女中師爲愛恩華照壽眉燈火承懽宜令婦風雲騰躍問佳兒日廻南浦頻花麗喜入東堂燕

題風木卷

詩集卷二

九

芳華長奉板輿同宛宛音容尚眼中義範不違聞禮訓令儀真有聽雞風淅燈夜閉玄堂寂鍊鼎時思燕寢豐世上郎君仍將印羽林誇是丈夫雄

雙壽爲華主政賦

春滿扶桑花滿樓神仙家在甬東頭如賓相對兩鶴髮齊世曾煩幾麥舟錦軸聯函天語近綵衣當席日光浮不妨山水陪強健歲歲長酣泛菊秋

奉和見素翁早朝志喜

瑞色從龍曉漸升朝衣秋老氣稜稜殊方有詔蠲珎獻遠疏無勞論市燈天地此時逢既泰岡陵如壽祝

還增忽聽棘下瓊琚詠萬里孤懷謾欲騰

南坦至京見懷次韻奉答

古梅清瘦作花遲背立閑堂詠竹枝絕域關河黃耳隔舊園風露白鵬知幾從妙月追談韻敢向橫參擬見期愛士不妨如考牧滿郊雲錦畫中詩

採葛謠辰陽道中作

採葛荒山中泥深葛根短茅茨四子毋我腹詎得滿罷丞攝令印窺我肉可商似聞府公慈欲訴寧盡歛採葛採葛春不雨去年不雨食葛苦食葛苦命敢辭只怕丞來葛了時

詩集卷三

十

書故廣符令周君遺事

歸來伴鶴一琴存道是元公幾葉孫千載斷碑無淚灑慶符人解頌遺恩

遇仙橋和南坦凌谿

溟溟春霧千山迷野雉低飛柳浪西塵網密時仙亦遠石橋疑殺武陵溪

書韓守清梁園年會圖

春花傍馬盡榮途湖海塵蹤我亦孤二十七年懷舊夢辰陽初見汴州圖

吊青林

嘉山有榮木良帑多重寶如何青林子不向人間老
遺編落我手天驕馳道幽玄莊列班高雅閑洛到
方駕古詞英居實乃輿皂芙蓉一夜風却讓蒼艾好
忌名造化差顏卜亦枯稿吾聞達士靈千年茹瑤草
將依鴈宕雲下視蓬萊島

再遊太華寺

風日太華好重來是隔年池光浮六詔樹色接諸天
翠靄鶯花路黃雲燕麥田老懷非暇豫農事正春先

贈壺山

迢迢陸海多才賢大夫茂績垂南滇手中黃紙麗

卷三

十一

聖藻玉龍三尺開夷天貴山蠻落數十程家家盜劫
如春田椎牛擊鼓夜祭鬼誓死不犯都勻迨大夫風
力有如許貴竹之人至今語

壬午歲除前二日同諸藩長登圓通寺閣和青

厓

笑拂高冠賦遠遊梅花歲晚共蠲憂更情偶問青蓮
社客夢時橫白鷺洲鑿海更誰紆漢策登樓何作後
荊州春光如錦明朝路握手寒暄暫爾留

春日宴黔國山亭

令轉青陽氣已濃上公臺榭許從容花光熲射銀塘

麗霞彩迴聯石巘重興捲歌鐘誇算馬笑分篇什記
登龍執規誰更司春事好借晴和遍四封

金馬關別青厓

晴和風日正酣春柳色那堪送遠頻道古不辭青眼
別路岐誰遣白頭新昨宵良晤曾占夢同省高懷類
飲醇舊里莫尋魚鳥約昇平難負致君身

送陳少參入賀

齋中高榻會誰下郭外征轅許暫攀嵩嶽天聲謹
北極戎州家慶對南山笑看行李清風際苦憶心期
皎月間春事正深詩轉麗郵筒能爲度屨顏

卷三

十二

送邵僉司

短亭行色一棗琴傳食仍揮賣馬金芳思便應輕萬
里梅花滿路打乖吟

蝴蝶花

寒露盈盈滿道傍只看浮豔更無香情知不帶飛揚
性謾逐東風上下狂

次韻山亭論別二首

引滿休辭金屈卮漫漫天路馬鳴時千嶂萬壑隨車
兩涓滴猶堪繫去思

幾日高堂捧壽卮野花繡地小春時關山月白豺

道只有巡功副 慮思

早衙即事次韻

薇花三對詔南秋江閣歸心付四休 明世也知能用短至人曾道欲行柔青藜舊杖孤窓雨黃木澄灣獨櫓舟眼底擁旌何所事且看晴鵲屋山頭

贈王教授歸隱

莫尋幽草賦無媒曾播蘇湖化雨來塵外簪裾還逸客眼前羅網有遺才蒼茫秋色孤舟發婉轉春光一徑開老我欲從渝水曲柳花何處讀書臺

送蕭兵憲還萬安

詩集卷三

十三

鐵肝舊建臺中議牙角還清詔外疆湖海宦情惟晚節河橋行色有新霜輕綸弄舩舄鷗狎濁酒持螯橘柚香島隱從前多古思五雲東下見柴桑

次韻送張愈光落第還永昌

南山衣屨曉寒新歸燕詞華早動人共道金臺須駿骨未應鹽坂有龍身兩回那許花凝淚九煉曾聞藥奏神先達如今盡知己肯教韓愈獻書頻

送李白夫赴南戶部

曾於湘水泛秋澄爲愛風流識李膺雲際棠陰披劍閣雨餘山色見鍾陵宦情南國今如許清論東曹素

可憑最是仙緣消不盡春明天闕興堪乘

九日城北寺登高

還荒九日多幽悰禪臺隱隱臨高墉徘徊暫撫莓苔石突岬已見芙蓉峰興孤南菊客不飲心滿西庄天未從曲欄矯首動餘感歸鳥盡背黃昏鐘

南中憶弟

三載相違一見難止憑歸僕話平安西林近日如何遣南國浮雲不耐看拋印未能憐野客買船誰與赴春官早衰我自尋常在蝦菜無煩念幾餐

送閻給舍赴召

詩集卷三

十四

滇池三月瘴煙輕手上歸環萬里情與世不妨文作業復官仍得諫爲名南烹韓愈初宜味西賦安仁舊紀行前席倘詢幽遠俗一篇王會幾時成

寄賀永齋卜居

芳草街東數十椽永齋新構小壺天竹間剝啄開枰日簷外網緼試茗烟候火稍聞珠似黍製荷應見藕如船少師綠野長隣近二疏徒誇漢史前

悠然亭

秋花色云佳金吾足芳苑南山突然來此興予不淺淵明千古豪固節官可免如何青林下見者一己鮮

低首臨茲亭散謂高道遠

陳鄧二藩長見投謾爾和答

君子不耻獨恒情多尚同忽忽百年內強半埃塵中
鄙儒伏海曲談笑諧群公如弦把遺直要日明愚忠
久聞舊稔譽衆樂忽已終所愛往櫟枝不謝追琢攻
皓齒漸云豁蒼頡凋故紅此志向未渝此樂渾融融
愈老識愈晦虛心承貌恭低顏就繩檢何以程勤功
同列兩夫子骭聯稱長雄才方截玉劍又似吞潤虹
款款引固陋將忘公望崇仰歎不能即有如失侶鴻
趙張協濟業千載隨葛蓬斯道詎能昧欽矣瞢瞢翁

詩集卷三

十五

東嶠文學惠園基口號當謝

濃青潤白列星文謝向康成小閣分盡以斜飛看局
面不知閒着可張軍

次韻答東嶠雲巢二憲伯七首

森羅只道是天文幽意曾於奕旨分老我靜來尋譜
帖幾行凌亂散鴉軍

月上衙回岸惠文燈花閒落夜將分王郎野性休翻
覆末着宜同背水軍

翠烟橫竹坐休文帶孔頻移減臂分有客肯來開玉
局傍談猶足當參軍

原奕皮生也著文誰家硃墨謾支分方采溫玉還琢

往愛童兒畫紙文離離關眼暗相分雙奩若許當良

日合築基壇拜冠軍

山人初試御前文奪角衝關小隊分可是邊烽無事

日謾將楸局擬行軍

莫以論棋比較文人間豪素敢銖分若為不解欣然

意請看河湟奏凱軍

聞報有述

由來那解務崇深萬里誰傳闕下音豈有消埃禪

詩集卷三

十六

海岳止應泉石然商參關山處處行狼窟蓬萊家家

燕雀林經略總看雙鬢在擁旄寧是老予心

撫臺謝恩書感

萬馬喧喧踏曉霜群星隨月送恩光連日大雨書

生遭際真多幸聖主掄收亦片長執法舊雄專席

選提封應盡百蠻鄉從前細檢名賢蹟匡濟無如六

事章

南中初雪

窓影玲瓏亂曉燈北風初勁正飛騰愁還遠成無不

賦喜為殊方有歲徵澹彩欲晴猶點綴寒威漸老更

嚴凝東亭依約梅花發何必山陰興可乘

院後牡丹和江侍御

旋爲穠華小築堂東皇與謝北山萊芳陰轉日還當
席幽味迎薰稍近盃世上品流元有譜眼前根裔豈
知才總教難敵陽春詠文藻翩翩柱史裁

和南園少司徒

幾見文章多逸氣欲從赤幟委降心季鷹在日情偏
放若水還家歲未侵月下酒盃長吊古花邊衣屨稍
宜今永昌山色南中別誰爲滄浪想嗣音

移鎮

讀卷二

七

避方表帶照雙蓬已竊華途累至公三楚去天還
近遠孤臣惟命亦西東時名若個登樓後地望偏
多賜履中虛淺豈能承沛渥眼前江漢寸心同

院後紫薇四月即花

堂後薇花一兩叢曉來迎旭見新紅調和豈足三春
雨綽約先誇四月風喜氣謾傳清似水衰顏誰信過
於翁枝頭樹底空相惜送我揚旌幾片東

病起言懷

夏氣南中寒復暄客心無計控歸猿扁舟欲買鱸魚
港孤月正照梅花村放鶴未期過下里對人先擬號

東園著書賣卜終多事何限悠悠可具言

六月之夕夢素翁過予郭西之居覺識以詩

炯炯精神照郭西海天風露滿花溪壺山靈異英賢
出世路承平逸老歸謾憶星辰通劍履却看山月見
荷衣玄機不道無人解便擬從公賦式微

江風山月閣和雙溪憲長凌谿參伯

久客足塵鞅宜聞郭外期野航紛進楫江路巧環規
幽鳥融春語長松換劫枝偶然清賞愜不道但心知
苦雨

霖雨秋方積我行殊未休緇衣明客況黃潦帶邊愁

讀卷二

十八

雞骨占難定龍街市欲收化工翻覆手何處可銷憂

馬龍館夜坐

吏休重院靜萬馬宿孤城樹古風聲遠山高夜氣清
修程看月暈久坐繼松明鄉思悠悠地當關報轉更
病足初愈散步小院命洗竹五首

稍過花磚界愁侵妙月痕呼僮將我斧吾意在除繁
應手孤烟落芳榴露數花小池他夜雨幸減一枝斜
虛勁欽孤操狂叢浪自多詎憂風露損方寸有繁蘿
老愛風霜飽將栽紫玉輕江南秋色遠龍笛有新聲
綠謾芭蕉薄紅嫵月桂新龍材不自惜何物况孤臣

栢臺秋月圖

秋滿千山壁月光栢臺清比玉壺強南鄉莫謾看霞
彩行奉重輪照萬方

發金馬關

七月邊風促曉寒河橋新霽快征鞍滿堤柳色谿蠻
語何處棠陰野老看總謂開誠能化俗可堪持節更
之官山鄣供張將箭鼓爲謝南中業已安

出宣威關

秋聲先報出關期小駐荒亭看舊詩只有髭毛非往
日不妨行李似來時山攢下上群蠻宅路折東西獨

詩集卷二

九

客悲茅屋一間諸葛廟千年禁戒未曾衰

軟橋坡

萬曲千盤始渡河僕人云是軟橋坡芬林百卉濃將
瘴飲澗雙篠仰且歌聽雨却思孤館靜看山真幸此
生多天邊亦有王陽道霧縠雲梯奈若何

鴉關

峻極青冥鳥跡疎征輿動處碧雲扶敢言老大孤懷
減曾記英雄百戰餘永叔廬山堪小賦謫仙蜀道謾
長吁千年聖化渾無外傍嶮何勞仗一夫

安普道讀凌谿子述各十絕句

至寶無橫棄泥塗有良規泥塗不可即至寶忽在茲

別子逾十稔萬里見子詞皎皎照我室微子誰復爲
念子不能見涕淚雙漣而關山多鬼域子行仲春時
下豈有坎珂上豈有嶮巖卉木已蔚蒼子豈履其危
長風羽翎健朝舉夕九維不聞息淮海何以謝睽離
願言崇令德歲晏以爲期

山霧

廣野晨方合征帷午尚垂千峰愁隱障萬畝快潛滋
歎紫占應叶蒸黃道或衰勞歌增太息不是瘴鄉宜
觀稼

詩集卷二

二十

七月貴陽道灼灼我稼宜昧潛華始秀氣早穗先垂
滅裂行堪戒汗邪舊有辭理人如種樹何處訪農師

普安館夜喜雨

秋襟蕩煩熱夜足普城雨溪黃浦新流石翠淨回乳
苗田稗子垂鵲壘鳩婦處平明有長途臥聽號笛舉
龍里館牡丹未開戲詠

芳苞最戰日遲遲絕徼誰移富貴姿倚遍曲欄心自
語看花須看未開時

關索廟

南征復鶴草青青滿眼陵丘識所經偶向廟巫詢往

事不知時代語英靈

題東田竹岡先隴

十里風烟歲欲侵萬家城邑晝陰陰青鳥下世寧非
驗聞道龍材已滿林

戲題葵丹向日卷

芳根只托冠軍家不信還同草木華最是一枝紅似
血有人曾見日中花

山翁四首

採藥歸來月滿溪家兒能唱白銅鞮山翁有樂無人
道木槿明朝花又齊

詩集卷二

三

白髮蕭蕭覆領頭瓦瓶無酒幾曾愁人間一醉尋常
醒懶學先生向婦謀

山上常珍紫蕨生山中幽意白雲行等閑孺子休相
賂無那橋邊去住情

鎮日閑談遂古初郡中來問養生書紫芝亦是商山
草此曲高謠我不如

山雨

黑雲膚寸眼前生萬壑松濤送雨聲蠻語數年剛一
見山中恐是有龍行

山家

裊裊孤烟出遠林更無人語晝陰陰數聲縹緲聞難
定莫是仙龐吹白雲

拒州詩集卷之二終

矩洲詩集卷之三

閩中稿目錄

贈胡方伯

奉送蒲川先生赴湖南左轄和姚維寧

鳩巢離臺乳白雛二馴授可玩作瑞鳩歌

蒲川歌

限韻送姚使君守瓊管二首

南中鄉飲和周萊軒憲長

竹田詞

鼓山限韻一首

目錄一

乙

環溪釣慶為陳侍御賦

送京尹胡竹亭

與杞者

忠齋為查僉司賦

清虛亭

控海樓

荔枝

楊梅

枇杷

櫻桃

白石舟中震雨二首

送丁近齋赴闕

送白齋歸隱

二南靜處為鄭白湖賦

苦熱和姚東橋

獻虎和姚維寧

冬日謾成和鄭希大八首

立春和姚東橋二首

元夕和東橋二首

泰山送王方伯之官山東

目錄三

一

挽王封君

入秋偶成和兄素翁四首

武夷山和姚維寧

挽同年夏太守

送葉武府報政

送張憲副歸吳興和姚東橋

武夷紀遊和東橋二首

次韻野亭八詠

野亭二首

野堂

野閣

野山

野泉

野籬

野園

挽田太守母

秋興和鄭希大十首

題李都閫履歷七首有序

威寧堡

野孤庄

馬耳山

沙縣

大帽山

姚源洞

武舉

題畫松

挽竹坡封君四首

松鶴圖

鬼叫灘和東橋

畫松

挽述古翁和陳坡山

白髭

懷西庄四首

南峯小隱為潘封君賦

迷夢

東禪寺席上次韻送張白齋

嚴陵祠和維寧

十二月菊

賞菊和坡山二首

奉和素翁平寧感事二首

緩齋歌

子昂畫馬行

落髮

鄭氏雙節詞并序

平洲詩集卷之三目錄終

詩集卷之三

南海黃東

閩中稿

贈胡方伯

鴻漸微儀羽龍飛紀甲辰西曹掄法筆東市少寬民
彭蠡冲襟靜匡廬爽氣新王風餘制作卿月近精神
素業康侯裕叢祠叔子倫梅花迎按節棠樹悵移春
冬日誠堪負冰壺詎可親八閩分控帶左轄盛彌綸
只擬開延閣何須問要津獨慙王述老奔走屬車塵
奉送蒲川葉先生赴湖南左轄和姚維寧

詩集卷三

履素頻居順登良遂步明直方堪地負廉約即天成
氣老元操簡懷虛更欽英魏公直相器君實足時名
京邑因河潤春臯謝木榮人間久日色蠻裔古風聲
鄉井連吳會山川控鄧城化行時偽戢吏散道心清
白板餘生聚紅箱減筭征崇階將義報殊禮以賢旌
信節年于邁勤功夜自程國香迷曉畝陽鳥渡湘衡
壁彩歸仍麗金聲扣始錚寓言齊物理降色察民情
剖剴并刀發據貞漢水傾總無私可恤豈有寵能驚
鑒徹天潢派詞森武庫兵校近彭澤令經濟洛陽生
菱角新池實尊緣晚社葵四時如有序桂棹五湖輕

鵲巢醴臺乳白雛二馴擾可玩作瑞鳩歌

閩中醴臺畫如水臺畔荔叢光蕤蕤七子巢昏雨脚
斜兩片天山雪花起耿耿西淪太白精寒林弄日試
春鳴素鸞且莫妬顏色春鋤瑣細魚梁橫江南書客
弁伊騏晨風吹髣數莖絲臨淮孝子鵠頭詔勿逐金
鈎變化為

蒲川歌

誰截銀河一派秋方諸灝氣抱雲流粼粼石壓空
碧蒲芽十丈翳龍虬世人那解窺幽秘但看珠露凝
深翠乾坤頑洞割根荻日月精華養神異新裔大天

詩集卷三

二

淮水光香鬢寒英飽靈芳泰山谷口百萬戶寸匕入
骨指瘳傷川上悠悠十二年一年一節青銅堅天交
鬼物迺呵護金光之草羞塵纖生色盈盈照紫微我
今親見開花時癡癡九土向流涕願乞刀圭什

限韻送姚使君守瓊管二首

十月南天尚未寒木蘭潮滿漸移灘避心注水將便
贈逸氣橫江借劍看夜閣承顏驚客久炎州 改命
客才難我家近在黃鸞口只驗鯨波記底安
赤馬嚶嚶美使君才聲好似華州聞花封幾路迎山
節丹服千家住水雲位逐曉星還舊次勢如晴隼

前群選方不作多時別延閣于今本右文

南中鄉飲和周萊軒憲長

關河神禹舊南州王度真成向野求天地位分方左
海衣冠道在欲東周賓階古意尋常見儒化全功取
次收不道越嵩江上水却從清泗汧源流

竹田謠

西溪宛轉南山綠山下溪邊相君屋曾無升木動韶
芳萬竹森森迸寒玉攢根只認梁州鐵亭亭青紫喬
林華曉旭徒憐瑣碎金凝霜敢犯貞修節此地何年
足風雨陸海波濤遽如許纔出池園發異聲蒼虬蛻

詩集卷三

毓孫將子蘇老菟裘興復長洞庭帝子遺文章直從
氣味辭壯苦寧知性體齊圓方漫儼疾村澗曲資七
賢稱達亦風卑主人頭白殺青在謾倚秋天唱竹枝

鼓山限韻一首

立馬長松傍午原仍看青靄逗雲根鍾聲細認林端
梵草色平連石上樽泉迸靈源紫古澗茗酣春味
新園茲遊況是初晴後徙倚天風瞰海門

環溪釣處爲陳侍御賦

只道臘溪派安知霄漢通巽功居習坎理脉法包蒙
匪似山陰曲磻如渭上激循流方宛轉入海即冲

送京尹胡竹亭

烟霄浩渺見堂堂三十年前遂顯揚清白自多胡質
業風流先化子陵鄉驥辭粵徼行前步鴈度衡峰厭
後行草木潤輝天子召琴書輕捷舍人裝山河歷
歷包幽薊器畧沈沈掩趙張三輔權蕪潘臬重百城
命在股肱良孤封彈壓收雄狡驪背鼓推恕小狂化
理由來逢日泰沙堤此去切雲長疏筵倚柳春猶淺

詩集卷三

禁藉聞鷄夜未央欲借晴潮三月信好將蘭楫過鄆
陽

與相者

兩眼晨星閱世來自言曾見濟時才老子一片山
骨四百峰頭綠夢開

忠齋爲查僉司賦

懋迹陰佳樹照影清泠淵豈必如影迹慎履德
幽晨闢齋肅梧竹淨始始結構能幾許 唐詞曰
天端居奉明義於焉荷生全禮節固須密敬則如
筌四詩正而麗無邪貫其篇吾生諒難再何由等

堅所思在茫渺虎驚雷與泉黃齋昔稱勉顏氏心終
傳君子問竈理強歌備韋弦

清虛亭

結構切紅雲閨山未覺深中天分氣色下界割晴陰
看竹溪流影鳴琴谷借音崇高方有地猶自愛喬林
控海樓

飛宇冠崔嵬東南卷畫開鶴程衝霧上鰲背帶風回
野港分航渡晴峯卷幔來百蠻趨劍履稽首替雄才
錫山張元之初為閩運長綠簿書註誤近二到閩
予方有劍川之役元之晨命僮奴手緘云以四菓

詩集卷三

五

餉發之乃荔枝楊梅枇杷櫻桃歌也戲和答之

荔枝

靈根只種神仙國誤落飛卿園靈液南山紫霧滂
晴百匝高陰觀新色鐵橋道人一畝宮珊瑚十丈鷄
冠紅巖臺小樹味亦淺可惜不比南山中

楊梅

弁山白種傳山僧初摘繁枝如輶葵可憐貢醢漏苞
錄纂纂玉粒驚寒晴品光却厭辰砂赤香櫛霜橙絕
凡液江南此實君可嘗問君無乃江南客

枇杷

官匪夏熟冬花菓葉間照眼繁星及風雨西來奈樹
秋實實離離向南墮碎黃蒸日壓纖柯遊人聞騁金
多茂陵賦骨草色冷露重烟稀若爾何

櫻桃

麻衣校理寓紫極芳蘭族迸朱櫻赤酣曉微禽禁不
鳴離宮四月傳新食瓊瑤攢柯最屈盤中書門下暫
相看饗願朵向醍醐側妬殺銀籠透轉丸

白石舟中震雨二首

白雨滿天鳴布穀西山電射東山腹予正孤舟掠渺
茫前村忽見牛呼犢

詩集卷三

六

西方纓纓驚百里火龍決皆割波起石妖木魅損威
神老蜃只在人間市

送丁近齋赴闕

先生逸迹徧南服先生逸氣橫梧竹來處春衫明
高去日鵬花照園玉一家儒術百家宗洪音纖纖
如鍾平生夢寐詎可即石鼓岡前恰相逢盤薄冲襟
百粵山方壺古水臨清顏秀詞巨軸石鼎後鍾王筆
勢參差間檄書繕算下諸州誰言司計非雄猷
豐縮關數運輶旌載許東南憂王事程期五月尾潮
風尚駕龍舟水荔子疏筵瑪瑙光鶯聲未盡驪歌起

起天一方武夷控引棲霞蒼君行無乃晉陵道
北望風蒲何渺茫

送白齋歸隱

隱君卜隱何山深四明刺天青竹林尊邊縱客問同
異世上無人爭古今日高未櫛先開徑桃即慣識平
生性入手尊緣紫霧輕不須更把長鑱柄白首知君
願不違亭本如雪天風吹鏡湖一曲太有限柔綸千
丈東濱垂開閣長在衡門裏休觀邸報通朝市黃石
母要圯下橋赤松爾待雲端寺進街纔帶紫薇臺花
欲飄零爛熳開腰章不稱笄皮笠誤領當時一鶴來

詩集卷三

七

陶令孤高五株柳送君不及空揮手十月樵風未可
期予舟欲向扶胥口

二南靜處爲鄭白湖賦

酣春南郭如瀼西歸鳳早構臨霞樓流雲豈解去時
意長橋謾憶當年題方也曲檻果何以柴桑有鬼應
知此放馬朝穿白鷺群籬龍個個呼君子甘鞠叢
古樹深眼看昨日遽喬林璇璣不得宰寒暑義和六
轡紆升沉度復老作山中客却守南山歲星易踏上
肩輿趣市聲回心愧殺孤烟碧

苦熱和姚東橋

莊風條有還忽無冷泉渴吭方沃爐絺衫不脫酸
拘雪峰紆曲蛇虺途骨銷積毀止皮膚隱兀兀云
何吁百年荏苒道者癯雙瞳恍恍空懸珠六月羲和
轡正紆欲發未發先踟躕蚨母無神百不沾中夜揮
泚凝清酥南山流雲老鶴呼流雲朝出歸復哺此中
真境如天都薜屋盡役修靈塗古筇九節漸可扶松
貞樗散任良圖炎蒸六合沸五湖別有蕭爽容往迂

獻虎和姚維寧

昔有山中人七日化爲虎開關唱而翁隳軍搏其婦
六街惡少年叢薄窺步武懸旌尾不掉列炬夜晴吐

詩集卷三

八

厭飲玄豹脂垂延晚麟脯正晝近市行聞者皆悲苦
安知谿峒氓庸駭誰比數挾怒往從之機禍迅羅罟
椎鼓獻公所諸司關衙戶馳繒謝彼氓若豈有職任
得非裴將軍傳色貌亦古何不排九閤訴天請雷斧
壯夫重時運若但歸環堵

冬日謾成和鄭希大八首

旭日晞玄髮名山秘碩膚病鴟乘鬼氣涼月向人平
達命還當合長城正背孤問予行住性朝莫
作客三山外吟詩六嘆餘鄉書多往事郎報有新
雨到鳩鳴歌冬交堵葉疎舊遊瀕海嶽不似識君初

三鳥向無迹寒燈且復然奇人知骨瘦稚子笑鬚偏
已負還山約無勞啓閣延更誰肝遠睫看日過虞淵
世情憐阿堵野興近參寥海內心先醉琴邊語亦調
玄駒酣逐腐青欣捷登喬歲晏梅花發誰同渡鐵橋
獨夜胡床冷殘書蠹葉翻論心從古見問古至今存
藜藿疏天爵茅茨對石門此中清淨理陶令與忘言
蛙聲陰正貼鶴態病方清我自違吾性誰能了物情
風雲長笑在花鳥苦吟生一片南山石還堪若礪盟
盈盈花隱慢款款蝶翻屏西陸寒先動南薰夢未醒
短軫何所適陋室自堪銘人道袁安後吾生亦杳冥

詩集卷三 九

南中殊氣候含凍草芽青劍憶神交贈餘依並添停
張羅寒雀散倚檻古梅聲嬾讀胥翁傳書方養性正

立春和姚東橋二首

朝衣湖上兩鞭春綿力初交謝百鈞風雨試燈逢
客羔豚祈歲寒芒神漸知槐日將舒暖却妬雲陰
弄新庾信經年歸未得江南佳麗少詩人

折簡頻呼宴早春病容擎盞似持鈞鬢邊梅柏嫌衰
颯世上旂常負聖神郡國誦鍾官府樂兒童臺閣
物情新天桃穠李欣欣在別是風光不屬人

元夕和東橋二首

冷懷土方憐揀夢遙總有春醪期客至已無燈疏背
人燒麗譙南去官橋外一道笙歌淡淡飄

紅紗珠絡艷良宵誰念窮簷鎖閑寥自有將軍傳捷
到不妨朝士踏歌遙誰家笛譜因風得何處鑪烟傍
月燒書客短檠堪獨賞玉壺長漏雪花飄

泰山送王方伯之官山東

盤道迢遙傍日行直從膚寸見雲生東溟自帶春前
色北斗方齊世上名周室英靈餘闕里秦家風雨滿
咸京願隨紫鳳天門外却聽離離第一聲

詩集卷一 十

挽王封君

南國當時大隱名容光道是少微精乾坤已盡衣冠
望山水惟留杖屨情春兩西原迷石笥秋風楚澤泣
金英即君分義年家少欲薦江離恨轉生

入秋偶成和見素翁四首

海氣涼初斂林姿澹欲曛餘生堪秀菊大業與浮雲
月動孤蟾魄山空萬馬群預愁蕭瑟近何處聽雨
報客嫌嘲熱分秋暢曙晴芳園迎白候哀角送金盞
未愁蓮衣冷將憐挂露清端居秋七月江上此時情
已覺蕭晨至更沒問旅鄉琴書解餘潤燈火逗初

勃窣儒衣敝陸離蘭佩香誰知湖海意絡繹近秋床
潭淨魚還樂林凋鳥却疑物情隨所適吾道倘因時
霜降星迴速人閒日落遲自堪秋興逸爭畏老如期

武夷山和姚維寧

弱冠尚奇遠謬意思登瀛孤吟過月午肩瘦寒山撐
無絃倚兩膝金石遺瑋瑋學道負俗累矯首慙秋英
待罪轉運臺所懷異前盟空標掩素卷正畫如鷗盲
把君武夷咏因識茲山名隱几喋不語以意摩崢嶸
春絲帶結緒一一沿寒清潺湲九湫曲野艇隨螭行
山家昧晦朔夜炬推陰晴兒孫見俗客對屋報且驚

詩集卷三

十一

挽同年夏太守

大鳧具中飯魚藻羞神明有花不夕摘有木非朝榮
崩崖出鬼谷紫茜綠龕生竭來寂無見但挹霞裾輕
棄置勿復道世故煎人情

送葉武府報政

杏花纔試曲江春最是優才出牧頻別久獨憐心骨
在愁多曾念鬢毛新詎堪宿草連高塚只有晨星
故人老淚今朝收不得鳳雛相對粵溪濱

東方千騎引征軺澹澹晴風郭外橋吏道一時監郡
最鄉心三月過家遙鶯花入傳催通藉書劍同舟頗

潮涼影午亭移榻處可堪論少端寮

送張憲副歸吳興和姚東橋

南鄉飛霧似輕埃舟帶殘潮欸欸開松菊對臨猶浩
氣乾坤淪擲是雄材山中卦影初逢遁市上仙風舊
姪回一曲洞庭三萬頃白鷗波裏幾人來

武夷紀遊和東橋二首

閒名浪得號希夷孤枕雲林未有期縹緲暫看浮黛
淺稜層偏覺帶秋奇靈岩桂老蟾蜍滿古瀨風輕舴
艚運道士化將雙白鶴碧岑無路所從誰
偶尋方外愜天遊曉氣凝陰翠不流畢竟江山非我

詩集卷三

十二

土祗將文字賀茲丘浮生自識龍蛇蟄遺蛻空經草
木秋便欲問君過幾曲紫陽門徑可維舟

追和野亭八詠

野亭二首

起家長是御爐邊清鑑人窺學士泉不見樓臺先得
地已聞劍履罷朝天四時道在成功後二室圖開引
興年自昔關河無限事午橋莊上有龍眠
人見騎驢出近郊祗餘一畝待誅茅魯墟自後無
渡阿閣從前有鳳巢滿眼江河嗟世路到門賓客
時交文章老去猶經濟誰羨楊雄著解嘲

野堂

日出半扉啓山空四壁光金勝餘訓誥細帙是歸藏
客至蛛絲報春迴燕蟲荒何人開綠野異代即同芳

野閣

高還山作客虛是竹爲隣棟掠朝隣氣窓飛野馬塵
背城迷舊社望洛吊殘春閣老誰能見空聞有鳳麟

野山

一壑人何去孤琴只自橫桂叢岩更古松老逕初成
浴鳥紅泉動迴龍紫霧生澹姿看不足誰見早歸情

野泉

一派明河色寒源靜且洎風迴聞玉磬月到晃銀川
感沸流何所包蒙道固然詎能甘似醴惟有止如淵

野籬

偶隨春婉轉且愛柳蕭疎莫隔幽人道寧妨大隱居
藥闌天不限花界蝶能踰好種芭蕉樹年來看幾回

野圃

白木長鏡柄寒畦只自培竹分泉脉到花待土腴
閱世尋芳笑吟詩入草萊枯槔機事盡愁殺鶴書來

輓田太守母

泉南忽報訶鐘罷形骸已歸泉次第收民社功名唐刺

十秋銷得西風多少恨芝蘭全繞讀書樓

秋興和鄭希大十首

朔風吹地曙衣涼六郡悲笳出塞長玉箸過期空有
怨錦衾遙夜欲銷香霜姿變草千山白日影籠沙萬
里黃馬上雄光聊復爾儒生休訝是輕狂

空庭讀易夜如年秋潦仍荒種木田海鶴臨霞終野
逸山鷄照水自華鮮直修古道通延閣欲趁回潮解
釣船君若有期先訊問好懷多是菊花邊

閑雲流影似山移湖海情深夢九疑懷古自從摧落

詩卷三

古

後報月寧盡顯融時生涯祗有尋愚谷好事誰將入
漢陂歸鴈一聲江月小不堪長負故園期

阿雲遊洛豈知回涼月酣歌影自陪江樹到秋驚

葉野人岐路認蒼苔閒情默坐吹蕭步古意曾登

馬臺對客不妨頻命酒稍堪真率醉邊來

世味頻年得備嘗小山叢桂怨淮王魚龍水冷神將

秘慮準天高氣正昌心似晨星還伴月曲終晴日欲

飛霜蕭條漸覺風流減寄謝休登宋玉墻

早收堂印以棲遲壺裏乾坤抵自奇孤憤豈同鑑刺

史一生長媿遠禪師何曾鼯鼠能知足安得靈龜

言間拂衣從此逝山中底事不相宜

河清淺火星移門掩寒蟾轉自疑可是南中為客
思恰如西上獻書時謾看紫燕騰沙苑喜逐蒼龍出
為陂誰念潘郎三十後二毛先爽寸心期

滿城榕葉坐寒庭却恨高賢嘆獨醒性未能隨候
政迴風誰遣帶秋聽英雄佐世須行役魑魅休人亦
效靈茹屋數椽南海曲松陰開處粵山青

庾公文譽滿江關每向清秋悵未還祗有衣冠逢運
泰更無書劍赴時艱青山隱約家方遠白鳥夷猶水
與閑去住多岐終自定龍門何必苦追攀

清江卷三

五

仙掌秋高承露盤人間此夕動悲歡金魚照眼眠絨鞍
香錦瑟傷心玉漏殘鷓鴣沙頭貪夢好芙蓉江上怨
盟寒定知歸去成相笑何處逢他臭若蘭

題李都閫履歷七首有序

閩專閫李將軍英畧勁氣著聲延太閫兵家餘十
萬言豈惟知之其用固習矣吾聞李世善將陵厲
靖勛其尤耳將軍豈其苗裔與宜其樹勳絕漢
印徹侯顧優游南服以老無亦太平之遺才邪不
然鷹揚之資固有時邪余猥以固然聞人論兵說
劍神揚揚如親出入行間焉璋閫將軍履歷而飲

六八列書為賦之凡七詞

威寧堡

金牌手上晃龍沙 垂佩當軒付虎牙只有矢心如
皦日胡塵未滅不為家

野狐庄

雕弧月滿馬如風勇氣爭將貫日虹鳴鏑一聲傳虜
首不須重道二師功

馬耳山

三時烽火近關秋馬耳山前小隊游面縛胡兒稱可
汗却教擎劍導鳴騶

沙縣

清江卷三

十六

家家縣壁逐紅巾殺氣遙侵二月春一夜將軍傳
到凱歌纔散種花新

大帽山

飛崖絕嶂控群山氣盡南軍不敢攀却笑礮聲如
震豈知縣令發黃間

姚源洞

十里黃埃羽騎來中宵飛雁柵門開鳴笳擁燄元戎
帳報是生擒浩八回

武舉

平原飛輕截晴烟楊葉纖纖百發全圯下何年聞計
客散關風日好揚鞭

題畫松

竦竦盤雲泰嶽東直披纖秒認青銅天河凍裂如飛
練却倚虬髯殿北風

挽竹坡封君四首

長笑東臯下何曾變姓名風花雙鬢盡天地一毛輕
石室權書在仙臺化錄成從來多古思無路哭先生
數鳳堪家慶猶龍與世休張綱行郡國賈誼在諸侯
天秘玄橋履誰移夜壑舟萬竿金瑣碎空閱鏡湖秋

評集卷一

十七

志養榮三釜閑和際五朝典刑方物化林薄欲魂銷
地古芙蓉冷天寒薜荔凋越中無那老誰憐大夫橋
方竹棲鳩小攢花纖鳳昏濟人寧責報緣予暫承恩
玉樹繁書帶瓊英翳石根可堪耆舊社無復見東園

松鶴圖

孤標高處古六翮化時全石髓淪初喬金精老正玄
僊回寒嶼月龍入草堂烟細認搏扶路從前十八年

鬼叫灘和東橋

危石懸螭角融泥散鷺蹤駛颿爭騁驥荒壁閑遊龍
白浪餘奔突黃頭盡折衝安流何處所吾欲寄疎慵

松

蒼松相解池亭詎所遭主人休狎玩倏忽是風濤

挽述古翁和陳坡山

這局環堵玩同人應悟天心別賦神不厭舊家黃卷
老可嗟榮路白頭新湖邊健莖林和靖谷口虛懷鄭
子真遺草一編經濟業河汾文譽未堪倫

白髭

新霜先上戟枝頭初訝蒼蒼漸未休何物謾疑緣苦
思有根元不是窮愁稱庚廣座嫌侵歲顧影澄溪畏
落秋清鑑莫須論援摘竟誰公望滿澶州

評集卷一

十六

懷西庄四首

小徑逶迤漸不迷粗營仍是古城西晴湖漫寫
島暖絮埃春上燕西白酒河橋花日社黃蝶沙上
家兒慵疎木之閒風致只欠情章向御題

一帶環池演漾光分明天影晃筠堂荷風自戰

暑樵露平添紫硯香偶辦蠅鬚疑遁尾即看龜
合意餘生且媿隆中老解種成都八百桑

溪淡林安澹不濃日斜纔見水南峯機聲札札比
夕杭穗油油佃舍冬潦盡融足行節索天高沈澹
天容商歌不發蓬扉掩塵世誰知去住蹤

不寐無喧陶鼎烟微野氣昏
數家鷄犬自成村松坡玉粒霜前飯梅放瓊英月
下門閑據胡床讀周易乾坤何處不私恩

南峯小隱圖為潘封君賦

白澗紅桃舊隱堂風流仍道自河陽草書帶身先
隱花滿詩筒髯未蒼龍性九淵神變化鳳毛千仞見
文章南峯佳氣年年別合貌崔嵬映龍光

述夢

通天名筆夢中將徑管銛鋒再尺強好挽南山符判
斷肯驅風雨逐詩狂臨印自要相如草笠澤先虛曾

望林消息未知誰識者巫咸天上更茫茫

東禪寺席上次韻送張白齋

野寺逢僧問遠征彤幃搖動若為情蓼花秋老
去鳳鳥時來道可行南郡圖書當更最西山
官清還知入郭遲遲思惟愛寒蟬近晚聲

嚴陵祠和姚維寧

一絲風力還多少直與東京繫末流野性豈堪銀
印故人空自翠雲裘千年鶴夢叢祠曉十里江聲古
瀨秋墓下不知高士去已傳清緒過南州

十二月菊

寒業晚弄芳天留佳色佐鵝黃仙家頃刻應無
此壽域光陰本不常風雨最嫌當九日池園已覺透
初陽悠然我有平生思安得南山半畝庄

賞菊和坡山二首

聽石仙城五嶺南詩情彷彿見湘潭定排白日期高
會直捲黃河對劇談樹裡飛泉寒掩鏡屋邊晴岫碧
搖簪何人笑認柴桑里松菊純純古逕三

浮生今逐日行南便擬移家住菊潭世事但逢曹相
飲風流當就阿戎談雲霄末路成初服道德私心媿
盍簪問我別來何所見兩徂相向泣朝三

奉和素翁平寧感事二首

數至泉宮忽兆蛇為劉何議出龍家形如蜂目生還
忍命類鴻毛死亦差燬棟却悲巢日燕遊車誰式闢
時蛙 鍾陵神在江濤怒天上論功自降麻

致師他日謫遺巾榻外誰能更着人肯信劉安真敵
國定知許遠是純臣千家鬼錄江山厄列郡丘符草
木神何處可消冠蓋恨南州吾欲慟先民

緩齋歌

人生快意苦不早恰有高齋名得好金闕長虛衆妙
門碧階春動元公草玄機不疾還自速七十二候三

年足邯鄲道上枕邊逢到了功成黍先熟緩時終見
見鬼神情世人未解徒相驚露花朝在夕照地佳木
排雲闕代成匯如滄海沫九有豈必奔流沙石走又
如大旱望霖雨渴壤徐滋甘沫透齋中有客手靈靈
驅江轉嶽無遺方高明直濟佩韋風張弦却笑安于
棘古槐齋外黃沙路數里逶迤接天去宮烟翠拂九
關開千騎火城看矩步

子昂畫馬行

我吟杜甫畫馬詩恍惚已識乘黃姿中宵栩栩到夢
寐躍身颺電思天墀寫生容有奪天巧子昂此幅人

詩集卷三

主

嗟咨擢花且莫賞毛質房星變幻傳能知馳經西寺
徒善相章步騰踏還狂馳帝閑十二豈無地埃塵健
勒髯胡騎伏胡皂握為胡老楚材晉用良可悲烏乎
楚材晉用良可悲

落髮

紫梳種種白蕪青戀頂髭髮知幾莖杜曲自憐簪
短束坡還感沐來輕懸釣誰試一絲力晞日但驚千
尺橫搔首江湖聊莞爾乾坤無限覺衰情

鄭氏雙節詞有序

嗚呼彤史之法亡而女教弛豈惟女教蓋峨然纓

冠談道術者有魏行焉是二節婦者方其逾保

辛苦自樹豈有禍福休于其中乎抑逆莫夫
道也吾聞物之抑鬱頓蓄者其發必大彼其矢心
讎日出萬死於一生其抑鬱頓蓄之氣奚直乎幽
明貫金石哉不然今之克昌厥後者果何自歟哀
鄙且病不足以暴揚休烈聊繫之辭辭曰

晝寂寂兮堂陰烏畢哺兮蛩蛩姑號兮少子婦哭兮
夫君天何道兮有此地何神兮可憑念門祚兮未已

詩集卷三

三

幸二息兮千金慨輕塵兮弱草願嗣姑兮微音瞻既
拱兮墓木誓同穴兮孤岑死修靈兮不昧諒匪石兮
我心駢白首兮受祉裕潛德兮後昆

詩集卷之四

身中稿目錄

清洛營言懷

韶音洞

對月獨酌和陳定齋三首

月食用韻答定齋二首

西征上蕭督府

西征贈屠巡察

竹溪六逸圖詩

壽張封君

目錄

醉菊

至日和峯湖却寄子章弟

羅池廟

壽春歸興和陳督府

春思和峯湖

追叙清溪翁

次韻送緩齋大賓四首

沙岡爲徐伯川賦

夜坐次竹溪聯句韻二首

蘆田市和韻

目錄

古祚驛和韻

昭潭驛和韻

宿昭潭館

五世春官爲彭大參賦

題張總戎小景四首

喜鵲

雛鵲

山呼

寒鴉

目錄

藤江晚泊

宿鷺

潯陽除夜

邕管立春江行阻風

伏波廟

西征次韻屠巡察二首

吊涇川公墓

舟中和宗憲長五首

和綢菴遺筆四首

代和四首

分得長安此去欲何依七韻送俞子宜

苦雨和緩齋

挽巡察謝侍御

聞鵲和合溪

移家不至葵軒戲以詩次韻答之

柳江夜泛

擬贈

蒼梧雨中和定齋二首

追挽張都門

送楊內齋僉司謝政歸越

送戴醉菊都司謝政歸燕

丁丑中秋玩月和合溪

謝惠蓮酒二首

謝飲合溪舟中

過東門和合溪

九月水際拒霜

遣悶和合溪次拒霜韻

鰲峯寺餞飲謝駱任之

舟中和張天益二首

東山宅題沈卿小景四首

江上言次四首

龍門驛

釣者

睢寧三異歌

七星巖

傅本學兵憲四西卷

灌陽立春

除夕和陳峯湖

蟻日聞雷和何西橋

人日和宗憲長朝用

松澗歌壽鄭封君

諸葛亭和西橋方伯

遊清湘書院有懷顧東橋

湘山寺

興安分司聞馮汝舟貳守訃

全州行臺夢草得雨兼聞灌陽賊遁志喜和

巡察

和屠巡察話別

次韻張合溪贈梅軒入廣

再贈梅軒

湘山寺登函秀亭次韻屠大巡

矩洲詩集卷之四目錄終

目錄終

五

矩洲詩集卷之四

南海黃衷

粵中稿

清洛營言懷

藥裹無神功客久夢亦惡中宵揄羽來倚枕候晨角
平生須鵲懷六月尚清洛南山荳花白報我成云落
僮僕忻荷鋤而我躬韃索敢言重高勳聊謝四郊忤
鴻飛何真冥弋者仰寥廓環溪一畝宮歸歟勿耽錯

韶音洞

北城餘半里灘水赴青林崕岬混沌竅窈窕劇幽火

詩集終

又聞帝虞氏赤虬時幸臨涕花暗蒼竹九疑悲更深
我來值秋杪風日淡以零桐樹向蕭爽龍簪寒不吟
散步下側徑廟貌倚淒涼門鋪桂子落涼雲閉晴陰
周王後駿跡應在他山岑端委復再拜悠悠江漢心

對月獨酌和陳定齋三首

空齋還獨客月妙興馬孤豪至依桑落衰加謝壓孤
饌寒北海錯林悄宿山呼殘夜明樓迥往吟與吊蘇
杯縱宜樽滿琴輕愛劍孤歲華移斗柄分野背天弧
警露鶴唳嘆悲風復笑呼鐘聲當月午疑是泊姑蘇
斗大山城古煙殘野柵孤旅遲餘綵筆成又散彤

水落迴棧急更嚴邏卒呼蒼髯趨府思端欲狎推
月食用韻答定齋二首

露幽憐桂寂宮曉覺驚孤厄太頻嚴鼓輝殘殆骨孤
輪圓千里際歡動萬人呼詎爲微臣謫愁深肺未蘇
只謂陰精減寧知陽德孤蝦蟆饒怪吻石耳輒威孤
雲隙星芒動山昏木魅呼復時天更好懸影上流蘇
西征上蕭督府

位以當樞重權應畫閣分中堅蟠地軸上將動天文
藩泉資英畧河山靜冷氛輸紅羸楚更賈勇盡狼群
戰舍又迴日炎峯陣抱雲金湯從所恃玉石戒俱焚

東市尸元愁南陔冠聖懂忠襄爲督武穆賀州
開六月周師戰三農漢詔云旌牌催訊捷旂鼓驚
勤時雨沾煩稿玉風搖德芬光於蕭相國庸是馬將
軍禮樂行將作乾坤化正訢韶絃堪一奏鰲首仰迎
薰

西征贈屠巡察

殿俗欽文雅觀風贊老成賢流希品第聖主寄聰
明岳動神羊觸天空振鷺清識超時摘伏權重即專
征令肅貌緜隊威揚虎豹旌片言驅海立獨武疏山
平袖裏長孺疏胷中小范兵丹青儲將相表治舊公

聲
檄頻飛騎京封盡戮鯨願將吉甫頌入

竹溪六逸圖詩

向來豪宕難指數至今六子懸清緒黃埃寂寞晉風
流南朝樂地空狂雨任城酒樓高刺天滄洲萬里危
甕前樓頭歌吹掩白日下視世界惟蒼烟徂徠之岵
阻且深松風六月弦素琴驅嵐捲霧出纖末全齊大
楚窺摧簪噴壁清泉帶青玉千周百匝銀潢伏泛流
已置山陰觴沉璜謾說磻溪曲醉中六子誰最豪李
白狂歌宮錦袍巢父何須東入海醅糟泊泊翻波濤

眼花耳熱山欲摧仰天裸袒韓與裴叔明起舞坐陶
沔播弄玄化相喧騰慣來童冠習幽興琴書怡與尊
疊併黑甜小啜各有適始倚竹殊深靚峯湖自擗
寫生管燈前得意時引滿分衙十日不登堂落手良
工思猶短酒有深趣予未知側中游睇還繹思茲圖
無乃示頽唐不然安戒沉酣爲粵州廡訪今孝肅圖
扉春草堆屋欽風豈必個中人寄懷端在溪邊竹

壽張封君

手栽蒼桂看參天嬉戲光陰八十年健賞肯於春草
後細書仍是夜燈前身柱下初封李道氣人間真

莫教紅袖舞太常先爲唱如川

醉菊

莫擬陶家別種看種花誰信對花難東籬衣屨忘吾
坐西陸頭顱併日餐沆瀣天高疑夢到芙蓉霜重逼
神寒獨憐栩栩金張子謾倚春風爲牡丹

至日和峯湖却寄子章弟

氣候天南不似冬容臨鏡却飛蓬江山骨肉孤舟
別閭闔簪裾萬國同蓮漏漸辭長夜刻蘭叢儼覩小
春紅老子獨有驚時感緩帶行吟欸欸風

羅池廟

詩集卷四

四

殊方何意託精神瓊玉惟應絕世塵詞賦自從江上
恨交游寧誤死前身垂珠不見黃柑實故事還聞碧
柳春夕貶一封朝奏表高名曾是並時人

壽春歸興和陳督府

光國寧嫌匹士稀獵時熊虎入占非青麟紛蟒
四朝遇風髮霜髭八座歸河上鶯花渾御氣眼前雲
鳥舊兵機潞公異數都門在肯放閒情到翠微

春思和峯湖

爲戰酣春止酒雲林懸魏竹皮冠鳩綠報雨動相
聒風欲開花淡寒月俸贏錢炊桂了夜堂燒燭借

枕屏莫卜勞勞夢我是空門古嬾殘

追叙清溪公

清溪之水深以深飛滿千里赴雲林溪居逸老雪垂
領誓指素石明貞心武惠仍聞渙中土翁也古雅生
乎今濟人不叙眼前德耀世寧論頭上簪饑來飲向
清溪水樂處仍登溪上岑浮雲蒼狗但變態肯與魚
鳥爭浮沉憶昔翁未落世時有問不語惟彈琴鹿門
老龐足冲寂鬼谷夫子遺幽音幾年種樹卜天運
槐千尺垂高陰粵中屹屹御史府利潤恍如溪共臨
岷山甕口導江出况復慶源無近潯吾聞匪曾父百
派浩浩九有流云云

詩集卷五

五

次韻送緩齋大賀四首

桂嶺看南盡蒲帆向北開重茲臨別意不忍更登臺
止雨添新漲晴山捲幔開照君去時面黃氣上蘭臺
九天趣上壽百粵輟維藩莫惟賢聲遠殊方正
玉函通北極金鑑出西藩細認臺端路何妨帶漁恩
沙岡爲徐伯川賦

窈窕紆新徑平虛散晚庵世情孤竹外詩興小梅南
鷗鷺晴姿澹鴛鴦暖夢雨晴花濺淚謾野月從談
稷下才何泰隆中老更堪居無俗客遙放數峯參

夜坐次竹溪聯句韻二首

習簡頗休假懷榮敢獻姿物情爲計早僧味閑關遲
欸甌投餓鼠低焚護凍鷗月堂銀燭滅跌坐有餘思
倦力祛塵障蒼髯謝世姿道從迂處古機諱巧中遲
靜榻聞喧蟻清泥戒墮鷗薄雲歸故岫予亦動鄉思

蘆田市和韻

物情頗逐蘆蘆夢野意時聞浩浩歌天上自紆黃鶴
路江南無限白鷗波石灘放鷗春風急沙市來牛莫
雨多梅柳亦關兵火恨蒼烟回首奈愁何

南亭驛和韻

饑鷹得食颺不搏老欲知風悲復啼江樓數口菜根
盡山樊二月桃花低畫船急榜候吏走白坂返局無
客題攬衣中夜看孤矢破鏡已掛寒岩西

古祚驛和韻

荒城隱隱畫恒陰野火依微瘴水渾濁酒不釀嫌
淺老予何以荅春深靜看木樨垂花態歡動山蕉卷
葉心願放官家逋負令江天隨處有猿吟

昭潭驛和韻

郡城東下瘴江流利涉今無賈客舟桐木歸來津口
渡楊花飛過驛南樓空山竹簾徒封介昭代侯功止

流留潭畔醉漁呼不起世情應到酒邊休

宿昭潭館

曙郭啼鳥人未行春江新草逐愁生謝公自濟山中
勝王楙終收海內名弄野輕雲仍有態送花流水不
勝情竹間一道茶烟動知是閒堂賦喜晴

五世春官爲彭大參賦

未上龍門識素風年家榮論滿南宮詞頭鳳翼交雲
彩馬首春花數杏叢星社崔堂還伯仲冰廳賀氏亦
孫翁生綰爲蓄扶輿氣未看丹青看化工

題張總戎小景四首

喜鵲

簾額飛花日正遲選林晴鵲弄春姿主人金印纍纍
地曾見山中變化時

鷓鴣

兩兩低飛趁曙晴閑庭嬌喚竹風輕抵應慣見司空
客解語琵琶別調聲

山呼

武帳鳴飈秋氣高元戎扶醉較龍韶誰家綠樹朱門
寂不聽山呼聽百勞

寒鴉

栖遍秦家古樹枝曹瞞休詠月中詩較量江上寒潭
淺不及昭陽晚噪時

藤江晚泊

小鳥林依山欲昏冷烟猶動漁人村黃茆屋背登禾
穗白竹籬腰帶潦痕武帳鳴刁江客悄平沙爭爨僕
夫喧叩家雲水真堪憶月淨梅花未掩門

宿鷺

婉頸雙雙戰振翰暖沙長戀葦花灘身輕也學溪鳬
並夢遠應憐海鶴單夜定影潭欺月色江空神更敵
霜寒兩年歲杪蠻鄉路剔盡銀燈見汝難

浮陽除夜

設戟森森小隊齊然松擗鼓郭東西行燕笑向浮陽
館功業嫌聽子夜鷄金粟懸缸諳近信銀鈿走筆勤
新題老予謾有難忘處徙倚天街認聚奎

邕管立春日江行阻風

雄風似倚東皇勢吹我船頭欲倒回大地漸敷江上
草浮雲都付掌中盃明堂當御青陽左舊業仍荒白
澗隈自古茲辰領郵政還方吾媿佐時才

伏波廟

古木龍從半畝宮香江猶爲祀英風樓船不載浮溟

銅柱方標殿粵功縱毀世從君子後爭雄人在女
流中成周遠畧還無外白雉千年到洛東

西征次韻屠巡察三首

最是等威齊將相更堪餘地走英雄惠分旭日千山
曉今肅高旻九月風神筭坐籌銅柱外妖氛迅掃扶
桑東都很嶺上磨崖遍不盡南巡疋馬功

天上繡斧光煌煌巡臺笑靖古狼荒千山湏洞鐵騎
走萬窟瑟縮長蛇藏嚴霜乍飛日杲杲時雨欲下雲
靈靈溪翁擁篲賀還祝遲公灑掃同心堂

露檄宵馳北路長探丸今日靜江鄉宋功謾錄收邕

詩集卷四

九

管漢將徒勞下桂陽借飭公還將繡斧洗兵吾欲挽
銀潢何人更上平蠻雅續得淮西墨幾行

吊涇川公墓

湘流依舊國華凋謾檢生平附楚招位極上卿仍四
部望隆東觀自三朝山籠花霧陰猶淺泉微椒漿
恨豈消謝疏不堪揮淚讀夜堂奇氣欲蒸歎野雉朝
啼

舟中和宗憲長五首

野興逢山苦欲生即憐新漲亂江聲西岩未暝東岩
白棹過前溪弄月明

十日黃埃上硯屏誰堪秋月照花明素衣暫倚涼風
坐羨殺橫江一鶴行

最憶南山一翠屏秋來晴靄轉分明眼前數點疑相
似却喚回撓傍岸行

誰爲芙蓉減障屏夢中雲物認朱明鐵橋十月梅花
動何得麻姑白鹿行

淡疑雲母隱金屏遠即乾坤判晦明便擬振衣千仞
上人問應有近天行

和絢庵遺筆四首

聞於習靜得觀願弄野雲姿思與遲濡沫早敷千變

詩集卷四

澤覽輝曾見九苞儀堂燈風霧孤憑几基本星霜幾
執規八極有神應馭氣不知何路逐安期

藩省才名雅自堪端如鵬翼快圖南較量大策嗟時
運刊落陳言謝俗慙藥裹先秋虛小草家林舊味寄

餘甘劍亭千里高賢去傳得殘篇與筆談

午夜淒清吊鶴音山橋江檻想經臨芙蓉雖好看寧
足鷓鴣先鳴怨已深有客曾過虛白室於君難見彼

蒼心東風不減元公趣滿地仍開紫玉簪

小閣花枝漸礙冠江鄉高舉尚曹官書麟始斷周剛

述問鵬直從漢治安月滿梁間疑可見精還箕尾

代和四首

疏末深萬里澄清轡莫恨台司副願難

沃沃清髭漸拂頤霄程寧卜遽衰遲闕山風動餘行

馬漢署香殘自令儀作賦有人悲正則登樓而我悵

元規平生幾點交游淚灑向新阡媿後期

手把遺文思豈堪新愁聊與吊江南身爲僧後疑真

幻名在盧前信不慚千里未終才自逸萬金難售劑

寧甘夜臺可作人心在談到平湖便喜談

天問他年嗣楚音巫咸不語夜將臨玉盤何意頻圓

欽珪海無憑謾淺深入省獨搖驚吏筆蓋棺安死濟

時心一經堂上多良治肯負金縷尺只簪

清班不見切雲冠地下修文定有官鳴鶴獨飛猶海
曲殘潮還到自臨安煩憂似草繁聯緒往事如泉飲
恨端萬里大川風正緊一舟誰共濟艱難
分得長安此去欲何依七韻送俞子宜
郭門臨祖道曉旭動花光似君去時面眉間佳氣黃
蕪程發湘水計日見江鄉拜慶高堂上春風萱草長
攜手東江側情如濁水瀾但挹別離色不覺樽俎歡
曲江金鏡錄而子觸邪冠努力當于道能令慈母安
桂管荒落餘佳處差可記月清梅花天不說千金市

同書
飛走各有管又客念歲序不見官道槐鬼目忽滿樹
入山前何時幸借食前飭送君灘水長予亦從此去
春晏雨脚滋桃花泣紅玉津吏把傳符徒御立宵燭
天上貴仙宅臺榭青雲覆但見轡上鷹不聞龍有欲
昔年驄馬路繡斧鐵爲柯四座噤不語駢耳駭懸河
屬來氣猶健長風撼洪波手中二三策詎爲謁常何
樹栢古臺上蒼蒼晨帶暉栢以況君操暉光良不微
京城香霧塵長傷馬首飛素袍未改色誰能懷所依
苦雨和緩齋

鐘鼓聲微不報晴坐知江漲夜還生看雲都是因風
起占畢應嫌背月行厭勝玄庭聞水呪忍茹平隴切
農驚城陰欲禱虞山廟可是詞衡怯柳爭

挽巡察謝侍御

陽和風力動蕪權直向秋潭看靜淵越絕江山籌策
外閩中桑梓淚花前遊魂何處應賓日報德無徵欲
問天遺疏一函看不得霜髯寧是受知年辛丑特薦
不果以病

聞鶴和合溪

初聲猶是月中啼稍送餘寒逼曙衣花歇漸催紅雨

亂紅芳塵籍綠雲依懸知沃野勤方作偏動高樓
未歸莫礙天津橋上聽社陵殘淚不勝揮

移家不至葵軒戲以詩次韻答之

春浮沙際浩無涯鴈鵝撩人近復賒香地煖風催試
葛江光新濤約迴槎南山亦有靡蕪草此日徒憐百
合花總是鐵肝銷不得蠻烟未滅肯爲家

柳江夜泛

炎歊鬱鬱遍炎方病骨貪程趁夜涼鷗聚暗驚銅角
響入家微近玉繩光望窮喧瀨又魚火思殺輕帆弄
月堂獨扣溪舷歌軟掌未應文字損韶芳

擬贈

節旌光動嶠南軒司馬奇蹤照殺青衾憶曾親志
郡風騷謗爲覓書屏江山是處高卿月宇宙無窮一
使星越絕故深搖落恨未隨衣屨過山亭

蒼梧雨中扣定齋二首

南山欲雨漸雲蒸齋閣清愁病與仍獨鶴背人行且
啄兩鳬驕我睡相凭風爐煮蟹聊供具寒水罾蛟敢
贊能文字可娛貧亦得燭花何夕對陳登

日晏東隣無飯蒸西家綺席帳雲山杯自愛當花
舉江檻那堪近雨凭秋興定知衰易減世情爭與嬾

相能詞場偶對陳平壘得似劉邦困白登

追挽張都閫

虎頭信有通侯骨馬革何曾壯士悲
蒼管山河揮羽日交州風雨死綬時
報恩寧顧萬金龍仗節惟餘孤劍知
疑塚板槩今入土祇應真莫鑿孫慈

送楊內齋僉司謝政歸越

馬首看花舊丙辰黃埃瑞魄隔清塵
生涯老去鳬鷗在初服歸來杜若新
呼吸午窓依姹女歌遊晴谷答幽人
鏡湖一曲春深淺恩殺風流賀季真

送戴醉菊都司謝政歸燕

來時建節歸燕歸誰語將軍遠世機
百粵聲清夢隔三湘秋水故人稀
樽前狎鳥新情致服上蟠螭舊等威
黃菊落英如可拾頽齡相濟莫相違

丁丑中秋玩月和合溪

塵世清光重此時夜晴那惜倚闌遲
搖通銀浦客何去秋徧唐宮人未知
輪轉高山看桂滿席妨深樹命樽移
酣歌不作西巖望神魄休疑我是誰

謝惠蓮酒二首

禾黍芙蓉露氣多
暖光融媚上顏酡
虛教日莫成遊
相携向銀塘答盛歌

掌上瑤瑤綠霧輕
茂陵何處乞金莖
情知不似蓮花
味別是將軍醞籍生

謝飲張合溪舟中

清秋哀角動千峯
蠻瘴迎風淡不濃
雄鎮偶逢嚴僕射
扁舟誰況郭林宗
筆間風雨啼山鬼
橘裡乾坤御草龍
野客豈堪追逸賞
江樊遙負木芙蓉

過象棋灘和合溪

潦漲秋江失舊涯
石穿枯槿見浮槎
林端禽語人烟寂
天上船來客路賒
未許新霜催碧杜
漸看明月映蒼霞
燒痕曉徧青峯脚
報道山遙種晚畬

詩集卷四

五

九月水際拒霜

氣蕭天高花數枝
迎船映竹亦離離
寒崖淺澗各自媚
蜀槿戎葵又一時
霜膩尚餘藏蝶粉
烟鬢猶見綴蜂絲
老子敢續倚蘭調
惆悵曾看粵水湄

遣悶和合溪次拒霜韻

黯黯江天唱竹枝
娟娟秋水正愁離
燭花小館長吟夜
鴈陣高雲薄暮時
石巖香霏收玉屑
溪魚竿重晚風絲
身慙紫綬西藩後
興在黃鸝青岸湄

鰲峯寺餞飲謝駱任之

持檝經秋催鷁舫
疏筵幾日借僧軒
風雲岐路猶南

北燈火比隣已子孫竹葉盃深山上局夢花潮到寺
前村要知楚澤青蘭月只有懷君不可言

舟中和張天益二首

風前簫鼓落灘聲雲際孤帆逐鳥輕秋蒲殘林初送
雨夜嚴荒微漸傳更無心更著江湖記麗俗曾聞山
海經惟謝同行張傳望一尊遙為寄高情
江空灘惡榜歌聲西上奚囊一葉輕雲影自從秋裡
薄山姿豈必雨前更愁心附鴈知何去逸迹憑詩記
所經都屋晨烟猶未業緩簫鼉鼓不勝情

東山宅題沈卿小景四首

詩卷四

七

茶烟深院青東野媚晴曉嚶嚶林端聲聽似秦吉了
涼樹轉佳陰遊絲靜無力翔集各有營朱門自遲日
去住悲胡燕低飛越澤鵲江南秋色早幽意滿風蒼
白露蕪葭曉寒塘靜故幽羽珍終自惜不上古楂頭

清洛營次韻四首

日表迎亭午轅門稍面坤合圍疑月滿飛羅破山昏
蠻蟲巢簾燕軍行飲澗須莫欺鉛槧老盾上舊能言
支倦聊飛檄何才望奠坤國懷紅白羽鄉思赴黃昏
伏策驅哮虎舒纓縛跳猿于襄五肯賦六月契前言
存歲從征地南陲亦厚坤瘴來山嶺重月出野燐燐

夜伏南穿虺林號楓纒須論兵古所忌予乃孫
謾多贏日月長負小乾坤蒸雨織蕉潤挑燈細字昏
粗荒南澗正興老北山須敢辱高唐疏憑誰詠薄言

龍門驛

西去江程此暫淹篋間落落見窮簷千山暑雨方行
役六月烽烟未解嚴榮路長途誰自解風晨花日幾
能蕪家園望裡吾將老信有靈龜不可占

釣者

烟雨淒淒著一蓑此鄉安得有倉何絲綸自繫浮沉
重羅網終閑得失多古石蘆中空歲月扁舟湖裡足

詩集卷四

七

風波夜歸沙市村鰲白背卧晴天獨放歌

睢寧三異歌

睢寧縣前淨如水昨侯參中惟休米侯持堂印幾春
秋直視翳桑無殺鬼社亭漸漸兩岐風陶河一雨驅
蝗虫水勿憂虞母苦我侯雙手懸天工古史班班
書杜母葬陵先生身姓曾誰郡號跳婆娑避官却
委南山虎

七星巖

勢引諸天近名嘉列宿辭鬼工開混沌神氣伏歛蒸
散曲坤囊岳後高尺補管止使前東廢迷思欲循綿

春金剛山展樂白憑石寒垂碧乳崖古終蒼
前朝氏綠栖後果僧鳥吟堪谷媚人語即山磨
霞颺仙裾彩颺回客袂綾民恫縈吏責臨眺暫時曾

傅本學兵憲四西卷

木學江西人歷山陝廣三
集兵備故云

二十年餘棘下名况聞三道倚澄清蹤如太史仍乘
傳權似中書即掌兵晉鄙天浮秦樹色楚鄉船趁粵
離聲幸弼我亦平生思何得霜髭滿鏡生

灌陽立春

東郊笳鼓獻芳晨陌上晴風市上人彩仗環牛方祝
稔筠盤呈韭已逢新泉聲動壑寒應減土脉迎花暖

詩集卷四

十九

未勻不是執規行歲令豈方那解更知春

除夕和陳峯湖

塵世都交等大儺微名庶未怨嗟蛇燈花夜色尋常
動榆莢春光積漸多霜裡烏啼天已白眼前民瘼
先睹丁寧莫作羅浮夢慙媿山中看奕柯

臘日聞雷和何西橋

層陰繞凍閉清平雷動龍淵蟄已驚桂嶺傳車稀暖
夢蒲溪僧敗有寒盟風花思致謀客筆硯經綸賦
洗兵春事不遙開記省青絲紅臘各關情

人日和宗憲長朝用

清愁與散靈草堂先為寄詩開坐知
樹間道逢壺僊泛杯燭影滿天催曉旭車音何處候
春雷鄭公劍履還前殿千古無勞嘆楚才

松間歌壽鄭封君

翁家種德如種松慶源直與流泉通青鞋頭白不入
市未聞警欬聞高風落落千章大厦材清冷澹澹天
河來貞姿未許論星紀氣爭瀑布排風雷天陰巨壑
蒼蛟立萬年黃頰垂秋色倭倭奔馬世不逢麻姑雙
黛臨寒碧小閣人間數十秋懸燈寫易細蠅頭養松
飲澗好顏色坐見青牛出信州

詩集卷四

十九

諸葛亭和西橋方伯

柯亭背郭饒松桂野菽居人薦豆登西蜀關河依虎
據南陽風雨快龍升梁間月色靈光動蠻徼天威汾
氣澄十倍霸才誰賦得泚毫先媿杜陵曾

遊清湘書院有懷顧東橋

翠微幽路細盤迴亭館全依截業開絃誦收功初此
地江山如畫豈無才鳴鳩隱柳春將雨蓬谷噓風
欲雷最憶凱之期不得新陰空賞野棠來

湘山寺

山色幾分霽後天郭西幽勝楚南禪吏情只漫尋芳

無勞認劫前無量壽佛鳥際直浮衡岳樹林
怡下灌江船繁花休訝妨僧選我本無心彼亦然

興安分司聞馮汝舟貳守計

分司忽報零陵信函題孤訝始開淮海雪花他夜
別月山茶味隔春來辰廻歲全誰稱壽祿盡星屏世
恨才旅旆欲東曾未發江鄉吟吊不勝哀

全州行臺憂旱得雨蕪聞灌陽賊遁志喜和屠
巡察

崇墟無復咏來旬栢府雪龍檄若神候雨謾傳辰次
甲有秋堪記歲當辛人眠白板紅巾靖花滿青筒續
句新借策定從更化日巡功何地不宜民

和屠大巡話別

吹角城頭語未闌驚看小隊駐江干湘山雨洗炎荒
瘴衡岳雲連水路寒殊渥久知仍副望清顏垂別亦
難懽勞歌莫唱驪駒調豸史曾聞鐵作肝

次韻張合溪贈梅軒入廣

江上清風鐵笛來舊遊聞吊古龍堆不妨桂楫隨潮
放定擬蓮鐙爲月開遂致慣聽談物外孤標真合況
花魁羅浮若到飛雲頂却看南溟似泛杯

再贈梅軒

素衣滄澹灘江曉海鶴形神秋更開太史南觀曾禹
大彌明西下自衡山藜燈今雨更生館道忒多時老
子關古庾梅花看不足須君新賦遠遊還

湘山寺登函秀亭和屠大巡

驚嶺誰開松畫函玉虹飛沫落雲岩偶來不是緣僧
味慣聽黃鸝弄遠杉

矩洲詩集卷之四

詩集卷四

主

江州詩集卷之五

湖中稿目錄

期西軒少保遊東岩寺承以詩見酬次韻奉答

四首

入偏橋

閱武

懷坡山數家庄

辰州病中見慎軒辭報

澧州田間諭獲者

清明郢中承高吾院長見寄次韻奉答二首

益陽紀事

黃菊

橘

歸鴈

菊枕

高吾院長寄惠儀禮

漢口

楚邱高遠堂試燈

雙壽為萊陽王侍御賦

郢中和坡山元日之贈

送江侍御

遺疏

院北池亭次韻留詠諸公

院後池亭納涼

喜雨

行部宣城訪長渠故跡無復知者

次韻燕泉司空和陶五首有序

真想經曲阿語本篇韻

遙情遊針川語

宿好行途中語

餘閒歸田園居語

還讀堂讀山海經首篇語

潛江阻風二首

荊州至日

新恩為沂樂廷卿二首

曉闕頒書

春殿讀卷

院後桂花

賀坡山子冠

鄧侍御文瑞以詩見授次韻奉答

次巡院韻二首

臺雨用韻二首

讀南坦寄示辭疏二首

乙酉冬宴客黃鶴樓用崔韻

丙戌秋與二鎮同集用韻

重陽後太府北樓賞菊觀鰲魚

出郊

經羊侯廟

風逆

舟中夜坐

昌黎王

三

夜泛

夢

送石亭殿講

送劉執齋刑侍

龍頭竹杖歌

紀聞

得報子章第落第抵家

發賑

答程以道侍御

石橋驛

草店

太和山

訪黃憲墓

觀物四首

楚邸致新茶

平賊拜 賜銀幣志感

丙戌除歲

元日用韻

寄趙叔鳴河西耘業二首

題徐侍御昭德錄

侯亮

17

江上對月

放船

水禽

冬筭

靈壽杖

雨

晴

燕坐

丙戌臘八阻風策口

雪晴和程侍御

與竹塘院長擬登太嶽諸峯予以病不果

鄧侍御洞庭金鯉圖歌

檢南原舊翰哭之

輓凌谿子

雪中經王粲樓

寄東湖二首

老至三首

詔使二首

臥病荊州行臺檢曲江公龍山諸篇二首

新鴛

目錄五

五

食櫻桃

黃精

觀打毬十二韻

洞庭湖用杜韻

江行十首

矩洲詩集卷之五目錄終

矩洲詩集卷之五

南海黃衷

湖中稿

期西軒少保遊東岩寺承以詩見酬次韻奉答

四首

年華饒野適秋興付郊行定梵聞蟬語晴山度鴈聲
酣餘催轉令豪至聽談兵小立斜暉久岩姿晚更清
出郭仍高會煩襟散早涼白沙迷近渚紅樹報新霜
道合著英雅聲流汗竹香從前閒適日隨地足

恩光

詩集卷之五

乙

共嗟山相逸却訝地仙行密座慚聯壁投詩乏報瓊
忘機林鳥過照眼水雲生誰道江湖遠悠悠世上情
招提宛近郊樊徑候方袍花映閒衣履風生舊節旌
道心時閑閣朗日夜揮毫何必華山上林堂即養高
入偏橋

東來秋興滿肩輿仰首看山俛看書總有輕身隨過
鳥祗應衰髮感焚魚柴門人語牂牁近竹寨泉聲楚
甸餘誰遣燃香爇甲待窮鄉何限未寧居

閱武

東郭高牙時將庭楚山迢遞送邊青銀鑒奪日元戎

謫鐵騎連雲列校營豈有神功驅水石當聞號令肅
風霆天心無戰 皇威遠已報苗村放犢耕

懷坡山數家庄

東郊東上數家庄路入沙河水竹鄉借馬花期曾獨
往打魚蘆畔得徜徉老諳世味牙邊蠟閒憶山盟木
杪霜詩酒未應嫌白髮尺書先遣鴈南翔

辰州病中見慎軒辭報

故人新上乞休書邸報遙傳伏枕初戎馬已成芒部
捷勲階仍就貴陽除幽期定憶江心寺小構容連水
尾居只恐岩廊虛左日未應賢達向樵漁

詩集卷五

澧州田間論穫者

腰鎌荷擔散西疇塵甑今承小稔秋報社寧辭明日
蜡計傭還羨幾分收官租有約輸宜早私訟無情忍
即休楚語官利人得穀不告官利便起屋橫索年來遍城府巡軺端爲
到荒州

清明郢中承高吾院長見寄次韻奉答二首

陽春臺上弄芳晴幾片楊花過曉城小燕稍誇風日
好古松那記歲華更黃灣舊興悠悠着南浦朝雲浩
浩生誰遣踈慵蕪早病江湖何事不關情
佳辰方愛出郊情况報詩郵到石城帽底柳枝催過

鬢眼前人事類傳更洪都貪政歸新府故紙常談笑
老生小計別來今五載祗應春水付深情

益陽紀事

潭州楚南郡獮豸俗易敝伊昔炎宋時控禦恒置帥
惟我 神聖朝綏靖亦數世可惜財賦區章組雜冗
贅去年五百峒椎牛立赤幟居氓棄業走行旅畫心
竹時移鎮來集議詢根蒂山川聚米觀列陣犄角
勢圍夫縣點壯甲長家舉義號令風電驅狼兇各殲
殲似聞益陽善倡亂渠首二敢叛假息恩遂揭怒車
臂豈緣侵歎餘我有賑卹惠豈緣科率煩厥咎乃長
吏驚猛安足雄明法匪虛器湘鄉覆轍多何不爲戒
事吾 皇文武資衰予備驅使安良在除暴予也報
恩地慎爾血氣軀毋使城市棄

黃菊

繞砌開應遍相看思故避迎颺香更古裏露色偏華
嬾命尊前侶仍懷海上家強將金比泥端覺世情差
橘

兩度看佳實香勻覺未殊迂懷愁變枳俗眼訝垂珠
地肅霜姿草林稠土脉腴摘來渾不御容易歲華徂

歸鴈

沙塞何時別哀音聞月中暗添鳴杵恨急赴過江風
安止憐寒浦斜行學晚虹迸泉揮老淚流轉有民恫

菊枕

稍異遊仙製言扶目力衰清幽專筭簾窗上鬚眉
夢淺南柯遇枝從九日辭素屏歌側着彷彿見東籬

高吾院長寄惠儀禮

制作仍匡輔隆平業故尊遺編窺品節流涕憶精魂
靈鳥墟周甸遊麟吊魯門太丘吾所畏此道雅應存

漢口

揚帆風力正數里過晴川客飯鷄鳴午王程鴈影邊

詩集卷四

喧聲聞闕渡快意羨廻船問俗今何去荒涼已目前

楚邸高遠堂試燈

楚苑長春勝宗賢雅道設清尊餘醴酒芳樹始梅花
興下歡娛夜文追典麗家歌鐘催景色星月避燈華
火技呈新製金鋪綴落霞共懷安物泰不但樂賓嘉

雙壽為萊陽王侍御賦

扶桑曠曠轉遲日萊陽先見長生國神禾垂穎動千
年顆粒還堪駐顏色三槐幾葉高堂在最是清門盛
車蓋蓬山遙挹數烟青瑤海環看淨如帶壽翁曰鬚
照地光阿母齊年髮未蒼時華芳苑鹿車過風前下

樹諸孫行湖南繡斧識鳳毛千里不見付狼嗥眼中
風力漢水立老予何幸當孤標便道承歡歡未極海
屋之籌十纔一我歌不獨製壽歌請繼于家紀陰德

郢中和坡山元日之贈

璣衡昨夜紀星回椒頌今朝掌上立馬江峰無鴈
過寄梅山驛有人來謾占蠟炬聞佳語欲倩春風拂
素埃衰髮劇知孤節鉞郢中猶遣一帆開

送江侍御

未厭西南作遠行遊龍春嶠傍花明碧雞關外先秋
約黃鶴樓前今雨情兩省官評還藻鑑三司事會盡

戎丘禮庭喜氣年來別鴈塔增題一代名

遣疏

囊琴誰遣別滄洲何限緇塵閱素秋藥不靈嫌道
尾道書無訣了藏頭山情或幸天心鑒樗散寧希
國論收釣石黃鸞明月裡未煩重買五湖舟

院北池亭次韻留詠諸公

月檻風扉夏不局臺端誰信有閒亭一泓止水涵天
淨無數繁花得雨醒江漢迢迢通鳳沼乾坤浩渺失
鷗汀坐看三楚還形勝知是神州幾翰屏

院後池亭納涼

君詩吟咏自公書床恰在柳塘東鳴蟬直避葵心
日芳綺端宜水面風笑眼鳥兒爭惜子閒情魚隊入
蘆葦江南何地無煩熱願奉詔董萬國同

喜雨

玄冥靈布過江鄉青遍平疇五月秧疎簾輕涼欺短
髮決渠新水漫閒塘一歌便擬誇神呪先和十雨會
聞驗世康試問老子何所喜踏水先臧杜陵狂

行部宜城訪長渠故跡無復知者

宜城古楚都風土故秀媚康狼與荆山屹屹並西峙
山中有夷水滔滔日東注秦當禍楚時藉之以得志

詩集卷五

後人引長渠禍也乃其利沃壤三千頃食者長渠惠
國社已屢更地力豈不廢卓哉孫曼叔無乃舉職吏
源流悉討尋埋翳就疏治功博民匪勞井邑多委積
邇來四百年天人兩茫昧停輶訪遺老顧指迷亂次
初疑陵谷遷蓬萊向爲地又疑虎豹區蕪蕪恐捐棄
復疑強力民播弄併吞勢方食輟著想人事有陳墜
追惟癸未早全楚絕遺穗今年旱更甚所賴惟少備
吏政無恒規澤民當上最茲渠廢與興一一關國計
長慟曼叔魂安得汝共事

次韻燕泉司空和陶五首有序

邯鄲泉何公以少宰改南少司空廨寓有堂曰還
讀亭曰委心四壁有題皆摘陶詩四篇中語而和
其韻未幾得告南過鄂渚野服對客迎送止舫上
移刻別去乃遺所謂和陶諸篇予竊慕其風輒次
韻以贈公亦以見志觀者幸毋規以陶調云

真想經曲阿語本篇韻

淑靈孕秀彥蚤歲冠鄉書霧豹煥文彩諸良嘆不如
漸鴻抱孤志冥冥歷天衢游息必時又焉能齒空疎
李賀客京邑高軒總常紆賈生策利害於治亦緒餘
孝皇肆賢網喜得奇貨居攄心在軍國妙契水與魚

詩集卷五

七

行志三十年文墨安足拘眷言愜真想歸臥南山廬

遙情遊針川語

凌晨既嘉木坐我晚陰休物勢詎能爾所期敏佳遊
出門亡擇侶鳥鵲皆品流冲懷爲未極延眎導鴻鷗
遵野有幽側鳴琴在中丘調高響易絕皇皇悲寡儔
生平鮮晤合安得恩可酬大道匪榛蕪伊人曾到不
昨日忽已暝來日恐煩憂遙情復何寄三益行當求
宿好行途中語

讀易欣晚得懷玄意何真緋紉豈不貴可副中歲情
廣野春已媚伊誰共班荆白雲寂然起聊以況茂生

勝答嘉叙良觀邀淳明兒孫迺長育斯名希世平
卜居幸在此賢輅輟長征老微秉耒力閉門還筆耕
挺植榮木性寧為蔓草榮宿好苟未負耶謝竹帛名

餘閒 歸園田居語

柳有何公領遙望富春山中讀書客歸歎會待年
狂飈少靜宇驚瀨非萍淵嬉豫本樛木鳴鶴仍青田
齒髮涉知命稍悟天人間物役恒在後物理定於前
少少之澤上茶蘼留依烟如何清聖軌無漫首陽巔
百年愛長其好刻骨餘閒敢薄漆園傲爾北同介然

還讀堂 讀山海經首篇語

衡山扶輿氣終古未嘗疎一派最清淑盤薄祁陽廬
廬中復何有異苗三世書司空更奇逸指南載輕車
築堂破萬軸優然良園疏春苗與久實一息根裔俱
上保金玉德次恢帝王圖修辭具三立匪道將焉如

潛江阻風二首

指旆樊城北收帆策口東風能驅水立予亦歎江空
敗屋還三戶枯楊只數叢煩愁欺酒興欲灑負杯中
地歎人多瘠江寒鴈不來二儀紛變態一客獨興哀
滂退秋痕定租寬制限催陽春終不遠隨意報蒿萊

荊州至日

荆南小至臨日躔迴斗次雲候暗江津
才薄希歸早時但戀舊深病予妨拜舞北望魏裾簪
新恩為沂樂廷卿賦二首

曉闕頌書

載籍緒中秘丹青飭化神人文窺萬古名物麗三辰
琰琬傳先美芬芳播至仁泰居心乃廣敬止德何純
光彩堯章煥淵源聖學新玄辭惟理數 大道總彝
倫多 賜開芸閣珍藏累錦茵江陰他夜望寶氣燭
高吳

春燦讀卷

月淡雞人曉風融象魏暄賢才紛入彀 明主正臨
軒蘊藉誰三策包羅若萬言貞懷茹剗切浩養錄雄
渾綺靡鋪張徹瓊瑤品第存題元 天翰麗得儔
聖顏溫席密孤卿右恩聯八座尊儒榮非一事特此
重時論

院後桂花

煩襟白感零露秋金粟蕊蕊佳香浮鄂臺峻肅稱高
品樹者無乃多前修北斗城隅月色淺轉覺曉氣尤
清幽豈惟蜂蝶帶癡性蒼苔繞樹恒三周我家扶胥
古渡口一種便是光林丘素娥肯肯乞仙本行見紫

封南州

賀坡山子冠

皎皎風前五一枝三加真見盛威儀賓階誰更當先
草梓里吾慚托舊知有子正符將大日稱翁仍是未
暮時從今只數歡華地好挽南洪入壽卮

鄧侍御文瑞以詩見投次韻奉答

端如沃暑輓寒泉手把清篇揖惠連身際六龍催轉
日氣逾孤準快橫天狼潛野寨無宵警戛戛山家有
晏眠一自楚臺相語後矩川誰數讀書年

閏兩次巡院前

詩集卷五

十

塵纓未許濯簾泉敢把民憂付十連信有密雲難作
雨魂無涼德可回天攬衣每為中宵起拂枕誰能正
書眠三楚蕭條非一日未應愁瘁過當年

深澗靈湫絕涸泉炎風吹野郢襄連迴攔徙倚頻瞻
畢靜院焚香自憶天旱魃豈堪長作崇雨師何得更
高眠鞭龍早逐滂沱去杜鼓村村報有年

喜雨用韻二首

山瓶無復注靈泉汚水雲蒸漢水連風馬奔騰疑捲
澤雷車頃洞欲掀天操豚市戶辰方集蓄壤豁農夜
不眠細檢承平儲預籍止留詩案到今年

入夜簷聲濕玉泉三農行見米珠連衰遲似我那關
世精白何人不媿天濁酒家家拚鯨飲玄潭屢屢迷
龍眠閒人謾有江湖紀休記隨車過楚年

讀南坦寄示辭疏一首

早從時序托成功仙骨梅癯興自雄山水幽期還坦
上風雲英望且隆中油幢笑捲三關碧玉粒親遺萬
庾紅散髮扁舟歸未得清塵遙羨浙西東
出入三朝未二毛南歸琴劍一輕舸鴻私暫乞臺臣
假溫旨長徵國士遭開社肯勞招六逸結亭先擬近
三高懸知芳思東籬外何日江郵寄和陶

詩集卷五

十

乙酉冬宴客黃鶴樓用崔韻

鄂城自昔登臨地崔詠何年擅此樓總有才華多役
役祗應江水付悠悠天開詩客陰晴景木落漁家遠
近洲形勝不殊風物異謾堪笳鼓散清愁

丙戌秋與二鎮同集用韻

豁然一目數千里不信齊雲別有樓鴈旅東來吳會
近鷗風西上蜀江悠仙蹤石角孤龕月井稅金沙萬
頃洲却望嚴城開府地可勝民瘼浩新愁

時議侯

重陽後太府北樓賞菊觀鰾魚

江城初霽重陽雨暇日同登節鎮樓黃菊有情還照

分最驚秋漁人競下橫池網客子直懷釣
優劇不妨供小坐世情方汝更悠悠

出郊

命車東出郊淑景愜遠眺桃李雖未華青麥已盡耀
春泥膩不滑凍石引泉竅多兩人未虞一飽行已兆
悠悠武穆魂寂寂黃童廟枯朽隨流埃名且白日照
楚才後焉乏旌靈亦相紹匪無英與賢無沒誰自料
真卿不識面風雲起屠釣君子重行道豈必盡樞要
百年逝水瀾兩曜競九跳來者吾思衰孤懷異同調
經羊侯廟

黃集卷五

十一

開府多英佐分符此上游雄圖恢晉宇遺德照襄流
雪後登臨少碑前感慨休獨餘蒼岷廟猶爲賽春秋
風逆

襄陽距鄂渚七日下午江程北客乘風便南船與浪爭
抵蓬寒火淡百丈古堤橫遲疾終相倚吾方達此生
舟中夜坐

群動已向息勞勞念倘休寒厨供淪茗小僕問添裘
且理還家夢都忘拍岸舟江空月皎皎端欲恣神遊
夜泛

日高風正猛江晚浪初平倚棹星辰動開窓

迴洲衝鴈起到岸接雞聲斷岸漁人宿將殘更
夢

惺惺繁虛枕真疑百幻奇未諳周是蝶稍似獸維狸
異感吾何有符占世亦疑鬼神多戲謔未把吉凶思
送石亭殿講

千載驚爲別孤標忽暫攀恩華射赤壁風驟被青
山語舊頻沾臆聆新幾解顏翰擢奎宿動舟倚法星
還江轉龍飛甸春明虎踞關仙葩仍月宮神駿必天
閑設紀經過地高瞻侍從班私心長慙公服近西
鵬文滌懸吾老繁蕪待子刪後期殊未定浩興滿黃

黃集卷五

三

灣

送劉執齋刑侍

道氣看彌重高懷幸再宣曲江餘契闊閩海舊周旋
撫事追先美登樓問昔年仙鄉灘十八魏闕路三千
出入臺端望平反憲貳權節旌春色淨鷄勢漢波
山水分題在箕裘統類傳才堪君位正地愧我居偏
歲月髭雙改風雲夢獨懸最難垂老別徒有酒如泉

龍頭竹枝歌

龍頭之竹托根深太和福地蒼崖陰五風十雨足噴
薄妙乃百節全堅心南岩大仙雅秘惜一贈便覺無

云金錄記尺度晦冥出入群邪辟怖邪迂
時參几格如嘉賓私懷母計示崇將鎮鎮
韻君不見太乙真人夜下世青藜挂到傳經
又不見涪翁筇竹枝驅虎窮山獨行路眼底赤乳
猿具壁乎變化吾不知其處

紀聞

岐陽風日足棲梧翩翩何因到海隅鷓鴣胡為泥靈
綵麒麟偏得並符符聲中律呂誰相和影落關河恐
亦孤知子不緣循吏出抵應明聖比唐虞

得報子章弟路第抵家

詩集卷五

十四

高秋猶報求書歸千里何時試駿蹄未必紅瑜終抱
璞抵緣文錦各成機青霄舊路還鴻漸雲霞誰家却
燕飛潛德未涯吾已老清門須爾有光輝

發眼

南湖北堰漫風埃野落山樊燕不回何處畫圖當
御獻已無隣栗汎舟來憂勤每問青州策宴暇真忘
浙水盃獨奉一函寬郵詔千倉親許百城開

答程以道侍御

往時南楚觸邪冠義氣秋旻詎得干白雪幾篇皆舊
詩六月更高寒杜陵老有甘閒逸正取清

治安湖海十年思會面荆門初把一書看

石橋驛

莽蒼草中澹無姿凍閣層陰雪欲垂荒驛雞晨催僕
發長途藥日許醫隨逢山特約肩輿緩東燎應防據
館遲煩怪北風欺病骨颼颼終日馬前吹

草店

迢遙周道淨輕塵此去荒州始號均幾戶衡茆猶帶
雪兩行官柳欲回春兒童慣識朝山客租賦全輕化
國人頗覺楚封真不邇南雍鄉土即西秦

太和山

詩集卷五

十五

萬壑珠宮照下方百年經始戴文皇橫林誰認前
朝碣絕嶺時飄異國香功行幾應符道契精神何地
挹靈光聖恩許放宮祠例願乞南岩一草堂

訪黃憲墓

道氣終窺下頃陂賢流得擬子淵宜人間師表今安
仰夢裏形神倘見之姓氏吾慚江國遠王綱公際漢
風後修靈應遂堂封盡未真蹟花空所思

觀物四首

杏花漠漠隨寒雨桃蕊欣欣照曉霞無限芳華看不
足只緣多在野人家

結蚓驚雷出野澮輕蛇得水鳴端策何勞問
細看蠕動即人生

爭巢灌木鷹何驚認主深庭燕不離舊社未逢題燕
容五陵思殺射鷹兒

蒲芽戟戟方披凍柳眼盈盈滿林誰採松花南澗
曲莫教黃臚過春深

楚鄧致新茶

開簾淡淡楚山聲入眼纖纖穀雨青便試朝宗江漢
水不煩遙涉為中冷

平賊拜 賜銀幣志感

蘇軾

十六

蘇軾奪將雲錦麗內金是貢時文虛庸泰竊成功
賜老大多慚學道聞小劫敢論裨尺寸鴻私何有答
鉢分願銷赤子潢池甲萬國絃歌奉 聖君

丙戌除歲

郭清俄驚歲再除江天雪霽日光舒吏封臺印裁紅
楮童理官資振素書憶弟自從逢鴈後分年應在聽
雞初然松燒紙曾同俗誰道迂人世事疎

元日用韻

葱蔥曉氣滿庭除蕙穎蘭芽漸向舒短髮可堪金勝
集新詩聊縱綵毫書市聲不動重城外人事惟占上

日初蒼栢兩行春雪後高臺清驛轉扶踈

寄趙叔鳴西河耘業二首

西河得擬杜陵居丘壑從來道晏如風格有人傳白
下詩聲此日變黃初峰巖慣作晨叅客潮落時聞晚
唱漁清響照花居台許肯拋康濟為劬書

願賦斯千頌始營輞川圖畫浪先名樓前山自希文
借趣裏園同靖節成東野輪青留奕史春風垂絳引
經生微才更阻江湖際未得桐華洞口行

題徐侍御昭德錄

赤霞黃石想丰神貴典仍華謝俗身八十鶯花餘戲

蘇軾

十七

劇三千禮樂自陶甄人間桑梓蜀咸遠夢裡江湖楚
壽春驄馬風聲滿南國堂封回首重嶙峋

江上對月

多時江峴雪花迷初月今宵轉漢西洲渚盡看分
色僕夫猶在泥霜泥至窮北極青衫濕思入南鄉白
首低銀燭數殘余亦冷遠林燕送一鳥啼

放舟

樓船簫鼓動江湄荻火初炎早具遲不獨鼉鼉潛靜
浪儘教鳥鶩弄晴漸清吟未為醕翁曠孤笑誰堪墨
客悲別野從來西澗曲梅花幾樹悵歸期

水禽

入眼還微眇柔翰隱淡文能飛終貼水欲去恐離群
雪重江沱冷秋深露草黃子時好莫近羅網正紛紛

冬筭

久客諳攻苦時荒罷茹新誰翻湘渚雪稍送洞庭春
雨露香仍淡山林味却真勿教頻採斲待看拂雲身
靈壽杖

天嶽先霜古須彌後劫登鳩形鏤綠玉龍掛引紅藤
習嬾吾成性扶危爾効能羅浮門戶淺携得上峻嶒
雨

詩集卷五

十六

已從人日雨漠漠淡旬連漫綠春頭草仍迷夏口船
雷聲喧浦近農事憫時先預恐爲災沴悄悄夜炬前
晴

晴日午猶淡閒園足媚春鴛鴦誇嬌影淨蛛放喜絲
曬藥嗔童嬾拈杯任我真東門楊柳色恐怨未歸人
燕坐

靜院還遲日仍堪簿領餘簾垂鷓鴣語砌暖海棠舒
江漢悲形役詩書悔性疎苦懷蒲礪曲無路問何如
丙戌臘八阻風策口

江路遶迴還策口簿書倏午且華顛光陰流轉此何

日郡邑蒼蒼非有年隔舸香糜晨饌玉挾風殘雪事
飄綿土堦萱草孤根老望斷青陽楚岸邊

雪晴和程侍御

蕭蕭平野散荒煙微旭將升雪後天下食饒鷹鷂草
祭呼晴靈鵲掠車前迢迢詩畫江山脫倏忽寒暄造
化權已分馳驅從所適未堪長路況衰年

與竹塘院長擬登太嶽諸峰予以病不果

積雪經旬喜却晴平輿衝曉踏漸行洞天自擁青蓮
勝塵王空教白眼橫丹穴徒聞虛九室樹花曾道閑
三生耶臺伏鉞長鄰此遊興還堪趁早鶯

詩集卷五

十九

鄧侍御洞庭金鯉圖歌

洞庭之瀕八百里搖星簸日無時已蛟妖蜃恠游名
殊瑣碎詎敢窺神鯉曲陵屈屈巨背高大幟煒燁未
髻騷金鱗六六足百刳珍目而兩橫波濤負舟一聽
軒轅樂再駕湘妃返南國還從汨水葬靈均自是悠
然無底壑此物神奇亦相世得符麟鳳稱嘉瑞樓船
繡芥撼天來瞥見乃在春湖滋丹青鱗光芒動畫
工那許知神用滿堂賓客但咄嗟衰予感舊堪長慟
伊昔穀皇歲丁卯秋旦挈舟發江表正晝玄龍矯
矯飛壯觀自詫平生少光陰流轉如振埃諦視赤鯉

龍材龍材慎爾變化誰能猜江南無處無風

檢南原舊翰哭之

零落荆筠篴清詞照眼明百年幾長恨一字数吞聲
白日蛟螭舞玄山寶玉橫所嗟遊息日隨地足寒盟
輓凌谿子

別子洪都日盤習藻綉明時花爭豔曲春水送蜚聲
問訊驚容減追談感歲更怕經淮海時恐值衆芳生

雪中經王紫樓

城上崇樓晚荆南積雪天蒼生阻饑後白野沈淒邊

詩集卷五

二十

世路遭時短才華與賦宜胡鷹九霄思矯翼臂鞬前

寄東湖二首

東湖若個畔芳艸火山高花淨蒼梧雨松翻碧落海
百年幾鶴驚八座一鴻毛牙骨緣何瘦曾均出入勞
輕憤時迎客青鞋稱謝居窺林驚倦鳥釣瀟得魚魚
懶問平泉業劬抄驗藥書家山看不遠隨意命安車

老至三首

老至豈今日煩憂祗自繁修名紆紫極短髮任黃昏
讀易嗟何得知非可復論最嫌春夢淡不到郭西村
三月明朝是新青萬水齊圍兵時近舉荒政半輕蘇

建節終爲客衝樊且放麈尾荀日當席端不費招携
今年江漢上寒食倍寒未豈盡風光別都緣筋力微
短篇閒事記新火謾恩輝千里旗岡路松揪歲已遠

詔使二首

驛騎真天下頒時亦早春大綱羅宇宙萬日燦星辰
字字露粘摘看看看到隱淪愚臣亦何幸三度播

皇仁

仁愛天心在災青治與俱周王能勵行漢令祗蠲租
願掃貪狼爲還呈瑞鳳圖報恩無對述魏殺下惟
儒

詩集卷五

王

卧病荆州行臺檢曲江公龍山諸篇二首

詎識神龍性空窺海鶴安秋毫捐相印老興逐江塵
未惜孤標遠終嗟八柱危匣中三尺水恨不斬胡兒
郡閭日無事文章地有餘龍山空楔飲鳥道自宸居
貌覺憂時老心孤許國初豈知鄉後魏伏枕對殘書

新篇

融風吹楚澤節物迥相驚朱鳥來何暮黃鸝曉已鳴
歷枝聲韻巧照眼羽儀輕休怨風霜早長林太廓清

食櫻桃

南中曾載御楚澤近相看爽口寧虞熱殘春尚帶酸

青簪笠恩遠赤瑛盤兩樹西林雨垂垂實向丹

黃精

楚山春雪裏山戶斲黃精法製仙經錄王羞下土情
藥魂招不返病骨若為輕騰化何多術吾嗟草木生

觀打毬十二韻

暖透元戎邸公餘小隊過沙場朋稍集綵捧力先和
勢疾星馳阪規分月印波遙工催上畫近捷巧收窩
俯擊華裾委倭揮運道頗大孃休舞劍壯士罷橫戈
瞬笑千夫失能爭百步多未觀超距戲且等弄丸科
乘興頭移幟迎歡促按歌九情才敢露絕藝育空賊

詩卷五

王三

底用方石物直堪敵睡魔定知張僕射老去奈何

洞庭湖用杜韻

兩年荆楚路此日洞庭湖水淨雲連席風調客轉艖
野情紆島嶼民命但菰蒲日御隨浮沒坤倪定有無
春沙迷鴈磧夏潦退龜塗遠適憂還爾奇探興未
觀魚忘大澤聆樂倚煩枯不識芙蓉國空臨渤澥圖
角簪虛吊屈淚竹倘懷虞擬弄橫江笛將携煮石鑪
靚遊逢漢女異龍舞天吳莫比滄波渚能栖朝暮鳥

江行十首

寒鳥兩兩掠江灣
詔岸陳詞對岸山
捲幔看山還聽

訟直成忙裏得偷閒

一片郵旌百丈前野歌相和引樓船垂楊搖落風霜

後棠菱何人漢水邊

夫首飛蓬婦亦然一枝橫槩棹漁船饑寒相對何慚
色愁是鱖魚鮮錢

景汚人家古岸隈新堤百里屹崔嵬眼前保障知何
用只道今無漢水災

日落寒江四面紅畫船猶趁晚來風乾灘纔過聞簫
鼓不道橫流正此中

側岸繁霜百草根溪翁晨汲掩柴門百城安得皆良

詩卷五

王三

牧任爾安居長子孫

紗窓日色曉矍矍如此江天夜欲風未省風時還順
逆只今吾意欲從東

立鷺眠鷗盡可憐我行三日且江邊黃蘆翠葦民生

在茆屋數家無早烟

江干薄莫小村孤借爨家家却僕夫天意不教閒悞

惱好風吹過野豬湖

郵卒鈴聲破曉來幾州文字一時開老子經畧無多

事不為生財為節財

矩洲詩集卷之五終

矩洲詩集卷之六

伐檀稿目錄

秋夜應城館聽雨三首

次韻高吾院長擬遊君山且至風阻

送林小泉中丞開府畿內

送劉伯儒總憲廣東

至日同唐侍御仲宣樓小集

再和唐侍御

次韻高吾聞報書懷

子楚蘭生韋菴坡山各以詩見賀殘臘達荆

次韻奉答二首

荊州除夕

元旦

院西新梨試花

發荊南

夷陵

兵書峽

虎來

三閭鄉

舟中

巫峯二首

簡水

古柵

八陣石

白帝城

灩澦

鷓鴣

百舌

晦

雨

山居

灩西懷杜

晴

萬縣

舟中望山寺

忠南有片

雨歎

棹歌

別夏舜俞

新月

朝天驛

過劉維新冰石堂話舊

魚洞驛別維新

清明舟中

江津謁見素祠二首

僧夫

偶述四首

薄暮

角

蒿芎

南溪

與見汝吉陳汝忠二參相翠屏山宴集

三月晦汝吉陳汝忠二參相翠屏山宴集

陝二參相山亭宴別

醫僧

次韻答維新魚洞別後見懷

四月八日涪陵舟中讀東坡食荔枝詩戲和一

首

出峽

次韻答高吾見贈

次韻高子詩四首

高吾得孫有作識喜次韻奉賀

賀聞山楊太卿得子用高吾得孫韻

壽菊所姪丈七十一

曉發界亭

次韻答潘希召

憫雨

蠅

蚊

候雨

觀雨

夏夜歎

辰江曉渡

羅舊道中小雨

方池

辰溪晚發二首

辰陽七夕江中納涼

中夕驟雨

魚梁

舟中望桃源洞

寄壽顧封君

落齒和坡山四首

答彭給舍

題光澤卷三首

射述河

題高吾院長特恩堂

審錄口占寄和沂樂廷卿

夏夜

鄉思

矩洲詩集卷之六目錄終

知洲詩集卷之六

伐檀獨

南海黃衷

秋夜應城館聽雨三首

山城不斷晚鴉飛月送殘牕淡淡輝
午夜雨聲如捲海漢陰恐有赤龍歸

我家扶胥古渡遠慣聽鳴雨散空川
枕屏浙瀝虛相聒不似西林翠篠前

溪聲一夜學回潮簷溜家家瀑布飄
行李莫愁明日路從來驟雨不終朝

詩集卷六

次韻高唐侍御擬遊君山且至風阻

君山渺何處雲霧隔其几席傍浩隔雲水際

巽二胡憑陵玄雲散抱曳迴繞豈足憚勝賞展未濟

可賞世詎無所恨負宿契常樂香不聞孰觀竹上淪

杜陵渡陂上亦恐風雨戾鯨波會當平遲君泛春霖

贈林小泉中丞開府畿內

才名雄自敬皇時旬服直堪托保鑒七澤風雷隨

鼓角三關雲鳥動旌旗萊公鎖鑰君何重范老江湖

我獨衰二十年前文酒地寒鴻汀芷各天涯

送劉伯儒總憲廣東

相漢其奇意氣多別懷其奈杪秋何京華公望群

江河柏臺樓鳳知無日自有凌霄玉樹柯

至日同唐侍御仲宣樓小集

詞客飛樓俯郡城野烟宮火散高晴江光不動空中

見歲色無邊至後生地迴魚龍猶寂寞沙融鳬鷺謾

縱橫吳門蜀道今寰宇何必昭丘重旅情

再和唐侍御

澄江百折帶寒城曾為英雄割一成地主有才終定

霸侯門何士舊收名黃埃傍馬悠悠去白草連天渺

渺平莫倚丹梯臨返照杜陵愁思暮還生

次韻高唐侍御報書懷

鹿溪深處草堂幽無限烟霞著子由近說製荷成野

服即聞飛剡到前旒巾車擬謝桃花水束帛先迴

菊露秋總為中興覽賢俊乾坤今日是東周

子楚蘭生韋菴坡山各以詩見賀殘臘達荆

次韻奉答二首

十州名跡竟誰傳擬擲臺章學醉眠湯餅一盃仍歲

晚詩郵千里却春先陰功且媿黃承事衰髮何如白

樂天西墅東林多舊約幾時盤盞待燈前

浮名虛羨絡金牛奕勢還於末着收南國未須論召

菱西林端欲問苑裏看兒盡是懷親日作客空深感
舊秋聞道長生開洛社月溪清潤可同休

荊州除夕

城頭鼓角夜烏驚門外戈鋌列炬明為喜化工成四
序不辭衰髮坐三更鼎爐何處咸陽客琴鶴來朝蜀
道程爆竹一聲還一笑兒童那解鬼心情

元旦

鄂臺兩度慶茲辰又見荆南物候新栢酒照兒初得

詩集卷六

三

歲桃符隨俗謾宜春九天闔闔中興主千里簪裾

下土臣嬾向青銅爭齒髮三朝親際太平身

院西新梨試花

即看春竹發曾是臘前移紫萼呈新綵瑤華抱素姿
酣歌何院落淡月共臺池力病仍臨玩玄功正在茲

發荆南

揚旌西出郊霧重林藪濕櫓指沙岸草芽向戢戢
亭午殷其雷盡啓百虫蟄神龍尚深蟠蛙蚓紛合沓
吾何遠行遊旦夕異丘陌長懷負素藜况敢辭物役
策短不資身鵲髯詎如戟開篋把舊書自愧老無得

龜勉追前蹤暗性忘險僻日斜立船頭灘高浪花四

夷陵

夷陵城外白沙湍衝霧船頭試水竿林麓有花堪吏
隱山前無句果儒酸愁心自折民惆盡塵跡都交鷺
影單偶向漁翁訪風土邇來人事更摧殘

兵書峽

石門遙矚僅容車絕壁欹岩畫不如峽道向知天險
壯江羅猶蔽日光初幽探怕有蛟龍宅峻覽曾無鶴
雀居底用風雷長護守人間那讀古兵書崖壁懸二
兵書所在蜀使有欲
發者即取而贈至云

虎來

歸州二月朔虎來入其郭眈眈百步內長風與之俱
居人盡閉州吏敲鉦孟自衛固踈脫焉能護樵蘇
甘泉擇羊家餘嚼拋饑鳥終焉跳躑去掌跡遺城隅
憶在清洛營營門夜驚呼千山月色淡咆哮氣何
傳箭召軍吏此物胡為乎師譴貴伏猛安得姑舍
煌煌列百炬持滿攢驛孤烟文失故穴不格如窮驅
油幢小宴犒劍舞偕笙芋細嚮遍士卒茵藉存毛膚
歸城數百室豈必皆非夫苛煩殆有甚為爾長嗟吁

三閭鄉

夢多忌懷王亦懿親國均虛匹士澤畔即孤臣
有作思公子何心媚婦人脩門山鬼語初服芰荷紉
故生面燕凌清荷與世爭春溪尚淺未得薦芳蘋

舟中

晴麗欣時令衰遲忝使星近請燕子國昔上呂仙亭
業靜依三昧情深弔獨醒紅雲紆北極綠野滯西垌
漁網侵晨舉樵歌逼晚聽疎才虛點綴殊俗費叮嚀
側岸棠梨白漫坡宿麥青禽言隨地異茶味破春馨
孤思凌題竹餘生附米苓景幽憎蹇步眼澀謝殘經
蔭樹得傾蓋沿湍駭建瓴舷傍漁父醉祠下女即靈

水照山雞影岩留木魅形暫教便歷閱未暇怨飄零
難索烏麻飯將逢紫實萍暝林啼佛佛蠻服染猩猩
卉木日爭媚衡茆晝返局不妨衝舳艫為愛舞鸚鵡
鳥道催詩課山郵致藥餅從來張長史老去曲江汀

巫峯二首

兩兩迎船出相看慰遠遊搖簪浮楚峽列戟入夔州
思帶融春麗姿凝宿霧幽王程殊未暇曾為數回頭
舊愛江郎石層陰照眼明天教閒玩覽山豈憚將迎
不改古今色寧含雲雨情從來岑寂意未可少猿聲

簡木

山中只數章樓雲籠霧近千霜明堂高棟真何
有未免人間尺寸量

古拙

山人報我得古木芳脂滴血梗枿香萬牛直驅萬仞
表青銅古石盤穹蒼風雷有時戰斤斧氣氤融液成
文章千年魑魅迹呵守精靈上應青龍光孤根正爾
中隆棟況有岐幹堪修梁衝濤逆浪獻大內

天顏一笑嗟貞良左純右引足藝巧塗金抹綠仍輝
煌清絲妙竹被落宴子孫千億歌斯干諦思物理煞
有數短篇木竟還懷傷磻溪不遇老漁死枿乎幸免

同枯楊願言勿撓保終吉不然群木徒圓方

八陣石

曾煩三顧委經綸功蓋當時盡瘁身魚水向知真遇
主英雄寧道盡欺人椒漿可答關山恨雲鳥仍驅水
石神今日太平詞賦客畫船驚鼓蜀江濱

白帝城

還從三峽控三巴萬丈丹梯裊裊斜初日崗巒開曉
暉他年風雨隱悲笳錦江水到魚龍迥赤甲春深草
木華可惜不稽天下士暮砧猶自野人家

艷頰

巖壑峽口兩崕間巨石遙當陸海關粵客謾疑真
柱石誇道小金山險防如象行忘戒神遊然犀有
通好語謂西遊無好興也憑奔峭看潺湲

鷓鴣

散立晚何適低飛性自便趁魚浮峽靜逐鷺戲渦旋
去住溪翁物征科水戶錢閑懷因汝動欲上曲江船

百舌

百舌亦時鳥逢春逐燕歸發聲無委曲命侶故驚飛
厭聒遲明枕愁喧薄暮悵炎風吹唐野歷耳自應稀
晦

詩集卷六

七

東風殊不競寒氣苦相侵自是雲為態真成陸易沉
寒惟愁細字照戶失清岑願促羲和轡能舒獨客心

雨

蠟炬夜猶淡晨暉未可希潤餘山色重霑足櫓聲微
巴峽泠泠急巫雲段段歸溪翁亦何幸正書掩荆扉

山居

望中三五戶青麥繞山居自理雞豚柵誰程子姓書
生涯休蠟樹吏政剝椶櫚未羨高車客能令骨肉踈

懷西懷杜

向來文賦贊專能李白才名偶並飛賤不遺尋太

尉艱危時荷栢中丞餘生幾畝東屯穫曠思千回赤
甲營葛未期空白首獨携妻子下江陵

晴

晴日巴陽千嶂開布帆輕捷愛沿洄老予自了江山
債候吏無煩鼓角催

萬縣

川東十數州此地事征權醴販浮大航蠻寶日交錯
絮征資鉢遺焉能漏金腹敢深良價藏刺頰及囊橐
市算雞豚餘瑣細盡獲霍追惟作法誰意豈佐公約
往震值藍鄢多壘亘郊陌征人疲後舉關吏謝不獲

詩集卷六

八

監司鄙冗雜主者必倖幕雖無數素駝亦已鮮琴鶴
顯王御上世賦稅且云薄未造計舟車諒匪明哲則

逆取苟營營常十百又聞清靜理固不在資墨
刀雖將盡爭何以禦民感厲禁如可墮商旅返安宅

舟中望山寺

蜀江歷遠迴晨帆逐光景崢嶸山谷間有敞青蓮院
丹碧淪浩劫勢面猶深整禪板無靈音風鐸暫一
世尊不可瞻詎辨祇樹瘦老衲缺施金敝履沒荒
憶逢太虛師緇流頗修穎為我談法華觀縷良夜永
無生非我學棄置不遑省轉盼三十秋此地亦蕪穰

宗老清貧詩派沿五嶺或持躬子法葷飲時復屏
遺篇落我手小句貝文整乃知盛名下精駁楚燕併
傳哉留滯懷鄉思盡出病瘡謝書惟歸弄黃鸝
忠南傳舅氏也舅氏蕭公曩為忠守去且四十
年忠人追祀之表旣展拜祠下退而賦忠南
忠南在三川風俗自朴美掛席朝雨歇薄暮艤江溪
金馬有遺老耄歲尚髮齒入舟每再拜咄咄談刺史
忠勞首微名德復居易賢跡殊後先屈指劉與李
聖朝置時可蕭公比自公移合來蒲鞭且不使
論民必真論士必庶耻論賦賦期集論暴暴立已

去忠四十年忠日在耳俎豆躋四賢微公義安起
語繼以追其遺一逝水誰為後來者椎骨恒及髓
慨我舅氏政山東紀興簿南野青綬解治中紫
家食止素餐一簞飲妻子懷其蓋喧日破屋見新主
泪涓滴靡流轉覺寒約鄰向無詞苑碑人心幾不死

雨歎

巴江六計程零雨日三四初猶挾暘輝倏忽萬山
吾輩逐危驚心皮匪一事况聞徒御誼日晏無繫處
無幾汝苦饑心疚我苦瘁公私各有役詎得論賤貴
老漁指前峰此候勢濤需未暇震舟航即恐沉厚地

何當斷雲根掣碎雨師旂居然見廓清一使行者快

棹歌

擊鼓相棹歌促鼓亦促官程遠何之丁丁詠伐木
請伐曠野林勿伐幽人谷衡茅苟無庇何以佐子育
漸漸麥穗齊我飯行當足願大天子居萬國同載
覆

別夏舜俞

江流爭似故情長小棹今朝為我將萱草一簾空有
恨桐花三月謾如霜卜居好近青山郭問俗聊過錦
水鄉西徼南湖休記省白頭書劍足新狂

詩集卷六

新月

木洞江頭新月明疎星點點急灘聲星隨南斗臨三
峽月近東巖閣二更吹犬尚多群盜警吟徂端為獨
遊情可憐千里無空谷未了年來戶口征

朝天驛

春風處處倚江樓挾雨微寒亦未收天上舟航疑遠
域眼中山水信名州列郵飛羽勞師日獨夜題詩短
髭秋隔浦松篁更深淨可無高蹈侶輕鷗

過劉維新水石堂話舊

鳴鳥嚶嚶春可憐渝州晚郭竹林煙龍臺徑側青峰

石堂高絳燭然輝覽向從千仞表劇談不啻五
年前袖中封事還言濟好附長風到九天

魚洞野別維新

四載孤騎萬里同使如名玉照蔽叢薇花共憶遲遲
日鴻翼分飛款款風戀舊情知塵世外著意到古
人中最嫌魚洞沙頭月掩映肩輿柳東

清明舟中

杜陵寒食舟中飲獨客茲晨浪自同霏雨滿天分野
火低雲隨眼暗江楓青郊舊約啼鶯裡紫陌生涯小
燕東春去來何所事可堪推引各成翁

詩集卷六

江津謁見素祠二首

四野樓船子乘時亦長雄黑祲運劍外黃紙下莆中
仗劍星飛動掛水將卒同西征遺詠在末盡紀戎功
祖豆賢祠遠精靈故老傷武侯忠不替清獻道難忘
江津真長近乾坤自耿光經過春草後淚盡百蠻心

曾夫

削影仍煩障緣隨太俗忙未知依憲節得似引慈航
白雲齋時磬誰拈佛日香何當息徒御歸爾舊清涼

偶述四首

戰戰森森在濃雲浩浩奔奔足隨日上花愛九月

近野紆想道荒城慘楚痕如聞新鬼哭寒食尚遊魂
路積分屯轉郊居避難外長亭無馬渡深棧且須號
飛將旌旄壯參軍羽檄勞肯交耕牧子乘帶謂吾曹
黃麥漸可刈紅蕖何未華幸逢江上客一問鄆西家
伯莊聊最饌然松已暮茹荒畬有春事秘殺動軍牙
濯錦清溪水投書急舸風溪舍岷雪冷舸向峽江東
休唱無家別能令暗淚紅誰知閒几格恰近舊醕翁

薄暮

薄暮攏沙詩鳴橈鷓鴣飛興依明月字跡掃白雲扉
綠荔戎州近青蘭楚澤遠窮源張博望漢上幾時歸

詩集卷六

角

哀角因風聽六更月軍生遙聞鬼方寇近合水西兵
縞練征人婦青燈獨夜情此中多苦調休弄早秋聲

萬首

傳人將野苗雨色尚萋萋舊園名春菜繁根削更
村盆寒濕瓦家第刺妨摩子美他時興狂歌付

南溪

岷峨何日雨新漲下南溪自作樓船客長留江樓題
蹲鴟春未老謝豹夜還啼意氣從衰颯那堪聽鼓聲
與見汝吉陳汝忠二參相翠屏山院宴集

小堂幽色翠屏分，列嶽直看萬馬群。
樹杪白虹還遠澗，眼前蒼狗足浮雲。
孤蹤暫引江山興，二妙能張翰墨軍。
笑談却兼懷古思，沉碑誰吊石潭文。

三月晦汶川北謁諸葛武侯涪翁太史祠與晁

陳二參相山亭宴別

叢祠遙在北江隈，晴麗山川歷歷開。
一代風騷文節老，三分天地武侯才。
崖陰石逕纔容屐，溪曲春流舊泛杯。
何幸來遊同我友，清談未了別筵催。

醫信

桂嶺氣恒燠，平陸濕以卑。我行三閱歲，瘴癘奪清姿。

詩集卷六

十三

不虞子春發一蹶，幾如痿華扁骨已朽。
奇疾世罕知，出滇復入楚。藥物隨土宜，邇來漸有瘳。
終覺筋力衰，頭簪便擬擲。家山長夢思，趨立天苟限。
安用登臨爲？今年西走蜀，逢僧乃良醫。方製豈泥古，針砭寧謾施。
藥性本草外，潛神得黃岐。爲煮金七劑，如濯炎鄉肌。
長風掃宿霧，老葉辭新枝。病根自此拔，奔馬行可追。
我欲竟其術，訣秘難贅詞。白粲固微餉，道色終相施。
醫家百蹊徑，一一墮樊籬。濟人不責報，此義良可推。
袈裟日掛壁，靜業還精持。豈常屢折臂，改服淪於緇。
十旬閉我戶，有涕雙漣漣。瘡痍日滿眼，垂老慙彫髭。

次韻答維新魚洞別後見懷

春流聊愛泛連漪，莫浪風聲擬四其。
乘傳物華招袖短，入山家果泥車遲。
燈花對我參橫夜，玉樹依君歲曉時。
巴峽荆門天共遠，獨憑江漢附深期。

四月八日涪陵舟中讀東坡食荔枝詩戲和一

首

我生不及曹溪盧，一定與歲終榮枯。
西遊兩月數千里，耳目總被江山驅。
家林忽憶荔枝節，灑若瑞露澆塵膚。
青瑣浦少隙地，繡幔不盾圍名殊。
鈞龍首薦四月八，荔名尤價未便傾。
坤隅天漿異種熟，壯夏水

詩集卷六

十四

鼎火齊難精，龍膏益誤賞。廖家結荔名，恰似江茨謗。
噴珠福州勝，荔名亦足味。敢與進奉荔名爭，芳腴東坡日，唱三百顆，齒頰肯掛松江鱸。
荔仙亭上賦歸夫，炎雲爛熳浴洲圖。

出峽

白帝城邊最出關，昭君村下午移灣。
江流漫說經年遠，人府仍深虎豹關。
素卷有時長照眼，濁流無處不聞聲。
問顏何如柏杖西，林晚日送浮雲海鶴還。

次韻答高吾兄贈

東山隱逸還清約，南楚齋書定竹松。
落葉風前飛白鳥，

野上林時評籜龍高將依五柳延三益頗發孤梅侍
三豕著述最關經濟事牙籤萬軸座周遭

次韻高吾園亭雜詠四首

青野縹緲暫隔開春潭真愛綠如苔雨過林抄神鴉
紫花動離根鬼蝶來

遠心亭子鹿溪偏點破晴沙白鷺眠壓倒鷺黃美春
酒將誰同上木蘭船

千年玄鶴首如瓜一到桃川古水涯已藉白雲裁白

芋怪傳黃帕走黃麻

郡山矗矗遶山居野色仍多水竹餘布襪青鞋乘小

詩集卷六

十五

駟更修何服是吾初

高吾園亭有作識喜次韻奉賀

佳色經時歸正郭其聲前夜徹高鄰喜浮綵筆詩能

細春這堪觴酒欲頻共酌金樽風憲額珠旌殊逼鳳

毛真老子不比尋常賀漆一年家世講親

賀聞山楊太卿得子用高吾得孫韻

何處威弧張曉日龍山靈淑誕時鄰不妨日角驚人

晚已叶前才入夢頻定識三鱣堂上舊竟傳千卷業

中真高吾宅相年來足須信王符有外親

壽菊所姊文七十一

芳華勝錦照芳辰山海橫圖壽意新聞道酡顏紅似
玉正堪風髮白於銀西池有分逢青鳥南國于今見
大椿看到雲仍餘慶澤抵應偕老對如賓

曉發亭

小窗吹喚曉雞聲未曉殘月路變殘月到若猶帶
柳通空如水欲浮山變聲已走邊聲馬林影仍栖霞
影鷗本為僕夫謝煩暑遠懷無限曉行間

次韻徐希召

散髮行吟自許狂映花偏似錦溪堂緇冠遂乞青霞
境綠筆自書芳牋廊石室幾年收野史詩壇何地著

詩集卷六

十六

清狂欲與興還多少試與辰江約短長

憫雨

豈謂陰陽未調何堪山澤閉氣嵐田家自擊膏神

鼓城府誰為請社文蠅蝶有光空映澗蛟龍何意護

屯雲行人渴死不知數為報南征早策勲

蚊

棕櫚揮仍集微軀亦羽翰點將書格宛吸得硯池乾

落耳聲何雜穿帷首復丹祛除云有術未若上高寒

蚊

化草形偏綠汗池族轉盈燃鱣吾未暇撻羽僕還更

此詩人况他時烈女情和神何處國蛇虺不甞生

候雨

山色濃雲一點如需涼先拂簟迎滑欲疏渠
不覺神來街市無御史車願言終利濟切莫散空虛

觀雨

高澤亦多少簷溝已沛如清齋遠作客靈飢豈因渠
迅掃炎風取翻淪畏日車幸霑三楚足毋使萬倉虛

景俊數

其父云保水樓殊未達南薰香莫致延盼清秋天
偶臨笑前不蠅蠅巡高層掠拾盡蚤蚋微智各自宣

詩集六

七

馬卿肺渴父杜子頭風偏斯人北印土文字珠斗懸

我觀所陵作載味蜀道篇方其在世時食身良足憐

東海有魚不食甘與鮮大寒竹實死忍饑向三年

辰江曉渡

鷄鳴渡辰江星月在水星搖月亦動予揖敢不望
殘夢不可續木末緒風起悠然入我懷曼膚罷揮此

升車涉雲岑奪眼明霞紫何當煉以殄永此動驚

羅舊道中小雨

雲來雷我蒼雨脚漏山光問物切斯在雲從濕未妨

寒泉哀玉轉秋稻蒨珠香縷細風還斷聲微夜却涼
更餘清道力詎重過時傷莫灑祥河去層巒峻以長

方池

方池方丈許泉脉亦云云竹影風烟入蛙聲日夜聞
波瀾終不起泥滓倘相分妬殺浮萍綠應妨看殺文

辰溪晚發二首

暫遣車徒逸婆娑獨樹原晨塵辭露磴晚柁指風門
旱電幽晶白游燐遠澈昏極知新月好惜未上山樊

息鳥爭枝定孤舟避暑行客忘竿瑟好石弄鼓鍾聲
鐘磬確雷斧慙虛假星樞望獨明浮生鮮局鑰贖魅

詩集六

上

晒櫬傾

辰陽七夕江中納涼

微風披石壁餘爽度襟林搔首生秋興移舟泊水心
炎火將出伏岑寂欲橫參若個紅樓喜天孫得幸臨

中夕驟雨

山月纖纖下江星落落收鵲回河鼓靜神到楚臺幽
破塊潄聲壯縈絲樹色浮蠻溪秋潦發吾亦任輕舟

魚梁

截浦情茲費懸虹勢漸歇濫觴疑網罟結構想樊籬
鰈刺鱗難縱驤騰首詎垂詹何堪共老直釣舊曾施

舟中望桃源洞

鳴橈畫下白馬渡僕夫指我桃花源洞門八里步窮
窵不與塵世通朝昏喬松方竹迤根裔野鼠竊返神
丹迴念昔之官蹈瀛海吊古一再停騶軒石橋藥島
足仇忽黃冠俗態難為言只今星紀動七閩碌碌已
四經丘樊雲林未便太幽秘避地盡道神仙村漏疎
稍辨漢圖籍局促真覺秦乾坤先王固有不治地遺
碩無亦商忠悻悻封聖代邁千古薄海內外車書
等紫芝苑老服隴畝紅桃不放桑麻原閒人豈復問
津到破屋屢見逃租奔輪蹄終歲峻坂滑予亦晚傍

詩集卷六

十九

風亭餐寄懷何必盡真跡畫舸欲纜江鳬翻

寄書傾封君

未羨瑤溪草人韜新秋雲渚大星高金陵許並清談
骨實錄全以利濟勞海上蓬壺留畫史眼前鍾鼎
仙昔年家我媿稱觴晚一隔瀟湘已二毛

落齒和坡山四首

我髭白無筭君齒落云六久知老見侵豈有丹可服
秋英吐鵝毛秋粒曝蝦肉歲晏得養生細啖茯苓粥
齒落豈處衰便如月望六圓影或暫虧清光尚九服
疏厨始紫甲豈必花猪肉願毋廢笑調世事釜中粥

我讀洛陽詩新尾老歐九漱泉吟不妨崩山勢何有
能車載二餘尚足蕩群醜而況豪俊賢且歌將進酒
蚤成晚晚餘詎望九十九皓齒舍我去更生理恒有
齟齬足完累缺一未必醜曠放懷昔人適處不在酒

答彭給舍

西川富名跡士也多卓誼夕郎矯矯姿振履足餘地
聲吹玉壘雲思捲金閨吏擬之古銅鏡持以照妖魅
嚴程下巫峽觀者日鱗比伏枕一見之使我發潛醜
肆口論瘡殘側側念枯瘁遺我刀圭方瓊玖不足醫
感茲眷切懷凍席失沉痺細玩斬水章衰頹動春眸

詩集卷六

題光澤卷三首

博文堂

負荷賢王此高顏茅廟書畫帷深閣夜郎草細階除
揮灑雄傑前周旋約禮餘國人欽今德堂下少長振

紅梅圖

梁園無此種上死幾年移獨抱冰霜骨休誇粉膩姿
春風吹盡帶絳雪綴繁枝寫向王孫贈能深玉華惠

止菴

不倚分非重居然儒素風常師老氏外取善孔門中
樹靜盤根古波澄鑑物空美哉齋勝義帶礪與天同

射鵰河

公勝正轉池亭午逃河集我青沙渚蒼翎博吃寂無
聲在梁氣勢麤如許小魚深遁萍底蹤大魚鬚鬚何
引釣得一發連飲大鵝羽尋常滋味那復得快意厨
人請烹煮官庖豈必須汝肉祿之用戒傷庶取

題高吾院長特恩堂

桃花流水遶斯干曾上元龍舊肯堂日月共懸

天上語風雲重殿楚東方自堪國士酬知遇定與邦
人作典章家慶不妨繁複紀鳳毛千仞會飛翔

審錄口占寄和沂樂廷卿

劍屨群仙出禁來恢恢湯網一時開圓扉宿草看光
沃丹筆南山挽却回寬大共祇天子詔平反端羨
月卿才突敵近走幽沉檄再拜瑤篇到楚臺

長夜

閒庭暑氣夜方微月上蒲簾漏漏飛已對銀蟾下交
皎不妨螢火弄輝輝連宵鳴咽折分城度龍岸高帆截
浦歸到枕自多雲水夢可知心與世情違

鄉思

回鴈峰前引望時儂家應在海天涯別來不但星霜

感老至何堪骨肉悲山戶長甘鄰乳虎溪翁無分飽
蹲鴟踈慵謾有明農思一畝茅茨安所之

矩州詩集卷之六終

詩集卷六

主三

矩洲詩集卷之七

草堂前稿目錄

梅嶺謁曲江公祠

歸次石門望白雲山

韓祠

贈黃小江憲副入閩便道省母

莊上和坡山四首

屏居

贈菊潭師

韶陽諸山和唐士綱

目錄卷七

贈梅坡少參兄赴江西省

鯨海波平

胥江

讀坡山詩集

和唐士綱

承坡山東郊之約借馬日晏不至

次韻答朱升之

挽鍾紫村

清遠阻雨聞警

庚辰

遣懷和丫山二首

雨夕二首

熱

擬古貧將詠

懷坡山

濠梁渡口候休伯喬丹不至

挽凌江蕭慶士

龍頭嶺

龍南女

白沙村

目錄卷七

金匙銀箸灘

競渡

謾興四首

十二夜月

失猫戲詠

過友人山家次韻

十月三日登戩旗山和駱任之

贈馮貳教

小溪曉行和唐司諫

謝以道惠藤枕

挽林蘇州和陳大理

三月三日黃塘舟中

賣劍客

飲坡山獨笑亭

園亭襟詠和樗亭第

池

亭

橋

魚

荷

竹

菊

夏日養荷西林二首

次韻壽坡山

謝惠海藥

北郊曉望

和丫山對菊

苦雨二首

新春即事和丫山

病起言懷

目錄末

三

戰袍

江村

雨三首

新園四首

種蘭

次卷中韻答舊將

南窓

出郭

春朝曲

壯丹

花落

飲鄧沃泉宅兼辱贈篇次韻奉酬

再和答天遊

方士有號野鶴者爲賦

感歲二首

營佳城莊

岐陽歸鳳贈王立菴

人日和天遊子

答天遊西塢自述用前韻

天遊許惠佛指柑以詩促之

目錄卷

四

謝惠佛指柑用前韻

郊園晚矚懷天遊坡山三首

答天遊

答坡山

病中承坡山命酒見過力疾奉謝用前韻

贈黃才伯赴廣西學憲

獨坐七首

次韻泰泉草堂避暑四首

別矩洲六言六首

五

矩洲詩集卷之七目錄終

矩洲詩集卷之七

南海黃衷

草堂前稿

梅嶺謁曲江公祠

科名伊呂恰相當何許
燕公托後行海上衣冠今爾
爾山中風度復堂堂塵埃不見漁陽恨
絮酒徒聞蜀道長
可信柳州還墨客未窺經濟論文章

歸次石門望白雲山

驚心髮影臨春水
落耳鄉音賣晚花
斷嶼白沙孤艇小
遠林紅荔一溪斜
早農有喜將登穀
歸客無期偶及瓜

滿徑槐風披藥草
白雲山下即吾家

韓祠

青史鴻名泰嶽高
品題不但稱詩豪
平津道遠三書罷
古賦詞華二鳥遭
自有神明扶信義
不煩瀧吏訴波濤
隴西門下誠何意
滿酒叢祠感髮毛

贈小江黃憲副入閩便道省母

琴書千里一輕舫
嶺海澄清仰豸袍
蒼栢影搖南國遠
絳榴花麗北堂高
履逢圯下機方秘
詩到涪中句轉豪
榜上宗盟予負我
謾隨耆舊拜旌旄

庄上和陳坡山四首

絕粒明朝餒飯松城中便道僿餘翁葛巾蕨屣頭
坐不信鳬鷗有異同

種樹莫種楊白花飛風沾雨滿人家蒼根百尺垂崖
石可是閒堂少物華

小鑿春園浴鷺塘鷺飛吾意亦俱忘東庄只是東城
土不道城東別有鄉

世上徒聞四海寬白頭浪裡嘆漫漫何如一曲東涌
水不負陶潛早去官

屏居

兩年湖上偶垂簾浪得清言話西省薇花天自

管南溪訪屋巖將曉餘生春到分龍眼病骨晨興間

虎潛靜掃幽除看洗竹薰風時動月纖纖

贈翁潭師

花落青林早閉關神心不獨靜時聞虎溪去後無奇

迹一葉蘆風左里還

韶陽諸山和唐士綱

端居有素賞適遠無可欲忽見韶陽山徙倚負初旭

臨勝輒改容緩帶不遑東乃知石丈奇邀心委幽獨

楚人誇九疑越客談天目胡為混塵埃吾方怨亭毒

宛爾鸞鵲翔管若熊豹伏又如矢心人附耳相申告

誰能蔭芳郊勿使風雨觸何必挑花酒胡麻此中熟
贈樂坡少參兄赴江西省

炎宋愁胡日中州王氣消賢人多隱避華胄每遷倚
梅嶺傳新火鴻湘叙舊侶偶來觀閨閣誰敢托柯條

弱歲事英譽清朝服大寮段心嘗附玉鳳翼恰披鶴
聽句銀燈夜鳴珂紫陌朝風流疏鄙客簡易識高標

家宰親題品名公久見招九遷真不忝一面獨當饒
帝念憂遺老黎元待沃焦迺知銜勅意何止葦綰

僅范老江湖切玉喬履跡逢春容和客帳夏首倚蘭
橈促席雖光彩分程恐寂寥滕王高閣月楊子大江

讀卷

朔明日杓猶戀深秋楊正弔題詩謝繾綣江雨直相

療

鯨海波平

遠舶乘南島方夷犯國程天王正神聖庶使且

忠貞走檄餘艘集揮戈落日明射波魚眼暗冲霧

樓傾肯以黃犀貴仍知白雉輕無勞揭銅柱所慶參

蒼生

胥江

頰奪銀鏤白花饒絹袖紅聽訝江上客愁殺蕩舟風

讀坡山詩集

太上今古洽六腑中夜晶瑩騰方床我觀逸思前
來頭骨峭崿崑崙岡追風琢月二十載嚼花嚙玉凝
芬芳瘳侯銅篆漫拍寢石鼓顙氣爭堂堂寧知剗剗
奪情狀混沌百竅紛開張孽虬赭卯盡稿殛十日雨
粟愁穹蒼天孫斷綿泣倚村鬼物掩耳投空荒帝憂
五炁落煅煉坐恐侵蝕干三光鞭龍掣電縱大索雷
斧劈石疑深藏衝垣決棟徧城邑不道大錦蒙官商
斜封密付有所以欲使螢火窺初陽西窓病骨戰寒
熱初吟此額翻清涼移牀向月再把詠老檜倒影洪
鍾鳴三回徹卷立歎息瘦馬踟躕號蛩殢入工天巧

詩集卷七

四

和唐士綢

夕郎白晢仍青春黃扉落筆傍無人當年但愛心骨
老今日猶窺詩興新女兒意氣衰避好蛟翰亦笑商
山小秋堂隱几覆玄經不道時人終不曉

承坡山東郊之約借馬日晏不至

東郊雨後更芳華出郭無過二里除石逕塵收凡界
遠繩樞星散野橋斜閑情未少青林寺並轡何曾白
鼻鳴日夕有懷空徙倚寂寥無茶漾西家

次韻答朱升之

曼倩歸來歲月窮因君興歎倚西風全家不濟中人
產孤劍誰論上客功夢落桃花流水曲心期桂樹小
山黃憑詩慰我愁生處未信曹劉並七雄

挽鍾紫村

意氣平生蓋萬夫傷心千古恰涸吏郎官雖貴才終
負文字堪傳道未孤堂上自憐慈母老眼前吾恨友
人無嚴霜九月空荒草誰送芻靈返暝途

清遠阻雨聞警

江驛蕭條江水明卷旌聊此輟王程千山送雨風霆

詩集卷五

五

壯四野傳烽寇盜橫騎吏羽書乘傳去丁夫宵柝倚
船鳴家人莫怪還堅卧利害年來漸飽更

峽漲

鶴怨猿號幾百盤雙崖峭崿貫飛湍船從驟驥隙中
過天向醺鷄甕裡看古寺遙鍾催暮色灌林微雨挾
朝寒漁翁笑指稽程客信有人間行路難

遣懷和丫山二首

慵至時拋卷兀然還返觀將騰踏雪杖先掛切雲冠
鶴徑嗟何渺鷗波訝許寬野人渾野性無處動悲歡
曾泛黃鸞艇東南亦巨觀誰還工鼓瑟那復慶彈冠

更薄孤烟過談狂六合寬自來幽適地魚鳥盡交歡

雨夕二首

雨雨秋暮新寒薄曉衣不烈還隨候至客亦倦時歸
力淡堪垂素追前合佩韋最憐羊仲塢相對掩荆扉
風緩纖纖整更寒浙浙長色生金橘潤愁淡木犀芳
霞曠嫌衰謝孤懷信渺茫娟娟公子興搖落後山鄉

熱

樂石流金后土乾離官還自厭輕紈駭牛畏日吼奔
澗飢鶻窺陰慘矯輪七尺正便花簾薄一心懶倚水
山寒岸中搖扇無休地謾道南曹是冷官

詩集卷七

六

擬古貧將詩

家在平陵素業空東門無意傍瓜叢誓捐寶玉三秦
利耻與侯王五道功冠敝可能勝怒髮肩臞猶有訝
重瞳夜觀太白孤城上擊筑酣歌入沛中

懷坡山

憶上元龍刻燭壇大床曾借卧袁安東郊試藝鵲翎
箭西寺尋芳約革鞍亭檻來薰晴鳥媚柁樓衝月曙
鷄寒拊髀當慰思才歎悵望非因惜阻歡

濠裏渡口候林伯喬舟不至

倚楫聯橋上下灘權歌聲入小長干回看獨泛仙蹤

叻誰念同遊客思闌遠水人歸空野渡古祠龍去有
荒壇雨餘更向孤蓬望幾點漁燈逼暮寒

挽凌江蕭處士

白猿峒下感秋人夢斷塘蒲掩葛巾文藻舊齊梁太
子家聲遠系漢宗臣魚腸蛇蛻銅花冷馬鬣驚雲石
笋春莫恨無人昌世緒青袍今是席中珍

龍頭嶺

龍頭嶺上鬼火青虎榜山前晝晦暝小婦江邊號欲
絕即君被殺祭狼星

龍南女

詩集卷七

七

龍南女兒花似稀生年十八沒重圍紅顏不為紅巾
死夜跨斑駁間道歸

白沙村

殺人殺馬滿山腥燒屋燒村徹曉明火滅血乾空赤
土沙頭今日達官行

金匙銀箸灘

初過金匙神不寒再過銀箸正長嘆我沒金匙銀箸
黃鸝鳴聲裡路漫漫

競渡

前船喧鬧奪紅旗後船急鼓水花飛小可輪齋聯叫

謬不如歌枕送斜暉

謾興四首

東山有奇竹其實大如斗萬苞僅一粒華芳播九有
地幽風不到芳亦竟不朽山翁竊一服髭鬚變玄首
青皇贊其神召使備職守將權豈不雄求媿窮獨叟
南山有芳茝拔之必連茹茹也欣所托芳茝終不語
援茹夫何爲無乃茸其宇宇廣茹葉短竟不蔽風雨
茹兮任棄拍茹亦委溝水亭亭數尺松青青雪霜裡
西山有幽鳥鳴音異於父父鳴夏風淒淒冬鳴秋
王母賞其音畜彼瑤池側瑤池多慧禽啁啾詫形色

謾興

八

王母欲羈之孤飛舊山白君看靈異姿詎是樊籠物
北山有雄獸人立如長狄日暮傍險行熊兕皆辟易
酸風送怒號正書陰山黑變怪作胡語聞者盡悽惻
猛天挾強弧一發中心臆脂血飲犬狸長惡乃明的

十二夜月

生魄輪將滿春庭虛白多樹深棲鵲靜霧散舞鸞
古色諒如此宵懷悄奈何孤舟看定好勿使有風波

失貓戲詠

窺禽時向屋山西鷹爪狼牙百相齟齬靜或眠雲母
障半晴曾落牡丹畦相隨萬水千山渺不道前蹤後

一送某氏親墨誰復惜社中無計劃麗麗

過友人山家次韻

溪斜徑曲草堂開竹上題詩記鼎來小隱山前多逸
迹閒居賦後有遺才白雲遠遶昇仙石紫氣晴分拜
漢臺坐向晚田舍野色一聲橫笛隔烟回

十月三日登歐陽山和駱任之

吟鞍遙入薜蘿叢石磴沿迴疊嶂中鳩婦一聲山雨
白木奴千樹野霜紅頭顱謾詫陶弘景笑語方諧阮
仲容已過重陽猶對菊有懷何必怨秋風

贈馮貳教

葉卷

九

河橋行色滿風湍送遠懷賢總未安舊國幾年淹賦
客公車今日召儒官白蘋落照芳洲晚錦樹迎颺古
渡寒何處夜堂畔小宴故人應念黑貂殘

小溪曉行和唐司諫

風牽高浪帶浮嵐江路惟應鶴性諧饌少鱸魚家正
遠枕休蝴蝶夢初酣千山氛侵嗟干役百里獨零念
弛擔曾是西征能作賦也勝揮塵坐清談

謝以道惠藤枕

結霧盤烟拂欲無岡州新樣冠江湖水晶簾捲漏
近雲母屏開暑氣徂但使品流齊玉虎肯教風韻

珥珞華山未入希夷夢却付東曹信所須

挽林蘇州和陳大理

十年懸榻方陳共道才堪望 國均九戍關山遙
同俗五湖風土舊 領春會惶早放衙回吏淒然時聞
巷哭人忍向南綏歌難露淡雲寒月易傷神

三月三日黃塘舟中

野店雞號攪夢殘 旅懷長路共漫漫 春風已散黃茅
瘴江雨猶添烏飯 寒客傷楓林呼晏渡 僮敲石火具
晨餐孤舟鎮日無人語 謾得青山從倚看

賣劍客

贊卷七

十載提携結客壇 萍鋒清水未曾乾 陣前人見青蛇
入山上妖和黑象 寒途塞已聞停羽檄 函關猶道用
泥丸 何如學向司徒府 坐索千金信不難

飲坡山獨笑亭

數家庄上三年別 此日重過興復深 池暖羣魚初入
鰾 亭陰栽竹欲分林 遊蜂晚集衙回課 鳴鶴時聞子
和音 蓮社菜花黃蝶舞 扶桑離落憶行吟

園亭雜詠和樗亭弟

池

倒影樹凌亂 落耳蛙聲碎 但看涼夜中 皎皎孤月在

亭

敢擬弄水軒懸絕 比崇博況有濠梁情 憑欄羨魚樂

橋

橫梁渡平塘 映花復映竹 試語濟險功 長虹跨喬木

魚

曲陵滄海上 那計五湖程 莫小池中物 時哉並四靈

荷

露槿豈不榮 絳榴紅亦簇 何似水芝英 無風自芳馥

竹

瀟瀟琅玕枝 既洗愈秀雅 莫作風雨聲 有客南窓下

菊

誰謂高秋花不及 當春草我有金萬鈴 春花無此好

夏日登荷西林二首

赫赫白亭午 西風助蒸鬱 呼童將小車 家林近幽密

赤鳩擇樹鳴 鯉魚噴波白 同雲從東來 遺我佳雨色

雨歇日亦晡 販市早局室 諒彼禽鹿心 那能戀城邑

達人雅乘運 久矣置得失 念之感餘生 肯負頭上物

宿懷在幽覽 甫老疾懶憊 便如九秋鴻 遵渚翻何鑠

西林強理策 迥矚昧疆界 農圃謀亂談 心曲忽已快

溪淺蝦蟆登 新畬米多稗 旋逢尚長麻 微物欣所賴

茲來愜真賞若去予亦邁譬彼季風葉誰能問

次韻壽坡山

大星遙夜獨昭回東郭霞觴漱灑開肯守庚申論果
業再從丁亥閱葭灰關中道氣曾逢李海上仙家有
姓梅穗石若英今幾伴楚臺吟望思悠哉

謝惠海藥

知向人間幾効靈總傳珍產自東溟玄精或應婁金
次殊相還圖本草經表遠幸教離蜃氣驗奇長愛帶
龍腥不緣高誼憐貧病萬里何因到野亭

北郊曉望

葉卷七

七

明星明沒石橋東城鎗當關亦未通短晷漸迎南陸
日輕綿先試北郊風谿深卻屋烟初白秋老寒林櫟
自紅卜築粵山終是淺青鞵吾欲問崆峒

和丫山對菊

掃斷窓虛野馬塵幽花偏得佐詩人淨浮素纈泥途
遠斷破丹砂月露新寶地坐殘還獨夜接離醉倒是
同春知君秋興從來逸珍重江湖後樂身

苦雨二首

三月江城鳴雨多一朝委巷似長河慣諳漏屋頭
榻暫過比鄰亦荷簑清晝繁陰時結暝野塘乘

揚波濕蒸老更妨眠坐藥業無功奈若何

遙聞裂石知雷怒稍葺殘燈護電光農候舊占春甲
子民時方計歲膏黃潮聲似挾鯨鯢浪市價先騰蜺
菜鄉便擬移家賜谷口三更看日上扶桑

新春即事和丫山

數杯名酒送朝寒膝上無弦謾自彈擲卷誰緣三天
息焚香時有一觀端山中春事桃花艇物外生涯
鐸冠風雨祗應催景色滿城車馬莫輕看

病起言懷

一春長恨弄芳遲南杜蕭條燕子知忽雨倏風天亦

葉卷七

七

戲既閒猶病數何奇杜陵衾枕元相假刻曲舟航可
更移最是晚林幽事足青蛙鳴上翠筠枝

戰袍

青霞疊疊越羅香落手并刀定短長結束不妨同楚
製擡摠真見別儒章歲粧巧對團花縫凌亂偏欺鎖
甲光三尺玉龍應自許試看談笑靖炎方

江村

篁溪遙引蓼花洲長愛江村迥後幽處處短垣圍牡
蠣家家生事計扶留鳴雞慣報朝來候過鴈初驚木
落秋選勝欲栖虛白室未應辭盜動鄉愁

雨三首

曉樹新條重宵余煖氣微溪翁棄笠去獨喚野航歸
始訝三冬早俄連二月陰安知翻覆手不是鬼神心
甘澤終妨驟春緣閨候遲較量農早晚西野野棠枝

新園四首

耽靜不在僻閒園小亦幽乾坤餘老病湖海謝先憂
晚集懸缸久晨來杖策周豈緣消夏日端欲觀清秋
隙地數弓許時花十種餘風林紆翠葆霜葉舞紅瓊
有客還開局當春擬荷鋤芳懷衰颯盡何以賦閒居
詎有高虛尚栖栖聊復茲添園非世吏粟里足吾師

詩集卷七

古

水落鳬航穩天寒蜜課遲總難兼勝驟為少綠楊垂
日出觀群動入烟雜短垣未諳垞南路得似灤西村
雜草因栽藥循簷或負喧兒童關樂意騎竹戲柴門

種蘭

上品還移翡翠盆草堂向未數香孫雅知舊植曾運
畹幸愛孤芳不在門青玉謾同秋葉沃紫瑜寧奪早
芽繁淺深自是神工在安得坊師仔細論

次卷中韻答舊將

病容三月謝清杯稍擬柴葉小徑開上將有時勞騎
從主人無事坐書堆他年白羽還騰篋何處黃金謾

築臺倚馬談兵西徼日邇來人物欲興哀

南窓

南窓欹枕病夫便欄上琴書欲雨天長日自添燃木
火閒時真憶問花船遊魚躍白盆池曉熟荔垂丹草
閣烟有興無言空記省月明飛夢到斜川

出郭

榮木橋西綠作圍野人白板隱朝暉虛舟自動覺潮
上鳴駟不來逢客稀纖雨花邊雙短髮融泥堤上小
深衣寧辭俗態疑多事要是逃名志未違

春朝曲

詩集卷七

五

野桃競破臘脂簇新水迴溪渙寒玉美人曉雲繞犀
綠阿郎曉鞭誰家歸青綾正暖蝴蝶飛輕風催換吳
羅衣西街獅子五色舞東街土牛迎甲午山人起聽
四更雨江城謾擊娛春鼓

牡丹

兩枝穠艷開明霞盡掩江鄉卉木花艷倚翠筠防日
炙輕拚黃蝶弄春華紅筵謾着名姝擬素杜惟堪秀
句誇走馬洛陽芳草怨國英何得滯天涯

花落

堦前淩亂點香霞故老傳看未見花已訝風輪雨寶

鈿定知靈鏡照華駝金却謝狂遊費闌草歸來釋
子誇不信閒堂直寂寞早拚詩酒是生涯

飲鄧沃泉宅燕辱贈篇次韻奉酬

三上歸纓振素埃釣磯寒水綠如苔鶯花依約詩郵
山兄藻無窮野掉開南陸日華催小至東家風韻憶
重來何堪更盡投壺興黃菊當樽詠有萊

再和答天游

眼中寒霧似飛埃半着蘭荈半着苔病骨每宜冬日
煖綠樽漬傍白雲閒步紆草際群蛙寂坐久花前一
鴈來誰慰故園遲暮思冲襟長得對東萊

詩集卷三

六

方士有別號野鶴者為賦

遼城留語想仙才共道金精有化胎赤壁夢中曾一
見紫雲臺上是重來孤蹤直許秋鸞伴遠適寧虞海
燕猶花下鳴琴猶對我素風應記蜀山回

感歲二首

一犁黃犢少逢年糠粃誰知未媿天銅鼓幾家還夜
蓬孤嶼有朝眠仙槎自逐蒼龍上野席長浮白

地爐藥火曉初紅窈窕衡門徑側通虛落有時驚過
虎流雲何意送飛鴻黃犧已謝溝中梗白鳥空翻木

杪風為愛老農無一事日隨衣屨水西東

營佳城庄

松栢蕭森更鬱蔥卜從端在若堂東萬家謾有通侯
邑一畝徒營宿草宮靈鶴有人聞獨語擇龍先雨報
成叢老兒讀罷龍岡表不覺如泉涕淚紅

岐陽歸鳳贈王立菴

超朗驅流俗羈棲意自閒風聲餘魯衛文字被江山
擬鳳徵時論閑鶯動客顏卷阿雲物好羨爾九苞還

詩集卷三

七

人日和天遊子

物候將回燕子窩清溪劍佩照新幡飛觴稍謝紅筵
舞試筆先裁白紵歌草色欲流春野迥山光不動暮
雲多城南誰共登臨去鐵笛長風激素波

答天遊西塢自述用前韻

擬築羅浮煮石窩青巖四百月中蟠春雲倚策聞樵
語晚浦敲盆答野歌路憶岐亭栽柳遍門臨古水泛
苔多那教西塢長清嘯銅柱如今想伏波

天遊許惠佛指柑以詩促之

野客曾遺種樹方楚梅淮枳散林塘仙根可結融泥
潤新葉應分淨土芳寒碧有人同氣味青黃寧自秘
文章定知不是樊籬物待看橫秋萬顆霜

謝惠佛指拊用前韻

南枝還愛向陽方抱壺寧辭引小塘渴夢頓迴虛閣
靜澄心直玩絳圖芳洞庭室摘室多本金谷珊瑚護
幾平治寶明年應可詠錦囊來共踏清霜

郊園晚興用前韻

平野牛羊認舍回池光仍似練湖開身輕稍縱知魚
樂思逸時從聞鴨來雀舌泛泉間畫茗蜂鬚綴雨小
春梅翻嬌遜跡無深處舉目猶堪見粵臺

杖藜方帽小低回興在着雲晚閣開籬下自要黃菊
笑眼前無復白衣來獨憐野性同皇摘尚憶江天對

蠟梅却望德星何聚所持觴曾許一登臺

答天遊

閒林無曆按尾回蝦蜆初肥棹却開犢戲離根驚鳥
散鶴翔雲際報賓來思君未味方餐蔗遠市寒餽有
茹梅何必燈花傳悵夢已曾三疏謝烏臺

答坡山

映竹清溪遶屋回衡門溪上午方開寒鴉不斷按林
語巷犬時聞吠影來幽夕有期還聽雨衰齡無數付
觀梅祇應慣覓玄談處東壩橋東獨笑臺

病中承坡山命酒見過力疾奉謝用前韻

日流南影報陽回羅雀門庭掃葉開似水斗衣窓北
卧如陵珍饌郭東來何辭冷雨同看竹絕勝他山舊
寄梅病骨稍蘇期一笑未明岡上有丹臺

贈黃才伯赴廣西學憲

才似梗植負山林丹葵遂照日邊心新銜西泉唯清
重舊學南溟定淺深海內文章遐邇化畫中山水短
長吟待君遠業宗盟在不但橫腰早鉞金

獨坐七首

懶得葵扇午並輕可憐榴花小鳥鳴一掩書帙成假
寐始知閒坐勝閒行

讀卷七

元

烟園不雨動旬餘小甲殘蔬晚未舒候月占霞澤不
驗密雲消息復何如

蕙風頻送午庭香只此幽居愛日長有美一人期不
定秋來云在水中央

群山猶未解征鞍鼓角蕭蕭六月寒白笑幽人幽興
別繞籬圍遍紫雞冠

力倦時開讀史卷飲醇和園豈長酣孤風只見南州
士除却農談便不談

雨脚離離挾日光亭移亭午汗如漿有人說說清涼
許建院無風也自涼

請藥東街質藥紹五情炎火一時消至今捧履無孺
子竹杖何曾過圯橋

次韻泰泉草堂避者四首

坐愛排簷求平臨浴鷺塘雲風竹粉淨約水菱絲長
野渡逢人少萍吹弱歲荒泊泊清洲曲題作小滄浪
曠谷愁鴛鴦枯枝老藤微窺陰移獨榻延景敞重扉
不見喧埃動馬知靜者稀惟欲聽日好落落背城歸
叢野希時雨閑居自素風落霞山向背鳴犢水西東
散髮調金奏拙毫想雲宮通心休遠驚北郭有崆峒
伏氣午彌壯泉聲幽更聞暫斟河朔飲誰奏北山文

詩集卷七

七

地迥花如繡堂虛棟出雲納涼應有作未可少崔群

別矩洲六言六首

小院藥蘭新緒折機漁磯未安鵝鵲遲日更媚櫻花

正月猶寒

東村遠分渠水南浦初移荔枝田舍猶聞笑語主人

未有歸期

吉了爭呼春曉蝴蝶分飛午風可人比儂依舊老儒

環堵朦朧

晨郭巾車萬里秋畦荷錦孤村拾米兒童雀躍烹葵

儘婦鵲蹲

鳴鶴互鳴桑樹立鷺獨立塘孤亭虛涼雨到未門前
琴客來無

敲石自分茶火澹花先滴書床幽意風行水上晴山
鵲噪翁傍

矩洲詩集卷之七終

詩集卷七

七

矩洲詩集卷之八

草堂後稿目錄

和陶答天遊子有序

和毛東塘二首

仙居洞和南臯子

壽陶南川兵侍

次韻滄洲雅集五首

宴天遊城西園亭用杜九日藍田山莊韻二首

再和答天遊

再和答坡山二首

目錄卷八

壬辰三月廿八日

和泰泉夜坐四首

嬉春曲和泰泉四首

癸巳重九後夕疾家園小步

次韻壽丫山

送樗亭弟赴闕二首有序

乙未寒食虎嶺上塚懷樗亭弟

歸自虎嶺懋梅花村

次韻送南臯太僉赴貴竹四首

六十自壽

壽天遊

寄陳高吾兵侍

送吳少參入閩

送劉丹厓中丞巡撫貴竹

次韻答劉梅國

寄劉梅國

送咸寧仇總戎赴闕

送李文興太守赴宜春

秋夜苦熱

再和答泰泉

目錄卷八

陶中丞惠曆口占當謝

和傾少叅遊羅浮四首

客有遺山龜者言且已足疾紀以二絕句

哭坡山先生二首

西庄行次韻南臯子

已亥除夕

山人餽薇

思君

端午口號二首

牡丹再花丫山子有詠次韻奉答

答鄭鼎溪

答陳介泉憲長

種蓮曲

虎嶺省墓值雨

戊戌秋八月廿有四日也

寄羅浮龐鎮卿四首

讀高吾詩集

李璧山正郎惠藤州桑寄生酒謝以二首

至日和南阜四首

哭樗亭第四首

荒園伏枕承丫山過設蕪侑以詩奉答四首

目錄卷八

三

次韻答丫山二首

元日和南阜子

次韻和南阜人日山行二首

次韻涂夢卜大僉二首

謝丫山過荒壘

謝惠新茶用韻

西林避暑和丫山

承南阜見贈次韻奉答

林塘管僕設魚筍

玉書閣避暑和南阜二首

贈甘泉翁二首

次韻丫山夢談玄

和丫山對菊

和覺山登羅浮二首

寄毛東塘大司馬時開府南寧

題野舫送周醫士

除日立春和丫山

元日和丫山

疊前

疊後

目錄卷八

四

和南阜春陰苦寒

十三日暗和南阜二首

園居雜興四十三首

蘭 菊

木犀

海棠

瑞香

醉醺

山茶

紫微

錦堂春

碧桃

芙蓉桃

海石榴

繡毬

夾竹桃

玉簪

杜鵑

萱

雞冠

栢

梅

榴

紅梅

荔枝

楊梅

郁李

梨

佛手柑

柑

橙

桔

金橘

綠橘

香櫞

棗

暑寒

五

櫻桃

椒

枸杞

決明

綠瓜

苦瓜

鵝

鳧

魚

南海黃衷

草堂後稿

和陶答天遊子有序

召譴舛告宛在空谷贅視餘生焉記時令忽拜佳

篇同聲斯在南山風調千古云接率爾答答陋如

之何

繩樞俯曠野聊以興我生素抱避影節寧謝小隱名

聊非盤糾坡照眼家山明金鷄振林薄餘響流天聲

短景忽復仙胡為駐修齡把子九日詠使我遐想傾

詩卷八

泥途苟遣責途謁非常佳色爽令序曷佐幽側情

勗志在歲晚歲晚百工成

和元東塘二首

野水淨無塵官儲荒涼深孤興外懷則大江而

輕簾時時淺紆樊露樺齊繚靡何處路騎馮欲難棲

老圃園竹情憐君歲晚同透林茶竈火入村釣絲風

雨後政書蕭葉顏錦紅病多先快酒何必問新豐

仙居洞和南阜子

將車花露重老興一丘間九日明朝節三杯薄暮顏

風琴時出澗松韻欲浮山如海博面話重會雲鳥聞

薛陶南川兵侍

熙代青雲器英年識鉅人賢科泰望表素業越江濱
商鵲星符夢周楨欽降神書窺中秘與諫納左司頻
陟要端居泰安貞舊濟屯中州方藉及南楚謫留恂
濟防花堪炙蘇堤柳更勾題評湖海富勝伐泉藩均
百粵瞻雄鎮三朝仗老臣寧階聯部院威柄總
軍民御月清繼落王風播縉紳武功尊邇上文雅
廟堂親附驥憑雌甲登龍仰大辰庭進章日氣淑
柳條春玉樹看千葉瑤池隔幾塵未須閒劍履高閣
有麒麟

次韻洽洲雅集五首

幽序何必位臨洲已有蓬萊入座孤野老慣看移穴
巖溪靜事仰成難色主同南玉來席前清風事
新歲歲晚幸陪文柱樂太玄庭戶蕭蕭圖
皮用封章乞經湖西林衣後未全孤文苞已許驚威
威終經何堪借短息陽還時開班草的奇探曾見繫
終身幽棲不是高人宅丹牖無煩賦御圖
天影秋開半畝湖行吟劍佩野烟孤市兒自解烹紅
藥江鷗遠聞化白鳬樹下衡門猶掛席海雨聲聲
名豈飛花舞紫鸞雙溪夢斷崔塘八陣圖

馬瓦盆精饌列家鳬自開三徑迎雙壁何計千金羨
一壺日暮休思望城市樓臺長映兩浮圖

秋懷搖落似荒湖詩將高壇正背孤逸氣健於馳坂
駿虛名輕甚弄波鳬鄰翁有約看垂釣書漏無勞問
挈壺月俸沈郎押却盡買山多為白雲圖

宴天遊城西園亭用杜九日藍田山莊韻二首

元龍湖海思何寬綺席清秋許共歡池影浮天堪汎
艇花陰垂帳未妨冠話窮今古青衣換障合江山素
壁寒不見昔賢文字飲酣歌猶得此時看

詩集卷八

郭西池館足開寬縱奕觀魚肆客歡總擬王公裁白
鰓却嫌質監公黃冠浮盃未恨金莢晚選樹將驚綠
萼寒可是圖南有仙氣愛山長得對山看

再和答天遊

乾坤徒羨橘中寬不道人間各自歡滾滾縹緲犀角
帶盈盈秋水虎胎冠希音數慰此空寂孤夢虛教繞
廣南國洋天殊未定石橋長並曉鴻看

再和答坡山二首

安樂窩中幾許寬高賢誰不想清歡玉臺風煖曾迴
席瑤草春深遂掛冠伐木相求期歲晚尋花寧長把

溪寒先天玄秘竊意通定把為虛一笑看

此身元粹物何物肯堪待所歡無分東山携紫袖有時西壑岸綽冠百年藥果供垂暮八月葦絲謝早寒莫倚長林嘆落芳華強半帶愁看

壬辰三月廿八日

壬辰春夏交際波湧南海九艦突虎門紅巾闖明鎧朝火黃鸞村暮壁新造壘修繕貫姝麗江濱遍瘡痍訛言頃幾至冷氣城市改近郊在一瞬病骨抱深駭辟兇冒天紀法理必須醢制置苟機宜安用競狙給四鄉集健兒行雜救饑餒丁夫夜登陴酸風駭肩骸

詩集卷八

四

治世豈無盜剪哉等腐腐所以菊坡翁一麾靖叢頭况聞橫江徒効死凱重賄古來香餌下事半功却倍如何賊下盟屢踵前轍悔老子歌短篇庶有封非采

和秦采夜坐四首

權樊隨缺補竹峒斬新開自愛撒書坐誰緣問字來雙瞳近在深迎曉鶴朝堂試聘江山目南維何壯哉意中人落落塵外思飄飄風駛東溟上閒觀應月朝日晏酒班草年豐罷採薇幽巖啼促織濃襖失催歸病骨醫功淺高冠道氣微似聞雲裡鴈寒近亦低飛

馬抱烟霞飛紫絕間通動嬉棋作敵慵嬾劍稱雄魚樂行吹絮雲閑學轉蓬吾廬堪自逸高蔭嶂陽桐

嬉春曲和黃泰采四首

紫燕飛龍避赤驢春光如海逐花遊南州山水連高棟午夜歌鐘角少侯月妙歡悰迴漏滴風微香霽繞簾鈞老翁殘夢隨蝴蝶却到蓬壺淺水洲飛觴流水泛春磯清曉初回小獵旗旭日有光迎落絮東風無力控遊絲興酣翠幔襟襟滿舞罷紅筵步錦移誰道玉鬟蕭瑟近城中猶自遠山眉水上樓臺壯巨京遙看真在鏡中行金屏自倚孺人

詩集卷八

五

瑟玉柱誰傳秋夏爭掄英紛飛那有態蒲芽難縮若為情竹林精舍無多事一樹梨花月滿城

瑤女如水染雲光多屬翩翩白面郎槐市銀鞍馳騁裏鵲塘金彈擲驚鴛鴦穠華已放城隅李新葉將齊陌

上桑總是歡娛無限地止餘叢灝一絲長

癸巳重九後力疾家園小步

老至惟甘謝物華閒園聊為近山家畦人豈識金光草仙圃徒開旌節花日出杖藜還自髮年來伏枕少丹砂登臺無那悲秋客江市猶聞酒可賒

次韻寺山

幾年湖海獨長吟
花鳥春來可更禁
已許南山供遠興
不妨秋水況虛襟
只同潘岳娛親日
未老王通用世心
松柏蒼蒼惟晚景
一盃相屬莫辭深

送樗亭第赴闕二首并序

予自蒙恩賜閒衰瘵演劇每一伏枕樗亭日候
牀下憂客可掬必勿藥乃喜平時晤對必論古今
講理道若攝生引年之術雖農談巷語間舉以永
言笑蓋知孤懷埋鬱藉是以宣釋耳記者云司馬
溫國奉兄伯康如嚴父寒溫食飲罔不加謹樗亭
何媿焉予老矣樗亭復有萬里之別予其何能為

對集卷八

六

懷贈之二章以慰樗亭亦以自慰

潮頭曉引相風旗
鷁首遙當北極移
歲杪可堪垂老別
春明應報入官期
塵中物色誰相借
海上家聲論久私
逸氣自從多病減
獨難裁拍是遐思

十載南山變霧章
萬家空羨白眉良
風是處催花夢
寒梅明朝鴈行咫尺即看天路遠
涓埃總荷聖恩光
關河無限英幹事
豈盡高車耀故鄉

乙未寒食禿嶺上塚懷樗亭第

聒聒鳩婦鳴群峯
雨姿暗車帷破酸
風十里始平旦
自營數家村節候
忽已換雞豚近
長育松筠翠漲慢

歸自虎嶺題梅花村

我作梅花村詎藉羅浮譽
雞犬五家烟籬落頗成趣
今朝新火紅石罍
泉脉注茗淪月溪春未少
寒食具停車正亭午微雪集
芳樹梨栗亦向榮
苑種雜薑芋景鍾不可期
進退匪無據散髮盤石根
流雲意來去南薰灑然至
杜我煩世慮矯首盼仙居
梅花更深處

對集卷八

七

次韻送南華大僉赴貴竹四首

巴蜀封連候祥河入微西
仰攀南斗近遙矚楚峰低
溪瀾人懸腰坑馬溢蹄
未須嗟遠適

明主付英黎

匡濟還髦毳般良舊應箕羽儀
才自老聲利志全微
乘傳將威柄滿臺摘化機
班行應選望草為振朝衣
出處均憂樂虛懷付愛憎
鷗時無夜蚤驥尾有柯蠅
遠塞依深竹層崖絡古藤
使君風力健持憲復能兵
別思驚千里榮途重外臺
萸香離席起梅萼到時開
驛路旌搖軫津亭劍燭台
百蠻歌鼓動處處報迎來

六十自壽

玉川茅屋粵城中檜杖蕭然一遁翁
藜藿肝腸誰鑄鐵江湖筋骨謾如銅
黃冠只弄黃鸝月綠醕長歌綠野風
自是白雲無雨脚山農休問濟時功

壽天遊

膝邊蘭桂闌芳妍列第分明獻擊鮮
劍佩頗隨携鶴杖筆牀長在狎鷗船
蘇黃風格唐科外張趙功名漢史前
詩課便從明日計好傳三萬六千篇

寄陳高吾兵侍

卧龍遙起鹿溪邊消息真傳到海壖
社稷有神清

詩集卷八

議在閩河無限赤心懸匡時奏章頻開篋
詠雪詩筒動隔年幽思久隨風長短推賢懷舊復成篇

沙合橋

使車吏民真見喜何如省郎文藻無雙
豐世史循良第一書榕葉陰濃鄉思香薇花光動月
明初海波近逐鯨鯢起幸借長籌為殄除

送劉丹厓中丞巡撫貴竹

千里金湯楚蜀資百蠻君長拜前麾殷王自振三年
旅漢將無勞五月師經略從容樽俎上等威凝峻紀
綱司粵人祗護甘棠樹款得陽和遍海涯

次韻答劉梅國

離水歌遊十載遙停雲時望更關微
季鷹自為秋蓬去子雲真同海瑞歸
雖影有人依夏陰憂危無地借冬暉
少陵老向江頭卧猶戀宮恩舊賜衣

寄劉梅國

南山人日草堂寒煖玉枰閑憶共彈空
谷有懷承致語談天無分聽更端
秋曹清議遠冰鑑淮海風裁舊牙冠
在壑情深憂亦遠不妨長並卧龍看

送咸寧仇總戎赴闕

蚤歲騰鶩萬里封手提金印遠臨戎
雅歌日對賓前

詩集卷九

暇橫槊時誇馬上雄南國龍餘舊德
西山草木足元功四郊為報休飛羽
頗牧于今在禁中

送李文興太守赴宜春

一庭蓮口足承歡列羽花邊帶笑看
循牧再逢韓吏部詞名誰後鄭都官
松杉盡繞青山郭杭稻平搖碧瀨難
感世豈無高蓋寵最書應在御屏端

秋夜苦熱

露微不漸葛衣纖金挾驕陽氣更炎
槐國潤餘酣闔蟻桂宮清絕謾栖蟾
青山推共孤琴老綠醕長分一枕恬
為謝南薰稍料理淡傳花韻到筠簾

秦永

萬里從風不為掃殘炎草堂苦憶黃山
名姓猶存白玉蟾慣見狸奴依舊嬾生憎絡繹攪
安恬兒輩夢寐皆增靜拾影參動隔簾

陶中丞惠曆口占當謝

寶曆遙煩使者軒梅花村裏訪衙門人間甲子年年
改何處看春似杏園

和顧少公遊羅浮四首

題東遊羅浮海氣濛濛入山旌旆杳難逢祝融向佳人間
世清夢時迴四百峯

詩集卷八

十

黃龍月夜弄明珠雲母溪流石永餘赤脚野人垂地
髮自云曾奉紫霞裾

慣餌千年石上蒲旋收松露寫陰符三元甲子須臾
事瘳虎溪聞作嘯呼

海內徒聞四五山洞天長得並肩頽臥之恰繼元公
作道氣龍蛇紫雲間

客有遺山龜者言且已足狀紀以二絕句

傳記曾聞楚使名玄文照眼且唐庚扶藁老我遊何
處只在雲門聽玉笙

千年荷葉憶曾遊山獠誰逢紫壑幽掉尾泥途休自

惜濟人功已眼前收

哭坡山先生二首

雲衢不道亦多岐落落長林髮已絲三事舊傳丹旆
疏一官虛付赤城麾于公陰德通金錄賈傅才猷足
帝師怪我經春猶伏枕既衰仍是哭君時

隱處人方錦里翁每從談笑想孤風道窮藥裹無丹
訣春杪詩郵少碧筒福善詎知天意外傷心不是世
情中慳樊柳港悲涼盡乘輿何堪到郭東

西庄行次韻南臯子

卜築委垆野皂蓋屢迴轉緬懷幽側深豈憚徒御遠

詩集卷八

二

村僅見客館石屏午窓宿霧猶漠漠北闌徒倚紫雲
人山嶺巖樵峰橫峰前綺句誰能道海內梁鴻賦
聲靈遠澤難干曾望征輞川恨劇王維老韻如玉樹
搖玲瓏佳話不擇我意惹縱談八極日易暝東方珍怪徒
森叢孝廉駱子事精練嗟嗟英妙堪臺院但臨秋水
明素踪袖手頗當新局面年來意氣更嘉泰處處逢
山憶舊遊羣羊踪跡謾寂寞孤風一洗萊蕪羞江湖
廊廟殊憂樂昏曉相催成往昨酌我金壺醪醉光醉
知未便填溝壑自古紛紛羨蓋簪今人那見古人心
夏塘若了芙蓉約門外張羅正可尋

已亥除夕

坐深寒漏篆烟長卜兆偏宜燭炬光椒頌明明分威
瑞氣先暖秀林塘窮簷宜解驅難法老園將尋種
方狂寄奇人誇壽骨久慚稱丈五仙鄉

山人謁薇

滿貯筠籠翠鳳翎携將山雨且溟溟何人為踏茶谿
曉定減春風一道青

思岩

開岩樓隱處近卜古岩幽一卷青烏訣孤龜白鶴秋
月華浮鶴客雨氣暗龍湫春逐松花老泉分石乳流

詩集卷八

十一

許謫山水癖為謝市朝憂若問陶弘景雲深不可求

端午口號

江鄉新許放龍船擊鼓吹鐃徹遠天誰道范公湖上

一教歌雜世流年

系船工管弦聲授手拋書盡出城鎮日東風無雨

新知天亦有閒情時方爾而故云

牡丹花

山子有詠次韻奉答
草堂新賞倚高賢綠筆真翻錦繡田奇品偶傳南海
曲殘春空想洛陽年倚風幽韻誰堪語射旭孤芳謾
欲然力卷故辭勤抱舊清陰與翠雲連

答鄧思溪

衣簾雨早避賢俸錢先盡種花田懸知盛賞西京
日絕勝修載上苑年北向戎葵何浪爾名同芍藥亦
先他佳節未得環玦報萬朵期看錦樹連

答陳介象

遊影歸來信陸沉柴門一掩自春深山中靈鵲喧晴
旭江上浮雲散晚陰離索每勞魚鬣訊空虛偏喜馬
歸音外堂今肯惟雄重何得寒盟許却尋

種蓮曲

長解溪翁素腹數寸融泥理芳玉銀塘夢淺雙鰭
浴排柳差差淨環綠藕芽節節含仙葩駢頭九莖競
繁華青憐開玉嬌明霞玉片感慈帏公海六郎手貌
聊力比老煙雨中寄生死世才淪落檄書成真龍風
雨易州起

詩集卷八

三

雨易州起

虎嶺首逢值雨戊戌秋八月廿有四日也

良辰松筠我自裁光陰三十六星迴漆燈耿耿雙龍
寂靜細雨真獨雁哀下世第側岸飛梁青幔捲炎風

吹雨素冠來紛紛十騎胡為爾莫是當年用世才

寄羅浮龐鎮卿

五色禽飛春正晴石樓初日見南溟浪花如雪三十

里知是龍驤羽翼生

讀易山中暮役朝野烟收盡即青霄憑君一上飛雲

嶺猶有仙人劍化橋

散髮長松鉅絳霞山情惟有憶山家冲虛觀外甘泉

院開徧黃蕤幾度花

松炬宵懸萬壑光長窺千古思茫茫朱明洞口逢瑤

草乞與幽人煮石房

讀高吾詩集

溪堂衣履間承參手上新編續舊談金粟九秋飄月

宇玉虹千尺近寒潭烟橫古峽猿聲迴涉煖長洲鶴

夢酣衰瘵久應蘇筆硯元龍才舉擅江南

李壁山正郎惠藤州桑寄生酒謝以二首

鬱鬱蒼桑又托根精靈忍為赴藤樽北窓洗盞悠然

酌扶上苔階試履痕

虎骨蒲瀝浪奉功清芬那有此醉風拜嘉不報空餘

愧鎮日衰顏滿鏡紅

至日和南華四首

臘梅纖柳聞春先老眼長松送遠天雲物且看蒼狗

外不知今日是何年

日流南影歲將殘短榻山中快早起猶愛晚來風

臨林全變渡庭丹

開門掃雪正臨風散髮攤書即故人獨酌一盃長至

酒盡即忘食

聞中惟甘線收多不道無如白髮何我欲乘春尋釣

伴黃鸝晴處弄滄波

哭楊亭弟四首

志遠能輕別心清任食貧歡懷餘逝水悲戀劇佳晨

縞素期功盡丹青歲月新老兄幾長慟未了此生因

去日河橋雨淒淒客子衣八十塵路遠五十宦情微

念我長憂病思家每報歸清源孤館夜萬事一時非

詩集卷八

十五

飭治才彌老言詩晚更工鬼神如有忌造化豈金公

三金五運親爾送終泉臺休抱恨驥子匪凡童

落落雲霄夢先投起部簪親交潭在目骨肉乃推心

惻惻春風思泉臺想嗣音一盃寒食飯回首共青林

荒園伏枕承丫山過設蕪陌以詩奉答四首

乳鵝寒成旅鴈回幽棲引興亦設哉閑園若謂無車

馬黃葉何因一道開

正訝春陰近午光開筵醪饌列珍行衰予未怨山齋

冷樂得清賢氣味嘗
灰心無物可相撥獨有春嬌未盡消紅紫紛紛堪點

染花風格真難描

何處辛夷謾垂枝將衰正盛只韓知明朝為有西林

次韻答丫山二首

小構人知小隱家晚山晴望總蒸霞東皇自解憐樽

散乞與閑林數落花
醇醪風韻久淪肌未許隆中枉盛時欲藉青春領行

庚子元日和南臯

山茶初放曉闌花杯酒猶烘老面霞深戀敢忘天北

詩集六

七

極閑情只在水西涯春夢似挾青皇令晴鵲時喧古

次韻南臯人日山行二首

人日欣欣媚晴風款款來松陰雙節憇草際一罇開
野沃青先合山重勢欲廻春光梅柳外莫遣杜鵑催
馬怯頻紆阪鷹豪欲破圍茶泉乳細入饌韭苗肥
寺僻僧齋晚墟荒野取稀謾多岐路感吾已決從違

次韻涂夢下大畝二首

古木蕭蕭拂凍雲郵亭小隊踏晴曛琴書謾逐灘聲
下桑梓迴瞻鴈影分歲事幾何渾轉盼物情強半異

前聞 廟堂假節還才雋為報西山寇盜群

江帆懸曉風初正江草回春日向遲一曲驚峯何限
與十年棠蔭有餘恩前談夢會憐緩圯上傳書自
握奇誰道衰翁虛度晚夢隨竹馬引牙旗

謝丫山過荒壘

三日甘霖歇山遊興若何春酣花飲語冷淨鳥還歌
病許為屏久情深枉駕多野庭斯酒掃題詩記重過

謝惠新茶用韻

旗葉開春雨灼酣復幾何香浮青茗聚霜帶翠鬟歌
統點新烟淡分杯灝氣多豈無寒夜客誰更草堂過

詩集六

七

西林避暑和丫山

背池沾初伏韶熏想遠天江帆飛鳥外野服製荷前
弄艇誰同調看花忽隔年漁磯須選勝舊槭淨陰連

承南臯見贈次韻奉答

新篇堪擬鳳鳴陽欲對還如水一方病骨未嫌初伏
暑煩襟先濯緒風涼渾疑仙客冰壺裏宛在佳人錦
瑟旁珍襲已深虛白室斗間猶自見晶光

林塘督僕設魚筍

編竹成魚留何如網罟求且堪依石角切莫近潮頭
沙磧空餘巧梁鶴各自謀從來蝦蟇性無分飽珍羞

玉皇殿和南阜二首

淺澗猶翻浴鵝波似龍何處訪頭陀因風歷歷來
語倚樹時時聽鳥歌坐久虛疑逃世遠情深應是賦
詩多休嫌病客無清緒便擬同捫石上蘿

滾滾黃塵陸海濤酒禪偏許醉中逃足音自是空虛
少道氣何如畏壘高蛙答溪喧潭鼓吹竹開風籜總
旌旄炎天一奏陽春調白首江鄉仰謝陶

贈甘泉翁二首

十年江國夢一棹蠡湖秋逗野裴堂綠紆山謝宅幽
有懷知獨詠無事意同遊休弄蕪陵月蒲輪訪樂丘

詩集卷八

六

孫節相留務明心抗朴忠望隆三立上功自四時中
朝著歸清議邦人識素風增江多閒氣重見菊坡翁

次韻丫山夢談玄

微名塵外棄如夢覺風花款款飛種柳有時同靖
節著身無意擬韓非出郊長愛逢農暇問齒將相到
古稀真語只從真想得觀端樞叔謾深祈

和丫山對菊

有客言從菊會還城中有菊會幽人清思偶相關不燃夏
圃三更火何得秋光幾日閒賞勝只疑壺裏變窺奇
真似管中班病予已分江湖老誰道餐英可駐顏

和覺山登羅浮二首

何處詩筒披錦綫風流真歎佐時賢青驄高步皆餘
地黃鶴孤飛更到天狂下紀言推鉢筆入閒濟險藉
樓船寒林日與蒼途隔深窺無因得贈鞭

石磴盤迴方引綫蒼崖漫刻題前賢平連五岳還凌
海上矚三台恰近天動愛碧雲隨鳥履坐堪芳靄返
木船翠微亦有黃龍洞風雨時來電可鞭

寄毛東塘大司馬時開府南寧

海內賢流獨擅名八閩曾許拜前旌中朝望地常懸
席南紀高勲更仰成分閫等威唐晉國承華賓客漢

詩集卷八

九

柯林遠寄多暇應鵬詠管梅花玉雪明

題對舫送周醫士

明月清歌獨扣舷溪橋曾見一帆懸渡頭人靜暫橫
浦篋尾星為鶴濟川爆竹聲催分歲酒臘梅花放
家天定知金七多靈品幸寄黃鸞釣石邊

除日立春和丫山

雞聲送臘遂迎春餉餒鄉風自可循照眼只堪化勝
麗拂衽偏愛柳條新土牛邑令情何厚金馬交將夢
豈頻為報玄其須却避東皇今日便持鈞

元日和丫山

人間勝事只圖新試筆看君句有神鵲信悅晴紛
噪豈芽含凍尚嶙峋遺轉幸許先嘗酒折簡將期共
探春可笑狂夫狂到底歌聲中後徹萬景

疊前

滿擬芳郊看報春止緣衝雨向因循惜除書帶只如
許門巷桃符已換新着體不妨絨袖薄醺醺應怯羽
觴頻草堂人日哦清韻真荷高情重轉鈞

疊後

衡門又見畫難新獨有高齋守谷神草色沿溪青委
曲雲安弄野碧嶙峋共知蓮漏靜長夜誰親海莊卧

詩集八

三

早春萬壑千巖催發育却嫌鴻鴈戀秋旻

和南阜春陰苦寒

招搖先為轉鴻濛有客殘貂尚避風已覺南陬陽谷
暗懸知西塞雪壓穹尋梅簪帽屐何素煨芋山爐火
自紅獨坐書牀閒料理三春雲物會昭融

十三日晴和南阜二首

何幸試燈夕初看萬象清詩投吳綸淨香染越羅輕
際社樽相屬嚴城鎖未橫御樓延故老不負此宵情
寒月娟娟媚誰能憚夜寒舞憐翻廣袖曲聽度長十
撫事追曾賞留芳為所歡臘梅真冷艷長得倚屏看

園居雜興四十三首

蘭

甘露香何古枯桐調自高花造閒處士不解怨離騷

菊

自抱幽人况寧辭青女霜一枝秋圃上愛殺淺鵝黃

木犀

老氣蒼葼合幽英屑玉開有人曾賞味道是月中才

海棠

疎梗蒼蟠鐵芳鬢嫩綴金情知花韻別那藉草堂吟

瑞香

詩集八

三

輕紫含精白孤香逼晚風居然歲寒思除是玉梅同

餘馨

偶植還離落春風也弄芳三千宮黛曉休妬露華香

山茶

丹粧攢寶相此種賀州來千葉滇南白都非越客栽

紫薇

慣得誇明麗曾依畫省郎幾枝斜映水浮弄紫霞光

錦堂春

並房金粟密剪纈淺紅光莫把山丹看臨池夏日長

碧桃

花初噴雪放寬亦維時可以西池品還應曼倩知

芙蓉桃

疊絳迎春旭何曾解拒霜幸觀形色外須信有驪黃

海石榴

浮俗狎孤艷誇名賽玉環愚溪初有賦憔悴感朱顏

繡毬

剪刻天孫巧龍髯紫蔓敷春風百子帳香煖玉流蘇

夾竹桃

戢戢紅葩靜亭亭翠幄深可希金玉譽恨是未虛心

玉簪

詩集

王

南薰破孤芳天然去雕刻惟有崑崙僧知是江妃物

杜鵑

惻惻古帝魂血盡江草濕滿放春山花赭遍春山色

萱

種種江湖思虛疑草有神只今塵土客但憶浣衣人

鷄冠

秋花照遠林蓋蓋真形色恐有北場鷄介羽割丹幘

栢

移根曾宿雨舒幹漸如銅試問風霜操終齊十八公

梅

本詩集卷之六花別有村梅盟寒未得移植卧雲一

榴

只秋風實丹砂夏日花何年安石國不上指南車

紅梅

愛醜顏淺誰知玉骨寒昨宵孤月影亦上曲欄干

荔枝

自冠莆陽譜還栽野客家所希收令實未恨少名花

楊梅

誰接東洲本稽山浪得稱他時紅粟顆知映玉壺水

郁李

詩集

王

花解衝寒放將同白柰栽粵人渾未識呼作賀正梅

梨

最愛融春曉飛花月滿臺水漿傳賜好何似小園栽

佛手柑

我觀龍象相千手各有執願化青林株千手垂寶寶

柑

聞道龍城野金苞更綠雲么么三兩樹何處比封君

栢

色近坤裳正香藏翠袖春世情甘清密誰道味非甘

桔

芳根連楚澤題作洞庭君幾樹園池上相看歲未

金橘

昔進溫成御惟聞自常州荔枝天下品曾捲玉環羞

綠橘

已陵標榜在謾得綠為名不見清霜曉黃金鑄却成

香損

團團車蓋綠燦燦御袍黃只許牙盤薦那薰錦帳香

棗

纖末心皆赤新成實已嘉幽風終可詠底用大如瓜

櫻桃

名次榜梨錄遙分桂嶺陰嗟嗟蕭較理寄恨滿蒼林

梨

第功虛藥籠獻頌自春朝畸客無芳思猶堪賦遠條

枸杞

光春辭林涼露淨離邊聽到神尾吹悠悠幾百年

決明

朝採決明花暮採決明實他日僱伶翁見我真顏色

絲瓜

散走青蛇蔓陰宜野鴨沙溪翁三百歲幾食並頭瓜

苦瓜

閩園紅穰子吳中錦荔枝江鄉多此味下箸涕零面

鶴

稍擬崆峒侶玄衣惜未添開林風露夕梅月送清音

鳧

數十眠沙淨多綠化鳥飛白翁雲水性却戀釣魚磯

魚

滿尺乃青鬣纖纖鱗已金陶米三島業未見化機深

蘇軾

五

矩洲詩集卷之八

矩洲詩集卷之九

草堂續稿

和南臯春日閒居寫懷二首

靖英贈蔡半洲

戲蔡景司索和二首

府中復索和二首

壬寅牡丹再花期丫山南臯同賞二首

次韻翁夢山與徐芝南登觀音山二首

送徐芝南少參入賀

送翁夢山大僉還泊所

草堂詩集目錄

青虫

綠螺

蟬

蛇虎

蟪蛄

蜻蛉

蚱蜢

蟋蟀

白魚

蟾子

輓毅齋黃奉常

郊真詞

中秋對月和南臯

送候三峯憲長赴貴州左轄次夢山巖韻

再贈三峯

南臯就醫寄以二絕句

讀南臯觀菊賦

讀南臯冬日郊行賦

丫山惠菊酒霜橘豚蹄口占奉謝二首

矩洲篇

次韻答南臯

七十自壽

九日

和柯獅山大叅山中十二景

金允儲精

草堂詩集目錄

珠璣孕秀

靈芝兆祥

赤光騰彩

一溪環碧

群峯送青

泉琴風弄

几石雲封

楓林晚照

槐樹午陰

粉榆古杜

松竹別莊

即事

月溪寺

矩洲雜咏五十首

和南華暮春入蒲礪四首

雨中撥悶四首

乙巳燈夕立春力病戲筆

次韻答鄭見溪二首

讀明妃曲

題蟠桃喜燕圖壽劉梅國

草堂詩集目錄

三

贈夢山少參大賓赴闕

畜蜂

碌碌篇

晚庭

和李壁山述懷二首

述懷和鄧沃泉

責足

贈陳瑞山侍御

雪

雷

虎嶺修墓書感

自幄山過兩洞

畜魚

柳陰

一接芙蓉桃

壽沃泉翁八十一

開園

望雨

雨至

野意四首

草堂詩集目錄

四

食紅梅

山僧餉春茶

戒藥

象樽

李大尹寄白鵬

醉醺始開俄有竊取者因小詠

茉莉花

次韻答梅國翁

追悼篇有序

丙午秋八月朔沃泉裕齋二憲伯命酒矩

洲奉謝二絕句

次韻酬沃泉

次韻酬裕齋

九日期沃泉裕齋壁山矩洲小集席上和

裕齋二首

越日沃泉追和舊作見貽次韻奉答兼簡

裕齋壁山二首

君馬黃

青青河畔草

陌上桑

蜀國弦

王子喬

君子行

燕歌行

難忘曲

野田黃雀行

門有車馬客行

江南弄效李賀體

白紵歌效王建體

聞李壁山還自蒼梧雨中奉訊

草堂續稿目錄

五

郊居寄鄧曾二有道二首

夏至矩洲書事

次韻答豫齋二首

次韻答沃泉二首

再和答沃泉

飛鴻亭盆池千葉蓮開孤艷可玩賞以小

句

賤生石塘周子以詩爲壽次韻奉答

用韻與石塘論學

寓興二首

秋園曉涉

題蘇碧崖漁樵問答圖

先少汾新歲見懷和答二首

矩洲觀緋桃簡李壁山二首

春庭獨思

詠龍蘭二首有序

壽周荔灣和御山韻

辛亥夏四月巳卯與李壁山遊橋山因覽

首丘壁翁有作次韻一首

王岱麓中丞以詩見貽次韻奉答五首

草堂續稿目錄

六

岱麓再和見酬率爾磨答五首

和岱麓謫居感遇三首

矩洲風折柳嘆

矩洲詩集卷之九

草堂續稿

和南臯春日閒居寫懷二首

知隔清虛尚幾塵
風花偏得伴閒身
盆池獨賞紅蕖早
陶鼎先嘗紫蕨新
几格有書曾弭癖
刀圭無藥可祛貧
溪山勝處煩延訪
只恐漁樵是異人

乳燕喃喃弄曉晴
蒼松濯濯謝浮榮
豈無羊仲堪同調
自是陶潛得此生
塞竇肯馳爭道馬
開枰猶動過河兵
欲蘇病肺惟涼夜
隱几銀潢半已橫

靖夷贈蔡半洲

禮極分符重星道
環明鬼神窺將畧
山斗儼儒榮
令肅鯨鯢收虎豹
城鐵舟餘舊蹟銅
柱契前盟
笑解雄酋紐
言韜武士纓
來同光帝德休
戰播天聲
伐大心彌小
懷虛寵不驚
臺端姑總憲
位正允孤卿
家慶夢英麗
親筵豸綵呈
况聞南海曲
嘉穀答生成

臬司索和半洲戲黎二首

不孤南徼倚長城
已試胸中數萬兵
雲鳥盡從

丹旆轉風霆端向綵毫生千山笳鼓餘悲壯列
郡山河揔廓清爲問磨崖高幾許伏波那得擅
前名

夜馳露檣到江城瓊管先春報罷兵雲氣更無
臺觀起鯨波真見穀紋生桃根犢戲綠莎淨桑
上鷄音白晝清自昔均勞惟將和不妨儒化並
威名

郡中復索和二首

百雉遙遙海上城萬艘飛渡信神兵濤聲揔挾
風威壯殺氣先占月暈生三令軍牙多算在群

草堂續稿卷九

山蠻落一時清凌烟今日還圖畫笑認南征節
鎮名

南紀長街擁百城東山安石舊能兵唐功黃峒
迂裴使漢議朱崖賈生薜屋已無遺虎患滄
濱應爲見龍清雅歌一曲油幢暇橫槊何人浪
得名

壬寅牡丹再花期丫山南臯同賞二首

十載衙門下三回力病看設勞誇富貴直愛謝
高寒約盡金絲淨披鈿絲纈單嶺南無此品不
道種時難

雙萼驕清曉虛庭却耐看挈瓶聊小潤張幄爲
輕寒縱興盃先滿迎暄袂欲單玩芳仍具美誰
謂益春難

次韻翁夢山與徐芝南登觀音山

臺省群英集春山二妙徂望深青嶂眇興極紫
雲孤悅韻遷鶯早奇標振鷺餘自堪欣麗景誰
更問清都羽客丁歸鶴詩人鄭鷓鴣行歌三月
裏瑤草着花無

送徐芝南少參入賀

有時山海見麟遊恰兆人龍起越州一道霜嚴

草堂續稿卷九

持斧使列城風動富民侯聲歌肯後齊天祝酺
宴仍先玩月秋抱病送君成遠夢謾隨呼舞殿
東頭

送翁夢山大僉還治所

委巷春先淡衙門午未開我緣多病臥君以所
聞來風德靈陽耀珠光合浦回清文祛俗韻英
抱濟時才望海心彌泰觀風化已該交人安遠
堠池盜怖轟雷書帶青榮砌詩筒碧映臺狂談
知不厭佳氣滿蒿萊

青虫

么么粘着短牆幽群動營營一掉頭日出化爲
蝴蝶舞前身疑汝是莊周

綠螺

雨餘三兩出柔桑一殼乾坤有底光擲向坭塗
纔縮首幾曾在解行藏

蟬

風露生涯也自便林塘消暑日長天悠然一枕
羲皇上惱殺殘聲落耳邊

蠅虎

雕牆畫棟得橫行青背紅頭敢自營淨几經時

草堂續稿卷九

四

無黑白老予真幸爾爲生

蟬娘

綠陰還翳化時衣生息曾堪諷后妃休向鳴蟬
頻怒臂個中黃雀正交飛

蜻蛉

水鄉長是晚天繁青紫紛紛各羽翰莫厭飛虫
逐香窩小兒池上把黏竿

蚱蜢

江東時托阜蝨名柔翅脰脰捷且輕好向長林
飽風霧主人嫌汝夜來聲

蟋蟀

露下清秋韻正哀闌場元在畫堂開眼前軍國
成何事且博紅粧一笑來

白魚

質却纖柔害却多牙籤堆裏托巢窠名山秘府
俱殘缺萬頃香芸奈爾何

蟾子

屋角柔絲吐復收譖夫於汝是同流無端又報
林間喜不道閒人更隱憂

輓穀齋黃奉常

草堂續稿卷九

五

作善宜家慶脩名乃物災文章留諫苑禮樂盛
容堂老切宗盟懋俄興國士哀與施欽義舉論
駁識風裁氣郁金堂露標清綠萼梅不張初度
宴可御求辭盃計入天心惻恩加諭興來白頭
歌楚些雲日亦低回

鄒貞婦詞

栢舟汎汎即平生破鏡猶含苦月晶糜枕豐年
仍菜色績燈寒夜且虫聲窮愁不折乾坤氣慈
節終懸嶺海名誰道丈夫持世教白頭曾見五
朝卿

中秋對月和南臯

月妙豈今夕秋芳眷此時迎涼疑露重撫事感
星移竚立銀橋映聞歌綉戶披澄光彌覆載靈
輿浴漣漪舞舞宜香藉仙居總赤墀簾虛與語
近地迥清聲遲葛屨霜應戒筠簾夜不垂環詞
先有作可客舊難期老愛坡翁放誰堪宋玉悲
東明猶倚望西墮似睽離白石空千載黃鸝自
一涯分庭仍共賞樂意肯相差

送侯三峯憲長赴貴州左轄次夢山兵憲韻
才名來省署江漢共湯湯棠蔭池陽羨兵分額

草堂續稿卷九

六

上行粵鄉風自正蜀道頌寧忘引旆星階直乘
輶軫野長百蠻歸煦煦千騎擁堂堂英畧齊方
叔清芬挹沈即通衙藩左轄舉武殿東廊貴竹
車襄峴流芳與繼羊

再贈三峯

滿屋梧竹弄秋聲芳菊岐亭未放英霜曉樓船
迎度馬山城衙鼓報遷鶯九霄戎馬掄才日一
道琴書入省程野客江湖還伏枕停雲歌動不

情

南臯就醫寄以二絕句

梁鴻不見忽經時獨把清秋寄竹枝聞道書牀
披素問岐黃應有洗心醫
街頭無菊闌殘芳驚眼梅花恰滿霜老子西林
三兩樹期君長為惱花光

讀南臯阮菊賦

南臯起海濱瀨氣淪長庚冲襟戢時彩古水渟
清泓遺我靚菊賦淨宇流商聲一奏天地肅餘
音泛洪鑕自匪金石資安悅高秋英風絲謝五
柳去日皆勞生霜霰集堦序蟋蟀居前楹旅懷
感黃落君獨振璚珎我有一畝宮佳色參差明

草堂續稿卷九

七

對臨但噤默詎為減芳情

讀南臯冬日郊行賦

紀叙戒南臯吾土尚幽美野徑綠辭葉澗草綴
寒蘼巾車驚近郊引矚宛百里陂陀亘如濯我
僕罷揮泚森松韻風簫泉冷逗芳乳晨暉且欣
欣逸迹况几几杜陵振古豪策蹇逐桃李何如
覓戴翁重棹剡溪溪蛇虺蟄未固付虎紛向市
幸君過其旋陰飈暮方駛

丫山惠菊酒霜橘豚蹄口占奉謝二首

綠樽傳惠到寒堂歛澀真含琥珀光洗盞悠然

還獨酌塵襟無限九秋芳

皇橘醕翁映二毛春風長日讀離騷老饕意態憑描畫細嚼豚蹄當左螯

矩洲篇

早歲豔時譽鏤鐵硯規春風辭絳帳夜月映書帷長嘯聞蒼昊清吟動碧漪碧漪浩浩接南溟幾欲乘濤凌太清豪鯨妖蜃肆光怪皓兔朱鳥失晦明欽陀廻檣厭渺漫重崖複巘尋真伴橘中壺裏各乾坤麟脯龍根充列饌上界真人開玉宇運斗調元臨下土巨川名岳召仙才驅

草堂續稿卷九

八

攝雷霆簸雲雨玄功洽九垓滄海枯莽駕鳳騶鸞附壯遊誰知蒲柳暗驚秋霞裾霧縠餘光彩野性終教戀矩洲矩洲之上二畝宮蔣生三徑偶然同抱懸未見來雙燕離立還堪蔭四松隨山館弄水軒情知不及辟疆園寧須更置平泉石但擬人稱角里村沙際春歸望帝悲夏陰時愛囀黃鸝留人短拙煨山芋祛暑雙鬟剥水芝御柳亭亭搖翠葆海棠吐紅絲縹緲移科旋覺蠟梅生照影將期蒼檜老薜蘿敷岩疑霞靄杜蘅芳結幽貞佩扶桑素艷閨紅粧斑斑遊苗

如列隊榴綴霜房錦貝披楊梅小紺杏酸時傷

霖恨根緋櫻實妨帽先剛柳枝荔繁皇森赤瑣芭蕉倚日青羅扇倚窗收夢到芭蕉架錦蒲萄珠幾弗雄李霄腴綠蘊卅密雲羊棗弄金丸柑垂佛手垂絲罥羅望來禽繭粒殘枸杞子決明花露葵香齒舊渾家瓷餅淨注黃梨液石火新烹苦茗芽拂袂清風不可攀衡門晝倩白雲閑滌洞練帶寒江外縹緲芙蓉夕照間鶴莎足認溪邊路草艇橫橋烟火暮粉繪徒傳處士居郊墟謾揭高人步五經掩壁空便腹戰蟻虛牀

草堂續稿卷九

九

罷蕉鹿遠夢遊吳訪石頭因之適越登天目天目崢嶸大觀循谿曲曲發茶蘭烟嵐足底從生沒在壑胸中自屈蟠桃葉舞竹枝歌矩洲之上樂如何卷舒無亦閒蹤跡鵬翼蠅鬚若個多

次韻答南臯

青陽淑氣爽物候幾恒冬歸燕未入戶獨叟惟深恫短褐畫瑟縮炊爐晨未紅江鄉諒如此豈必大塊同美人渺南郭孤抱方遠鴻長林足泥淖何以延清風時芳羨三月譬日忽已中君尚理藥褰予安辭固窮逃虛者誰氏曲肱眎高桐

七十自壽

排日携觴報客過，衡門誰道可張羅。
醫師不治緣書癖，符筆難降只睡魔。
宿霧早迷紅藥渡，炎風時動翠菱波。
莫辭私室長寂寞，七十人間浪笑歌。

九日

九日閒林少物華，獨携靈壽向山家。
丹楓總下紛紛葉，黃菊猶含燦燦花。
去燕影連先到鴈，回牛背點晚歸鴉。
顛雲倒月人生態，落帽何煩笑孟嘉。

車堂續稿卷九

和柯獅山大叅山中十二景

金允儲精

池陽鬱鬱大江隅，近擁金陵勢更殊。
靈秀總輸獅子嶺，元精應爲異賢儲。

珠毬孕秀

彤雲長愛護，毬峰神女遊。
珠雅自同我，欲御風橫鐵笛弄高山月答歌鍾。

靈芝兆祥

芳菲何限競春先，唯有芝英俟慶妍。
聞道貴池連帥府，一年三秀錦堂前。

赤光騰彩

清門佳氣發祥時，衝斗籠烟似曉曦。
樹德從來叶天道，不煩詹尹更稽疑。

一溪環碧

滉漾澄秋月，一園溪花隱約淡。
朝暉臨流偶縱知，魚樂露濕金光草葉衣。

群峯送青

江上茲山與岳尊，騰猿迴鶴謾紛紛。
簾端矗矗群峯翠，一笑真同列戟分。

泉琴風弄

車堂續稿卷九

明珠迸落玉盤深，松葉翻濤度遠林。
一奏未終天地白，人間徒想洞庭音。

几石雲封

蜀客休誇石鏡平，巨靈親置白雲庭。
老龍化作髯翁坐，呼吸雷風寂不驚。

楓林晚照

一夜江南少女霜，楓飄丹葉滿斜陽。
兒童不信秋容晚，却道青山也豔粧。

槐砌午陰

草堂曾咏古槐涼，几席頻隨野老忙。
何似面槐

傳勝事主人名位近丞郎

粉榆古社

滴酒封牲社，令前當時冠玉最英年。粉榆陰淨，將蕭鼓好是江南燕。子天。

松竹別莊

茆屋鷄聲隔短牆，手栽松竹看分行。又要我自憐清韻，風入長林廣樂張。

即事

榕陰滿地淨芳塵，別岸殘花爲送春。芳草十年風詠客，閒窓今日畫眠人。

月溪寺

東望喬林即翠微，鷓鴣分草引雛飛。獅峯象嶺對幽寂，月出鍾鳴僧未歸。

矩洲雜咏五十首

融春行樂石橋東，憔悴形容即漫翁。事事不如彭澤宰，四株疎柳約東風。

清曉凝寒午鬱蒸，幽居何處興堪乘。東岩開有棲禪侶，欲扣雲關恨未能。

委巷微通老圃家，牆隅幾樹欲蒸霞。落紅猶自因風舞，不是榴花是槿花。

回塘漠漠旋成橋，寒竇長廻小盡潮。溪老似諳幽寂性，一簑烟雨送魚苗。

瘦僕長饒薙短莎，一弓荒土種波羅。牙根木愛甜如蜜，只爲穠陰入夏多。

自是園林只着閒，鴈聲虛帶鳳城寒。粵王臺上曾回首，不見雲山見雪山。

竹外逢人常不冠，溪方愚號谷方盤。五風十雨渾閒計，記得三廻賞牡丹。

老大生涯任拙謀，家兒叫噪爲觀優。梁塵飛盡空腸斷，總有西山月映樓。

古木交陰水漫川，野人相對石牀眠。幸拋舊夢談新夢，莫問懸車今幾年。

嬉諧長笑不能棋，坐向林塘撫素髭。愛殺飢鷹輕且捷，銜魚飛上木綿枝。

偶從琴客訂幽期，紫葍春寒未引絲。新水鯉魚堪作鱸，山庖急爲搗橙萎。

木綿衫薄快春晴，橘酒微醺不作醒。月上疎林堪散步，村娃何處聞歌聲。

取公說易著西銘，逸氣言從見獵生。憶昨少年易是射，鷹飛輕出江城。

右軍揮灑謫仙歌總有馴鵬似白鵝芳玩未應
疑放達風流文藻古無多

漁人晨網集寒塘頰尾蒼鱗總是傷不見大魚
乘浪去五湖風雨正茫茫

冬郊香雪破梅花春郊桃蕊爛晨霞病叟清狂
銷不得倩人扶起踏晴沙

委羽山人厭腐腥自收松蓋貯山餅寄來不憚
三千里病骨長沾玉露馨

有客夜携桂酒香山歌引滿勸先嘗請君盡酌
休辭醉一滴能捐髻脚霜

草堂續稿卷九

十四

施

破釜曾無併日儲岩龕一席亦攤書昔人若道
無奇迹草野何因有毀車

簞笠修辭削玉身顧予談笑出風塵石橋揮手
終辭去似是朱明洞裏人

箕踞荔陰聞鳥韻迴牛自逐來潮信兒童路口
笑相呼磯脚筠籃有桑椹

久坐書牀體力疲柴關小立瘦藤支憧憧鎮日
如流水不問那知我是誰

華門居士古賢流結樓元爲易粟謀三日橋邊
人不售城中怪道缺雲頭

寰中幾個聞鷄起江上千艘縛鴨回山鬼見時
應冷笑不知獻頌有人來

山欲升雲曉氣多晚江風順客帆過閒人坐起
少塵想一對江山一放歌

江南千載尚儀形禹軸真同海燕輕唐史後來
誰捉筆謾教房杜擅前名

洛水當時起臥龍中朝名姓到兒童一心天下
憂都遍浪得人稱獨樂翁

仙遊閣上想遺真翔鳳寧煩六詔頻蒲澗尋盟
誰許伴清泉白石自粼粼

草堂續稿卷九

十五

千年賴石作安流臺諫才名六一儔廟貌未成
孤使節至今遺恨滿邕州

上殿彈文皎日明鵲城偏見濟時情荆榛滿地
先高蹈留與青編世上名

浮雲日日換晴陰林莽交加一徑深幽事滿前
看不定高歌時發變商音

繞籬黃蝶閉閑時兒掃溪房藝栢脂窮日一餐
仍筍蕨居然僧味欠披緇

蓬扉一掃馬蹄塵耒耜長隨布穀春不是衣冠
不相惜老夫元是老農身

遠道歌罷卜居成回首風波夢亦驚
似春草每逢岐路剪還生

謾與閑林較淺深肯將孤介混魚禽
陳留老父爲誰者思我千秋金玉音

匹士從來足國華未應鹽坂滯神驂
誰知江左清談地更有忠臣孝子家

方術爭傳內外丹永烟飛盡黍珠寒
無窮荒草埋仙骨天上徒聞白玉棺

吹鏡江上應鳴鼉共道南夷貢象過
光耀定如唐二鳥詩聲吾媿老韓多

草堂續稿卷九

十六

伯

明時潦倒甘迂腐豈有奇餘閑宿度空林
慣見瞽翁過隱几貪聽鬼谷數

鼓角城頭殺五更瑤空太白尚西行
飛鈴偏繞遊仙枕攪得周公夢不成

白頭野老對門居早起曾收蛋客書
試問書巾何所有江鄉四月上銀魚

盤雲絳鶴鳳相隨見說神翁海上騎
鰈鱗一鰲曾未飽無人不看是清姿

短翎斜日謾差池黃口同棲只一枝
滾滾細塵騎馬路幾人回首見鸞斯

塵裏那能了世緣市門行盡即林泉
憑誰寄謝丹青筆安得風流似輞川

逃名唯有一漁竿何必芬芳比蕙蘭
時主亦知憐晚節滿朝歌賦錢黃冠

草木無言亦有情並花連理總春榮
數殘歸鴈無單影想爲芙蓉落化城

獨笑亭中獨笑人何年散髮跨麒麟
秋風白遍郊東草午夜空逢夢裏身

三年湘漢濫旌麾榮華誰云繫去思
石鼓山頭清夜月至今空照武侯祠

草堂續稿卷九

十七

伯

十二峯頭望白鹽我行三月麥漸漸
呵錢欲問成都卜只道君平已下簾

捧杖閑隨只小僊奇峯長照水東西
幽人自是多幽思庭下夷猶白宦鷄

和南皋暮春入蒲澗

四首

藥日安孤夢花開羨勝遊客晴雲有態
江迥水明眸谷似泉聲應人緣履坦幽
蒼崖留秀句聊以散清愁

出廓振初服登山寄遠心春杯臨廣莫
僧鉢汲清深景駐青蒲節盟寒白石林
安期不可見真

跡想孤岑

國士寧辭老奚囊未憚虛龜靈旅澗聲猶撼戲
郊墟道古文車穩林荒石蹬踈蕉泉應寄挹肺
病有相如

齋磬微香積玄談秘法華調同耽寂寞德愛奉
柔嘉誰掃三生石僮攀百合花所思明月裏林
杪看神蛙

雨中撥悶四首

自隔清明雨寒欺敝纈輕且堪愁濕痺那暇怨
沉冥雲結虹光隱陰妨樹色榮不知羊仲塢誰

草堂續稿卷九

十八

在

見草萊情

乾鵲猶藏柳鳴鳩亦未家市荒魚特貴潦進規
偏餘凍歛青苗踈泥深紫莧芽最嫵撩夜枕漫
招蘭輕蛙

天旬簷溜眊病骨復何如掃地仍焚木垂帷且
施書軒甘蒲筴羨長恐荔花踈日報催科客慙
稱大隱居

投簪誰謂早謀拙悔歸遲狂極吾忘我慵來詩
戒詩酣憐浮蟻淨老重蠹魚癡烏飯明朝具溪
翁素可期

乙巳燈夕立春力病戲筆

清時仍忝古稀翁謾雪芹芽照病容隱隱鼓鍾
晴挾雨欣欣桃李白矜紅試燈芳夕霑春酌把
火新畬散早農為報遊人休盡興穠華長在閨
正中

次韻答鄭鳧溪二首

捧履長辭圯上翁邵窩遺我舊從容且堪照眼
春湖綠未羨搖簪勝綵紅火樹連城通狎客土
牛呈歲賽先農把君昨日瓊琚詠恰是燈前咲
語中

草堂續稿卷九

十九

在

芳鄰何幸接詩翁鶴髮酡顏總許容閒翫共憐
山月白狂遊誰覺市塵紅臺登優劇喧童稱竈
臥酤瓠咲老農試向星橋回首望一時佳氣滿
寰中

讀明妃曲

塞室徒聞重拓邊安危曾是倚嬋娟萬千香骨
隨荒草只有明妃一曲傳

題蟠桃喜燕圖壽劉梅國

上界方壺閼蟠桃翠海津根株深九地花實
千春靈樾依歌鳳玄蹊縱擾麟自隨王母

涉進珍鼎劑收霞散杵嬉博玉塵似聞清淺日
長際壽昌辰灝氣淪華夏穹階殖甫申至今梅
嶺表誰復棘卿倫越俗時評雅升堂韻格新三
州均控扼七業總儒紳興薄廬山賦懷蕪鉄漢
真孤風齊斗岳晚意付松筠軒蓋追賢里耆英
照古人詒謀燕翼遠送喜鵲聲頻適國嫵携杖
專工笑斷輪不妨加璧至擬聽抑詩陳東海宜
杯酌南山即主賓期願渾未艾那羨五朝臣

贈夢山少參大賀赴闕

南國春方晏王程景已長忠函金鑑古錦導板

草堂續稿卷九

二十

開

與香舜秦薰風永堯尊御氣芳仙籌登鳳紀天
樂擁龍驤嶺海名藩牧文章舊夕即清秋歌湛
露隨地足恩光

畜蜂

偶營蜂室廬頗豪嗜甘訛孰知甚么質厥賦渾
至理作則貽君臣事迷關尹子臭味惟馨香逐
羶惡輩螳螂侵厲繁螽鳴衙若刻畧况聞古將
旗義法屯隊起我觀採芳來精白允足紀充腹
凡花鬚王供負榮益分窠首夏間千百一攸止
其王苟摧傷狼藉群命委西林時藥畦幽色雜

尚繭紛披縱垂芒鮮潔脾最美嗟嗟飴販夫錐
刀日中市平生嚼蠟翁道心諒如水

碌碌篇

碌碌困塵土悠悠懷古先落落委逝波灼灼皆
英賢不見中山醢一醉日已千會漬盡百醉乾
坤任迴旋不見遊仙枕心往神翩翩願安霜雪
顛一夢周八挺紅顏豈不佳靜志金石堅白璧
豈不佳介士瓦礫捐文車擁華繡露槿照荒壠
何如賣畚叟冷笑生霞烟愚智均碌碌吾人奚
較然支順天全所長玩秋水篇

草堂續稿卷九

二十一

開

晚庭

涼雨到晚庭月色帶簷水幽蘭遞微芳候至靡
草死飛蚊猶聚雷燠祛亦未已仙鼠濕翅遊飢
吻能有幾歌枕聞市喧城門夜局弛列炬走餉
犬賊偏近郊壘書傳謀騎報戰甲謾一委病叟
臥吞聲鷄號曙光起

和李壁山述懷二首

秋郊含雨草茅新委巷誰還數面親行李十年
淹楚越風流千古想朱陳逃名祗愛三緘口混
世空慚七尺身謾把窮愁疑那老杜陵元只是

孤臣

滿幅琳琅句，豈新掃庭長。咏荷情親，何曾辟穀。
能辭漢，恰有炊烟，擬在陳芳。馬試看調鶴，訣垂
楊深映，狎鷗身一簾。永日惟歌枕，甘作明時草
莽臣。

述懷和鄧沃泉

曾携琴劍，楚山栖霞，放仙源路已迷。赤壁夢中
孤鴈杳，黃陵行次一鴛啼。憐才忍誦思玄賦，吊
古空嗟薦福碑。歲晚幾人同野興，飛花風外舞
鷗鷄。

草堂續稿卷九

二十二

九

責足

百骸奉百司，而足荒厥職。苦疑海氣淪，再恐瘴
烟逼。中途輟脩程，期十不一。即朱門敢赴，趙起委
巷且偏側。緬懷淵明興，詎覩鑿齒識。涪翁隱稅
監，姚相愁潛賊。斯賢苟棄捐，無亦汝作慝。况予
頑頓姿，跬步如踐棘。檜杖徒効能，終恨失汝力。
家山節物天，悵望猶異域。醫工湯液授，僮僕遞
按抑。何當復素履，庶用慰衰息。

贈陳瑞山侍御

獨立清臺表，重臨粵海濱。衆瞻曾握斧，吏怖舊

埋輪秋淨，千山月風驅。萬里塵衣冠，趨令望。笳
鼓擁新春，懸豹宮車。壯棲鸞署，禁親一函多事。
會六客感彌綸，共憶巡功大。應知諫氣，伸袞遲
妨祖帳，幸愛濟時身。

雪

冬氣憊，恒燠玄冥似。力爭排林風，陣猛走砌雪。
珠明凍偏山，健老狂知市。犬驚兒童誇，暫見貯
掌弄瓊英。

雷

始歲辰逢四風雷動，夜寒揭虛衾較薄。室暗炬

草堂續稿卷九

二十三

熈殘刁斗嚴，更轉香筒舊。夢闌羊占傳，往事衰
息謾長歎。

虎嶺脩葺書感

窈窕堂封隔，宜途龍章長。爲照萊蕪千峯月色，
蹲踞曉萬壑。松聲吊鶴孤，碧落神遊知麗日。白
頭淚迸愧，非夫紛絲總。擬如心曲可柰春山杜
宇呼。

自岷山過兩洞

款款平輿覽物華，溪橋婉轉到山家。自携茗鉢
孤僧逸，並掠風絲小燕斜。引目遙峯嫵刺竹，拋

肩倦僕藉殘花鷓鴣晚傍歸霞宿不信朱明古
洞賒

畜魚

寒泉將雨小池渾淡淡光風散藻蘋丹鯽騰梭
驚燕沒青鯁吹絮趁蛙喧江湖若個長竿伴日
月依然直釣軒最好夜深持燭看碧虛如鏡白
波翻

柳陰

閒園遲日柳陰中小坐還同小隱風舊事縱談
樗里子野情端近紫溪翁巢成捻賀梁間燕繳

直堂集卷九

二十四

遠空嗟漢上直堂集卷九共愁農候晚勞歌相和水
西東

接芙蓉桃

玄霧籠煙出短垣輕紅疊疊錦綃繁嘉名早擅
秋江品芳齋還移舊圃根恨盡一枝唐御苑奇
傳千古晉仙源閒庭風日無多地欲買江鄉種
樹盆

壽沃泉翁八十一

共瞻南斗降神時喜溢簾櫳日正遲獨把芝英
騎白鹿更披荷葉翫金龜宮袍繡豸真宜老筇

杖棲鳩恰過眉便擬排年陳賦頌當筵應奏武
公詩

啼蛄伸蝶曉酣時樹底遊絲罥釣絲勁薤含風
垂篆榴嘉蔬蕤露裏琉璃病容久謝陶翁酒懶
性長拋董子帷幽致滿前還獨賞海棠枝上轉
黃鸝

望雨

三月驕陽悵旱農江潭云是巨靈封遺書自起
稽繁露往事空傳賽土龍澗口來潮渾爽候雲

直堂集卷九

二十五

頭將雨設移蹤欲招張角魂何去未得抽毫思
已慵

雨至

一觴誰把酌先農化却甘霖偏四封靈石翩翩
皆舞燕玄雲靄靄盡從龍拋書且助山翁喜荷
畚寧求野客蹤爽氣入幃春夢穩不妨人訝是
東慵

野意四首

烏鴉引子隨初旭赤練飛花近晚春自分不如
田野叟濁醪長有俗相親

踏青遊子塵隨馬，白山農淚送春時。雨不來，

映節老，生節已滿年人。

孤村亭午，炊烟龍眼花，繁似去年。萬雀定應知我，淺驚飛時落，澗西田。

細竹綠垣間，隱居水荒休嘆。食無魚，已分月令青榆火，合請溪翁紫甲蔬。

食紅梅

錯落青林摘火珠，牙根滋味厭甘腴。瓦盆可共無朱老，付與寒山返哺烏。

山僧餉春茶

草堂續稿卷九

二十六

種日曾鋤九月霜，摘來猶帶露華涼。一奩餉我真禪味，烹出天花滿座香。

戒藥

茶頭方技傳，緬想華陀翁。蕙苒空留語，蘘荷不奏功。歸春懸夏首，轉日過隅中。笑殺遊蜂隊，紛紛蔓草叢。

象樽

南夷良冶手，巧範象為觴。擬海由中洞，投醪任鼻香。青犧依古制，白獸借型光。傾蓋邀鸚鵡，虛懷避鳳凰。寒溫兼委納，清濁揔揚揚。慣見金釵

陸嘗從錦瑟傍

李大尹寄白鵬

誰致蒼梧數，還登綠野臺。日中殊臉麗，花外雪翎開。顧影鴛非偶，揚姿鷺或猜。不鳴惟耿介，小立暫徘徊。玄素珣籠獻，文章品服裁。拜嘉須有賦，無那謫僇才。

醉醺始開，俄有竊取者，因小詠

未恨虧紅族，情知妬艷粧。拂烟條已委，含露蒂猶香。鶯怨春風薄，蜂嗔俗客狂。抵堪同把玩，可忍重迷藏。入酒芳應減，裁詩調自揚。穠華心思

草堂續稿卷九

二十七

盡散髮對簪簪

茉莉花

新換南薰葉，曾移舊雨科。眼前春事晚，池畔夕香多。精白餘清韻，輕盈奪素娥。蠻中紅蕊本，不種水雲窩。
開有紅茉莉云

次韻答梅國翁

開緘千里散清愁，快劇祥飈颺旅舟。獨客幾年虛短刺，須公一起振橫流。孤懷直引金鷄閣，遠睫時懸鎮海樓。壁月滿天誰共賞，江邊頻度雁聲秋。

追悼篇有序

頃讀少司徒唐公西洲贈弟樗亭子之作揚確昌大知公於愚兄弟不淺也樗亭已矣遺篇光燄流照幽顯俯仰真莫悲感何如語稱朋友之墓有宿草而哭爲之賦追悼

炎海於南維決滌瀾八裔瓊島秘萬靈磅礴華夷際異氣鍾西洲天然燦明睿千里神駒驤赤霄鸞侶聽詞鋒敵四方禮學魁兩制釋褐趨辟雍民曹仕初筮寶礦晶必騰玉彩蔗不啗老吏

草堂續稿卷九

五八

駭發銅儒英締深契南歸奉脩隨再閱紀元歲婆娑古榕陰東山跡非翳翻然箕踞軒復縮省卽盤文武憲外臺三沛薇垣惠全齊距南楚遙引金湯勢暫列留都鄧望仍北濟大疏總機宜群公仰匡濟思循四序功遂鼓五湖世虞羅少冥鴻纓組有蟬蛻江湖切素懷山水時小憩指峯訝中摧吁嗟哲人逝邦家悵典刑道脉失根蒂惟二丈夫子晚喜仲也藝忍讀贈聚篇一字迸一淨緬想筠谿翁德業鳴並世社祀崇二賢斯文詎論替

丙午秋八月朔沃泉裕齋二憲伯命酒矩

洲奉謝二絕句

飛蓋親勞折簡來綺樽遙傍野堂開十年病骨容扶掖散弄幽樊燕雀回
西林卜築小菟裘欹枕槐風答四休一座咲談
罪玉屑不知煩暑尚爭秋

次韻酬沃泉

花映溪橋柳映堂百年養拙此何鄉翠觴不減黃封醪皓首從酣白戰場避影自依芳擬靜耽幽同步緒風長光陰無限吾人得世上還誰號

草堂續稿卷九

五九

太忙

次韻酬裕齋

數椽虛擬少城堂半落寰中半落鄉桑樹鷄聲鄰北垞葦林漁唱過西場乾坤漠漠冥心早今古滔滔寄恨長采菊東籬堪小約總隨蜂蝶一時忙

九日期沃泉裕齋壁山矩洲小集席上和

裕齋二首

幽興惟於熟處便未煩奇幻想虛天龍山賓從如流水誰解風琴奏漢邊

絲衫紗情各輕便舉白呼紅送晚天
蕙菊香中渾一笑閒人風月本無邊

越日次泉追和舊作見貽次韻奉答兼簡

裕齋壁山二首

暫憑歌笑接堂堂榕葉陰連大隱鄉
九日登臨堪蕪境百年悲喜付優場
客分慶馬杯深淺僅競風為線短長
欲借魯戈揮落景入城輿從莫教忙

高軒重枉過谿堂小墅將題埃德鄉
雪藕旋教翻馬浦檳榔遙記赴龍場

滇俗以辰日當歌未集市名龍場

羨金鈿麗改調應知錢笛長逸興此中元不淺
催花何處鼓聲忙

君馬黃

君馬黃臣馬驪黃馬立仗驪馬馳朔風吹磧百
草變衰汗溝凝血長苦飢將軍縱轡放鳴鏑空
中一響無遺跡上有盤雲鵬下有化虎石為君
更發旋轡辭

青青河畔草

青青河畔草遲遲萬里道道遠苦多岐感憶心已
憐驅馬嚼霜髮結筏汎黃潦狼居誓必封龍堆

飛一掃馬牛風不及誰為寄安好幸抑金玉懷
飛鬚蓬花早

陌上桑

豔質不自惜採桑上南陌秦樓多麗姝見者潛
奪魄耀耀明珠璫凌波發纖啼語笑詎輕酬中
心秉貞白紅蠶罷新浴桑桑始可摘傾筐早已
盈歸伴暫離擲問言何太勤獻繭著禮藉女事
貴必躬寄謝車馬客

蜀國弦

雪汎錦江水垂絲綻紅蕊愁借郛筒消歡逐巴

草堂續稿卷九

三十一

飲起倚劍一夫闕馳車九折難豪門迎重客綠
綺夜中彈

王子喬

乘黃螭賓赤日遺世佳期七月七學鳳簫差不
可攀玄宮瓊瑤縵氏山縵氏山高切雲風雷湏
洞隨氣氤氳上有混沌子不見空相聞

君子行

造化愛修名君子況金玉靜默貌若愚粹美良
可掬誼交古水寒數面芝蘭馥持吉恒謙謙遺榮
匪碌碌動息懸氣機休戚關國俗景星豈常輝

神虬不可畜偉哉邁大夫千載嘉耻獨

燕歌行

天作燕都樓太一前雲蓋擁重光日西山瀾氣
鬱嵯峨遼海洪濤壯呼吸沃野環畿千里春絃
歌比屋諸生習紅筵雜劇近新聲紫袖佳晨聯
綺陌輦貝駝金混九門通衢十二朱甍密東南
菽帛隘漕渠絕域梯航走庭實年少瑯鞍蹴鞠
塲白頭綠醕團樂室憧憧行旅不賫糧處處圓
肩虛繁桎漠睡明月淨穹廬蚩尤霧淡鶯花秘
貌貅百萬龍秋防深閨那解牽衣泣

草堂詩集卷九

三十一

難忘曲

雙燕訖孤鸞照影發彩舞那知鏡裏姿不是山
中伍明月上白榆宛宛素娥語感此徒星霜寂
寞蘭蕙雨

野田黃雀行

丹鸞應瑞圖翔翔必明世玄鶴驂上仙近閱動
千歲不見田間雀微翎匪鮮華一步恣一啄蓬
蒿足為家君子有遠操洞幽察其微鸞衰悵鶴
老嗟嗟黃雀肥

門有車馬客行

結髮遊京洛契誼文武資高談酌謨典語次貫

握竒道希裨世主功希垂鼎彝中歲抱沈疴言
歸守節茨蒹茨鷄聞爭伐報異客俠傳呼震林
薄夾道羅旌旗彤幘隱華轂襟藻盤文螭升堂
肅賓禮光輝威鳳姿問客從何來早晚發京師
問今乃何適詔殿西南夷推賢共踊躍追舊同
嗟嘻呼兒具小酌苦以忽忽辭暴樂不能款內
愧蒸鬚眉再拜出門闕執袂且依依殷勤復致
語念此晨星稀終期保令德緘報勿相違

江南弄效李賀體

草堂詩集卷九

三十二

江樓拂柳融烟輕金釵按曲節秦箏蝦鬚簾內
屈卮舉鸚鵡夢中傳吉語燕掠芳塵逢舊侶吳
檣近泊桃花墅越客春衫來楚楚捎得魚緘過
湘渚

白紵歌效王建體

吳宮步錦妍光屬照夜明珠當華燭新寵蛾眉
號愛卿舞木如雪掌中輕春鸞宛轉應翔燕瑤
環振躡芙蓉生霞觴未歇歡如許斗柄斜河月
過午傳勞斗曙餘醺塢

聞李辟山還自蒼梧雨中奉訊

潦漫槎頭釣伴稀龍門高韻苦相違舊題白雪
何人和獨泛蒼梧幾日歸苔徑不教收雀網虹
湖偏惜褪蓮衣浮雲名跡那堪憶疏藕論文道
豈非

郊居寄鄧魯二有道二首

漠漠玄雲結午陰江樊猶綻兔葵心迎潮白鷺
翩翩舞選樹黃鸝款款音市上方袍聞施藥門
前稚子報携琴綸巾不着從蕭散獨抱離騷學
楚吟

幾從塵外混神翁洛社衣冠浪自同杖策雅堪

草堂續稿卷九

三十四

垂竹帛詠歌誰共邇雪風清吟肯惜筠筒滿縱
飲寧辭玉笋空委巷十年虛伏枕未應無路請
屯蒙

夏至矩洲書事

西林朱景初迎至結夏清禪亦未過紅糝落花
三選四綠翻榮稼一川波將雛燕舞晴偏媚求
友鶯
曉更和岱粟溪農休涕淚霰中樂事本
無多

次韻答豫齋二首

楊陰抵覺蒲團穩地僻何煩小隊過獨載接羅

絲混世幾逢羅襪為凌波談餘塵夢那堪省靜
裏天倪也自和高會莫辭先進酒請看坐下漸

人多

爭枝烏鵲尋常見探水春銀幾度過竊荷化工
餘日月懶追炎海舊風波池萍魚戲金凌亂露
槿蟬鳴笛應和避暑謾誇公主洞豈知清韻竹
林多

次韻答沃泉二首

少陵青眼鴈鷗到漫叟生嗔襍穢過已許楊枝
能度曲謾誇桃李葉鮮橫波酒分蓮注香逾古風

草堂續稿卷九

三十五

憂松琴韻轉和敢向明時輕拂袖只緣天付野
情多

遙峯個個排簷秀蛺蝶翩翩拂檻過龍性屯雲
長作雨道心明水鎮無波湖光忽潑天光動花
氣猶含淑氣和奉憶函關牛背老一編遺我至
言多

再和答沃泉

雨戰林塘煩暑退携觴誰為問奇過杖騰細竹
繁迴路座對輕鷗浩蕩波談劇詩書還磊落味
深藜藿亦調和懸車猶赴蒼生急西臬應知濟

物多

飛鴻亭盆池千葉蓮開孤豔可玩賞以小句

貪看蒸霞豔堪餐滴露芳低飛防燕蹴旅至惱蜂狂剪纈千披蕊凝脂獨綴房並頭人共惜誰道野鴛鴦

賤生石塘周子以詩為壽次韻奉答

早衰清世愧稱賢漁籍閒名浪得先花隱山房分綠野鶴臨風浦夢青田曾無酒數依金谷祗有詩狂學玉川看罷殘碁惟袖手貯君榮路策

草堂續稿卷九

三十六

勲年

用韻與石塘論學

曾於鄒魯想多賢至道從天辨後先靜勝高禪修業專同玄客守丹田遡流何啻風千里懸悟具看月一川隱几頭顱漸潦倒幸教鳴世屬英年

寓興二首

偶逐人間戲劇遊却荒員嶠舊滄洲別來白玉田應熟會見黃河水倒流瑤草豈曾湏雨露琪花猶自悶春秋天庖賸有青霞液幸洗孤懷萬

古愁

諸天縹緲入雲門浪遣華鑣踏市喧夢裡和南多舊侶僻間台偈總真言長松石隱維摩室蔓草金微舍利園法眼只堪觀物幻道身寧為坐花尊

秋園曉涉

心期徂暑淨林郊引杖荒莓綠未拋鳩喚客涼仍選樹鶴盤寥廓豈憐巢雲梢個個添新篠風曼曼繁笑繫匏匏不餘還歲月一篇秋水老衡茆

草堂續稿卷九

三七

題蘇碧玉漁樵問答圖

太古識奇逸厥惟漁與樵溪山此邂逅款語通昏朝問樵從何來神山道迢迢屈指五嶽掌上揚鬚對瓦格格熊豹肯問獨與僑扶桑詎足採鄧林幾迴凋煙霞飽素薜欹枕調山魃聞君樵風遠請陳漁樂饒群溟泳九有天池劇逍遙舉網罩明月星辰紛盪搖靈鱗斃巨壑葦亭應曾寄蚌蛤自么族弦望占盈虧吾方證玄化誰云慕鱗鯨公乎珍此本勝社知何朝開堂對盤薄顙氣浮纖綃警欬宛歷耳眉鬚宛仙標林安

澹轉媚欸見祛煩歌毋庸浪開篋燕石爭瓊瑤

洗少汾新歲見懷和答二首

鶴園佳勝別滄洲魚鳥慚予未泛舟二十四龕
涵妙月只欹高枕恣神遊

偶從方外訪瀛洲半在筠筇半在舟一樹扶桑
春似海白頭思殺御風遊

矩洲觀緋桃簡李壁山二首

池上叢桃似獻新緋英灼灼競青春閒堂對客
豈無具近社携醪也自醇隱樹流鶯時撲蝶葦
巢迴燕情逢人寒陽考舊那堪問李白曾驚筆

卷九

三八

有神

春園力倦對春華不獨緋桃滿樹花溪老繞林
求木耳山僧挈籠饋茶芽交垂碧草鷗前業隔
斷黃塵世上家未見鳴雷回蟄候已聞新水聞
輕蛙

春庭獨思

是處春風傳物華總難裝點澹生涯衰顏被酒
融融暖病眼攤書款款斜筆格銀鈎殘薤葉硯
臺銅滴舊蝦蟇數莖苔下忘憂草燕子天長也
見花

詠龍蘭二首有序

龍蘭性不食土繫以棕絲懸崖掛樹生
意自遂大旱視其蒼蔓吐嫩白根如粟
粒即兩驟至品微而氣異者也鄉人不
識蓄以凡草物之不遇有如此者予因
感而詠焉

掛壁憐葱蒨龍名不浪呼詎能辭雨露且免混
泥塗根抱陰晴候神疑變化俱隨風香亦古端
可狎潛夫

艷蓋春何去蒼藤只默然無言那有恨托意似

卷九

三九

孤鶯羅蔓終相惜逢心謾自旋未須齊物化隱
几對陳篇

壽周荔灣和獅山韻

渭濱曾記入占年何似歌鍾宴列仙道士傳丹
封赤篆舞兒拖錦出紅筵紫霞杯泛鶯黃蕊
詩緋鵲素鮮只有喬松堪致祝春光長在

芳前

辛亥夏四月己卯與李壁山遊橋山因覽

首丘壁翁有作次韻一首

車驅清曉露蹣蹣微天綠野風何遠朱明火

未然高歌塵外客縱博橘中仙更擬乘秋興來
分煮石煙

王岱麓中丞以詩見貽次韻奉答五首

岱嶽標東海精融間古才賢流憑羽翮泰道倚
胚胎斥鷃虛憐驚繁星畫拱台共嗟仙籍吏暫
下五雲來

世濟西平美蟬聯琬琰勞蛟龍風雨壯鷗鷺海
天高談笑隨揮塵經綸仰坐曹懸知鹽坂駿鳴
向九方臯

驅馳紆五嶺敷論劇三韓冲况多虛席輝光一

首堂續稿卷九

四

者翰乘嶽欲發素遜碩任心丹昭代賢為寶

行行拂豸冠

暑隨新雨淨涼是緒風餘白氎來時服青箱舊
日書稍甘南味饌誰掃錦溪除逸氣方溟渤瀾

江掠孟諸

感激辭明主從容慰卑人奚囊皆襲綠藻錦
不欺塵叶景封靈莢循年閱古椿索居仍老

端愧接芳鄰

岱麓再和見酬率爾賡答五首

委蛇東省步磊落建安才信有龍遺鏡虛疑鶴

化胎奇探過禹穴勝紀想天台寄謝談經子匡
衡正鼎來

已罷東西陝寧懷大小勞卜居聊隱約聳壑即
孤高化理張京兆風騷何水曹快觀豪動勢萬
馬赴成牢

阿房章小杜桐樹別諸韓肯畧黔驢技從知海
鳥翰曉樊榮露槿夏圃足山丹欲識閒風致方
袍映鵲冠

驅鯉文何典懷沙恨有餘暫堪乘蠡舫奚取上
鄒書晤語天方假言歸歲欲除掌中希世寶那

首堂續稿卷九

四

得竟藏諸

幽棲非僻俗詭為契同人沙蜃空窺影靈犀解
辟塵羽觴行綠蟻石鼎煮香椿他日鳴珂里還
誰許卜鄰

和岱麓謫居感遇三首

曹相肯醇飲武侯著心書二子昔豪達曠世清
奇餘攝衣吟廣野行潦海修衢飲足且復止春
此築蕪居維北有嵩華維南有匡廬高虛棲隱
遁真厖畧親疎鷄豚混長育兒孫逆將扶桑脉
翳春畝木挺千歲株斯境不能即五柳惟披圖

夏雨戰炎毒，舊集滴聽自好。鎮海浮電光，舊集魍魎昵鄰。保晨舊集者誰？舊集西鄙窮瘁老。晤嘆舊集穗芽暫喜，舊集翻舊集野震舊集古木。茲云諒草草，舊集鬼神故注味，何由竟蒼昊。

至人抱宿好，希逐玄化遊。俠士尚然諾，結驂連王侯。顯約異谿徑，焉往副所求。彌胸漫交戰，誰為祛煩憂。飄飄方外侶，鮮髯霏雪猶。謂我餌紫苑，何如樹衛矛。則以葛陂杖，携舊集蓮葉舟。冥鴻無近影，安能托朋儔。懣劇拋化書，嗟哉蜺與蝸。

矩洲颶風折柳嘆

草堂續稿卷之十

甲二

樹柳較陶曾，缺一遺我清陰延。夏日颶母西來，六月三挾電驅雷駭城邑。僵柎拔枯不知數，囊下依稀見神物。四株裊裊以行潦，戰雨蒼梢猶鹹鹹。玄駒白鳥紛失次，予欲有贈將焉得。吁嗟乎，泥草堂顏色在矩洲，少此亦何礙。

矩洲詩集卷之十

草堂續稿目錄

詰龍辭併叙

鎮海樓歌

盤松辭

古別離

折楊柳

閔山月

出塞曲

巫山高

草堂續稿目錄

南越謠

送遠吟

小山歌

戲馬臺

嚴公釣臺

三湘詠

飛來寺

小金山

海珠寺

黃灣

馴鹿篇

泰鶴篇

雨中準雀行乙巳至日作

石虹湖

後樂園

林中

歎穫二首

黑白猫

慶豐莊成

移梅四首

草堂續稿目錄

二

古路行

候晴

覺寒

至日

藏書

段虎行

感雨詞

南州行

素琴

古意

所思

對酒吟

烏栖曲

贈星士

夜坐吟

庭石歌

剔蠹謠

石屏

種桃

寄唐龍江學憲

草堂續稿目錄

三

拙逸亭望白雲山二首

縱兒

歸客贈僧上林

潛江書至傷孝豐弟

殘菊

雨夜

復雨

聞蟬

園丁報梅開病不遂觀

壽劉梅國少司寇用茶韻

次韻答杜區見懷

梅國寄贈次韻奉謝

贈龔沙溪赴湖廣右轄

贈查穹隆方伯還吳

篆烟吟

弄筆二絕句

挽蔡西峯

述興二首

次韻夢山白沙與同事諸公登山觀海

次韻夢山自永安赴白沙道宿村舍

草堂續稿目錄

四

甲辰賤誕承周獅山以詩爲壽次韻奉答

獅山再贈復答一首

送夢山少參分司嶺東四首

少年

冬雨三首

平洲爲趙縣博賦

紫菊二首

丫山命酒過予觀菊以詩訂約次韻奉答

二首

麾姪獻狀元紅菊詩以貽之

送真少岩報政二首

和唐景夷得山一首

送公彦參政

擬登鎮海樓

陳用明饋紫霞綃菊

觀菊

謝壁山惠菱菱

翠巖行樂吟

次韻答江晉菴

贈蔡可泉參政二首

草堂續稿目錄

五

和李壁山四首

出郭書事

寄壽盛程齋秩宗

黎以德送金植除醜

壁山端午饋九節蒲酒

知洲詩集卷之十

詰龍辭有序

嘉靖癸卯秋八月不雨至于甲辰二月潮涵
泉縮萬井枯竭誠誠之水斗六錢朕司虔禱
不雨捐俸降服醮于群廟不雨巫祝于墟童
子譟于衢又不雨春事方作昨是用懼老予
悶然伏枕不足以赴上下之急遂呼龍而詰
之靈鑿西興蕭颺時至誠偶然爾辭曰

龍乎神何遠斯胡屯雲而不施赤地千里民怨
咨十日零禱愁百司汝如不知奚神為龍乎靈

草堂續稿卷十

乙

乃曷縮胡偃寒而屯其膏旱魃之虐沸海潯化
我榮木為枯苗沒胡勿卹民嗷嗷龍乎曷安而
湫浩浩屯淵涵有一滴人間三尺乳胡不驅
雷鞭電母惠我滂沱斯職守嚴賊兮螺螄蜥蜴
兮結蜃屬陽燄兮舞陰權詛師厭勝禹步旋延
登尊降鼓齎齎盼徐速隨檀煙村忙奔走禮
且瞻龍乎龍乎曷為其然

鎮海樓歌

江南江北多高樓鶴雀黃鶴專名州茲樓自古
壯南服五層簷棟中天浮祝融忌怵火龍走一

夜災風化鳥有滿城冠蓋嗔吁嗟攀陟無由空

引首封疆大夫濟勝才糞除煨燼繁無開星流
州檄集精藝規模視昔加宏恢材徵鐵力西藩
下牖布銅鋪東日射直從碧落散飛甍肯謂蒼
生思廣廈諸公多暇亦登臨妙竹哀絲破水雲
舞蛟騰蜃赴高會烏鰲白艦隨蠻琛層層面面
陰晴別萬象低昂參列請梯絕頂望神州極
北閩河是天闕初名鎮海我則疑長城鎖鑰策
勲誰貌貅萬竄豈不振安用底物高嶠嵯岳陽
憶昨聊孤賞楚尾吳頭歸指掌憑虛朗誦范公

草堂續稿卷十

二

碑七澤君山競森爽

盤松辭

青青庭下松雙檜共葱蒨冰姿鐵骨四十年紫
霧清霜養孤勁蒼根自飽土脉腴苦節深含元
氣正影搖簾額卷而開戰風簷外蛟龍兢場師
操作馬遠勢汰冗刪繁就疎淨聳如翠袖拂紅
筵俯若雲鬟窺露鏡奇人携酒賞妍巧野客貪
看支老病場師場師汝能修飭悅衆目不道天
心忌紆曲

古別離

惻惻復惻惻送君遠行役携手出潼關何時渡
沙磧沙磧路綿綿胡塵晝暗天莫辭頻勸酒動
是幾經年經年歎馳驚虜地無芳樹野曠似連
雲雲深日如暮日暮氣轉寒長驅襲可汗壯夫
多遠思龍劍勿輕看

折楊柳

上馬弄鳴鏑折楊臨廣陌控君紫遊韁借問此
何適東征羽檄來西塞霧還開推轂非虛禮安
危仰雋才君才健以雋屬國知聲聞會繁五單
于分茅綰金印寄言得意時勿忘此楊枝楊枝

草堂續稿卷十

三

春自綠君意豈參差

閨山月

閨山月出早地迥照還遲圓缺蟾何恨高寒免
得知爭枝嫵鵲擾把酒歎人稀莫上青樓望那
堪動遠思

出塞曲

鳴笳驅易水揚旆指桑乾將令如湯火敢嗟行
路難前鋒并薊隊擣搥邯鄲神臂中堅弩長
蛇八陣蟠奇兵工砲石健士聞熊後已盡三韓
境將夷五部增捐酒流傾乳征衣浣雪寒李蘇

傷別處來往幾曾看

巫山高

巫山高幾許手撥丹霞窺萬里鳳翥鸞翔十
二峯紫翠堆中插熊耳挂壁獼猴喘不呼翠微
飛雨滿成都蔽虧日月疑遲速羅列罔巒忽有
無勢趨樊府更奔騰陸海重關第一層白帝城
頭堪騁望陽臺雖勝不須登

南粵謠

粵邦南海曲盡控百蠻鄉向未奇珍貝惟傳臣
越裳白雉今安在朱鸕本不常豈堪登貢籍直

草堂續稿卷十

四

許眉凋梁進酒番姬勸豪觴鳳卵裝指環深水
石鑽服黃紅光照席玻璃薄華軀緬布長調和
華草彩葉照蘇方天限華夷界波因物異揚
至今聲教地誰復計安攘

送遠吟

良晤燕臺上悲歌易水頭南橋隨鳥渡北馬劇
龍遊妙妓金貂袖擔夫黑犂裘風埃侵客髮月
色帶邊愁折柳須新綠行盃此暫休閑時過畫
肆弘景有圖牛

小山歌

八公山上桂花飛八公山下羽人歸朝蒸紫霞
暮明月道是神翁住翠微淮南警慧超漢室疏
入明光爭皎日果然才大志自高竟薄諸侯慕
仙術神仙非有亦非無不若人間富貴途淮王
邪計熾如火安得幽秘求玄珠數千方士舊文
學大山小山勝如角黃金變化誰得知纔說百
年猶晦朔三篇道訣付炎魴桐栢流波咽舊朝
雲中鷄犬弓刀血仙骨未舉凡骨銷

戲馬臺

少年愛覽英雄跡戲馬崇臺會戲劇空中雲鳥

草堂續稿卷十

五

眼中來猶想宋公揮劍戟呂梁之水何滔滔汴
泗潯迴感怒風觀大堯彭城壯曠望全齊岱
岳高拔地峯巒紛甲馬聳即昂霄低亘野閭闔
子弟競麗蒙信有淮陰當跨下差我芒碭虜冠
龍萬古乾坤氣勢同劍佩行吟沽酒市更登樓
准昔歌風

嚴公釣臺

聖作乘時運賢才了世機非熊初叶兆白鉞遂
揚威文叔專封拜嚴陵自側微客星何度次帝
座並光輝開物諒成筭遺跡豈盡非丹書終示

訓表并即知幾往事聊觀感前修孰與違流風
過海曲肆帆見層磯

三湘詠

慷慨遊南州毚寇辭舊粵旌搖九疑雲帆挂七
澤月蒼梧魂不歸竹淚亦不沒問鵬懷長沙哀
忠醉清汨巫山信超遙郢樹杳恍惚茗估販春
芽澤溷清江鰈衡峯報迴鴈岳麓紀前碣誰運
鼻端斤敢憚足下則驪珠自播弄山鬼何勃窣
向來青草橋叢祠幾蕪沒

飛來寺

草堂續稿卷十

六

誰拓人天境青蓮此地生大千分世界小劫變
年庚鵬奮雷天聲龍騰渡海程雲岩栖殿閣飛
澗繞簷樑峽口彌兒戲山腰鹿女行慈雲升有
態花雨散無聲齋磬群峯應禪燈獨夜明情知
魚自樂日斷鴈孤征俄頃心彌遠沉冥物故輕
問予何住看回首五僊城

小金山

小金山下昔維舟步上高臺散旅愁萬木排雲
藏古寺三江流潦汨靈洲自知前世疑坡老獨
挹寒泉憶故侯二十年來開劍後孤風長箭馬

鴻秋

海珠寺

沫日滄波面面賒想從鰲背駐靈槎陰晴盡借
漁人景雲水偏宜野衲家月鏡東西浮殿壁風
帆下上掠窓紗文溪精舍隨長劫夢寐儀形髮
早華

黃灣

挂席終朝絕市諠東洲墟落似東屯蕪葭舊認
扶胥口風雨遙連甲子門鰲嶼嵒嵒疑少海蜃
樓明滅失孤村少年茶竈豪遊處獨恨玄虛賦

草堂續稿卷十

七

未論

馴鹿篇

暖食天天潤澄草寒食酌酌畝中稻氣閒性近
致食誰無乃困夫與田老食人之食解人意呈
瑞啣花說仙島變蒼為白記千年作頌陳圖貽
壽考騰麇戲北亦自適伎性性炫文藻呼來
喝去足調笑仰首啣啣向晴昊我今哀汝狎且
馴始為玩物終殺身大地無處無松筠何不自
牧南山春

秦鶴篇

秦鶴在園飛鶴在空空鳴囀和本末類雲泥轉
瞬無由從毳毼踟躕若有恨赤晴脩喙臨長風
汝昔胡為觸羅網中宵警露揚清響老馬伏櫪
千里心汝豈有志瓊霄上瓊霄之上白玉京六
翮安得如雲輕衛軒齷齪不足戀鳳凰翔旬符
休明幸拋粒粟鷄群去自是仙標信所征

雨中準雀行乙巳至日作

雨準豪雨雀黠準疾如颺驚雀散如電掣準兮
三至攘空拳雀也潛身保深樾庭前綠橘垂煖
雲庭下虫蛩蠕蠕分雀思飲啄不思患一準盡

草堂續稿卷十

八

逐啣啣群君不見兔營三窟備蒼鷹不知絕足
韓盧輕君不見螳螂引臂待鳴蛙不知黃雀從
天下老翁隱几置得失且送短景迎長日

石虹湖

荒唐曾幾畝率意浪名湖天影仍浮動雲根定
有無虹光流玉浦蟾魄浴水壺懶着扁舟弄聊
堪一鑑圖怒鰲爭郭索豪喙鵲鵲雄虺潛魚
苟遊鳬避雀學微風披澆滌急雨蕩潢汗野饌
饗菰米魚罾覲蚌珠霖收從泛梗潦進儼增樓
伎鵲空傳怪乘龜倘涉誣瀾漫誇楚澤頊洞想

齊湣平渚遠孤館惟應慰老迂

後樂園

我懷范希文功名滿米室清篇出警語切寓經
濟術落落江湖心惕惕廟堂日綢繆數百年志
士有軌轍予也寒餓姿蚤歲濫甄拔仰公北斗
標箕尾詎恍惚駑駘長途明時抱裝疾塵纓
賢神武俛首委蓬華偶營一畝園蕪亭榜拙逸
秋林露遠山几案紛散帙農圃盡賓友經旬廢
巾櫛于焉奉遺訓幽悵晏蕭瑟

林中

並字詩稿卷十

九

伏枕淹秋暝林中肺未蘇蕨葉翻榨綠柿顆透
籠朱僂僂瓦根臥欲撻鵲闌呼畦丁收紫苑野
客餉雕菰畧刻僅華景星躔限壯圖暫教齊隱
拙詎敢涉高虛振屨聊行樂懸巾即守株存生
稽老子著論想若夫寄傲惟孤笑依禪或半趺
遙空堪引目來鴈掠江鱸

歎穫二首

自缺經年望誰憐數口忙西江霖尚積九月颶
猶狂蟲後苗應白霜前穗不黃即愁溝壑近何
處萬斯箱

幽居仍養拙切望歲功成難盡松花飽惟甘芋
糝清釜橫魚却避餅罄鼠還爭自與山農狎常
關俯仰情

黑白貓

狸奴傳惠市林中粉墨無煩倩画工書閣清塵
蹲玉虎綺疏晴霧戲玄熊晨供肯厭豚肝薄夜
動應知鼠穴空總付任翁閑料理世情多少未
收功

慶豐莊成

並字詩稿卷十

十

新營環堵接新甬門巷春風處處花虛廩自今
希有歲老農何得歡無家懸知地僻堪區芋總
為池深足泚麻進使密陰開一社鷄豚祈報亦
繁華

移梅四首

羅浮千樹老龍驤四百高峯散古香多病江南
無驛使兩枝乘雨到林堂
野人亭館足倚蘭不獨芬芳亦耐寒好歇千山
松竹雨月明清影共梅看
梅花驅我發新狂自把長鏡斷早霜何必瓊瑤
擬顏色可人耽賞是孤芳

誰題香雪小林軒五出先冬已破暄不是花神
催淑景更於何處問調元

古路行

問予古路何時開千里萬里空莓苔曾無堆堠
雲棧別豈有盤磴星階來星階峻極臨台斗元
氣鴻濛森玉牖得途彷彿馭風仙失足何如喪
家狗我聞有客趨超行偃偃十載紆修程千金
不惜藉老馬引步泥滓迷蔡荊回頭據石坐歎
息方思古路如絃直吁嗟古路如絃直輾蹄不
見今人跡

草堂續稿卷十

候晴

長風吹雲雲脚垂旖旎尚掩群山姿矇矓寒日
弄微影夕雨作態猶飄絲清晨乾鵲止我屋不
噪飛啄枯棠枝僮披藥果待杲杲更拂餘潤囊
織絺誰家絃管已間作繡羅依約隨長嬉東鄰
脫粟鼠竊盡破金豈得營朝炊呼僮將車欲有
適書屋舊在城西維分明愛景信可戀此恐亭
午仍淋漓陰晴俄頃誰自料且看晒翼雙鳥驚
覺寒

十月江南暖未休北風侵曉競颺颺謾憐曲宴

迴貂帳誰共清齋擁鹿裘計歲祗多虛日月程
功慚未註春秋溪翁怯冷罷垂釣獨臥漁簑蕭
葉舟

至日

林中幽抱逐時歡偶為迎長引短嘆黃菊雅堪
期歲晚白鷗終未厭江寒老農有約開新釀閒
客猶聞拂舊冠誰道天涯忘遠思朝來雲物倚
樓看

藏書

鄙儒昧世機未老身已退敢辭併日餐迂懷委
書隊俛默追昨非信有章可佩散帙滿虛牀或
者疑作魅惟此沮洳鄉重鼠恣殘潰炎伏更淒
泚僮僕負曝燂漫檢天竺餘筆札費抄對力貧
建重屋甕篋得僉載值抱孝先辦一枕連朔晦
經旬不涉卷隱几動長氣樂天架千軸頗恨無
可誨何如且緘藏誰能置纖芥

殺虎行

象山猛虎多儕侶象城十里無人語街駒攫犢
繞市行藜藿頻年徧青野令君下車走令符山
氓獻虎如獻俘金刀毒弩竟大索五日格殺三

於菟令君仁且厚殺氣乃赳赳汎祛五害如摧朽嗟嗟弘農亦何有

感雨辭

東郊西郊襍旱魃高原下詠如焚烜蛇醫象化詎足憑一寸精誠上迴幹群龍捲海靈雨零沛酥流乳徧滿町良苗疑疑向華實餘沫盡放萐繁青家家椎鼓慶登新割鮮滴酒勞田神焚香拜神壽明府長輯瀟酒真仙伍

南州行

慨昔南州士空傳孺子名自甘貧且賤托慕聖

草堂續稿卷十

十一

之清直答農功問遙將絮酒行德音遺郡牧隱節與邦程墓寄千林冥湖虛一鏡明悠悠懷古恨讀盡曲江銘

素琴

空山絃素琴山月照叢薄一彈終一曲天蕭萬籟作南風不可期雍門亦冥冥迴軫奏清商餘音振哀壑猿猿負子來魑魅盡踴躍叉手向我拜不語意自樂曉日東岩生曉月西岩落我抱我琴歸居然坐廖廓

古意

哀懶屏幽寂浩懷付詩書敢謂中人下乃意太古初操觚甘廢園任獨甘自踈終南豈不捷與

步羊腸此力耕不計穫把釣不羨魚朋儕競蒙賞閉門日端居長年抱墳籍鄉曲誰吹嘘搦管頗成詠語少興自舒保終諒無咎勿回中道車

所思

所思如明月一望一迴圓美人瑤海上歲晏抱悵悵所思如威鳳九苞昔來儀嶰陽秋實少千仞恐長饑道遠徒病涉世遂無遺風不見魯宣父悠悠懷夢中

草堂續稿卷十

十四

對酒吟

命蓋慳可人溪山弄明月遺我滄浪篇顏色照玉雪怪聞城市有山林鷄鶩那知野鶴心終朝一舉盡薇蕨淵明傳者無絃音薄暮過前山相就對我酒並倚松風談九有半酣携影月中歸肯落世情翻覆手

鳥栖曲

瑤空七月心星流涼風吹動江南秋鳥栖古柳三更月搗練闌中砧未歇君擎寶劍赴征西今夜銀缸金粟齊東方未明聞馬嘶

贈星士

每從神化識丹青出口如泉珞琤經可是坡翁
當水運豈無韓子值箕星少微總應林泉逸間
氣誰鍾海岳靈獨掩衡門搔白首媿君猶爲到
寒亭

夜坐吟

北風吹庭霜滿天巡簷仙鼠玉毫鮮百年山褐
擁華髮哀鴈獨嗽神淒然一盃未醒晨浮蟻病
骨胡爲眷滄海夢境誰知了道心碧天如水明
星起

草堂集卷十

十五

庭石歌

野老庭前十二石一一皆含太古色英山神骨
劈空青震澤蛟宮移前芳初披繡蘚認星文近
愛踈簷駐夏雲米家袍笏風流在牛相亭臺景
物分嵌岩虛竅各有態浩氣秋霄凝沆瀣祗應
妙月照玲瓏肯許浮埃栖翠黛兩峯巧峙玉孃
顏伏虎蟠螭綺席環何必零陵誇故事直從齊
閣看巫山野老龍鍾得石性對石不語如禪定
五松亦是雪霜姿坐閱乾坤闢蒼勁

剔蠹謠

閒林群木嘉皇橘沃壤調風當旭日素華綠葉
舊葳蕤黃落忽如嬰宿疾園夫亦有言此爲樹
中蛀皮蝕妨其枝心蝕即無樹吾能剋剔利金
鈎千竅百孔盡搜巨蠹纖結靡遺類會使樹性
還森幽園夫此技汝且止物理榮枯本相倚豺
狼蟻蝨豈無時一樹之災何必爾

石屏

點蒼山骨老尺寸具欽峯藻繪神工巧磨礱哲
匠任滇濛疑雨洞黠雲想雲岑木杪依長挂岩
端月不沉秋臨泉欲冷冬翫雪愁深叢簇窺衡

草堂集卷十

十六

雄

霍毫芒指桂林鏗鏘鳴璞玉珍重敵兼金晝画
紛紛起何人解賞音

種桃

暫看蒼核坼佇待綠陰成野圃三年實僊家五
木精繁花欺錦麗疎幹傍梅清不是玄都品遊
人莫浪驚

寄唐龍江學憲

孺子湖邊把酒卮悠悠塵路共懷離千年綠野
知何在一曲黃灣稍自私月到恰同聞鴈候人
行剛過折梅時白頭世味惟孤枕祗爲雲間有

所思

拙逸亭北望白雲山二首

引睇孤鷲外遙峯出晚林因知逃世者何必入
山深自倚溪翁杖誰將野客琴
節次容老朽莫
遣早寒侵

雲山今古鎮蒼翠席邊看天爲虛明遠心從靜
逸寬幽期餘涼倒淑氣自嶺岷城市晴陰別何
人更倚欄

縱息

弄影疑爲侶先寒戀軟莎浮沉材故短颯香類

草堂續稿卷十

十七

偏多江霧昏蝦蜆風孤足網羅飛鳴應自好傍
我水雲窩

歸客贈何古林

歸客歸何處應辭虎豹閑不妨過菊節端愛近
雲山開卷渾真樂談天少汗顏幾時尋釣伴為
報海鷗還

潛江書至傷孝豐弟

作吏才彌健思鄉歲再除鴈迎南陸日書報楚
江魚骨肉新愁裏風雲舊夢餘丘園堪我老那
更嘆居諸

殘菊

已褪殘霞紫猶憐委露黃晚英纔吐艷踈蕊且
流香清賞何多得新吟只恁狂陶家籬落冷孤
興至今芳

雨夜

寒光應逗古梅枝聲入虛窓一枕歎病叟豈堪
沾濕早閑人何限望晴時江山未息投戈恨書
劍空深鑄硯悲漏盡鷄號猶不寐詰朝元有野
僧期

復雨

草堂續稿卷十

十八

行吟未屨阻郊坰盡日濛濛夜未停不信三更
迷舊次謾疑孤鷁失前汀柑林個個垂芭紫草
徑欣欣引帶青白首杜陵愁潦滑可知爲客易
飄零

聞蟬

鳴蟬來何時凌曉忽歷耳長林雅閤寂胡乃復
着此初疑青樓妹妙曲發皓齒又疑思婦吟萬
恨咽流水悵然感幽棕推枕歛以起踟躕盼炎
雲乘離節方弭愛是精潔姿詎忍蛙黽比即如
昌黎翁一動見蠍喜南山古樾多佳蔭足安止

眷爾口腹需風露芳且美啾啾遍城邑啓靈兒
女子怕有痴癡夫脩竿後來擬

園丁報梅開病不遂觀

園夫驚韻逸隣叟襲香來歷亂遊蜂喜豈穉舞
鶴迴映霜終自潔照水更齊開甚矣吾衰也今
朝負早梅

壽劉梅國少司寇用來韻

庾阜扶輿氣鍾靈必備人舟需商野外璜出渭
川濱闕布東都華燈分太一神修辭渾復古待
問肯虛頻履願心潮泰安貞道豈屯當繁何整

草堂續稿卷十

十九

暇將寵更謙恂覽德卅霄迴沾蘇化雨勻不孤
天所付奚泰國之均劉晏邦家業長孺社稷臣
虞廷資亮弼周雅咏宜民凝峻瞻端笏委蛇羨
大神宜風淮甸遠持憲掖垣親龍起占昌運龜
遊而詩辰杯芳浮蟻醞詞妙沁園春子構光成
烈後杖屨絕塵會看魚水際拖玉照金麟

次韻答梅國見懷

瑤篇哦罷轉神寒起拂朱絃謾一彈遠興逢春
應有托孤懷憑鴈豈無端青雲意氣追傾蓋白
首生涯付掛冠台斗耀芒當嶺北中天時並月

華省

梅國寄贈次韻奉謝

追隨那限楚天遙蚤歲詞華掩六朝南浦客杯
留別舉西藩官炬對談燒華堂有樂髭難變綠
野同風日易消春競花光歌拍動月涵江影賞
航搖梅欺雪色饒舒萼松長龍鱗不換條榮路
公堪三事重農時予幸五風調天開罨画岩姿
麗秋入簾櫳夕靄銷白拂每從藜杖掛碧筒寧
放綵毫彫清禪許問傳燈偈高蹈誰當折簡招
共道謝安終一起可能存慰粵山樵

草堂續稿卷十

二十

贈龔沙溪赴湖廣右轄

江干千騎踏新晴珠浦悠悠見旆旌卿月迴臨
三戶市雄風猶動五羊城山連南楚鄉音近地
切中臺物論榮共愛早傳棠蔭頌漢庭循吏是
家聲

贈查穹隆方伯還吳

穹隆先生湖海姿作屏暫假天南嶠十州蜩螗
一麾盡多暇或見開枰時興深林壑倦經畧清
夢但繞吳江湄手中乞疏再三上笑拋藩印如
吹洩東書出郭日當曉佳色粲粲浮明眉楓橋

虎阜遊新賞青尊素醴感恩私震澤彌天九有
通至今曾望茶烟紅古來高蹈必名德黃花自
悅柴桑翁炎涼且置差池燕碧落慣縱冥飛鴻
試酣寶帶晴華後肯記黃鸝淡湯中東山消却
幾兩屐洛波傳道潛雙龍斯人兀傲雲雷際世
間那識烏雌雄平生我亦扁舟客孤枕蒼葭浩
浩風

篆烟吟

金猊曉試東皇燧海國龍涎重譯至誰言一縷
篆烟輕靈異曾聞走魑魅上如卿雲抱初旭下如

草堂續稿卷十

二十一

施

清野流泉比淡如古洞拽青霞濃如淨土飄浮
穗隆棟凌晨太鬱葱疏櫺薄暮仍明媚神洲舞
影降仙禽霍霍玄髮雙玉侍仗前恰憶帶悠揚
醞醇花潭春漲賦閒門却掃懶攤書獨玩氤氲
無個事

弄筆二絕句

小苑看花二月初綴蜂鬚上嫩紅舒東皇不省
綠何事一任風吹雨打踈
柳破融風淡不寒曾偷青眼傍瑣欄朱簾半捲
花如雪燕子巢成春已殘

挽蔡西峯

夢隨遼鶴掠微茫鳥石依然大隱鄉三錫龍
還部院一川魚鳥自星霜澤流芸館詩書遠思
到堂封草木光何處最堪徵舊德有人羣鼎照
巖廊

述興二首

癸卯夏四月丁酉雷以颶浮屠震八級飛電市
僧寓觀彼蹶童膺神書如文炷丹跡隱可辨瞭
瞭觸神故壇上附前雷書屏軀幸苟全明靈果
仁煦午枕寤復驚撫躬惕而懼緬思含靈徒淑

草堂續稿卷十

二十二

施

慙難比數戲弄孺子情天且示譴怒縱惡苟不
懲玄網肯虛措予非甄別司作詩告行路
彤霞肆瑤空片綺照晨戶憶昔楚農談惟此兆
恒雨吾鄉春夏交澍沛日四五楚粵風固懸雲
物宜異數腐儒屋數椽叢莽似幽塢蕪田僅卒
歲水冷苗易竄縱微路饑憂豈不虞嘯聚樓船
徧海壖少壯逞跋扈殺人目不瞬生理恃屠據
脩明且爲梗况值阻饑苦前占幸勿符野老庶
安堵

次韻夢山白沙與同事諸公登山觀海

登山寄遐思南溟一何遙海國大如翬出没隨
風濤崢嶸礙遠覽鯨背蒼嶼高陰陽苟簸蕩安
辨來去潮龍掛謾驚怪排雲但枚條宇宙亦幾
許傍席空周遭茲遊暫有適我生竟云勞迴車
踏首路日落城烏號

次韻夢山自永安赴白沙道宿村舍

墟郭傳孤燭憂動亦一端接程輕險阻問俗到
微寒句捷頻搖筆峯奇或駐鞍向來幽賞地此
興未應闌

甲辰賤誕承周御山以詩爲壽次韻奉答

草堂續稿卷十

二十三

未論三星宿斗時一竿長擬老漁師已甘林壑
藏名姓何得雲霄振羽儀野客相從青若竺藥
翁爲贈紫霞危愧君高誼還推引執策前賢敢
浪馳御山有菊坡前轍看爭馳之句

御山再贈復答一首

散髮眠雲坐石時款扉惟有一閒師橘中光景
渾三島蠅館寒暄小二儀真率慣登班草席龍
鍾猶縱捲荷卮朱顏莫謾誇明豔烏兔無端似
角馳

送夢山少參分司嶺東四首

兩岸烟花映艫樓循州潮信接梅州東人無限
歡娛地石埭山前寶月秋

韶薰夏日各機權花署熊軒謾獨賢大手莫辭
揮霹靂鯉魚元不在重淵

海上羅浮擅洞天奇峯個個盡棲玄乘輶濟勝
嗟能事好寄瓊琚四百篇

千霜喬木護韓祠麗澤東坡足世師幾點殘脂
尤近志總交山海領遐思

少年

名都豪士避風才草堂續稿卷十 二十四
寧陽春步錦開列邸問遺

多寶劍一言酬贈總瓊瑰珎珎近映長千里紫
袖嬌憑小忽雷揮袂却辭遊冶伴垂帷終日讀
書臺

冬雨三首

亦知常澤好惜是過農時枯壠虛沾足蘿垣各
夢滋因風疎更密翻溜練仍絲病客惟欹枕容
觀造物嬉

絳葛涼初入瀉罇亦未開飢饉渾瑟縮病鶴謾
毳氈市饌將腴蜺園英稍借梅勿嗟葭候遠幽
谷有潛雷

夜進盆池水纖鱗吐絮忙
閑閑聞雀語問糴報
時荒破戒吟難穩祛煩老且狂
定知沙塢上枳
柚亂垂黃

平洲爲趙將博賦

爲愛平洲鏡與平了無巖嶮
閩江聲春融霧捲
谿花麗夜半潮來水鳥鳴
古槎餘陰宜客步虛
舟不繫没人爭閒梳白髮
晨暉淨一笑韓龍鼓
角行

紫菊二首

只爲秋容淡孤芳却借緋仙醺
千日醴霞染五

草堂續稿卷十一

二十五

銖衣錦杼迴文織寒堂列炬圍
定非幽谷物留
與對晨暉

誰挾回生術閒庭立太真
赤瑛休妬豔朱夏想
留神霜信宜青女風光總麗人
可嗟塵世上空
賞白如銀

丫山命酒過予觀菊以詩訂約次韻奉答
二首

晚從方外得餐霞似泛澄潭
紫菊花肯爲羊蹤
披露草知君芳思浩無涯

一欄如綺復如霞奪眼藏凝眩
欲花名醞不辭

同引滿即拚爛醉是生涯

麾姪獻狀元紅菊詩以貽之

雲路龍頭寵最榮幽花猶自擅嘉名
老予一笑
渾忘却爲愛傳芳與後生

送吳少岩報政二首

梧竹孤標墨綬垂出機真覺錦離離
河陽滿院
花如許不及東安雨一犁

幾載思鄉却暫歸白頭相對更依依
江邊正擬
扶筇別萬里清秋見鶚飛

和唐景夷符山一首

草堂續稿卷十一

二十六

買山偏愛卜山南水竹潈涸石上龕
共許詩聲
追太白可教禪味想崔嵬月高鳴鶴過玄圃秋
光游龍返舊潭願逐飛仙向瓊島玉簫吹破海
天嵐

送公彥春試

大觀橋上指京華萬里揚舲未覺除風雨
有時
飽筆陣江湖多景屬詩家治安共許才人抱溫
飽無勞稚子誇驛使莫稽三月信白頭吟望海
天涯

擬登鎮海樓二首

突兀飛樓壯粵邊未登孤思劇悽然江河滾滾
豈今日煙火寥寥非昔年雨過殘虹流絲棟秋
來哀鴈掠虛簷遊人莫謾貪躋覽愁殺垂南薄
暮天

日出東隅是海邊長風吹袂更脩然使君歌舞
惟妍景病客江湖且暮年引睇總教隨去鳥冥
心端合守寒簷鯨波只在紅蓮外想見戈船泛
遠天

陳用明饋紫霞綃菊

籠煙朶朶亞枝嬌珍重年年到野橋推子侯門

李堂續稿卷十

二十七

無客報白頭真負紫霞綃

觀菊

閒堂測景十月杪菊花恰競春風妍喧林雀擾
紫霞簇颭池魚競黃金錢月姿淡淡素娥迴霜
華離離青女鮮病翁幽思亦未淺不見白衣人
至前

謝壁山惠芙蓉

笑向山庖苜蓿盤朝來全洗腐儒酸翻波菰褪
青芽潤蒲簾菱齊紫角寒細斫銀絲誇雪鱸淨
調玉慘併霞餐萬錢總下何曾箸誰信園林一

味難

翠巖行樂吟

粵南天作多仙山海上海上縹緲芙蓉園羅浮絕巘
劇抵拔勢爭五岳紆嶠翠白雲磅礴屏雄鎮景
泰窈窕開禪閣飛流噴壑匝百折稍引蒲澗迴
銀灣喬林簌雨龍戰野秀條迸地金連環嚴冬
熾夏各有適樵歌遠答鶯綿巒翠巖仲弟志奇
逸黃鵠騫舉誰籠開虎丘匡阜肆幽討汗漫亦
泛黔巫還還家卜築紫臺近安期神訣丹丘間
思玄館裏附終慕松濤洞口荆初班臨霞徙倚
玩明沒命杯月浦聞潺湲花朝携鶴踏莎徑悅
思隨鹿依豐管奚僅一一足事事秉蘭淪茗供
餘閒古來賢跡詎寂寞良工貌得怡怡顏葛巾
野服介遐壽那較朱黻論青綸楸枰一着小白
日豈必方外超人寰

次韻答江晉菴

東藩文藻還持憲南楚衣冠舊典刑彭蠡總涵
秋水思洞庭懸振太音聽書繡秘府看鸞翥詩
滿閩山識鶴經二十餘年甘伏枕杖藜今夕曠
台星

贈蔡可泉參政二首

桃李森門徑風花擁傳軺春盃珠浦水曉鷁浙
江潮雄域分星野亨衢切斗標蘇堤足棠蔭封
植自漁樵

霑漑渾時雨趨時必俊流惠風披藥渚鄉思入
梅州省俗陽迴谷談經月映樓東南財賦地應
拜富民侯

和李舜山四首

溪上遊絲拂桂烟日長如坐小壺天潮回紅藥
時翻錦春到青榆總簌錢禽戲稍從方士驗牛

草堂續稿卷十

二十九

經曾是老農傳清樽每逐詩筒脫深荷風流李

謫仙

最堪簷滴送歌聲五穗堂中樂五更秀句華霜
交玉屑新醺濃露注金莖松鱗閱世蒼還古石
骨憐僧瘦且清滿地綠陰春已暮山林長愧負
餘生

薰風動野破殘烟正屬江南試葛天投綠幽禽
明拂練踏青新馬細連錢琴聲忽謾松間度棊
勢元於石上傳聞道傾城看舞鶴羽衣誰信是
飛仙

草際輕蛙旋發聲較量花信逐時更採芝一歲
惟三秀聽樂千迴無六莖春晝融融軟枕未野
泉脉脉入厨清白頭心迹還詩語不獨啼鶯念
友生

出郭書事

披衣晨拂枕書牀出郭巾車旋可將積雨只催
春事歇沾泥偏恨柳花狂林喧山客鋤新筍漲
毒溪農憫早秧謾擬仙城堪逸老三星長夜照
江鄉

寄壽盛程齋秩宗

草堂續稿卷十

三十

憶昨東門祖帳陳鑑湖歸興與詩新屯蒙休問
山中道甲子難拘物外人筇竹直堪騰勝日喬
松元不競華春霞觴引滿孫曾獻幾閱南溟變
劫塵

黎以德送盆植醑醪

借譽因名酒裁芳倩妙工簇條濃淡綠吐萼淺
深紅艷奪芙蓉日香傳芍藥風霧中妨老眼擎
向草堂東

壁山端午饋九節蒲酒

蟻泛昌陽綠榴丹競渡天感時心自語賞味思

依然芳樹崑山上寒盟白石前敲孟歌既醉誰
信是衰年

草堂集卷十

三

樗亭集附

奉訓大夫第樗亭子聚著

九我遺思爲劉丹崖父母作

瞻彼中林有橋有梓嗟彼令德胡不是似

瞻彼中林亦有萱草嗟彼令德胡不壽考

瞻彼中林維風颼颼嗟彼令德云胡其思

維民有生伊誰云存維此恭人維德之尊云曰

逝矣耿光其燉亦曰弗逝悽其遺言

維民有彝忠孝維則維此仁人弗僭弗忒厥忠

伊何靖共廼職厥孝伊何闡是潛德

樗亭詩集

乙

施

右瞻彼中林五章三章章四句二章章

八句

賓筵一章擬陶體

杯中有妙理時亦迷性真念彼賓筵初主人意
何勤堂陳裸尊醑殺核羅鮮新賓友登揖讓辭
氣和且親予懷正競惕屏氣不敢伸常恐偶失
色玷彼賢主賓酒後五情熱抗言漸無倫此朝
彼復爾笑呶駭比鄰醉矣不自識徒爲醒者嘖
晨興念昨非十記九不真咄咄空嘆嗟心口還
自嗔自嗔可復道我歌寄吾人

賓筵識過也醉多謬誤過失彌彰未言服膺
用保厥常

題容春卷

驕陽燭九垓大火搖精芒秋聲落萬木靡艸驚
覆霜天地至浩蕩胡乃恩不長何如道人心終
不著炎涼深懷抱醉素此境曠能量期君自沂
水邈矣無何鄉

折紅梅 三首

平生兩眼孔獨向梅花清折將贈夫子莫當羽
毛輕

懷亭詩集

桃李繁華日梅花更幾枝風情知不淺爭似歲

寒時

酒暈滿玉肌時復見標格莫將比桃杏桃杏空
顏色

淮河對雪

積絮風零亂虛空作陣傾穿簾偏有態觸物竟
無聲舞向危樓墜鋪教斷岸平映空疑月白徙
倚失山青鷺立尋常隱鳥飛太劇明遺煌深窟
穴嘉穀擬豐成只合寒雲護難將烈日爭飛來
梅並絮消去水同清早避東皇路無爲阻客程

奉和万常際登極樓二首

翠樓隱雲漢高樹正相齊鳥度中天見鷄聲下
界啼俯景渾無際憑虛信有梯一從標榜後海
宇播新題

使君天下士公望斗山齊
公借品題

送王都閫進表

分閫擅才名賢勞萬里行極瞻
齊聖壽華祝遠臣情仙仗雲和奏霞杯玉液傾

懷亭詩集

主
三
十官陪燕罷沾醉出龍城

送縣博袁先生陞大尹

總羨星郎貴緣知縣博賢教從安定後貧過宛
丘前合把牛刀試誰當驥足先春風舊桃李惆
悵越江邊

榕溪漾月

夜蟾印山溪水色淨若畫派擬銀河通涼欣廣
莫透掃石坐夷曠憇樹影踈瘦念言素心人偕
彼方外友何當抱被來一話平生舊

桃塢蒸霞

春滿桃花塢明霞樹樹紅露宿金粟潤月浸錦
城重脉脉悲春兩傳傳怯晚風臨池添艷態慘
徑惜芳容仙源知不遠津路或相通

雪崑晚眺

斷壁輕寒透孤岷半似髡天池搖皓魄原草沒
燒痕落照荒城寂疎煙野店昏樵擔休澗道梵
磬落山門際景多奇絕梅花又幾村

雲峒春眠

散帙慵拋案流雲影到牀暖深單恰重風懷簾
紋涼深樹啼鶯空庭乳燕忙落花成歷亂戲

楊亭詩集

四

五

蝶謾埋藏莫教驚夢破人正擬羲皇

荷泉詩社薄荷井名

社占蒼岷勝泉傾碧練斜涵虛雲落影濺沫雪
翻花白戰能無助清遊且未涯寒輕金谷酒香
點月溪茶遠招如有在陶令興全賒

荔蔭漁磯

淡蕩荒塘色蕭疎古樹陰釣磯臨水岸臥榻傍
雲岑世路慚初服溪山愜素心垂竿堪勝賞買
笠擬幽尋只恐驚鷗鳥相知且未深

方臺竹色

方臺長閑寂修竹最蕭森密洗添山色疎連浦
徑陰露涼宜鶴唳風細助龍吟坐忘人間世閑
增物外心玉版多風味菟裘念更深

環谷松聲

誰把銀荷瀉雄聲在樹間千岩同響振百卉總
闌珊天馬從風下神龍帶雨還巢瓢嗟謾棄錦
瑟正翩翩傾洗塵囂耳還醒醉衷顏

貧女吟

二月採桑飼新蚕四月綠絲織新絹箔上蚕成
織手枯機頭織就心目眩里骨勾攝夜到門官

楊亭詩集

五

施

租人急相熬煎家貧取辦無所有親老未免遭
笞鞭匆匆了此經與締眼前且得輸官稅抽刀
未割先涕零秦越雖殊為誰計官稅輸時杼軸
空流光前昨春復冬一年生意今已窮忍聽唧
唧鳴寒蟲寒蟲聲急刀剪忙可憐勞苦身無裳
懸鵝百結風其涼顧影不言心自傷陌上弦歌
誰氏女綺羅盈筍作歸裝

病中別黎師聖二首

歸去家山小結廬干時心跡媿全疎相牛經放
床頭讀不學河汾謾著書

遠市亭深路不迷朱明洞口傍城西君來對酒
還開局笑我從頭一著低

閒情和陳伯集五首

以樓上倚紅粧抵見人間春事忙燈火女郎
歡不足有人歌枕厭更長

花枝濃艷柳枝柔入眼流光種種愁懊惱陌頭
遊冶子是誰歌管共登樓

喜有平安付鴈奴怪來屋角鵲頻呼容華一似
風前燭可奈留連塞外酥

悴容羞鏡鏡羞吾昨得行人寄一書逆旅韶華
橋亭詩集

六

容易好同心能道負流蘇

翹首江樓望眼低無端岐路自東西瓊枝不帶
楊花性耐得即心未爾迷

詠張留侯

古今共道留侯智避爵安儲獨智哉白馬盟寒
人遠去紫芝高遁計能來副車獨誤讎秦志借
筋終成霸世才晚學赤松誠妄幻塚邊黃石共
累累

詠狄梁公

感慨艱危百死身白頭唐室此孤臣六飛遠取

宗藩盡三窟淵連國步頻悟主初憑鸚鵡夢
才終剪乳鷄晨不愁諸武多猜忌信有忠誠動
鬼神

過飛來寺

樓臺隱約山邊寺石磴低迴寺外山鋤杖飛隨
風雨後架紫影落水雲間春關佛剎花千種烟
裏人村樹一園欲借碧岑成小隱心情爭似白
鷗閑

道中有懷天台吳廷受

歸去天台老謫仙迂狂風韻想依然春衫買醉

橋亭詩集

七

南樓月夜燭高蛾北開船過馬舊尋綿木巷
主劉餗駸駸宜鴻新度海門天明年花下誰先到

一榻清塵客舍懸

過故寧府

虎視江南二十秋一朝禾黍故宮垣吳王老去
霸心在帝子亭荒王氣收自古冠裳終不改誰
家玉食謾為謀堪憐父老多遺恨中澤數聲鴻
鴈愁

送暨明甫歸崇安

姑蘇城下共班荆千里神交此合并燕市花明

子去路吳江風冷子歸程幾朝白髮頻占鵲兩
地青春負轉鶯爲向武夷覓佳勝他年應擬結
幽盟

寄謝登明甫

劉伶歸去不知還流水桃花縹緲間烏鵲有情
雲漢合青鸞無信玉樓閒風花歷亂牽羈思詩
酒留連共醉顏莫記舊時行樂處十年青鬢總
成斑

維揚對雪

城頭日暝寒雲合天際風迴暮雪零月浸河梁
柳亭詩集

歸蹇滑花埋原樹宿鴉忙飛沾宮額梅粧冷埽
鎬茗碗合好似山陰乘興夜祗應飄泊在

維揚

元日寓臨清

飛雪偏增歲正寒倚樓孤思獨漫漫四郊爆竹
兒童襍幾院絃歌士女歡杯酒河橋逢酩酊辛
盤鄉土憶平安薊城春事知無限擬逐東風倚
馬看

歸過淮安

棹歌唱出小長坪南國風烟故故明湖麥沉雲

千畝黑水村園樹幾家青恭襄澤在鄉人禮韓
信祠荒野雉鳴動業幾人經此地巖花開落古
今情

送方上黃元佐歸江門

先生學道早辭家汗漫江湖歷歲華開喚赤龍
占鼎候自裁黃藥見丹芽世傳遼海千年鶴人
望江門八月槎他兩訪君自何處臨岐多爲種
桃花

訪黃西隱不遇承以詩謝奉答

東隱無柰離群獨向西城問隱淪信息遠慚
九

佳自千逢何訝蜀山人應過竹院尋詩父好
陽春

陽春

詠鶴和坡山

丹頂霜翎照眼明花磚陰畔恣長鳴別來遼海
人非故舞向吳都市盡傾戲啄落英知野適開
臨清澗見崢嶸盧羅到處多機巧莫憶雲間舊
路程

春遊阻雨次韻二首

山北山南鳩喚晴壤高坵滑少人行春隨流水

分盡愁逐飛花萬點生
堦面荒苔青滴滴
頭新柳綠盈盈
他時莫作看花約
白石清泉舊有盟

積雨經旬且未晴
瘦筇何憚傍山行
林花冒雨開還落
蔓草侵階剪又生
天上行雲空自苦
人間谿壑本難盈
松溪會有晴風日
坐對閑鷗話舊盟

熊舜舉招飲環谷不赴承以詩見投次韻
竹葉開樽愛午風
北郊幽約負嘉東
雲連雨砌森森翠
花傍雲林故紅綻
飲不妨雙白舉競

樓忠詩集

十

王

散偏喜四紅同
踈慵自笑終成癖
賴有深知阮仲容

和熊舜舉二首

小窗南窓怨陸沉
更綠冲默學凝神
青編債在秦燈舊
鳥飯寒添榆火新
多病侵尋成老境
索居來往限親鄰
苔堦綠遍慵教掃
別有人間要路津

攤飯慵醒晝漏沉
頓忘機事得存神
儒酸自愛青衫舊
世態堪嗟白髮新
信有淳風裨末俗
媿無清議洽芳鄰
青山未許君安枕
且傍埃塵少

問津

送屠藕莊致仕歸四明

真南焚道經遊遍
越海波濤得飽更
世路未應添驥足
天風端擬着鵬程
小山叢桂勞歸夢
古甬閒鷗憶舊盟
家去好懷自何處
藕花如畫酒如澆

鐵翁家兄宅題壯丹本和

海澗媚錦蓬開處
自繁華功收藥籠
山精並品入詞林
國色誇却勝舊時
韓令宅題詩空作淡

樓忠詩集

十一

生涯

題誰石邀思卷送周懷遠改匡廬尹

榕葉陰長驛舍閑
栖遲真在水雲間
詩情合擬陶彭澤
風度何如郝甌山
越海春風吹野服
匡廬晴日照冰顏
諸賢未盡追隨意
白鹿遺踪正可攀

挽莊三府

塵土同嗟玉樹埋
故山新見若堂開
數函素業堪傳世
半刺清階獨負才
城艷芙蓉人已去
月明華表鶴將回
平生謾有思賢淚
欲向西風樹

八哀

將謁選銓曹鐵翁兄以詩示教奉和二首

兩藩開府建牙旗蠻徼風聲日轉移小院荆花
勞夢寐故山松菊稱心期廟堂望重能無忌鄉
曲評高定不私世有二難予獨媿分岐何以慰
懷思

晚歲才名且未章儒冠應媿漢賢良閒鷗烟渚
新辭侶飛鴈雲衢舊有行驛路疎梅逢臘候官
河新柳報春光頭顱已過陶弘景猶自驅馳入
帝鄉

矩洲集十卷附樗亭集一卷

浙江汪汝璠家藏本

明黃衷撰衷有海語已著錄考千頃堂書目衷有
文集詩集各十卷是編乃其詩集也凡吳中稿一
卷南中稿一卷閩中稿一卷粵中稿一卷湖中稿
一卷伐檀稿一卷草堂前後稿二卷續稿二卷多
描寫風景之作末附樗亭集一卷乃其弟襲所撰
篇帙不多體格亦弱

汪仁峰先生文集二十九卷

外集四卷

〔明〕汪循撰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藏清康熙

刻本（文集卷二十四缺）

附《四庫全書總目·仁峰文集

二十四卷外集一卷》提要

重刻汪仁峰先生文集序
孔子集列聖之大成其旨任曰
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斯文何
文也豈後世詞章之謂哉然其
刪述六經以立大中至正之教
則孔子實萬世文章之祖也第
自秦漢以後判道與文爲二求
其得六經之傳而繼孔子之文
章者鮮矣迨宋文公朱子出集
諸儒之大成纂註四書六經而
表彰之斯文正統始煥然如中
天之日月焉然則在茲之文前

有孔子後有朱子道同揆一亘
萬古而恒新者也夫何世儒猶
屑屑於詞章之習不知謀道修
德以爲文章之本乎蓋以道德
爲文章則所成就者大不以道

序

二

棟之多祇緒餘爾末技爾奚足
稱乎吾以是遍閱諸子百家之
文而得仁峰先生全集讀之甚
味乎其言之有本也仁峰爲弘
治間理學名儒自修身齊家以
至居官立朝壹是皆以朱子爲

法其出處進退戰兢惕厲一於
道義而不苟所謂謀道慎德以
爲文章之本者仁峰其允蹈矣
乎且考其生平窮四書之蘊奧
探六經之精微以朱子所取濂
洛諸儒語錄爲階梯實用其力

序

三

於涵養省察思欲擴充而推行
之視彼競葩藻以弋聲名者謂
爲無益而弗屑也故因事酬應
吐詞成章如奏疏則見其忠君
愛國之忱忤權貴而不顧如文
移則見其化民成俗之政臻善

治而有餘如書牘則盡其忠告
善道之義如序記則盡其因時
納誨之情至於原辨銘贊諸體
製無非明義理敘彝倫之至論
卽偶乘興詩歌又得性情之正
有浴沂舞雩之風其旨遠其氣

序

四

暢其言溫厚和平井然而不紊
秩然而可觀天下之文章莫大
乎是矣譬之五穀然競秀鬬靡
雖未能與百卉爭一日之勝而
民生日用常倚之以爲性命焉
非道德純粹而有如是之文乎

非有得於尊孔宗朱之學而文
能如是乎然則是集也有益於
身心有關於世教不可以不傳
不可不重刻以廣其傳當年仁
峰之子諱戩者曾梓以行世今
七世孫諱三省者復承父志重

序

五

刻於六安學署中且命其子諱
錦雯者賁書詣予館求序璜愧
紫陽壇下鄙儒也何敢序仁峰
之文哉但以景仰吾鄉先哲有
年一旦獲是集而讀之其欣幸
何如而敢固辭耶遂齊宿而爲

弁言以告世之君子不徒求仁
峰於文當求仁峰之所以爲文
則在茲之文其可知也已

肯

康熙癸酉年十一月庚子後學

施璜頓首拜撰

施璜

璜

六

汗仁峰先生文集補遺原序

仁峰集者休寧汪京兆先生之所著也大司馬甘泉湛
先生序之詳矣梓行已久茲復刻者補遺也夫言心之
聲也言而成文言之則也言不足以爲訓則其文也不
足以範世可無言也已聖人之言皆本於道德中乎法
度典謨訓誥彖象風雅發三才之秘垂萬世之則聖人
猶有刪定焉懼其言之多也後之聞人咸有著言翼聖
訓而牖世盲者固多其騁華藻而長浮靡者亦不少也
君子憂之思有酌損焉補遺之刻不已多乎曰不多也
聖人衡道之切惟恐其道之濇也君子憂世之濇自不
能已於言之詳也仁人之於醫也苟可以生人不恤其
方之詳也仁峰先生平生辛苦自立自少壯至老自讀
書及三仕謝事而歸兢兢業業一於道義而不苟雖於
應酬之作莫非示教嘗觀禁毒魚帖戒淫祠約其愛人
及物之仁守正善俗之義示則煥烈是何可以遺也先
生令子晉寧君飛善繼其志世德作求向學之切老而
逾厲年逾七十而猶勤倦不懈亟於會友於先人之手
澤遺言如鳳毛麟角纖細不忍遺孝不忘乎先也補遺
之刻未畢而終厥嗣德徵亟成其志刻既畢含哀致書
戒族弟應嘉奉晉寧君遺命至欲得予一言爲之引子

受晉寧君之益慕仁峰先生而不及見讀其集誠服其
足以觀世翼教深愛重之其於遺言而補之多乎哉不
多也况孝子慈孫能世其學不有可感也夫是為引昔
嘉靖三十五年丙辰秋七月賜進士第吏科給事中納
谿周怡書

仁峰文集

補遺原序

弘毅堂

汪仁峰先生文集目錄

六世嫡孫燕編輯

八世孫錦雯

七世嫡孫三省訂正

鍾霖

卷之一

望齡全較梓

奏疏 文移附

擬上興利除害疏

陳言外攘內修疏

論裁革中官疏

乞恩養病以便終養疏

永嘉諭民教條

卷之二

書

目錄

弘毅堂

寄謝經師

上張春坊

上程詹事

奉莊定山

上李學士

與趙憲長

與儲太僕

與余錦衣

寄彭大守

卷之三

書

上焦侍郎

上李閣老

與儲都憲

與戴給事

上謝閣老	奉謝方石
復莊定山	復通判六叔
與張愈憲	
卷之四	
書	
復石祭酒	復吳邦享
答湘錫	與熊太守
復張秀才	答王大尹
與王鴻臚	
與彭都憲	與王祭酒
復陳犬尹	與石禮侍
與靳閣老	答節之
卷之五	
書	
復石吏侍	與吳太守
與唐殿元	與范文一
復王都憲	與祝大參
復沈大尹	答張太守
復江元衡	
復程沐萬	復王都憲

復林方伯	復節之
與羅大卿	與胡司徒
復陳都閫	與王彥恒
卷之六	
書	
復汪侯春	與劉循理
別楊考功	復節之
答范文一	復王禮侍
復陳都閫	與方均錫
與方維高	答辯之
與方維高	
與鄉老汪思從	答余宗器
復趙封君	與儒學三先生
與湘錫	復李少師
與湘錫	與群從論拆場
卷之七	
序	
儒志編序	帝祖萬年金鑑錄序
浙江鄉試錄序	新安師友文集序
鹿城書院集後序	雲津書院詩序
雲峰文集序	葉氏續系世譜序

休寧吳氏族譜序	南山新竹詩序
翠書遺訓詩序	恬菴詩序
江心餞別聯句詩序	春江送別詩序
道民錄序	九日登三峰詩序
思親圖詩序	送湖廣陳憲副詩序
卷之八	
序	
柳溪書院集序	章恭毅公年譜後序
送訓科吳廷英序	江心別意詩序
朱氏遺芳集序	遠遊詩集序
溫州鄧太守輓詩序	送節推張君應召序
送陳封君歸德清序	送張令君考績序
送縣史方得仕滿考序	仰山章先生文集序
壽葉隱君六十一歲序	壽理源余隱君五十序
代焦少宰壽李太傅序	慶理源余聘君五十序
卷之九	
序	
榮養詩序	挽汪興妻胡氏詩序
仁勇詩序	雲谷遺芳集序

楓林詩序	送唐令君考績序
送節推王君之應天序	敬竹集序
東園主人詩序	芝山主人詩序
聲文會選序	毓靈十景詩序
吳節婦詩序	重慶詩序
紀榮詩序	西山金氏族譜序
竹窻集序	壽處士余公八十序
卷之十	
序	
里範集序	送法輪師序
輓詩序	永思錄序
鄧林吟稿序	送鄭良全丞寶江驛序
水南稿序	江西鄉試錄序
送鄭文明之寧府序	永思卷序
送羅邑令君召序	送何太守述職序
止義詩序	壽汪處士八十序
送陳通守考績之京序	溪山勝遊詩序
送戴克進之寧海令序	
卷之十一	
記	

梅軒記	歸樂園記
壺天秋月記	遊西梁山記
端芝記	竹坡書屋記
悅親樓記	退齋記
思承齋記	永貞堂記
石潭八景記	竹溪耕讀記
孝子堂記	志豐亭記
喬木世家記	柏山祠堂記
卷之十二	
記	
仁孝文集	目錄
靜觀亭記	忠烈廟碑記
芙蓉書舍記	重建温州衛治記
月窩記	同心樓記
草菴記	兩園記
蓬窻記	三峰記
去思亭記	環秀軒記
鵬源十景記	秋碧樓記
月澗記	雙溪書舍記
卷之十三	
記	

重慶堂記	古軒記
風竹堂記	秋潭記
悠然閣記	定宇陳先生祠堂記
棲雲樓記	屏山書院記
永思堂記	友松軒記
一鑑亭記	足齋記
遊率山記	仰則堂記
椿譔堂記	先月樓記
卷之十四	
記	
仁孝文集	目錄
松澗記	東溪記
浚渡橋碑記	遺愛祠碑記
尚志軒記	致遠軒記
郡守熊公志思碑記	孫溪草堂記
義渡記	嵩岩小隱記
郡守陳公祠堂記	石岩小隱記
上山塘場記	四節堂記
遜齋記	
卷之十五	
記	

遊西梁山記	省齋記
爲善最樂堂記	北齋記
仁讓堂記	慕松堂記
東園八景記	題峰汪氏祠堂記
養浩堂記	寧菴記
思承堂記	孝友樓記
遊南鄉記	保禦亭記
卷之十六	
跋	
跋梅巖小稿後	宗法圖跋
仁孝文集	弘毅堂
跋同聲集後	跋月澗集後
跋汪義士卷後	跋東坡帖後
跋王君澍榮齋卷	跋總山集後
跋方壺居士存藁	跋增修藍田鄉約後
跋白雲軒詩卷後	跋許良佐西園卷後
跋宜晚稿後	跋陳都關鄭河停棹卷
跋文公記山海經後	跋文公九江彭蠡辨
跋朱禮侍率山辨後	跋張石嶺集後
跋梅谷隱居卷後	跋寶經堂存稿後
跋竹山卷後	跋吳節婦卷後

跋三節婦卷後	跋汪貞婦卷後
卷之十七	
雜著 原考 論辯 說約 帖	
原教	五祀考
周公祖襄公朝楚	嚴延年
楊震	李固 杜喬
竇武	陳蕃
張柬之	鄭注 李訓
讀孟嘗君傳	黜猶斷
天說辯	中和子說
仁孝文集	弘毅堂
太極圖說	尚友圖說
道義同心說	風雪道人說
戴生楚仁字說	止淫祀戒約
禁毒魚帖	
卷之十八	
箴 銘 贊 頌 文 疏語	
約齋箴	宜軒箴
恪齋箴	立齋箴
近齋箴	懃庵銘
家廟鍾銘	靜觀銘

動處銘	左銘	右銘	冠銘	帶銘	衣銘	履銘	食銘	筆	墨	硯	紙	界尺	鎮紙	書厨	枕	衾	窻	床屏類盆	几	戶	門	食器	尺	權衡	焦蒙宰小像贊	燈檠	吳廷震像贊	自贊	家君竹山先生小影贊	壺天居士像贊	爲宗人景元題四像贊	春木甫余處士像贊	琴月軒韓處士像贊	葉君志道像贊	兩翁題辭	汪世阜行樂小像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從伯父大忠公像贊	尚寧余公像贊	小像自贊	謝處士庭像贊	愛竹余公像贊	余母汪孺人像贊	潛菴頌	改建紫陽書院上梁文	建祠堂疏語	卷之十九	傳 行狀 墓誌 墓表	沈半仙傳	仁峰居士傳	壺天翁傳	仁姪助小傳	石舒翁傳	石漢傳	先祖壽官府君行狀	祖母方孺人行狀	述先君承德郎事實	述先妣安人方氏事實	永州府通判汪公行狀	友桐朱處士行狀	葉處士行狀	故處士吳君墓誌銘	湖廣張按察墓誌銘	程都運德和墓誌銘	處士吳君墓誌銘	張封孺人胡氏墓誌銘	處士余君合墓墓誌銘	汪處士墓誌銘	族人思學公墓表	范工部平仲先生墓表	明處士姚公墓表	臨溪吳處士墓表	故承德郎思恩通判程公墓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卷之二十

哀辭 祭文

洞黃松塢處士哀辭

休寧名宦鄉賢祠祝文

永嘉考明宦鄉賢祠文

永嘉祈雨禱山川告文

告城隍文

祭法輪師文

祭女春美文

祭篁墩先生文

祭永州六叔文

祭宗人從仁都憲文

鹿城書院祭文

考章恭毅公祠堂文

祭定山先生文

祭先考文

焚黃告文

祭經師謝先生文

七峰文集

目錄

三

弘毅堂

禱龍祝文

祭范文正公文

祭按察使石公文

祭程襄毅公太淑人文

祭塾師章仰山先生文

小祥祭母文

祭張廷毓憲副文

祭程都運德和文

祭李少師文

祭熊太守母太宜人文

祭村厲文

大祥祭母文

祭余保竹翁文

卷之二十一

目錄

卷之二十二

目錄

卷之二十三

目錄

卷之二十四

卷之二十五

詩

楊白花

同聲歌

江阜曲

映水曲

春江行

采葛婦歌

七峰文集

目錄

三

弘毅堂

易水吟

大風歌

紫驕馬

關山月

新婚別

明妃曲

筌篴引

對酒

紫菊歌爲應姪作壽母

懷友

初夏試扇

山齋夜坐足夢中句

圓通寺

客中懷友

示舍弟

客中

閑居

送宗人侍御謫滇南

輓義官李君思廸

思親

寄只述軒	過楊子江
和程內翰慶千秋節詩	王孫賈
江村晚景	重遊圓通寺
會飲蘇景元先生故宅	和內翰程先生遊南山
送本房司考王先生	訪定山先生舟中偶成
送本房司考王先生	別金陵館人沈子俊
蕪湖舟中懷采石諸友	讀羅一峰文集
客中	送友人還家
昭君出塞	渭水吟
憶弟	露筋廟
青法輪上人	閨怨
碧照亭爲李彥孚題	藥欄爲王大振題
重訪定山先生溪雲亭	足張春官第小飲聯句
賀錦衣程戶侯加冠	過青山嶺
簡殷文濟	懷定山莊先生
題漁者	關山月
古離別	題画
題水潭卷爲吳亞參賦	寄親
題壺天秋月卷	雲水山房吟
送祝惟貞工部致仕	廷試觀榜

陪祭長陵馬上有作	永康道中
上永嘉任	嘉雨呈文太守
盤饌課駐集真觀	欲雪
宿集善院	瑞安夜歸舟中思親
遊天柱寺	高秋官祠堂和劉韻
和文吉國公江心詩韻	輓交木先生
江心寺阻風	晚春
壽黃大理和文邦伯韻	輓篁墩先生二首
次家君奉黃業師韻	謝公亭次黃先生韻
和黃先生登東塔次韻	再次前韻答方石先生
陪方石先生夜歸	陪方石先生遊江心寺
送程勳歸石門	送王登瀛歸莆田
飲高別駕宅觀菊	松月軒
江心別意	企菴爲陳文元作
端陽過江心有懷父師	雲津書院用白沙韻
和劉博士登吳山次韻	入鴈蕩
送熊進士	駐能仁寺俟孫大理
上鄧太守用西涯韻	不
卷之二十六	
詩	

入覲別趙陳諸公	題岳武穆王廟
十月晚泊廣陵	題風木閣
謝孫吉甫惠冬筍	題閣中清趣卷
送汪孔濂致仕歸松蘿	哭定山莊先生六絕
示兒戲	讀觀政要
春風辭	次方純吉溪上韻
送春	書屋
和正之弟吟豐撥山韻	又次枯竹韻
松月軒	葵軒
幽居	高塘雲隱
仁孝文集	目錄
柳溪書院	到張源
到源口	過長汀
贈存修公	弔節母葉氏
悼溫女	題戴都憲賓館春風卷
和王內翰京邸次韻	拙逸卷
得戩兒書	二月二十三清明
上劉司馬	赴玉田任薊州道中
辭玉田師生	送汪惟翰下第還滇南
送李一元之道州	春陰次余錦衣揮使韻
朝房侍罪	賞荷二首和楊治中韻

出都城馬上二律	到七級關東河自遣
閑園	晚眺
竹齋歌	閑居
題味閑卷	太極巖獨坐
寄族弟尚和預校實錄	愛山吟
閑居七首	到韓家塢憶琴月處士
題漁梁送別卷	壽方得輿表伯八十
睡起	雜詩
石潭八景八首	偶成
九月登中峰	春日偶成
仁孝文集	目錄
臥病	春曉偶成
聞命下容致仕	園居六言
大忠廟	端午偶成
幽居	送朱天申
賀德姪誕子	潛虬書院
哭猶子期	彭公生祀成喜而有作
送周學正之潼川	重遊圓通寺
日色三首	秋日山居懷舊
月出二首	和俞貢魁子薦詩韻
卷之二十七	

詩

新燕

弘治行

哭寶之給事

山居

送故人葉孟奇

十六夜月下獨坐

辭召往邑曉行

酌張梅巖第

赴郡道中寫懷二首

義士行為程彥寬賦

題水西寺

牛閒卷

謁世忠廟二首

邵家灘

到閔口簡國子畢文中

冒雨臨溪道中

宿柳溪書院四絕

和定山題釣魚園

七峰文集

目錄

十八

弘毅堂

拜程端明先生墓

過西溪書屋

謁烏龍山忠烈行祠

紫峰歌

到富溪

鷄峰精舍為程用禮題

納山為程廷直作

慕菊為程廷殷賦

富溪辭歸

竹州操懷竹洲先生

舒軒為吳君信道題

松軒為吳茂之賦

寓僧舍邂逅故人叙舊

同遊吳習之兩塘聯句

花臺聯句

荆源道中

到石田散步

江潭道中

六禽言

獨坐蓬窓詠竹

勤破

春日

中峰

立夏日赴邑曉行

輓大尹方汝高母舅

宿方文先宅

宿方表弟壯楷宅

江湖勝覽

詠詩

到賜源過舊館

輓萬松軒處士

慕松軒為宗人衍宗題

慈壽堂

溪上

城居遊園二絕

宿葉孟奇壺天秋月軒

飼魚用康齋韻

用正之韻示學者

奉熊太守迎養一律

送唐邑侯尊甫歸惠州

七峰文集

目錄

九

弘毅堂

耳聾用沈石田韻

壽俞宗讓隱君六十

漁樵問答圖奉熊太府

奉寄康禮侍先生

送程本和錦衣之京

壽王君克潤六十

旱干

臘酒

煎茶

春日

偶成

鷄鳴

獨坐

送族弟尚和之南都

題月川為張公美

還珠篇

偕群從酌鏡山太守

卷之二十八

詩

良夜十絕

偶成

足太極巖句送族惇善

和熊太守飲紫陽書院

追賀壺天翁七十

謝熊太守惠曆代東

除夜不寐攬衣起坐

新居偶成

王彥恒傳耗過訪

足夢中句寄張梅巖

醉月樓歌

閑居

為彭總制題策勲卷

題黃氏妹風竹卷

太極巖成喜而有作

落成洞中小酌示群從

到三天子都峰絕頂

夜宿道人新庵

仁峰文集

目錄

子

弘毅堂

率山吟呈張梅巖諸公

和梅巖先生告別韻

和聯句韻呈梅巖先生

憶胡道士

九月十日登壬辰尖

輓康禮侍先生

精衛吟

墨梅題贈張推府

題畫贈鄭蓮幕

題畫送謝長教

鱗上婦

賦答張梅巖

謁熊太守建紫陽書院

簡紫陽書院諸友

存濟卷為許醫士題

長至日同張胡遊松蘿

富川橋待梅巖不至

和西涯先生四詠樹色

花香

鳥聲

鶴舞

題李生泉亭

題石澗

次王叔守兄寄韻

侶魚

為訪醫往浙出門口占

足夢中句題李生泉亭

武林用文公先生韻

謝沈半仙和劑

渡錢塘江

遊石龍洞

飲酒和陶韻

襟詩和韻十一首

林和靖

西湖

一訥為孫德周作

忍庵

約遊西湖偶疾不得赴

次孫太初韻

次方質父韻

仁峰文集

目錄

注

弘毅堂

再次孫太初韻

再次方質父韻

網軒歌

白髮

野步

題圓通寺壁

感事

次章守之月夜懷韻

石潭

卷之二十九

詩

龍舟山館為邢太理題

乙亥中秋夜賞月

寫畫為葉孟奇題

悼亡

渡渡橋成喜而有作

寄張給事

渡碑亭成呈王令君 感懷十絕次潘玉汝韻

丙子元旦試筆 和秦太虛梅花韻

憤世 芙蓉書舍次韻

歲寒亭為節夫賦 遺表叔得仕角帶

昌姪納妾和彥夫詠 喜唐守之狀元及第

閔川亭為程生圭題 竹窻

輓王叔溫參議 赴鏡山郡伯溪遊

又與鏡山遊虎石潭 到長洲示石澗

登石橋巖絕頂 還至橋下席地小酌作

夜至鏡山兼示石澗 止義卷

仁峰文集 目錄 弘毅堂

齊雲巖 竹下期惇善不至

次前韻 答陳邑伯同年次原韻

送李惟中之龍泉 送余宗器之廣昌

老去 驄馬行為吳侍御賦

結交 折桂闕為汪仲陽題

題畫贈竹林汪世貞 海雲為汪德初題

秋日獨坐芙蓉亭與友 友人月夜過東野次韻

貯芳堂為吳孟華題 題墨梅寄陳都閫

題義感卷 泮宮頌

題靜壽堂壽程隱君 文一雪中見訪

癸軒次孫一元韻 東麓吟

朱徽宗鴻鵠圖 秋日書懷

暮春感懷五首 聞彭幸庵都憲致仕

示學者 聞紫陽倡和錄次韻

聞羅圭峰侍郎致仕 吟詩

秋日 次程師魯不寐言懷韻

讀吳大參陷賊中諸作 又次登北城韻

班竹詩解嘲 張郡伯改建紫陽書院

足遺句寄吳茂之 竹隱歌

昔有行 沈大尹監司獎勞有作

仁峰文集 目錄 弘毅堂

偶成用前韻 已卯元夜大雪試筆

壽長豐汪聘君七十 病中不寐送戩兒應試

遠遊篇 神仙篇

楚懷王 次余正心韻

蘆鴈圖 鄉試南歸道中

書懷 望雲

曉櫛見白髮有感 南都別意

避暑五絕 下第通州道中

采桑吟 文會詩

南都留別 湖水清

送胡德淵之崇寧	林壑散人卷
青山	擬徐
病起	宿普照寺
卻金館	韓樂卷
春江送別圖	送親舟中三絕
寄沈敬南	萬松軒
與劉內翰子月夜泛舟	飲劉揮使第次韻
忠孝節義四像	雜詠十一首
誠齋	題一路功名到白頭
足夢	老至
有爲	九日登高
遊園	讀唐詩
冬至過汶坑	日色
中秋邀群從賞月	尚友圖
雜詩用太白韻	送宗人謙之
功名	讀提碎黃鶴樓詩
再和沈半仙韻	觀物
岳王廟	雪樵
病中	止沽
獨坐	古詩

送故人子葉淑海	過圓通寺有懷法輪師
西望圖爲余廣昌子題	
卷之三十外集	
敕命 行實 行狀	
敕命贈承德郎順天府通判汪循父母各一道	
敕命承德郎順天府通判汪循并妻各一道	
先公順天府通判仁峰先生行實	孤子敬
順天府通判仁峰汪公行狀	定山莊 景
卷之三十一外集	
墓表 墓誌銘 傳 贊 祭文	
贈承德郎順天府通判竹山汪公墓表	餘姚謝 遷
順天府通判仁峰汪公墓誌銘	練江程 墮
仁峰先生傳	李東陽
仁峰居士傳	
竹山先生像贊	篁墩程敏政
竹山先生小影贊	定山莊 景
祭仁峰先生文	知休寧縣事 沈 圻
又	前監察御史 沈 圻
	知徽州府事 張 芹
	同知王仲仁

又	進之老友過訪	陳寔
又	次韻東汪進之	莊景
又	次韻答仁峰先生	莊景
又	次韻寄汪仁峰先生	謝鐸
又	步月懷汪仁峰同年	周南
又	接聞便道過訪仁峰先生	張芝
又	圖仁峰爲仁峰先生贈	汪昌
又	送汪鵬溪之任晉寧	汪肇
又	又	黃訓
又	又	許仁卿
又	又	高賓
又	又	葉幼學

汪仁峰先生文集卷之一

奏疏

六世嫡孫蕭重較梓

擬上興利除害疏

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温州府永嘉縣知縣臣汪循謹奏爲興利除害事臣於弘治十年十二月初六日伏蒙聖恩除授前職關領吏部給與到任須知伏讀有云凡境內利所當興弊所當革許得舉除欽此欽遵到任卽便協同僚屬延致父老親通儒賢用心訪詢民瘼遇事有所當興當革者卽疏于壁以期于行其間除事所得專力所能爲者次第略已施行外其有未經律例妨於事體制於人爲非臣職之所得專者十有一條皆合於民情宜於土俗謹具本奏請施行一崇節儉以阜民財臣聞先王之政民年五十者始得衣帛七十者始得食肉而飲酒有誥先王之心非不欲少者皆得衣帛飲酒食肉也但天地生財有限而人心嗜欲無窮苟不預爲隄防樽節則妄用者無度而當用者反不足民生坐困而不知爲國之憂爲甚大至於酒者尤亂德伐性廢事起爭周人作誥載之于經漢唐近古之世猶有禁戒而今昇平日久侈欲日滋少者食肉賤者衣帛備飲喧街沉湎籍道婦飾珠玉媚被執殺甚至冠婚喪祭角靡

闔奢不循古禮嫁女之家貲妝之具動至千金售產傾貲習不爲異病不能嫁者多致育女不舉喪親之家張樂開筵會客送葬祭儀喪具費生不經憚不能葬者又遂用火化流俗之弊不可具殫在在有之永嘉爲甚乞敕禮部通行天下巡撫巡按布按二司等官嚴加禁約民間凡遇冠婚喪祭及服食器用悉依家禮及照洪武禮制毋得僭踰如違治以重罪如此庶民財可舒國用可足且成禮俗大裨國治矣一公差役以舒民力臣竊照洪武永樂年間凡解京料軍需等項俱另僉殷碩大戶管解不係里甲正役之年惟浙江府縣分並是該年仁峰文集 卷之十 奏疏 弘毅堂

里長僉點况近年上司明文凡軍需國賦俱照里甲丁田科派丁田多者出銀或至一二百兩人丁在官催辦勾攝差無虛日又令管解京料似乎併在一年未免靠損甚至不才官吏欺罔上官稽考多至貲富差貲實爲民害今欲將通縣人戶不拘都鄙每而不拘名數只取丁田在上家道殷實堪克京解者編造成册一様一本布政司存考二本府縣逐年輪流點解通縣里日後照前式重編庶幾差役均平民無靠損竊見此法先臣工部侍郎周忱行於南直隸地方至今傳守民皆稱便如蒙勅下戶部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參酌施行

實爲民便一汰冗職以省民費竊謂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此古者大學治天下之法度也竊見本縣附府城近邊海衙門倉場繁夥供給役次困煩民所當供者尚且不堪事可得已者所宜裁革且如府屬設有稅課司坐本縣東南隅隔江又設南溪稅課局屬縣縣屬設有外沙河泊所在城外城內又有河泊所屬府錢鈔額設其數不多衙門重復其職似冗且今稅課河泊等衙門俱是巡攔總甲賠補官多不惟徒費祿養抑且反被侵漁延年接代不得完納今臣等計議欲將在城河泊所課鈔歸併永嘉縣外沙河泊所帶徵南溪稅課局併入在城稅課司辦納俱要

仁峰文集 卷之十 奏疏 弘毅堂

不失原額欲將在城河泊所南溪稅課司並行裁革官吏起送別用庶幾官無冗食課有常供民役不繁而民費可省矣一併里甲以蘇民困本縣一都人民住居頗海其地斥鹵高亢田稻薄收惟以煎鹽爲業編充竈戶多年以來爲因追補鹽課連遭乾旱復加疲病逃亡過半而上年造册官府恐失民數照舊編甲事故不除民病愈甚臣因遇饑驗口賑濟實知其詳今年又當大造臣等欲將實在人戶丁口逐一審編其諸逃亡事故者嚴實除免鄰圖有剝相應撥補如無聽自歸併不拘原

額遠都多餘許得新生抵數庶幾里役均平民無困苦
臣聞自古有司之職戶口許增減少者行罰有或偽增
貽笑無窮臣誠不忍生民困窮故冒死奏聞伏俟區處
寧甘受戮于明時而不敢貽笑于後世也況民物乘除
自有常數通縣惟一都爲然別都生息尚多用意審求
不致遺漏則民數惟見其多不見其減也一公支應以
革私弊臣聞中庸曰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采遠人懷
諸侯其二也今之布按二司卽古方岳之長也今之府
卽古之諸侯而縣卽古子男之國也今之使客卽所謂
遠人諸侯者也朝廷之上其所以送迎生熟享賓賁
出入固不經矣至如貧人之家有客相過尚具杯酒致
慇懃之歡豈一縣之大使客經過任其自來聽其自往
而不爲禮哉昔時州縣供應多有成規出納有簿用以
稽考近來法網太密爲無則例革去舊規往往只令幾
里共值一月不計使客有無多少悉令供辦無者亦不
追究里長支應多者或至數兩少者不費一錢甚至經
手黠猾者反肆侵漁官吏不潔者任私妄費民心不厭
苦樂不均如蒙准奏乞勅該行各處巡按御史等官親
詣屬縣量其道里衝僻事務繁簡每里額辦撤辦之外
量出供應夫船若干或者公正人役收管或令里役分

隨務置印信文簿一扇逐日支銷丁時附簿縣官不時
重算務令均平填註明白以俟監司按臨稽考如此官
府無任私矣費之愆百姓免侵漁不均之歎不勝幸甚
一一軍民以禁非爲竊見永嘉縣地方瀕海衛所頗多
軍民雜處官舍軍餘置買民田地土多至千餘畝少者
不下七八十畝先年一正一餘衛所差操外其多餘人
丁籍報有司與民一樣納糧供役續有事例軍丁盡數
發回衛所於里役均徭之年每田一畝只令出銀四分
幫助其賦役悉歸于民似已欠均况府衛縣所地方鎮
連者名雖發回實不著役有等無知刁惡軍餘專一結
黨成群飲酒撒潑幫閑闖毆教唆詞訟窩藏盜賊停歇
淫婦侵占民間田地房屋或因逼取私債准折民家子
女勒去耕牛農具似此所爲無所不至及至呈告府縣
移文會同衛所往往占恠動至經年累月不得辨明愈
加長志倣效成風一問與軍人結婚者反藉其
勢依附爲姦動輒以不係所管藉口定爲民害如蒙准
奏乞敕該部行下都布按三司除在營操執役軍餘不
編外其餘與民雜處避役在家者隨所管轄地方務要
與民人一樣編排成甲不必與民一樣當差但要護相
覺察共相勸勉各守本分各安生理共成禮俗如有似

前無賴不悛之人許該管里老總小甲執送有司懲治
衛所不得占恠搶奪其戶昏田土關設等事亦如北方
屯軍事例聽於該管老人旗甲處會同歸結如有不服
呈縣判理如此庶幾軍民歸一軍不爲非民不受害一
辨迎春以正典禮臣按禮記月令正月孟春其帝太皞
其神勾芒立春先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
德在木天子率三公九卿以迎春東郊又季冬之月出
土牛以送寒氣命國大雉註云丑爲牛土能制水故特
作土牛以畢除寒氣又農之始事也其經文又具及塚
周書正月立春謂之迎十二月季冬謂之出一出一迎
仁壽文集 卷之一 奏疏 六 弘毅堂

或是土民流傳包攬而永嘉人民不慣出外一至其彼
被其騙害屈抑無伸節該戶部侍郎彭韶監察御史陳
金溪知前弊奏奉事例每馬一疋估定馬價若干草料
看養工食若干馬頭一名通計白銀若干該縣徵追連
人起解赴該布政司創文轉解到彼交卸實爲便益但
事立弊出法立姦生緣明文仍要連人起解是以其人
到彼包攬之人巧外生詞或稱倒死馬疋或稱稱貸于
人共加利息或有客商利其厚息貸與妄費或包攬之
人及商客未至其時先來本地取索爲害百端受虧如
舊如蒙准奏乞勅該部行各巡按御史等官今後凡馬
頭倒應五年一解只許移文催取該縣依時照例追銀
起解或每名額外量出解扛銀若干只差的當人役解
發不必解人使彼得額外羨餘之利此免誑騙屈抑之
憂實爲民便一查底籍以清軍源竊見近年軍衛發冊
行勾軍伍府縣清解十分不及二三洪武至今僅百三
十餘年其間死絕事故固多有之但謂挨無名籍恐無
是理當元有一人始占一役編定衛所必有籍貫隸屬
州鄉豈有無名之人無鄉之卒苟無其籍則當時所執
役者誰哉迹其所由多於宣德正統間軍戶用計買贖
衛所軍吏書手等造冊行勾之際改姓易名移州換里

及至降冊到縣清軍官吏里書人等審得姓名州里不同卽注作挨無名籍供報以此年年行勾歲歲保結彼用計軍戶見多年不勾遂作戶絕將丁口竄立民戶而祖軍卽埋沒矣似此之弊天下皆然若不早爲區畫臣恐百年之後并今見在三分亦將挨無矣不然何以軍衛官籍一般至今並無挨無名籍之官至于戶絕者亦少情弊可知如蒙准奏乞勅該部行委公正官員抄騰南京後湖編軍底籍頒布府衛查對改正務見洪武永樂年間祖軍一名係何直隸布政司府州縣某鄉人從何年失解或先年計脫埋沒者許里老通年自首改正

仁峰文集 卷之十 奏疏 八 弘毅堂

免罪清軍官用心清理審解如果逃絕者從實保結注銷並不許捏作挨無搪塞如此則軍源可清奸弊可革而兵伍有實用矣一省倒文以便軍解竊見過年以來軍卒不日逃回里長終年管解設軍本以爲民而反勞民以事軍非所宜也上年軍解除別省遠衛府縣起文過本布政司倒解外若只本省衛所俱是縣申府倒文解衛實爲便益近年不分衛所遠近俱要於布政司倒文且如溫州之與盤石金鄉相去不滿百里之遙昌國相門往返不過十日之久今務經過布政司倒文紆轉往返動輒二三百里一二箇月盤纏支費靠損人難如

蒙乞勅該部行該布政司今後軍解除過省衛所照舊赴司倒文管解外其餘本省衛所聽於本府倒文起解庶財省民安事無煩擾不勝幸甚一禁貪索以杜軍逃臣竊見天下逃軍之多莫過浙江衛所逃軍之數無踰于昌國永嘉軍役昌國爲多或半年而返或隨解隨逃里長管解費用不經文書遞送殆無虛日審其所由蓋以其掌管指揮千百戶等官不守理法專以貪刻爲務或侵貸其軍糧或需索其財物無端挾制有不能容或有富軍又故意縱還移文行取致令里役管解到衛百般刁蹬挾騙財物少者四五兩多者七八兩方得此廻

仁峰文集 卷之十 奏疏 九 弘毅堂

軍人所得供給盤纏又被索要拜見使用等項逼不得已又爲逃計似此所爲非惟軍伍不得實用而百姓亦不得寧息如蒙乞勅部察院行巡按等官嚴加禁約如有求索軍人挾騙軍解財物者照依文官受賄論罪永不序用則庶幾知畏軍民受惠矣

陳言外摺內修疏

順天府通判臣汪循謹奏爲陳言外摺內修以安國祚事臣伏觀陛下嗣登寶位首下明詔頒布天下以喻臣民其末曰凡朝廷政事得失天下軍民利病許諸人直言無隱欽此欽遵臣聞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故人臣

之於君苟有所知宜無不言苟有所言宜無不盡人苟見聽則道行身顯幸莫大焉不幸見違誅殛城邑沒齒無怨此所謂知有國不知有其家知有君不知有其身乃爲忠也臣嘗目擊天下之事知其日非將至於不可爲者幾欲一言顧忌而止至於今日上厯陛下之求不忠之罪實難逃矣然向之不敢卽言固爲不忠然恐出位非時刑戮見及君子猶得以交淺言淺見議明哲保身藉口至於下詔求言猶復不應君子謂何故臣披肝瀝膽固敢不言粉骨碎身有所不顧陛下勿以臣言爲難狂而不之察勿以臣言爲謬而不見采勿以臣言爲難而不之行臣之願也天下蒼生之幸也祖宗社稷之福也伏自成化以來天變日形災患迭作民生困苦財賦匱乏餘三十年日甚一日變不虛生必有其應民困至極邦本必搖當國者必察其病根所在斡旋其機而力拔其抵轉禍爲福可也顧乃君恬臣嬉將驕幸情毀法敗度任情挾私内外交通上下蒙蔽以至今日天變愈甚民困愈極醜虜陸梁蹂躪宣府正所謂門庭之寇利用禦之者也今欲設策出奇以寡擊衆則無將將誰用壘堅壁以守則少兵募將召兵論功給賞則乏財將帥以孤軍屯禦遷延于外司馬以空國調度猶豫於內聞

仁峰文集

卷之一

奏疏

十

弘毅堂

彼潛遣哨卒十餘深入境土探我虛實此其志不在小也臣恐一旦得其形勝直以獫狁二萬入據通州則大事去矣雖有智者莫能善其後矣此正陛下食不甘味寢不安枕之時而或末之察近者所遣主將中貴猶帶勢要家人子弟號爲頭目微倖邊功希求爵賞加以軍士羸弱衣食不克器械不備恃此殺賊恐不能也雖然若使軍弱民疆軍貧民富亦轉移之間耳又何憂哉臣生長東南始知東南之民疲困已甚而不知西北之民甚於東南不知京畿之民又復甚於西北邇者改任玉田破屋炊煙逃竄十八巡行撫視實切寒心竊惟通薊京畿三輔之地而民窮如此臣恐民不聊生人心思亂敵國之患不在三邊而在三輔矣國之有民猶人身之有元氣民窮加兵辟之受病之人元氣怯弱更加風邪遂莫能支善醫者察其緩急必先有以剪其標而旋有以治其本元氣復盛則虛邪自退此臣外攘內修之策所以獻也然物有本末事有終始內修外攘固其理也今日外攘內修者虜敵方勦所謂先剪其標者也外攘之策四一曰重主將二曰選將士三曰審戰陣四曰明賞罰內修之策六一曰作士氣二曰恤民隱三曰汰冗官四曰申舊章五曰崇儉德六曰嚴詔令所謂重主將

仁峰文集

卷之一

奏疏

上

弘毅堂

者古者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非輕君重將也誠以三軍之命將實主之國之存亡三軍繫焉其任甚重將令不嚴軍不用命其害莫大焉故古之賢君命將必自貶抑以信其權如漢文帝之屈亞夫孫武子之斬宮嬪亦惟利益天下國家耳後世將在外朝廷往往遙制其命鮮不敗者夫將非其人則敗使親信者問之則敗剛愎不仁者參焉則敗况其臨陣對敵設謀取勝奇出多方變在不測而可以文法拘之乎臣來自遠方主將賢否不能深知但既參之以中貴而又繩之以文法中貴天子信臣依阿不暇朝廷復以文法遙侵其權雖使孫吳復生恐難成效臣願陛下重主將之選必求智謀之士如孫吳者堂堂天朝宜不少此自古將相未嘗借材於異代鑒唐魚朝恩朱重賈之失追回太監苗遠使闔以外將軍主之得以自由假以時月責其成功如其不效然後許科道論劾按法行誅庶幾將得其人不失其職而戰必勝攻必取矣所謂選將士者兵無常形隱於民間將無常負拔於行伍今日之務募兵爲患然應募者率多游手無賴之民雖一時不得不假其力後必逃亡終無實用聞成化間已曾招至二十餘萬今無行者是其驗也臣惟天下智謀驍勇之士未嘗乏人惟選之有

仁峰文集

卷之一

奏疏

十三

弘毅堂

道練之有方則智者運謀勇者効力而醜虜不足滅矣如臣鄉里民人有周榮宗者智力有餘能使雙刀慣開弓馬鐵鞭器械俱善運川營習私闖百人莫當又有新安衛舍餘劉瓚亦勇敢之士緩急可用徽州山邑臣所知者二人所不知者尚有其諸山西陝西雲貴湖廣等處用武之地如此之人不知何限乞勅文武大小群臣各舉所知移文巡撫巡按行令本人呼朋引類府州縣以禮起送給與口糧腳力赴部訓練調用戰陣有功不次擢賞則兵自精將自出矣所謂審戰陣者所貴乎良將者在乎隨機應變因時以制敵也昔田單以火牛而潰燕師岳飛以麻扎刀而勝拐子馬此皆度勢運謀以攻其堅而奪其技也中國之長多以神鎗火炮今聞醜虜點猾不結行陣分騎散進撓我長技不能成功彼所長者弓馬耳我馬既弱不閑戰陣聞其腥氣直足不前以弱禦彊何以取勝今欲奪彼之長當以所選將士更相訓練習爲步騎臨陣之時先以壯士萬餘擁盾直前勿令仰視以長刀斫其馬足而大軍乘蹻其後則彼之技窮而敗不旋踵矣所謂嚴賞罰者凡人所以臨陣忘身觸白刃而不顧者一求榮名二貪重賞三畏刑罰四避禍難非此四者雖聖君不能使其臣慈父不能勵其

仁峰文集

卷之一

奏疏

十三

弘毅堂

子故賞必行罰必信使親踈貴賤勇怯賢愚莫不奮激
競赴敵場者豈朕久生而樂速死哉利害交於前欲罷
不能耳六韜曰將受命于君出師臨敵無天于上無地
于下無敵于前無君于后皆在主將令也近年主將非
人而復參以中貴援引勢要家人子弟隨身立功邊軍
殺賊掠買首級報功陞賞少不如意輒加捶楚邊軍卷
氣風聞京師明知其故無敢言者以此監司遇有勲級
必行勘駁將士之勲經稔不決亡軍之卒晏然在家進
而殺賊死交而賞賂退而逃竄身全而無罪玉石無以
自辨主將不得自專軍法有所不行戰功何由而立為
仁孝文集 卷之十 奏議 情 弘毅堂

以達官顯爵類多軟媚保位之人朝士相師久而成俗
以老成為遲鈍以忠厚為迂濶以剛直為沽名以廉介
為矯激以奉法為執拘以守禮為傲慢以任利為常情
以詭隨為通變以壅蔽為權宜以諂諛為賢以擊搏為
能屈辱不以為羞奸貪自為得計士氣若此而望紀綱
振肅天下又安得乎臣惟此氣與生俱生未嘗亡滅但
為三者所沮而隱伏于中陛下有以振作之則皆鼓勇
而出矣臣願陛下檢查成化弘治以來大小群臣章疏
有涉權貴有干勲戚有觸人主之怒義形于色忠見于
辭者疏其名于吏部死者表旌其墓生者加擢其官取
回大用彼將援引善類充滿于朝而不善亦將變而為
善彼為不善者非甘心為不善也但為富貴所移利害
所攝而然耳苟在上者反其所好則彼嗜利慕祿之人
爭先變矣臣聞三代以上國祚莫長於周三代而下國
祚莫長於漢者周能容容齊之直表比干之忠漢能誅
丁公之叛尚子陵之節故也自古以來天下之士多敗
於庸常之人與夫中立為奸之輩平時無犯顏敢諫之
士臨難必無守節死義之臣故臣以為內修之策必以
賢才為本用賢才必以作士氣為先進君子退小人則
氣增十倍進小人退君子則士氣索然士氣既克善類

丕變如此而紀綱不振天下不安邊徼不息臣請伏奏
言之誅所謂恤民隱者君辟則舟也民辟則水也水能
載舟亦能覆舟豈不可畏也哉甚矣民隱不可不恤也
恤之何如紆其力豐其財耳古人有言牧民如牧馬善
牧馬者去其害馬者而已又言財不可豐去其害財者
而已內而皇親勲臣中貴外而王府及勢要之家受人
投獻田土包攬錢糧開設鋪店侵奪民利及管庄家人
倚勢生事多收子粒皆害民之尤者也臣愚以爲京畿
根本之地恤民之隱當自之始伏乞陛下勅廷臣推舉
科道并部屬公忠體國不畏權勢者三員清查庄田額
數照依民田一樣科派米麥子粒造冊三本一本送戶
部一本給與欽賜庄田之家一本州縣存照其米麥有
司徵收或本色或輕賁起運赴部該部依數分給如此
則小民免侵漁之憂皇親勲臣知朝廷之賜其所受獻
田土悉令退還民業鋪店勒限折毀或平價賣與居民
毋復剝削客商與民爭利京師一清則四方勢要聞風
歛跡不敢害民矣所謂汰冗官者臣惟武臣之職始以
其祖曾有汗馬之勞而世襲不替者亦以將門將種武
略相承世藉其力以守衛禦敵也今也子孫微弱智不
能謀食力不能勝衣甚至傭工於人行乞於市而朝廷

仁峰文集

卷之一

奏疏

去

弘毅堂

月給其俸歲支其帛養此何爲哉且洪武永樂以來軍
士查照底籍至今十無一二而官獨奕奕不絕獨何故
哉其中竄入旁支異姓詐冒者固多亦有不經戰陣買
功希賞傳奉受官者不少古者諸侯不職尚且削地貶
爵而變更之況於將士乎乞陛下勅兵部查勘檢閱委
係的派曾經戰陣能稱其職者照舊承襲如有詐冒未
經戰陣及鄙猥不堪錄用者隨落其職或月給俸一石
以贍其身或削籍爲民而復其家庶有用之得無爲無
益之費所謂申舊章者古人制爲肉刑所以防民使其
知畏而難犯也我太祖高皇帝初亦用之後恐人主生
長濫宮不知慎重民命故叅中世定爲笞杖徒流絞斬
五等之刑寔盛心也但罪當流者決流而無赦絞者多
免死克軍是以民心知畏國法用章軍得實用後來法
家惑於二死三流並同一減之說止徒四五年或贖米
四五十石是以貪猾者犯徒囚如飲食有力者視錢米
若錙銖民無畏心常輕犯法臣伏見軍伍日耗至僉民
兵民兵不足復行召募而犯死罪之民反徒五年又容
贖米則彼民兵何罪而反執役不止五年也哉北方田
土荒蕪居民鮮少京畿尤甚乞陛下勅刑部都察院行
內外大小衙門今後問刑但遇流死罪者減等之外悉

仁峰文集

卷之一

奏疏

去

弘毅堂

照律問擬應流者徑發克實京畿應死者發衛編克軍伍不過二三十年民生蕃而兵足用矣所謂崇儉德者天地生財只有此數不在官則在民在民則民富民富則君不至獨食在官則民貧民貧則君不能獨富是以古者愛民之君往往損上益下節用愛人三代之君不暇詳舉姑以漢文帝言之今年下詔賜民田租之半明年或盡賜之而國用充足者常度之外不濫費耳觀史臣載其貴嬪無曳地之衣露臺惜百金之費槩可見矣今也常賦之外又有所謂地畝隨糧帶徵歲辦之外又有坐派物料不一一年之輸自足一年之門面有積餘今反不足內外府庫昔所存蓄數百餘萬而今聞消耗將盡近日賞軍尚慮不敷臣恐自今倘遇凶荒相仍兵旅不息則調用支給何所仰哉臣聞先朝宮中賞賜不經費用無度加以土木工興乘機侵漁計一費百財賦匱乏坐此故也以先帝之明尚亦不免於此臣願陛下清心寡欲節用惜財不施小惠於近臣不市私恩於外戚輸一錢必歸戶部支一錢必審監司如此則不必其歛橫征而財用自足矣所謂嚴詔令者王家承大號令故曰天王而命曰天命討曰天討臣下所當敬畏奉行之不暇也近者明詔有曰國家財賦有限近來冗食人

員日漸增多以致俸糧等項不敷支給未免拮据小民公私俱困該部通行查議奏請裁減又條戒飭皇親勲臣及勢要之家不許受人投獻地土等項及管庄之人倚勢生事分外需索逼迫小民逃竄失業又條裁減各馬房倉庫及各門等處添設管事內官臣民快覩莫不踴躍交相慶賀曰不圖堯舜之君復生今日而天下立見熙皞矣然臣伏聞先帝亦嘗降詔旨戒飭皇親勲臣矣亦嘗有成命裁減添設管事內官矣亦嘗勅兵部命官清查禁兵矣然未聞皇親勲臣退過受獻地土若干拆去鋪店若干內官革去若干禁兵清出若干王言如絲其出如綸而又承天號令可生可殺如此其尊且重也人臣奉行遠巡畏縮不敢直前者知有權貴而不知有陛下也何則皇親勲臣中貴日近至尊相親昵者也奉行小臣君門萬里者也古人有言犯上千王其罪可赦乖忤貴臣禍在不測誠以得罪於君猶有權貴爲之解脫得罪權貴不可爲矣是若人主之權反輕而權貴之勢反重豈春秋彊幹弱枝以身使臂之義哉是則人君親信之過也臣願陛下以寵勲戚之恩寵儒臣以親近驪之心親賢人任使者選公忠之士奉行者付骨鯁之臣詔令之行如雷驅風王威之重如山壓卵庶明詔

不爲虛文而臣民受其實惠矣臣此十策前四者皆目前之惡後六者皆腹心之病急不備則不能剪其標病不去則不能治其本標本交修外患殄滅生民又安而國祚靈長辟之病者寒邪既攻元氣復常而人身康泰此古今不易之理料理一定之方舍此不用欲投他劑縱能救急於一時不能保命於長久臣願陛下召五六大臣將臣章疏與之論擇毅然行之不沮於近倖不惑於浮言不撓於權貴近倖權貴聞此亦宜修省歛避以保始終共享太平之福不然辟之木朽蠹生蠹成木壞而自亦未嘗利也至於陛下聖德之所當修聖學之所當講遠宗帝王之道近守祖宗之法以成一代平明之治而垂萬世無疆之休尚當竭螻蟻之心効犬馬之力采拾成法組綴爲書以俟他日爲陛下獻焉

論裁革中官疏

順天府通判臣汪循謹奏爲獻言以圖補報事臣本峻夫荷蒙先朝作養發身科第外任兩邑其中間關憂制以及十年犬馬之齒日長更加疾病筋力向衰誠恐湫先溝經荷國厚恩無以補報以故頃因邊患過不自量應詔條陳外攘內修十事干冒天威罪該萬死伏蒙聖恩寬貸不加誅戮以臣章疏勅該衙門知道不勝忻忭

七峰文集

卷之一

奏疏

五

弘毅堂

倘以螻蟻之心萬一可整蕩莠之言萬一可承實陛下不矜山海之崇濩而微臣職分少盡涓埃之微渺也屏息伏聽二旬於茲該行諸司不見奏覆臣愚方訝廷臣不以天下急務爲重邊徼軍情爲惡聖意命允爲尊矜持自信不恤人言偷惰因循坐失機會爲可咎也近日伏閱朝報工部尚書曾鑑等題本開坐軍容安轡二局添設管事內官上請裁減蓋奉行詔書內事理也陛下不蒙裁減反令司禮監查正統天順年例來看以此知在廷群臣奉行章奏之不亟者以陛下詔旨之不信也臣愚以爲陛下不欲裁減內官不必形諸問詔既已形諸明詔必以內官濫設爲可革也可革卽革何必復查當裁決裁何必復看王者承天號令明知日月信如四時威如雷霆堅如金石天不變法亦不變山川不移判不可移況陛下卽位之始發令之初著爲詔書頒示天下宣播四夸中外傾心臣民叩首仰望維新之政未踰三月卽有貳命何以統天承運而慰天下億兆臣民之望哉在廷大小群臣百司又何所遵守以布四方一民志哉然此意非但出自陛下側聞先帝之時已有成念矣誠以中官管事其害不小非但各門庫局爲然在在有之但管一事則敗一事到一方則害一方挾以天子私

七峰文集

卷之一

奏疏

五

弘毅堂

臣聲勢可畏莫敢誰何而鎮守典兵抽分倉場錢穀之司其害爲尤大也其害不止百姓不堪怨言生於下則災異形於上有自來矣先帝修德彌災明知其故欲行裁革不幸中道崩殂臣民失望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周公承文武之業聖人美之稱爲達孝且天下者太祖太宗之天下陛下承之先帝而傳之子孫者也今陛下崇達孝之心欲述先帝已爲之事成先帝未行之志則自有祖宗之法度在內監之設官有定員職有常事只掌宮禁服御之需未嘗干預朝廷之政具載皇明祖訓者昭昭可

仁峰文集

卷之一

奏疏

七

弘毅堂

爲今日之勢亦將重矣識之不早反之不力恐難善其後矣臣嘗讀史至唐天寶之亂宋靖康之變未嘗不痛心扼腕以傷其時禍初未形無智者以圖其始變將已極無勇者以善其終君懷諫而樂晏安臣奸貪而事蒙蔽君子吞聲巷氣小人安危利災而懷成之也是以自古賢君厲精圖治莫不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尤必進君子聽忠言上下一心而後能成一代之治如唐太宗容王珪魏徵之直故能成貞觀之風宋仁宗能納范仲淹唐介之忠故能臻慶曆之治賢臣獻言亦必謹禍於微慮患於早而多過於論喻如漢文帝崇節儉治

仁峰文集

卷之一

奏疏

七

弘毅堂

今也天道反常必有其應天心仁愛其在茲乎孟子曰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亦以事幾兆於無形禍亂生於所忽今天變于上敵交於前民困于下目擊心惟當不寧處必也戰兢惕厲滌慮洗心省德以回天安內以攘外消已形之憂而使之不為災傾將否之運而使之轉為泰誠有望于陛下與夫法家拂士也陛下春秋方茂初試萬機不宜長處深宮惟以二三中貴傳命于外側聞先帝宮車晏駕之時親執傳臣之手而託以陛下今少師劉健少傅李東陽謝遷諸臣實親受顧命者也吏部尚書馬文昇兵部尚書劉大夏都御史戴珊諸臣亦先帝不時召見與決大事者也陛下當召至便殿與之講論朝廷政事得失詢訪天下軍民利病群臣章疏必躬省覽與之度去取次第而行至於詔書已行頒布中外豈容不信語曰民無信不立民匹夫也舍信尚無以自立况萬乘之主無信何以立朝廷定天下一民志乎臣願陛下毅然行之不沮於浮言不惑於讒言不尼於近暱之人詔書容有所未備者仍乞推類以盡其餘續成先帝之大志光復祖宗之舊章別賢愚辨忠佞進君子退小人審公私明賞罰覩乾剛于獨斷揭日月于中天成一代大有為之君垂萬

世永無疆之緒然後陛下為不負先帝所託此微臣輸大馬之忠而圖報稱於陛下者也然念自古直言之臣多便於朝廷而不便於權倖多利於天下而不利於一身往往言發而禍應計行而身戮臣非不知固位保祿資格轉遷可致富貴顧乃不避忌諱撻蛇頭履虎尾岌岌然若撼山之螭撲燈之蛾而不知止者豈厭久生而樂速死哉顧以所欲有大於生所惡有甚於死者耳堂堂天朝上駕唐虞下陋漢唐宋而廷臣言官顧欲自處漢唐宋諸臣之下臣實耻之臣才不及二賢文不如二蘇而職又不在王魏范唐之列徒以目擊當世之弊心抱杞人之憂故不惜萬死千刑惟欲博聖衷一悟者夫何求哉亦以所志之同然猶不敢以諸臣所至者自畫而學為孔孟之徒所願於陛下者亦不敢以漢唐宋諸君所成者相望而欲超乎堯舜之上此臣之志也所謂犬馬之忠以圖補報者此也臣臨楮不勝憤激拳切戰兢惕厲之至惟陛下矜其愚恕其妄俯垂采納焉則臣幸甚天下幸甚

乞恩養病以便終養疏

順天府通判臣汪循謹奏為乞恩養病以便終養事臣稟受屏薄兼以食欲不謹斲喪元氣耳目百骸外雖人

形而營衛怯弱病在膏肓有由來矣伏自六月改任玉田復蒙聖恩陞臣前職隨便回京途中積勞冒暑感成虛怯病症七月初八日扶病到任方纔五日爲傳奉事准本府牒委監修山陵道路時以初任不敢辭勉彊力疾支吾連日撥夫督工旅宿于外不禁勞役復冒風寒日積日深更以睽離老母在家年踰七十有五已及一年杳無音問不知安否存亡日夜憂思心情百結病軀如此何以能堪邇來神思怔忡胃膈痞滿血氣羸憊將日沉痾恐成不瘳伏覩陛下上冊太皇太后皇太后尊號詔示中外有曰治本于孝雖至貴必有所尊與稽古

仁峰文集

卷之一

奏疏

五

弘毅堂

昔聖帝明王暨我祖宗列聖莫不率而行之予何敢後復推聖恩及於宗室以及於天下之老給養有差在外文職官員有親老告回侍養者親終之日仍許赴部聽用臣讀至此稽首再拜颺言曰大哉皇言乎至哉皇心平其善守帝王祖宗所已爲仁孝之道而善推帝王祖宗所未發仁孝之心乎忠者孝之推也君以孝理乎下臣以忠事乎上忠孝交修上下相得而至治不疎者未之有也況臣雖不才叨任內職今爲疾病所攻老母所慮恐一旦身先朝露飲恨而死豈不有傷陛下孝理天下之大化哉庸是俯瀝愚忱上塵聰聽願乞聖恩放臣

回家訪醫調治便養老母以終餘年使得親收骸骨以葬丘塋然後以大馬未死殘生付之陛下雖使背塗塞草馬革裹屍死亦瞑目

文移

永嘉論民教條

竊謂天生萬物必毓元能者作之君帝撫群黎必簡循良者爲之令誠以謂之令者有命令之義有宰制之道擅一邑之名寵寄百里之生靈惟民散處閭閻僻居山谷巡守不得時接其面目監司不得細察其隱微故謂親民之官唯令最切躬令之職非才不能循履以書生

仁峰文集

卷之一

文移

五

弘毅堂

濫登進士慨有憂時之志愧非濟世之才筮選銓曹承乏鉅邑履任惟始懷懼彌深茲欲令民心盡知我心體朝廷命官之心合天地生物之心未能使我志遽愜僚志乎二三父老之志通千萬黎庶之志於是述我心之所願欲著爲教條庶幾使民志知所向方成乎善俗斯爲美也不亦樂乎嘗聞善治水者順水之性而導之江海之歸善治民者因民之情而納之至善之域故爲政之道貴乎行所無事而親民之職務以得乎民心今欲爲吾民者爲父主慈而慈勿流於敗于爲子主孝而孝勿至於陷親爲弟者必敬其兄而毋傲閭之虞爲兄者

須愛其弟而毋效尤之失夫和而義庶惟薄之孔修斐
柔而正免牝晨之凶穢有貴賤斯有等秩名器不假以
混殺有長幼卽有叙倫重任須分於負戴約信必誠毋
爲離叛以相詐貨器必實勿競濫惡以相欺富者不可
以吞貧貧者亦不得陰爲侵害以撓富強者不可以凌
弱者亦不得詐爲無藉以圖強權衡須準而無或輕
重之差斗斛須平而無或大小之謬寧餓死莫行盜賊
縱遇暴莫尚關殿務本莫善於農遊手好閑者法有明
禁隨身莫良于藝飲酒賭博者律有嚴條俱賦以時而
免鞭扑之憂執役惟謹而無拘捕之楚行者詭路四鄉
仁峰文集 卷之一 文藝 弘教堂

者何物祖宗法度爲何而設聖賢謨訓爲何而傳以此
自思必有所見所見既徹善心由生善心既生擴端而
克之觸類而長之勉勉循循日新不已則何事不可做
何業不能成而豈但爲良民哉馴而至爲聖爲賢推而
仕爲卿爲相率此道也循不肖爲學三十年了無所見
惟平生以不欺存心然亦惡人欺已以寬恕待人而又
嚴于嫉惡以周慎處事而又憤人慢事今濫爲汝長故
憚爲汝等道之相與其勉本職其或歷練未熟操履未
醇措置乖方檢防失度耳目有所蒙蔽心志有所偏惑
塵朝廷恩澤使不得施於民間開闢疾苦俾不能通于
仁峰文集 卷之一 文藝 弘教堂

上汝等當明以告我使克改之我無爾愚爾無我詐邑
中父老逾七十者年高德邵果賢于子有能開心見誠
補子過失者子當迎之上坐事之如父境內豪傑未七
十者經明行修眞勝於已有能敷治陳教匪子不逮者
子當尊之北面事之以師年雖未及才足有爲有能盡
忠佐子子亦傾誠委任如有豪橫狡猾之徒或把持官
府或教唆詞訟或窩藏盜賊或坑陷良善在官爲巨蠹
在鄉爲民害如食畜之狼攪群之馬害苗之莠者見此
宜洗心向善革故從新若無怙終之尤決無追悔之理
果能脫去舊習轉爲良民是卽古所謂西門豹之徒不

惟改行爲賢抑且彰吾善政豈徒不咎更加獎之至於
去治遠遠山鄉溪鄉人民不習見官府多以爲懼而城
市小人窺其所以利其財貨一見入城而百般愚弄以
致人心愈懼足跡愈踈甚至執役之家經月不赴追捕
之卒積歲不休歇家賠料者加倍徵收公差下鄉者十
分擾害迹其遠近之勢殊隔蓋以上下之情不通見此
卽當趨事赴公秉心向化挾以所產之物貨以當值之
錢遐邇一施公私兩濟市民如有似前愚弄詐騙者體
訪得出痛加懲剴決不相容嗚呼爲治之道有德禮有
政刑循良之吏有寬仁有威猛子年逾強壯身歷畏途
仁峰文集 卷之一 弘毅堂

非不知以威猛馭人而人易從以政刑爲治而得效速
乃諄諄爲此勸道之語拳拳聲此告戒之心以臨吾民
者蓋以令父母之官而民有子弟之義豺狼雖暴不啗
其兒鸞鳳本仁寧拂其性卓茂治密嘗謂民曰律設
大法禮順人情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惡意以律治汝汝
何以措手足乎然禮與律本非二途法與情元同一致
律本禮制法因情施苟三告而弗悛在五刑其不赦此
其大略諭衆通知至於次第節目之詳修爲功效之極
與夫民間利病所當因革鄉中情俗有所異同更加揣
摩用申懇到故此曉諭須至告示者

汪仁峰先生文集卷之二

書

寄謝經師

某頓首某初多病肢體孱弱自新春考舉不偶加以破
腹疾苦逾甚燈愈踈廢新得既無舊聞覺已放失昕夕
心戰恐墜閭閻中與草木相陳腐而已秋初族父赴禮
部啟行生倍無聊同舍親李良往郡城訪醫者太原
高冲秀得方買藥將理于家今病體如常時而痢洩已
止追憶癸巳在門適方受舉業之初雖頗得門戶未窺
閭奧甲午改侍族父千家不果再至而先生亦丁是秋
仁峰文集 卷之二 弘毅堂

北行抵去秋始歸九月中偕良璧上謁遇于平溪話未
及浹而別後久畱庠俟提學按試弗克再親炙今年又
九月矣聞先生會試之期又將過矣生求進之心皇皇
奈藥食不可暫廢其如曩時先生所贈而有所謂他日
相逢莫汗顏之句何固知先生期待之意不在功名得
卷而以學業未成爲警生雖愚亦能不失志于功名而
惟憂心于問學也世人何足以知之在人知不知亦不
足計人生天地間生無所爲沒無所傳役役謀食哺以
給平生信無難矣顧人自有所志古之聖賢亦人耳爲
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爲鄉人也孟子之所

憂也聖賢之學不越乎致知力行之間苟能今日知一善明日行一善久久成熟斯爲善人矣其如知之不明行之不篤何此爲學不可以無勇也某之廢學非疾之足憂惟無勇之是憂耳昔韓退之歐陽永叔亦年少多疾未四十而視茫茫而髮蒼蒼而牙齒動搖然文章德業卒聳二代山斗疾固無害于人也生能有是乎朱文公嘗病或勸晚起曰某自是不能晚起雖甚病纔見光亦便要起尋思文字某臥病間起勉強展卷沉潛未得義理稍力不支卽掩卷就枕矣况有既飽而嬉之時乎此其立志有堅否而成德有難易也一事不知爲儒者

工使卽造就賢師傅則今日所就必不止此此其居養有不同而問道有蚤暮也當時學者作文多尚錫巧不能者又多委靡澁澁前年春先生試禮部典文衡先生批呈式卷以爲近時刊行晚宋程文學者多尚艱澁錫巧之辭殊失洪武永樂體制今春提學先生考舉之言同符近南畿考試主司尤申重之務從簡易以變文體策問以學者爲工文辭博記誦失聖賢之正學翰林天下文章之規矩主斯文者以是教天下誠學者之大幸某多見朋輩論存其性有曰不斧斤不牛羊不鴻鶴論希聖有曰口聖人耳聖人論天人有曰天其人其天不天其天而人其天是正所謂求巧得拙之文學者之病而銓文者之所當痛革也然此亦非宋文之所取也以是學宋文是正所謂效西子之顰者也予始獲晚宋之文而讀之見其紬繹義理馳騁文辭殆謂如泰山之雲層鋪疊見香莫窮其端倪有非今作家之所能及也閱之既久且熟方覺其錫新假巧無渾厚涵蓄之意其理支而不正其辭浮而不實其氣妄而不振文章闕氣運之盛衰宋之所以偏安一隅議論虛浮事功不立君臣惴惴以待祚移而卒鮮死節之士者坐此故也典文先生痛懲其弊而挽使復正然鄉之所舉禮部之所選

知名之士往往出入其家其言之所革行之所舉自相矛盾其故何哉豈習之者之善變閱之者之不精歟昔歐公始變文體而其所取之士乃其所懲之文自古代目進身自有不可曉者某固知學者先德行而後文藝聖賢道德性命之文辭約而理備言近而指遠聖朝以科目取士則士所尚者工文辭博記誦而已典文先生發策秋闈以是爲戒亦不探其本而欲正其末矣生由幼至長不敢行一不義事蓋不敢專以辭誦爲學者場屋中何以辨此日者之說某素不信先生亦有力辨其非者今觀人之升沉臧否亦有不可不信者君子固不仁峰文集 卷之二 弘毅堂

上張春坊

先達之士持文衡司考閱必得英偉之士負不世之才者爲之徒而後名益重後進之士俱計偕登士籍必遇膚碩之德負天下之望者爲之主而後名益顯古之人揀選之明得英偉之器于文辭之間抱負之大遇膚碩之儒於簡拔之際授之祿位發爲事業後先相望以成

平明之治代不乏人然亦不多見也何也知人者德也受知者才也德不明不足以知人才不贍不足以受知上之人德亦明矣下之人才亦贍矣兩相有而不相值者命也人才之出處繫政治之隆替關氣運之盛衰豈偶然耶雖然閱人者不患不知人惟患已心之不明進身者不患不見知惟患已學之不克上下之間各以其道而胥自責勉耳豈可上忽乎下下責乎上上下下懸隔而一委之命耶聖朝罷詞賦黜百家一以明經取士蓋所以剪其枝葉之繁以就根本之正也然明經之別其說有三上焉者心與經融意與理會施諸踐履之間不

仁峰文集

卷之二

書

五

弘毅堂

事乎葩藻之末此真儒之明經也中焉者句分字析旨達理明敷之染翰之餘詞平氣順而無險怪委靡之弊此英士之明經也若夫簾窺壁聽涉獵剽掠膠于見聞澤于言語違經叛理以迎合主司之意者此時流之明經也斯爲下矣粵自隆古養士興賢之法不行明經之士雖有上焉者蓋已無由而得進於今矣當今之士近承有宋真儒輩出經學大明之後沐我朝列聖相傳敦養丕至之餘上之人猶不以中焉者爲招而敢以下焉者致士下之人猶不知以中焉者爲式而甘以下焉者自污不亦得罪于聖人而有負于朝廷矣乎生賦質最

魯兼少不知學養成迂拙甚愚竊以文以教傳傳以明
經故綴爲文辭以理爲主以氣爲輔寧忤主司之旨不
敢有乖聖人作經之心寧拂衆人之論不敢有失聖人
明道之意寧拙於進取而不忍巧於推移屢舉屢見黜
于有司而亦無所悔也及年浸大遂厭科舉之學慨然
有求道之心曩時應辟州司亦勉奉親志罄此一行以
爲進取之孤注耳抵南都試事甫畢渡江謁道先生于
定山岡以入道門戶間語及先生曰東白先生前領之
儒也棄官翰苑歸于家不出門而負天下之望已二十
年矣今爲聖天子簡擢之勤而一出焉來典是職其必
有卓絕之見矣其取士必超越乎時矣其操瑟必無不
得之怨矣旣而還金陵不料誤蒙先生所錄顧非英偉
之士負不世之才者有損先生之名是懼然籍名之得
不得不足爲念得出於先生門下誠生之大幸也今又
爲禮闈所棄而歸生固知性命之理不越乎身心之間
道德之懿無事乎口耳之末苟無聞焉斯可矣一有聞
焉而有憂世之志思欲措之事業以少裨于時則當此
焉出非此不可也以若所爲求若所欲如之何其可哉
今當別去不慚狂矣固避忌諱敬進是說以求教焉惟
先生察之裁之指其迷而引之發其病而藥之幸甚幸

仁峰文集

卷之二

書

六

弘毅堂

甚

上程詹事

天下豪傑之士同時不相得者坐不相知故也辟之官
墻有百官之富宗廟之美室家之好者其墻必數仞墻
卑宮淺者人得而窺之墻高宮廣不得其門而入則不
見也是故以晏嬰之智失之仲尼陳瑩中之賢不識伯
淳他何尤哉閣下先宮保襄毅公之子童子時卽以神
悟穎敏養于朝弱冠而取科第擢內翰清高之職才足
以過人學足以名世某方總角時卽知當時翰林有程
公李公二公文章名與滿天下竊慕其爲人而願學之
仁峰文集 卷之二 書 七 弘毅堂
蚤以家貧不自贍教授鄉里以代耕間嘗披閱諸子百
家之編玩索艱澁險怪之文心悅而憚之以爲古人之
不可及者正在於此年踰二十始從鄉大夫授舉業游
千庠獲閣下之文而讀之見其冲淡平易與予昔所欲
畏之文絕不相類又竊疑而易之方銳志科目以爲捷
祿之計不復滋致意焉况去閣下隔越數千里無所取
正困志場屋累數年閣下以先大夫愛去位居於家可
以樞衣受業解惑之時也方欲求進而沮浮議議者曰
古人所謂志驕意滿不復求入於道者有三焉少年登
高科一也藉父兄之勢爲美官二也有高才能文章三

也三者有一焉往往至於輕世傲物而不可近程公兼
三者而有之其自視何如人而汝可以上徹其動聽邪
某始疑之終輒自計以爲愚魯朽糞之質兼少不知學
無一善寸能可以受知於閣下以爲根本縱荷不加鄙
夸而肯與之進猶作室無基何以爲領教之地耶故足
欲進而趨起不果焉雖歲時候問起居常得接近清論
然雜於衆人之中卒無以自明其志也旣而獲侍同慶
皇太子千秋誕節禮成播之歌詠榮和於枝師生於是
不慚固陋偕嗣一律假以求通一見而以詞宗先達之
尊且貴下與一介晚生相抗禮迎之上坐卽以某爲可
仁峰文集 卷之二 書 人 弘毅堂

耶於是復取六經四書及諸子百家之文旁探肆討求
合于一功積力久一旦豁然若有所得始知經書之外
無文章彼艱澁險怪之文予昔所歆畏者頓覺其非爾
何也天之所以賦於人者莫不各有當然之理人得於
天而循其所以當然之理而行之如山路然故聖人名
之曰道如君之仁臣之敬父之慈子之孝夫婦之別長
幼之序朋友之信是也然道之隱微者難知道之曲折
者難行道之權變者難定道之廣大者難盡聖人欲人
人之盡體其道至於徧天下及後世而後患其不能也
不得已而以躬行心得之餘者著之於言以推其隱
仁峰文集 卷之二 書 九 弘毅堂

人不知所以行之故使學者先求之文字之間反察之
心身之際而有得焉是則紙上所遺之文卽日用所行
之道所謂文以載道者是也苟運用背反而復濟以艱
澁險怪之辭是反薄蝕乎道而遂致其不明也已奚以
文爲故說者以爲漢無文章僅得仲舒天人之三策孔
明出師之二表晉無文章僅得靖節歸去來分之一辭
唐有天下三百年亦惟韓子之文數篇而已說者夫豈
過哉其所取者容或有所未盡善焉耳其所不取者未
有能善焉者也五星聚奎其儒輩出文章之醇復見于
宋而歐蘇二公者以文章名世而復不與焉是蓋有其
仁聲文集 卷之二 弘毅堂

說也夫以太和元氣流行於天地之間發育萬物物各
得其氣而生卽具其理而始終消息之所謂物各具一
太極也物各一太極卽物具一道也君子運用摹寫之
於文猶太和元氣流行之於物故詠一物述一事觀貼
乎道始終本末曲盡而無餘猶一草一本根葉枝葉一
元氣體之而不可違也然其立意深長措辭冲淡用能
感誦人心裨益世道不期文而自文耳又奚事乎雕鐫
刻鏤而以艱澁險怪爲哉愚持是說以品鑑古今之文
未有能遁其情者也閣下之文渾厚圓融純雅妙適鋪
敘事實紆餘委備往復百折而條達踈暢無艱難勞苦

之態精神若陽春點綴萬物勾者萌者甲者孽者勃勃
然俱欲發生呈露而不可遏其氣若太和其辭若金玉
其用卽所謂救粟布帛也愚昔以爲冲淡平易而心竊
易之者坐不得其門而入耳冲若江河淡如玄酒平若
崇期易若造化此正文章之難而人所不能學也夫今
而後始能知之亦以自信非昔日之愚矣抑嘗考之閣
下雖一詠作之微必根於義而不苟如歛古有吳王祠
父老相傳以爲吳主權也閣下題其廟以爲孫權叛漢
自立不當祀必其兄策也明逆順之理辨鄉人之惑隋
季汪華起兵定難以俟世平而并歸於唐宋史氏不辨
仁聲文集 卷之二 弘毅堂

誤以賊書雖見正於綱目未有能表之者也閣下記其
祠以保障方秦之吳苻非叛吏以歸順方漢之寶融非
降虜發潛德之光補前史之闕用是觀之閣下非有意
爲文也不得已也非以文章明道也知道而見於言也
李公之文不獲多見不敢私議不知其不出入于韓李
歐蘇否也亦知道而見於言否也竊願有以識之而愧
未能也夫辭有大而非誇言似諛而非諂者以其人之
實足以當之也無其實而進之是譽人以求其悅已也
譽人以求其悅已老蘇不爲也某亦不爲也苟悅之非
其道閣下亦不悅也而其所以道閣下盛德嘖嘖而不

知止者亦欲閣下之知其知我也匪直欲閣下之知其知我也生同時居同鄉抑恐後世之笑秦無人也閣下以古人所謂三不幸者萃於一人之身自視欣然修爲泮礪而欲躋於古人之域其度越出于尋常也因萬萬矣某少安暴棄既壯復爲舉業所累未得盡力於文章間因酬應所得十餘篇并吟弄性情或得一聯一律其體制音律不知其有合於古人否也某之學僻之病者始不知察其瘍而治之護疾忌醫養成痼痼終不可療治將飲憾而死耳伏遇閣下翰林蓋福也敢求拯而救之故述其所以以謝不敏彼不知者不以爲舉人而

仁峰文集

卷之二

書

三

弘毅堂

奉莊定山

某生長下邑萬山間弱冠時卽知海內名世士番禺有白沙陳先生江北有定山莊先生江右有一峰羅先生東白張先生四先生者道克德腴仁麗義澤銖視軒冕塵視金玉千百年天常民紀所賴撐持而不墜者四先

生之力也雖其志必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不肯小用其道以徇人故其深仁厚惠不被於世然天下豈可少斯人哉微斯人則天下之人惟知博文修藝爲學而尊德性之功不知惟務同流合汚爲賢而檢身行己之學不講惟事刑名法律爲治而正朝廷表風俗之教不明而聖賢之道幾淪於晦蝕矣舍聖賢之道而治天下雖曰治皆苟而已天下豈可少斯人乎哉某竊敬仰幾二十年常恐不得親就窺清光沾餘潤以淑吾身爲可憾也比遊南都時一峰物故白沙距數千里力不能裹糧擔簪以行齋戒越宿以達先生先生生于春風中甫三日而所得於先生者亦多矣見先生言動從容歸懲褊急之性不敢挾氣凌人見先生夜坐早起歸懲踈懶之性不敢怠惰廢事見先生隱惡揚善歸懲直諫之性不敢論人長短見先生嚴重有威歸懲僥倖之習不敢驕倨傲物見先生至誠動物歸懲僞妄之習不敢與人不信至於心學之微主靜之要先生不惟而語之而尤播之聲詩其愛人無已之心何如哉其造就後學之心何如哉渡江而南胸次灑然若有所得雖不敢比方古人浴沂之趣吟風弄月之想然天地萬物之理本吾一心吾心無物則萬理之寓一心之虛有以具之萬物

仁峰文集

卷之二

書

三

弘毅堂

之來一心之靈有以應之具之無不公應之無不當則隨事觀理極微研幾無不各得其所止之地矣山是天地之大目睫之間動靜周流莫非天理則其樂亦可以想矣此先生之所得而某竊有以窺之至於操存涵養之功則邈乎未之聞也不意踰旬又出東白先生門下生鄉舉之遇不遇無足當意惟獲遇二先生於旬日之間喜而自慶不可量也自是食而羹坐而席仰而泰山北斗寢而夢寐之間無時無處而無先生也是冬北行道經貴邑荷令弟欵遇時同袍行速未得即趨函丈惟致土墨見意行至滁陽敬奉鄙句一章驛官承領後遇

上李學士

某聞之古人有言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

立言人從而品之曰堯之欽明文思允恭克讓至于光被四海舜之濬哲文明溫恭允塞至于玄德升聞立德者也禹之地平天成府事允治稷之播時百穀烝民乃粒立功者也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以詔後世者立言者也德大于功功大于言堯舜其上也禹稷次之孔子又次之是故帝王之道一本於德功利則恥言文藝末耳某愚以爲不然德也功也言也名雖不同其實一而已矣一者道也道之大原出於天而具於人人體於身而有得於心則爲德措於事而自成勞則爲功筆於書而有文理則爲言立德立功行道也立言

明道也本一理也而曰太上其次又其次者以序言也非以等言也以序言之君子必德成于已道我行則見于時而功立道不我行則善其身而言著以等言之有聖人之德者措之事有聖人之功筆之書爲聖人之言有賢人之德者措之事有賢人之功筆之書爲賢人之言是故堯舜立德矣觀其九族親睦百姓昭明黎民於變時雍與夫五典克從百揆時叙四門穆穆堯舜之功也禹稷立功矣觀其克勤克儉不矜不伐與夫南宮适所稱禹稷躬稼而有天下者禹稷之德也堯舜禹稷之言見于二典三謨班班又可考也至於吾夫子之德則

卓冠百王師範千古行乎季孫三月大治革強都威敵
國其功亦嘗小試矣道終不行其如命何雖然與其行
道於一時孰若明道於萬世故宰我以爲夫子賢于堯
舜者論其功也論其功出于堯舜之上列其等在于禹
稷之下豈情也哉此立言之功所以爲大然亦未有不
本于德而能有言者也是故三代而上治本于道而文
章見于天下三代而下治出于私而文章淪于虛器故
言治者若無預于學求道者反不涉于事道德文章判
而爲二矣惡乎可獨不觀夫天地聖人之文乎日月星
辰之光曜天之文也本乎氣山川草木之行列地之文
也本乎形動靜語默條理分明光輝發越而不可掩者
聖人之文也本乎德天地聖人豈有意于爲文哉有其
實于中必有是文于外耳故聖人者以人文而化成天
下尤欲推及後世使人人化育于人文之中而復患其
不能也不得已以其顯者象盡于易記載于書詠歌于
詩筆削于春秋制作于禮節奏于樂其文之盛卓卓乎
後世莫能及矣粵自孟軻沒後聖學不傳道晦德否天
下之士貿貿焉莫知所之其間宏碩之才英偉之器天
資通明者各挾所見以專門名家攻乎文章以競名于
世在戰國之時若中商孫吳之術蘇張范蔡之辯列禦

本峰文集

卷之二

書

其

弘毅堂

冠進周荀卿之言屈平之賦在秦漢之間若韓非李斯
陸生賈傳董相史遷劉向班固下至嚴安徐樂之流其
託之于言者未爲不工惟不求知道養德以克其內是
以言爲無本君子羞之然其發于中者猶必各有其實
也及至宋玉相如王褒楊雄之徒則一以浮華爲尚而
并實亡之斯亦不足觀也已東京以降迄于隋唐愈下
愈衰去道愈遠而無實之文益無足論韓愈氏出有見
于此慨然號于一世欲盡掃其陋于是有原道諸篇考
其所言若知其本矣然其于道其見也未有不源節日
之真其行也未有不探討體貼之實故其言亦遺諸外駁
未免裂道與文以爲兩物謂之道德而見于言則亦未
也自是以來又復衰歇數百年而後歐陽子出其文
之妙蓋亦不愧于韓氏而知本之論又有韓氏所未及
言者然考其終身之言與夫行事之實則恐亦未免韓
氏之病也他若李太白眉山南豐諸公之文詞非不工
要之正本之論未有出歐之右者然又何所貴哉天運
循環無往不復聖道晦蝕終當復明周茂叔始言于春
陵程氏伯仲並起于伊洛張子厚獨倡于關西既而朱
元晦繼作于建寧白四子者出而闢夫太極陰陽五行
之奧而天下之爲中正仁義者得以知其所自來推聖

本峰文集

卷之二

書

其

弘毅堂

學之有要而下學者知勝私復禮之可以馴至于上達
明天下之有本而言治者知誠心端緒之可以舉而措
之于天下發天理明人心以所有者施之于身務切實
不爲過高之空虛以所施者著之于言爲有物不爲無
用之糟粕其措辭也醇其立論也正帝王經世之規聖
賢新民之學粲然復明于世如日月之麗中天天衷以
位人極以立往聖之絕學以繼萬世之標準以定斯文
之興庶幾復乎三代之盛矣其言曰古之君子修德而
已德盛言傳不期文而自文矣斯言也誠萬世君子立
言之法也自茲以往道德性命之理禮樂名物之義秦
漢而下老師宿儒所不能辯定者五尺童子習其經玩
其傳者如數一二莫不知所定論而言之不差言之不
差則其所本者庶乎在此矣以其法而力所本推所本
以達諸用持循有度進爲有方其爲文雖不中不遠矣
宜其文之日趨于古也夫何數百年來文章落落求一
合于諸公者固不可得下而擬諸隋唐以上作家亦不
多見其故何耶噫親受業于其門而卒復背其師說者
有矣況世遷世變習于口耳之末不得于心者加以好
惡臧否之不同習尚高下之不一而世運污隆之不齊
其文豈能一根於理而昌于辭哉晚宋文氣萎蕪終不

仁學文集

卷之十一

書

大

弘毅堂

振于偏安胡元文詞簡陋卒莫變其故習雖以真景元
許平仲吳幼清諸公之賢亦不能救正其間也得非命
與我太祖高皇帝龍飛淮甸以堯舜仁義之德操湯武
征伐之權一掃腥膻而有天下定鼎于金陵本德以出
治首變文體詔諭中外指楊雄相如爲險僻艱澁諸葛
孔明爲明白正大確乎千載不拔之論也天下士風靡
然以定越百餘年矣習之既久不能無弊其虛豪謬妄
者往往類乎才氣高邁而效襲于閎博壯偉之作其求
奇喜新者往往類乎造詣精澁而蹈轍于鐫新怪誕之
辭若是者瀾倒場屋競以求售成化間翰林有丘公仲
濂楊公維新李公賓之程公克勤四公者文章道德聳
後學之山斗憂其弊之浸熾而欲丕變之也丘公楊公
倡于前李公程公和于後汰其所襍拔其所萃革其所
習程其所式不二十年天下之士出于口者皆正言動
于身者皆正行選於舉者皆正士列于位者皆正人輔
于君者皆正道出于治者皆正法風于天下者皆正俗
朝廷百官萬民四方莫不一歸于正而成一代之治四
公者爲功于時其亦大哉爲利于人其亦博哉是以四
公者德重于朝名顯于世四海之內匹夫匹婦之有知
識者咸慕其名而願識其面如麒麟鳳凰爭先快覩之

仁學文集

卷之十二

書

七

弘毅堂

爲急也矧某叨廁章縫之後而嘗蒙振作之恩者調饒之思豈在匹夫匹婦後邪今蒙鄉薦來京則楊公已物故丘公職遷台鼎當路行道位尊勢嚴非攀援叫號所及程公與某同鄉里方待命于家惟李公在朝位雖尊不自以爲尊在公有接引後學之謙勢雖嚴無執政之嫌在某免奔競私門之耻故不憚于冒尊嚴而欲罄一拜之忱于庭廡崇階之下夫豈有所求哉蓋以閣下文章日接于目道日切于心夫慕人之道而求識其人亦人之常情也古之人生于千載之下尚友先哲于千載之上契其道而見其人于夢寐者仲尼也慕其賢而易

仁峰文集

卷之二十一

弘毅堂

名以自附之者司馬長卿也况某與閣下生同時立同朝道傍佇目猶或瞻企于車塵馬足之間乃復畏縮不能自奮而借立階前方寸之地非惟棄德其自棄孰甚焉彼或不知乃謂嗷嗷焉頌人之德稱人之善阿諛而無實務以悅人而覲其知已將以有所求也豈某之心哉閣下之文其詞得董之平實得韓之變化得歐之敷腴得曾之峻潔其氣得遷之豪健得蘇之雄暢其理又得程朱之醇正閣下之詩其律極備盛唐諸公之美其選兼集晉魏諸賢之長其賦則又直邁秦漢以上追躡屈宋扼其腕而鞭其背也若是者傳誦四方有年矣讀

者當自知之奚俟愚之稱頌第其文之根于理本于德故不期工而自工其所以陋戰國以下名家之作近遡濂洛諸賢之緒而上探唐虞三代之懿者有非他人所及知而某竊有見焉故推本文章之源疏淪道德之流合而爲一著爲此編假以自通于門下附以不肖平日應酬所緝蕪言數十篇上瀆電覽乞加之繩墨運之斤斧以訂平生所學之謬此某之志也所以望於閣下者也然則雖曰無求而其所求亦大矣若以芻蕘之言方之唐之昌黎宋之老泉連篇累牘徧謁權貴希媚乞憐以圖薦舉者則某願學孔孟者也進必以正恐干敢

仁峰文集

卷之二十一

弘毅堂

與趙憲長

先生蚤以文誥重天下若某者企仰十餘年始得侍教于溫聆噓金唾玉之論心竊若有所契而外限簾陛之分不得自通於左右惟切仰戴于中耳比去溫時始得聞先生不以不肖無似而爲求薦于當道雖不見錄而先生嘉惠承學汲引之盛意當何如耶薦人於人所不知之地施恩於所不報之人予聞其言矣未見其人也德量又何如耶由是知先生之所見重於當時者匪但文誥而已也某去年九月起復從泐兩司告領給由文移到部了一考途次參差未得一面爲歉今改除順天

之玉田邑小民貧而道衡要不知何以能處也因鄉友
朱源來便謹奉此叙謝併問起居伏惟千萬以道自玉
遠膺柄用幸甚朱源得一日及之尤爲幸也

與儲太僕

不肖迂拙無狀讀禮南還後自分與世長辭晦養林下
以終餘生顧以兩朝作養之恩未得少効犬馬之力義
所不容以故奔走局促遷就於時勉副此意而猶未免
呵訥於人已則若覩面忍心有愧於古人多矣近者進
此一職實藉故人吹噓所至揣已分力只是不堪却乃
過於思防以大同之寇不得良將大創一翻恐不肯卽
七峰文集 卷之二 書 弘毅堂
退而有臨城之憂是以不自揆量條陳十策似皆當時
之急而勢有不能行者但聞皇上先在東駕時所親信
內官頗持守廉介或假其力得出付二三元老奉行一
二此則狗馬之心所以報朝廷而答相知也不然常有
顯戮亦所不避倘蒙寬貸不久當告病去與先生長辭
矣近者到玉田雍伯種玉處尚名種玉社去治七十里
未及到溫泉去治僅五里亦勝蹟也聞舊時經收錢糧
侵欺者兩人令苦蓋一亭於上回至薊見周元弼云先
生奉勅簡馬東偏輿之約八九月不肖以清軍從事先
生到彼與叔鳴等臨亭一嘯亦一樂也仍丐一文記之

以傳不朽今不可及矣可惜可惜連兩拜不值今監修
御路不得埃見草草奉狀不能盡所欲言

與余錦衣

昨承指揮連日旅宿土城瞻俟馬首按分地界不蒙至
止今各縣人夫已至一千四百人心方銳正好分地興
工而蒙畱在土城裏外地方替五城修墊鈞命所及誰
敢不遵而明公之意亦不過以明年新君卽位幸大學
耕藉田更加修墊不一而止以故欲優恤坊廂之民節
縮其力預爲他日之用甚盛心也但京畿密邇州縣之
民近因修邊人夫多至二千少亦不下數百經時累月
疲困已極又加車輛修橋等役人不能堪如昌平明公
所目擊者可知矣豈一昌平哉密雲一帶比之尤甚生
近改任玉田一路所觀不勝寒心五城坊廂行鋪猶皆
工藝商賈有生業之人况別無差役惟此修路一事亦
幾年一度與其節養其力於將來孰若甦息其困於旣
往之爲急也况今已代役過人夫五千餘工而清河以
北八十餘里未加一畚之土此獨非明公所管轄之地
方耶誠恐人心不厭始勤終怠北偏工程浩大卒難成
功倘有疎虞生罪固不能逃恐亦不免爲明公盛德之
累也

寄彭太守

曩歲京邸弄莽承無幾即蒙知遇於刪人之中後車
駕回即屢承寵以殊禮惠以教音雅意溫言宛以氣義
相許仁人君子與人爲善之心固自如是生顧何人而
堪屬望然盛德高誼耿耿于懷則未嘗一日敢忘也伏
自去年起復十月到京兼了前任給由之事復以朝覲
部政繁劇延至今年四月始得改選玉田不幸先帝晏
駕未即陛辭逗遛京華六月始克到任纔十日即有順
天之轉時天災民隱邊徼三者交集日夜思惟心抱杞
人之憂過不自量妄陳封事其中乖忤權貴勢不久容
之以疾相尋乞歸調理行有日矣以期計之先生行
當至京思快一承顏色而不可得奈何奈何先生德望
才識宜當柄用亦非不見知於當道但古道不行而資
格之病豪傑往往如此是可慨也願行草草畱此託令
親段進士呈奉少致懷慕之意伏惟亮察

汪仁峰先生文集卷之三

書

上焦侍郎

古之卿相爲天下求士而士責以禮禮不勤不赴今之
卿相不勝士之求已而責以賄賄不厚不舉以故賢不
肖列置在位風俗日趨于薄世道日降於下閱世變者
傷之而幸不盡然也某天下之至愚者也登第二年而
授外職只知牧民者以愛民爲心以六事爲責而他所
不及知也或者勸曰今人之謂出外任者辟如落後墜
非得士之人有力者一引手援之不得上也何不於利
仁峰文集 卷之三 書 弘毅堂
之無大害於義者陰以聚之以爲援引之資乎今之人
皆用之子何獨不然某歎曰有司之職義利之辨在于
心耳此心可欺孰非利也苟不可欺長若對越于神明
則常俸之外一錢皆賍也義與利如陰陽晝夜相反者
也何有不害於義之利耶且子蒞任之初聯句於廳事
之楹曰勸民命做功名天不可回剝民膏要開與我不
忍爲要譽且不忍而忍求薦哉此志一定不可移也請
勿復言後果三年不得給由五年不得薦舉而或者嘲
焉昨者服闋來京知已者慰勞告曰以子之爲而欲脫
出外任難矣今之能薦士者惟焦先生某某皆出其門

者也今予子坐不知耳知則必能薦也蓋以所爲文詞
謁之子謝曰當今之時不難於治外任而難於奉上官
耳以文干進視薦賄者雖有清濁之殊其欲利求進之
心一也以蕪說而求印正於焦先生固所願也但今在
吏部而非其時不可也知已詰之曰子之賢如韓子亦
可矣韓子三上宰相書亦求行志耳後立朝辨典禮論
佛骨在潮典利除害而事功顯於時聲聞流於後亦豈
圖富貴者哉韓子猶不足爲歟某曰人各有志大韓子
何可當也但非所願學耳予聞韓子學孟子者也如子
所云正軻書所謂一見諸侯大則以王小則以霸枉尺
仁峰文集 卷之三 書 弘毅堂

國非爲我也未薦不待求既薦豈須謝耶昔叔向不見
祁奚在古無非之者焦先生以公求士而予以私謝焉
是反見鄙於焦先生而負其所舉矣某固非天下士也
而敢自辱於焦先生之門哉遂不佞上任方五日而府
有監修道路之委督工于外不暇往今病在告又不能
往向者反辱先生枉顧而卒不得一布心曲於左右某
誠土偶人哉真負義者哉比者過不自量妄陳封事其
中乖忤權貴速戾於人多矣勢不可久立於朝且爲疾
病所攻而老母在堂存亡不省雖有二弟不能承順昨
已陳情乞恩養病以便終養不能効力於時深負先生
仁峰文集 卷之三 書 弘毅堂

薦舉盛意罪莫大焉今命下吏部尤不自揣願乞盛德
維持得遂歸志使進退之間心迹分明綽有餘裕不致
落莫雖曰某之榮幸庶亦不辱先生之門而免後人指
曰此亦焦先生所薦士也於先生盛德與有光焉伏惟
裁察幸甚

上李閣老

某章句經生出自草萊所學者聖謨古訓修己治人而
已痛惟世道日降遠不逮古思欲興復而無由故一旦
登朝輒不揣力量不知忌諱效賈生憤懣剴切之言爲
報國獻忠之計而不知其中情既齟齬詞多駁戾如狂

如妖至有犯天子之威忤權貴之勢賴至仁之朝不下獄以死其亦幸矣伏蒙台慈俯視曲全得還終養又何幸哉某既抵家喜老母無恙藉先人餘業有山田百畝仰事俯育庶可自給况僻在萬山之間巒容溪色鳥音木華旦夕雲煙萬狀宛然太古氣象某居其中閱古畫調古琴尋古人之道於精柏之餘有得於心卽以驗於施爲之際求明無人非幽無鬼責辭焉渙焉寵辱不驚又非幸之至歟雖然已則樂矣同室不免聞競鬪之聲已則幸矣鄉里不免有啼饑號寒之苦惡得忘情也哉以耳目之所聞所見擴而克之四海耳目之所不聞不見又惡得而忘情也哉說者以功名爲外物不足以累吾心者蓋爲後世以術智鼓舞天下以圖一己之功名者而設非聖賢之通論也不然大學明德新民以至平天下中庸致中和以至位天地育萬物皆神聖功效之極其本則性情之德而原於天者也夫豈外物哉功而平天下位天地育萬物名而爲聖爲神學者其可輕之而不取棄之而不爲哉此某退居林下事親接物之服雖有一己獨得之樂而中夜不寐之頃不免當世生民之憂非憂乎民也憂乎己也非憂乎己也憂己之性分有所未盡也上畏天命下悲人窮已安得獨樂哉肯范

仁學文集

卷之三

書

四

弘毅堂

仲淹居憂時爲國家事上政府書云不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憂某雖不敏其敢忘天下之憂而耽一己之樂耶竊惟天下之事天子主之宰相行之自古人主之興使天下爲富爲壽而成一代之治者必其當時二三賢相輔世之功也人主之衰使天下爲魚爲肉而致一代之亂者必其當時二三奸相紊政之禍也我朝罷宰相之我而以六卿居師保之任實攝其事焉洪武永樂間君明臣良開基垂統卓卓乎不可尚矣宣德正統初文恬武熙民康物阜說者謂治比成康當時輔弼君總大政三楊相公之功不可誣也然否極者泰泰極者否天下之理如循環然惟聖人設卦觀象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非知變者不能久也今日之事亦將窮矣天變形於上百姓困於下醜虜雖退不能必其不復來將乏謀兵乏銳賦乏儲使狼子野心之無厭饑饉軍旅之不息則如之何哉然而天下人心所恃而不恐者徒以祖宗漢仁厚澤有以固結人心而二三元老當國有以察其機而變通之耳伏觀今上皇帝登極頒降詔書飭抑外戚裁革中官汰減冗食蠲逋肆肯施舍已責之事悉合天理而當人心去時弊而申國法中外踴躍交口騰喙以謂近代詔書未見痛快人心有如此者實二三元

仁學文集

卷之三

書

五

弘毅堂

老輔翊將順之力也四海之廣兆民之衆莫不叩首仰望其變而爲維新之治今幾一年矣外戚稍抑而不循中官略減而尚冗冗食雖去孑弱無援之輩尚梗於豪梁附勢之徒逋負則舊者往而新者來青惡則汝者歸而犯者至甚至州縣易冗貪婪之吏視德音爲虛文以詔書爲騙局囚徒拘釋好惡徇一己之私逋負徵催侵漁爲一家之利掩賞賚之費於已而優臣之典不行閭錫子之恩於上而敬老之禮不舉夫以新君端本正始之日布德行令之初而敢欺罔壅蔽如此况祖宗禮法行之既久能保其不舞文亂法而顛越人於貨者之

仁峰文集 卷之三 書 六 小教堂

爲哉然其所以敢於爲此者誠以京師風化之本朝廷出治之源今朝廷之上賢否雜進而不辨禮樂凋弊而不修法度廢弛而不振清慎之士非緣囑不薦食黷之輩非寒素不科以故人心所利者已私所嗜者物慾錢神是競銅臭不慚所積不貲進可以緣致公卿之位退可以裕爲子孫之計上之所欲下之所奉下之所求上之所予一惟於此如執券取物然則何所爲而不爲哉又何所憚而不敢爲哉以若所爲恣若所欲財賦其得不乏百姓其得不困天變其得不形醜腐其得不犯哉某嘗求其故矣其失有二焉一者上失其教禮樂不

修不知居敬窮理之學不知正誼明道之功而於義利之辨有所未明一者上失其政法度廢弛任情挾私玉石不分薰蕕莫辨無敬畏嚴憚之心二者胥在得人而已傳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得其人而禮樂不興法度不舉者未之有也然則得入之道惡乎始天下邑令之賢視郡守郡守之賢視監司監司之賢視銓屬銓屬之賢視冢宰冢宰之賢否則人主不可不知而公輔不可不辨也今之冢宰亦當時之賢者也然銓屬之賢否或相半焉監司之賢否或相參焉而郡守邑令之賢否或相什百焉其故何

仁壽文集 卷之三 書 七 聖教堂

哉孟子曰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而已好臣其所教者役一己之聰明者也好臣其所受教者用天下人之聰明者也一己之聰明有限天下人之聰明無窮夫矜一己之聰明爲聰明而用天下人之聰明爲聰明者匹夫之賢耳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者此禹之所以相舜也兼衆人之能以爲能集衆人之功以爲功者此管仲之所以伯齊也夫銓選之職以得人才爲本天地生才自足一世之用有賢不知是爲不智知而不舉是爲不忠不智不忠之人而可使位百僚之長總百官均四海乎竊惟當

時之弊蓋自三四十年以來天生此輩沉默畏謹森布在位夤緣請託以致通融不覺不舉不賄不行相師成風恬不爲怪近代蒙宰自非公明自信如三原王公者知賢卽舉舉賢卽用在已不以爲嫌在人無以爲議其餘凡內不足者或欲舉一賢用一人已懷苞苴之嫌人有請託之議往往循乎資格廉敵歲月是以恬退節義之士屈在下僚播遷于外賢者退處華門老身而不用而角觸臂攘爭先瀾倒仕途者皆奔走齷齪之人如此而求財賦克足百姓富康陰陽調和邊塵不驚斯亦難矣故曰天下之勢將日窮矣幹其機而變通之實有望

仁學文集 卷之三 書 弘毅堂

於二三元老也近代居元老之位者不曰天下太平則曰我祖宗法度各有職掌已不可得專也天下太平之言此古之奸相所以欺其君者非今日之所宜聞如曰祖宗法度各有職掌則論道經邦變理陰陽貳公弘化寅亮天工實古公孤之任也不知所論者何道所經者何術所弘者何事所變理寅亮者何功哉其大要亦不過宣天道輔君德敦教化進君子退小人而已天下之事則曰各有職掌非已所得專使天下爲富爲壽而成一代之治者又以爲已之成功豈情也哉百司之事理亂固非公相之所預聞百司之人賢不肖則公相不可

以不聞也今朝廷之上輦轂之下藩鎮之大閭閻之小京畿之近邊徼之遠其事則在在處處百孔千瘡識時務者莫不寒心然不暇一一爲先生道惟推本其大而先務者則在於得人而已蓋文職得其人則庶職修而百度舉武職得其人則軍容盛而四境寧夫然則陰陽調風雨時七曜順布四靈畢集使天下爲富爲壽而臻一代之治後世傳誦二三元老之德輔幼君總大政功業在民有以光邁三楊而上侔周召也不亦偉哉先生文章德誥重冠一時海內之士仰下風而望餘光者四十年矣今幸當柄在天子之側人皆竊喜得被儒者之澤於今日誠所謂千載一時之遇也自古可憂者道可惜者時先生有道於身而逢其時何所爲而不得何所施而不可哉某在門下幾二十年受知不爲不久沐愛不爲不深德若丘山徒切仰戴茲喜壽周花甲阻隔數千里外不得奉一觴從門下多士之後心甚拳切又不

仁學文集 卷之三 書 弘毅堂

敢爲四六頌禱語以阿諛取容謹以愚衷所憂天下蒼生之大者以之責望於先生先生幸毋謙讓而直擗當爲已任矯數十年因循之弊成一代俊偉之功以壽王基於無窮此生頌禱之意也天下蒼生之福也伏惟鑒納幸甚幸甚

與儲都憲

去冬奉別莽莽離京值河凍水淺一路阻滯歲暮始獲抵家山中日奉菽水以養老母之餘漱石枕流安閑習情而已無足爲故人道者緬懷曩者顏行之時辱賜手教令來春復起當道必有以處僕三復斯言足切仁者故舊不遺而欲引置富貴之域寔盛心也豈勝感佩但愚竊謂閣下過於愛僕之濫而未暇爲僕籌測其所不可也伏聞古人爲學惟修己治人二者而已二者之間其所以進退一於義焉順天之倖雖涉有司亦云京職古云治中別駕乃可以展驥足而未有判京兆而威攝仁峰文集 卷之三 書 弘毅堂 十

京師聲聞後世者僕患無德以稱之耳且僕之職專掌清戎無會計催督局促之勞有門御隸役奔走之使尤省第宅薪水市易之費欲富貴者亦可安以待遷奚慕他職哉第如僕者自視資甚陋才甚劣無趨走唯諾之能有朴訥愚戇之累時之所尚者已之所無已之所有者俗之所諱違衆子立斷不能自樹分寸於天地間以取尸素之責故奉身思退甘與草木同腐而已又安敢復萌覬覦之心冒進退之義隨仗逐隊僥倖傷備以貽故人知己者之辱哉山中去城市極遠絕無顯者往來秋初始聞太卿之擢然尚未審何位但當柄之用實權

與戴給事

輿于此而道行化洽預爲斯民慶幸也茲因父母張君考績之便謹此以奉詢起居惟順時以道自玉不具

某啟僕性愚戇與人寡合然昔所許與知契者今皆有下笑獨愧僕有所不類耳僕始識吾子於敝邑卽知爲英偉不凡之器而心願納交之吾子亦不予鄙夸而加意焉不謂得附榜末而交好彌篤雖隨衆隊遊群坐不殊常人而中之所契自有非常人所及知者未幾子被選讀中秘書尋擢諫垣僕出補外由是聲聞不通者三年意者爲勢分所移以僕之不肖不足取信於吾子也是懼貽書問之而吾子惠答辭意拳切若不忌其初者又喜旣而修覲于朝翻覆顧盼欵洽情愛倍逾常時而見所議論建明皆弘濶切實之計非搪塞迂踈之談爲朝行同列之所推敬辭北就南之舉尤識者之所嘉賞由是知篤厚倫理者然後能不遺故舊不侮卑下者然後能不畏權勢不可小知者然後可以大受也君子之所爲惟義理之所在而無計較榮辱利害之私故爲言官以言事得罪也固宜然君子反之於身而已矣吾罪也雖幸免亦辱非吾罪也雖橫加亦榮榮辱不在彼之

仁峰文集 卷之三 書 弘毅堂 十

施而在吾心之所自取者何如耳吾心苟弗失雖窮海
可往鼎鑊可人白刃可蹈矧納諸林下漱石枕流吟風
弄月而爲葛天無懷之遺民也所得不既多乎昨晚舍
弟岳歸自溪口傳致歸旆暫駐和村有一日之留卽欲
奔走一晤爲憐氣力衰邁家乏驢馬夫力時種山工作
方殷竟不得三四輩肩輿以前仰天一笑而止正欲遣
一介致問適漆師之便草草致款如此錄去閒居近詩
十二首可見畀末趣况靜觀亭記一篇求教更乞一言
光寵于後俟秋涼欲奉邀同登率山及通元觀一遊以
寫心曲且資以觀高明宣滯鬱也不知吾子以爲何如

仁峰文集

卷之三

書

上

弘毅堂

上謝閣老

某嘗讀韓子于于襄陽書言士之能享大名顯當世者
莫不有先達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爲之前焉士之能垂
休光照後世者亦莫不有後進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爲
之後焉又云在下之人負其能不肯諂其上上之人負
其位不肯顧其下故高材多戚戚之態盛位無赫赫之
光是二人者之所爲皆過也翻覆斯言未嘗不掩卷太
息惜其才之大而執德不弘閔其學之博而信道未篤
也夫享大名于當時垂休光于後世者固士之事也然
士之立天地間顧無大於名顯光流者乎苟道在于雖

無赫赫之光而有戚戚之態何損哉至於名光諸人而
顯託人以傳則其名與光也亦小矣韓子在唐室上下
四百年以文章自名如李杜元白輩成居其下號爲知
道者何亦爲此言耶其心不過急富貴貪功名用以快
所欲於一時知德或未知之真守道或未守之爲故未
免於流俗之累也不然禹稷名顯光流者也顏子陋巷
匹夫耳孟子以之匹禹稷韓子學孟子者也豈不聞之
而爲是言耶雖然韓子之求人亦惟務其志得於已及
其行已亦未肯自貶以少徇于人今日之于公也如
此明日之送許鄧州復州其貶于公也又如此用是

仁峰文集

卷之三

書

上

弘毅堂

知韓子向之所爲也爲已今之所爲也爲人雖未能灑
然脫出富貴功名之累然視彼阿諛苟容患得患失鄙
夫之爲者不可同日而語也先生纔逾四十位台輔被
榮名所謂先達之士也某後進身出于門下先生之於
後學薰和披拂如春風之於草木不自以爲功後學之
於先生各行所知各竭所能如萬物之於太陽不知以
爲德登上之人忽然忘情下之人蠢然無知耶薦賢爲
國也使知自己出爲不忠仕以行道也進不以正爲不
才不忠不才之人而能享大名垂休光者吾未之信也
堯薦舜爲天子寧有心於休光之流舜有堯之天下豈

有心於大名之顯哉善乎先儒有曰天下者天下之天下堯不得私於舜舜不得德於堯堯之所以授舜舜之所以受於堯皆天也天者理而已矣苟理之所在雖以天下相授受先聖後聖不以爲德名位相傳職業相就皆本於天而出於朝廷者先達後達之士安得相誇負而互德色也哉先生之賢所以待後學者蓋如此某之愚亦知所以報先生者勉就職業而已某之居永嘉知正己以爲出治之本也迎老親與居朝夕奉養以教民孝邑中父老德望可式於鄉者屈之于庭實禮之以示民弟因以詢民疾苦馬夫祇候所入一於法然所給於

仁峰文集 卷之三 書 高 弘毅堂

下戶單丁之役戶以十數叢爲一名入其值而無其人雖貪吏亦莫得而多取也至於常祿之外雖俗所謂火耗楮泉下至薪燭之微常例可以自有者一毫不敢取克此心以往惟可質之神明耳人或未之信也知民事惟六者所當先也於是作興士氣厚植民生一風俗均賦役息健訟彌盜賊蚤夜孜孜不遑寧處又知崇正學表忠節以淑人心明趨嚮似不當在六事之後也於是白太守修祀先儒從學程朱之門者二十有三人作書院一白監司宋文信公昔嘗流寓于茲章恭毅公土產也表章之作祠堂二溫俗好鬼廟極壯麗而神廟不修

汰黜淫祠而易奉祀典之神者四凡此工作以及重新學宮臺司解宇壇遺齋室橋路凡十有三區費給白金以兩計者不下三千有奇未嘗隻字申稟監司支一錢于帑藏亦未嘗敢役一夫斂一錢於農民胥出于立威信警勤情之所規畫與夫所謂火耗楮泉者用以濟之在任四年兩經饑饉豪猾之侵漁悲窮民之無告思有以戡之扶之而恐不獲是予之辜食不甘味寢不安席形骸骨立鬚鬢變白相知者嗤之曰是居官認真之過也不相知者詆之曰是非今是古執固不通者也上之人見知者曰是學爲循吏而未能者也不知者曰是

仁峰文集 卷之三 書 弘毅堂

猶一秀才也何乃慢上如此乎心已極而民不見懷力已殫而上不見知三年不得給由四年不得薦舉徒以憂制起復還部所謂玉田玉田爲京師近輔當遠東要衝邑小戶逃民窮財盡又非永嘉比也役用之間不忍正視僅逾半月轉判順天目擊民生之窮耳聰邊報之急而人事日非天變日警憂憤之至如狂如妖犯冒忌諱連上二章夫何求哉亦出於中心惻怛之誠欲以上徹九重之知下拯萬民之命內彌天變外掃氛氛萬一言聽計行庶幾上不負於朝廷下不負於所學而所以報先達酬相知者亦在於此也設有不諱捐軀殞命在

所不辭所賴聖天子聖明不加誅戮俯容引疾養母天地之恩何有底極屏息林下又經三年孝子之於親也豈一節可全義士之於君也豈一事可塞一覆一載皆君之恩一飲一啄皆君之力昔者范仲淹居母喪于家猶上執政書以謂不以一身之戚而忘天下之憂矧某居家養母敢以一身之樂而忘天下之戚耶向者冒貢尺書上瀆元老西涯李公然未敢輒聞於左右者以李公某所受學者也大意以謂當時救急之政莫大於進賢賢否之辨不可以不察誠以用一君子則衆正入而成功用一小人則邪邪進而誤國必然之理也某愚以仁學文集 卷之三 書 弘毅堂

爲有司庶職之賢否吏部郎屬與御史當知郎屬御史之賢否天官與都御史當知至於天官都御史之賢否則不能不歷二三元老之慮也矧格君心正國體經邦論道轉日回天以成一代平明之治以答先帝顧命之隆則又莫得而辭焉又以爲自古以文學名世如三先生者在此位極少間有在者如漢公孫弘徇曲學以取譏宋王安石執偏見以誤國後世往往得以藉口遂使儒者之澤不被於天下自周公之後惟我朝宣德正統間三楊公輔幼君當國政治化熙洽前代罕比意者三先生之佐輔今日其或者將啟於茲乎未幾邸報兇邪

狎進國事日非三先生者而陳章奏諄視劄切不得命先生與劉公致其位而歸矣李公復畱臥病不出天下之事從可知矣某憂切于心中夜不寐仰而思之人臣事君之法三代以前惟躬行之未聞其有言至孔子不得其位始有言曰陳力就列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孟子有言曰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後之爲人臣者遂用以爲法然不能陳力就列危而不能持顛而不能扶公然爲相與夫不得其言守而不去者何限而先生一言不合遂捐三公之位視之如敝屣然是豈苟富貴食功名離羈者所可同年而語哉以某之愚先生之爲其於孟子之言其庶幾而於孔子之意容或有所未盡也孟子之言蓋指百司庶職而言而於受顧命託大事或未之及也孔子所謂焉用彼相者則其責重矣似未可以遽去也不然何以又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某愚以爲六尺之孤真可以託百里之命真可以寄而所謂臨大節者蓋其孤搖兀而命危幾之秋也不知其所謂不可奪者果何物耶用是知先生之爲於孟子之言爲庶幾於孔子之言容或有所未盡也何也伊尹之於太甲周公之於成王蓋身處其地而

事載諸經者可考也伊尹蓋未可言而周公則以召公之賢管蔡之親不諒其心而流言眩亂於國其身亦云危而心爲可懼矣周公將何之保釐東國以待其變而誅之未聞遽去其位而棄先君之命也先生之於朝廷言不聽而已未有流言於國如周公之所可危懼者也三先生負天下之望受先帝之託不去其位而益勵其操以待其變而行吾之所欲爲則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人有所憚而不敢爲惡雖彼兇邪豎子亦何至恣欲妄行之如今日也哉先生德稟純粹學造精微有任重道遠之才有弘大兼容之量其於天下之事察之已精

仁學文集

卷之三

書

文

弘毅堂

賢有道惟矜其愚恕其狂妄進教之幸甚

奉謝方石

先生文誦德望重天下如泰山北斗然天下之人莫不知其尊且高而瞻仰之有能知斗山之所以尊且高者其瞻仰之私十倍於稠人而願識之心不啻如瘡癢渴有非稠人之所及知者某不肖不敢自謂能知先生但

見先生片紙隻字無不加愛聞先生一舉一動莫不加敬何也天下之士以文章名者觀其文固亦奇矣先生之文不俟鐫磨雕琢不求奇而自無不奇非有德者不能爲此言也天下之士以德行名者察其行固亦高矣先生之行不有驚世駭俗不求高而自無不高非有德者不能爲此行也非其所志之高所養之克見其大而忘其細識其重而略其輕脫灑世故高出塵表者其能然哉某企慕十餘年而後始得游太學比歸而先生至及卒業而先生先期告歸已得請矣囊土之質不獲陶銘亦命也夫今承乏永嘉雖邇道德之鄉然無由得一

仁學文集

卷之三

書

文

弘毅堂

具手狀伏惟鑒在不具

復莊定山

蒙復手教示以真傳的派所在誠所謂開後學之愚訂百年之惑者也敢不願安承教大抵理學自濂洛諸儒而下發明摹寫提挈綱維開示蘊奧條悉無餘學者類

能言之但未有躬行實踐功夫未免聽說常談捉風弄影如未食熊蟠者見人說熊蟠之味甚美已亦曰熊蟠之味甚美但未得食終不知其味如何美也不知其味之所以美則求之不急而終不得其味而食之也若謂能說其理即便以爲聖賢之道在此則古之命世大儒如漢之仲舒唐之退之宋之永叔君實猶或未究其醇而今之經生訓詁靡不了其說是何後世聖賢紛紛若是之多耶某竊有以見於此慨然有求道之心而汗簡茫然無下手處曩時握衣門下問入道門戶得主靜之說以歸復以私欲纏繞悠悠憤憤無克已勇往之功學仁峰文集 卷之三 書 弘毅堂

之數年未有所得故復洗心滌慮以造先生傾耳一夜之教其指歸向趣若有戚然合于吾心無可淺致其疑者但資質凡陋於道理未免牽於物欲墮於因循擇之不精守之不一雖若有見而終不得於心也如近沈方伯使者將歸先生欲送之登舟某知敬其主以及其使送之誠是也及使者再四辭謝時方盛暑又人事煩擾日不暇息若某便謂已致其意因其辭之確而可無往矣先生必欲送之而某不能此正所謂坐私欲因循之病也其根由不能養之於靜時知之不真故行之不勇耳某謂不能修身體道以學聖賢其病源大率類此若

夫作聖之基入道之路竊嘗求之經訓又得先生爲之訂迷指惑若無大相背戾而淺致其疑者矣不知是否願先生其終教之伏日家居盛暑尚似難當先生不可不寶愛尊體行須交秋後爲宜壺天秋月文字并所以見教專人進領乞撥冗一成餘不悉

復通判六叔

吾家自員公遷今鵬原未有以科目顯者祖宗積德百餘年而始發於叔父先正有言天之報施于人莫大於知愚賢不肖而世乃以貧富貴賤得失利鈍爲言可謂悖矣吾叔父之賢實天之所以報施於吾祖宗者然舉仁峰文集 卷之三 書 弘毅堂

不愜其學位不克其德發不盡其才者不肖爲天下蒼生惜不足爲叔父計也來書乃以未舉進士爲歎而以職有司居下僚爲煩竊爲叔父之所不取也位不在崇卑舉在稱職職不分內外舉在愛民如存得一分愛民之心則民受一分惠澤便報得朝廷一分作養之恩便做得聖賢一分事業由此克之便是天下第一等人於天之所以報施於吾祖宗者益有光焉此不肖之望也鄉人賀遷于永者傳來德聲治蹟寔慰遠懷治下道州濂溪周先生之鄉濂溪在營道縣樂樂鄉鍾貴里石塘橋西溪之源委自爲上下係先生故居在下係其地又

別自號爲樓田遺蹤勝跡必有存者表章先烈君子盛心叔父其畱意焉

與張俞憲

昨蒙枉顧山間雖越三宿而鄉人子弟趨侍忝承隨群逐隊僕僕夜以繼日從而別去凡數年契濶所欲傾倒之懷平生氣義相許所以期勉之意與夫近年以來世故紛更士風披靡我之所以自處與夫君之所以處人者舉未得盡一言別去悵然如未嘗見面也某自幼讀古人書卽知欲學古人不在言語文字之間而思致之實用故思慕古人不可見聞今人之有文學節行爲時仁峰文集 卷之三 書 弘毅堂

論所歸者切切然欲求見之恐後貴長于我者師之以自策少賤于我者友之以自資以故自辛平生未嘗見絕於名流冀得致身於一命一官之寄卽真以古人爲可法爲守令卽欲爲循吏爲風憲卽欲爲才御史爲卿佐卽欲爲賢宰輔使風俗旣漓由我而復淳紀綱旣壞由我而復理國家之勢所恃以爲重天下之民所賴以爲安然後爲能不負天地之所賦畀聖賢之所訓詁國家之所作養父師之所教誨庶幾此生不爲虛生也不謂垂老而方取一第卽取時政十弊爲萬言書以上忽拜永嘉之命中止始至永嘉首以古人之所已行而有

左驗者施之于民民不見懷事不見集而上之所以督責者立至吏民豪猾者反交構喙訟於其間反求其故百姓見德而未見威而吾心涇渭分明善善惡惡君子小人甄別懲賞雖加真切然以爲親民之官爲民父母容其悔過自新未嘗敢輕中之以法者正犯古人惡惡而不能去之戒也重自悔抑然以淳心行之積之旣久民心亦終未有不懷民事亦終未有不集惟上之人之所嗜好而責備者終無道以致之是故三年不得給由四年不得薦舉居艱三年復有玉田之改玉田旬日之間招徠追連令行禁止垂有一年之績尋轉順天時事仁峰文集 卷之三 書 弘毅堂

比昔又加非矣視臺閣之所行科道之所言者土苴糠粃耳曷嘗有斧創其根而砭熯其病者哉某于是益加痛切于是搜剔數十年因循之弊積襲之由與夫今日所當料理之宜匡救之實者釐爲十策以進而意則存乎巨蠹也旬日之間得報旨意裁革中璫要查正統天順年例復又激烈于中連上二章一以中璫之制當以太祖太宗爲法而英宗皇帝英肅弘容善政固多而濫設中官信任太過以致王振售奸吉祥不軌上累聖蹕蒙塵幾危社稷可以爲戒不可以爲法也明矣一則引疾乞歸終養老母方其章疏草成之時自分必死齋戒

沐浴中夜朝衣焚香籲天以告祖宗祈上省覽且以打
動元老輔臣諫官與夫所謂巨蠹者庶幾有所警省戒
懼裁抑退斂次第敷陳臣正反由舊章則此狂言不爲
無寸益也倘有不諱殺身來元嶺南荒北奚敢避哉然
此身受之父母所以輕棄不敢惜者亦以平生質性稟
賦之愚篤信古人謨訓之過於其所在則致死焉而已
夫豈他有所求哉及其說不行又沐寬恩不加誅極而
許治病養親天地之量何有底極不知者猶或以好名
目之又或以順天府職涉有司故假以去之嗚呼豈其
情哉好名之甚未應以死易之而別駕之職亦待京堂
仁峰文集 卷之三 書 弘毅堂

行之諫官能言之言必可行行之不遺其言然後能成
天下之大事而無顛躓之患也是故諫官之言言其職
也不爲諛言以誑君不爲誕言以僨事不爲誑言以強
其所不能行不爲苟言以塞責而已見一事焉必求其
端遇一政焉必扶其弊如程明道之爲御史進見於君
退白於執政務商其弊之決去而求其事之必可行然
後言不爲虛言而有濟於事也今日之事某愚以爲科
道不得辭其責也科道向者之言得無以不肖之故交
相騰噪而逞其所欲言耶蓋不察其時與地之異耳賢
弟與某同有是心而無子性之癖且迂者所居之地又
仁峰文集 卷之三 書 弘毅堂

不同誠不可坐視天下之患而不出以拯救之其時之
難爲則一也以賢弟之公勤廉慎而明膺又足以照之
於天下職位事功之來宜無所居而不宜無所施而不
可者今當遠別無可以告惟志節益堅道義益篤不負
久要同心之期因風不惜寄聲少慰岑寂爲幸

汪仁峰先生文集卷之四

書

復石祭酒

曩者族弟尚和踵門求見草次具啟以致區區企慕鄉
往之意并爲先容過蒙獎引賜以簡書極言士風之弊
聖賢之法字字句句無不可師惟褒與過當非先進有
道所宜施於後進不肖者亦古人所謂誘之欲其至於
是乎某本以迂愚拙拙無用於時復以近代當塗諸老
類多中立爲奸和同遷就而不事事自司執事卑污齷
齷者固不足論敷言立事者又多奸名喜功小才鑒智

仁峰文集

卷之四

書

弘毅堂

各任性資之所能爲而不復知有明體適用之學能爲
性命之說者又不免專門立戶餘愚文食爲閣下之所
憂者某寔厭之彼之所趨者已以爲耻已以爲是者彼
之所強故不得已奉身求退侍養老母以遂所志而已
家在萬山中去郡城二百里絕無通顯往來間有二三
後生同志者亦在門日淺所欲與共討論考德者鮮其
人焉方念日就衰邁而與草木同腐泡濕同沒而抱無
涯之悲忽領教諭三復之餘深思猛省不覺燁星火於
已灰甍枯於既死光焰生意津津生焉雖然竭盡吾
才自懼終不能以上副也旋聞正位成均立教天下鼓

舞雀躍竊喜向所訓詔不肖者正夫子自謂在今日所
不得辭也何幸親見儒者之學丕行於天下而吾道有
所張主某得漸被餘光賸馥於山邊水涯餘生庶亦不
落莫矣雖死何憾焉小兒初試極蒙教愛今又三年矣
因其復去敬此奉詢起居并附向所上謝元老書一通
今日之事似又非矣然事機括猶有可爲者使當柄諸
公早爲之計則在古豪傑當此時所爲有可法者而後
世無得而議焉苟因循積久非所知矣恃愛湊不覺視
縷塵瀆至此惟恕而教之幸甚

復吳邦亨

仁峰文集

卷之四

書

弘毅堂

南鄉之游實了平生心願比歸反躬却顧迂猥薄劣狂
顏獨行作山川草木之羞誤朋友相知之辱多矣正作
記以誌愧藏于家忽承手翰欲索一路題識鄙作將聯
於梓是何言歟是何言歟且文辭之可傳必世教之不
可缺然其所言之善與不善與夫人之傳與不傳俱俟
定于後之人得我心之所同然者然後論有攸當志有
同歸所謂天理民彝不可泯滅者此也苟不審此而遽
欲加災于木是正重子之愧益山川之羞甚朋友之辱
而已彼此何益哉敬囑學采一書甚契子意恨得之晚
也予昔在永嘉時作鹿城書院表章鄉賢之務正學者

二十有三人爲書院集蓋倣伊洛淵源之餘意也因思吾郡自南宋以來從事正學者不在永嘉後慨欲表章之適宗弟節之在門偶語及之不謂遂能成吾志然去取尚未停當蓋以一人臆度之見而欲折衷賢否之是非於千載之上而用以布之四方傳之後世其事甚難而責甚重如此學者豈可草草胡亂可得而爲耶向聞有學系此書固所欲得參詳者昨始見之然此書名曰學系與淵源錄等爾祇可合而爲一不可釐而爲二也明矣其間審擇之精去取之當則一而已不識賢者以爲何如然須詳細考訂五月令其莫來俟冬來爲佳承仁峰文集 卷之四 書 弘毅堂

答湘甥

子凡紀述吾鄉山水卽以率山爲大鄣山者蓋亦竊有所見考諸載籍而不謬又質諸多聞而無疑且欲因事著於翰牘正以伐前人之謬祛後世之惑初非孟浪無稽聲譽自是之言也汝初見卽以爲異辨而不置無足怪者復置喙於長篇大章反覆論說然無他據不過以

新舊誌書相傳之訛與夫師山文集沿襲之誤者自信不疑反詆老舅錯誤堅以爲是牢不可破始以爲妄而置之八月傷足靜坐月餘回憶昔時嘗以是質於篁墩程先生先生云子意正然嘗欲撰爲一說繫於休寧新志而未能也先生之志子欲嗣爲之往來曾臆逾二十年故如遠遊序與戴中丞詩大凡有涉於張公山者云然用以訂其訛譌於前而欲傳信於後也然真偽混淆習之既久苟無說以反正之則生所自出教所自命如湘者尚誹而笑之反戈而攻之矧可遠及而傳後耶庸是乃述所聞并所臆者著爲一書汝其省度如或再疑仁峰文集 卷之四 書 弘毅堂

側之水雖亦入浙江然非其源故先正羅鄂州作舊志辨其爲誤者是也然以此郡之水皆下爲浙故自歙縣言者出黟山自休寧者出率山自績溪者出大鄣山自婺源者出浙山故黟山與大鄣山皆有三天子都及鄣山之名此其發源之著者又引唐盧潘作廬江四辯以山海經廬江亦出三天子都特浙江在率東廬江入彭澤西故潘云今率山在歙縣東連延而西曰浙嶺浙水實出其陰又西走彭蠡凡三百里并水出山陽者皆西流匯爲彭澤廬江遠乎哉是一水也潘嘗爲歙州刺史其所言亦必有據然言山陽山陰之水皆入彭澤則未

仁峰文集

卷之四

五

弘毅堂

爲當大抵二山之水東南流者皆下爲浙江西流乃入彭澤耳浙或作淞音折或作漸義並同此蓋羅鄂州敘率山而引援證據辨說之詳如此然未知張公山之爲率山以休寧三十里有溪名率口卽指逆流而上十里山之近似者爲率山故疑水入彭澤之非國初朱禮侍作新志始卽其圖經所載高與周圍方位之數與其所出之水里分度之斯指張公山之爲率山而辯其爲誤者是也但不免附會舊志以爲按新安之水自績溪者出大鄣山龍從山自歙者出古黟山卽今黃山自休寧者出率山自婺源者出浙山自黟者出吉陽章嶺諸山

仍復踵其誤耳按源字之義說文泉本也水之有源猶木之有本一而已矣何源之多紛紛如此乎愚竊以爲鄂州只因始誤以縣東南率口之上十里之山爲率山而所謂眞率山者足跡所未至舍山之下者又無顯人以傳故以率山與諸山等列疏五邑出水之源莫適爲至而以黟山與大鄣山皆有三天子都之說此其不可不辯一也朱禮侍本邑人觀其述作曾經率山之下者故云以休寧之水源考之最遠而大者無踰於張公山之源張公山卽古之率山也其山由五嶺而北重岡大嶺源浸根盤周百餘里居婺源休寧浮梁三縣之間實

仁峰文集

卷之四

六

弘毅堂

爲鄱浙二江之大源山海經所謂三天子都鄱道元所稱黟南蠻山中卽其地也禮侍旣知張公山之爲率山而鄱浙二江之大源出焉而復指大鄣山黃山吉陽諸山爲各邑出水之源附會鄂州之說是亦不考之過也此其不可不辯二也考吳草廬先生上江南地理表以爲率山爲江南諸山之祖山之祖者水之源出焉然則率山者所謂黃山吉陽諸山已其支矣雖有水豈得爲源耶鄂州因有所謂黟山又有所謂大鄣又有所謂率山皆有三天子都及鄣山之各故列諸山疏爲各邑江水之源而不知所謂黟山浙山大鄣山率山實一山也

夫山衆而高深者多雲故謂縣山山之衆多高深無論於率山者縣本以郡名而率實其地也朱禮侍指爲黃山蓋誤矣水之源莫深於率山是則剡山卽剡嶺之附會也大鄣實率山之別名故云皆有三天子都及鄣山之名而張公者蓋俗稱音之轉也不然何以率山有三天子都縣山大鄣又有三天子都何天子都之名多且著乎此其爲證一也後人徒以山海經漸江出三天子都郭璞云三天子都在歙縣東浙水出焉蓋指黃山爲率山故云歙縣東不知率山實古歙縣西也又不考率山爲江南諸山之祖而卽以一山之名析爲各邑水源仁學文集 卷之四 書 七 弘毅堂

之派反云皆有三天子都而并所謂率山者失其故地是正所謂按圖索驥者矣亦由未歷其山而考所謂江南諸山之祖者之過也今觀率山水源所出與盧潘之辨鄣道元所註郭璞山海經所載無不脗合以浙江盧江二水皆出於三天子都則爲率山無疑而張公卽鄣山之轉縣山又率山之別號故相傳皆有三天子都及鄣山之名不知實卽一山也此其爲證二也苟以大鄣爲績溪縣山爲歙則於浙江不得遡其源於彭澤不得沾其派而所謂三天子都者何在耶既云率山江南群山之祖而六邑之山皆支耳又何以爲出水之源耶此

其爲證三也以是論之所云漸江浙江剡江者同一水率山縣山剡山鄣山者同一山是卽所謂三天子都者浙水出焉盧江之水亦出焉山之本祖水之本源一而已矣修志者并失率山所在又拘三天子都之說槩以劇邑之山近似者疏爲諸水之源此所以啟後人之惑也篁墩首肯予言亦以虞道園學記爲左驗道園固不敢望篁墩年十二作養詞垣讀中秘書強學多識一代聞人今豈易得耶雖然此蓋非汝所知也第後生所學有所疑須問問不答須思思不得必辨辨不明弗措也何可反詆長者以爲錯誤耶學必講而後明故答簡援仁學文集 卷之四 書 八 弘毅堂

筆不嫌贅絮如此云

與熊太守

某歸臥林下六越歲矣未嘗一造城府謁郡伯而取容焉非敢妄以自高而故爲慢也實以疾在告而老母八十年餘衰病屢尋朝夕侍養扶持非某不可故不敢暫去左右而犯躁進干謁之戒唯吾侯以盛德清才來守山郡嘗沐一日之雅而懷調餼之思者又蒙起取催促上道故近者不嫌昧冒一拜墀下接清光聆誨益乃蒙推以至誠寵以殊禮以道相與超然忘乎形迹勢分之外捫心慶幸不知何以得此殆古所謂二天者歟雖然

所謂二天者在小人則喜以濟其私在君子則喜以行其義某雖不肖不敢望君子亦不敢以小人自居竊嘗有志天下之事矣位卑時舛故奉身求退以適吾適然耳目所接利害切身而不得以自適者疇昔無所控訴徒抱憂悸於心今有循良如君侯者在上而在下者又得以自通猶復不言是絕物矣然時政之失流俗之弊繁瀚瑣屑不暇枚舉姑以此時急務大目請條陳之而君侯聽焉急務大目一曰募兵二曰監造三曰軍賦四曰力役所謂募兵者比歲海內寇盜擾攘十居八九饒與徽爲鄰而瑤源洞之寇真所謂切近災者也自古隋唐以來叔季兵革之變多自饒以及婺源而由睦及歙抑又次之邊防失守實爲不利守之失利禍在蕭牆元季吾郡之變作於牛醫漆師之流是明驗也側聞監司有民壯之設而近又聞有勇士驍夫之僉固善爲預防者矣然聞他郡民兵未有得其力者吾郡民壯未及執兵尚且譟譟而有不甘之憤又加所謂驍勇之士坐取於民不蚤謨畫以協其心竊恐臨期不惟不得其力反以生變某聞饑歲莫急於防民之盜而防盜莫先於募民爲兵蓋世至於相率嘯聚而爲盜者乃鄉里之間逼於貧困桀黠強悍之民也此等之民亦善爲盜亦善爲兵

仁孝文集

卷之四

書

九

弘毅堂

今也欲募驍勇之士舍此何求必也豐其僱值畜其妻子使其自相呼朋引類連乘而來衣食于官而馴致之使之衛疆禦侮必得其力此輩既起而鄉里貧弱之民雖欲爲盜不可得矣誠所謂一舉而兩得也然此等之民非家可致而里可得或產於一家或聚於一處使一里百家其備資械僱募一人殷碩大戶一家亦足以募一人或二人三人者蓋緩急之時智者用謀強者出力富者出財誰敢不服苟以槩派里甲累及貧民恐致生變者此也考較簡閱則在於官務求鈎引其類而不使之伏草鳴梁復爲民患如此則事有成而民不擾其要

仁孝文集

卷之四

書

十

弘毅堂

分委排年代之竊恐其害尤有甚者何則該年管百家而排年止十甲多則衆而易盈少則寡而難滿而貪得之心一也某愚以爲百家首狀只令書算手沿門取具不許里長同行丁口供報懼有不實關會之時許里長嚴加覈察從實改正隱瞞作弊者官有明條至於推付稅糧兩情所願何用里長關防妄作巧名而開此騙局君侯其畱意焉所謂軍賦者朝廷軍國之需一年一給不得不取於民王土之民十年一役誰敢不供於上某自弱冠游于校經賢守令者果矣見其科派只以上中下三等里爲率上里二十兩不過三十兩中里十五兩不過二十兩下里不過十二兩而數數足自弘治九年福建李君曄以察院來爲令始用丁田之法田多里分至百餘兩七八十兩少者至三十兩二十兩鮮有十兩者百姓自此不堪多致怨謫借曰國家近年多事坐派稍繁然弘治以前所去不遠何亦頓加如此說者謂豪猾之輩緣此爲姦多有偽造文移更改數目曾經敗露或者又謂典守侵漁俱不可測惟君侯一察至謂徭役者古有額設今不加增何亦視舊不啻加重一倍說者謂今以解京大戶坐占其役似亦不應縣絕如此大抵南畿十三郡賦役額設定於先達戶侍周文襄公差賦

仁峰文集

卷之四

書

廿

弘毅堂

祇坐派三等里分至於解料則點聚縣大戶止以富實爲上不以戶數里分爲拘是即所謂殷碩大戶也造冊于官輪流差解後賢不容妄以通縣排年造冊克解故有失所而傾家蕩產不能償者而議者即以坐役均徭戶中人以爲當此最無稽之論也古云有田則有租有力則有庸里甲軍需即古丘甲兵車之賦均徭乃丁役也與田何預魯宣公以國用不足而加稅田畝春秋議之自古帝王治天下之法聖賢經世之典與夫我朝祖宗賢相經國之制公平中正何得以淺識臆見而輕改之哉文襄之意非不知田多者爲富民而一切取役之爲平也但謂凡民之食於上者凡五年一差又五年一役以四年之逸而生息之以應一年之供惟次其等第而取役之民不覺勞事不覺擾而田多有力之家非縱之也正有待於重者耳是故解料大戶則委之額外勸濟則委之此等之家所謂車大者任重力舒者致遠而無債事生變之虞倘不察此一切坐派里甲之中竊恐多事之秋灑派不一而里胥爲奸細民不堪繁擾或由此而激變者有矣寔可懼也傳曰爲政必立善法竊謂立法非難行法爲難也故曰有善人無善法近聞監司有行造上中下九等冊蓋不全照丁田兼籍估其貨值

仁峰文集

卷之四

書

廿

弘毅堂

積蓄疏其等第於冊以爲異日緩急取辦之差甚善法也。行此法者誠在各縣正官精白一心或假以清軍或託以他故鈎致槩縣排年里長正身到官一刻之間鎖縣而面定之使彼互相較察自不相容甲首殷實者亦不得用賄脫免庶幾可得其實昔明道先生爲縣亦以盡得民產厚薄按籍而命之而民莫有不服近日鄰圖別里細民佃戶爭來告貸云里長造冊每戶索銀二錢噫細民青黃不接之秋日食難度彼方假造冊之名開騙錢之局下戶既已剝蝕殷實之家買免可知至期應官不過依樣畫葫蘆耳果足憑乎大抵廊廡之士不可不以國家爲一身之安危州縣之士不可不以生民爲一己之休戚以其休戚有關於我故不可不察其隱瘼不可不節其力役不可不紓其財賦不可不治其姦宄不可不鋤其強梗不可不示其鄉往使其于上面命心俞令行禁止如子弟之衛父兄如手足之捍頭目然後謂之良有司也是以古者有司之職巡行阡陌勸課農桑察其疾苦憂樂同之而我太祖高皇帝載之到任須知者胥此道也今能考而知之體而行之者誰歟能吏事擊搏儒吏多迂踈甚至勦民命以做功名剝民膏以微聞譽而桑儒不能者又尸位須次待遷而已若此者

仁峰文集

卷之四

書

志

弘毅堂

豈民父母之謂哉又豈君上設官保民之意也哉伏聞君侯親民聽訟一示以慈祥愷悌之心而撻挾軍衛數十年乾沒不法之弊寬猛適宜恩威並立蓋酌古準今以生民休戚爲心者故某不避鈇鉞條陳其略如左惟恕其狂妄而賜裁察焉幸甚六邑之民幸甚

復張秀才

想中忽得手札累幅披讀不啻如對面語調饒之思爲之釋然墓誌之喻僕三年在疚凡百文字叢選禪後數日應酬略盡惟先令兄與程都運兩同年誌銘俱俟行狀未至無從著筆今喻欲先得墓誌以紓舊雨老人之

仁峰文集

卷之四

書

志

弘毅堂

託哉老先生天相必綏遐履毋汲汲於是俟行狀一至旬日計可以復所委所喻太守熊公與監察巡按吳公雖有援引之意辟之駑馬齒及無遠志矣幸毋介意於此又喻爲人後者爲所生父母存沒名稱一節此事未經見未嘗折衷于聖人之口有難言者據理之常經言之當以伊川爲是會南豐以爲得降其父母之服而不得絕其父母之名以孔子正名之說觀之名旣不可絕服亦不可降矣至曰罔極之恩非制教之所裁此說却是是以古人閨門之內恩常勝義焉夫禮有定名有虛位故名習稱已久庭除之間不變無害於義若形諸篇牘昭示祝至於禮有所未安斷乎不敢從也彼稱姪嗣皇帝在天子位於義爲得此以姪嗣男於義似不通矣至于心喪之說過厚於親無不可者凡事有禮者據經無禮者可以義起要之本乎天理之正卽乎人心之安而已某寡昧無學不足以副下問盛心惟賢自裁容不至悖禮可也八景制作固佳然詩有法律音調景趣未易言也惟廷毓天資高記誦博平生雖未學詩而言輒似之餘未易能也賢弟此時銳意進取恢復先業而此非所急也恃愛及之

答王大尹

仁學文集

卷之四

書

法

弘毅堂

庠彥兩生奉至華翰引預鄉飲賓席之末且喻及必欲昇末赴招之意自非冥頑無知若木石者能不翻然動念起副盛心以觀朝廷盛典與有榮焉第昇末不敢與者其故有三鄉飲酒禮本朝廷之意所以尊高年崇有德風化邦民而成善俗者也薄劣如某者使參與其中非所以示勸其不可一也某本以迂戇不合于時故引疾屏息林下非致仕之比其不可二也自去秋私門變故以來憂疾彌濫形容顛顛筋力疲憊趨動拜跪必須扶曳其不可三也故不得已有違雅命謹此奉答尚容叩謝不具

仁學文集

卷之四

書

共

弘毅堂

與王鴻臚

某嘗謂士生宋儒之後者其於天理之微人倫之懿事物之著鬼神之幽與凡造道入德之方修己治人之術莫不秩然各有條理備在簡冊之中學者一舉目卽可見而識之而無復乎他求其幾則體段本又在我而不假於外鑠苟考其故而驗之心身之間實用其力焉求至聖賢之域不遠矣然則濂洛關閩之後宜乎聖賢之多也反寥寥乎其少者何耶其所謂務記覽工文詞以釣聲名取利祿沿世習俗陷溺其心而不自知以爲非者不足論矣其有學冠一時名擅當世者了於斯道無

聞焉何哉迹其故有二焉談性命者未免判心迹於兩途至於債事反類乎文人無行務行檢者或不考聖賢之極致及乎任重道遠不免顛躓反類乎不學無術又有踵襲元儒之謬者乃以訓詁註述爲學往往類乎借錦鋪張画蛇添足世亦以是多之至於識者間以先儒知道者議請從祀廟庭當道直以註述少之竟寢其議此亦舉世之通患也嗚呼生道學大明之後而不聞大道之要際聖明文明之時而不蒙至治之澤某竊有憂之往者自抱其愚欲售於時而無所遇故奉身求退誅茅結屋於仁峰之下養拙而自修焉又恨僻在萬山不

執事之能勇於斯道則知向之所間所謂文詞者道之腴所謂志節者道之氣而非彼事乎煅煉以爲文出乎憤激以爲節者所可同日而語也苟於是而養之克之以臻其極則所謂處大事決大議任重道遠而能不動聲色措天下國家於磐石之安者舉此而措之耳又何難哉竊喜轉移之間廊廟有人吾道其不孤生民其無憂矣尚和去敬布區區養拙之窩名曰仁峰精舍未有記之者倘以詔尚和者爲我記之感佩無量矣不知以爲何如

與彭都憲

某之瞻識顏範不過一再而已然予心標之嚮往與執事手牘之相期有若平生交者不知何以得此於高明也某迂愚囁強遨遊兩京之間納交四海之士廉恕廣淵忠亮通敏鮮見有如執事者是以起敬而嚮往之然亦以此自擇於交友之間而召人擲榆之誹訾之者衆矣執事獨違於衆取之而忘其鄙陋者何耶與自閩人煽禍王事靡盬執事起承明命仗鉞臨戎內禦外攘東征西伐轍不暇息自是不通聲問者已四年矣近聞詔促還朝入司風紀今日九重之所倚毗四海之所仰賴

者執事一人而已然內盜甫息外寇未寧而宮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四海將亂實王室盛衰之幾天命絕續之會有不在於敵國外患而已也我朝不設宰相內閣大學士吏部尚書都察院都御史實宰相職也某草莽之臣忽一思之則中夜不寐執事夙負大志而今據大位者思之又思之其心將何如耶在位大小群工乘風納賂取貴挾寵徼利自私者方以爲得志肆意妄行無所顧忌而愛身好名者或托故以去或舉喙一言塞責而歸若此者其於事君之義若有未明而立身之道容或未盡而執事則又任大責重非人人比又不得援以爲例也然則將何以處之而後可以收一代之全名前可以匹休於古人後可以垂烈於后世哉以時言之天子不親萬幾忠賢幽閑群小橫恣刑賞倒置苞苴公行將帥怠荒官士失職賦隕卒疲民窮財盡其亦可謂難矣某聞之天下無難處之事亦無不可爲之時君子在識其幾微握其樞軸而旋斡之耳執事尚友古人歷練世故其必有以處此而某顧歎歎而不已者亦野人効忠之意也某五年間母喪妻亡益無志人世頻年郡守監司多承薦剡某固自知其不可而當塗舊知或有引手招予起者亦有傳耗沮予行者某謂引手者愛

我也沮子者亦愛我也謂之知我則未也昔者鄉人有執役自閭下歸者亦云執事自謂他日當位必起某如不欲仕必崇其秩不知執事誠有此言否也無則已誠有之竊意執事謂之愛我則有之謂之知我則亦不敢隱忍而昧冒也夫欲起之者蓋欲富貴予沮之者蓋懼予之觸禍也故某知其心皆爲愛我者也然某豈不仕者哉不得已也抑豈不能仕者哉但不能爲今之仕者之事耳苟有可出之時置可効力之地則鞠躬盡瘁繼之以死衆人視以爲難者某蹈之易易耳何也蓋稟賦嫉邪惡惡之心勝撥亂反正之情眞世事有不厭于心

仁峰文集

卷之四

書

三

弘毅堂

者往往忿懣眊不樂其生思欲以力捍之不得則繼之以死惟患不得一死所爾若夫尸位侈蓄爲世所謂富貴者則某平生不啻溫飽且老矣欲將何爲哉此某愚自信守死善道竊謂雖以執事高明仁恕所以傾愛知悉於某者甚至而恐位高情博而思不專或未遑爲某垂察至此也茲以妻弟余瑩會試之便謹瀝悃忱并近作數篇附上惟終教之幸甚

與王祭酒

奎章轉陟北雍燕越地殊雲泥分隔音問遂疎矣郡人洪都憲傳至華翰及正教江心近來制作足切故舊不

遺以身示教推本經術以淑人心而其暇日又能游心吟弄以嗣唐人遺響天下士子得所依歸其造就人材他日爲朝家之用功績不在宋丘諸公之後矣豈但爲同年之光而已哉某四五年來私門凶變母服甫終妻喪繼踵近始脫去憂懷悽愴辟如痛定思痛之人不知當時何以能處也今也舊業荒蕪壯心摧落惟閱浮雲而自適抱明月以長終而已矣豈能如來教所謂云云乎比因老母傾違益厭人世就居前數百武之外闢一小隱自晦潛流得二石鑿崖得一岩因號石岩小隱未得名筆以紀其勝惟執事有以詔之行者贈言已蒙賜

仁峰文集

卷之四

書

三

弘毅堂

諾後竟嗇之或者以題目有犯時諱今願易此不知高明以爲何如所索芙蓉精舍題謹依西涯老先生韻次奉求教近聞老先生物故一代斯文淡可悼惜不知里第仍有何人茲令妻弟少致薄奠惟指引之幸甚

復陳大尹

賢侯下車未及瞻拜先蒙幣帛羊酒獎犒已過當矣又沾曆日之分繼以供臘之餽又何謂耶竊念賢侯之所處眞見仁人愛人無已之心信善矣但不肖之所受不似涉於貪得無厭者乎然卻之又恐不恭勉強拜嘉不勝惶愧且諭東有云繼此倘來忠告爲愛大矣此又見

有好問好察之心不自滿假之意推此心以子民何循吏之不可及哉某雖不肖亦竊將欲竭一得之愚上裨智人千慮之失恐犯交淺言淺之諱故欲言而猶豫未果耳今既聞命當不敢默不然則不肖未免來貨取之譏累賢侯無好賢之實又奚敢哉某之退實以引疾終養故不敢躁入城府今賢侯在邑又肯承寵招滿擬新春輿疾一拜快觀星鳳之儀少聆金玉之論以祛鄙吝之蔽不謂寒族與方氏交訟事在案別嫌明微不可不慎姑俟結正後謹當伏謁階墀以首不恪

與石禮侍

仁峰文集

卷之四

書

弘毅堂

客秋族弟尚和伏領手教嘉貺慰慰無量尚和傳諭并示不欺佳什復寓諷戒之義尤見斯文心膂知愛之真非尋常人情膚諛所可及也某自終制病間之餘當塗知舊或欲陶鑄之者或傳耗必須一出以終君臣之義者要之皆愛我也但不若執事相愛之真耳某初有志於世亦將圖挂寸功片名於竹帛豈不欲仕哉弟材庸時迫進無所遇求不得已也苟知難冒進則必觸罪畧雖欲投閑置散不可得矣豈若貧賤之可以肆志哉此某所謂欲起予者不若執事愛我之真也雖然今日之事誠有難爲者矣竊嘗聞之自古無不可爲之時天

下無難處之事又一世人材自足爲一世之用自古未嘗借才於異代且凡委質爲人臣者皆以志不行言不聽盡委之而去則天下之事孰當任而理之乎此某所以雖身臥林下心挂北垣中夜憂懷耿耿不寐思欲奮然一起盡吐所懷求一死所乃爲快也若夫因人而進隨行逐隊苟位慕祿爲肥妻子之計豈其志哉因妻弟余瑩會試之便恃出門下乃自不覺狂誕至此執事今日之位乃大拜之漸也當柄有日今日之事其必有以處之錄去近作七首大極岩說一篇奉上求教并連隱記云

仁峰文集

卷之四

書

圭

弘毅堂

與靳閣老

久聞大拜喜而不寐然而未修貢一字之忱于左右者雲泥分隔而退晦林下者攀附援引禮有所嫌故不敢耳非故爲是簡也每接人言及或形諸詞翰多荷掄揚贊譽足切不遺故舊之情又或傳諭必令一出以畢君臣之義實盛心也然某豈不仕者哉不得已也苟有可出之時置可効力之地則食人之食死人之事衆人視以爲難者某蹈之甚易耳何也蓋賦性之愚而信道之篤惡惡嫉邪之心勝撥亂反正之情真耳當今之時事勢似有難爲者矣我朝不立宰相執事之位實宰相

之職也以執事之高明其視今爲何時其欲致君爲何等之君澤民爲何等之民而後可以從容委蛇安居端揆之職而攝百僚之長乎在位大小臣工阿附群小波趨瀾倒方以爲得志而好修自愛者或託故以去或一言塞責而歸執事則位高責重與國同休戚者又不得援以爲例也然則當何爲而可以收功於當時全名於後世乎以執事之德望才諳見之必真思之必熟處之必有裕如者而某顧嗷嗷不以爲諱者亦特時昔知愛之滾而效野人芹曝之意也不知高明以爲何如

答節之

仁學文集

卷之四

書

三

弘毅堂

一別轉盼三載古云士別三日則當刮目相待憶在武林時因有所懲屢勸忠告切憫之力竊意賢弟必思有所奮發而茲別許久定非吳下阿蒙矣及得手翰猶憤憤以家累廢學爲辭汲汲以修外立名爲事而於下學功夫尚似未甚得力賢者其謂虛文修名真可以掩襲可傳於後乎此非某之所敢知也來喻首云早歲聞古人知行並進若必待知至而後行是終無可行之日也事親從兄欲盡孝悌爲本不得一意讀書壯又歎嗣摘繼生子家務所累因而廢學此大不然所云古人知行並進是矣而云必待知而後行是終無可行之日則非

也不知如何可行所謂知行並進者知一事即行一事行一事又有以致其知非謂事事必求知之至而後可行知時不行行時不知也若謂必待事事知至而後行何以謂之知行並進耶其曰事親從兄欲盡孝悌爲本此正古人躬行實踐之學堯舜之道不外是矣又何必一意讀書耶讀書者不過欲考其所以事親從兄者之適其宜而當乎理否爾若一意讀書使此心全體皆奔在冊子上正古人所謂便是箇無知覺不識痛癢之人雖讀得書亦何益於事耶至於以家累爲憂古人群居聚處未聞有無家室父子的聖賢賢者不待以此而自解自恕也伯安學規固善所云諷經靜坐固是古人致知涵養之功然不若朱子所謂自古聖賢教人之法莫不使之以孝悌忠信莊敬持養爲下學之本而後博觀衆理近思審察因踐履之實以致其知尤覺簡易明白此賢者今日所當師法也大抵此學不明人心陷溺無志者固不可與言有志者又不免說來說去不得至當親切歸一處此某之所憂也

仁學文集

卷之四

書

三

弘毅堂

汪仁峰先生文集卷之五

書

復石吏侍

余宗器回伏辱尊翰試錄足見貴不忘賤賢不棄愚寔盛心也第某前所以申問于左右者以執事此位乃大拜之漸嘗以瓊臺丘公西涯李公才名冠一世而相業不愜天下之望丘公未嘗受知不敢有言李公則嘗効一得之愚未蒙賜答但以他翰見及某始懼公以爲狂妄又重洪鐘寸莛之差自是辭舌不敢復言而公之所就竟止如此深可悼惜當時或者以不去責公非惟不

仁峰文集

卷之五

書

弘毅堂

知公亦非知義者不足論也後得繙閱公所著書始驗其天常之美限囿於德器操履純篤辭氣溫雅而詞翰筆札備衆體之工窮諸家之妙而已至於經天緯地之畫拔本塞源之猷撥亂反正之術則似非公所長故其所述作亦未嘗一言及之且又自謂短於相業從可知矣古云才難詎不信夫今繼二公之後聳後學一代之山斗者舍執事其誰歟而德器殆又過之二公之位蓋有所不得辭者而今日之事其勢又復重矣執事何以善其後乎故某愚觀局林下偶有所見學爲鑑斷數篇特以平日教愛之渙效野人之意獻芹于執事與中丞

彭公蓋抱杞人之憂而諷爲撥亂反正之舉至淺切矣手教賜答漫未及之但云愧不如平生之言而齒已莫矣無繇一見大吐積懷也詳味此言引而不發非某愚所能測因憶昔游門下竊聞所雅言者有二焉或抒憂世之志而思奮捍衛之勇者矣或懷嫉世之心而思蹈獨善之義者矣執事於斯二者欲將何如耶若某之愚竊憶執事必從事如前者蓋以爲時有所諱未可揚言賜答也若夫後者則非執事今日所宜爲進退之義前書已悉惟更垂察而賜教焉茲因敝府王貳守修慶事便敬此併領石岩小隱制作惟龍賜焉幸甚

仁峰文集

卷之五

書

弘毅堂

與吳太守

某迂愚彊齟齬于時故屏息林下保此踈拙非故養望不仕者也執事巡視南畿誤蒙陶鑄雖古之君子公爾忘私多秉祁奚之心而士死知已能後馬周之感耶至於有司之見錄與不見錄則有不暇論者矣昨又聞巡北畿有盧公者亦見齒錄皆風馬牛不相及也不知何物君子乃能如是耶弟以才非德涼無可報稱徒貽知己羞爾何愧如之大抵我朝病痛莫大於閣宦干政自劉忠愍公死於其手禍甚慘烈以故後來居言路者無敢正指其罪當國柄者無敢撻發其奸間有公忠體

國直亮之士亦不過少抑柳榆依違其間稍加潤飾以幸無禍隨其力量勉就功名而已至於卑汚闇冗之人又多依阿洩忍出其門下習以成風恬不知耻是以養成巨蠹至於今日一瑾城一瑾生大柄出其手而吾輩爭附之不暇正如蘇子瞻所謂古之君子惟荆楚師今之君子惟溫是隨所隨不同其爲隨則一也況今日之黨又不止一瑾而已哉近聞乘輿所在又有臣子所不忍言者不知此番局面後日作何如更張而其禍亂至何時而已耶盛德久稽裁謝茲因敝親金璣糊口治下謹布區區恃知愛不覺覲縷至此贛回惟有以教之幸

仁峰文集

卷之王

書

三

弘毅堂

與唐殿元

狀元及第畫錦還鄉此大丈夫之能事而古今常情以爲榮者某之所望於鄉兄則不在於是也有大丈夫之能事而古今常情所不及知惟天下後世之至人知重以爲榮者此某之所望於鄉兄者也吾兄能爲人之所難者而顧不能爲人之所易者乎在乎立志而已矣上希賢賢希聖聖希天皆立志也某竊惟吾徽近來士夫聰明才辨不爲無人惟志不立故不能與天下之士爭衡成勲業於一時流聲光於後世良可慨也某性資庸

下徒抱狂志莫能自奮然亦寡以語人昔嘗與宗人從仁都憲一言之從仁濫以予言爲然而惜未見其止也今復爲吾兄告吾兄之於某僅一面之識無平生之交得無以爲狂而犯言瀆之諱乎某雖未稔吾兄之爲人久得之於李彥夫近得之汪謙之乃天下士也非吾輩士也古人有神交於千里之外者吾兄必以吾言爲是而不以爲狂爲濫而罪之也某之爲此言亦非以諛吾兄也爲人才計爲名器計爲鄉曲計爲世道計也惟吾兄其裁之榮歸聞久阻遠衰病不能預燕賀之末小兒向在制中今起復令上謁求教外堂扁用于制作謹具

仁峰文集

卷之王

書

四

弘毅堂

別楮統希鑒在

與范文一

歲杪久雪不爲利謀衝冒來山中知所鄉在矣但勉圖覈實以副名凡此美質乃相知者之望也不然恐終身不免墮于臨淵美魚者矣可不懼哉昨浼令姪事家隸不了事已歸矣孫詩一速爲累東山先生文集不得刊行于世誠我輩之責況新安寓公富室爲他州別郡人刊出多多少少贅麗輟飾文字而此等桑梓之士布帛菽粟之文反不之及又誠可笑程篁墩嘗謂吾郡汪龍溪羅鄂州程縣南趙東山四先生文字可與天下士抗

衡某嘗疑之以文章名東山恐未爲淺知東山者也郡公不相知近始有下顧之意未可便以相告俟後圖之可也文郁秀才知所愛重欲一抄予向亦甚欲一抄無善書者未遑願以假之遂得以相及爲幸

復王都憲

伏聞擢總憲節鎮轄三藩之交寇益嘯聚日滾連株結蔓憑恃山谷窮兵累歲負固不下者一旦殲除撲滅巢穴爲之一空可見儒者之功仁人之勇而爲吾道增光多矣其於相知鄉往者喜慰可云喻邪廣昌令妻弟余瑩傳此山中爲製一律俾錄上求教而因致所懇焉向

仁峰文集

卷之五

書

五

弘毅堂

以仁峰精舍求記一言者非爲炫文辭希媚取寵而要聞譽也誠以此學自宋儒程朱諸子發明訓釋之後學者類能言之但使之舍舊說而自爲言則未免爲捉風捕影而所謂卓爾者莫知所在也若夫工文辭取青紫習訓詁資口耳以爲學者舉世皆是不可救矣有能因程朱諸子之言以求孔子卽孔子之言以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則舍誦法經訓辨釋文義之外何所致其力乎六經孔子所作也不知三代以前無經可誦無義可釋君臣父子之間穆穆夔夔漸援引以躋仁聖之域者又何所學乎昔程子講學伊洛之間亦未聞以讀書

爲事也謝顯道舉史不遺以爲玩物喪志及送楊龜山乃有道南之歎其學端有所在豫章延平蓋得於龜山者以授吾子朱子信不誣也然羅李二公無著書之富無詞藻之工其所學者何學而所事者何事乎而吾朱子所謂潛思力行任重詣極者亦將何所指而言乎說者謂讀書雖有考索之富而擴克變化之無術雖有辨析之精而持守堅定之未能則夫隱微之際私欲之萌潛滋暗長而不自知者卒至於波流風靡而吾之所得於天者由之而幾矣然則何貴乎讀書也此某愚之所未達而精舍之築所以願盡心畢力以求之也時流之學不足以語此求記吾精舍者亦難乎其入矣某者竊於文辭之間有以窺見執事造詣之深辯論之正識見之卓非知道者不能也故志有所趨遂冒未見顏色而言之戒修辭令族弟節夫不遠千里致敬盡禮求記於執事蓋亦知所重而慎所擇矣執事答書褒予太過寵惠有加則拜賜矣而記則以滾懼無益之談不足以求正而姑徐徐爲之辭某得此不勝悚友夫學貴實行而不事空談眞知道者之言也但不知執事之意眞責某以力行乎抑以爲不屑教而姑託辭以卻之責某以力行固不敢不勉以爲不屑教乃所以滾教之尤不敢不

仁峰文集

卷之五

書

六

弘毅堂

勉也然則執事以爲無益之談而姑徐徐云者正某所
以上求有益之誨而甚所汲汲者也惟執事其卒教之
庸是再布區區併近與學者辨論朱陸異同一編上求
印正政令雷厲風行之暇不惜統賜誨言以慰渴想不
具

輿祝大參

某始得第觀政載入虞部之晨適執事謝政乞身辭部
之日也年正富彊心甚訝之詢其齒則與某同生壬申
而其履任則數歷中外幾二十年累著嘉猷茂績人得
而言之咨其歸志則朗誦兩疏詞甚剴切藹然忠孝之
存

存

卷之五

書

七

弘毅堂

意可掬也某無執事之才之學而有執事之志之誠故
一接談之間不覺神孚意契溪切鄉往而委心焉然亦
自不知何以得此也其曰紅葵背植終傾日彩鳳當鳴
不避人此某送行之句也又曰君生我誕偶同庚我出
君歸豈異情奔浪見君真勇退浮雲笑我亦微名輕陰
天際飛晴日真味人間煮落英若結藤蓂供雪釣好儲
一領待鯢生此某越二年赴永嘉任舟中有懷之詩也
此外凡一再通問今亦不記所附何人竟不泯一字見
及亦不知悉得達及左右否也傷今感昔倏忽二十餘
年月夕風晨曷勝慨歎菲茨僻在萬山之中距城府二

百餘里郡邑之人非特過訪則不能有所晤也頗聞間
有商賈貴邑而蒙被接見者或者語及昇平率未相識
皆妄對耳里人鑒保相去二十里初亦未識三四年間
因來稱貸始識之問其所山乃云僦販貴里嘗沐齒及
尋欲通問然亦會晤不特續聞有陝西提學之命而輟
舍姪上科通籍西安左衛應試度所必見即具間問又
值轉遷廣藩未得申達近塗大偶遇鑒保備審盡錦榮
旋賢郎佳婿並占桂籍德門多慶如是而執事復游心
高明致身亨泰其樂可想某年來母喪妻亡一子一孫
焚焚相弔門祚之薄莫此爲甚所恃以家事付小兒一

存

卷之五

書

八

弘毅堂

味讀書求理慎履省身庶幾寡過而復優游林下煙雲
之變態溪谷之清遠禽鳥之和鳴草木之蔚蔚溪山最
靜處閱此流行之體初無間斷更覺真適而心亦未嘗
不豫也舊廬六世同居湫隘嘈雜自老母棄養後就姑
前距數百武地名大丘構小隱將終老焉闢後山隙地
爲祠堂因伐崖石得腴理圓徑二尺刻其表作岩以太
極號之漉流得兩巨石肖瓶鞍昇置於門因聯句於庭
日門前地擁平安石屋後天開太極岩以大丘嫌宜聖
諱遂避易之曰石岩小隱前後有長塋廣畝數十畝地
亢瘠不生禾稼惟宜竹豆麥之屬游息有三峰雙溪兩

園兩池有仁峰精舍芙蓉亭靜觀亭山下有泉築亭臨之曰靜清亭池上有小屋三間曰蓬窻竹間結石爲臺曰聽玉臺又有竹山柳洲桃源杉岡梅坡菊圃詠砌天井凡二十有二詠閒中丐爲一題使得不朽爲德莫大矣

仁峰文集

卷之五

書

九

弘毅堂

復沈大尹

某慙愚無狀不偶于時只合賒伏林下以養蹇拙無他謂也執事下車不加鄙夸錫以華翰兼侑多儀衰廢之人曷克當此且褒獎過當蒙不切身抵見仁人愛人之德渙厚耳又以鄉飲酒禮將通預欲援置賓介之末何仁人愛人之心無已一至是耶竊惟鄉飲實朝廷盛典先時令長援引不爲不專使某觀光讀禮不爲不喜第

仁峰文集

卷之五

書

十

弘毅堂

愧無德以將之而某又實以病在告既不能出爲朝廷宣力而顧冒沐朝廷典禮之榮雖父母長民者知愛其人悉多以恩掩義而草莽之爲臣子者獨無羞懼之良心乎是以不敢冒昧以前至如執事下車不克一參而瞻星鳳者職此之由也不然豈敢猖狂妄誕而故爲鄭重也哉雖然平生一得之愚好賢爲切語曰事具大夫之賢者今幸遇有賢大夫如執事者在上豈可終拘曲廉小謹而不一瞻光範聆教益哉鄉飲典禮之所在固不敢犯容俟春和病間尚當俯伏階墀以謝不恪爾城池之喻乃蒙不耻下問敢不曲盡其愚而高明擇焉凡古之所以築城浚隍以爲一郡一邑之守者所以扼塞寇路屏蔽一方非爲一城人民苟活性命之計也苟不能遏寇路障一方則一城之人民性命亦不足恃以保全矣奚以城爲吾嶽山郡彈丸之地四塞皆山也無事乎城寇自宣入績者以輦嶺爲塞自池入祁者以大洪嶺爲塞入縣者以羊棧嶺爲塞饒寇入休者以黃竹嶺爲塞惟睦寇入歙者則有郡城爲之塞饒寇入婺則有婺城爲之塞無山故也吾休乃一郡腹內之地何事乎城耶苟四塞不守一入其墟皆坦塗平阪四通八達區區孤城其何足恃城中之人不亦危哉不若無城之爲

愈也是則市民之無知者近見寇盜之臨剽爲此說欲
免遷徙之勞而不知其實危也待御唐君之在下邑時
正饒冠犯境邑人程汰萬有此謀而君難之以書來議
業已止矣今執事不知何以得此某惟執事之心不過
欲流惠於吾休之民於無窮而遂自忘其在吾休之不
久也城築大役也而時又民窮財匱使眞能捍寇盜而
不可無而爲之有道得賢有司如執事者監臨之始終
其事役大力繁恐亦不能保民心之無怨讟也切無益
之舉而執事又謫官也還朝之期踰時未可知若月未
可知苟或一造其端而使債事者承其後遺患亦無窮
也聾瞽之見直突如此惟高明其裁之

仁峰文集

卷之五

書

七

弘毅堂

答張太守

紫陽書院累百年遷徙無常湮沒陳迹一旦尋名覓實
返於故山正學尊崇異端辟舍山川出色天地改觀寔
勝舉也落成之日釋菜畢虔受版載燕邦君卿宦髦士
宿儒大小畢臨遠近咸集賓醴樂作旅酬禮行愉愉雍
雍又寔斯文盛會也使某得廁其間豈勝榮幸第年來
力衰耳聵况值隆冬拜須人扶言須人詔儻伺突兀嫌
醜可憎已既有慚人不無玷是以不敢冒耻叨榮趨赴
弗果非爲退託情實由中緬惟明府剴此勝舉必不徒

事虛文俟他日掄集學徒開升講座修舉嶽麓白鹿故
事以科目所取時師所教之外者詔七學諸生某雖衰
廢尚當黽勉策杖蹢躅講下伏聆啟誨以儆盲聵斯文
榮幸之至

復江元衡

某無狀蚤承父師之訓獲聞餘緒於殘編斷簡之中不
敢自信比游江湖間質諸海內文學命世之士以是養
心制事齟齬于時故奉身求退晦迹林下亦以問學踐
履爲事爾非能古文辭也鄉人不察自望敬物故遂以
銘述記作謬加於予予以譴薄不堪率多辭免間有不
獲已者爲之操觚一言亦以躬行心得之餘者略爲敷
叙實錄而已何有於文藻也哉年來自傷寡昧於道無
聞僻處萬山又無同志相與剴磨誘掖小有成立恐終
賁志以沒與草木同腐而已豈勝慨歎忽爾通至長楫
披閱之餘輿論高情有所感發喜慰無量某平居往往
對人言吾郡理學之士代不乏人東南鄒魯信非虛境
獨訝此時風流凋謝有志傑出之士甚少弗克負荷將
承使先烈弗彰後學無統我輩不得不任其罪也今足
下有志於此誠所夙望而少自慰矣惡得而不喜耶且
自謂平生好善之心弗懈凡遇文學鉅公必贊以書而

仁峰文集

卷之五

書

七

弘毅堂

請謁如程篁墩彭幸菴汪靜軒王陽明胡司徒唐殿撰
皆投之以書然疑其皆若未有所答者而意方有所屬
于某竊詳來書足下之所自言沉潛討論灼見孔門源
流之真與夫撥爬抉擿近來流學之弊似皆未能真有
所見而切中其所謂膏腴者且謂得僕之造詣於漸次
省覽膚陋文辭之間而有所如云云者則其所以知僕
亦淺矣然則足下毋怪乎諸公之不答也竊惟學問之
道不外乎吾心彙常之則莫切於日用與其馳騁於外
孰若致力於中與其鄉往於人孰若反求諸己與其以
筆舌騰說於人而冀其得行於世孰若敦修實行於己
仁峰文集 卷之五 書 弘毅堂

而一聽其用舍於天耶某不敏謹以此而答見及之意
并近答啟嘽第二書錄見其略以補此書之不備亦因
來書嘗及之也

復程汰萬

得手教知平江一代人豪而今已矣可惜可惜饒別雅
意耿耿于懷患難修阻人事參差未得致一札之忱幽
明之間負此良友獨美其有客如吾兄真不愧於託孤
之後者矣天下寇盜陸梁十居七八州縣莫敢誰何將

仁峰文集

卷之五

書

十四

弘毅堂

相不能數定軍旅遷延經年累月民窮財盡日甚一日誠有如來喻所憂者奈何迹其所以昇平日久民不知兵將律失嚴人皆怕死然此又上之政治不一多開倖門故統帥有所顧藉而不果爲兵士莫肯致死力也賊盜之生初亦造次虛謬而起防禦非道漸致延蔓如朱時建賊范汝爲本無技能爲盜亦非本心乃其叔積中陰結強徒潛造兵械臨時舉事却不肯起令其別推一人爲主衆遂推戴汝爲州縣失制勢乃猖獗朝廷遣官軍來收又不以計擒之直搗山谷賊聞其方至時稍已熟放水灌田又以禾穗相結連已而決去水官軍不仁峰文集 卷之五 書 弘毅堂 諸山川道路賊縱之入山山路險隘騎卒不能前賊覺官軍已疲困乃出平原以誘之官軍出山爭趨田中既爲結礎所絆又陷泥淖中賊四面壓擊官軍大敗乘勝遂據建州直至韓世忠來方能勦除當今之寇何以異此只如萬竹山之寇初亦易制收捕者不能出一謀反屢墮其詐中彼皆死命此往往逃生既無淺謀又無勇力如何能殺賊爲今之計但得名將如岳武穆者一員敢死士三千四海之寇不足滅矣復軍豈能箇箇精強但素習又不畏死耳當道倡爲此謀者大無見識非但所過擄掠甚於盜賊爲今日之害所謂引盜入門啟其

窺伺有輕中國之心貽患于後日有不可勝言者識者爲之寒心聞府尊移文借之而唐令君勸止甚愜民意又聞官府招募壯士操練而請吾兄主之淺得坐作進退戰陣之法吾兄識見卓越才詣軒騰聞上公元戎薦剡于朝起預軍務此其小試行志之端也歟不知行期果在何時向日舍姪德傳致文字之委在吾兄又何辭但哀毀之中力不能堪情復不忍略假後數時詎勉奉命也

復王都憲

向不揣僭以朱陸之說上質高明伏蒙許可自慶一得仁峰文集 卷之五 書 弘毅堂 之愚有以上同於大賢君子豈勝欣慰且喻亦嘗欲爲一書以明陸學之非禪見朱說亦有未定者又恐世之學者先懷黨同伐異之心將觀其言而不入反激怒焉乃取朱子晚年悔悟之說集爲一小冊名曰朱子晚年定論其中略不及陸學之說使學者不以先入之見橫於胸中而自擇焉又以見大賢君子用意微婉宅心忠厚而孜孜焉善誘人也但其序中自言其所造諸述其先難之故後得之由而其微詞奧義有非老昧淺陋之所及知者不能無疑焉况蒙教札而有同道同心之喻又豈敢含胡隱忍以負執事援引之意哉庸是謹以其

所疑者復叩質于高明必得其同而後已蓋道一不容
有二也惟高明其裁之序言洙泗之傳至孟氏而息千
五百餘年濂溪明道始復尋其緒按程叔子作明道先
生墓表云先生生千四百年之後蓋舉成數也今執事
云千五百餘年雖或考據之精然非義理所關鍵不若
因之之不見自異於先儒如何此其不能無疑一也序
云自後辨析日詳然亦日就支離决裂旋復湮晦吾常
淡求其故大抵皆世儒之多言有以亂之凡云自周程
後學流道晦且四百餘年某愚以爲辨析支離决裂之
弊則羅仲素李延平以前竊恐無之多言亂道此正學
仁峰文集 卷之五 書 弘毅堂
朱學者之弊也竊探執事之意槩掩朱子著述之功此
其不能無疑二也序曰乃知從事正學而若於衆說之
紛撓疲繭茫無可入因求諸老釋欣然有會於心以爲
聖人之學在此矣云云至恍若有悟證諸五經四子沛
然若决江河而放諸四海也某愚以爲古之爲先從事
性命根本之學者多出入佛老而後有得於心蓋非實
用其力體道於幾微之妙者不能爲此言也然彌近理
而大亂真者毫釐之間耳不可不慎也執事既以陸氏
之學爲時流所忌而避去之而復不諱於此不又駭人
耳目乎此其不能無疑者三也序曰雖每痛反濫抑務

自搜剔班駁而愈益精明的確洞然無復可疑獨於朱
子之說有相牴牾云云至世之所傳集註或問之類乃
其中年未定之論自咎以爲定本之誤思改正而未及
某愚以爲朱子之說有相牴牾者正在於與陸子攻訐
辨論之時與夫學者群居議論訓釋之習耳初不在於
傳註之間也觀其自言曰初說只如此講漸涵自能入
德不謂後來只成說話至於人倫日用最切近處全不
得毫毛氣力又曰某緣日前無濫探力行之志凡所論
說皆出入口耳之餘以故全不得力此皆以指其弊者
也若謂朱子平日之所教人與夫其所註釋而其言有
仁峰文集 卷之五 書 弘毅堂
所牴牾者竊恐無之某嘗僭謂吾朱子之訓釋經子與
孔子刪述六經同功然孔子雖不刪述六經而所以上
承堯舜禹湯文武之傳者固在也朱子集周程而下諸
儒之說而成一家之言其於經書毫分縷析昭如日星
啟我後人明道之功豈可少哉然其所以接周程諸子
之傳則亦不在於是也若夫集註或問之類反覆考訂
至精至密若誠意章乃其絕筆雖曰猶有不滿其意者
亦微矣執事乃以此爲中年未定之說此其不能無疑
者四也某早有志此學無從師授徒以程朱之書潛心
立脚比游江湖得接海內文學之士亦未見有所啟發

志意而砥訂頑愚者退休林下一味讀書等理省過反求吾心若有所得近幸得以印正於執事嘉幸何可言也今觀執事之言如此則欲不能無疑者豈勝望洋之歎謹疏於左惟執事其終教之仁峰情舍尚求有所教勉發揮蓋以執事位日轉遷犬馬之齒已長早得爲慰若夫乞休之說窺之天命人心未可遽請人事如此天意可知正欲大賢君子成此濟變反正之功使天下蒼生被儒者之澤孟軻之所自任者執事不可得而辭也

復林方伯

伏承頌賜厓山新志并蘇合香九郡守何公差隸送至仁峰文集
卷之五 書 弘教堂
縣庠小兒祗領逾時婺簿貴鄉鄭君以事道過衡茅備道先生所以囑何公盛意感愧無任若負芒刺大抵何公外飾好諛某迂僻守拙鮮至城府以故相知日淺面迹日疎孤負盛意也某曩者以越職言事多涉權貴今聞其黨滋熾雖屏息林下心恒惴惴懼不免於禍已不足恤恐貽老母憂近得邸報得與致仕之列不勝欣幸但從此上依煙霞下友麋鹿與世長辭當首丘以需盡而已淩愧未能少自樹立以答知己期待之萬一而先生淩恩厚德當銘示子孫使世講之而圖報之於後可也厓志披閱終卷得觀西涯閣老及鮑庵諸公所題大

忠祠之作不勝技癢學吟四首另楷呈教或者蒙賜抄付廣司故吏俾廁群玉之末竊附以見志亦所願也舊吏鄉親王宣亦沐提拔而獲今職者因其便謹此奉伺起居兼致謝意伏惟鑒察幸甚

復節之

別逾半載得手翰如對面語甚慰所云師友淵源錄一時談及不謂賢者即能於旅次蒐葺成編其勇於習善爲學如此誠可欽畏然子竊以此書關係斯文命脉雖著一邦文獻統緒之所攸薄實以信天下傳後世其事甚大前輩造詣未易窺其籓籬而制作去取其任匪輕似恐非一日造次之所能爲也石內翰學行勳擬古人翰苑後賢一人而已何不以序文千之彼以昇末之故必不峻辭也近范文一過此云前輩編有新安學系許抄寄來而來喻亦然可用參互考訂暇日或過山中商確去取務合人心之公然後質於當代有道者所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此制作之責也所謂聖賢之贊昇末豈敢當此石公云云實自謂也石公文重一時又居制作之職所能所宜也若昇末俗之真所謂自用自專矣豈可犯不韙之戒哉正訓雷此當效一言觀處二銘稿成草草奉覽其中字句尚俟敲推入正也此等文

仁峰文集

卷之五

書

三

弘教堂

字亦難者筆思索踰年始能得此然猶未甚慊意賢者不知以爲何如

與羅太卿

某頓首再拜容臺上卿羅先生台座久違言侍豈勝瞻仰山川阻澗修問曠踈緬惟道體動止萬福贈言之約已越五年願得之情前書略備當時臺館諸公以文字相契而加惠贈者非獨先生今或得或否不淺經意而獨注意于先生者亦性之癖也某質愚志大恒以古人自期今學不能副其所志仕又未得行其所學晦迹丘園日就衰邁原草波瀾人生倏忽空懷壯志重感虛生

仁人君子有相知一日之雅者豈得終忽然忘情乎哉側聞近有昌言讜論非不肖之所當知倘不吝見教亦願聞也時漸涼惟寶愛與道消息不宣

與胡司徒

某迂鄙愚慙百醜具備動忤於物而見棄於時然獨自喜未嘗見絕於天下之士至於吾郡賢者尤不敢怠忽嘗得親炙以自勵策惟先生學行才名穎露于時實光一郡心切鄉往而事迹懸隔未得伺接顏範以資教益向者以舍姪釗便次草草貢字自通未蒙賜答恐罪役心之不誠也是懼比者榮歸復起阻遠臥病又未得一

仁峰文集

卷之五

書

五

弘毅堂

伏謁此心闕然近聞有大拜大司馬叅贊機務之命得之路人僻在山中無從咨問庸或未卽亦先兆也竊以先生此位吾郡曠古所稀雖有四相之稱多繫南宋偏安非大一統之世近若楊刑書實流寓于斯程司馬非地所產若先生其可不自知所重寶膏修爲任重道遠大爲天下之望而小爲一郡之光哉惟天下第一等人能爲天下第一等事故天下第一等事責在天下第一等人然或時與位參差不齊亦未有能濟者也今先生有其時與位矣不自任其責而誰歟舍姪與弟榮常

在門下得先生之詳歸語于某益起敬故因敝邑王

仁峰文集

卷之五

書

五

弘毅堂

主簿部糧去便復貢此以求通而具道所以於左而心則實無他求也主簿得沾一目卽某之受賜矣

復陳都閫

某頓首少違言侍長切鄉往然缺音問者踈散自林下故態非敢爲慢也忽領手書清惠物意兩重披讀宛然如見顏色喜慰無量喻及邇來地方欠寧且爾失偶公私多事上累心神不覺令人悵然及聞簡膺廣陵北河一帶備倭重任朝廷有長城之寄續絃得人私闕無却顧之憂則又爲之一喜也彭公一時人物凡言之可爲不朽者係乎人之賢否而文之工拙次之思親卷之得

彭公一言足以傳矣然其期待之意責備之淺在閣下不可不勉勉之何如爲天下第一等事做天下第一等人上以報天子下以光先公以答朋友之知而已所謂第一等人亦盡其在已者而已非有高遠難行之事也閣下母以近而忽之某昨蒙起取有名老母日衰不忍遺棄昨已回復去訖奉侍之餘無可爲故人道者幸鑒亮

與王彥恒

別後凡一再通問不蒙隻字見辱不知竟爾沉滯未達視司耶抑隱者高尚其志而以齟齬名場者爲可羞而

仁峰文集

卷之五

書

五

弘毅堂

不屑引教耶某亦迹仕而心隱者雖濫竊一第初沒十年辟諸鼎食未染一嚮而歸又十年矣大江之瀕萬山之下清風明月未嘗殊而春樹暮雲未應離離而間隔也每念疇昔流寓教愛之情悵然如失某平生未學作詩或寫情酬應類有所作皆率意矢口而成不讀唐詩亦不知詩家音律矩度吾兄每每教之而又以漢魏而下至我朝七代詩人所製折桂詞見試令辨諸家體制當時逆度偶中惟以晉魏二詩在疑近之間莫適所指吾兄大發一笑以爲某會究心于此而用以欺吾兄者非也亦不知當時何以能臆度而偶中也當時又聞吾

兄註有杜詩不知何以不見示而自亦不知何以不求教鄙意終以程子之言爲主故胡說嘗有一聯云鄉曲久知非酒客平生應耻作詩人故卒不以唐詩爲意也後來以鄙作謁莊定山李西涯謝方石程篁墩諸老先生咸問何以不看唐詩某以程子之言爲對李公獨曰然則何如不做若做唐詩也須要似唐詩詩法也不可不看心然之而力未暇今屏息林下無志人間始取唐詩讀之而究極其要自謂若闢其門戶然窮鄉下邑無從印正因便奉問德候併錄一二別緒惟先生其教之杜詩註想成久矣不知梓行未若未綴梓須假一冊

仁峰文集

卷之五

書

五

弘毅堂

抄之千萬勿悞

汪仁峰先生文集卷之六

書

復汪侯春

僕幼失學長復多病加以立志不堅而於辭章之習實
謏陋膚淺不足以華物垂後平日徒以朴忠章句受知
于當世一二文學知名之士或師或友相與往還故不
知者遂以爲能文而多以文字見屬懼不勝任煩多辭
拒問有出于勢分尊嚴辭意堅確辭之不獲已者黽勉
掇拾陳腐雕鏤水脂以副其意以故傳聲一時而求者
滋夥至蒙吾子未及察實而亦以令親吳君宗請後序

仁峰文集

卷之六

書

弘毅堂

見屬彼亦異辭再四而請之益力念子遠來且在宗末
重違雅意勉強承當究思彌月始得脫稿雖曰草草應
之然亦盡吾天分學力所至無以加矣昨承手翰始云
伏承爲撰吳氏譜序立意措辭迥出諸作讀之不能釋
手斯譜幸甚吳氏幸甚此蓋足下將欲進討者之議故
先爲此溢美之詞以開予心使容納其說也夫道其詳
者之言曰議論甚富斷制甚高但近太泛而少切實又
曰疑有譏刺又曰與作譜之本意未免有反竊評者
之說其曰太泛而少切實與夫作譜之意有反疑或有
之蓋以學無根柢心無定見徒以剽竊掇拾爲文不知

其辭之泛濫背戾與本旨不蒙是可任以爲罪退出贊

幣追還成稿可也至於疑有譏刺一節則又非措辭之

失而宅心蓋有不忠厚者存焉反求諸心實未嘗敢萌

此念竊以文藝末也指以爲罪則不敢辭忠信本也一

失其本則終身不可以爲君子僕雖不才豈敢自處儼

薄甘失忠厚而得罪名教也哉故不得不爲吾子一辯

而併及其末焉願吾子聽之入之爲文但患其議論之

不當斷制之不高而所謂近太泛而少切實其次爲文

之體制有不同故其名號亦不一姑撫其略言之記者

記其事也紀者紀其實也傳者傳而信之也序者緒而

仁峰文集

卷之六

書

弘毅堂

陳之也碑者披列事功而載之金石也碣者揭示其操
行而立之墓隧也誌者識其行藏而謹其始終也檄者
激發人心而喻之禍福其餘體制莫不有義而今不暇
具述若夫緒而陳之之謂序緒者端倪也略舉其端而
陳之而已非若誌者識其行藏而謹其終始者此也誠
以述其終身行實以誌身後之墓似不可略然韓退之
作大理評事王適墓誌云聞金吾李將軍年少喜士乃
踵門告曰天下奇男子王適願見白事一見語合意及
盧從史節度昭義君張甚奴遣客釣致君君曰狂子不
足以其事立謝客仕至鳳翔判官不樂去王涯獨孤郁

欲薦不可病卒銘曰云云評者以爲文中之虎兕無咎
爲其季父沈丘縣令端中作誌亦無甚行實但嗟其不
遇而云詩文草隸則元和以前勝士也黃庭堅見而歎
曰永懷而善怨鬱然類離騷黃未嘗以此許人也銘曰
云云評者以爲文中之鳳若此者豈有背反體制而作
者孟浪于先評者傳會于後邪是必有道也文有常而
爲正亦有變而爲奇變而不失其常乃爲絕也況序之
義止乎發其緒端而其源派支系聞人達士譜中具見
非惟不得詳亦不必詳也考之漢唐以前諸序極少宋
元以後大家文集具載然古今之所稱誦者無知老泉
仁峰文集
卷之六
書
弘毅堂
之作亦不過闢睦族之義而已大抵古之詞宗文匠善
爲文者莫不中有所見特假文辭以敷暢之故不求工
而自無不工而後世學之鮮有過之者也如韓退之有
見於明道不計功也故於進學解發之嫉夫當世患得
患失以濟其欲貪邪以道以卷其身者故於巧者傳發
之柳宗元假種樹而明官理之法假梓人而喻居相之
體范文正公有先憂後樂之志發而爲岳陽樓記朱文
公有扶正嫉邪之心發而爲陳同父文集序若此者識
趣之正故其議論之高筆法之嚴故其制作之美數之
有關于倫理施之有裨于世教此其所以見重于當時

傳誦于後世莫有或議之者也如僕不肖何足以知之
但平生爲文未嘗不求知道養德以克內博學審問以
明理而以朱子論文之法爲師雖曰知識庸暗筆力綿
弱方之古人之文猶以溪艇狀海以盤燭規日相去懸
絕然形貌流光彷彿肖似豈至如水炭晝夜之相反者
哉鄙作首云古人之所汲汲者今人皆棄之而不爲古
人之所不屑爲者今人汲汲爲之唯恐後正以憤乎世
之人惟日蠅營狗苟謀利以自私而不知悖禮明義修
系以睦族就中提起其始祖秦伯季札者乃所謂古人
之所汲汲於禮義者託彼秦賈以相形其中者正所謂
仁峰文集
卷之六
書
弘毅堂
今人之所汲汲於勢利者也皆有子孫爲人之祖一賢
一否惟人所爲一樂一耻惟人所擇若惟紀來儀瓊璫
知所擇矣而後世子孫來者無窮故揭陳兩端示勸戒
如此此序之大槩也然其中遷徙之始與夫二君修譜
之由及夫爲人大略悉已贅陳似不爲汎古云善叙事
者布置于文法之中不見其事乃爲上也但愧僕不能
耳矧此序爲第二篇於法尤有所略宛轉數百言字字
句句何者非明作譜示勸戒之義而有所謂不切實者
哉至謂以江南之吳多祖秦伯季札而疑人樂祖之爲
譏刺是卽不惟無知且無目矣鄙語不曰得非以其讓

天下辭國至德賢行爲宜聖所稱載之魯論春秋者昭如日星宜其胤嗣之昌而人樂祖之歟上文有宜其胤嗣之昌五字繫之以人樂祖之句蓋言爲善者宜昌其後而爲其後者樂祖其先互相勸掖以示無窮非謂樂祖他人之祖也曷爲譏刺况此句實先哲成語偶憶與鄙作相蒙故全用之卽非僕杜撰臆說也又曰所引秦賈二故事雖非善人君子爲其後者豈忍棄而不祖若然則與作譜之本意不免有戾此評又大好笑爲惡之人何嘗無後爲惡人後豈得不祖但耻對人言耳拜其墓懼人見耳羞惡之心人皆有之耻言其先不拜其墓

仁峰文集 卷之六 書 弘毅堂

者皆古人所已爲亦先哲之名言也特取以示規戒之意何嘗與作譜之意相戾耶反辭示戒卽以爲戾則陳師道作思亭記曰見其材木思欲斧以爲薪見其丘隴思欲發其下之所藏則與作亭之意相戾又特甚矣陳子病狂故爲此背戾不祥之語耶然自古至今不問賢與不肖識與不識傳誦其美未見有非之者但不知評者見之以爲何如耳詩曰靡有子遺豈真無民耶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未喻令僕再一過目或更去此二段或移首段意置之于此或遂以泰伯實吳氏之祖大略提過則可足見教愛愧性資凡陋學未至于高明知守

膠固才未及於通變燕石珍襲自寶不疑誣不辯則理不明辭不直則道不見故搜葺所聞於父師并所見於載籍者以辯於左惟吾子其裁之昔王介甫爲錢公輔作母墓銘公輔有所增損改易介甫答書以謂鄙文自有意義不可改也宜以見還而求能知足下意者足下雖多聞要與識者講之今吾子又識者也何亦以評者之妄而疑邪幸以此告評者苟若復有餘論因風不惜鵲論俾得再盡所聞幸惠又有大焉不然宜以鄙作見還可也獨任其費之半得之而論今既云云前去可也文獻集收錄不備意欲得槐塘本相參閱不知吾子能於彼得之否也去年夏秋以來病軀加患足瘡心甚無聊筆硯久廢來喻所及裁答弗莊統惟情恕

仁峰文集 卷之六 書 弘毅堂

與劉循理

官河邂逅歡若平生其必有所投而合者而後有以異于尋常交接往還聚散之不復經意者也况同舟月餘情意之相交乎道誼之相激勵患難之相扶持古人通家之好又何讓焉與州之別顛沛流離出不得已從者旣不能興起居食息未免仰給于人遇便能舟車草分手情話滿懷竟莫能出一語別後此心常歉如也僕寓蕪湖療治病者并自調攝凡八日又八日抵家心常疑

怖越五日而疾作將以爲舟中之樂舉家驚惶莫知所措幸漸變爲瘡亦浸愈而賤軀因以羸弱不似曩時竟以廢學爲可慨也今年三月始力疾卒業南雍亦勉奉親志非所願也昨偶出遇貴邑昔所同舟李兄茫然自失久不見吾兄見吾兄所親者亦如見吾兄然詢及舟中後事爲談某也死某也危某也幸而得免渠亦家人罹禍惟吾兄獨無恙也吾兄其吉人與小僮抵家猶病月餘僅得不死僕與吾兄其相從於患難之中幸他日無忘此懷也且吾兄天常之厚學力之克超邁等舍而春秋富強幸毋以所至者自畫而志以古人自期達不

仁峰文集

卷之六

書

七

弘毅堂

失爲三代之臣窮不失爲聖門之士然後於吾心爲無愧於天地爲無負也僕立志不堅爲學無勇加以疾病相縈日月虛費行將老矣六藝之文百家之編無能爲役惟戰兢惕厲朝夕黽勉以資養此心與吾兄周旋使他日庶幾不貽相知者羞耳草率作此囑李椽尋便馳上以訊起居土墨二函遠將微意餘不盡所欲言

別楊考功

不肖愚戇弗類自分退晦林下以養迂拙顧以先朝作養與夫父師所教而所以自得于天者未得見于世以故青衫皓首馳逐人後俯仰不慚呵譴不避勉奉職役

幾十年者坐此故也近者多藉相知之力得去外任而轉此階然自揣衰朽之餘終是不稱昨者復抱杞人之憂過不自量而上修攘十策其志在所以報朝廷答相知其中病痛所在未免有干權貴而知又不敢不言言又不敢不盡自料得罪于人多矣顯戮固不敢避倘蒙寬貸亦不久當乞病軀退養林下以終餘生獨以高誼雅懷誨益未終而遽長別令人怏怏然閣下以清才偉器且當要塗善事新主以恢重熙之治使不肖得含哺鼓腹歌頌光風化日之下亦如對而坐春風中也

復節之

仁峰文集

卷之六

書

八

弘毅堂

近二弟歸得手翰拳拳于新安師友淵源錄亟欲先成一圖以刊列于書院集之首且謂恐他人紛紛議例故先此以彌之賢弟之心汲汲焉所圖惟恐或後者正予之心惴惴焉所懼而不敢以或先者也夫是錄謂之淵源則考之不可不正謂之師友則擇之不可不精謂之新安則收之似又不可不寬也矧以後生小子而欲論列古人於數百載之上苟非學問通貫識鑑鑒徹其時克能之其或辯擇之失精去取之欠當冥行妄作以致傳笑四方取譏後世豈若不作之爲愈哉此聖人所以謂益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所以示戒也予昔編

鹿城書院集追念吾新安人物不滅永嘉惜未有以譜而別之者誠爲闕典曩者妄意與賢者議之不謂賢弟卽能於金陵旅次中搜集成編而以斯圖見示予喜賢弟向學之專爲義之勇然不敢輒以爲是者蓋以謂聖賢千載傳心之學非旬月涉獵所可知古人數百載之是非非一人臆度所可定而某所知者又不出於載籍之餘與夫父師訓詁之末竊意宋末有元吾邑文獻多萃南鄉故家收錄餘言緒論或有史籍所不及載者冀賢弟博詢遠采以裨益其所不知然後考訂參詳慎擇精別以成此書此區區之志也且集衆人之能以爲能仁峰文集 卷之六 書 九 弘毅堂

者能必多集衆人之功以爲功者功必大古人爲善事有濟於人者不必其已出遽伯玉耻獨爲君子又何人邪彼之紛紛議例者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去之吾善得以兼之矣倘彼所議苟賢于予予當從其所是而此不必作矣又何貴于速成也哉大抵爲學不宜近名爲名與爲利雖清濁不同而其利心則一也近名近代如篁墩亦已過矣豈可步驟之哉恃相知有一日之雅故敢直突如此按圖略增數人以備去取仍煩如伊洛淵源錄采摘事略付來再加啗略考定去取務有以合古人之公爲後世之約而莫有能置喙於其間者

然後爲可也

答范文一

來翰數百言足見有向上之志但不知自所用力何如誠與敬雖古人謂是進學階梯所以成始成終者惟躬省實踐可以得之亦未易言也如有志宜取近思錄諸書熟讀玩味反求諸心而體於身乃有益耳師友文集已有次第有好事者刻之亦可以傳但於身心未見有益處學者苟以此爲事斯末也矣不可不知

復王禮侍

宗器回得手教試錄足切不遺故舊矣此外又有籍幣之貺意盛禮踰不知所出又聞卿佐之擢比年此位乃大拜之漸心忤意愉不覺雀躍然所喜者蓋爲吾道得人非爲故人得位也來教云蓋抱憂在今日若不可紓矣奈之何哉此正愚之所喜也竊謂吾兄今日之位非徒託諸空言者將以平生之所愛者謀畫猷猷爲轉而爲天下之所樂然後爲不負朝廷之所簡擇然則某惡得而不喜而喜又何嘗不公於天下而私於故人乎葉友魁南宮可賀某在永嘉時一學諸生所淺屬意者葉生與王生後二人而已非但形之於言且嘗著之於牘別來累累問此二人不偶私竊詒愕始恨有司之不明又

恐識鑑之不精故耳前年往浙始得陳都閫云丁卯浙試第二名王激卽王生易名也始喜驗其一矣今并驗其二益喜愚識之不昏矣王生中已十年略無一字見及蓋不知愚知愛之淺者期望之切也葉生當時尚幼子故少面譽只在人前稱之不已至今常往來於懷也不知他還略能記憶否大抵風俗日漓以道義相刮磨者爲空談以貨利相贈賄者爲實惠甚至十利而從而一利不遂輒相反目甚矣友道之微也古人有所謂殺身酬知己者非邪嘗作結交行一首云古人結義今結利貨利不稠交不至古人結心今結金黃金不多交不

仁峰文集

卷之六

書

十一

弘毅堂

淡貪夫役心金與利把臂論交增意氣指天畫地爲文期始以利合終利離交到利窮金盡日對面街頭不相識近又爲人作駉馬行一首錄附別楮用一笑辭離鄙俚盡有所感云某日邁矣與兄雲泥之分日益遠矣數載積懷不能盡吐聊因緒及延蔓至此亦如對面語云幸勿與外人道也

復陳都閫

客歲江頭旅次極承眷顧禮意稠疊足仞不遺故舊之意斯文中以炎涼易心者有愧多矣別後抵家老妻病劇延至九月不起性能安貧承志上下宜之相隨四十

餘年一旦殞滅失我良輔傷悼奚堪且祖孫三世戮戮相依門祚之薄有如此者不能不爲之動念然閉中潛思玩索增益其所不能而時復陶情浪迹於山邊水涯循其所當行者於已聽其所不可致者於天而情悰亦未嘗不適也映江樓讌聚諸公間高會唯江一變相繼謝世曾楊諸公去任未悉知而某抱老鯨之戚三年得失便自如此良可興慨惟帥府恩命寵加適躋華誕更有掌珠之慶福轉德門有如是者誠不可不爲公賀而公亦不可不自知幸賀也曆日之分遠承春意特遣家隸專致菲儀少伸賀意另具別楮惟鑒納不具

仁峰文集

卷之六

書

十二

弘毅堂

與方均錫

天下禍患之來莫不起於微而成於甚始生於不思終至於不可救夫禍患人情之所不欲也苟先知其必至誰肯甘心昧冒以招之邪惟其起也甚微故人不之思而忽之及其成也又不能懲念室慾務更相報復之爲快至於甚焉快者禍患之所何伏甚者還復之所必至及其至也雖悔於終訟其初何及哉昔鄭伯與息君同娶於媯息親迎過鄭鄭伯止之曰吾姨也不禮焉息君以爲耻告楚子伐之而鄭國墊隘禍患甚矣鄭伯乃繩息媯于楚楚子滅其國而納息媯以歸鄭伯眇息之微

而輕其傷致國蒙伐之辱固其自取之矣使息君能知不忍不禮其妻之忿而至於滅其國殺其身并其妻不得有焉而肯導楚以報鄭哉此其所謂禍患之來其起也爲甚微其成也爲甚大始忽於不思中過於已甚而終則雖欲悔焉不可及矣惟知者有是非洞見之明仁者有弘大包涵之量勇者有去非從義之決是以事物之來先有以察其幾審其度而致其決故能終身豐嘉亨泰而無禍患之累也伏惟足下善蓋一鄉譽騰百里蓋知守身保家而明智仁勇三達德之義者也今以豐端之已開禍患之將至者敢以聞於下執事惟執事其仁峰文集 卷之六 書 弘毅堂

亮之敝里姻婭方李二姓者居邇鄰封有山介乎休浮之間材木旣成美矣貴里供墻役者旦旦而伐之暮荷以歸掩他人之物爲己有之私亦云非矣然旦而伐暮而歸猶有間斷也此而息彼而長猶有所望也今聞衆聚廬居其界區而析之籍其地而有焉巨而美者爲材細而惡者爲薪無遺類矣茲山之主人以累世相傳之業數十年栽養之功至是無復望矣貴里之爲不亦甚乎辟之耕者窮年力田以待饑饉者經時力桑以備寒一旦食將到口衣將近膚而爲人所攘豈能忘情哉於是呼朋率類競起而逐之搗其巢驅其徒斯可矣至於

火其廬毆傷其人亦云甚也今聞貴里聚衆聚徒蘇族淬兵刑牲歃血圖爲報復之舉傳云同心爲善善必成同心爲惡惡必濟者以其徒衆也以此徒衆結怨構禍將來有紀極乎某聞之殺人之父者人亦殺其父賊人之兄者人亦賊其兄所去者一間耳何以異於白賊其父兄也哉此其事幾之初君子不可不熟思而審處謹始以慮終灼知燎原之火起於星星滔天之波起於涓滴念慮之萌如蒙泉星火其發爲甚微禍患之來如河決山赭不可收拾爲甚大是以謹始於其微慮患於其早推反已恕人之心致懲忿窒慾之力而其要則在於忍之一字而已書曰必有忍乃有濟有容德乃大又曰小不忍則亂大謀能忍則忿慾之念不作於心凶暴之氣不涉於體忿慾消則天君泰而理自明凶暴除則夜氣復而體自豫由是心如明鑑物我之妍醜自形心如權衡彼此之低昂自見則是與非曲直其權度在我而無預於人矣易曰稱物平施君子以衷多益寡此則損過就中固治人者之事也某謹發咫尺之書戒吾黨之士通敏者十人布腹心於下執事而以忍字喻兩家以平施之義責於執事并貴里之高明以及所謂十人者稱停其既往之是非消沮其方來之禍患敢鄰封之

好篤朋友之交不亦美乎否則構怨連禍不知其所終也抑聞之昔者吳楚結怨連兵更相吞噬其釁始起于鄰境樵采之事卒至于覆國喪師而後已足爲明鑒矧今聖明在上四海一家尺地莫非其土一民莫非其臣干犯憲章自貽刑戮而非春秋戰國禍亂之世所可比擬故借其事以喻禍福焉惟高明其圖之

與方稚高

某嶠疆寡合天性也自髫髻總角時群居類聚無累百餘人而情孚意契者極少內而家惟族叔學君外而親惟黃君鑑李君玉玉君瑞暨吾兄與令弟瑾君六人而

仁峰文集

卷之六

書

十五

弘毅堂

已六人年雖修天不齊咸克有所樹立于時吾鄉他雖多賢未有或之過也惟某弗類族以爲懼或爲相知者之累也予七人者亦自願爲婚姻或子女年德不齊或沮於日者之說卒參差弗偶或者冰人月老之說豈其然乎竟弗遂所願也然已雖弗遂猶願爲令孫輩締婚于寒門群從間亦庶幾不負平生契好之篤也卒後落難合遠非天邪乃者舍弟儒謹以其子微婚于震器用初賢親愛玉極知僭踰然蒙不拒非偶意者嘉予詩書之守古姻臭味之同不爲世俗聲利之尚而亦或者不能忘情於少小交游之誼也族叔宦傳來高情雅况

寔契我心所愧舍弟凡鄙不能仰副高明惟有以包荒之可也舍弟淺虞不謹用以告子予爲布此以謝并致其私如此云

答辯之

賢弟書來娓娓以名利爲念何其見之小也古之仕者本以行道功成而名亦隨之非爲名也何利之有焉自三代而下士始好名而知道者鮮矣流及後世人心惟知嗜利連名亦不知恤此果聖賢垂教之意與夫當代制學養士求才爲治之心乎以故老兄所以困守林下豈得已哉惟賢弟此職無官守言責之寄無曠官尸位

仁峰文集

卷之六

書

十六

弘毅堂

之職盡得一日訓導之職便是盡得一日事君之道教立才出爲世之用便是功名流顯于時而亦無不利也豈必侈爵祿肥妻子然後爲名利乎若以餘力從事理學之源而實踐之功名之大莫踰於此詞章末技但知

答余宗器

履任半年監司旌擢大是異事得此好消息喜慰無量
又何事乎竹簟清涼之惠乎士惟患不立志苟志立堅
定何所不至觀吾鄉之士多苟且以爲身謀得保其職
以終爲幸甚至汚墨以累名檢覈職罷歸者比比皆志
不立也又有一等要做人而不由正道外事矯激而
內徇私欲或亦倖致功名終不免墮於小人之歸而難
仁峰文集 卷之六 書 弘毅堂
逃識者之議也唯古人所謂正己格物廉靜以立其本
公勤以制諸用始終一敬表裏一誠如此則進不失爲
名臣退不失爲端士此正賢者今日之所當師法也圭
峰先生文字政暇希一注意爲荷

與鄉老汪思從

憶昔布衣時爲縣吏吳寬通負相持足下一見卽能揮
白金一兩爲之釋去當問其故云與吳姻也受之不疑
後聞吳竟負之而姻亦瓜葛之義非至戚也心竊義之
往往談之稠人中識者云此公在江湖間行已多類此
信然亦吾鄉中義士不易得也不可表而出之且聞

老來亦坐窘乏蓋義不主財無怪也子不接倡義之士
久矣離群索居耿耿于懷特此申問若能行屈過一叙
當有一報如不能行或遣一人執吳券來當爲償之倘
吳雖已償過而券不存亦當復諭令一人至鑒吾表善
旌義之誠也

與儒學三先生

某編管輪克甲首春初欲卽營辦輪納軍需戶有二弟
人事參差月終鳩斂稍得就緒又值老母病劇一月十
一日不幸傾棄治喪營塋假以支吾所謂自刃在目不
恤流矢者也塋事甫畢一病幾危少間小兒又病因墮
仁峰文集 卷之六 書 弘毅堂
公事三月間里胥來喻縣科派俱限三月完官使戶
父母大人將內帑俸資補額注銷訖君宜謝某聞此哀
感之餘無任驚懼竊謂下之於上往役義也上之於下
固有周之之義明公加惠斯文只於管下略示優免於
義至矣盡矣今則槩賜注銷補數出自俸資是溢於義
而越于仁矣在明公有寬身之仁在不肖犯往役之義
旦夕憂惶熟思審處未見其可乃疏其義遣小兒力疾
具數上納乞追還俸資於明公養士之恩不肖供上之
義庶幾兩盡而無歉也近者小兒假歸具云明公所以
加惠之至辭卻之堅兒旣拜而受矣得此益加感懼某

幼聞于父長學于師君子小人之所以分者義與利耳是以古人之於辭受取與一範於義而一毫不敢苟焉某至愚平生所願學而竊附者亦君子也昔蘧伯玉耻獨爲君子明公寧無是心邪第其心過於仁厚自知其可而未遑以已之心度人之心而不知不肖之不可也小兒已拜受再不敢瀆鄙懷終不自安謹布悃忱希三先生引進而致辭焉亦君子愛人以德之義也荒迷中不知倫理言語絮謬統惟亮察

復趙封君

僕迂僻慙愚且幼讀古訓佩格言惟上知愛君下知愛

仁峰文集

卷之六

書

子

弘毅堂

民餘無所知也以故內而權貴勲戚外而豪強奸宄一切蠹政害民者必濫嫉而力扞之有如身受其害者亦復不相時之不可而量已力之不能也在貴邑三年而爲奸民猾吏所侮者再其事蓋先生所目擊而心知其愚且執一不回者無他也先生亦嘗以太執見誨予不能從徒心謝而已比者藉庇轉判順天立朝未滿一月緬觀蠹政之大害民之濫有非一州一邑之可比一朝一夕之所積者迹此不卽更張而易治之僕恐國事日非雖有智者莫能善其後矣然而大臣不言其非科道不救其失內外交私上下蒙蔽方以保安祿位沉涵富

貴爲得計孰肯愛君憂國哉僕官不踰六品職不過清軍而顧歎然揀蛇頭履虎尾授一身之命而欲博九重之知者亦何求哉不過迂僻慙愚之甚知愛君知爲民餘無所知而已狂妄之罪知不可逃伏遇天子聖明不加顯戮則又幸出望外尋以老母在堂移疾告歸少盡侍養之忱抑豈得已哉蓋進無所遇退行已志而已伏承手書獎譽過情適增吾愧先生高年遠膺祿養僕年力向衰且以老母之故江湖之念已索然矣再會無期回憶江心曩日之遊已成塵迹傷今感昔臨楮怡然惟戒示子孫使他日與雲仍輩之在宦途者爲世講耳

仁峰文集

卷之六

書

三

弘毅堂

伏惟亮昭不宣

復李少師

某一竅不通百愚自守平生篤信古人所謂天下之事惟宰相得行之諫官得言之自古英君能成一代之治而享有萬世之名者胥此而已嘗觀後世權奸用事臺諫不言宰相不行先不能謹之于始後不能救之于終往往債事無以成英君之名答天下之望心竊耻之故草茅之士不識忌諱一旦立朝卽欲張口言天下事其不揆分量冒昧出位無狀亦甚矣然當時亦只濫憤衆人不言故冒死言之所恃者又以二三執事先生之在

台位者皆正人受顧命之託而德望力量又足以勝之意謂或者芻蕘之言萬一有可采焉則大人賢相其所以包荒審處幹旋之必有其道而奸弊可除大事可濟而天下立見太平矣不謂後來臺諫諸君接踵遽起遂累正人疎斥釀成劉孽之禍伊誰責歟然當時權奸忌憚朝廷倚毗天下仰望者先生一人而已某竊替自晦屏息山間先生位益尊分益嚴不敢通問于左右者五年矣斗山之仰如一日也去冬始得拜領庚午冬所賜順天試錄封識宛然如瞻台範踈遠賤士何當齒錄銘感而已某少時諸事皆學獨未學詩井不學詩也不學

仁峰文集

卷之六

書

五

弘毅堂

所謂唐詩也所以不學者以為詩本性情又聞程子之說似不必學又見古人詩法之難心復憚學且山郡乏詩人亦無所從學也應求遺興間亦不廢率矢口而成耳及造門下聞先生之教始悟欲為律須類唐欲為選須似晉魏不類不若不為也邇來林下取先生所教所謂嚴冷浪所著詩法讀之復摹倣制作似有所得然不敢以自是也謹用別楮錄去春與八首上求印正伏惟不拒不屑而終教之幸甚

與湘甥

吾兄弟凡四人獨汝母為父母所鍾愛禮云父母之所

愛者亦愛之所以推廣孝之道也吾父母無及矣幸所愛者猶存亦如見父母也二弟頗過且念汝母蚤罹孤寡今汝兄弟雖若成立亦未見有所餘饒爾兄又旅食于外屢以甥婦見屬量吾力顧盼有所不及惟挈汝母相隨凡吾之所日用飲食服御悉可推與之同在我無顧盼之勞汝母得安閑之樂甥婦免上膳之累汝兄釋內顧之憂而汝亦得以從容肆力於學業也豈非傳所謂一舉而衆善并邪汝母每以不能久處為辭蓋未解吾此意也今鳩真已死早晚獨居又難為然歎汝母命之伶薄以至此極一雙婢尚不能消受矧其他邪汝

仁峰文集

卷之六

書

五

弘毅堂

與群從論拆塌

居第之左水口攸出舊剏石橋一座石塌一所重屋三間號北關樓俱取關鎖之義皆弘治初吾家全盛之時所為實父伯一代之成勞也今也被二三十子弟一夜拆毀三去其一不知其故詢諸長者咸曰不知得諸芻蕘小人胥云吾家由建此三業之後有傷風水家不迫初今去其一而欲併去其二也始聞之大駭既而歎惜終

可發一笑而重自傷也詩云維桑與梓必恭必敬止桑梓
二木耳古人以爲父母所植故恭敬之所以崇孝愛之
心盡爲人子之道而繼承其業也况祖父之成勞而貽
謀之遠者子孫不知保守而一旦驟之而無所顧忌此
卒聞之而大可駭也三業之成所費不下百金百金中
人數家之產也必盡瘁之淡可歎息語云死生有命富
貴在天言人不可強求未聞由風水而可致也大學之
言曰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此又言修爲之在人即
孟子所謂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亦未聞從事於風水
也子退休家食十年每以子群從兄弟立心行已有愧
仁孝文集 卷之六 書 弘毅堂

理乎及其不得反倡爲謬悠無稽之說曰家不迫初風
水害之也先無石塢無石橋無北關樓此先代所以興
隆也今悉去之則可復矣盡相與毀之毀之必自易者
始塢一夜之力也乃毀之明日毀橋又明日毀樓乃爲
快也某愚以爲家之興替有數存焉而風水臧否亦係
於數橋塢與樓實不預也予家里第先隴改失故常大
爲陰陽家所忌者三尺童子皆能言之衆人獨不聞乎
或倡言之靡靡無一應者休咎之至或此之故舍此不
圖乃反加罪于塢是舍北門之盜而致咎于抱關之吏
者也外人之貽害伸之如此之怯祖父之成勞隱之如
此之勇其不大可笑乎詢諸長者悉曰不知使知而故
縱之同爲不智使誠不知而一家之政出于二三孺子
之手其事又可知矣豈不重自傷乎然迹其實無不知
也所不知者獨某耳所以不使預知者得非以權楔石
砌失隄互而難之乎此又見之小者也使果有所妨則
雖權楔亦可移置而况塢乎利已損人吾不爲也然某
老矣營首丘于石巖以須盡無志人間事亦久矣而塢
之存亡亦無預于已而顧喙喙言之而不已者重以先
人之業目擊其成不忍見其壞爾且又抱橋與樓之憂
故不得已爲此說以貽群從昆弟請試思而裁之然某

所謂當有晦吝者亦據目前人事而逆料於後耳若此特昆弟子姪俱守前人成業苟飽煥較之他族頗飾外觀差役繁重世使之然商賈巷貴鄉中尤有甚者又未有橫來之禍無妄之災也但當強於爲善以圖奮發而已矣亦不宜遽自菲薄妄見異議倒行逆施有類猖狂啟鄰里窺伺之心來小人譏佞之口所係不小也此某所以不惜傾悉老腸爲後生子姪輩一論幸勿以爲醉語狂談虛心以聽省已以行乃吾門後代之福祖宗前代之光也

汪仁峰先生文集卷之七

序

儒志編序

士有起于鄒魯不傳之後濂洛未倡之先卓有所知而能自立於世者其豪傑之士矣乎道之在天下未嘗亡而託於人者不能不墜是故因人而覺者易先民而知者難昔韓退之著原道而謂軻死不得其傳程子謂其非卓然見其所傳者語不及此而以豪傑之士稱之然退之不過因文以致道力求所未至而有所得焉者也矧能真見天人性命之理入道勝復之功措之言語文字之間乎正精實先得周子易通之近似如永嘉先哲王氏景山者不謂之豪傑之士可乎景山舉進士以所如者不合退與其徒講明理學所著僅存者此編猶復闕略失次司教清源諸葛文敏參諸王氏譜牒中手自校正間以示余余謂自孟軻氏之說不行儒者之言大勢凡三變戰國之時秦漢之間若孫吳蘇張范蔡荀列之徒韓李陸賈劉班下至嚴安徐樂之輩不求知道養德以克其內惟務騁辭銜術以競乎外君子羞之然猶皆必先有其實而後託之於言也再變而至宋玉相如王褒楊雄之流則一以浮華爲尚沿及隋唐愈衰愈下

徒託空言而無實矣三變而韓愈氏宋歐陽氏先後相望號于一世儒者宗之其言不爲無見但未免以文章明道裂爲兩物卒不能復乎古也五星聚奎文運天作周濂溪者出建圖著書闡發幽秘卽斯人日用常行之際示學者窮理盡性之歸上接洙泗下啟伊洛孟氏之後一人而已景山前此而起無所觀望倚藉而能不以近代儒宗之所習者爲師超然心領神會於千載之上言皆治國修身之要見匪扣盤捫燭之爲如斯人者豈易得哉其言曰孟子以來道學不明吾欲述克舜之道論文武之治杜淫邪之路闢皇極之門非有所見而能

仁學文集

卷之七

序

二

弘毅堂

爲是言哉所恨在門無高弟不能使其說行於當時復歷於程朱之書遂不顯於後世而亂嗣之賢者又不知珍守其說于家卒致舛訛晦蝕幾失其真撫卷之餘豈勝感歎某顧何人而足爲公輕重哉竊祿是邦表章乃職故不敢不竭此心敬序諸首綬梓以傳而自不知其爲固陋也

帝祖萬年金鑑錄序

治天下以道而天下治不以道治天下而言治者苟而已自古堯舜禹湯文武及我太祖太宗以道治天下者也兩漢而下至宋元以智力把持天下者也智力把持

天下者其於人革面而不能格心其於世小康而不能大治其於國祚也天促而不能悠久非苟而何惟帝王惟祖宗之治本於道道則具于人心而上原於天者也心存則道存天不變道亦不變繼體之君守成之主苟能敬守而不失則教化行人民育世道隆國祚久雖一世二世以至千萬世可行而凡有天下者所當龜鑑也雖然道固不變而法則行之久不能無弊於是輔世長民其厭常喜新鑒智自私者往往摘其弊以爲祖宗之法不善矣肆更張於其間然後去道日遠人心日離國因以斃者前後相望可勝歎哉故臣愚過不自量歷考

仁學文集

卷之七

序

三

弘毅堂

前古帝王暨我祖宗全盛之時謹采其所以爲治之大要萃爲一編名曰金鑑錄以爲聖天子獻其諸三代而下若漢高祖唐太宗宋太祖仁宗爲治非無一善之可取一德之可師然其心不純乎道非所以望吾君也乃稽首頓首僭序其首曰所謂道者人所共由之路事所當爲之理盈天地亘古今之所不能違而毫髮須臾之不可離者也然高不可抗卑不可踰行焉不著習焉不察賢知者視以爲易而過之愚不肖者視以爲難而不及焉是以中世爲治者莫不各隨其知慮之所到才力之所能制爲法度見於施爲因陋就簡而上不聞大道

之要修剝補隙而下不被至治之澤臣曰苟焉而已者此也惟聖人擇之精守之固建其有極與民由之民則日出夕息含哺鼓腹以安其生不知帝力之何有此帝王祖宗之治所以爲大而後世之所當鑑也然天下以道而治道以人而行是故堯行其道而治矣知不行於丹朱也舉舜而行之舜行其道而治矣知不行於商均也舉禹而行之堯舜之所重者道而不在天下至禹傳子而後世遂沿爲久計孟子曰天與賢天與子理固然也然承之以道則天亦弗與也然則爲子孫者可不以祖宗爲鑒哉且以三代言之夏傳至桀不鑒于禹而

仁孝文集

卷之七

序

四

弘毅堂

湯放之殷傳至紂不鑒于湯而武王伐之周傳至幽不鑒于文武而秦滅之其中若太康孔甲雍已武乙穆厲不鑒而中微若少康大戊武丁周宣克鑒而中興此臣金鑑錄之所由作也大抵人君賢否之趣世道治亂之源國祚存亡之機其肇有二焉人心道心而已曰聖德曰正學曰敬天曰勤民曰戒慾曰崇儒曰用賢曰節儉原于性命之正者道心也賢君務之曰暴虐曰剛愎曰凶傲曰遊畋曰淫逸曰奢侈曰沉湎生于形氣之私者人心也昏君樂之出于此則入于彼矣彼昏庸之君非不欲長保富貴久延國祚而傳之子孫也惟其有欲并

其所大欲者亡之賢君無欲故能全其所大欲是故無所欲而治有所欲而亂無所欲而興有所欲而亡有若數計燭照炳然而不可易者夫堯之授舜舜之授禹丁寧告戒不過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亦惟謹此二者而已然則嗣服之主撫有盈成之運可不深以爲鑒決去人欲之危遷就天理之安長保天子之貴四海之富而壽丕基熙洪號于無窮也哉此臣愚以爲帝王之道祖宗之法非止一世二世雖千萬世而必可行聖子神孫繼繼繩繩所當必鑑而不可失故敬名之曰帝祖萬年金鑑錄帝王祖宗而稱帝祖者倣

仁孝文集

卷之七

序

五

弘毅堂

魯史具四時而目之春秋者省文也敬惟此編臣所陳者天德之體也未及王道之用出治之源也未及施爲之方豈敢故冒有體無用敦本遺末之戒哉竊以人君之所當務而急者如此而已聞之孟軻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間也惟六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臣雖愚敢以爲法

浙江鄉試錄序

弘治戊午適維賓興天下士浙鉅藩人材滋盛將試必先嚴汰于有司而取什一焉時提學僉事李某以內艱

去監司各以其地領其事益虔是故某郡某郡則副使
某某郡某郡則僉事某也夫地維所轄則巡歷久而臧
否明業有所分則用力專而甄別當雋才得焉相與疏
其名于巡按監察御史張某御史臨場覆汰去什之一
而選益精矣先是御史協謀於藩臬二司長走弊書聘
儒紳以司校閱而某濫備員中時綱維贊相則某某提
督試事則某某綜理外政則某某與凡百執事皆擇人
以克敬慎將事而防範嚴密舉度詳明御史用心無以
踰也仍舊制鎖院命題凡三試之遵解額取若干人錄
其名刻其文之達於理昌於辭紆於氣者用獻于上傳
仁峰文集 卷之七 序 弘毅堂

唐豈區區偏安者比浙邇京師聲華先被禮樂漸漬一
百三十年而首佐我高皇開國成務文學贊畫之臣且
多其產流風餘韻足裕後人故今職論思宅端揆司風
紀當柄極一時之選而四方之士未能或之先者又豈
偶然哉爾諸生生長是邦乘時之盛膺薦而出試春官
對大廷由是而躋膺仕可期矣其亦思所以樹立于世
也哉書生之常談語道德則必稱孔孟鄙夸惠伊尹而
不居語相業則必稱稷契陋韓范富歐而不為語忠諫
則曰信而後諫謂龍逢之蒙戮為不知明哲保身語獻
納則曰必先固結其君相譏賈誼之見斥為不善用其
仁峰文集 卷之七 序 弘毅堂

才其立論固善矣其所自為則吾不知也自讀舜禹典
謨卽知二帝三王之業自觀程朱遺書卽識性命道德
之文苟不求見諸行事而徒空言之是誇則三尺童子
習知章句者咸能言之豈惟諸生邪人固有所不為也
而後可以有為欲有所為者當自伊尹夸惠諸子用力
始可也不然聖人之域豈後生小子一覽所可至而孔
子以魯男子為善學柳下惠者豈欺我哉若平居議論
徒以君子守身之常法自諉臨事緩急不知以古人致
身之大義自効遷廢好爵無益於時不顧清議取容于
世與夫鑒智小才虛豪謬妄矜已之能僨人之事而不

自知以爲非者寧不上負天子下負所學也邪其作山川之羞亦厘主司薦舉者之憂

新安師友文集序

元季國初之間某嘗自謂吾郡典章文物之盛理學相傳之真在他郡或未之過也定宇陳先生櫟道川倪先生士毅風林朱先生升東山趙先生沅禮侍朱先生同平仲范先生準之在休雲峰胡先生炳文黟南程先生文蓉峰汪先生嚴之在婺與夫師山鄭先生玉之在歙環谷汪先生克寬之在祁其遜也始以朱子之鄉觀望而起能自得師於是鄉邑之中師友淵源英才輩出而

左擊文集

卷之七

序

八

弘毅堂

其所以爲學皆務淑諸身心尊乎德性言必有裨于聖訓行必取法於古人故修辭制行如諸先生者如渾金美玉有一亦自足以貴重於世矧其多乎矧下此或出自型模鑄範之餘或得之相觀私淑之懿者不可勝數乎是故文盛一郡遠餘百年在當時有東南鄒魯之稱朱子世嫡之號信不誣也嗟夫膏沃者光暉實大者聲弘固其理也竊嘗疑之定宇雲峰之於許文正吳文正縣南東山之於虞文靖揭文安朱潛溪諸公並出一時迹其造詣克積彷彿相當觀其自相許與標榜未見優劣竊謂精微縝密殆若過之膏實同而聲光異者得非

地有通僻時有顯晦天下之人得之聲光之末者固未暇考其膏與實歟某於是重有感焉而爲諸先生之不幸也然諸先生皆見內之重而先立其大者其於幸不幸何恤焉以川范生尚敬者年少而好學以其先平仲公所有其師友黟南東山風林蓉峰禮侍與夫斷事程某及其自制文集若干卷求校以傳宗弟節之又以所藏定宇師山詞翰來會通爲若干卷噫是固諸先生咳唾之餘糟粕之棄耳曷足以傳諸先生哉雖然後之人尚友以考其文因文以覈其實卽其實而反諸身庶幾前輩風流宛然在目亦未必不自其所傳之末者因得左擊文集

卷之七

序

九

弘毅堂

鹿城書院集後序

道學之在天下不可一日無貴有其實非善其名也實出于大同名生于自異名之盛者實之衰也何取于世哉古昔盛時帝王繼作人皆秉率民焚祇順帝則熙熙皞皞囿于隆化之中初未聞所謂道學者粵自周公沒而王澤衰孟軻死而微言絕寥寥千載而後程朱者出得古不傳之緒又得楊謝蔡黃之輩相與爲徒講明于世世之人安常習陋乍見而卒聞之駭以爲異譏笑訾

瞽目爲道學甚至錮之以碑禁之爲僞嫉之愈甚而其
善愈彰於是道學之名始顯于天下矣噫所謂道卽周
公之道學卽孟子之學也豈其術不神而其用不利于
世哉亦氣運所關斯道之行有所俟也明德隆興尊信
正學不得其人而寵異之乃崇德報功以彰其道是故
儒先桑梓多有專祠文教誕敷放乎四海然或容有未
舉得非承宣者不考之過而亦有俟於人歟吾郡守吉
水鄧侯來守溫之明年一日召某庭下論之曰稽之載
籍溫之先民從事理學而游二程朱張之門者凡二十
有三人一時英材之盛他郡或未之過也觀其所言之
仁學文集 卷之七 序 弘毅堂
肯皆足以翼聖人之教輔生民之極有功于世廟食茲
土者或未之先也豈可使之泯而無聞也哉某竊有見
于茲旣得命不遑寧處卽日相得城中隙地一區以白
于侯侯復諏于僚采二守新城李君通守陝右劉君節
推川北何君議以克合乃移申請于巡按侍御湖南陳
公憲副提學姑蘇趙公兵備三山林公諸公皆以正學
匡濟于世者僉俞其議爲立祠焉復構齋堂以居學者
旣成扁曰鹿城書院侯復輯其傳誌履歷之實與夫在
門論答之辭萃爲一編以傳于世命某序其末簡於戲
某知之矣世自道學不明君相以智力把持天下牧民

者能更尚擊搏經生多迂踈甚者染指功名魚肉民命
人欲熾而天理滅矣吾侯侯生聖明之時仕賢者之鄉敦
尚純朴以率邦民慮莫適從也於是因人心之所尚當
代之所崇生于其鄉者尊敬而表章之于以激其仰止
之思俾之學有所持循德有所興起泯道學之名而成
道化之實者乃吾侯之意也又得內外臺憲諸公爲之
綱維協贊以成事機之會不偶然也某不敏何能爲役
惟悼聖賢之道不遇於當時喜其復昌于今日又樂得
君之聖諸公與侯之賢而事之仰知正淑人心有司之
事宜不在六事之後也故勉周旋從事亦以上贊聖
仁學文集 卷之七 序 弘毅堂
天子數文之治萬一云
雲津書院詩序
予備邑永嘉聞麗水博士劉君中和之賢於少宗伯謝
公鳴治提學趙公栗夫二公者學行推重于時慎許可
予聞之益信予性迂僻僣遷惟聞人賢卽心好而慕之
劉君亦樂善納交天下之士如白沙陳公公甫者不遠
數千里必一參焉不肖如某亦屢承存問於是予於劉
君雖未獲識面而神交也已久矣今年秋中和尋南懷
古直趨青田莫誠意伯尋謁文信公祠至溫乃出其先
有所謂雲津書院詩卷示予且俾序其首予問閱之記

乃宋進士曾歷所撰而題詠類多當時名公之筆於此益驗中和之賢又知中和之賢其所自出也遠矣予獨怪夫作者多以雲津協龍洲之名掇科符狀元之議以爲中和譽者不知其先逢原君之作書院也其志果但取足於子孫讀書爲文辭取青紫而已邪書院之名古未有也昔李公擇讀書廬山五老峰下人但謂之山房焉自廉洛學興四方之士相從者衆於是上元嶽麓白鹿紫陽隨地有居而書院之名斯爲盛矣然所講者學所學者道道載於六經不能無書而不事下訓詁道發而爲言不能無文而不尚乎葩藻道貴致用於世不能

仁峰文集

卷之十

序

十三

弘毅堂

不仕而不倖於進取也其所攻也有其目曰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其所造也有其方曰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淺資之淺則取之左右逢其原其所入也有其要曰求其放心而已矣而其爲用則心正而身修身修而家齊家齊而國治國治而天下平至於位天地育萬物率此道而已其始也起於存省念慮之微其終也馴而至於聖神功化之大予聞古人之學專用心於內而書院爲之基也矣未聞其有外襲其名而中徵其利者焉雲津之在當時蓋相望而起者也苟徒據地之奇應圖之識借古人爲

學之具以爲後人掇科之資則其爲書院也亦末矣是豈逢原君所望於後人也哉又豈中和今日之所以自待也哉中和之從白沙游則其聞于此也固熟矣予猶不免喋喋于此者亦切切惻惻少盡朋友麗澤之義而且塞中和之請用冠群玉云

雲峰文集序

雲峰胡先生纂疏經書闡明理學時儒稱其有功朱子者固已家傳而人誦矣纂疏之外別有論著應酬所謂文集者二十卷兵火之餘所有無幾七世孫用光暨其子郡博德淵後先蒐輯得百首并附家乘紀述有關於

仁峰文集

卷之七

序

十三

弘毅堂

先生者萃爲一編今都憲墨水藍公文秀之宰發也已梓行矣未幾燬燬遊宦四方厥子璉復加訪拾得四十餘篇求校於學士篁墩程公克勤奉以質于邑宰慈溪羅君君重刻諸梓璉戒子姻鄉進士余璉走仁峰山中請其序其末簡罄且曰集中所載山長余元啟者子七世祖也緬想當時吾鄉師友淵源之盛號稱小鄒魯愧我後人不可企及子嚮衛正學者宜不靳於一言某親說者皆謂先生之學見諸經書纂述乃其大者遂以此集爲文辭之末而落第二義某竊以爲不然嗚呼經生文人一而二二而一者也不交其神不會其心徒求先

生於文辭之間固失之矣抑豈求諸傳註所能得乎苟
交其神會其心隻字片言斯可矣又奚必傳註之紛紛
乎某不肖竊嘗僭求先生之心得於拜岳鄂王墓詩之
兩言曰有公無此日再拜淚交頤以爲先生平生所學
之大槩行已之大節心術之微者偶於此焉洩之而不
自覺而某覺焉雖起先生於九泉而而質之宜無辭焉
也矣不然此日也何日所謂淚交頤者何事哉慨夫胡
元以夸狄據中國以鹿聚瀆人倫九法敷而三綱淪人
欲熾而天理滅正所謂天不欲覆地不欲栽兩曜不欲
凝萬物不欲生之時也先生不幸生當其時將何之哉
仁孝文集 卷之七 序 弘毅堂

易曰天地閉賢人隱先生淩遂于易者故括囊於家肆
力於程朱之學而餘言緒論復載此篇先生豈得已哉
先生豈不欲其道之行澤被生民功施後世也哉此其
淚所以自不覺其交頤也然則千載之下知先生者以
爲夸齊之在周嚴光之在漢二聖一賢初無繁疏也無
文辭也夫何損不知先生者辟之漢之肅融唐之許櫟
訓詁雖勤文藻雖工奚取哉用是上求濂洛考亭諸儒
傳派之真授受之的蓋亦有在而所謂風月無邊展也
大成瑞日祥雲泰山喬嶽者亦不徒恃紙上之糟粕而
已某於勝國得兩人焉先生容城靜修劉先生而當時

稱號大儒從祀廟庭者不與焉亦惟其大者耳某後生
末學何敢上窺前哲謹瀝一念之愚用以贅先生文集
之末以俟後之君子取正焉而竟亦自不知其狂矣也
若夫德淵以家學起鄉科宰鉅邑厭催科案牘之煩巧
調今職欲以壽先生之學於方來璉少年而能繼志述
事有光先人是皆不愧於人後者可書用并書之

葉氏續系世譜序

姓氏之有譜牒所以疏本源厚宗族明真謬之辨別親
疎之殺統緒之所繇傳繼述之所繇據其有裨于人道
而關於世教也大矣是以古昔聖神相繼爲治別生分
仁孝文集 卷之七 序 弘毅堂

類則有姓氏之書莫世系叙昭穆則有本世之錄而小
史之官所由設也漢司馬氏稽歷譜系誤以成書帝有
紀諸侯有世卿以下有傳支有系代有表而譜書之源
所由會也自是漢有姓氏官譜唐有載志錄考千載相
承後先焜耀諸牒之書莫此爲盛奈何降及五季譜學
遂微而後世子孫能言其祖者鮮矣蓋嘗攷之唐以姓
氏用人品第世望其流至于誇負閭閻增價賣婚宋惟
文學取士不詢世胄其流至於寒賤崛起衣冠莫辨一
驟二徐過猶不及也洪惟我朝掄才登仕重在通經而
門第在所不廢故選士必表其三代名氏驗所從來錮

優娼隸卒之家嚴所選別良法美意彷彿虞周損過就中遠軼唐宋甚矣生斯世爲斯民者譜學之書不可以不講也已酉冬予領鄉薦歸館葉君志道志道問出其世譜示予且以世久渙逸不續是懼予時方北行不暇考閱惟授以經畫而獎掖焉庚戌見檣於春官辛亥復過其家志道手書一帙語予曰此子獎掖予所續續之書也聊以成篇願加校訂序其首予問其譜其先沈子高食采於葉因著姓而爲葉猶晉之士大夫食采於晉陽而後世子孫遂著姓爲楊者也葉之先不可考至漢太尉尤始肇于譜越七世望建安間渡江而南支分派

仁孝文集

卷之七

序

七

弘毅堂

具載不廢俟統會也獻達垂名隱顯必錄示獎勸也題詠有詩紀作有文哀述有誄誌墓有銘錄次末簡耶芳烈也志道此編其用心可謂勤矣其秉筆可謂精矣嗚呼自封建之法亡而天下無世家自宗子之法廢而天下無望族苟不籍諸譜牒以屬族人則世易而支分支分則服盡服盡則情疎情疎則混然相處不殊塗人甚以富貴相軋變詐相高勢力相角視宗族爲秦越以骨肉爲仇讐各雖爲人實無以異于禽獸矣噫志道此編其可闕歟爲人子若孫者必從事于此編然後能尊祖尊祖然後能敬宗敬宗然後能睦族睦族然後能厚倫理厚倫理然後能爲人能爲人然後無愧天地之所賦無忝父母之所生無負君師之所治教也志道此編其可闕歟吾故爲志道志於篇端俾志道世子孫玩索于茲常思所以自警非直誇世胃矜門望而已

仁孝文集

卷之七

序

七

弘毅堂

休寧吳氏族譜序

後世之不逮古也尚矣古人之所汲汲者今人皆棄之而不爲古人之所不屑爲者今人汲汲爲之惟恐後告人性之異如此哉教化不明廉恥道喪知欲而不知禮知利而不知義故也一日不再食則餓終歲不製衣則寒衣食若切於人身而人之所以汲汲者似未爲過也

古人則曰君子謀道不謀食以禮食則不得食禮娶則不得妻禮義不便於欲而人之所以棄去者亦未爲異也古人則曰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誠以衣食不足而死於禮義者無幾不知禮義則父子兄弟之道熄而淪于禽獸人類滅矣相去豈不懸絕也哉是以巖穴之士惇禮明義不得行其志于天下必以身示則惟其族人聯其宗屬以爲一家之政以淑一鄉此譜牒之法所以修也如吾邑鴈塘吳君惟紀來儀其人焉二君修身慎行凡禮義之所在咸奮力爲之而無計較之私如置社田以備祭享贖墓田以贖墳塋以至塋場塾路築亭

仁壽文集 卷之七 序 弘毅堂

苟可以利濟人者倒囊應之無所繫悵一旦二君相與坐于庭召子姓論曰燔已刑之足骨燼而色不變灼艾于肢則齟齬以呻均之肢體而效異者離與屬使然也吾族自回公遷新安不知幾千萬趾矣遇于塗不知其名列于坐不知其序於利所在則爭奪而交訟矣無他辟若肢體離而不屬耳殊不知以吾祖宗視之則一人之分也豈可使其離而不屬哉屬族莫良於譜牒誠能修譜牒以聯族人立宗子以統其政謁始遷之墓以繫其思隆親親之禮以養其恩則一族之化行而俗美矣次勉之哉未幾來儀卒伯子璿璣謀諸惟紀慨成先志

而蒐訪校輯則族子鐸與有力焉既成繡梓間戒塾師漢川子宗人尚龍走仁峰山中丐予一言予閱江南吳氏之譜多矣未有不祖泰伯而派出延陵者泰伯之行有仲雍吳季札同出兄弟四人旁支庶產不知其幾他譜不傳而傳泰伯季札者得非以其讓天下辭國至德賢行爲宣聖所稱於魯論春秋者昭如日月宜其亂嗣之昌而人樂祖之歟考二君之在當時不有天子之貴而自晦於夸不有千乘之富而甘守一介困苦亦甚矣榮名被于後世歷二千五百餘年如一日然近代若秦相國賈平章富貴聲勢烜赫一時沒不旋踵而後世子孫有恥言其先而不拜其墓者其人之賢不肖人心是非之公好惡之正上通于天不可泯滅也有如是夫然則古人之所爲與夫今人之所汲汲者臧否利害若數一二辨黑白燎然易見而世俗所趨終不能變乎古者豈非其愧恥之心不足以勝其貪欲之心乎撫卷之餘豈勝感慨於是知是編也可喜之中而有可懼者寓焉吳氏子孫世世能心惟紀來儀璿璣譜族之心而上探泰伯季札流慶之緒反當世之習而汲汲以學古人則是譜之傳無有窮艾可喜也矣反是則子孫有不認其祖者譜足恃乎豈不可懼也哉

仁壽文集 卷之七 序 弘毅堂

南山新竹詩序

南山者少詹學士篁墩先生之先塋在焉塋之側有廬廬之背有竹皆先生居先襄毅公憂戚時所葺治也先生棄官歸屏謝世故益將終隱於此加闢焉杜門著述其中日以理學爲事間與此君同瀟灑寄傲南山之下呼園丁剔枯治蕪疏濶燥順其性而導之時簣簣新出遶砌林立縱橫交加猗然可愛某嘗祇謁其廬先生指曰是一時所茁長也方筍間予以杖度之凡晝夜之所息可以二尺計化工生物之神植物感化之速有如是夫矧其托主於我免斧斤牛羊之患方今頭角嶄仁學文集 卷之七 序 弘毅堂

然節幹已具近可以供清玩遠可以保歲寒人物之間可謂兩得矣子能爲我一詠之否乎某強顏不辭駿逸時發僭題一律竊以自况復以未曲盡其風調繼之以選應而和之者凡若干篇未有叙其首者先生復以喻某某惟竹植物也中虛而外圓節徑而體直其性可以耐歲寒其材可以叶音律裁翰簡用之虛心以殉乎時舍之直節不渝于已此竹之能有類于人之賢者也先生賦聰敏虛明之性抱堅彊剛介之節負博洽通敏之才行則敷所學於經帷止則拾餘緒於斷簡此先生之能而賢於人者也自古通儒全才出處大節在人所難

而先生能之人莫與京而物象之吾知其觸于耳目之間會于心神之妙飄然有高世出群之思舉天下之物無足動於中者神怡心暢時聞清風曼玉鏗鏘宇宙間主人方抱膝長吟擊節而歌與之相應答不知天下復有何樂可以加于此也雖然先生器重於朝望冷於野春秋鼎盛精力堅強豈宜遽與此君訂歲寒之約於林下朝命日臨曹裝之促蓋有不得辭焉而碧山之岩終非張君之所久處也

琴書遺訓詩序

琴聖人之聲也書聖人之言也舜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仁學文集 卷之七 序 弘毅堂

之詩以詩儷琴而未以書文王作拘幽周公作越裳尹伯奇作履霜孔子作猗蘭曾子作踐形皆樂乎琴者也亦未嘗以書對言也至晉陶淵明作歸去來辭有曰樂琴書以消憂始以書儷琴宋歐陽文忠公號六一居士而琴與書亦預焉於是後世好修之士多以琴書自適而忘世之所謂勢利者亦可考其識趣之正矣子邑東五里曰萬安有何君良瑛者孟剛公之季子也公佐其甫用華公立家拓業雄阜一鄉能淡藏謹飭循循如儒者平居琴一張書數卷或雅志江湖間亦挈以自隨縉紳與公爲友者遂以樂琴書爲號而又爭侈賦詠以美

之盈絀累帙至于今存焉公卒時良瑛甫八歲既長痛
蚤失所怙無從承教而見所樂琴書者亦如見其親焉
宛然遺音之在耳手澤之在目也從而鼓操焉讀誦焉
兢兢佩服若將終身唯恐遺響之或絕而手澤之或亡
也乃扁其藏修之所曰琴書遺訓音泣以告吾宗人巨
源曰孤不天切無所承教而幸吾親平生所樂者琴與
書無恙是亦吾親之遺訓也不肖孤不克負荷恐復殞
墜願吾子爲不朽計巨源以之屬於子子辭不敢當亦
既三年矣巨源三四至求不舍乃爲之言曰良瑛知其
父所樂者佩服以爲訓而不忘可謂不死其親能孝矣
仁孝文集 卷之七 序 弘毅堂

琴書之中有能不朽其親如淵明者良瑛其亦知之乎
何以言之淵明之琴曰但得其中趣何勞絃上聲蓋素
琴耳無徽絃也淵明之書曰汲汲魯中雙彌縫使其淳
蓋非言語讀誦也者聖人之有聲而其妙則貴於無
聲書者聖人之有言而其至則貴於無言書曰上天之
載無聲無臭至矣良瑛欲壽其親而克盡其孝其亦致
力於此焉可也苟舍此不務而徒能鼓父之琴讀父之
書不工不精無益也縱工且精而以其藝登之于朝亦
不過王門之伶人隊中之書筭耳謂之能紹遺訓不朽
其親而爲孝則未也惟良瑛其所自擇焉

恬菴詩序

恬菴者瑞溪處士金君思清構葺以爲養高之所而詩
則縉紳之士聞其風而偉之形於詠歌自邇而遠自微
而顯更倡迭和裒積成帙未有序之者復戒相甥馳幣
丐言於子子按恬安也有退之義焉安有閑之義焉故
曰恬退曰安閑經訓襲稱而稔聞之然人多務取青紫
執牙籌波趨瀾倒困頓於功名富貴之場而嗜退閑者
極少造物之於人不靳於功名富貴而獨靳於退閑是
故自古享富貴功名之利者甚多而獲退閑之樂者倒
指不一二屈是何也天地之間日月星辰之運度四時
寒暑之推遷山川草木之流峙生息機發輪轉無一刻
停焉退閑天地且不可得而況於人乎今思清君厭人
之所多故以少者自處造物不於所濫而以所靳者與
之俾得適意養高優游泮奭於一菴之中所得可謂厚
矣子聞君爲國初侍御公之後蚤孤能自樹立事母能
孝事兄能弟接人有禮與物無譁競而獨不假借於不
義者是蓋有和順有謀猷有節介而不屑爲世俗奔競
齷齪之事者故能嗜閑安而甘恬退也歟雖然君坐菴
中顧名釋義其亦有所思乎古人有謂恬於勢利者吾
知君其免矣苟舍此而恬於嗜欲恬於燕樂恬於安佚

其可哉書曰引養引恬傳者謂欲其引掖斯民於生養安全之也是卽大學所謂新民之極也豈易得邪莊周以恬淡寂寞虛無爲爲天地之平道德之質周之言不爲無見亦以矯當時急進之弊而槩托於虛無焉斯亦過矣是又不可不知也蓋恬之中有美焉有惡焉美者安而順其長惡者過而息其滋二者在君自察而致力焉則天理日明人欲日熄養其全而克其大指其路而要其歸其樹立又有未易言者矣惟是可以寄恬養於不朽也君其勉之母徒以文辭爲子亦好恬者改嘉其志而爲之作序

仁學文集

卷之七

序

古

弘毅堂

江心餞別聯句詩序

皇上踐祚十有二年適天下群牧入覲之期先是溫守貳缺署郡事節判黎侯以職名上旣趣裝而太守文侯至于其行乃率僚案暨二三鄉縉紳饒諸江心之禪寺酒酣相與聯句送之應而和之者分題得若干什裝潢成帙命某叙其事某惟古人有行則歌詩以送之豈惟今然哉崧高烝民已見之三百篇矣一則申伯出封于謝一則樊侯築城于齊而詩則皆尹吉甫所作動累數百言或述其生稟之厚或頌其德業之隆或紀其祖饒地里之詳或羨其車馬扈從之盛而其義一本于勉修

職業盡忠王家而紆君上之憂而已豈事空言但如後世紀行者交相諛譽徒志惜別之情也哉今之守牧卽古之侯伯也申伯樊侯將命而出黎侯述職而歸同一勤王之義也黎侯天常在躬功德在民蓋亦不多讓于古人而儀衛僕御之衆似非輦轂之下臣子所能備者至于祖地之寓江心則又極東南之勝非邵可比且當九月天高氣清之侯又不知昔日申伯樊侯之行之在何時也予想諸公於是別也憑高撫景觸目驚心得無悲歌慘慨而倍增懷抱者乎觀夫風露橫秋萬物將歛懷保之念油然而生觀夫江濤洶湧一瀉東注朝宗之

仁學文集

卷之七

序

五

弘毅堂

義沛然莫禦由是行者懷江湖之念居者負廊廟之憂職業其得不修王事其得不勤庶幾生民自此而安而聖天子當宁之憂于焉而可舒矣然則江心之饒夫豈流連惜別者之比而聯句之詩又惡得視爲送行之具文也哉必使後人世世言詩者視江心之于黎侯亦猶今人視崧高之于申伯烝民之于樊侯文侯諸公亦與吉甫流聲宇宙間是亦必有其道也今人古人豈相避哉某不佞重違侯命用書以冠群玉之首如此云

春江送別詩序

國子生吳君騰霄予里人世姻也幼穎敏從祁門王給

舍克溫授春秋偕同志生康間部策勵進學歛衽席而封識之以示不寢學成里舉於提學今都憲浮梁戴公公閱而奇之卽幫餼廩送應試而名已籍籍動鄉邑縉紳間矣予長騰霄三歲又三年而後入學齒既長才質復薄劣再試再見斥於有司同列慢易不爲禮騰霄累較在首列不予鄙夸而所以與之者益厚此予與騰霄之交有不係於世姻同業之好也已西予先領鄉薦丙辰騰霄以次貢舉於廷而予又偶釋褐聚首京師情好愈篤騰霄旣卒業成均訪予永嘉非昔相契之厚間濶相念之深者不能也予喜其志相與論談晝夜不倦

道民錄序

繼藏有上饒婁公蘭亭司馬公山陰王公大司成安成劉公皆一時之選也衆口交譽如出一辭而今稱國子生者人知有騰霄矣昔唐稱國子生知有何蕃而當代諸公沒世無聞者多矣是則名成於一身而係於人者騰霄無愧焉若夫名成於家國天下而係於天者豈可必哉使騰霄移決科之力求聖賢之道知至的路發必到之機其名又有大於家國天下而所謂後世無疆者其機端在於我況由此而魁大廷躋臚仕如吳會二公者此又我朝之故實也騰霄何有不釋然於懷也哉騰霄行士夫皆有詩贈予遂書此以冠珠玉

竭陰磨暗匿而不知其蔽之深雖有智者莫能善其後
矣予竊病之及拜命永嘉卽欲反其所爲兩稔于茲矣
然而人心不見孚民事不甚集上督責而下猥慢豈民
心惟畏威而不好德直道祇宜于古而不便于今邪雖
然斯民也三代之民也予何忍欺哉欺且不忍而敢以
功名之念而忍魚肉之哉惟以蚤歲所聞于父師之教
而疏其原得于天者著爲條令用以道民民吾同胞而
均受形氣于天者也豈能終悖于理自違乎天以梗吾
之化哉於是謹釁于梓家給一編輔翼其行以上贊聖
明隆平之治於萬一噫爲吾民者其亦幸鑒我心憂民
在峰文集 卷之七 序 弘毅堂

九日登三峰詩序

自古騷人達士觸詠放情於一丘一壑之間者必因山
水之勝時景之美文辭之工賓客又或一時之選也然
後能名於當時可傳於後世如羲之上巳之蘭亭李太
白春夜之桃李園杜牧之九日之齊山桓溫龍山而得
孟嘉聞伯嶼滕王閣之逢王勃而金谷之燕鶴林之賞
無聞焉某乞身林下四年矣始挈群從昆弟子姓之同
志者相與躡三峰之巔尋九日之勝二客從焉斯會也

無瓊筵坐花之富管絃絲竹之繁駝峰翠金之珍流觴
曲水之適與夫嘲詠詠箭之諧譁咸無有焉而眞率儒
雅則過之相與席地而坐少者環列舉盞屬客有樂雍
雍時天高氣清風日晴朗碧崖丹樹清流激湍萬物告
成兩間定位一覽而胃次灑焉有吾與點也意思嗟夫
不知何以得此于我而可以形諸文辭也哉何以信知
得此於我不爲炫妄以欺人也哉然我之所以得此於
天者初不異於點也今得於我者又敢不勉而求自異
於點也哉雖然點之在聖門狂者也狂吾知其不免矣
衆皆有詩某述此而爲之序

在峰文集

卷之七

序

弘毅堂

思親圖詩序

溫州長衛指揮陳侯汝玉以才勇擢都閩浙藩迎養母
太淑人於任復以先隴之在溫者不能移置而竭祭掃
之誠乃命善繪者爲圖以時展閱而繫孝感之思浙中
士夫聞而嘉之相與賦詩以頌其方宣力于君而能不
死其親爲孝介胄之士而能敦俎豆之行爲賢積而成
卷致書千里請其友新安汪某一言以引之某昔客永
嘉三年與汝玉游已久故知汝玉最濫驗其平日事母
之孝奉先之誠處弟之友同僚之睦與夫衛治克修而
軍務嚴肅者而觀之則知汝玉蓋專用心於內而非外

飾者今專藩閫去丘隴不勝惓惓爲圖以繫孝思者實出於中心惻怛之誠非苟焉爲具以希士君子之寵益名而欺當世者比也某惟虞夏商周之世將出於相皆賓興孝友睦婣任恤之人春秋晉作中軍謀元帥於趙衰而卻縠之進實以說禮樂敦詩書之懿自吳起母死不歸殺妻求將樂羊伐中山對使者食其子然後悖倫理急功名之念生自宋襄不鼓不成列而敗亡徐偃不忍鬪其民而走死然後黜仁義尚許力之端啟建牙分閫之徒往往藉口而自墜不孝不慈不仁不義無禮無樂之域而急功名倖富貴掉鞅抵掌甘心迷目死而不仁

仁聲文集 卷之七 序 弘毅堂

悟者豈其生初無天理秉彝之良心哉甚矣邪說之能害人私欲之能滅性如此也殊不知逆倫悖理者不容於聖王之世而宋襄徐偃者亦不善用詩書禮樂之罪也豈真仁義禮樂無濟於兵家之用也哉且古人以孝爲忠而傳以戰陳無勇非孝撫軍以仁使軍以義料敵以智克敵以勇服敵以信古之名將得吾儒之糟粕者猶足以掀閭其事業流播其聲光曄曄至於今烈也又況於周旋乎孝友仁義禮樂之間如吾陳侯汝王者苟得志焉所就豈可量哉是以士君子爲詩以播頌之也汝王之祖某公昔嘗主閫于浙曠失三十餘年而汝王

克復之且購得其舊第卽手澤宛然如見其祖其克家亢宗有如此者亦皆可書用併書以爲珠玉冠

送湖廣陳憲副先生詩序

寧德陳公時安天下士也早以名進士來宰下邑有善政大得民旣三年而被召戒行有日某適應提學侍御戴公錄補員邑庠謁公公忻然卽日遣送出俸數升市綵親組句以贈有曰賦天地性要養成天地規模讀聖賢書須學到聖賢地位某見而愕然曰雖公自謂然以教某者亦淺矣朝夕祇畏恐傷公明學此二十二字餘二十年卒無所得而公則歷秋官副大藩駁歷中外爲國執法爲民造福不侮筦獨不避權貴蓋不愧于是矣不相見者十八年不圖邂逅京師又聆清誨一旦別去不能爲懷僭賦七言近律四首以奉用寫乎情而辭之工拙不暇計也

仁聲文集

卷之七

序

注

弘毅堂

汪仁峰先生文集卷之八

序

柳溪書院集序

書院之名古未有也自夫後世以智力把持天下以法律鉗制人心教化不明學校不備不復可見古昔帝王文明之治於是當時賢而在下位者不能正本朝廷立教天下乃隨所寓築室聚徒講學輔世如白鹿洞嵩陽嶽麓睢陽而書院之名始顯宋自慶曆以後學校之官雖遍天下而晦庵朱子南軒張子俱命世大儒而猶不廢白鹿嶽麓之講者得非以其時學非所學慨欲引之

仁峰文集

卷之八

序

弘毅堂

于正而復諸古邪族先叔耕翁生同其時觀望而起講學於柳塘及門之士號爲柳塘先生其後有養晦者紹翁家學從趙東山朱風林諸先生游築室紫雲溪之上以授徒講學爲事廢將百年矣雲孫尚和謀於厥甫惟則君仰其故址葺爲書院而扁曰柳溪柳溪卽柳唐之別稱昭世業也尚和日與諸子姓討論其中復卽先儒所訂所謂學範學規講義學基學統萃爲一編間携以造仁峰請予一言以示學者予嘗病夫當世儒生承襲朱儒迭作之後理學分析之微如繭絲半毛驟于光天麗日之下一披卷而聖人之道卽了然心目之間矣奈

何經生侈記誦文士競葩藻終身讀其書修其辭老而不知一言爲可用徒假以爲捷祿之資峩冠博帶出於稠輩之中倬倬倬倬然亦曰一代之儒也不幾於侮聖人而欺當世者乎心竊有憂之故嘗承乏永嘉僭師朱張之意作爲書院一區于鹿城將與溫之士卒業焉未幾以先子憂去位今閱此編若與予心有契然者嘉尚和嚮道之專用心之篤又喜吾邑世不乏人而吾宗柳塘之有後也予何言哉予聞學以致乎聖人之道者是道也原于天具于已散於萬物萬事唯聖人能盡之故曰聖人之道聖人往矣其言載於書非空言也皆所

仁峰文集

卷之八

序

二

弘毅堂

已行之迹也學者誦其言考其迹反求於心以合乎天而施於身之所接萬物之理萬事之宜知之無不明處之無不當一以貫之從容中度者是亦聖人而已矣是故聖人盡之我亦能盡之謂之身聖人雖不讀書可也聖人言之我亦能言之謂之口聖人雖善讀書不可也嗟夫人一也學之可以爲聖人不學則入於禽獸學之於人所繫爲甚大如此書院之設可但已哉述其所分則在於理與慾義與利誠與妄二者之間而已一生於形氣之私一原於性命之正循乎正則日進於高明而聖賢同歸徇乎私則日流于汚下而禽獸不異始之相

去爲甚微終之相距爲甚遠學者其可不知所擇也哉然其念慮之間隱微之際非精以察之一以守之則未有不差之毫釐而失之千里者矣然則奈何必也法周子之主靜以觀其幾法程子之持敬以致其力庶幾作聖之階梯入道之門戶予於諸生不能不拳拳焉

章恭毅公年譜後序

方伯章公順德以所撰先恭毅公年譜示某且命序其後某再辭不獲復致書固辭曰先公年譜宮保西涯李公摹寫當時忠義之情狀及所以關國運之大者序之于前郡侯白沙鄧公復采摭我朝褒論之詔賢館閣諸

七
李文集

卷之人

序

三

弘毅堂

公贊論之辭序之于後至矣盡矣凡某所欲言者二公類先言之矣豈容復贅醜惡于其間以爲先公之瀆也哉且李公某所事之師鄧公某乃所轄之吏名分混厠亦所不宜不然俾効雕鏤之微得附賤名于先公年譜之末亦予之所深願者也何敢辭哉方伯公復書曰先人年譜所以欲藉一言者以賢者作宰密邇鄰封表章先烈故知先人履歷之詳與夫心術之微者且潛心翰墨與人爲善何於不肖孤獨見客邪予聞古人在君臣有廢歌之美在師生有相長之益未聞以長幼尊卑爲嫌也賢者其勿固辭某得書以白于侯侯重違方伯公

意輒以命焉予不得辭矣乃拜而言曰某嘗竊議本朝先達如公者蓋知以道養心而有君子之資者歟不然自始至終何以能一忠誠而無間也公自登第爲部郎卽慨然有天下之心時出讜論言國家大事雖不盡見行而志畧無所沮至景泰間易儲一事在廷諸公舉知其非而不敢言御史鍾恭愍公言之而不敢盡公乃吐忠瀝誠抗章而盡言之忤旨下獄連及鍾公考訊逾慘衆皆憂危時有風雨霧霾之警三年英廟復辟簡川言者乃拜公禮部侍郎公受之無喜色無何因忤貴轉徙南都怡然就道無愠色南北一官幾二十餘人情不堪或以言者公笑曰予在獄時欲求爲散吏且不可得今官爲卿佐舉家玉食而尚圖倖進哉傳曰喜怒不形物我無間知有其國而不知有其身其忠盛矣昔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仲尼稱之爲忠然則公之忠豈愧于子文也哉世無仲尼不能顯公之忠于世世之人惟知公忠誠格天風沙之變至于今能言之公爲卿佐六考不調人無言者後生小子遂不可得而知焉是豈善觀人者哉且夫常人之情或能決死生于危迫之際而不免計豐約于宴安之時然則公之誠憤激于前者難而易公之忠裕爲于後者易而難

七
李文集

卷之人

序

四

弘毅堂

苟非真知以道養心而有君子之資者不足與于此也
故某於公始終忠誠之至精察明辨對舉而互言之以
俟後世有如仲尼者復起請以折衷焉

送訓科吳廷英序

自古帝王之治天下設百司執事所以爲民也蓋民生
有慾則必爭爭必訟訟必師師有死之道焉故聖人設
司徒氏以教之司空氏以養之司寇氏以詰之司馬氏
以討之使之循其性搏其欲相生相養以底雍熙而後
已是則踰禮敗度情慾之肆于外者聖人從而治之若
夫情慾之傷于內與夫風氣相感而爲疾疾亦有死之
也

本學文集

卷之八 序

五

弘毅堂

道也聖人惡忍而不治哉故又設醫正以掌其疾病以
五聲五氣五色求察其劇易以九竅九臟參兩其變動
以五味五穀五藥五毒攻其羸而養其不足故當時之
民無夭折之患樂仁壽之天良有以也我朝酌古爲治
置太醫院使判御醫之官外置醫學正典訓科之職醫
藥之政視古尤備官務得人民用利濟今年予邑訓科
缺州司以醫生吳廷英應舉來京廷英祖貴林父仕俊
性敏給通法律善會計爲吏師編籍民數爲一邑區里
之總父子相繼業此數十年而廷英卽仕俊仲子予初
謂廷英亦練達于此未聞其精于醫也間與之坐而叩

之條答應聲如響旣而院使合較各省生十餘人疏其
名于吏部第一給告以歸戒行在途鄉之人在京者駢
馬都尉黃公鏞輩凡二十人咸餞之都門之外予舉盞
告之曰子一旦舍祖父舊業而取此其擇術固善矣其
用心亦勤矣然子之藝豈子今日所能而已哉古人有
以良醫比良相者蓋以相澤民醫濟人而仁同相用人
醫用藥而志同相壽國醫壽人而功同故有志于天下
者曰不爲良相卽爲良醫信不誣也噫嘻醫以匹夫之
賤而上擬天子之宰其名亦榮矣哉國之盛衰係相人
之死生制于醫其責亦重矣哉昔程子曰事親不可以
不孝事君不可以不忠事長不可以不敬事小不可以不
謹

本學文集

卷之八 序

六

弘毅堂

不知醫他日又疏庸醫誤傷人者于朝程子終身不善
罵人職憲臺不事彈劾其寬仁忠厚類如此而嚴毅之
氣獨凜然見于此疏仁人君子之用心固非尋常之所
能測度也廷英歸揭此于堂顧榮名之被而思重責之
歸其始也能不欣欣然而喜其終也得不得慄慄然而懼
乎懼之何如精而已精之何如勤而已書曰業精于勤
荒于嬉廷英宜自勗而自戒哉

江心別意詩序

予知永嘉之明年適吏部三載考閱天下吏汰百司奉
職之不謹者林君與貴以分教與焉林君行必擇步言

不出口蚤承從祖學士澹軒家教學有源委足爲人師
履任甫歲餘人咸惜之而不舍其去欲相與保留而不
可得於是溫之士夫偕仕於溫者於其行送之於江之
心攬登僧寺而酌別焉或者起曰林君位不克其學施
不盡其才素稱謹厚翻以不謹得名予悲林君之不遇
且悼溫人之失師也乃相顧泣下客有起曰何傷哉君
子求在我者而已求諸已而無其實惡足以病林君但
恐賢者冒其名而退不肖者竊其實以進是非泥洳大
道以隱末流之患有不可言者予不悲林君而傷宰物
者之失其度也亦泣下某曰否命也客何悲邪行所當
本峰文集 卷之人 序 七 弘毅堂

之士俛仰左右莫非仇敵飄零悲愴海日禪燈形影相
吊奈之何哉亦曰求仁取義庶幾無愧而已今林君去
此而歸故鄉山水舊所吟眺親戚朋輩舊所交游桑梓
田疇舊所耕耒數載間關羈遲播越一旦脫去而卽故
常青眼高情悠然而契狂吟浩歌互相唱答其樂可想
見矣奚以自外至者爲榮辱而有不釋然于懷也哉林
君聞而喜座客咸以予言爲然遂書以識江心別意

朱氏遺芳集序

吾郡多舊家環溪之朱其一也嘗考其故矣惟能修其
在天者在人者無得而違焉故能世其家也仁義忠信
在天者也富貴利達在人者也家非富貴利達無以臻
非仁義忠信無以延仁義忠信在天也而由乎人富貴
利達在人也而繫乎天惟修其所可致者而召其所不
可致者故家日隆嗣日昌儒書秉禮以承其傳此吾郡
所以多舊家而吾歛朱氏友桐君遺芳集之所由作也
朱自唐茶院府君天祐中帥兵戍婺源因家焉三子俱
仕南唐文獻武畧功德在民而修其得于天者實兆于
此迨其族朱韋齊王瀾文公相繼而作大以克修在天
者垂世立教至於無窮不但淑于其宗而已也又延而
及杏城公彥常止足公希生菊籬公永廸丕顯先德爰

及友桐君尤惇禮尚義其間良士貞媛相沿而起萃在一門而文物聲華愈昌愈熾於是友桐君乃發先世之所藏名卿時彥之所紀述碑銘事狀歌頌詞翰之有關於家乘而裨益于倫理者命其仲子廷申與其季廷安哀而集之名曰遺芳將壽諸梓以詔後世請予爲序予昔與廷申同受經于永州族父而廷安又知我者夫奚辭乃受而讀之其中紀者非一事作者非一人然皆不過卽朱氏克修在天者數而爲文辭而已予不佞何足以言之昔晉韓起聘魯觀書于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武王封國諸侯八百其後史相承

仁孝文集

卷之八

序

弘毅堂

弁獨魯後亡至漢高下魯猶開絃誦之聲苟非以儒書秉禮之舊而能固結人心如此邪是集也所載則仁義忠信之事其文則公卿儒碩之言朱氏子孫能世守而讀之奕奕而不墜則是集也又安知他日不爲宋氏之周禮也哉按誌新安古稱小鄒魯其亦以儒書秉禮之故而宜吾郡多舊家云

遠遊詩序

浙江太平靜齋黃先生蚤以清才積學不偶于時奇秀蘊奇而志不得施往往于詩焉洩之句法清新韻格高古人爭傳誦達于京師時學士篁墩程公今閣老西涯

季公之在翰林見而嘉之二公者文名一時慎許可於是先生雖未仕而名籍籍動縉紳矣及授博士分教休庠而篁墩公適退休于家與先生游爲詩友既秩滿當奏遷先生歎曰九年訓迪勤苦庶可以上答作養之萬一矣能以升斗祿久鬱鬱執一經馳逐於人後哉遂飄然棄去放情台鴈山水間幾十年矣一旦念舊遊之地昔限官守而不得窮其勝者乃自雷峰窺海門入赤城尋天台出剡溪道會稽渡江涉南北高峰遊西湖登鳳凰山過桐江嚴灘上流歷七十二灘入懸山間練屏覽松蘿玉几之勝沿五老峰越祁山弔先處士竹山翁于

仁孝文集

卷之八

序

十

弘毅堂

仁峰之下還舍歛萬山謁紫陽書院由壘嶺至涇過南陵抵蕪湖舟薄金陵而返其所經歷逢奇遇險弔古尋幽觸于外而感于內出于中而矢諸口者卽爲詩焉積久成帙且自爲記寓書命某序之某惟君子之道專用心於內然亦不能不資於外者要必本末兼該內外交養而其道益崇也是故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乃靜時存于中而制于外者也在此而悟道體之妙風舞雩而見化育之大登泰山而小天下觀于海而難爲水凡此皆動時感于外亦所以養其中者也是以遊觀之樂古人不廢而先生之遊夫豈無所謂

也哉且先生所志之大而養之既克所學之正而習之既熟其於孝思之義忠貞之節匡時之務安邊之志隱逸之趣神仙之適咸所自有洞然于中者今於所過之地仰瞻祖宗宮闕之所在則思忠俯視先人體魄之所藏則思孝遇武弁談兵衛國則思奮而立功以至訪李白東坡之陳迹則思欲起而與之廣和弔子胥岳飛之忠墓則思憤發而爲之報仇其於劉阮葛洪桃源丹井之事則又始好其適而卒悟其幻也某竊考之詩焉先生志之所存而得爲者從容閑適溫厚和平之音美如州鳩之鍾鏗然可掬志有所及而不得爲者忠憤激烈在學文集

子之口者也率山去仁峰僅五十里婺源不踰三舍晦庵闕里在焉某不幸在衰經中不能侍先生杖屨一蹕率山之巔而探其源再拜折衷于闕里之下之爲快也故於末敢併及之以所得於先生者敬補茲遊之闕云

温州鄧太守輓詩序

予昔下第與吾友吉水劉君循理同舟閑中品藻當時人物俊彥江右循理以侯稱予憶其名而未識其人也越數年從父游宦永州昆弟自湖中來道一路牧伯大夫之賢者未如衡貳守鄧侯予又憶其姓而未審其名也又數年予承乏永嘉溫守闕聞上任者鄧侯江右人仍未知其卽湖中所稱與夫舟中所論者也予性迂愚慙直不能詭隨于時而迎合于上在上者性弗類輒加譴責恒以是懼侯到任予方病在告侯有所爲卽使人喻臥內旣出一見如平生不啻如魚之得水也旣而請問亦謂先得賤名于人遂爲知己雖然予豈敢望侯也哉侯議博而學精凡所爲理咸以惇倫理淑人心厚風俗爲本如惠醫藥以厚民生禁火墓以恤民死擴文吉公廟建章恭毅公祠以昭忠義淑淑人心創鹿城書院以祀溫之先哲從遊程朱張子之門而得正學之傳者以風示嚮方其他輕徭役薄稅歛豐積蓄以紓民力阜民

財備民急與凡政之粗者亦必察之精而處之當難具
殫也子侍侯修觀事回次楊州不幸遭大故事侯不終
廬居數承書札存慰迄今年服闋遣人通忱左右歸則
訃音至矣五內分崩曷勝哀悼嗚呼如侯者今豈多得
哉自爲庠生領鄉薦登第作縣佐郡專城自始至終一
以績學修行爲事不問險夷而名亦隨在而隨著海內
之士多見稱許故某雖不肖亦竊飭芳名之久如此也
死之日溫之人無貴賤無老幼無遠近皆垂涕廢咽爲
祠于書院東偏以志遺愛之思又爲哀些以輓之封君
趙士賢走書以某受侯知亦復知侯之詳者宜序諸首
在峰文集 卷之人 序 弘毅堂

送節推張君應召序

刑以輔治也刑平則治平故任難其人舜有天下選於
衆舉皋陶爲士師以掌邦刑斯可見矣聖明法古爲治

內置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外置按察使郡置節推皆刑
官也任人惟慎故節推咸以名進士有風裁者克之而
職則不涉簿書催科會計瑣屑之繁而獨擅一郡刑辟
子奪生殺之名寵其職可謂清其任可謂重矣是卽王
朝之法司藩省之按察但非耳目之寄無彈壓之權是
以居是職而柔順者或憚於長吏盡諾成案靡靡至若
無是官強悍者又羅織煅煉舞文以覲直賄否則尸素
酣臥糜敝歲月須次待遷而已故職是而名稱者鮮焉
西蜀張君來轍不旬月而聲名籍籍動上下監司之所
委民庶之所祈居則文牘盈几出則巡擁塞途至於歸
在峰文集 卷之人 序 弘毅堂

人孺子湮抑咸得自白於君君煦煦然如家人父子語
語輒平服無後言雖守令日事親民者其相得無以逾
至於鋤強詰姦必以法雖緣庇權貴者不少貸公餘卽
事吟弄親儒生能自得師反求其所未至一州六邑之
民無遠邇無小大咸謂君能父母子惟恐其去已也無
何以風憲召命下之日咸相顧嗟吁失色皇皇然莫知
所之噫君刑官也何以得此於民哉夫轍自古號難治
而善治者往往著治績而得清風道院之美名其性俗
之詳見昔汪浮溪朱晦庵鄉先生記亭院之碑者不誣
也大意謂人性剛而服義難以刑屈易以理勝得民者

順其性而已矣某於君而益信雖然長民者能順其性豈獨嶽民哉天下之民一也顧君子絜矩之道何如耳君今有其具而心不自滿假操是具以往既試於所難則不患於其所易克不自滿假之心益求其所未至而大發於功名事業之間他日所就其可量乎祁庠諸生沾教誨者各有詩以華君行汪生栻以序見屬某臥病林下君過必枉顧而教益尤多正以遠別無爲情欲效古者贈言之意會逢其適用以冠君什云

送陳封君歸德清序

仁峰文集 卷之八 序 十五 弘毅堂
德清陳公尚節世居汴鼻祖某從宋高宗渡江而南寓于湖德清之新市厭閭閻囂囂徙家仙潭世爲區賦長至公尚儒書修復先業有丈夫子三人咸教以一經長曰某克幹父蠱季某淵潛而未翔仲即吾侯聲伯也公以千貴拜恩刑科給事中優游於家號仙潭釣隱侯天分駿拔才思冲敏而問學有以克之既當要職正色立朝忠言僚論侃侃無所避坐謫六安倅逾二載起令君休迎公就養凡學士游宦於休與夫休士嘗從章縫之後者咸喜獲瞻德容而聆警咳承誨益爲多於其去有願留繼絕不忍別之意又以公今年六十有二八月某甲適其初度之辰道路阻修莫能稱觴爲壽將遣一介

行李遠致祝頌之私異某其修辭焉某惟大丈夫之於世唯出與處耳出而仕顯則多辱處而隱安則少榮草色迷征路鶯聲傷逐臣乃仕者劉長卿之詩也處士骨相不封侯卜居但得林塘幽乃隱者謝無逸之詩也大抵天下之理榮辱相依得失常半此馬伏波征五溪見飛鸞跼跼墜毒霧中始羨弟少游之欵段下澤鄉稱善人周彥倫始尚高潔不事王侯而卒變其所守見移於北山之靈良有以也有顯者之貴而辱不及之有隱者之高而榮萃焉其唯封君之流歟公階署禁閑之官跡專丘貉之勝被仕之名而無其書食隱之實而溢於榮仁峰文集 卷之八 序 十六 弘毅堂
况復享有壽考筋力未衰其備阜極之福者歟詩曰愷弟君子福祿攸降某不敏敬以此爲公壽昔伊川程正公登公之年嘗謂張思叔曰吾受氣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十而後完至今六十二矣校其筋力於盛年時無損若人待老而保生是猶貧而後蓄積也某少公三歲鬚鬢皓然日就衰邁而公髮尚如漆行步如飛是必得保生之道如伊川者其壽不可量也侯蚤以公教擢高科躋美仕有所試矣自此而浸當柄用又當以公之所自壽者推之以壽吾民他日侯之化行卽公之澤流也天下之民仰之其能忘乎詩曰有斐君子終不可諼

今某不敏又以此爲公壽公其勿替引之

送張令君考績序

自古建后立國爲政莫大於得民心自秦漢罷侯置郡得民心莫切於守令令則於民最親而比守尤切焉是故得其人則民安政理否則反是令之所繫爲甚重其來也尚矣西漢重守守得以自辟令賢視守故其名鮮傳而卓茂者其選也西京之政莫尚焉其諸東漢而下以至唐宋盛時民安政理未有不繇於令者是故有董宣李章王喬魯恭之政而後能臻建武初平之治有劉仕軌裴行儉元德秀李匡遠之績而後能成貞觀開仁聲文集

卷之八

序

七

弘毅堂

元之風至於有宋慶曆熙豐之盛未必不自冠已東張崇陽周南昌陳仙居諸賢之所致也惟其繫之也重故其用之也不輕或超遷二千石而五列侯或起爲臺省而至相國古之爲令亦榮矣迄元以畚人輅令近代以他途雜選而後巡察監司之官有以威力陵轍外任爲能者蓋其器識卑劣問學謏陋不足以達憲體將謂古人埋輪攬轡動搖山嶽懾服當時傳聞後世者正在於此爭先效之由是豪傑之士多以令爲卑辱而憚爲公卿之子登甲第者多援引而不山凡在任自非剛明廉介之士內重而外輕者鮮不爲其所懾往往逢迎屈辱

以爲客甚至有任私求薦以爲脫去坑穽之計是以令失賢而民就困先帝有憂之召都御史戴公珊諭飭之戴公乃援聖諭爲訓一篇刻之梓自後觀風吏陞辭至院人給一本以爲戒於戲先帝其至仁至明之主也哉予令君張侯天衢以名進士出宰鉅邑其剛介銳敏固非懾於監司者迹其爲政興利除害殲盜息民祛姦聽訟無非鋤豪強恤寡弱爲事甚至簿書精覈有以發府史之私臨事果決有以矯府治之失凡此其皆有以可以通於監司者監司或不察稍加挫抑焉則吾剛大之氣有所不信而循良之政有所不行矣此者巡撫監司前後迭至莫不嘉侯之志壯侯之治今三年滿秩奏遷之期諫垣烏府之擢固不舍矣侯何以得此哉雖侯之能而先帝戒飭綸音愛民重令恩至渥也侯行有日邑士大夫不忍侯去相與祖於道某實方疾與焉乃舉蓋告曰今日之令卽後日監司也惟侯後日巡行郡邑紬繹聖諭正己以格物甄別善類掃除奸宄以澄清天下修御史之職以昭復憲綱此侯遠以遵聖賢之訓近以副君相之心所以上答朝廷而還報先帝者豈假他求哉傳曰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此曾子所謂絜矩乃平天下之要道也侯其毋忘下邑之言哉

仁聲文集

卷之八

序

十八

弘毅堂

仰山先生文集序

讀書爲學繼言爲文非資以圖進取而關多靡也求知於道而發明乎道耳夫兩儀之莫位二曜之順布山川之流峙天喬羽毛鱗介之飛潛動植石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相生相屬以至起居食息之微禮樂刑政之大陰陽曆數之精俎豆甲兵之粗凡盈于天地之間者莫不各有當然之理與夫所以然之故者是卽所謂道也是道也原於天備於已是故道有不知必假學以求其知道有不行思繼言以翼其行苟徒學而於道無所知文而於道無所明則記誦雖多組織雖勤不過經籠

書笥雕脂鏤冰耳於身心何益於世教何補豈古人爲學爲文之意哉臨川仰山章先生夙承而祖中山而翁思菴二先生家教讀書爲文知所源委不樂仕進通經學古以明道爲務天順間家君竹山先生聞其賢謀於諸父虛西席以延之啟沃我後人其教人爲學必以古人之言載諸簡冊者紬繹其義體貼於身心之間使學者知紙上之陳言卽日用之常道教人爲文亦必以道根於心措之文字之間平正妥帖使觀者知今人之言卽古人之所已行之迹是以一吟一詠一述一作悉歸於正用能啟發人心開示蘊奧擴而克之可以輔俗而化民不爲彼荒淫鄙俚之音鐫巧怪誕之辭違道悖理而獲罪於聖人之門也嗚呼先生豈舌耕餽嚮之儔乎又豈記問之學訓詁之師者乎蓋以中山之學有聞乎九韶之遺風九韶之傳又有得乎草廬之遺綫也從弟羅搜次所撰凡若干篇併題其首予於先生有師生義不敢以謗陋辭亦不敢自私其師而故爲此過情之論也

送縣史方得仕滿考序

皇上御極十有一年提學南都侍御浮梁戴公按邑以某不肖備員於庠公移下邑時邑長今南京刑部尚書

員外郎寧德陳侯方應召將之京不視事月餘一見而
悅之遣送必身臨盡禮親組句書綵以獎勵之勤拳在
衷猶一日也得仕方從事於官某家貧無僕力自隨居
止依得仕升飲食酬酢給費皆得仕任也予文章於時
相抵牾屢見黜於有司守拙泮宮五年矣蘊鹽滄泊殘
編勤苦自古寒微不遇於時者鮮有知而撫視者也得
仕時在來慰勞致殷勤焉當秩滿而歸將行予送之溪
之澣且告之曰子之在官能司平於民修飭以奉公其
賢於受若直急若事盜若器者遠矣今而歸人卜子之
行藏或曰得仕有憂世之志將因資格而之京師露穎
仁峰文集 卷之人 序 弘毅堂

於時掀天揭日利澤博施名垂竹帛功勒鼎彝如丙吉
之起曲阜尹翁歸之舉河東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
之樂而樂者歟或曰得仕志在憂世而有難仕之心將
歛蹤跡而歸石門屏謝世故墮瑾瑜寵辱不驚高節
丘園清風宇宙如逢萌之終東都其助之隱峽山與其
譽於前執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樂於身執若無憂於其
心者歟二者子將奚從得仕慨然曰有母八十垂白在
堂養以樂餘年固所願也朝廷資格殆不可違乎子聞
其言而矜其志忠孝兩不忘而亦不能兩全也故作此
以送之惟子其權宜焉

壽理源余隱君五十序

人必閑於禮義而後能有其業必亂嗣多賢而後能世
其業有其業固難世其業尤難也天下之人莫不各有
其業天子業四海諸侯業其國卿大夫業其家士庶人
業其恒產蔑棄禮義子孫微弱者恒覆之是以有其業
而能世守者鮮矣嗚呼叔敖之子無優孟練裙之子無
羊欣信斯言也哉自古能世其業者天子稱周諸侯稱
齊秦卿大夫漢稱張晉稱王唐宋稱郭曹王呂迹其所
由莫不聲之以禮義而繼之以賢嗣故能各世其業而
不墜也處士余君尚正世居婺之陀川不知若干葉矣

仁峰文集

卷之人

序

弘毅堂

弘毅堂

其鄉村山水土壤經歷累代籍券猶存其姓氏故名而
都保異族鮮有間其業者有名卜舍公在勝國以金編
戶後趾愈蕃居漸析至有仁齋公元啟讀書能文敦尚
禮義世其家又加拓倍於旁支繩其祖者公順公而肖
其父者良大公剛毅俊偉濟雅渾淳善蓋一鄉無能出
其右者又生伯子尚果賢仲子尚寧亦賢叔子尚斌又
賢季子又賢即尚正也尚果賢不壽繼良大公之業者
尚斌經之尚正相之凡門戶之撐持公私之營幹身獨
當之不以累二兄也家因日熾有子群從凡九人長幼
參差如玉樹然曰瑩曰煥者明春秋舉進士業他日改

業爲家而與張王列姓並稱未必無所待也成化間邑少叅吳君文盛嘗造而目擊之以爲積善所致尋被命督課湖中朝謁帝子於衡藩請書積善堂三大字以遺之踰一紀矣然未及見今日之盛也今業日盈而爲善不輟他日子孫食天之報又可量乎七月丙午尚正君屈五十初度某尚果公壻也平生爲公之不壽乏嗣每見三君之富壽且修其後亦如見公然又喜可以托公之宗祧於永久用以慰鄙懷也第遙首橋門阻隔千里不能潔一觴隨群賢從後而遠致慶頌之以如此不知君以爲何如

仁峰文集

卷之人

序

五

弘毅堂

壽葉隱君六十一歲序

環溪處士葉君以信世居婺源之中平唐開元間祖有某者游獵至龍尾山顧其石堅潤而瑩然持以歸琢爲硯人爭竒而往取之龍尾硯之得名天下自此始而葉之後遂徙居茲山之源卽今環溪是也君家世隱德弗耀而後積蓄至君益克拓基業富甲邑東鄰讀書樂善能爲近體詩不詭隨於時鄉里宿假貸於家貧不能償者乃集二介弟於庭取其券焚之曰無以病人也其行誼大率類此鄉人高之教仲子良貴登丙辰榜進士出宰崇仁綽有聲魯伯子天慶叔天球季天榮又各成立

振華履亨而上遐天休端有所待鄉人以爲榮焉予溫與良貴同榜同出爲邑而今同述職於京連舟同返且與予約同歸省於家至維揚遂併同舟過儀真渡江至蕪湖而起居食息無不同者但良貴由涇縣度箬嶺取道休寧而歸予宿南陵度大洪趨黟捷路抵家不得同也環溪去鵬山幾二百里各以瓜剝所拘弗遑交致其敬而登堂祝壽不得同也君年六十一某夫人若干家君七十四吾母七十二瞻時光之易逝懼來日之無多不知先後可得同副百歲之期否目今良貴之南予之北聚散無常得卷有命又不知後日踪跡可得而同否

仁峰文集

卷之人

序

五

弘毅堂

也以今日之偶同預計後日之不能必同而於此同行也於予心能無戚然乎哉雖然大丈夫出不必同同一敬君也處不必同同一愛親也志向不必同同一道義也經綸不必同同一事功也孔顏之年不必同同一不朽也前乎千百世之既往後乎千百世之將來無不同者予與良貴獨得而不同乎予與良貴別酌之以酒而爲之歌曰吾翁若翁顏如童神仙肌骨儒家風一在環溪之上二在鵬山之中環溪之水何溶溶一折自折流必東鵬山秀出千萬峰亭亭玉削青芙蓉水轉峰迴地靈回春風帷幕重遮夢山可崩今水可涸兩翁居然只

如故歌竟書界良貴歸爲翁壽而致同愛之情如此云

慶理源余聘君五十序

葵之理源余君尚賓年五十爲其仲子鑒納婦是月已卯合卺禮成癸未適逢初度父誕辰子授室父醮子子壽父在半浹旬之間亦幸會也宗族鄰里姻黨故舊咸提壺挈榼以慶君君烹羔擊豕酌酒以飲之其樂雍雍於是鄉大夫學士君子賦詩摘文以頌頌之予則也從章縫後獨客已於言乎雖然予之言也異乎人之言之

歟父艾年子有室生聖明全盛之日無流離大折之虞常事也奚頌爲第君立身操行有大過人者爲可頌耳

仁峰文集

卷之人

弘毅堂

予蚤辱館甥於庭下見君之居家也親在傲慢之色不形於面叱咤之聲不出於口處昆弟怡怡如也接賓客愉愉如也至於男女之別上下之分則若截然而不可犯衣不華食不靡居室不黝聖旦則子弟各責以事暮則集於庭講居家爲學之道者今日所已爲復授明日所當爲而退處私室鄉里曲直咸求折於君君則爲之平心定氣反復辨論無不服焉暇則課僮僕力農復叩其原隰閑散之處不可播以苗稼者或樹桐樹漆樹櫻欄樹茶菓田是山無荒土墻無隙地歲收其利可以供賦稅鹽鐵布帛之需山苗田租之美用以廣田宅殷碩

擅一鄉子聞之仲尼有曰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余君有之夫忠孝一理家國一道人子之於家猶人臣之於國也君之術行之於身而身修行之於家而家齊施之於鄰里鄉黨而鄰里鄉黨和且睦是其道可以小試矣使其得君而爲國也豈不能爲君子庶民來百工柔遠人懷諸侯開土地也哉惜乎余君之術抱而不施施而顯共教於天下者端有望於仲子也是可頌也於是乎書

代焦少宰壽太傅西涯李公六十初度序

大丈夫擅文名於一時垂功業於後世者必其天常之

仁峰文集

卷之人

弘毅堂

厚修勉之力遭際之隆三者闕一焉不可也蓋人之聰明賦於天出處關於時而所學不純者又往往爲謬炫矣隆虛譽於未用之先鮮不敗蹟於既用之後若董賈之不得用於漢韓陸之不得顯於唐歐蘇濂洛諸儒之不得大用於宋公孫子曲學以取譏王荆公偏見以誤天下或天命之不齊或人事之不盡是以三代而下生民不蒙儒者之澤良有以也惟太傅西涯李公韶年卽以穎異文雋游翰林而擢高科官侍從海內之士仰之如泰山北斗願竊聲光而不可得者亦久矣弘治中以六卿兼謹身殿大學士入閣蓋宰相職也公清慎庸敏

光輔先帝臻一代平明之治今上皇帝御極實受顧命
焉翊衛社稷協贊化理之功蓋有不得辭焉者矣公其
大丈夫哉上邇宣德間有少師東里楊公者當英廟幼
冲之日名位宦蹟畧與公同而公發身所到則過之於
戲文名相業萃於一人之躬求之秦漢以來千數百年
而不足我朝開基僅百四十年凡兩見焉何其偉哉說
者謂學士文人嘏英咀華握鬼神之奇洩天地之秘而
為造物者所忌故嗇其位如漢唐宋諸子者是不稽之
論也多才多藝握鬼神之奇洩天地之秘自生民以來
豈有盛於周公者乎周公輔成王開周室八百年之業
仁峰文集 卷之人 序 弘毅堂
而勲名至今烈也然則我二公其所稟值修勉之全建
勲功被榮名始終不渝如此者豈惟二公之幸蓋我大
祖高皇帝用夏變夸開天復土之功陋漢唐宋諸君乘
機剽國之為嗣服湯武應天順人之義以故上天篤生
賢才彌成列聖重熙累洽之治此其所以為盛也歟公
以六月某甲躋六十初度同朝諸公例有言為壽以次
及某某濫與公榜後且嘗叨侍詞垣教愛逾篤朋友相
規之義不敢屑屑喙詠以取容謹推述其大者以為公
壽如此願公以周公為法輔新帝垂統壽王基熙洪號
於無窮某雖不敏尚當為頌以歌聖主得賢之盛

汪仁峰先生文集卷之九

序

榮養詩序

道之不行我知之矣始以為近易而忽之終以為難而
憚焉此道之所以常不行也夫道莫大於仁仁之道莫
大於親親親至近也親之為甚易也惟其近故忽之惟
其易故不加之意焉然舜之所以為法於天下可傳於
後世者亦曰親親而已則又曰舜何人也吾何敢學哉
又以為難而憚焉以事親之道為易而忽之者非也以
事親之道為難而不學者亦非也甘肅之養人所易也
仁峰文集 卷之九 序 弘毅堂
而敬難敬人所易也而愛難敬欲其如見大賓不難也
而非敬親之道焉愛欲其如愛妻子不難也而非愛親
之道焉故敬而不愛非所以事親也愛而不敬亦非所
以事親也愛而肅恭之禮存焉敬而悅愉之意備焉斯
可以為善養也矣吾徽守新建熊公昔官於朝嘗迎母
太夫人就養以遠辭不赴公力求補郡便養得吾徽徽
鄰邇江右逾兩月迎太夫人至公朝必入省太夫人而
後出理公事餽餽必躬執公閒即怡怡侍側承顏順色
弗少懈所謂愛而知敬焉敬而知愛焉可謂兩盡而能
善養矣郡大老少宗伯康公聞而嘉之而頌與矣於是

士大夫能吟者從而和之退某爲之序某惟古者仕不出鄉故出則事君入則事親二者得以兩全而無害後世去鄉爲仕不忌乎親白雲之思青衫之淚其情何可堪邪是故君子於君親之間不得已者權所輕重而求進退焉急在君則當忘親以事君急在親則當乞身以終養鮮有能如我公者養親而不廢君臣之義事君而不睨母子之親忠君推孝親之心榮親藉事君之祿此榮養之名所以起也會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不辱其下能養孟子學於曾子故曰孝子之至莫大於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所謂尊者亦榮而已此

仁峰文集

卷之九

序

弘毅堂

舜之所以爲大孝而爲法於當時可傳於後世也歟今之郡卽古之侯國也守卽古之國君也一國之母可謂尊矣以一國養可謂榮矣孰謂舜不可學邪吾知親親之道自公復行而化行南國不難矣某以老母乞養於家榮養有命存焉善養顧學之而未能也故勉爲公執筆而自不能無愧焉

挽汪典妻胡氏詩序

椒俗民庶有三等賃僦舍廬而爲僕御者此其最下者也漢口范君顯仁僕有汪典者病革其妻胡氏名改悲欲絕夫曰我死汝嫁人母悲也改曰夫去妾亦隨之矣

何嫁爲夫死既三日改沐浴更衣從容縊於其室翁姑見婦有姿色利其嫁而嫉其死故拂其志而兩瘞之鄉有程君志宏者自淮上歸聽其事乃從而合葬焉且爲立阡於墓築亭於塗表章之以厲風俗某四月過漢口目擊其事乃爲賦詩云嗚呼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而參乎兩間者亦此禮義綱常耳然丈夫冠弁冕堂堂七尺軀往往臨利害不能自守而能守此以死者反出於柔弱之婦人女子而今又於廝役之妻見焉此真可見天理民彝天地間不可泯滅者人人有也丈夫之所以忍恥辱貪富貴而不顧禮義綱常者豈其性分邪利慾之

仁峰文集

卷之九

序

弘毅堂

能壞人也如此其於禽獸也何遠哉是宜程君表章之用以敦薄俗愧丈夫也然聞程君封植端明公墓而恤其後凡鄉有義事必倡而先之今又爲此舉蓋亦知好義而能自拔於流俗者歟亦可嘉也因併及之

仁勇詩序

我國家偃武修文治安久而兵日敝故有民壯之制近又以逆豎劉瑾煽禍四方盜賊蠭起申嚴儆備而民壯之令益亟籍者不堪所在多譟時我唐君汝立來自靖江至則獨無所問人莫測其意今年六月饒寇犯境禍甚慘警急報日三四至人情大駭爭欲爲竄計君下令

曰寇至我自當之敢動搖先去以爲民望者以軍法從事民始禁戢猶惴惴然恐君卽日區畫調度里選精銳二十人以職役有才智者領之各以其地持兵樹柵阨險以禦諸境腹內者建演武場募鄉之善騎射攻擊技勇者爲兵又推知兵者爲之師教之以陣勢坐作進退擊刺之法君具戎服日臨督之不旬日招引訓練遂得精勇數千軍容肅振旁邑觀法竟以子弟兵戮其黠首一人餘十數人寇知有備退歛去民始大悅君于曰唐君平時恂恂然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一旦緊急奮發有爲如此眞仁者之勇也爲利於民博哉嘖嘖歎服

仁峰文集

卷之九

序

四

弘毅堂

歌頌興焉貢士俞子薦采之以示某某曰於戲子知君愛民爲仁靖難爲勇矣抑知君之所以爲此者之爲知乎夫自井田度廢兵車制亡後世之兵不一我太祖高皇帝以罪人爲兵亦仁術也今犯二死三流者得從末減而反坐伍於十二之峻民使強暴肆玩法之心善良懷不均之歎此何謂哉某嘗獻議於朝不蒙省覽近聞他省驅不教之民魚肉於賊良可悲也爲今之計莫若募鄉民之強悍鷙猛者爲兵蓋此輩固善禦盜亦善爲盜苟有以駕馭之則外患可弭內保無虞也古之人用之某竊私議於家莫之能爲今世之明皆先得我心之

同然知民壯之爲虛設而不行知募兵之可以有爲而行之非知其能之乎凡事知足以知之仁足以體之勇足以強之三者天下之達德也然所以行之者一也一者誠而已今君爲治追法古人廉靜以立本公勤以致用而其所以接人應物一出於誠而不苟持此心以往近而一郡遠而一省大而天下何所施而不可何所爲而不成古人所謂舞干而苗格者亦此道也豈特退此區區小醜爲足以頌吾君之賢也哉某不佞謹序諸首以爲後日之徵云

雲谷遺芳集序

仁峰文集

卷之九

序

五

弘毅堂

遺芳集者集雲谷之芳而遺之悠久者也芳美也凡天地萬物之美皆足以久存於世其可遺以其可好其所好又必出於公同而不私異然後爲可久而能遺何也高明天之芳也博厚地之芳也日月之芳光華雨露之芳膏潤海嶽之芳淵崇草木之芳芬積以至犀象之紋理虎豹之彪炳翡翠之熾澤金玉之溫麗錦綉之絢爛莫不各以其芳自呈於世而人之芳則德也皆出於天人所嗜好故欲專而久有之草木之頭葉禽獸之毛羽齒角皮革與夫金玉錦綉之被翫固美矣然人有好有不好或好之而力不足以聚之或聚之而又斂之於有

力者往往不能專而遺之久遠惟德也則不然已好之人亦好之無力者自有有力者不能效取之無窮用之不竭如天地日月雨露海嶽之高明博厚光華膏潤淵崇愈久而可遺愈遠而彌芳此雲谷封君所可遺者有不徒恃於文辭之末也奚以集爲封君新建熊氏諱源字仁山雲谷其別號也既老自稱雲谷老人懿德美行載於少宰張東白先生所撰墓表信不溢美修諸身者其芳固自足以有遺矣雲谷有紀壽考有頌哀悼有誄類多立言之士又足以輔其遺於無窮是皆不可泯滅此集之所以不得不作而遺芳之所以名也况八子皆

仁峰文集

卷之九

序

六

弘毅堂

賢吾侯世芳其仲子也其在徽康靜公明政和民輯所施不盡其才他日置之當塗要津必有大可觀者由此而紹其芳於天下又不但可名諸雲谷而已也侯不加鄙夸間以是集示某某不敏拜而誦之終編敬序諸首如此

楓林詩序

晉王祐植三槐於庭號曰三槐堂陶淵明種五柳於門號曰五柳莊後世襲倣而則之隱者多以植物爲號如松塢竹坡各柳塘桃溪之士是也迹其所以莫不名因性所嗜好地所宜有而自附焉其言曰與其於鄉之

壬人倣士違禮敗度者不可與之游也孰若與其植然者視形色以自如抱淳朴而不散予日徜徉容與於其間得以適吾意陶吾真乎嶺南歸善唐公伯瞻隱君子也其地多楓性亦宜之因以楓林自號或難之曰槐柳松竹梅桃皆溪壑之物隱者之所宜居松辱官封或以爲恥至如楓則漢人植之殿庭之間故其宸曰楓宸陛曰楓陛涉人君之儀采爲臣工之具瞻於公乎何有仁峰汪某聞之曰否楓之材通材也顧植之何如耳植之殿庭則爲表瞻植之溪壑則爲貞翰豈不聞楓林社日鼓劉禹錫之詩也楓落吳江冷崔信明之句也材之顯

仁峰文集

卷之九

序

七

弘毅堂

晦與時屈信豈膠膠者之所能知邪雖然楓之美不特是也聞其脂可以爲香入土千年爲琥珀根株枝幹摧壞腐滅愈久而有不朽者存類乎君子德修於身身死而名不朽者有契於公是故公宜而附之歟子侯汝立公之伯子也嘗迎就養於休休之士庶未有得瞻承其顏色而望其下風者侯初下車某臥病山中復以老母病劇頃步不忍離左右數月始力疾一參歸欲亟夜以繼日月下中途見一翁類儒者行李蕭然肩輿突過心竊疑之未及訊也明日謁侯問侯谷云公三鼓行矣始知川下所遇者公也卽此一事則公之清介侯之廉慎

可知又聞公之居家居鄉咸曲盡其道而各得其心非德修於身者能之乎以公之才自足有用於世不屑用而藏真於身益修其所不朽者以垂於後有似於楓而心好之故附號以寓情也孰曰不宜吾休之士各有詩其退爲之序

送唐令君考績序

我國家舊以他途授令憲宗皇帝始重親民之任而以進士第三甲者爲之然世襲內重外輕之說雖重其選而輕其任自古職州縣者有徒勞之歎了公事者有癡兒之嘲又非薦舉不能自振拔是以少有過失監司威

仁峰文集

卷之九

序

弘毅堂

臨德色顛倒挫抑無所不至夫自任其勞而復受人之

挫任是職者情多不堪方其當選之時同年忽相視以爲輕重親舊輒相唁以爲休戚公卿之子憑地藉勢鮮有出而居是職者出而居是職者類戚戚以悲以爲大君之庶子也噫令之職果可賤可辱而可悲邪今之邑古子男之國也天子之公卿侯伯臣工府部寺院衛司之治咸東西面示有尊也惟方岳之長州郡之守邑之令治署獨當南而涉人君之嚴示馭下之義出入趨走吏卒常數十人喜怒係四境之欣戚生殺擅百里之名寵令之職果可賤可辱而可悲邪且明君將欲授大任

於是人也必納之膠擾繁劇之地以觀其材處之閑暇寂寞之鄉以觀其量使之營險阻艱難以觀其操使之當盤根錯節以觀其斷投之州縣磨之歲月習之既久養之既濫然後舉之立朝天下無難事矣令之職尊而任難如此然則居是任者豈可易而能邪是故以狼牧羊不廉不可也廉矣見或不明爲吏所蔽雖廉何補明矣而或深刻嚴酷又縱其下自相漁獵是不仁也其心仁矣而民不被其澤是短於劑裁仁而不能故也其才能矣好惡或徇一己之偏能而未公故也五者缺一不可以爲令求稱是職者不尤難乎今之爲令者不責其職業之難者於已而徒悲其俛仰之難者於人不亦真可悲邪惠之歸善唐君挾五善來宰吾休休民宜之兩歷監司侍御皆昔所知舊者得下獲上有令之榮而無其挫今當奏績還朝諫垣憲臺其必不舍君能爲其難而易者固不足爲矣休之士從君考德而問業者一日惜其去不勝惓惓效古者以言之相贈也用以贈君子何言哉惟君後日之臨台司卿輔蒞大政決大議渙然而釋怡然而順聲色不動而事功成者其毋忘今日下邑之成勞云

送節推王君之應天序

仁峰文集

卷之九

序

弘毅堂

職業之難者於已而徒悲其俛仰之難者於人不亦真

自中世帝王設官分職莫重於宰臣其次莫重於諫臣
坐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臣也立殿陛之間與
天子爭是非者諫臣也天下事惟宰臣得行之惟諫臣
得言之列卿庶長不預焉此其勢不得不重而慎選之
也然宰臣尊有凌軋之嫌自非忠誠結主上之知獻替
有懷不敢盡吐諫臣卑一旦起自草萊責居言路遇事
卽開口舉喙無復顧忌言及驚輿則天子改容言及廟
堂則宰相待罪其職可謂要而權可謂重矣但若際非
其時人君懷諫宰相好比縱有議論嘉謨可以經國濟
世不言則已言卽斥去古人惜之比之立仗之馬何其
仁峰文集 卷之九 序 弘毅堂

重不幸耶今給諫王君起自西蜀比舉進士於廷而拜
是職明日張膽言天下事屢矣冢宰古潤楊公亦一時
之選也君以選法劾之朝廷敬禮大臣不欲以小臣同
之章下議貶謫公持之上章自劾而保留君不聽調丞
休寧到任期月轉推應天君能言不避權貴公能愛善
納忠天下兩賢之昔天順中起復少師李文達公於位
一峰羅公倫方及第首以爲言辭甚剴切英廟怒其禍
在不測時侍御陳公選抗疏救之援引有宋唐介劾文
潞公故事責文達公不能救士論譴之羅公卒提舉蠻
徼公沒始復官士林少之刺以詩有九泉若見南陽李

爲道羅倫已復官之句至今傳誦也君若不愧一峰公
賢文達遠矣侍御如陳公者又可得哉後世稱頌楊公
之與王君何殊潞公之與唐介前賢後賢豈相避哉又
不知潞公之起介亦如今期月之速否也某偃蹇嘯彊
無狀惟見賢者中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亦幸平昔
不見絕於賢者君來適某制中欲見而不能去復不能
預祖道之末聞君亦欲一識某而復以書言別雖未接
而面心自有不能喻者今去道里日遐而歲月日邁矣
神交之想何時而已邪義激於中情不容已故忍飲血
一言以鳴國家之盛而併以識吾私云匪敢以言文也
仁峰文集 卷之九 序 弘毅堂

敬竹集序

嶽在萬山間原隰墳衍之地少居窄民稠民鮮力田而
多貨殖土瘠民貧俗尚儉嗇而務蓄積居窄故子孫非
甚貧困不得已者皆世守不啻舍去積厚者利其去倍
其值以兼并之是以鄉田有百金之畝墾地有十金之
步皆以爲基非畊田也好名者不察喙以侈諸人又或
訟於有司有司復不察宜以侈諸朝朝不復察遂以嶽
爲美郡軍國需賦往往倍於他郡而嶽自此多事矣噫
徼俗日再食惟餽粥不占魚肉不畜鴉鷺客至不爲黍
其視蘇湖常陰不啻什百之於千萬而於池寧富家亦

鮮見其匹者反濫得富名又售虛名而實實禍可勝歎哉雖然食微之士而稟其氣者君子務為奇節高行富好行其德此又有不富之富而非他郡富家之所能及也徽稱富家歟為最歟稱富家呈坎羅君汝聲其巨擘也然非富以私其已者也富好行其德者也君蚤孤服商江淮青齊間所獲不貲人以十萬稱之君誠實淵懿自視欣然若虛性至孝以父嗜竹既沒見竹即思父號敬竹以繫思以母幼携觀月既沒見月即思母號月山以致慕尊父之所自由作時思堂以奉蒸嘗又推祖之所由遷作鄉賢祠祀仲素先生以敬本始至於修譜系七峰文集 卷之九 序 弘教堂

聯屬族人創明經塾南山書院訓詔子孫若此者皆厚倫理崇禮教之事而君汲汲為之如嗜飲食又能以餘力及乎凡生長游寓之地津梁道塗之不治者咸闢而治之又能力於先世之所經營人意之所不及者如陸亭神祠梵剎道院傾圯不理者咸撤而新之其所捐擲或至千金無所吝至如姬妾之奉聲色之娛珍玩之好遊衍之樂則蔑如也詩云秉心塞淵騷北三千此見人之所以成富強之業者非必權譎吝嗇之為務而在於誠實沉毅之中於君而益信矣君雖不甚讀書然酷好文字親驅儒者凡有所作必千文辭以紀之釐為十

卷富有兩帙亦既梓行矣或者以輟飾少之君携以造仁峰求校閱澄汰之摘為敬竹小集將欲翻刻於家某辭不獲嘉其尚義右文為善不倦躬為校讎蒐集得若干篇以塞責第恨不能多取愧無以副盛意也昔太史司馬遷作貨殖傳有曰淵澹而魚生之山澹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君實有之故可嘉也又嘗嫉夫徽俗攫富益名以賈實禍者併書以為序用以諗當世云

東園主人詩序

某始游庠時聞邑南有孫隱君士輝者能詩與鄉先生蘇景元程文通為友繼聞其兄岐隱君豐於貲而循理尚義有子六人四世同爨益驗其為詩禮之冑嫡孫文俊乃冢嗣菊憲君之子性剛介孝友而歷於事家造有賴焉開就旗山之麓闢園一區以為習隱之所負岡帶泉築亭甃石沼中結一室扁曰存菊以寓孝思蓋將終老焉因自號曰東園主人縉紳儒褐從而歌頌之厥子縉者謀於其舅氏子宗弟尚和請子序其首某惟山林之樂惟隱者得以專之仕者欲兼而不可得間有得者亦不能久故主人之號惟隱者為宜仕者不能也何也所謂蔭長松藉豐草聽山溜之潺湲飲石泉之滴瀝瞻蒼崖而淩入弄白雲以怡顏惟隱者無拘忌無將迎是

以能之此其所以爲高也當塗貴人天子之所倚毗生民之所依賴位居高極國勢危疑於此之時雖欲投身於閒散之地屏跡於沉晦之鄉不可得矣矧有其樂乎閒有閒階散秩如昔許子春之制置江淮也旣治南園於海陵復與施正臣馬仲塗作東園於真州以爲暇日賓客燕游之地然觀其請記於歐陽文忠公有曰四方之士無日而不來而吾三人者有時而皆去也不爲之記則後孰知其自吾三人者始耶則其雖欲久爲斯園之主人不可得也然則文俊之得主東園也不足尚耶雖然文忠公之記東園止以三君子之材賢足以相濟而協於其職使上下稔足而東南六路之人無辛苦愁怨之聲然後能與四方之賢士大夫共樂於此爲可嘉其記南園以爲以制置七十六州之有餘治數畝之地爲園其事不足書而惟書其三世孝弟之事以示海陵之人用以化邦民而乎格園中之草木爲勸某今日之於文俊又何言哉亦惟益敦孝友之實勵禮義之風使足以化鄉之人而他日東園草木有駢枝而連理者然後文俊之實行爲足徵而歌頌者之譽美爲無愧文俊勉之哉

聲文會選序

仁峰文集

卷之九

序

五

弘毅堂

古人之於詩本於言志而已矣而其爲教能變化氣質涵養德性優游厭飫咏歎淫佚使自得之可以移風易俗而與易書禮春秋同一載道垂世之經也其流之弊至於後世大儒而反闢爲閑言斥爲害道何哉非詩之罪學詩者之罪也非學詩者之罪逸詩者之罪也孔子所刪以爲經者三百篇之詩也經者常也常則不可變也後之學者一變而爲騷再變而爲選三變而爲律變之中有古體有近體又有所謂倫春諸體體之中有五言有七言又有所謂排律雜言於言之中又有法焉一家之中則有詩法一詩之中則有句法一句之中則有字法法之外又有曰接項續腰克股之類別而謂之格焉格之外又有曰盛唐中唐晚唐統而謂之音焉詩至於唐而變極矣三百篇詩非無變變風變雅是也非後人所謂變非無體風雅頌是也非後人所謂體非無格賦比興是也非後人所謂格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此古人作詩之法也夫豈後世之所謂法乎古人之詩被之聲歌薦之郊廟得無音乎溫厚和平而已矣非後世之所謂音也甚至煅一字之奇煉一言之巧通篇花容月露而索理茫然識者厭之遂以詩爲天下一種無用之物又其甚至於嚼破眞淳躑躅元氣其弊流

仁峰文集

卷之九

序

五

弘毅堂

於自戕其生甚至傾人之邦以人之國者有矣然則何取於詩也哉是故宋儒以爲閑言絕之而不作元儒斥之爲害道者有由也然則謂詩莫盛於唐者其實莫衰於唐者也自是一變而爲宋再變而爲元宋矯晚唐之弊而乏雋永和平之音元救宋議論直遂之偏而不免艷麗尖新之巧善乎我少師西涯李公嘗謂宋詩如文元詩如詞真名言也明德隆興一掃胡元之陋積百餘年德化渙厚以至成化弘治中館閣山林傑出如公如定山莊公白沙陳公一時詩賢之作可謂直掛盛唐而薄風雅也矣嗚呼詩道至於我朝其中與乎謝疊山有仁峰文集

卷之九 序 弘毅堂

言幽不足以動天地感鬼神明不足以厚人倫移風俗刪後真無詩矣噫刪後其果真無詩乎詩法壞之選者失之信有如愚前所陳者雖謂之無詩焉可也然天理民彝出於天地之本然者不可一日無而人之言根於心而發乎性情之自然者不容遏至人不遷於世變詩法不壞於作家刪後未始真無詩也使後世知詩者之選詩惟本乎性情之正而不拘於格局之偏取則乎雋永和乎之音而不嗜乎煨煉尖新之巧則其中善惡美刺莫不皆可以爲教苟由此而上求乎三百篇之旨雖不中不遠矣會謂後代之詩出於陶謝陳宋李杜蘇黃

時髦世儒之口者反不足以廁三代閭閻細民咳唾之末者乎然則何患無詩惟患後世無刪詩者之如孔子耳鄉先朱子嘗注意於此擬有所采訂而未遑謝疊山繼有所爲而不傳於世詩之爲教幾乎泯矣吾邑儒生程廷殷蚤有志於詩學從蘇詩人沈啟南游得其說乃師朱子之意掇經史所載諸大家所作與夫各家之所選者參互去取各以類從上自唐虞以及國朝釐爲五編總爲若干卷名之曰聲文會選間携以造仁峰求印正某曰咨詩不難於作而難於選詩教不明選詩者之害之也久矣從前選者無累數十家人人殊人人莫不

仁峰文集 卷之九 序 弘毅堂

自以爲得矣作不旋踵而議者繼之以王荊公選唐詩不免後人有言矧其他乎然則當其任者非知道而得性情之正者不能也今廷殷起數十家之後一旦欲澄其滓而還其真汰其萬而萃於一使千數百年之詩一就於條貫之中而不失古人垂世立教之旨者不亦難乎廷殷其勉之某老矣無能爲役謹疏詩之所以爲教與夫作者之弊選詩之法爲之序以歸之使自擇焉廷殷其慎之母陷鮑老之窠臼中乃可嘉也

毓靈十景詩序

邑東三十里曰陽湖孫君用彰世居之湖之上游曰毓

靈山用彰先隴在焉用彰展省之餘鑿池築亭環植花木間與賓客游衍於此其地之勝則太山獻屏宛水環帶有蓮花塢有桐木墩溪谷谿衍者絕經之幽葉木森鬱者擇林之秀月浸漣漪新塘堪釣雲連阡陌尚坦可耕姜陵書屋倚之馬隴卽先隴之所藏也好事者卽其幽勝釐爲十景竹林汪君世阜締昏於君之子道甫乃求詠歌之成卷復戒族弟節夫屬某序之用爲孫君壽某嘗獲識君先子公潤公豐願美髯膚偉魁梧蓋倡義好名士也公於州邑大夫始至及鄉郡宦達必取客納交博士廣文雖冷秩亦必歲時餽問然性嚴重不相假

仁峰文集 卷之九 序 弘毅堂

借是以上之人君子多愛之而小人則憚焉由是聲望日起用彰能捐產倡爲前守福山孫公祠丐祭於朝而爲幸菴彭公所愛獎可謂善繼述者矣道甫才氣卓犖心術坦夸能親賢取友綽有祖父風而純篤過之三世匹休皆林下傑士也傳曰地靈人傑其毓靈之所鍾乎毓靈之山由茲顯矣世阜之意豈不曰獻圖執蓋以爲壽者不過曰三壽作朋曰如松柏之茂曰眉壽無疆祝頌之而已非真能壽君也昔汪倫之桃花潭因李太白之詩傳李愿之盤谷藉韓昌黎一文著其爲壽不亦久乎張梅巖文徵明孫太初皆以鳴者也以其嘗從事

章句之末故爲斯舉欲以太白望諸君而以昌黎真誦某也某則曰不然與其談諸人者孰若修之於己之爲真恃乎文詞之末者不若慎諸踐履之爲本蘇氏之眉山必埃三蘇而後顯韋齋之紫陽必待文公而後彰孫君之三世積功累德若此安知後日無能顯毓靈之勝於天下者乎某才凡質鈍何敢少望昌黎而志之所存則又有終身不望昌黎者而今且老矣安知沒世卒有所聞而償所志願乎寔可慨也重違其意聊爲之序如此云

吳節婦詩序

仁峰文集 卷之九 序 弘毅堂

節婦者上山吳君孟希之妻汙口宗人某公之女也既嫁甫六年而希卒止一女卽矢志弗改治產虛右曠以須盡曰生室不久同死穴當久同於地下也時姊適富溪程氏者亦早寡其父憐之乃昇二女于家將改嫁之節婦曰修短命也一婦可事二夫耶嚴命不敢從也父強之乃與其姊相持號泣於庭以死自誓父從而遣之鄉人能文辭者述節婦之意爲之作竹洲之詩二章以美之聞者屬和富足成卷其婿洋湖係生文洪持其卷與其姻程廷殷所爲傳偕來仁峰山中求予序其首且以爲壽某受而讀之不覺重有感焉古者風人之詩至

澤陂而無傳說者以爲王迹之熄也又云三百篇後更無詩誠哉是言也嗚呼王者之迹其終可熄而三百篇後其果真無詩邪然天理之在人心者則終不能泯也節婦之於其姜其可以差殊觀竹洲之與柏舟其可以古今異論邪矧我太祖高皇帝定鼎金陵汛掃胡元塵聚之汚三綱五常一歸於正節義之風滿天下王畿首善之地故溪閭女子漸被其化乃能持守如此卽汝墳之比也君子謂三代王者之迹至我朝而中興非邪某故於竹洲之詩而重有感也在易屯之六二曰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所謂十年者數窮理極言其久耳傳曰仁肇文集 卷之九 序 弘毅堂

天道十年而一周人事十年而一變以久則必變也間當時節婦之鄰有贅居者亦嘗虛壙同有節婦之志矣久而喪之他適有二子反以招節婦節婦罵曰侈有二子豈不恥有二夫邪亦以見苦節之難而守貞之不易也今節婦立從子玠爲夫後年已五十矣五十則終身可知由是知節婦能始終完節以報其夫扶植綱常以敦薄俗是宜歌詩詠美以俟觀風者所采用繼柏舟之後俾節婦之行與其姜聯輝駢美於無窮此其婦文淇之意也亦吾等縉紳之責也實聖代文明之盛事也弟文辭謏弱不足以爲節婦輕重用書爲珠玉冠而因以

致感云

重慶詩序

皇帝馭極之九年春王正月宸宮災帝簡命工部郎之庸敏者分督天下材木幸於京師營復舊觀而江南一帶則雲間蔣君某實蒞焉君綜理有才不疾不徐民庶不驚公務攸輯暇則與士大夫游譚道論性沉潛遠到君蚤登甲第籍以重慶書大父月溪聘君廷佩尊父可筠封君汝珍皆有懿德迨於今康強無恙聞者歎美詞人墨客從而歌頌之邦伯熊公世芳束幣走書命某爲之序公端人也益信蔣君之賢而來鄉邦碩膚之譽乃仁肇文集 卷之九 序 弘毅堂

樂爲之言曰力可以禍福一世者不能保其祖福之隆長智可以臧否萬物者不能易其子孫之賢淑是可能者人也不可能者天也陳長文荀文若祖父俱賢未必兩關偕壽商山四皓睢陽五老皆壽矣異姓也非若天屬具在一堂然則福有幸會而遭命畀之隆如君者可不知所以自慶而自修乎孟軻氏以父母俱存爲一樂亦以見具慶之難矣至如重慶則稽之載籍鮮有顯名於後世者豈不爲難也哉雖然竊嘗疑之四海之廣民族之蕃自古至今孰命相值可謂無邪然而名不傳者子孫之過也抑某重慶庇休年逾強仕然卒不獲

進書甲狀有此某之不肯不能自策進取於茂年有愧於君多矣若能顯重慶之名於天下矣夫豈不能顯重慶之名於後世乎顯名於天下雖曰君之能然得卷或者猶有入焉至於顯名於後世則在君自修而已非命所能制也善乎先哲有言命之所定雖聖賢不能違聖賢之所樹立雖命亦有所不能制如孔孟之前卷子早卷父卒老於行而無所遇者此命之所以制聖賢也揭天地之蘊立生民之極光耀祖祢流於無窮者此聖賢之所以立命也聖賢之所不可必得者君既得之矣聖賢之所可致者君豈舍之乎以君之才高發遠至立德

本學文集

卷之九

序

三

弘毅堂

建功聲聞之流直引重慶之詩播頌於無窮無可疑者第愧予言弗類不足爲之輔云

紀榮詩序

紀榮之詩所以美熊侯也貳守滇南王君某通守某地劉君某某地周君某節推四明楊君某遣介馳幣遺書於某曰邦伯先生守徽之三年政通民和士興盜息烏臺蜚累剡之薦龍章馳兩代之封其諸獎稿之使絡繹於道聲實之隆一時郡牧未之先也邦人凡在縉紳日擊其榮者咸侈詠歌之矧某等忝廁寅末親炙殊濊贈言之舉禮不可廢敢仗椽筆敷華袞之榮升珠玉之首

併異時知吾新安之有賢守如侯又有人爲之振聲揚華如執事者而樂道人善如此生輩寧不與有光邪庸是寅具儀文額人奉候期以今月某甲爲侯華誕壽觴之侑惟先生其惠然毋辭某三復之餘始也驢然而喜中也悚然而懼終也戚然而有感焉喜者喜諸君之爲此盛舉懼者驚劣不勝其任感者因侯之事考諸千數百年之上可見斯理之在人心者猶一口也何也三百篇詩至澤陂下泉而無傳說者以爲王迹之熄也紀榮之與崧高喬民何以異邪然尹吉甫之於申伯樊侯仲山甫蓋送行之詩比之諸君之於侯並宜力王室燕笑一堂者尤爲有間至於邦人之頌苟非厭飫侯德之淺而懷惠之至者疇克爾耶古者人心不厭蓋有以役童目其君而以角弓刺天王者矣紀榮之詩豈易得乎某故於茲戚然而重有感也孰謂刪後其果無詩而王者之迹可終熄乎雖然詩人之所頌者人榮耳猶有在天者焉人榮之至苟弗克修在天者以乘之不可恃也侯少從李先生游學有源委克修其在天者故其爲政以儒飾吏闢書院崇正學以淑人心扶奸伏悖禮讓以易風俗斥浮費示節儉以厚民生鄰冠至奮之以威鎮之以靜而民不亂科役繁直與部使抗可否得麗去而民

本學文集

卷之九

序

三

弘毅堂

陰受其惠凡若此者皆推其所修於天者一念之仁也孟子曰仁則榮孔子曰仁者壽某不敏敬持此以復諸君而爲吾侯壽俟他日觀風者之所采云

西山金氏族譜序

新安世家金氏其一也予昔游庠今都憲歐陽公宰邑舉鄉約保伍法辟鄉之有賢行爲衆服者爲之長金某府節推公之子億公在辟中先于承德君亦與焉公朴實剛介言論侃侃人不敢干以私綽有古人風度與先子合予心敬之今其子某縣簿在中孫某縣博士守之暨其從子某縣博士廷恩訓科廷慶庠序軒騰衣冠焜

仁峰文集

卷之九

序

西

弘毅堂

耀於先生有光廷慶尤明敏知義者一旦倡於群從曰所謂故家者非富貴利達之謂也知尊祖敬宗而敦仁厚之道耳敬宗莫先於睦族睦族莫重於修譜故古人

祖無實而書之則爲誣其祖二者皆非也有恥其先之

微賤而旁附顯仕以爲榮有恥其先之汚惡而竄入間

人之後方自以爲智而不知其誠愚也嗚夫祖豈可擇

哉婉婉焉尊其所知而闕其所不知詳其所以可徵不強

述其所難考金氏之譜其庶幾乎考之元以譜云金氏

姓始於金天氏稔侯者天下皆然不必詳族出於提刑

尚書寺丞者世多宗之無所據自謂吾譜自遷於易川

以來二十有一世又不知白茆梅結交岐村之居又各

幾世而改遷斯亦可謂遠也矣其間雖無卓卓聞人軒

軒達宦庠序之升賓興之選蜚英騰茂比比有之規矩

仁峰文集

卷之九

序

五

弘毅堂

準繩家傳世守夜憲燈火絃誦相聞斯云庶幾爲士者矣天下之理赫赫者多寂寂而謹畏循理以爲家法雖若委靡不快人意終每極於蕃衍盛大是固消息盈虛之有數而上天所以降祥殃之妙亦嘗默行於其間嗚呼善哉斯言也豈特爲人間修譜無稽者之戒而已哉實後代子孫所當世守之法也然觀味東王公此言亦樂天循理而已矣豈能必其子孫蕃衍昌熾之有今日哉使諸君能循此道守而不失則慶澤之流雖百世可知也予復何言哉世守而已矣

竹憲集序

竹窻者雲溪隱君子孫君存澤之別號也孫唐金吾上將軍萬登之後世家雲溪其先有霽憲艮山爽山芝田諸先生相繼績學爲時名儒至君大父泉石公始託甥館於雲溪程伯岐氏因定居焉生二子仕陽仕輝嗣儒業有詩聲仕陽號岐隱善樹藝豐貨殖殷碩甲於一鄉有子八人君其季也篤實溫雅蚤開廷訓事親從兄咸宜其所藏修靜處一室適簷竹當窻扶疎掩映精爽飛動心景俱忘情甚適之因題其所曰竹窻自是涉武林遊金陵起居無時出入無方而斯多之揭未嘗離也於時館閩江湖之英與君游者咸詠述之積哀成集携以仁峰文集 卷之九 序 弘毅堂

之於竹亦猶彭澤之於柳濂溪之於蓮伊川之於梅不過寄興於一時怡神於所遇而已矣借使剪竹以敵窻而吾之適吾適者自若也又何癖乎仁峰汪某聞而嘉之曰爲斯言者其知道乎夫感乎外而有所得於中會於心而不膠於其迹者非中有所主不能也中有所主者無所往而不自得焉雖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所謂大丈夫者是矣信斯言也其可傳何俟乎文辭匪徒言也聞君家三世不分百口同爨庭無間言其行亦嘗試於家矣其可傳故爲序其集而傳之

仁峰文集

卷之九

序

弘毅堂

壽處士余公尚寧八十序

有福祉之樂無繫介之憂善人食報於天也厚矣天之生物美惡雜陳榮瘁迭見有川澤則有游汚有山數則有醜疾有瑾瑜則有疵瑕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有其美而無其惡有其樂而無其憂何可得哉昔華封人祝堯曰願聖人壽富多男子堯辭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聖人之言物之情天之道也華封人雖有多男子而授之職富則使人分之壽則與物皆昌乘雲上僊之解然自古及今能如封人之解者幾何人哉堯聖人也百有餘歲撫有四海壽且富矣男子不聞其多

且不能嗣有其業況他者乎發之陀川有世家余公尚
寧者良大公之子公順公之孫明經書院山長元啟公
之雲孫也余自出長公以貨阜雄於一鄉葉葉相繼至
公伯仲尤闕振昌熾益以名聞有三男子而孫曾衰衰
猶未可既也今年三月某甲躋八十初度公伯仲四人
而公居其次鄉人以公雖富而凡賦役撐持爭訟與大
會計其出入始則尚果公任之終則尚賓公繼之尚正
公輔焉而公不有其事諸子皆克幹蠱而孫曰肇者明
經舉進士業無可懼者既老愈康強享有其養又生全
盛之時列聖重熙累洽每於定冊太皇太后迭下明詔
仁峰文集 卷之九 序 弘毅堂

民間八十以上者錫以冠服之榮斯無辱矣然則如公
者得非有其美而無其惡有其樂而無其憂者歟豈非
善人食報於天而竊其道之不可常者歟某尚果公壻
也不能躋堂稱觴以爲公壽乃以鄉人之所樂公者頌
公或曰封人祝堯堯天子也於公何啻口否天子之於
庶人分也分則有天子有諸侯有卿大夫有士庶人若
懸絕矣理則自天子至於庶人一也君子道其理耳分
何與焉

汪仁峰先生文集卷之十

序

里範序

里範者吾友朱君天申集其里之先君子嘉言善行足
爲人範者之所以名也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則卽
範也人人有範於我者但或曲於形氣蔽於物欲遂卷
其範而生與禽獸幾希死與草木同腐孟子有憂之而
其言曰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
我猶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顏淵曰舜何人也予
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自古大賢未嘗不以未至聖人
爲可憂而又決以聖人所至爲可法是故士希賢賢希
聖而其範卽所謂上帝所降之衷生民所秉之藝可賢
可聖之道皆具於我自爲自有之理初非預於人也然
則人可以不知所範哉此天申汲汲而有里範之作也
天申少以春秋游郡庠有志於世旣而遭時不偶累困
場屋乃翻然曰丈夫事業止於是耶乃退居環溪却掃
一室上師群賢旁通百氏而冀有聞焉暇日搜其鄉先
記載爲此書請于序之子按其中若靈洗之武義師山
之文節弘齋之理學皆可抗衡天下而有功後世非止
可範於一鄉一里而已然槩以里名者得非追崇其所

產囿於一鄉之中且使鄉里後賢觀望而起者目擊耳聞其範不遠蓋亦崇先德啟後聞之意歟由此而遠及於天下傳於後世固不得而限量也噫士之志在乎聖賢事功在乎天下而閭師黨正鄉約古人之所不廢者其亦辟如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云

送圓通法輪師序

法輪師家本姓李與圓通爲鄰蚤從友遊師游學金僊氏之道暇則又卽儒者受論語孟子通大義能詩文于嘗辟家累携書寓其廬法輪酷好儒者祇伺供具虔甚時其父師既沒惟其兄養其母於家子僑寓既久視其

本集

卷之十

序

弘毅堂

一出言一跬步未嘗忘其親凡一飲一食一絺一裘必思已之所有而計兄之力弗給以奉其母必先之而後敢啜敢服焉兄嘗困於商撫其家甚至作清規十二事以訓其徒必循禮法積衣鉢之餘廣常住山以給僧衆又推其餘以周鄉之窘乏道之顛連者咸使之無失其所予觀其所行有似吾儒之切實而不淪於佛氏之空寂嘉其今日所行之是而矜其昔日所志之非故屢接而與之言雖終日不厭然是其是非其非爲教之異而不害其心之同也今越八年而所雅如一日或者嘗予曰佛本亂吾教者吾儒恒斥之而子與其徒游得無過

乎噫有是哉子之好儒未能及柳子柳子有曰韓退之寓書罪余不斥浮屠浮屠誠有不可斥者蓋以其道不愛官不爭能反有勝吾士唯印組爲務以相軋者然子厚嗜浮屠者也其爲說固宜韓子斥浮屠者也其送文暢師亦曰如有墨名而儒行者問之名則非校其行則是不可與之游乎故旣因詆佛而謫之潮復遺書以召大顛固不以其名而廢其行也子之闢異端與韓子孰賢邪且先儒有言中國夸狄不在遠邇而在賢不肖果不信道而斥焉以夸則將親踞蹠而賤季札由徐乎徒忿其名而不察其行是知石而不知韞玉者也予觀古人之與浮屠游者如謝安石王逸少之於道林謝靈運鮑明遠之於慧休習鑿齒陶元亮之於道安遠師之數君子皆一時之選也而其所以爲此者夫豈苟然哉矧吾儒之道莫大於孝弟慈而學其道者不能盡反其道者能盡之是又不可以取乎法輪名叔英號平山居士有平山別集稿可誦今年蒲節六日定維五十初度予復寓於茲既酌酒爲之壽復著此篇以貽之於以見法輪制行之善考在已所與之正抑以悅或人也於是乎書

輓詩序

本集

卷之十

序

弘毅堂

羅山葉君孟奇哭其母甚慟泣淚血下數升哀毀骨
立皇皇不樂其生有從而弗及之意逾祥不解哭愈哀
至形諸辭有母逝日以遠兒傷哭轉悲之句聞者悽愴
不禁見者爲之改容多至泣下者於是校里士大夫以
曩聞葉母能相夫以起家教子以成德爲賢孟奇能事
死如生愈久不忘親爲孝母賢子孝盛德事也掄揚盛
德士人職也遂相與哀輓以誄葉母之懿因以將順孟
奇之美焉或曰輓歌古未有也漢田橫死屬吏歷於高
帝不敢哭隨柩叙哀制爲薤歌後世因之變爲選律然
獻諸國恤悼諸宦達哭諸親戚師友之間可也婦人無
在學文集 卷之十 序 弘毅堂

見義不爲無勇也士大夫校里之賢者也賢者先得人
心之所同然者也其愛親之心隨處充滿固不俟夫他
人感之而後動第以傳相贊歎播諸詩歌燦然若珠璣
鏗然若金玉肆出渙發而不爲孟奇惜者用見諸公樂
善之誠爲義之勇耳諸公之所爲豈夫人之所能識哉
矧國風之詩多頌后妃夫人之德會謂婦人者生得而
歌美之沒不可得而哀誄之乎是可以義起也於是書
之以爲群玉冠且以曉或人焉

永思錄序

永思錄者吾郡祁門方鎮氏所次也鎮彥琳君子生三
歲而孤母程嫁甫九年而養程故富家女始養之日鄉
人洵洵僉謂不能存方氏孤也程聞之且哭且誓曰不
幸夫死而幸有此兒吾聞棄兒爲不慈背死夫爲無禮
違禮滅慈天實厭之於是屏去華飾日以保孤爲事蠶
纈織紉以補不給既長遣就學內外嚴飭辛勞墊隘餘
二十年教子以有成起家於再造鎮痛父之背感母之
慈乃構著存軒以祀父作慈節堂以養母程孺人雍容
豫樂逾十年以疾終先時鎮力不能盡其孝舅氏程君
某協相厝於善和宋塘塢至是始克遷舉合葬於虎徑
之原丐少詹學士篁墩先生題其墓旣而所得名卿儒

秘軒堂叙詠并墓表凡若干篇錄爲一帙合而名之曰
永思挾以借貴介弟鄉進士純吉不遠百里訪子仁峰
請序其首某惟某先彥琳君捐館時程方盛年鏤在襁
褓中嬰兒顰婦形影相吊可悲也夫程守禮主慈其志
確然三軍若不可奪貞也鏤旣長存盡親之養沒盡親
之思而又欲托諸文辭以謀不朽考也貞婦孝子卒在
一門可嘉也夫雖然程之貞蓋棺事定白璧嶠嶠不可
尚矣子鏤之孝則有一說而欲進之於道焉詩曰永言
孝思孝思維則者匪直長言孝思其親而不忘也當求
所以不忘其親之實耳親雖以遺體在吾苟敬吾身則
所以承承吾親者不容不思苟思吾親則所以檢察吾
身者不容不敬敬吾身以盡吾爲人之道則居處必莊
事君必忠蒞官必敬朋友必信戰陣必勇此所謂長言
孝思不忘其親之實也歟古之人善思其親者莫如參
參之思親廢羊棗非孝之大也能尊其親爲大賢之父
孝莫大焉等而上之莫如舜舜之慕親終其身非孝之
至也能尊其親爲聖人之父孝莫至焉子鏤能思其親
果能思及此否乎徒思其親而思不及此非孝也子鏤
其勉之必使國人稱彥琳君曰幸哉有子如此可謂孝
也矣是爲序

不孝文集

卷之十

序

六

私教堂

鄧林吟藁序

鄧林吟藁者何茶陵邑博鄧氏所集家世群從之詩也
以林繁氏者何衆辭也詩而曰藁者何謙辭也古人以
氏統林者不一而皆以植物名是故董林以杏曹林以
梅阮林以竹鄧林者何世居文江之白沙族類多賢如
林立然彷彿謝家之玉樹也故鄉人美之號曰鄧林蓋
亦以其富於材木耳按山海經夸父逐日渴飲河渭不
足北飲大澤未至渴死於道棄其杖化爲鄧林則鄧林
者神秀之所歸乎今鄧林之木未可知而鄧賢之多如
沐安知其非靈化之所變遷而代謝者乎予聞古者頌
人之賢有所謂一夔二龍三鳳甚至有所謂丹桂五枝
者矣未有不可以數計如林者也鄧氏以林稱豈曰一
家仁厚積累之徵實我祖宗列聖和氣休禎之應也不
然元凱之才何以獨產於堯舜之世也哉嗚呼鄧林之
賢如其木大者爲棟爲梁小者爲榱爲桷悉見簡拔於
朝廷而詰屈奇怪不適於用者又得籍於文客假山之
列而各見其材矣而此吟藁者第其餘柯葉屑耳餘柯
葉屑某知寶而緝之其知所以尊祖敬宗者矣某之叔
父子郡侯安濟闕而嘉其志序而藏於家用以惠迪後
人不眩於外其用心之密尤可尚也某謂海之支流必

不孝文集

卷之一

序

七

私教堂

賊王之棄屑必潤苟於此而求之庶幾同樂知德矣乎
不徒知其德從可知其先世積累之仁又足昭我聖代
純化之治則是葉也鄧氏不得獨闕於家也可傳於天
下不獨可行於一時也而可垂於後世云

送鄭良全丞寶江驛序 代陳憲副作

州人鄭良全家居福安韓陽阪之重金國初避地漁溪
更數載復故處世業儒代有顯者厥甫某亦早游於庠
不偶於時資志以沒良全思奮其志從事方岳用資授
寶江驛丞啟行有日子方起復來京過予言別而色若
有不豫焉者予怪而問之曰儒生皓首窮經往往蹶足
仁峰文集 卷之十 序 八 弘毅堂

場屋不能占一第博一官者如尊甫是已亦豈其才之
罪命也今子起身承差不踰五歲而卽蒙一命之寵進
秩有階効忠有地子方以爲慶而子若重有憂者何邪
良全起曰寶江隸惠州煙瘴喧囂之地古人待罪之墟
聞卽子瞻謫所也且州界兩廣要衝送迎來日不暇
息屏薄恐不安土而堪事是以憂也子曰噫嘻子之所
憂天下之通患乎予嘗怪天下之人未仕患不得仕得
仕又患官之不美地之不善必資緣請託以圖之既得
之則憚憚然而喜施施然而驕子初不解將以爲欲便
於行道也及觀其仕不過豐其粢靡其服克積其困囊

飽暖其妻子秩滿而歸捆載富於商賈鄉人以爲榮且
頌之曰不枉稽古之力也國事有可議者曰是有所司
非我所敢知也民事有不便者曰上官之令予不敢不
承也國家作養人材旣成而官之寵之爵祿蠲其徭役
而恩蔭又及其祖考妻子蓋所以養其廉榮其身樂其
心使之於上爲國於下爲民耳今若是豈朝廷命官之
意哉抑豈君子自處之道哉故程子曰古之仕者爲人
今之仕者爲己予嘗三復斯言未嘗不撫卷歎息慨乎
傷今之不若古也良全其安乎習染之陋而忍自絕於
古人也邪孔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又曰君子見
危授命蓋古人爲仕之道也持此以往則何職之不可
盡何地之不可居焉用悲邪且驛丞之官卑則其職易
稱而惠州之地德化漸被風氣日開無復曩時所謂煙
瘴者予嘗持憲廣西躬歷其地而知之則良全不惟不
足憂而且不必憂也良全釋然曰命之矣子與之坐飲
以酒於其行書以送之

水南稿序

言心之聲也詩言之精也詞詩之餘也故曰詩言志又
曰有德者必有言孔門之高弟顏淵閔子騫善言德行
宰我子貢善爲說辭冉有子路之政事子游子夏之文

學類於言得之朱子亦謂以文辭而知諸葛武侯杜工部顏文忠公韓文公范文正公五公之爲君子其言曰天地之理凡陽必剛剛必明明則易知凡陰必柔柔必暗暗則難測故聖人作易以陽爲君子陰爲小人其光明正大踈暢洞達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如雷霆之爲威雨露之爲澤如龍虎之爲猛麟鳳之爲祥磊磊落落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也其依阿譎諂回互隱伏糾結如蛇蚓瑣細如蟣虱如鬼蜮狐蠃如盜賊詛祝閔條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君子小人之極既定於內則形於言談舉止無不可見而況於事業文章之燦然

七
朱
文
集

朱
之
序

弘
毅
堂

者哉故於五公者文辭詩句下至字畫之微蓋可以望之而得其爲人信不誣矣予以是求之今人如吾邑庠德清陳君聲伯者其亦庶幾乎此焉君蚤以清才博學登甲第儲育翰林尋拜刑科給事中正色立朝言論侃侃切中時弊竟以是謫佐六安起令吾休下車之明日卽捕假千戶某持僞檄中傷富民者下獄并舉舊僚漁不法事數端悉中以法四境肅然豪猾側目重足憚憚焉不敢肆期月之間雷厲風飛令行禁止雖古之號神君健令者不多讓也平居無所嗜好惟喜於詩詞心志趣嚮於茲洩焉質直條暢蘊籍瀏亮如其爲人不爲浮

靡陳腐之習脫口肆筆渾然天成然其格高調古出入變化俊偉磊落雖古之詩人詞客爭擅其場者亦不多讓也苟非其所稟於天者純乎陽德剛明之氣噉乎正大光明之心而見於事業文章者曷克臻於此邪用是君之必爲君子蓋不待朱子而後可知也矣聞潮俗人性敏柔而慧而君剛者是蓋豪傑之士不性其土而變其俗者歟雖然周子有曰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欲遷善改過而後至乾之用其善是損益之大莫是過聖人之旨淺哉竊嘗疑之君子既能乾乾不息於誠又奚俟夫懲窒遷改之功邪周子之意得非以剛極

七
朱
文
集

朱
之
序

弘
毅
堂

雖自治爲有功然非中和之德損者損過而就中耳天下之害無不由末之勝也峻宇雕牆本於宮室酒池肉林本於飲食淫醖殘忍本於刑罰窮兵黷武本於征討末流之遠則爲害矣本者天理也末者人欲也損之義損人欲以復天理而已復天理卽所謂遷善而益之義亦著焉合三卦之用而後剛柔適中陰陽合德是則聖人也何有於君子哉彼五君子者能知此義克養變化至於自然則爲三代以上人物不難矣周子此言其喫緊爲人之意何其至哉君性嚴重慎許可然好賢下士不肖如某者濫辱與進獲觀制作之美又不鄙吝屬予

一言子服君天分不凡年力方銳如負重寶於途未之歸宿故不以今所至者阿爲悅一以遠大者期望之如此云

江西鄉試錄序

自周官三物之教廢鄉舉里選之法不行而後世遂以文辭取士迄於我朝建校設官雖崇經學黜詞賦然鄉舉省較猶不免因文辭焉說者謂察言觀行聖人之法而空言不足以盡人然言心聲也苟擇之精則心術之微亦有不可掩者易曰將叛者其辭慚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滂失其守

仁孝文集

卷之十

序

三

弘毅堂

者其辭屈顧擇之何如耳且天下豪傑之士胥此途出至司誠能負知言之明持文衡之公則人之賢不肖能遁其情者或寡矣姑以江右言之自有宋以迄國朝名公鉅儒自科目而起者如晏文獻趙忠定楊文貞周文襄之宦業胡銓謝枋得洪皓文天祥楊萬里李時勉之忠節歐陽修王荊公黃庭堅曾子固劉原父之文章至如陸九韶九淵胡龜年吳澄虞集揭傒斯則又學乎聖人之道者也文辭果不足以得人乎大江之西環地數千里積世數百年不由文辭自他途升者復有出於諸公之右者乎未之有也雖然諸公有功於當時可法於

後世固無得而議矣荆公以偏見誤國象山以強談駁朱後世不能無惑焉亦學者之所當知也荆公之博學強記苦心慎行當世大儒莫不敬服雖三代選舉之法亦不能遺矧應文辭之求乎但其才之所宜任者學士之職非宰相也朱子曰介甫本是正人見天下之弊如此銳意欲更新之可惜後來立脚不正壞了若論其資質學行豈諸公所可及觀乎此言則其爲人可知矣後世以誤國而遂以奸相指之蓋亦不考之過也至於二陸以高明之資超然有得於孟子立心之要先立乎其大者而於下學討論之功或濶畧焉此入道之門所以異於朱子而鵝湖之論不相合者此也他日朱子有曰子靜專是尊德性事而熹平日所論却是道問學多了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不墮於一偏觀乎此言則其爲學可知矣後世以其異本而遂以禪學目之又是不考之過也諸生聖明之居賢者之鄉而又預進身之地蓋亦以諸公之所已爲於前者自勵而自策歟斷本爲棋剗草爲翰莫不有法焉夫相業關乎治道忠節本乎風教文章根於學行而聖賢之道又有大於此焉有志於學者格致以求其端誠正以擇其術得於已而有餘隨事應接之不竭舒之欽之惟時宜之斯不負

仁孝文集

卷之十

序

三

弘毅堂

於科目也矣苟或不然徒飾文辭以微富貴其流之害
蓋有不可勝言者矣非某之所敢知也唯諸君子自擇
焉

送審理鄭文明之寧府序

新安多故家而鄭爲最乃至姓其所居之地爲鄭村則
其家世之舊可知矣其山峭厲清冽視諸村爲勝巢其
氣食其土者多剛勁彊毅而有志節族先鄭子美者號
師山先生爲郡大儒當國初竟以節死今於通衢城府
見有容貌嚴倨言辭侃侃而帶性負氣者不問可知其
爲鄭村人其彥曰文明者尤幼負氣節者也蚤與伯兄
仁峰文集 卷之十 序 弘毅堂

萬里並游於庠校藝居諸生上有司凡十餘薦不偶乃
就貢萬里仕終陵高令文明始選拜寧府審理當行吏
科給事中胡君昱駙馬都尉黃公鏞與凡郡人之仕於
朝者咸餞於都門之外先期謀請館閣名公之言以爲
贈文明必欲得予言予時得請歸養於家諸君乃買軸
署名於左而空其右方以付文明文明歸來辭山中云
其故予曰噫君其左哉予聞探珠者必入海采玉者必
登山求言者必卽館閣昌於文辭之士而顧以委予君
其左矣文明曰鄙性慙直崛彊不容人私亦不受罔與
人寡合而重得咎故雖久歷江湖間而知已者宜莫如

子是以見屬豈謂登山者不如入海之溪哉予笑曰慙
直崛彊世寧有如予之甚者乎以強者之言贈強者如
以水投水以蠟濟火能不益君之咎乎雖然予自與君
卒業南雍今幾二十年不爲不久而所以閱君者亦審
矣然觀君之遇物固有過於彊者而亦有不彊者存焉
嘗於稠人廣坐中當塗貴人稍有拂君意者君必厲色
斥之甚至唾其面詈之而欲捶之不少假貸苟人爲之
吐舌君怒猶未已也是固君之彊也衆人之所嚴憚而
而不敢近者此也至如某最不肯且在下位而性又不
能下人每爲君所容不加唾詈而反辱忱欵之是又見
仁峰文集 卷之十 序 弘毅堂

君之彊屈於義理而不詆於勢利克此心以往何所不
至但或未免有少過耳鄉先達竹洲吳文肅公賦質剛
勁疾惡如讐自邕州歸謁別於南軒張敬夫先生先生
書仲尼之剛曾子之勇子思之強以爲贈蓋將裁抑其
過而欲其歸乎中道而已古人相與之間道誼雍容情
意宛切藹然可掬愧後生小子之不可企也以君之才
明敏剛決固不難於從仕矣損過就中陶鑄天性矯鄉
里之習而紹師山之風使強名著於一時流於後世相
知者不能不爲君惓惓焉

永思卷序

竹林汪君太芳之母卒與其伯氏太寶擗踊哭泣思盡哀殮殯祭奠思盡禮卜兆安厝思盡誠既塋思丐文辭狀其行而銘諸墓復憂思之不置士林聞而悲之多爲歌些以紓其哀世英乃哀集爲卷題其首曰永言孝思或者以太寶在嚴侍下不得以永思名世英疑之戒宗弟節夫問名於某某曰固哉或人之爲詩也下武之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永者長也謂之長者欲其無間斷而不忘也若有時而忘之則其孝者僞耳何足爲法哉然則所謂永思者豈可問其親之存與沒乎愛敬之心同存沒之思異耳方其親之存也冬思溫夏思清昏仁峰文集 卷之一 序 弘毅堂

思定晨思省有和氣有愉色有婉容者思所以愛乎親也如執玉如奉盈如弗勝者思所以敬乎親也是故居則思致其敬養則思致其樂病則思致其憂何者而非思邪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蓋其事有難易也今世英能思其所難者則其所易者固優爲矣謂之永思不亦宜乎雖然孝子之於親所可思者不止於斯而已也一出言不可不思也一跬步不可不思也彼暴不知情其四肢而不思博奕好飲酒而不思好貨財私妻子而不思從耳目之欲以爲父母戮而不思好勇鬪狠以危父母而不思五者不思孟子

所謂不孝者也孝子之於居處也則思莊事君也則思忠蒞官也則思敬朋友也則思信戰陣也則思勇以至爲善則思貽父母令名爲不善則思貽父母羞辱若此者何所往而非思所當思者又豈間於親之存沒邪苟不知此而徒秋霜春雨之是思抑末耳思之何如亦強於爲善而已矣強於爲善以發其身吾身尊榮則所以顯其親者至矣斯孝之大也故自古惟稱舜爲大孝武王爲達孝而以孝思詠之者此也然則惟聖人爲能盡孝思邪曰非也道其至耳君子以道克爲貴以德義爲榮盡乎已者而已矣曾子匹夫不失於孝者人人有也太芳其勉之仁峰文集 卷之一 序 弘毅堂

送婺邑令羅君應召之京序

令之職近民號爲民牧荀卿曰牧民如牧馬善牧馬者去其害馬者而已故爲令在乎保民保民在乎去惡然其上有守有監司下則民情滋僞豪強有力者禁其欲不得肆往往誣罔赴愬於上上之人不察舉置之法亦有明知其枉猶必折辱頓挫而後寬釋以示威德故若是任者上下相咻以勿生事一切剋力爲員隨俗苟且鵠突爲轉遷計寬抑不斷於以止訟此風已聞諸鄉先師朱夫子言其可畏則其來也蓋遠矣予自弱冠成化

初至今能除害保民不負其職者天下英俊不敢厚誣
所目擊者僅三人焉前山西按察使寧德陳君時安之
在下邑今吏部考功副郎慈溪楊君明甫之在崑山與
夫羅君某之在婺源三君者制行不必同同一正已宅
心不必同同一愛民爲治不必同同一去惡予邑有某
姓者士人之父也語予曰予父一介豪俠爲父母陳君
所挫臨死連呼陳君以示平生之辱然未嘗有怨焉予
始第奉使事崑山過一村落有陳姓者借其館客吾鄉
人來迎類故倭而新者則之乃曰自楊君爲政吾父
死之吾兄死之兩懇於京家產消竭過半矣使君何以
仁孝文集 卷之十 中 弘毅堂

而去惡者固難去惡而人心不怨者爲尤難使得久於
其任而坐收其功之成則所謂勝殘去殺者相去不遠
矣愚竊以謂天下治忽實繫於令今中人以下者率多
變其所守守法不變者又不得久於其任欲望害息民
安以臻治理者何可得哉今欲久於任或從唐相張九
齡之議或如宋制帶內兩以出使監司不得以撓其權
庶中人以下者亦自振作胥獲久任之功以躋乎明之
治則羅君此行科道攸屬天下之事科道得言之楊君
之在銓曹得行之二君始能自拔超乎此風之外矣終
豈不能力挽之乎天下哉此實數百年有司相沿之
仁孝文集 卷之十 序 弘毅堂

送李守何公述職之京序

皇上御極之二三年惟天下百辟蠻貊酋長三年修觀
之期吾郡何侯子敬先期於今年九月某甲命駕之京
侯爲政嚴重簡靜與民之利而除其害順民之性而導
其歸聚民之所欲而不施其所惡大得民故人心不欲
其遠去而美不可留多爲歌頌記述以送其行七學師
生漸侯之德化最先懷惠尤切者也神博某某率諸生
賦詩遣李生貫徐生臣造某臥病之廬請序以引之某

固辭不獲乃力疾言曰古者帝王之治天下必咨四岳
十二牧與夫群后百辟四裔之長五年一巡狩二年一
朝上下之間禮志交通治化宣洽故藝倫攸序庶績咸
熙而蠻夸率服我太祖高皇帝法古爲治於方伯郡長
之來朝者必從容賜問務知民間休戚興利除害彰善
殛惡以底於治伏讀聖諭有官方而承朕命宜教化布
威德若肯除姦去僞豈慮孝親忠君之道不至哉三復
皇言益與舜典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壬
人同一揆也不亦大哉弘治壬戌春某與朝會京師先
帝卒復舊章命宰臣簡拔藩臬郡邑長君之賢特而治
仁峰文集 卷之十 序 弘毅堂

續卓異者錫宴馳傳旌寵而擢任之時冢宰馬公文昇
以爲才識明達而易見心術隱微而難知苟舉非其人
衆心不厭必俟訪求姑以撫巡憲臣之所推者五六人
應命然亦未敢以爲賢特者也嗟夫去古日遠人心益
漓百官群執事所以自處與夫所以處人者臧否不免
情僞之私毀譽或出愛憎之口誠有如冢宰馬公所對
者然而所謂人心之微者果何以能甄別於衆人之中
而得其實用哉吾侯蚤與伯兄孝子公從白沙游聞心
學之要不畏彊禦不侮鰥寡不惑於異端不搖於衆口
故爲政務明道術正人心育賢才興教化如海涵春育

而百廢俱興如雷砰電激而群姦悉服至於立約束懲
勤惰而府治坊第學宮道梁獎壞不治者一撤而新之
民不告勞心術之微如此者誰能達之冢宰以副聖天
子之求哉某不佞不能贊侯之賢於萬一姑以祁師生
之請謹摭其大槩以俟他日必有能達之聖君賢相者
壽汪處士八十序

戊辰之冬一之日望表妹婿吳君朴偕杭溪張君某暨
二美少年謁予仁峰請曰美少年者一雙溪朱生文燦
一渠濱汪生樞也朱生託館於汪生尊甫滄君之門婦
翁齊盤公以今月某甲壽躋八十朱生無所用其情乃
仁峰文集 卷之十 序 弘毅堂

命善繪者爲圖千能言者賦詩用致長生之祝欲丐先
生一言敘其額雖朱生之念亦汪君之所願得也故二
生之來謀諸張君張君又伯兄之姻也遺朴爲之先容
先生宜無靳焉某臥病山中心怯思索文辭之托率多
辭謝而壽文絕筆已十年矣其可再犯不慮哉汪生于
捧一冊進曰此生先世遺文也鄉先儒碩先祖未嘗不
得近也甚以生之不肖不足取信於先生故以托先生
所親者先生母惜一日焉某受而讀之乃鄉先陳定宇
暨汪蓉峰朱禮待方少叅諸老先生爲其先恕齋居士
谷隱公彥輪公照部公所撰狀銘敘記詞說致語也觀

詞藻之富足以昭世德之隆考繼述之賢足以驗流慶之遠定宇峩峰辭非溢美者爲可信也間齊鑑公爲倫理崇孝悌惇信明義善蓋一鄉一鄉之人爭訟不下者咸曰盡質諸班奴朝奉爲不善者咸曰母使班奴朝奉知也班奴公小字朝奉俗尊敬之稱也以此觀之公之賢蓋無忝於其先者矣某何敢終默而不効一言哉雖然凡所欲言者前輩已先言之矣焉用贅哉獨以定宇先生所著恕齋墓銘引馬伏波征五溪見飛爲跼蹐墮毒霧中始美弟少游之欵段下澤鄉稱善人遂以爲進不如退出不如處昭示後人以故谷隱彥輪俱隱而弗

仁學文集

卷之一

序

三

弘毅堂

送陳通守考績之京序

古之人德行修於身而爲治於天下者舉此而措之耳

所謂德卽智仁聖義中和行卽孝友睦婣任恤是也上之所教下之所學與夫有司之所考較選舉咸以是焉是以上之人德無不明行無不著而所施於政者皆躬行心得之餘以人治人人無不從事無不理而成治化於天下自後世取士舍德行平生之實較文藝一日之長卽以入官與之圖治由是學與政判爲兩途而治不逮古也遠矣若夫豪傑之士進身不得不俯徇時制而修身之則往往效乎古人至於脫穎而出施諸政事之間其所成就燦然可觀有非尋常能吏之所可及者於吾椒得通守陳侯性之焉侯性至孝蚤爲伯父後而猶執其親之喪非義一介不取與於人其游庠時孝義之譽已著提學憲司某公嘗覽其行爲一方多士勸旣領鄉薦拜命佐椒凡所施設莫非昔修於身而學於古者其飭已也廉其事上也敬其處事也公其使民也惠上見予而下見懷太守前金城彭公濟物今博羅何公子敬皆古君子也亦雅敬焉侯今滿一任奏最還朝鄉進士謝君元卿歛劉君彥實輩咸德侯欲彰侯政取其政之美者析爲十詠用志椒人之思且欲播之太史氏謂某雖愚亦好古者能知侯之詳屬某爲序某惟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程子曰古之仕者爲

仁學文集

卷之一

序

三

弘毅堂

人今之仕者爲已古者大學教人之法始明德終新民
明德學也爲已者也新民仕也爲人者也古之學者始
成乎已而終至於成物今也不然公私之間而已學爲
已仕爲人公也學爲人仕爲已私也未有學爲已而仕
不爲人者也亦未有學爲人而仕不爲已者也聖賢立
言之旨其痛切爲人何至哉侯學古者也始學也篤於
孝義而厭剽竊葩藻之習爲已而已今仕也務乎廉敬
公惠而耻貪墨苟且之行又豈爲已者哉然則視今上
之所教下之所習若脫去藩籬而游於千仞之上者雖
其天常之厚而學問之力不可誣也謂之豪傑之士不
仁學文集 卷之十 序 弘毅堂

溪山勝遊詩序

徽本山郡和與予休之西鄉又在率山下萬山之中舟
車所不至居氓有終身弗識其製者鏡山思恩太守李
君彥夫未老致其仕而歸遊衍以自適焉以山人耳目
習於山而曠於水乃製爲遊航以窮溪壑之勝某乞病
身退休林下亦十年矣先有是志而居在上游四十里
灘瀨益涸且力弗及爲徒聞而羨之彥夫請與同登約
已二年參差不克赴四月八日始與群從伯氏仰之季

氏禮之正之赴焉至則從子恂昌與嘉典丞吳君克敏
已在門矣館穀鏡山有梨園之設九日登舟則君弟彥
公子梯姪楊桐析與偕夕至長洲宿秀野園遊興甚適
十日彥公之婿繫之李村宗人錫請遊石橋巖亦心期
也克敏禮之榻恂有事相繼辭去子等八人同往十一
日登山則主人伯仲瓚達鰲清義買海耀操壺觴絃管
以從盡日而返復有梨園之樂十二日榮君仲季留連
杯酌日夕始返鏡山十三日過浮潭別墅揖別而歸所
至探奇選勝輒賦一詩自始出至歸凡六日某所得詩
併題詠共三十三首彥夫十一首彥公四首楊生一首
仁學文集 卷之十 序 弘毅堂

送戴克進之寧海令序

浮梁戴君克進監察御史叅政廣藩青峰公之子少保
左都御史松崖公之從子也丙辰春與予同試禮部竟

以年拘乙榜君鮮兄弟鍾愛於親因上章乞終養不許乃求近地始得神更得發皆與浮接壤相去不滿百里或就養或歸省朝發而夕至親心安焉君由是得專課諸生以身爲教慎取與以明義利之辨究經術以示致用之方前此諸生補廩必餽酬於師其賄頗厚君辭曰束修禮也聖人曾言之不敢矯激以干譽惟隨其厚薄而貧者返以相資吾之志也至於謝賄何名也哉一例却而不受諸生感悅交頌其賢聞於當道論薦於朝於是而有寧海之命諸生如失所依庇度不可留乃競干文士以贈君行有日吳霖程柏韓沂輩八人者諸生中受仁峰文集

卷之十 序 弘毅堂

恩最渥者也戒子姻鄉進士余君宗器請予一言子觀當世邑博之起爲令者多在校則務請托以自私不愜則持其短長在邑則視學校如筌蹄而陵轍以自威一人之身俄而顛置其位而自相賊如此其亦可哀也哉君亦願聞之乎或曰君其免矣君於邑大夫交相敬而無相求則其爲邑也可知其免矣又曰君志大敏於從政當局者迷不若旁觀者之得其妙今在校九年閱令多矣賢者取以爲法不賢者視以爲戒今之寧海必有其遇也哉子曰噫嘻以此知君則末矣聞君始歌鹿鳴領賢書也藩吏進曰必減年可避乙榜君愕然曰將欲

事君而忍欺邪卒以此晦於下位坦然而無一毫怨悔之私克此心以往則何所事而不忠始在邪也忽夜夢親而心動明發棄官歸青峰公果遘疾漸至不起得躬侍湯藥襄大事非純孝誠感之至能如是邪今又能以恩義結諸生使其心悅誠服不忍舍去忠孝臣子之大節所以事上者也恩以養民義以正民所以御下者也其具在我者宜無不備矣又蚤侍青峰公居內臺理郡藩法以繩百僚德以惠百姓松崖公正色立朝受知於先帝嚴憚於公卿處之必有其道而君皆家學而身則之所資者又不淺矣乎視彼一邑之賢否豈足爲君

仁峰文集 卷之十 序 弘毅堂

輒重哉吾知君之於寧海也猶王良造父驅輕車就熟路隨所適而無或差忒矣雖然君心得無易之乎未可易也爲公卿易爲郡邑吏難爲吏易爲循吏難不然則自漢唐以來所傳循吏何其寥寥也或者又曰君在寧海三年耳不久來風憲之擢光復先業迹此而爲藩臬爲公卿指日可需豈鬱鬱久居寧海乎曰客其少循吏乎何可少也昔卓茂魯恭後雖無不爲公卿而其名則自循吏顯君子曰百公卿不易一循吏豈無謂哉蓋必有其道也君其勗諸子於君有通家之誼於其行故不以頌而以規抑以曉或人也爲是乎書

止義序

妹倩思恩太宰之子李甥梯納婦于氏七年卒年甫二十一子在襁褓李甥哭之慟復寓像於丹青洩哀於篇什聞悼而和之積累成卷問名於其舅氏仁峰先生且請爲之序先生名之曰止義而序則未遑也或者見而問曰昔莊周妻死鼓盆而歌君子名之爲達今李甥旣圖其像復悼以詩其哀思悲愴之情似乎過矣於義乎何居先生曰不然天理人欲同行異情者正與不正而已矣樂生悼以合歡離怨聖人之情夫豈與人異哉三百篇詩獨稱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爲得性情之仁峰文集 卷之十 序 弘毅堂

正者以后妃之德宜配君子求之未得則不能無寤寐反側之憂求而得之則宜其有琴瑟鍾鼓之樂然而其憂也不過寤寐反側而已夫何傷其樂也不過琴瑟鍾鼓而已夫何淫是亦發乎情止乎禮義之謂也于氏府衛文遠將軍之女也文遠博洽儒雅故女蚤聞家教年十四歸李氏內美外修克由婦道不二年姑氏委以家政家大食衆思恩多內嬖于處之上下內外微婉曲折無所不盡卒至群情翕然合事犁然順莫不宜之賢婦也李甥一旦失去上無以養下無以鞠中饋無所主哀悼之情其可已乎止于氏之賢女中千百之什一也李

甥後日再婚豈能必其象賢乎然則李甥之哀于氏之賢足以當之而其哀也亦止於想像繫思聲嗟氣歎而已夫何過乎然子之所謂止義者則不以頌而以規也或人退用書以爲序

仁峰文集

卷之十

序

弘毅堂

汪仁峰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記

梅軒記

大坂汪君鼎實不樂仕進不與人爭能去芬華卽幽雅構一小軒植梅其旁吟嘯其下雖久不厭遂以梅名如古人之槐堂柳庄竹居雖黜取不同莫不因性所嗜好居所宜有而名之以自况豁目而遣懷也古人愛梅者甚衆豈獨鼎實如林逋仙何法曹其選也然其所以愛之者豈徒暗香疎影徘徊於水月之間雪骨冰魂清絕於歲寒之後而已哉某嘗竊論人之所得於天而靈於

仁峰文集

卷之十一 記

弘毅堂

萬物者有五善曰仁義禮智信梅有五美實似焉其味和鼎鼐功駕舟楫林實垂成利濟三軍之渴似仁六陰剝盡百卉凋謝寒花冷幹獨立風雪中堅強不屈似義時桃紅李白姚黃魏紫各負顏色以爭春風乃獨收斂不放一花優容退遜似禮知春媚不免爲狂蜂浪蝶所侵汚乃守素隆冬與高人詩客同瀟灑而使驕兒遊女不能近似智至於早春消息漏泄南枝與松大夫竹君子爲歲寒友雖流離顛沛不相去則又似於信也人備五善存焉者寡梅以植然者能全焉豈非物之真可愛者乎時乎風雪滿簷樽酒當軒援筆賦詩雅懷清興炯

然見真意而梅花數點宛然天地氣象形相對而心相忘其梅似人乎人類梅乎於此有不願人之金貂文繡也於此有不願人之膏粱玉食也於此有不願人之萬鍾千駟也鼎實能愛梅不知能得此樂否乎鼎實精青囊術喜文章其遊饒浙間凡有行必請於縉紳先生以求詠歌其所志成化庚子冬以術謁予爲相得善地館穀屢日因出其所得叙詩百餘篇以獻且索記於予予嘉其志故不辭而爲之書如此云

歸樂園記

仁峰文集

卷之十一 記

弘毅堂

黃君顯義既築歸樂園致書告予曰僕屏跡黃堂輪粟博覽歸日以養親爲事乃於暇日築園數畝繚以墻垣鑿池其中作室其上棟宇苟完而不靡器質卑朴而不華竹樹簷牙蔬果區別山林澹而愈靜水源近而愈清予游息其中一旦喟然歎曰自夫從事專城也蚤夜孜孜事案牘給使令惟以不得上上之心爲心故常戚戚然今來歸有田可耕有山可樵足以供衣食給賦役池有魚畦有蔬足以具甘旨奉祭祀會賓客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辱以當貴於予心得無樂乎是故時乎春和景明萬物皆生予方有事西疇暇則尋芳拾翠樂天之始薰風南來萬物皆亨予方饁彼南畝暇則漱石

枕流樂天之通天高氣清萬物皆遂予方納稼場圃暇則玩菊東籬樂天之利北風其涼萬物皆成予方乃積乃翕暇則尋梅索笑樂天之貞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與時偕行聖人之常道也予不佞不敢以學聖人然知止不恥知足不辱舍出之憂而取歸之樂不亦可乎故竊名曰歸樂子盍爲予記之子曰噫子之所樂予之所憂也人肖乎天而不能法天之時民貴於物而不能並物之育故賈生太息於漢劉生激烈於唐雖欲樂焉得而樂諸然則欲樂者必後天下之樂而樂歟曰否古人憂世之志樂天

仁峰文集

卷之十一

弘毅堂

壺天秋月記

隱君子樂君孟奇結別墅數楹於若之前復甃爲垣高數仞中廣數畝伐石布地內鑿半畝爲池不關其上泉自中湧出清瑩澄徹如玉壺然庚戌中秋予自南雍歸與之夜酌於此時秋雨新霽輕風徐來天高氣清纖翳不留皓月當空千里一碧天光月影徘徊於一鑑之中予因以壺天秋月名之孟奇舉酒相屬歌東坡之詞以

侑觴酒酣歡甚執蓋告子曰自太極判兩儀而有天三光凝而有月發生萬物而有人人更物變幾千百年於今矣而天與月故無恙也往古來今不知於此夜得此樂者曾幾何人而寥寥百千載之間獨發於東坡之口東坡真人豪也不知東坡昔時之樂孰加於今日之樂乎某曰東坡之詞悲耳非樂也孟軻氏謂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蓋人之所樂其本也植於天其具也全於已而其用也沛然歡然心廣體胖不因感而生不隨伏而竭不因物而有存不隨跡而亡故大舜之樂不變於袞衣鼓琴仲尼之樂不改於曲肱溫見富貴貧賤患難易於前而吾心之樂固自如也夫天至秋而氣爽故高水至秋而潦盡故清月至秋之中天高水淨故益明具此三者景之極美者也凡物之極美者人心極好之樂其好之在此者忘其憂之在彼者歌舞歡呼痛飲達旦人之情固有豪放駿逸而不可禦者矣然吾所以自樂者未能恃之而不變而徒以觸於物者而爲吾之歡欣悅懌焉則觀物與思對景感慨樂且未央而吾心之憂已寂寂然交戰於中矣子瞻固風流人豪也然其爲樂也殆非負其俊才逸氣睥睨一世而以文章葩藻競爲風晨月夕之樂者乎况此詞兼懷子由也辭意悽

仁峰文集

卷之十一

四

弘毅堂

惋不亦悲乎孟竒有親在堂兄弟無睽離之苦其樂已得之於天者矣苟能勉其在已者而學爲舜爲仲尼焉雖不及之而以我之自得者時挹天光月色於一壺之中則子瞻之樂不足尚也予旣以語孟竒酒闌微俎用書以爲壺天秋月記

遊西梁山記

壬子八月朔偕同袍方君時用會試禮部北行抵蕪湖買舟趨金陵阻風艤於西梁山下日方卓午舟中無聊顧謂時用曰奔趨南北幾經西梁而未覽其勝盍一遊焉乃駕小艇而登二客從之江之涯帶山之麓昂賈十仁峰文集

卷之十一 記

五

弘毅堂

數屋貿易四方之殖青帘烟柳門巷連延巨艦小車水陸絡繹宛然一市會也掌封有吏盤詰有兵故地雖僻而盜賊鮮商賈便之山之高百餘仞而袤不滿一里廣四表之一面童赭無草木鳥獸之畜巉險陡峻不通蹊徑援崖而躋比及其半手足痛弱不能躡矣時用倡呼先奮數十步至一巖息焉以手招予予等接踵而至巖空洞可容數十人能蔽風雨俗傳昔有浮屠棲禪於此後不知其終夏久喘定氣舒力復勇發直陟其巔乃平地始有草木花卉之屬一巨石怪甚上注於頂下若懸磬欲憑之心懼股戰乃止東偏最高寬砥舊設望江樓

以覘寇敵治平久樓不復葺惟立木以見故址在焉邊崖瀕江下有僧院壁山而立江濶不敢俯視遙見其屋數楹如覆水上餘無所有也過樵子數輩詢其地屬和州訪左羊之墓不省其處因指其路背山而下逾強半有尼庵一座竹木蒨蔚宮宇邃遠鷄犬聲隱隱出林中叩扃而入坐半餉尼媼再進茶取禿筆題壁以紀歲月而返嗚呼是山也予昔家居未嘗聞也及考圖誌聞而知之未嘗見也今一登焉山川之名勝人物之華侈古今幽顯之跡造作興廢之由一覽而有之獨之於目感之於心觀太平之勝觀而四方之志窮而愈堅慨古人之死義而守道之心老而益壯所得不旣濩乎雖然今日之所得亦未必不自昔日之所開始也末有不聞其名而能識其狀未有不卽其狀而能得其實者也必問而後知其名必見而後卽其狀必登而後得其實然則見之不真聞之不審而欲強論西梁山者皆妄而已予竊惟此可爲爲學者喻焉故聖人有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不其信哉

瑞芝記

草木之有芝猶獸之於麟鳥之於鳳生乎其類拔乎其萃必有異焉者也按神仙雜傳凡芝有五色加以紫爲

六芝而各有其名其青曰龍芝赤曰丹芝黃曰金芝白曰玉芝黑曰玄芝紫曰木之蓋扶輿萍決之精蜿蜒清淑之氣蟠結鬱勃而成故其植無常根產無常地出無常時其狀有雲氣禽獸之異而生又爲言事後先相符合者是以古人以其爲吉之徵如祥瑞然故謂之瑞芝先事而知若神靈然故又謂之靈芝自古有瑞於其家瑞於國瑞於天下者信不誣也予六世祖松高公之墓成化辛卯清明日祭掃其上得所謂瑞芝者三本而是秋從叔大淵領鄉薦以歸弘治己酉清明日祭掃其上又得所謂瑞芝者數本而是秋不肖領鄉薦以歸辛卯仁峰文集 卷之十一 記 七 弘毅堂

之先與夫己酉之後蓋未嘗聞有此也去年乙卯冬家君竹山翁以他事過山下上省其墓又得所謂瑞芝者二本歸示不肖曰汝憶辛卯己酉之事乎是汝來春擢科之應也予視之且信且疑惟應曰唯唯今春不謂遂占一第適與之符噫是芝也不產於他產於墓得之春焉而應於秋得之冬焉而應於春天人之間提如影響是何神也一應固神矣一不已而至於再不已而至於是三是何神之至邪墓於汪澗獅塢僻爲練坑之窮源足跡罕至子孫唯清明一省而後則付之守者而已故辛卯己酉皆時所至獨訝夫乙卯之采竹山翁年老艱

步趨使非以他事則不過其下雖過其下使非翁之知尊祖敬宗亦未必能有此行也使其不至則必落於樵夫牧兒之手雖有此和氣之符休徵之應又何自而知邪是蓋吾祖宗積累之仁天道好還之妙有相爲流通交感默相於冥冥而啟在人心者殆非人力之所能爲也雖然古宅坑予五世祖墓在焉壬子清明日亦嘗得此數本矣咸以爲從弟辨之輩秋闈之應而未之應焉芝一也何神於此而不神於彼邪豈辨之輩之科第尚有俟於此邪予嘗讀王半山藏芝閣記而又重有感於人心之惑也嗚呼是芝也以謂無所爲而誕生者非也以謂必有所爲而後生者亦非也惟其家之休咎人之善惡時之隆替以之自反而自觀焉其或可知也彼芝也何能爲哉噫不觀吾芝盍觀夫麟鳳焉

竹坡書屋記

宗人克成早失父祖東崖公以賢良應正統間辟爲順天府照磨既卒克成收遺書構屋於竹坡之上日肆窮討其中縉紳爲扁其軒曰竹坡書舍屬其姻葉君孟奇請予記之予昔謁篁墩先生於南山見克成所詠新竹詩而知其能吟矣未知其能積書緝學如是也予聞之古人有曰積書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讀又曰讀書

將以窮理致用也苟標讀書之名而徒滯心於章句之末則亦何所用也哉克成能收父書而讀之可謂克子矣但不知其能窮理致用而知約入於道否乎匪讀書之艱惟知道之艱苟聞道矣雖不讀書可也雖讀書矣苟不聞道不可也予嘗慨夫世人唯知侈金帛豐谷粟以自富而能知積書緝學以自異於世者鮮矣知積書緝學以自異於世又或假之以取廩祿或資之以濟詞章否則呻其佔畢以爲訓詁士以此爲學公卿大夫以此爲的舉世習之不以爲非道噫能知讀書求道以自異於世者豈不爲尤鮮哉某竊病之克成其亦欲聞其仁峰文集 卷之十一 記 九 弘毅堂

所以異乎子好琴請以琴喻昔衛靈公之晉舍於濮水之上夜半聞琴聲其狀似鬼神問之左右左右曰不聞也召師涓聽而寫之至晉爲平公鼓焉曲未終師曠止之曰此亡國之音也不可聽平公曰何道出師曠曰師延爲紂靡靡之樂而作也武王伐紂師延東走投濮水中聞此音者必自濮水上平公曰音無此最悲者乎師曠曰有援琴鼓之一奏有玄鶴二八集於廊門再奏延頸而鳴舒翼而舞平公大善起爲師曠壽噫不知學者左右之不聞琴聲者也世俗之學學乎師涓者也安得學士如師曠者與之究竟其源而推極其效至於天地

位萬物育如玄鶴之鳴舞也哉

悅親樓記

丁巳秋予既竣使事還朝日以親老爲憂覲得外補南方以圖便養旣而銓選得永嘉不喜得繁劇邑而喜遂所圖知已者亦以爲賀戊午抵任第宅久不治傾敝蠹朽處其下惴惴焉有崩塌之患歎曰是可居吾親乎白於太守太守曰諾丞具公移當與治之予退而思之曰欲改作非百金不可太守許諾肯爲吾發私藏邪不過取諸民耳予初無惠利以及民而遽忍取之民耶赤子顛連者未得安而敢自適便安邪遂已至冬就西偏隨力區畫構小樓三間既成乃遣僕隸祇迎二親於家吾母不果行家君以四月至止於樓居數日其意欣欣然若有喜色予因名其樓曰悅親客有過予者曰夫子其達爲治之本矣乎爲治在於得民得民莫先於獲上獲上莫先於信友信友莫先於悅親夫子知悅親可謂先立其本者矣於治民乎何有予曰噫嘻予知悅親而已他豈所敢知哉苟存乎他則所爲者心已不誠而先失其本矣惡乎立哉唯患反身不誠友不見信上不見獲下不見治無以爲悅親之基耳敢爲鈞致吾民之計而故強爲是悅親之具也哉雖然吾親之色若有悅焉以

某之迂愚不肖重貽吾親之憂者多矣奚悅乎人情於
子登科莫不悅其得美任也子性崛彊不肯減年以希
進取居官莫不悅其微善譽也子識寡昧所過無曄曄
之名口體之悅莫不在甘喫也雖竭吾力不能備華鮮
之奉三者未能一焉親何悅哉樓中之所有者唯幾文
父畫堯禹典謨孔孟之書遷固之史近思之錄太極之
圖韓歐之文陶謝之詩與夫當代鉅公名士篇章簡牘
狼籍床几耳樓中之所供具者酒一壺飯一盂水一瓢
蔬一器魚肉或一味不得兼致也吾親曰若其中啜其
所供輒取其所有者沉潛繙閱以怡心神其樂雖雍時
在峰文集 卷之十一 記 弘毅堂

退齋記

汪君益新與予同出旌城派唐開國公鐵佛之後至孔
淳甫君始遷今石田其間語宦達曰友端曰淳曰雲龍
語文學曰朝賢曰雄圖曰松壽代有顯人治卷不用浮
屠敦尚禮俗爲諸族巨擘國初稱石族必曰石田汪一
時富翁朝士崛起寒畯者咸慕婚而不可得至君祖隱
父容始晦德弗耀致力於事親從兄之餘耕讀以爲業

君性沉靜簡默與物無譁行已有恥嫉夫當世尚氣以
凌人角利以爲己違道以致譽爲佞以眩時鄙夫以爲
容妾婦以爲侈波流瀾倒靡有究極乃就所居之後拓
地數畝爲蔬圃爲魚池構樓十有二楹據溪山之勝扁
曰環翠而自却掃一室名曰退齋戒其姻黃州太守謝
文安之子景國子謝文儀之子蔭走仁峰請予爲記予
惟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剛柔相推而生變
化變化者進退之象也進退動靜相爲倚伏而道之體
則本靜出物而不出於物制物而不爲物所制以一制
萬而不變者也是以君子常思退而主靜而戒無妄之
仁峰文集 卷之十一 記 弘毅堂

往焉或者以謂退爲老子之道而曹相國漢文帝徒以
之而成小康之治挾是術以往則莫不以一身之利害
而節量天下之休戚其終必至於誤國而害民然則君
子之所思者非邪退之義一也惟一容心其間則公私
臧否往往相反如晝夜然何則知上之必危也故下之
知滿之必溢也故損之知傾之必覆也故殺之知剛之
必取禍也故柔之知柔之必取辱也故強之知勢之不
可倚也故抑之知利之不可放也故廉之知寵之不可
怙也故辭之知虎之可畏而不敢撓知河之不可斲而
不敢馮知宴安之爲鳩毒而不敢懷知蛾眉之爲利斧

而不敢近凡此者皆發乎情止乎禮義而消息之理存
亡之幾於是爲得是卽易所謂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君
子何思而不可哉至於下將以上也小將以大也後將
以先也儉將以富也弱將以勝也不自貴將以貴也不
敢將以求取也不驕將以保位也無私將以成其私也
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
固與之知窪必盈於是乎窪知弊必新於是乎弊知而
示之愚辨而示之訥巧而示之拙勇而示之怯出言而
不肯盡其餘臨事未極而先止也凡此皆巧於謀身而
置之於無可利害是非之間而收全名於當時以終其
仕峰文集

卷之十一

弘毅堂

身者此先正則靜修所謂老子之退以詆其時相者益
新君其亦樂聞之乎一念之公私而君子之道老子之
術不啻南轅之與北轍背馳相去遠矣君日焚香把易
疑神反視獨坐於退齋之中將必自有所得予他日當
一造其齋爲君畢竟其說

思承齋記

甲子冬予起復還京過淮友人程君節造予曰伯兄志
宏以思承扁其所居之齋蓋思所以上承祖宗德澤以
下昇於子孫使世世衍之而不替也予先有周卿公者
修身勵行以舉德名其堂厥後子高公更曰承德蓋亦

思繩祖武不忘其先之意也舉德於節爲七世承德實
五世焉下及吾祖某公吾父德全公咸繩繩無替克世
其家德全公讀書能文章嘗與鄉彥結爲詩社別號岐
山鄉人稱爲岐山先生而德澤之流有自矣伯兄懼其
久而或替乃倡族人創爲宗賢祠以示仰止之義復爲
此扁其志亦勤矣願吾子其記之某嘗聞新安世家惟
吾汪與程氏世澤之遠亂嗣之繁他族鮮有參其中者
說者謂先世越國公華忠壯公靈洗二公俱以神武起
義保障州鄉活人爲多故子孫食其報如此而不知子
孫能世承其先德又如此也德者何吾所得於天之理
仁孝文集

卷之十一

弘毅堂

也天之理莫大於元元卽天地所以生物者人之德莫
大於仁仁卽人之所以爲人者是也二公起義助順捍
災禦敵於以救人而全天地生物之心卽所以奉事乎
天也順天者昌况事之乎舉德承德皆知所以事天者
世澤其得不遠亂嗣其得不昌乎志宏欲承先德其亦
反諸身而求諸吾心而已矣奚待外求也哉求吾心一
念之存而審吾身萬事之應無私已無害人無戕物凡
一言一動皆務決去形氣之私而求合乎性命之正克
去一己之欲而求通乎人心之公則子高公所謂承德
者在是周卿公所謂舉德者在是而忠壯公之所以除

兇戡亂存活民命者豈舍是而背馳哉書曰天道好還無毫髮爽後世子孫所以迓天庥而食其報也不亦宜乎志宏達此其知所思而善承者矣苟或此身一失於聲利之場而此心未免為私欲之梏徒揭其齋曰思承連篇累牘干諸人以飾其意文具而已矣惡在其為善承也哉予識志宏有年矣因知其非為文具者朋友有麗澤之義故為記不以頌而以規

永貞堂記

某童稚時聞塾師臨川章先生談其鄉有康齋先生吳聘君者講學於小陂得所源委吾神有謝君復陽汪君

仁峰文集

卷之十一

記

弘毅堂

顯德往從之游逾年而歸佩服遺矩言動容止一飭於禮而不苟見者背指而誹哂之某獨心敬而慕焉恨生也晚不得隨簪屨之後復陽君請聘君大書永貞二字以遺其介弟元貞君蓋以名義之協而亦有所規也元貞揭扁於堂以示顧諟之意未有記之者丁卯冬庠彥汪生億謝生春走仁峰山中見屬於予某問謝之先有顯道者破程門之的有公玉者得考亭之傳家學淵源蓋有所自而復陽君繼承先緒猶不自信而質之小陂聘君亦一時之傑也君所得不既濫乎欲記其實宜莫如君而顧畀之後生末學得無左乎雖然理一也愚夫

愚婦猶與知焉學者其敢不勉夫理出於天而成於地天地陰與陽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者動靜而已君子制身其處也法乎靜故安貞吉其出也法乎動故乃利貞然仕而不返類乎剛不能柔凶之道也故在易之用九曰見群龍無首吉隱而不出類乎柔不能剛亦不能終身故在易之用六曰利永貞君子之道於是為備然自古至今鮮有能備之者就謝氏之先而論之晉太保文靖公始臥東山者四十年而後出成一代之務矯情鎮俗人恃以安其於道不可知然亦庶幾乎不偏矣元貞為人厚重不靡剛直不阿篤倫理而薄勢利故克孝友稱於家倡立宗祠睦平族周貧解紛叔於鄉轉輸邊餉利於國凡禮義之所在無不為而機械變詐之事未嘗萌其念其自守可謂安且貞矣今年六十矣杖中之彥與之游者咸勸之仕以稱永貞之名而君不應故記之託一以為壽一以申諷諫之忱也噫元貞登永貞之堂紬繹其義詳且熟矣所以蘊用於曾而占行藏者亦久矣豈俟夫群彥之勸耶吾知其難為言者侯平時耳不然龍以屈伸為神鳳以嘉鳴為貴若止隱形於天外潛鱗於重淵亦何美於龍與鳳也哉此亦會稽太守所以勸其先者用以達群彥之意云

石潭八景記

石潭村爲石田者三百餘年矣本以村南潭底有石如墻故名其先叅軍孔淳者由旌城距村方七里始因山水之勝築別墅爲游息之所而子朝賢君遂定居焉世因襲稱爲石田未有正之者宗人惇善始按淵源錄而考正之復卽其山川風致之幽勝者釐爲八景于詞人墨客以歌詠之請予作記予謝病不能者三年矣凡三四踵門而請不置乃爲記其略曰朝賢始闢基時得一白石瑰奇特異因自號爲崑山老人或彈絃或賦詩從容相對笑語移日其襟懷灑落思慮瑋皎乎秋月仁峰文集卷之十一記弘毅堂

之臨也今其人不可卽而石與月無恙也得無景仰之思乎有諱雄圖者起淳熙進士博學強記以明經教授據平墩植李四方學者築室其旁號李頓先生當時化育披拂如春風及人者多矣今其人不可起而頓與風猶在也得無維則之念乎亭子嶺下有溪壁立千仞怪石嵌嵌而上下砥如釣臺登之有高世之志千金山下有潭深不可測相傳神物馴焉俯之有澤物之思古城幻有山突出凌摩霄漢峩峩巖巖擢青瑩翠仰之儼然仁者之靜也方墩下有古刹名寶華今廢矣平源之水環遶而出其清可愛浥之宛然智者之動也俯視井水

甘美道路之人飲者可以止渴愈病於以見天地生物之仁仰瞻方山祖廟香火尊嚴於以見祖宗流慶之遠惇善此舉得無意乎本以發山川之秘而因卽以勵其心本以章先世之美而因竊以淑於已惇善一舉而三善并焉其志不亦可嘉矣乎雖然不難於志而難於成功不貴於言而貴於行事惇善之先若從政君李頓武翼君世賢承節君昂甫教授君正心與夫先君子潛江尹友道或以武略舉或以文學進俱顯名於當時而今又或誌之新安文獻矣其遺韵流光被乎石田者亦久而著矣久則難變也今惇善欲變之非百倍其功修身全名以勝之吾未見其可也惇善此舉不亦難乎雖然母畏其難也聖人亦人耳苟知其所要其歸亦可學也豈可畏難而苟安哉子與惇善同出旌城且非一日之雅故嘉其志而勉其成功焉母徒恃虛文而已也

竹溪耕讀記

率山之麓曰馮村又名竹溪子七世祖松高公外家王氏世居之吾邑西鄉稱世家相傳馮村王山後黃張源方與子鵬源之汪四姓占居率山之下最久世爲婚姻他族雖富盛不與也國初山後黃公嗣英者贅王氏遂定居竹溪伯子文敬贊予從祖姑生子以仁顯義館舍

五十年而後還居里第顯義君明敏辨捷刀筆便利太
守文江周公聞其才辟爲掾史善伺官長意而良於任
使周公悅之故有所獲歸且善貨殖因以致富中子鑄
質美向學君初令習進士業故締昏于女婦三年卒
鑄學亦廢課農力田冀以暇日讀前以淑身心期不負
先君子之志此竹溪耕讀之所以名也子遊宦永嘉時
鑄就省士夫善吟者爲歌詠之子亦爲題一絕而諾爲
作記今鑄申前約乃與之坐而詰之曰汝知耕讀之義
乎耕必淺而易讀必熟而精而廣博多靡不與焉夫易
卽熟精亦淺之謂也二者其義略同而效亦不甚相遠

仁峰文集

卷之十一 記

五

弘毅堂

苟耕務多而不淺易則必稀稗蕪靡而秋無所獲讀務
博而不精熟則必鹵莽滅裂而學無所成雖終歲力田
不勉妻子啼饑之苦終身務學而卒爲無知小人之歸
也是故傳曰糞多而力勤者爲上農上農夫食九人上
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爲農一也
一食九人一食五人其差如此耕者可不知所務哉至
於爲學其差懸絕又有甚焉人有百人之人有千人之
人有萬人之人有億兆人之人有蓋千百載上下無算
人之人亦在於善學不善學而已顯義君雖不甚知學
然其才智出能冠從事於一郡歸能領袖氓庶於一鄉

是亦千百人之人之儔歟然不可學也鑄今有其業而
思耕承其志而思讀有可學者存焉蓋亦知所擇而致
力也哉鑄唯唯遂書以爲記

孝子堂記

孝子恒字思仁姓汪氏善事二親曲承其志而親悅之
成化弘治間父母繼沒先後廬居墓側終其晷晷夜號
泣聲不絕鄉人嫉之夜焚其廬夢若推之起者奉主以
避墓上產芝數本山中蚊蚋爲之不入正德紀元南京
禮科給事中張君天衢之在邑也欲上其事於朝請表
其閭孝子聞之跪辭曰孝人子職分事不能盡萬一敢

仁峰文集

卷之十一 記

五

弘毅堂

以烏鳥之行上瀆天聽乎近名之事非所願也張君嘉
之重違其志乃親制孝子二字侑以羊酒綿帛遺之曰
不足以增重卿用屬薄俗也厥于庠生尚忠拜而受之
揭之於堂遐邇稔聞而諦觀者莫不感觸於中而仁孝
之念勃勃生焉尚忠之婿鴈湖吳生綽請記其實孝子
方廬以廉公墓既終三年始歸寢好事者請于言爲贈
子始疑產芝夢異之事不敢以傳亦以孝者人子之心
所當自盡苟發於念慮形於踐履者一出於哀痛惻怛
之實而無一毫虛僞之私則芝不必產夢不必形蚊蚋
雖入焉不害其爲孝也焉用假此以爲鄭重哉今去孝

子廬墓之時二十餘年言湮事定祥異之迹出於當時之所目擊耳聞者遠近翕然如合一口張君之欲上其事也又皆得於其鄉父老儒生之信實者然後敢聞則孝感之應信不誣矣昔羅鄂州作鄉先黃孝子芮傳相去數百年之後猶載其產芝連理木之事後世不以為疑子與孝子同鄉邑通譜系親接顏色而聆譚論之餘諏詢詳審而得傳聞之實者可以其事涉於神異故闕而不傳邪芮不避刺史盧公之薦躬沐旌表門第之榮而孝子辭焉其度越又甚遠矣是又不可不特書以為務實而不近名者之勸也孝子信善矣鄉之人甘為不

仁峰文集

卷之十一 記

五

弘毅堂

善而又嫉人之善至於忍焚其廬而無所忌憚者獨何心哉子之於親也人人同孝子獨也噫君子於此可以閱世變矣然則有孝子非美事也無孝子非細故也憂世道者能不感於茲乎因併書以為記

志豐亭記

鹿城有九山華蓋為九山之望距南五里平地突起一山與華蓋對峙位出於巽因名巽山兩學宮皆而焉說者謂巽宜峰惜為連甍所遮不得觀其秀蓋築亭以益之邑令曰是誠在我踰月而亭成與客登焉怪石嶙峋喬松蒼蔚如騰虬如蹲獸奇雅特甚復當天朗氣清萬

象呈露襟江帶河負山望海一覽而東南之勝天地之奇了然心目之間杳不知身世之在何境也客有起曰美哉民物之庶乎田野以闢賦役以平庭無訟厖無夜驚農歌於野兒童謳於巷商賈頌於市而令君與客樂於亭令君之政三年有成矣令曰噫嘻豈不肖是為太守之力也予昔履任之二年出旱相仍饑饉荐作盜賊蜂起獄訟蜩興庭廡之民繫繫若貫珠嗷嗷然求食於庭子寔憂之為之發倉廩以賑之不足蚤夜維持惟恐失所是時也食不甘味寢不安席雖欲與客樂於此得乎自我太守之下車也政通民和時雨時暘年乃有秋邑之父老爭相告曰今年之獲數十年未有也誠有如客所云者豐年之徵太守之力也於令乎何有太守聞之曰不然天子聖明天實祐之而惠及我下民予何力之有焉令曰九穗之禾兩岐之麥雖曰盛世之瑞然必有善政於下如張堪輩感召和氣醞釀以成初未聞連阡接壤泛見於時也太守雖不居春秋法不得不書用書以志於亭以俟太史氏采焉太守鄧侯准字安濟吉水人令則新安汪某也

喬木世家記

建安楊君邁今順天府治中恒叔之子前進士無為州

守之孫貞素公之曾孫少師贈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
太師文敏公之玄孫也以春秋中辛酉鄉貢進士有司
爲表其坊曰喬木世家楊君喜其扁不爲一己之榮有
以昭先太師之澤光被族人乃疏其自太師而下同宗
總服之親服儒紳登仕籍者凡二十有八人請予爲記
予考楊君本支而上遡文敏公之父伯成祖達卿皆用
公貴贈少傅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至楊君已七
葉固足以世其家矣矧旁從任尚寶少卿者一人曰恭
贈太僕少卿者一人曰士儀擢進士任太常少卿一人
曰旦擢進士任武選主事一人曰士偉前後任中書舍
人

仁峰文集 卷之十一 記 弘毅堂

二人芳與俊也相繼襲指揮同知者二人恭與畢也
曰昂者任鴻臚序班曰倣者同知桂陽州事曰昂者爲
順德縣尹曰是者爲安鄉伯府訓導而佶則終國子生
而未試焉貢士曰防曰易曰崇者凡三人校秀曰昕曰
昱曰岳曰岱曰言曰京曰遷曰傳巖者凡八人簪笏相
傳鱗層羽輳書香不絕霧滃雲蒸而來者猶未艾也有
司之扁褒不濫美也哉雖然楊君知世家亦知喬木之
義乎喬木初無預於世家然曰古稱故國故家者必本
於喬木誠以建國創家之始必樹奇木爲蔭歷歲悠長
植根滋固而柯葉繁茂標幹喬聳上干雲霄旁蔽日月

望之蔚然知舍其下者必世家也善世其家者亦如種
樹然必積德以培其根績學以暢其支然後世可延家
益大不然公卿之子降而爲隸朝富貴而暮丘墟矣是
木也能保其不爲爨下之薪耶然則楊君所喜者而有
可懼者存可不慎哉嗟夫楊君家世出漢太尉公以清
白相傳雖爲甚遠然至太師公其中蓋有不可常者矣
太師之澤已及五世久足恃耶今治中太常具擅才諳
而名位方隆端可紹前烈啟後聞而爲中世之望楊君
欲使後世子孫世其家於無窮故願得此記託諸金石
以示不朽於可喜之中寓可懼之意楊君之用心密矣

仁峰文集 卷之十一 記 弘毅堂

或者乃曰司馬遷作史記帝曰采諸侯曰世家卿大夫
曰傳特尊孔子而升之世家王介甫猶詆之以爲非所
以尊孔子也太師雖貴得世其家耶愚曰不然天子有
天下諸侯有其國卿大夫有其家士庶人有其身具在
載籍孔孟述以詔人者可考也况古之公卿出爲諸侯
列國之君入爲卿相出入均勞未嘗有異遷之創名揆
義得無未安介甫以孔子之道可以世天下而不得世
其家又甚無謂我朝罷侯置守如遷之所名者既亡矣
以天子師傅之尊而位百僚之長者不得世其家而誰
可予不佞何敢妄議先哲特以楊君之請而辯論於末

以俟後世立言君子折衷焉

柏山祠堂記

宋三三宣議府君諱敦臨姓程氏既定卜居於率口復捐貲輯衆徙里中齊祈禳刹於柏山旣沒釋者淨曇德公乃相與築祠肖像於刹西偏昭祀不忘公嗣遂割祭田若干畀之以爲常祀國朝洪武刹與祠俱燬釋逸民協公嗣公則等新之天順又燬公像獨存釋惠朗又協公嗣龔等再新之爲屋凡十二楹規度仍舊高敞過之庀工於弘治庚戌訖於甲寅訖之日宗子機率支下往行釋奠禮旣成復謀諸族彥克正文傑祖瑗等取立春

仕峰文集

卷之十一 記

五

弘毅堂

祭先祖之義以正月三日修祀事於祠下儀文有度品物有常器用有專受成有次俾龔之子師魯著爲定規刻梓世守而行之師魯復以租息不敷衆盛無恒供難爲經久之計乃從史好事者各捐貲入祠博換增田以給之且具本末請予爲記予惟祠堂作於家禮也中世以來才智有力者每假營期而因以寓於浮屠老子之宮其意以爲家之造廢不常有朝富貴而暮丘墟者不足恃足恃以延吾祀者不若舊院名利世變不遷能久於世也如宣議公之祠柏山是也雖然利與足恃以延公祀耶抑公有後能自延耳不然洪武以來僅百餘年

而刹燬至再使無賢嗣如公則如龔者利且不自延而取延公祀哉洪武之先邇公沒年紹熙越二百有餘歲矣其間經燬不知幾過續於公嗣不知幾人而始能延至於今也使當燬時不幸遇公之嗣不肖不克負荷或豐財賄而不知亢宗鄉里髦士有能仗義如公者起輪帑赴之則彼釋者將以昔之報公者報之而刹中之祠轉易而爲他矣公之子孫雖日號於人曰我先世有開建之功我先世有開建之功誰復聽哉今也則不然梵宮屢燬樨蔭公門梵相屢灰公像不變佛反不靈於鬼刹顧借延於家而鄉亦無有參其間者其故何哉嘗聞

仕峰文集

卷之十一 記

五

弘毅堂

公家創祠以崇宗祖立會以厚族人植產以贍先墓而公族學士龔墩先生稱其處者多良士歸者多貞媛能不以富貴爲豐裔而以禮義爲盛衰故其平居往往知敬先睦族亢宗起廢之爲功有如此者噫此其所以能世其家而足恃以延公祀於無窮也歟

汪仁峰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記

靜觀亭記

仁峰子爲貧而仕壬戌春既聞先承德君訃旬旬走歸
巷在淺土頻於塗乃謀改殯南山之陽構茅亭三間廬
其側朝夕哭臨皇皇然如有求而弗得不知此亭之可
以容吾身也既逾大祥始克襄大事而身所棲止猶須
於亭乃易茅以瓦爲久計亭之制窪其前之隙地爲池
以養魚鯽磬石崇址亭據其上四通八達一覽眺而洪
纖高下照臨流峙飛潛蠢動生植萌甲凡肖形於兩間
仁峰文集 卷之十二 記 弘毅堂

者舉在目中而其所以並行並育生生化之妙去去
來來之機合之有以極其大而不外析之有以盡其細
而無遺者則非凝神息慮靜以求之不能有所得也日
把周易獨坐其中人跡罕至久之若有所得亭與有助
焉因取程伯子詩名之曰靜觀未幾起復還京乙丑改
判順天顧以愚戇迂拙不宜於時乃引疾乞身歸養老
母復得息肩於茲日窮斯理之所未至亦平生之志願
也竊惟堯舜精一執中之妙散於事物千變萬化之中
膠膠擾擾日接於前或出於經常或感乎情欲非靜有
以察其幾微之際何以能知其中而允執之乎是道也

傳之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曾子子思子思懼失其傳乃

作中庸而曰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君子

必慎其獨者蓋示體道者必從事於靜而後可得也孟

子以後無足語此惟諸葛孔明嘗謂學必本乎靜才必

成於學亦若有所見焉然必若周子出始有以接夫孟

氏之傳而曰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者實擴前聖之

所未發而爲後賢入道之階梯也程子以之而傳楊龜

山楊龜山以之而傳羅仲素羅仲素以之而傳李延平

延平令學者看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是其氣象則又主

靜之要法朱子實與聞之而集諸儒之大成爲後學之

仁峰文集 卷之十二 記 弘毅堂

宗師遺言緒論皎如日星大明於世噫三百餘年時若

是其其近也生於其鄉居若是其甚邇也均賦於天性

又若是其甚同也其敢不服膺明訓遵蹈遺矩而甘自

暴棄爲下愚之歸乎雖然胡子有言靜觀萬物之理而

得吾心之悅也易動處萬物之分而得吾心之樂也難

惟聖人全體大用之學舉之無不該處之無不當其用

至於位天地育萬物而後爲主靜之極功聖人之能事

也學者何爲亦曰涵動靜於已聽用舍於天惟日孳孳

斃而後已如某者行將老矣何能爲役并識於末朝夕
顧諟用以自警而自訟云

忠烈廟碑記

大丈夫善養浩然之氣者湖海不足以爲容金石不足以爲堅鉄鉞不足以爲威泰山不足以爲重卒然遇之雖辯如儀秦智如良平勇如育賁無以用之而况叛童逆豎肆鼠竊之謀憑鴟張之勢恫疑恐喝朝發而夕斃者哉此儒者之有利益於國家而非尋常文吏武夫之比也昔陸賊方臘據有睦杭掠地發括建饒東下駐旆於溫目中已無完城矣時天下習安不修武備守吏倉皇棄城而遁郡博劉君士英以一介儒生憤激於中義形於色乃率其徒盧君石生等悉力當之相拒踰月以仁峰文集 卷之十二 記 弘毅堂

俟王師至而殲焉保完城以還報天子使溫之人民土地免墊隘之禍爲秉禮之邦者伊誰之功歟雖曰逆不謀順邪不勝正乃常理也方賊籍有五州連衆百萬投戈所向勢如破竹溫以彈丸之地抗連江之師以習安久靡之民遏勅敵方張之勢苟非以浩然之氣毅然臨之見理而不見敵知義而不知害推忠誠以感激人心爲戰守之計如劉君者何以振不武之威而收不戰之利如此哉是氣也克養之既到則得祿不足辭白刃不足蹈天下國家不足均矣何有於保一城克一敵乎哉古者獻俘執醜必於泮宮劉君之學可謂淺達其本而

無愧於古者建學立師之意矣君子謂其有儒者之勇仁人之功又豈過情也哉祭法能捍大患則祀之劉君之有廟於溫亦宜矣舊廟在郡學之東百餘步成化間前令文侯宗儒遷於城西新河里久復傾圯不治弘治戊午予承乏於此適文侯復來守溫乃請於侯轉遷於簡訟坊之東偏祠乘淫瀆汰斥之餘而加新之里卽神之舊隅亦神之所樂棲也嗚呼神之氣在天地者未嘗無而功在人心者不可泯廟之遷徙無常懼歲月之漫滅也謹請於今守鄧侯安濟爲之立石如此云

芙蓉書舍記

仁峰文集 卷之十二 記 弘毅堂

徽不產芙蓉而植之者少予初未之識既長踰三十南畿落解歸過楊子江時天寒氣清羣芳俱歛遙見一華隱隱出江渚間淺紅膩白清絕可愛以問舟人口芙蓉也予因口占一絕云睡起西風不覺遲碧桃紅杏謝多時天嬌絕色尤難得江水溶溶見一枝因自號秋水芙蓉又十年始竊一第承乏永嘉而永嘉則寔宜此花無處無之官署舊兩株好事者聞予號又以奇特者見遺予念事有默契焉者若此亦奇也無何以事過開元客有指僧舍芙蓉謂曰此王太史讀書所也是花壬子五月盛開太史有詩曰開元寺裡木芙蓉五月花開滿樹

紅欲與碧桃爭發達超然不肯待秋風是秋果領鄉薦
第二人而今及第拜法從之職實爲之兆予益奇之欲
築一亭刻詩於上以志之不果解任而此心則闕然一
欠事也甲子冬予起復與太史聚首京師太史君曰君
亭不可復得矣予卽其地構屋三楹舍書其中以俟他
時優游而歸老焉子盍爲我記之於戲予偃蹇弗類齟
齬於時而辱芙蓉多矣何敢復辱君命邪雖然事有作
於前而兆驗於後有發於始而事應於終如執券取物
然寧敢默無一言而甘卒負芙蓉與君也哉芙蓉秋花
也唐高蟾下第借以自況蓋以桃杏之華於春芙蓉之
仁峰文集 卷之十二 記 五 弘毅堂
華於秋各有其時而各見其志不以榮瘁先後生誦謠
之心高蟾之詩所謂怨而不怒也予之困頓場屋實似
焉始也託寓而卒得之亦云奇矣開元之花則異於是
不於秋而於夏不徇於衆而居於特不於江村野墅而
於肄業之所若脫去凡品而求異於世卒爲太史君掇
科之兆焉又何奇哉夫草木之華敷於春者不能却之
於夏綴於冬者不能進之於秋猶人之功名福澤豐於
前者多齎於後屈於始者必信於終亦理勢之自然也
然士君子有生豐豫之時際亨嘉之會自幼至老保勲
功被榮名以終其身如唐之郭汾陽宋之韓魏公者世

常不少是又必其稟賦之厚克養之完積累之至而不
可以尋常例論也或曰太史君以青年擢巍科躋顯仕
天常學識真台輔之器大用遠到享有全名如二公者
固其理矣開元之花不涉於異邪予曰否人與物均食
其土而草木禽鳥得氣之先者也凡物之罕見者不以
爲祥則以爲異在善不善之間而已善則爲祥不善則
爲異開元之花祥瑞玉之鵲異也豈以可疑焉
重建温州衛治記
衛治居壞三十年於今矣未有復之者復之自今陳侯
汝玉始汝玉自掌衛事首以興復爲念而先治其本正
仁峰文集 卷之十二 記 六 弘毅堂
已以飭僚屬撫恤軍士修明條政凡沿襲一切剝下蠹
政之弊悉革去之事日輯卒日安侯尤重用其力乃謀
諸同僚朱侯鎮東輩捐俸隨力區畫先蓋儀門五楹宣
威振武二坊立土地祠以安神葺夢草亭以志無忘先
烈此皆務之急而力小可自圖以爲人望者也弘治戊
午姑蘇文公來守溫昔公知永嘉果敢有爲民心懾服
侯以其情告焉公欣然可之而衆莫知所出也一日召
軍士之富而附版有司者丁輝輩十數人立於庭下諭
之曰汝知所以有今日乎皆一人有慶福澤所及也不
然汝等當披堅執銳以守四方蒙冒矢石鋒鏑之險求

保其身且不可得矧能有其財乎且財貴積而能散而
衛治乃汝主所居汝輩所趨以聽令者也汝等高梁廣
廈以庇妻孥而忘其主輕其身如此於汝安乎惟時衆
皆稽首再拜曰輝等小人智不及此今明公有以詔之
敢不惟命是聽明日爭相趨事丁輝乃獨任廳事并後
堂蔣寧等任經歷司楊廷芳等任架閣庫東西兩廊碑
亭蠡廟則劉讓黃聳張道輩所分任也不期月而功告
成焉侯以爲非文公之力不及此走書馳幣請少宗伯
方石謝先生紀之於石復以爲僚士所倡率所赴工亦
不可無述以勸來者欲得予一言以識左方予嘗慨夫
什肇文集 卷之十二 記 七 弘毅堂
太平日久將卒驕惰武臣惟崇宮室臺榭以爲樂占役
部伍以供使令甚則侵漁以攫其貲博換以兌其餉士
卒纍纍然尫羸困苦無以自存相與逃竄鄉土轉徙四
方者比比皆是也能植產以豐私室又能併力以共公
家如侯之部卒者豈多見哉夫天下之事其立也必有
其本其成也必有其機善集事者藉其本乘其機而發
焉則用力少而成功多文公之謂也然則衛治之成固
不可無文公亦不可無二三輩任力者使無養士如陳
侯又何以能紓士之力如此而爲文公今日之用也哉
先有其本而藏其機以待其時發焉陳侯之功蓋亦不

在人下也矣

月窩記

歙南澤富王君熙宇讀書涉大義能知內重而外輕不
欣欣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一夕行吟明月之下徘徊
澤富之濱胷次怡然若有所得因以質於先學士篁墩
程公克勤公曰此情感於月者也爲扁其室曰月窩請
記其實余未造其窩不知風致何如而月則亘古及今
人無不觀觀無不愛愛而得其趣味然識於中感遇於
一時傳聞於後世者不多見也今熙宇之在月窩也亦
能舉杯相邀凌風歸去有如李太白蘇子瞻之豪乎亦
仁肇文集 卷之十二 記 八 弘毅堂
能橫梁賦詩登樓清嘯有如曹孟德劉越石之雄乎其
又知光霽無邊一般清味有如周濂溪邵安樂之灑然
者乎凡此皆古人有感於月者也夫何居熙宇曰宇也
文不如李蘇武不及曹劉周邵聖賢之樂夫何敢望但
時乎一鑑當空嬋娟萬里玉繩低度天籟無聲宇也獨
占尋丈之室百感俱寂一竅虛明情暢神怡不知身世
之在何境也然亦不知何以得此而有合於古人者何
哉噫噫豈月之爲因人而交隨遇而感耳君不觀大關
塞枕戈征夫萬里鷄聲茅店行旅在途甚至鵲怨空山
猿啼絕峽孤鳴古塚鶴唳荒丘斯時也見月驚心悲愁

萬狀其身無所矣何以能樂耶熙宇間之慨然曰有是哉予之所未聞也雖然宇生聖明之時無征調之苦離曠之憂不躡荒莽魑魅之地而所謂悲愁者苟免矣茲欲長保此樂於一窩之中而使上可以無愧於古人下可以不泯於後世有道乎曰有法於月而已矣考之淮南子曰積陰之寒氣入者爲水水之氣精者爲月故月者太陰之精靜之極者也靜極故虛虛故能受日之光於物無不照因人而施而已不勞焉心能主靜靜則虛虛則明明則通以之照萬物應萬事知之無不明處之無不當而存乎中者雖之患難雖之夸秋雖之魑魅無不

仁峰文集

卷之十二

記

九

弘毅堂

人之境亦無入而不自得焉周邵復生不易吾言也熙宇其勉之繼前聞啟後知端在是矣幸無疑焉

同心樓記

猷南之環溪朱君廷遠與其弟廷章同創層樓若干楹以居其父友桐君命之曰同心求太守金城彭公大書於額亦古人銘座之遺意也廷章之姻宗人庸夫請子記之子惟兄弟者其始也同稟於親而其生也各成於已其幼也同育於親而其長也各有其室各則異異則必分分則必爭爭則梏其形氣之私遂翳友恭之義其則闕墻健訟至破其親之室廬不能居者有矣矧能同

心悉力爲樓以奉其親如二君之賢者哉二君爲之友桐君又從而詔之若曰居者迹也義者心也君子之道於其心不於其迹心同矣迹不同可也心不同同居何爲故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二君體此則入也同心養親出也同心服商有幸會則同心相慶有燕樂則同心相歡有疾病則同心相恤有患難則同心相救賦役之來也同心以應之外侮之至也同心以禦之詩曰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子曰父母其順矣乎然則友桐君焉得不喜以爲能承其志也哉雖然在易之同心曰同人於野亨同人於宗吝宗黨本同同之反吝同乎郊野曠遠之人而反亨者得非以同宗有親暱之私者乎予聞廷遠兄弟九人而所同者一耳豈彼七人者容有異乎而况於鄉國天下之人乎友桐君之意不過起其端耳苟求其至則有天下至公大同之道而求聖賢至公大同之心近自居室之間至於兄弟以塞乎天地無不同者度之前乎千百世之既往後乎千百世之方來無不同者然後可也二君其勉之

草菴記

漢川程君用光旣老扁其軒爲復春自號復春居士復名其仲子祖明別業爲草菴客有過其軒者詰居士曰

仁峰文集

卷之十二

記

十

弘毅堂

茫茫叢生及刈滋蔓者草也古人以之喻小人吾子何取以名而子之菴耶居士笑曰草有不可詆者古人不除子其爲我思之客曰草之善者可以定朔指佞嘗植於堯陞辟穢結珮見錄於離騷子惡而知其美者在所取邪曰非也客曰昔神農氏教民醫藥親嘗百草而試其毒子精其術者以爲可以生殺人者實懸於此故名其菴而欲令子知所慎邪曰非也豚犬試之熟矣焉用此子更思之客曰然則其意可得而知矣子不自號爲復春乎春暉生物者父道也草心子道也故曰難將寸草心報得三春暉吾子固無責報之心而草也青青長

七峰文集 卷之十二 記 士 弘毅堂

因春風和氣於門庭之間壽吾子生物之心於無窮吾子之心獨無愧乎居士笑曰草菴之義子知吾之所取有繫於吾之名號者而不知吾之所取有不繫於吾之名號者子姑退而思之難以口舌告也客退思之不得而居士卒幾二十年矣祖明售居士之術大著於嶽於歙南朱君應祚有起廢之力乃東幣戒子弟從之請子作記且述居士所以命名之意并夫與客辨答引而不發之辭時從之之子朗亦以疾邀祖明借來予蚤識居士於泮宮而知其爲儒而晦於醫者而今又由此而識祖明能世其業乃爲之言曰是草也自孔門區別荷蘭

操亾孟軻氏時雨化之之後而能言者鮮矣至漢諸葛孔明卽以名其所居之廬而敦明志致遠之學亦空谷之足音乎至宋周茂叔始識與自家意思一般故朱子贊其風月無邊庭草交翠而後知凡天地間一介之微皆有不容言之妙莫非與道爲體者也嗟夫能窮萬物之理而究萬化之源則凡生生化化肖形弄色盈天地間者皆與我無異也豈獨於草哉草之美惡猶人之臧否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孰能一之哉君子之於世因其所以不齊者有以鞠之育之匡之直之知之明處之當吏一一歸吾條貫之中各保其性以終其生此聖人之仁

仁文集 卷之十二 記 士 弘毅堂

能事也居士之所取而所謂有不繫於名號者其在茲乎子不佞亦嘗究心於此者因次第其語而足其意以爲記不知祖明以爲何如

兩園記

兩園者仁峰道人退休於家之所葺也南園爲先子居廬之所旣塋改撤其廬爲靜觀亭亭之前窪而爲池水自中迸洌無所通名爲止水北構書屋三間以舍子弟讀誦者南依山山下有泉乾涸不竭結一小亭其上名曰靜清山之上有三峰低者圓秀而巔平搜剔山坳誅茅爲亭名曰三峰以其次也中峰下瞰溪流湍激潄潄

結一亭以臨之曰觀瀾以所見也其上最高峰奇崛巖巖有石如臺登眺之間先隴宛然在目不任感愴之思因名其石爲望思臺志孝思也北園瀕溪輦石填壤爲堤以止水不堪蓄魚鰲無以供蒸嘗饋賓客復坎其地作竭決流以通爲活水池其土用以實堤高二級憑高爲蓬窻三間以爲遊眺之所沿堤植竹木以翳蔽道塗之人西有竹數十個綠陰匝地卽其隙罅爲石臺臨風登之名曰聽玉臺前矩石爲堦養蓮數本觀物仰哲名曰小濂此兩園之大觀也餘地或藝葱韭或植蔬菓或樹花木所謂穠郁蒼翠芬馥不替於四時者亦或有之

仁峰文集 卷之十二 記 古 弘毅堂

但取取給於日用之需而所謂奇葩異卉怪石佳木可翫而不可採錄者不以占吾地也道人遊息其中雖天象有晴晦月露風雨烟霧雪霰旦夕寒暑晦暝之變而吾之情歡忻歆慕怨惡悲愁憂患恐懼震怒縕乎中者卒然遇之雖不能無感焉然一真自如萬感俱寂終不能因之而易其固有之樂也然則古人所謂游息之物高明之具非徒爲者其亦有裨於人之性情也哉或曰自古天下名園無踰於洛陽者皆不旋踵而爲貴人之所奪子何取於此而往往因勝築亭志亭著義饒饒而不已者將以傳之悠遠耶道人曰天之生物也不能使

之久亦不以其不能久也絕之而不生故生生化化無終窮者天之道也而況於人哉人之於事物物也苟懲其不能久而不爲則天下皆化爲丘墟灰燼不復有生育豫樂之道矣豈理也哉雖然爲之者必思全其所以不可奪之理奪之者必思審其所以不可奪之人二者俱有道焉然皆非志於富貴者之所知也程子有曰

蓬窻不可奪如王維莊雖奪而有之可也此所謂奪之者之道也今吾之所爲也園中之所有者皆非貴人之所御園中之所樂者又非貴人之所知致奪之道其或免矣而人之賢不肖審之者其在於後之人哉或者

仁峰文集 卷之十二 記 古 弘毅堂

唯此因書以爲記

蓬窻記

仁峰子旣鑿活水池於北園臨池憑高結小屋三間虛其中後及前通三間爲闌檻旁爲兩室規木筏之制編筏傳箬葉覆之名曰蓬窻客有過而啗之曰筏之行於江河也涉蛟龍之窟鼓鯨鯢之波雪浪風濤吼激澎湃旣摧而幸全瀕死而後生者屢矣所賴者暫耳豈可常耶今子治游息之所不樂於常而樂於暫就於險而舍其安不亦異乎仁峰子曰噫嘻子不聞操舟者不死於瞿唐而死於溪澨蓋戒險則全翫平則覆也何安危之

足憑乎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與天地俱與造化游可也自其變者而觀之則萬物一漚古今一息耳又常弊之足云乎且吾生更歷如飄蓬之無定止者久矣粵自年十七棄塾師教授於鄉也四年復就經傳於外也二年備員於庠十四年歌鹿鳴試禮部下第需次於家也三年游大學也三年登第奉使崑山以迄於還也二年任永嘉三年執觀於京轉羅茶毒居里第三年起復還朝而待選吏部一年改調玉田者剛半月轉順天立朝纔四十八日耳雖稍涉久暫之不同然身世之間關飄泊同一蓬也其間不謹於言不戒於行不慎於疾不逞於身文集卷之十二 記 弘毅堂

三峰記

里第之前有三峰當面突起者爲最高峰迤邐東下中

峰次之三峰又其次也南園書屋面焉三峰之巔圓秀舒展可坐百餘人日游其上頓忘世慮中峰下瞰灘瀨壁立百仞玉聲淙淙上應山谷結亭以臨之曰觀瀾指道體也高峰奇崛巉巖有石如臺憑而登之先隴宛然在目不任感愴之悲因名爲望思臺志孝思也夫以一山而三名徙步而異狀隨所見而有所感因所寓而繫所思皆不爲邪私妄誕縱欲敗度之累於以宣暢其湮鬱裨益其高明克發其智慮真可以佚老餘年而茲山不負於我也矣迂愚寡昧我其有負於茲山也哉三峰之於本於仁峰仁峰連岡陂陀又自率山始率山實江右名山之祖如西北之崑崙然天下後世江南之山惟知會稽句餘天目鍾山九華之支而不知祖之所從出蓋不考之過也按山海經郭璞鄴道原疏浙江彭蠡之源出黟南蠻山中有三天子都大鄣之號蓋蠻卽率之訛也卽俗所謂張公山者是也雖以鄉先博洽如羅鄂州撰郡志猶未考而以率口之山擬之沿至國朝朱禮侍始辨之而復其正然猶以各邑之山析而爲出水之源尚不知浙江彭蠡之源統一於此何其不幸也哉嗟夫自有書契至今萬有餘年矣不見之圖經載籍者得非本以四裔之地未毓英賢而溪山窮谷又顯者所不

及至故淪沒以至此極耶三峰距率山一舍許率山且爾矧其他耶如某者其不有負於茲山也哉

去思亭記

徽倅陳侯去徽五年矣徽民思之恐久而或譏也相與立祠於水西橋之旁伐石紀事以詔來者屬筆於某某訝近代民牧多自好而自待之厚每遇遷一秩下之人迎其意輒爲立一碑道路相望其間出於下人之心者固多而效王并州之所爲者不少是故辭類諛而鮮實車徒飾而虛中其不足以傳也必矣某每惜焉况敢蹈其轍哉至於茲則有不可辭者以侯去位之日久又非七文集卷之十二 弘毅堂

列職於朝民無所爲而爲之也不得不徇其請而記之曰侯名理字性之睢陽人自少以孝行聞提學憲副嘗檄其行以爲一方多士勸預計借弘治辛酉拜命來徽一以所學所守者施之於政平居恂恂如無能者臨事奮發有爲督餉前代者區長率以賄通沿襲爲例至以餽侯侯蹙然卻曰何得此例邪以此聞上下時金城彭公濟物在郡賢守也亦雅善侯監司歸訟多以委之詳鞫平反咸得其情民用悅服所至立威信警勤情有所懲罰用以佐公家之費如魚梁堤之築儒學之修治文公闕里祭器之不備與夫貧民之無告者咸有以資之

至於水西橋督糧廳事成侯之所倡始而成之也大抵侯之爲政寬慎廉平故人心服而樂從事就緒而無負蹟如此故父老趨蹌從事必欲於橋之側者其亦以此南國之甘棠也歟於戲甚矣人心之難得也某於是重有感焉自古民牧去思之碑鮮有顯於峴山者考之傳羊叔子登峴山而慨前士之湮滅無聞自顧而悲傷固足窺見其好名之心矣然未有如杜元凱銘功於二石一置於山一投於水好名之尤甚也說者謂叔子以仁元凱以功皆足以傳然後人望峴山而墮淚者在叔子詳元凱也得非功不如仁感人之深乎繼此而守襄陽七文集卷之十二 弘毅堂

刻石於峴山者又不知其幾矣復泯而不傳而所傳者宋歐陽公峴山亭記耳記載史中輝守襄之事亦可見中輝之所以爲此者其心未始不欲其名與二子並傳於久遠也今所傳者不於其人唯其文迹是而觀碑文之立果足以屬繫人心已乎善碑如歐陽公者不能援中輝儕於叔子之列況其下者乎然則是碑也何預於侯而某顧何人而足爲輕重哉惟侯固自有碑出於其心應於路人之口者無窮後之人思之亦無窮者同此心耳何侯於言哉侯去於正德丙寅某月日擢爲冀州守聞今已家食矣亭作於庚午某月日倡率而董其事

者某某領其意而求記者倉史汪琦也

環秀軒記

新安好山水而休寧富溪其一也程氏世居之鷄峰峙其前北山擁其後奇巒秀嶺層見旁出清流激湍映帶左右程之彥曰正大者樂其勝就所居之旁築一軒以攬之而日游眺其中樂琴書於太古傲身世於無懷不知年數之不足也客有過正大舉觴於此甚適因以環秀名之厥子程生友爲城北葉君孟奇塾師與偕來仁峰山中求記仁峰子與之坐而問曰何哉子所謂秀者亦知其所自出乎生對曰友不敏何足以知之嘗聞之

仁峰文集

卷之十二

記

十九

求穀堂

易言曰龍旋蒼翠山之秀也波洞瑩潔水之秀也自峙自流自形自色粵自開闢以來往者不知其幾來者不見其窮推之於前而不見其始度之於後而不見其終其秀何居出於天乎仁峰子曰子信知其秀之所自來矣亦知人所以能攬是秀者亦有道乎曰嚴君日游是軒或鼓琴或論文或賦近體詩或焚香讀易或與賓客燕觴投壺雅歌無所適而不清致雍容自得焉若此溪山之秀之所助而能也餘不知其他惟先生有以教我仁峰子曰若子所云是知資於物而不知反求諸已求養於外而不求自修於中謂之攬秀可也謂之能攬秀

則未也且萬物之秀者出於天而人又稟天地五行之秀靈於萬物者也溪山之秀豈秀於人乎何則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天之秀也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地之秀也水暢火燥土厚金革水濕五行之秀也兼健順之德而聰明庸知以出之人之秀也人人有秀於我者故可久可大可賢可聖而謂不能者自棄而不思之過也子歸語而翁俾坐是軒之中攬溪山之秀溢於眉睫之間盍亦思養吾降衷之秀擴克靈臺之內者乎以之修身應事接物治人其道之妙蓋有不可云喻者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故曰思者聖功之本夫然是軒之秀有裨於身心不徒爲耳目之娛而已豈非善攬其秀者乎苟或攬秀於外而日失其秀於中恣耳目之娛而忘身心之大是正所謂舍放心而求雞犬者弗思甚矣惡在其爲攬秀也哉程生起謝曰教之矣用書以爲記

鵬原十景記

鵬原鵬鵠原也舊傳二鳥交集於原故名後居民彭濮姓者有其地易之以氏而更原作源有宋間予始遷祖員公自旌城卽源之口居之襲承其舊曰彭護源口里書板籍失其真者五百餘年矣莫有能復之者家君竹山先生首考先世之所藏旁搜野錄之所載剪訛伐舛

仁峰文集

卷之十二

記

三

弘毅堂

殺而正之曰鵬原復卽原之山川可供吟眺者釐爲十景命某記之某惟家在萬山中隔市囂絕車馬幽閒澹遠一泉一石皆有清趣一草一木皆有生意徜徉游泳何所不可而可以十景限量耶家君之意蓋謂耳目所接入境所同者不足書而書其或名於古或勝於今焉者耳居之北有峰突起曰壬辰尖陂陀自率山而亞於率山者又羣峰之望也巔有巖巖有白石肖佛先民祀之水旱禱焉至於今應曰玉佛巖居之南大連小連二水合流近連一里許曰汪王灘中屹巨石曰汪王石瑰竒怪偉特異衆類俗謂先越國公嘗飲馬於此後人名仁峰文集 卷之十二 記 主 弘毅堂

之理或然也居之西原之將窮曰坑頭古有龍井窟圓徑一尺清瑩澄澈淺不可度有龍潛焉居之東源水出口名滾渡津兩山夾峙狀類象獅獅山有石礮水長不涸行者指爲鼻竅必佇目焉是爲伏獅岡西南一峰特立尖高若文筆與壬辰相望是謂仁峰尖卽某竊以自附者東南汪王灘下匯爲潭曰天井窟又下爲湍波瀾縈迴可觀道體左一山奔趨尾從直前俯首如鍾爲覆鍾山右一山連岡倒下橫伏如琴爲橫琴嶺鍾山下溪流頗淺有石浮水面如印之狀水分流中湧小洲復下爲洲曰店潭末復湧一大洲而水環遶其側其形如龜

謂之浮石印圓渚龜焉此十景之大槩也至於天生地設工妙無窮月夕風晨變態萬狀蓋莫能述而執筆之餘不能無所感也水色山光風聲月影自開闢至於今同也炊烟相接雞犬相聞村居當與古不易也不知自有生民以來居於此者幾姓能樂乎此者幾人能樂而知所以表章如吾竹山君者又不知曾有不否也某材質薄劣猶夫人也祇辱山靈徒增悲慨茲欲啟天地之秘藏發山川之勝觀使鵬原之山川顯如礮溪隱如盤谷名勝於天下傳播於無窮則以俟夫後之君子

秋碧樓記

仁峰文集 卷之十二 記 主 弘毅堂

上山吳君景相旣潤厥室復卽居室之偏爲重屋數楹以攬溪山之秀而日游眺其上以終老焉時秋高氣清一碧千里而樓適成客以秋碧名之請予作記某惟天有五形而秋爲白素色也天有五音而秋爲商金聲也天有五德而秋爲利物之遂也是故天運五德於四時而秋則水落水涸蛩唧猿啼風林薄肅殺之音露清凝黯淡之色聖人行五德於兩間而於秋則命將帥選士厲兵以征不義誅暴慢以明好惡修法制戮有罪嚴斷刑以體天之利焉故人情遇秋多驚愕而爲悲宋玉作賦其詞極矣至於秋懷秋興悲秋爲多而君行樂之

墅獨取於秋得無戾乎曰非也木落而山奇水澗而潭
清潔白之質實華彩之地肅殺之義寓生育之仁誅暴
慢所以惠安善類明好惡所以甄別君子小人秋也者
悖德者之所憂而士恒其德者反資其景以爲樂而所
謂悲秋者因所感耳固不害其爲樂也是故古之君子
如趙知微之天柱峰李太白之響山間伯嶼之滕王閣
桓溫孟嘉之龍山登高覽勝吟風弄月聚會讌飲多自
秋焉蓋樂其灝蕩無邊水天一色而所謂聲容之慘者
乃吾之用耳君質實有禮樂善不倦是蓋恒其德者又
爲賢者之後而生聖明之時家室翁和子姪俊敏或歌
仁峯文集 卷之十二 記 弘毅堂

月澗記

富溪程君正思字用禮自號月澗戒二子馳辭執幣走
仁峰山中請予作記其言曰所居有兩澗一出玉屏峰
琅然雲嵐中南來一出北山之北東折而西合其富溪

居占其上時積雨新霽明月正中皓魄素波蕩漾虛明
爛若流汞萬籟俱寂清風徐來恍然自失不知身世之
在何境也正思樂之舉酒自酌侑之以詩明日以質於
族兄學士簞墩先生先生大書月澗二字以畀予因以
自號倏忽二十年矣未有記之者敢以厘先生且曰境
不自勝必藉名賢題品而始顯於天下後世若盤谷愚
溪以韓柳之文廬山天姥以李杜之詩先生今之賢者
也其無讓焉某曰於戲古之君子能顯其所寓之跡於
天下而起高山仰止之思於無窮者或性命道德之純
或文章政事之懿或節義之卓世或惠愛之在民或功
仁峯文集 卷之十二 記 弘毅堂

高宇宙而不居或名揚竹帛而不有而其流風餘韻足
以啟沃後人是以後世愛其人必有以重其跡者是誠
在我無預於人也今子欲顯其跡而顧託諸文詞之末
乎亦在自修之何如耳夫一規之月山溪之水爲甚微
容光必照而徹乎兩間盈科後進而放乎四海爲甚大
有本也如斯夫子歸而求之月澗之濱毋徒竊其形光
以爲耳目之娛務探其本以印身心之則又發先世之
所藏伊洛餘言緒論以考修爲之方身體而力行之自
善信以至美大由月澗而上遡伊川胥此道也不然退
之何加於谷老子厚徒辱於溪神而佳廬天姥猶夫山

也何益哉予昔得川禮之名於篋中餘十年而始見其所著作於人又五年而後識其面於汴川亦嘗造其廬而見其所謂月澗者矣蓋謹愿之士而能閑肆其文詞者也尤好隆師取友孜孜淑淑自欲爲不朽計故嘉其志而進之於道使之反已而自修焉

雙溪書舍記

雙溪者瑣琅二水逶迤從東西來至是出口兩溪相合而爲一故謂之汴口程氏世居之祖旭君據溪之兩間構屋數楹庋以古書數百卷而岐黃家方書祿焉君出則捐醫藥以濟人居則闔門讀古人書以自廣有所得

仁峰文集

卷之二十一

記 東蒙堂

則遨遊溪上行吟擢歌以適吾適客有扁其室爲雙溪書舍者士夫儒褐又從而咏美之一日君偕其姻范生文一持卷走仁峰屬予一言予以病辭謝而未遑也旣三年復戒其子易同文一治具裴糧舍於北園日棲於門取必以要予予時方疾作且性崛強僊寒不受人拂抑心甚難之然又恐拂人之性故不得已力疾爲之言曰古人之書古人力行之迹也今人多以爲空言徒誦之繹之訓詁之甚至粉飾而文章之老而不知一言爲可用此其道所以不明而其澤所以不被於天下也久矣有志於古者可勝歎哉至於方書則今之人多能探

其妙以濟人而功或可以追匹於古如君者是矣豈道術不神於藝術邪抑人之身容易祛而心害難去也害身者疾人情畏死故其祛之也易害心者慾人所難惑故其去之也難然治疾者以方書而按之以法卽隨愈初無與於我也故易治人者已不正身不修而徒欲彊之以法不能也故難此其所謂五穀不熟不如稊稗也歟君家自先伊洛二先生及少師洛水公以來世業儒蓋浸知治人之術者君業不廢而專攻於醫故子以醫術喻儒道爲雙溪書舍之記使君之子孫他日欲復世業有天下國家之責者則知六經四書卽古人修身

仁峰文集

卷之十二

記

雲

東蒙堂

齊家治國平天下經驗之局方也舉而施之上下四旁均齊方正無不當者但有所謂各有當然之則者在反求諸已而已矣又何難哉

汪仁峰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記

重慶堂記

重慶名吾堂所以志喜也四喜詩以旱得澍雨旅逢故舊與夫合婚登第目之是亦人情之所同欲而願得者古人以爲喜而詠之固宜以予觀之四者雖可喜然卒早不過一年之饑猶可轉難於鄰得婦常事功名外物爭如一堂四老得天之所不可必得全人之所不能幸全者之爲九喜哉異鄉而遇知己殆人屬耳尚足爲喜况吾四親天屬朝怡愉而莫嬉熙初無異鄉睽違之苦

仁峰文集

卷之十三

記

一

弘毅堂

者其喜又何如哉予嘗靜坐與思際此幸會捫心自慶不覺其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而喜益不足言矣一日過縣遇宗人萱君者留館穀焉君夫婦俱已七十自矜以爲鄉邑偕老鮮有倫比執盞問曰子親壽幾何予曰幾七十矣曰亦可爲難矣予徐曰大父母猶在堂君驚曰幾何年矣曰八十八矣曰姥其初昏者乎予曰同庚而月有差也君捫几撫掌踴躍歡呼大聲曰初知有子而已詎知猶有天上人邪噫嘻天然自有之樂不惟自感而能感人有如此夫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其一則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也夫以王天下之

貴不加於父母之俱存則彼四喜者又足云乎父母俱存蓋具慶也君子樂之而况兼重慶而兩得之者乎人生七十號云古稀八十稱爲大老而况子婦幾七十而父母幾九十者乎吾又不知普天率土上下千百年壽如吾大老者幾人全如吾四老者幾家乎夫一得之爲難者而至於二三四焉又豈世之所多見哉凡物之不多見者善則爲祥不善則爲異是故麒麟鳳凰醴泉芝草人以爲祥祥者天地和氣之所致和氣者人主和德之所召人爲萬物之靈得氣最爲清淑而壽者又其與淳龐滄鬱之所鍾然非國家列聖漢仁盛化之所磅礴仁峰文集

卷之十三

記

二

弘毅堂

蘊蓄而後成則此氣何由而來邪和氣之來吾以一家承之雖曰幸會奇逢然非一家之可得專實我祖宗百三十年休徵之祥而爲天下之瑞也予不肖何當繪爲一圖表爲人瑞而爲吾聖天子獻計復浣滌腸胃操觚執簡而爲聖天子頌之

古軒記

予邑程君湧全者厭世道日下民風日漓去古之益遠也其出言制行之懿以至居室御器衣冠制作之微咸厭於今而欲趨於古焉故闢藏修之室一區扁曰古軒以志其心之所好尚其甥上山吳君孟悅走仁峰山中

爲求記某惟世之人好古繙刻書好古蛇腹琴好古人
物山水画好古銅金銀器皿者有矣至於古人之言古
人之行古人之勲業所以鏗轟天地而照耀古今者則
不知爲何物而不之好也不知湧全軒中之所藏者古
書古琴古画古器邪抑古人之言行事功之載於經典
汗籍之間者邪苟所藏者古人之經典汗籍矣而不知
紬繹其義而反踐之於身則軒中之所有者與古書古
琴古画古器等耳以此名軒斯亦末矣某少時猶及見
前輩立心制事純實無僞剛介質直可仰不可仰以
爲不可明白磊落而無含胡擊卷睚眦側媚之態而俗
仁峰文集 卷之十三 記 三 弘毅堂

之實於中而不但襲其名以粉飾於外者於是樂爲之
記
風竹堂記
仁峰老人有妹年十八歸於馮村黃處士尚文公仲子
顯謙踰十二年顯謙以疾卒妹年三十二子山甫八歲
湘四歲一女在襁褓遭家不造伯氏顯賜少友于惻怛
之念逆慮處士陰有所庇恤不二年求析產異爨處士
不能禁分產入薄妹脫簪珥去華飾紡績以佐費給養
老字幼哀死慮生殫力苦心連遭萬狀烈丈夫見之多
所不堪妹能安之志節不移畧無怨悔今年六十有一
仁峰文集 卷之十三 記 四 弘毅堂

朴素儉嗇猶爲近古也近年以來風俗一變上自朝廷
縉紳下及閭閻章布相與傳習釀成一種絨然圓熟軟
美澳忍之狀隨時遷就中立爲奸使與之居者窮年而
莫測其中之所懷聽其言者終日而不知其意之所鄉
而用度侈靡回視四十年前風聲氣習相去又甚遠矣
某竊恥之感慨之餘聞今人之有號古軒者不啻如入
魑魅無人之境而得聞空谷之足音覺然其喜者又可
云喻耶弟不知湧全之所謂古者與予好尚何如也孟
悅言動質實居服不華又能圖所以不死其親者蓋亦
近古者矣以是信湧全之所謂古軒者必能篤修好古

矣去年冬客有以繪冊一幅見餽者閱之乃風竹也時
湘甥在席仁峰指謂曰此繪好似汝母竹在歲寒已甚
矣又遭風雨焉奚堪然能卒抱貞勁不至離披天折是
可嘉也湘諦視泫然泣下拜請以歸無何干善書者大
書風竹二字以名於堂而以此幅裝潢成冊捧以告曰
此舅氏詔湘所謂似吾母者湘旣以名吾堂矣願舅氏
其終教之俾朝夕省謚心目不忘以効寸草之私且以
昭示子孫使世世不怠風竹之慈庶幾洗心滌慮思進
於善以成其身而世其家所謂生死而肉骨者也仁峰
老人曰吾鄉先達曹弘齋先生述其季女昌早寡有云

女嫁夫家十二年三年之卷三焉麓衰多於華鮮悲哀
溢於歡娛何以堪處然稱其家舅姑賢生母賢伯與嫂
氏俱賢家尤寬裕無仰事俯育之憂是則曹女之節辟
之竹焉雖遇隆冬盛夏而有嚴霜烈日之變猶有春秋
之時而來清風涼月之雅者乎其節之不變似難而猶
易也至於吾妹其諸喪服則均有之人事家貲胥無所
遇衰麻之制有限而荆布之惡不除卷三之悲少紓而
饑寒之憂不免豈不猶斯竹也脫去霜日之酷而復罹
風雨之患其節能固守而不變不亦尤難也哉雖然風
雨者變化也知道者觀之而消息焉考之古婦人有子
仁峰文集 卷之十三 記 五 弘毅堂

秋潭記

校士新溪朱生洪過仁峰山中語某曰予姻林塘范君
貞字世亨者穎敏好學動輒於禮言度於義治其先公
喪不用浮屠族人化之事母孝而父歿思之不忘乃顏
其二室曰慕椿曰養萱其姻學士程篁墩中丞汪靜軒
二公嘉之爲之作記其他創祠以祀先別支系以墜族
與夫厚倫理崇禮讓之事皆所優爲而不忘暇則徜徉
游衍於里西之秋潭焉潭名秋者以水之上游爲千秋
鄉故其潭其竭皆以千秋名而潭至秋潦盡水清雅宜
秋雖不繫以故名可也君遊而樂之嘗泛舟月下扣舷
而歌曰水流兮滂滂水止兮汪洋櫂孤舟兮鏡中央漾
仁峰文集 卷之十三 記 六 弘毅堂

守節不二者後必昌宋歐陽公四歲而孤其母亦三十
歲張魏公亦四歲而孤其母二十有五然二公之勲名
赫天地而動古今者雖其祖功宗德所積者厚然厥母
之執義保孤出於至誠造物蓋憫焉而以是報之也又
可証耶今兩甥山爲縣史從事京師行有斗祿之養湘
讀書學詩教授於鄉雖不能獲顯揚之實以竊附先賢
之後然軒冕倘來者外物也苟能無忌而母之義而戰
兢自持孝敬弗怠修身明道以貽子孫安知後日無顯
揚之報而彰風竹之節於天下者乎是爲記

之原而口耳之習枝葉之文蔑如也水澄潔可鑒毛髮
予見其體明而有辨也介然而義心生思以明乎事物
之理而是非之鑒好惡之情藹如也水能覆舟舟覆不
於瞿塘而於江河者玩平故也予於是惕然而懼心生
思以解情荒寧爲戒而以戰兢勤勵自強是皆秋澗之
助於我者所益多矣得無樂乎予嘗憤世之人爭名利
者紛紛馳逐於頽波就富貴者汨汨沸騰於炎海不奪
不厭不死不止又幸其樂夫頽波炎海而不舍厭秋澗
寒冽而棄之使予竊得而專有之鮮有爭者又可樂也
若夫流連光景惡乎取客唯唯而退問者起敬因以秋
仁學文集 卷之十三 記 弘毅堂

渾號君播諸聲歌爲日久矣洪締新好君門而多德君
恭餽有所不受乃敬爲哀集此帙用答君貺先生其贊
一辭焉某聞而歎曰林塘有斯人哉目中不見斯人久
矣憶昔與范兄文恭爲諸生時其姪有名旺成者以事
至邑必舍於校其容雅其氣銳其言溫叩其中有所存
予心愛之而期其將有成也今不問問幾三十年矣世
亨得非斯人之儔歟洪躍然曰卽斯人也旺成君小字
也先生知人哉某曰若斯人斯善是矣予不諛矣用書
以爲秋澗記

悠然閣記

隱居以求其志樂天以終其身此大丈夫之不遇於時
者之所爲然亦古今之所難者何則隱居以終身者非
難求志以樂天者爲難耳人之情求溫飽求便安求福
澤以利益其子孫者有矣而所謂求志者無有焉樂田
園樂妻孥樂會賓客以樂餘年者有矣而所謂樂天者
無有焉考其所志之高樂天之誠一超乎富貴功名之
外不以一毫榮辱得喪動其心者於古得一人焉曰陶
靖節是也其所志形於詩游乎羲皇之上其所樂寓諸
酒陶其性天之真其窮甚至於乞食覓醉於鄰而郡刺
史不得窺伺其起居察其出遊具壺觴反藉其友以取
仁學文集 卷之十三 記 弘毅堂

容所謂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者斯人乎予邑臨溪
吳君尚質亦高世士也不求聞達不競勢利據臨溪山
水之勝而居之卽其所處之地樂其日用之常年逾七
十矣而其志則曰智不足以周萬物功不足以覆天下
而出者皆苟而已志存於已而時懸乎天吾何爲哉因
時而適吾意隨寓以樂吾天而已矣尚友古人得所謂
靖節者心切慕之故構重屋若干楹爲游息之所而摘
其詩句所謂悠然者名之以自況其姻富溪程君宗盛
戒予友葉君孟奇求某爲之記某嘗矜其爲人非欺世
竊名者乃不辭而告之曰嗚呼君亦知靖節之所以悠

然南山之下者豈得已哉靖節實長沙公侃之曾孫也
晉祚既移境土人民秋毫皆宋有也靖節以勲臣之後
義不可以再辱而所謂南山者猶晉時之山爲可對耳
然非晉之山也上邇而魏而漢而秦而戰國春秋而三
代五帝以至義皇之上胥此山也山氣之佳無間於旦
夕飛鳥之適一任其往還其所流形飛動皆自二儀始
判生生化化以迄於今無終窮無止息而世代之變遷
人物之更易不知其幾矣而所謂真意者豈口辯之可
悉哉靖節之詩雖若出於天性之自然而感愴悲慨之
意溢於言外也宛然可掬矣尚質君得其所適之真而
仁峯文集 卷之十三 記 九 弘毅堂

定宇陳先生祠堂記

聖人之道本諸身學所以行之也故曰太上立德其次
立功其次立言古昔帝王之治天下也玄德穆穆而已
庶績熙熙而已何事乎言哉立言以爲教世道已不幸
矣矧角訓詁競葩藻言非其言不本於身而自展於道

者乎說者謂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必得宋儒而後傳
良有以也不然兩漢以至隋唐經生文人專門擅場者
何限而謂不得其傳何耶夫言者聖人之所不得已也
孔子曰子欲無言孟子曰子豈好辯哉子不得已也周
子太極圖通書程子定性好學論皆所以明道也豈得
已哉使當時致身通顯之位得行其道於天下則亦無
事乎言矣自是而又再傳得吾新安子朱子者出當宋
南渡又非周程之時比故益勵難進易退之節大肆繼
往開來之功使聖人之道昭然明如日星之麗天隕然
順若江湖之行地漢唐大儒有終其身未有所見者今
仁峯文集 卷之十三 記 十 弘毅堂

三尺童子習知句讀者一覽而得之生其後者抑何幸
歟宜乎後代之多賢也奈何其沒未幾天下之士蠢然
以訓註爲學各立門戶穿鑿支離爛爲爛耀錯亂日星
之明渙爲流漸殺失江湖之勢而道幾復晦矣予邑定
宇陳先生生於其鄉獲聞其緒乃有憂之於是遠邇羣
哲之源近取諸家之說玩索涵濡參互考訂及其燕次
其雜誅其畔伐其舛由是朱子之言真者完微者著畧
者備聖人之道煥然以明草廬吳文正公以爲有功朱
子凡江東從學之士盡送而歸之先生一時及門之士
多克有所樹立其言至今家傳人誦爲功於人大矣流

澤於人淺矣此桑梓專祠之立所以崇德報功者先後賢守令惓惓於此而不敢怠歟某愚獨以謂先生所以爲法於當時可傳於後世者不但立言而已也竊惟先生當中國革命之日正夸狄亂華之秋區夏溺於腥膻人類化爲禽獸三綱淪九法斂人欲熾天理滅矣其所謂天地不欲位光曜不欲凝萬物不欲生之時也易曰天地閉賢人隱先生薦守此義懷仁抱德不聞於時延祐間遍於有司亦嘗克貢舉者累矣卒稱病不行堅不臣之心泯不仕之迹孝友剛正動中禮度而德之可以廉貪立懦有如此者孟子所謂百世之師者非歟此先

仁聲文集 卷之十三 記 弘毅堂

生之所以不可及而非近代訓詁之儒所可同日而語也揭文安公稱之爲豪傑之士夫豈過哉祠作於天順中郡守福山孫公與有力焉近燬於盜先生六世孫實僅以像免乃謀於宗老曰輝曰茂及庠生有容圖爲興復白於縣大夫王君君乃慨然捐俸應之差日度才鳩工而以義官吳玘偕輝等董其事時有容父鰲興教沁水聞之乃以月俸與有容月廩爲族倡餘各捐貲有差肇工乙亥秋九月訖工丙子夏六月堂皇齋室門廡垣墻規制完好於前有光君以某邦人預聞先生之緒命有容來山中俾某記之某辭不獲敬述所聞如此君名

迴宇士奇起甲戌進士適有煽爲妖術者眩惑人心若捕而禁之君子謂崇儒重道祛惑辟邪乃明教化正人心之大者君爲政知所本如此可書因併書之

棲雲樓記

富溪程隱君宗盛結重屋以居號曰棲雲客有過而詰之者曰雲顯物也天子之居皆繪爲雲故仕者謂之登雲路焉君隱者也名義於此乎何姑請言雲之爲物也生於隱而悠揚出岫起於微而爲章於天變化無窮瞬息萬狀忽如澄墨如單幕如擘絮如曳練如絢錦忽如奇峰如疊浪如琪樹如瓊花忽如魚鱗如獸班如鳳彩

仁聲文集 卷之十三 記 弘毅堂

忽如寶妝婦人如輕裾仙子如步虛道士忽如玉馬徐行忽如鐵騎突過天下之物最無常而善變化者莫如雲且出而爲霖溥澤四方安肯攀卷低回棲樓于君之樓而不去乎君隱者守有常而無用世之志又何取於雲而用以名君之樓乎宗盛曰噫是何心哉予無四方之志久矣起居食息胥此樓焉朝焉登雲若宿於簷端暮焉眺雲若止於屋上愛其無拘忌也有以類予之閑愛其無聲臭也有以類予之靜愛其棲樓而不去也又有以類予之拙焉契其所以類予遂忘其所以不類者乃以名予樓焉子云然得無戾邪則當易之乎客曰

不易非予所敢知也一日仁峰子過富溪宗盛館殺樓
上以客之言問曰樓雲名樓久矣客曰之若此其將易
之乎予曰固哉客之爲言也何可易哉志所適耳古人
不有所謂聽雨來風者乎風雨又無常不測之物也不
有所謂草塘橘隱者乎此尤夢寐幻妄之事也然當時
莫不各以所適而有感焉創爲佳名遂成陳迹篇章煥
爛見頌於當時可傳於後世未聞有非之者也且雲無
常而君則取其有常雲善變而君則取其不變雲善爲
霖澤物君則不有其洗塵清好之功邪名後之意孰善
於此而庸易乎宗盛喜躍然起拜請曰願有以記之因
仁峰文集 卷之十三 記 弘毅堂
書以爲之記

屏山書院記

閩川程生圭字拱南僑達士也出梁將軍忠壯公後十
五世唐都知兵馬使公遷居汭川又六世曰緒公者
遷今居居之前有方山宜松舒障秀麗如屏宋先明經
學正公明築室其山號屏山書舍廢元族先宣使盤
繼修之又廢久矣生彊學好問有起廢之志乃京其父
克明君卽其故址加闢構屋若干楹皮書數千卷俾子
姓之後秀者肄學其中請先科伯都憲彭公大書屏山
書院揭於楣間因宗人惇善予作記某惟爲學而專

志乎讀書斯末也矣矧書室耶然不讀書則無以爲學
語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讀書而無
地又何以成其學而致於道哉此古之教者家有塾黨
有庠術有序國有學然其所以爲教則曰六德曰六行
曰六藝而其道則在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未聞有
云讀書也世遠人亡道湮教弛而昔所講所學者無所
從正乃欲搜拾其已行之迹於殘編斷簡之中以自印
正此讀書之所由始也然當時之書亦不易見惟周之
柱下史卽爲多書晉韓宣適魯然後見易象與春秋
英季札聘上國始得聞詩之風雅頌楚則獨有左史倚
左峰文集 卷之十三 記 弘毅堂
本能讀三墳五典九丘八索其他不得見者尚多然身
自爲學已自得師者不無其人焉至孔子刪詩書定禮
樂贊周易修春秋然後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
周公之道隱然在六經矣明經者復不知咀其華吸其
實體之身心之間復乎性命之懿而反疏其糟粕以爲
訓詁籤其糠粃以爲詞藻兀兀窮經老而不知一言爲
可用又豈古人讀書之意乎宋儒有憂之乃携同志隨
所寓而創爲講道之區此常學之外又有所謂書院之
名也明經公之託始屏山亦當時相觀而起也歟閩川
之程夙以貴勝號十萬程氏成化中生大父道昭公迺

然傑出遠紹箕裘雄於一鄉今生與克明君又能光復詩書之澤以貽後人可謂克亢其宗貽謀於遠也矣某嘉其志乃以平生所學有得於書院之外大者爲之記而書院之內齋室器具之詳禮樂儀文之末與夫造作歲月之小者蓋有不屑具云

永思堂記

予里張公山卽古之率山也浙江之源出焉一自小連大連合流桑園潭過祁由江潭出口一自高湖山麓由浙嶺浙源過和村出口與大小連之水會故曰溪口宗人太守曲靖公世居之子少時嘗過所謂和村者時三月初和景明峰巒秀麗原衍清曠居氓數十家隱曉於竹樹扶疎之中瀟灑於藍湖烟水之上歎曰美哉隱者之居也徘徊久之不忍舍去詢其姓曰吳氏恒憶之後又得於余宗器貢士云吳氏有思敬君者雅好義重士士有過者輒歛留容與於藍湖之上連日忘倦因號爲藍湖逸老嘗以不得識先生爲歉予亦悔當時未得一造其廬而攬其勝也未幾藍湖公卒厥子以珍思慕之不忘乃築室扁其堂曰慕椿旣而母氏又卒乃更曰永思未有記之者其姻曲靖公從子庠彥子明過仁峰求記其實予未獲識藍湖公而願親其子子明又與予同

卷之十三

記

十五

弘毅堂

山旌城與戢兒同視席不可辭然承思之名絀釋其義若有未安焉者請爲辨以諗之可乎下武之詩所以美武王也故其三章曰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言武王所以能成王者之信而爲四方之法者以其長言孝思而不忘是以前孝可爲法耳孟子答咸丘蒙問舜之事亦以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故引此詩以咏歎之以謂如舜者然後可謂能長言孝思而不忘天下以爲法則者也以珍何取於是而名其堂乎曰無傷也人各有所思也經不云乎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孝不同思不同思不同分不仁孝文集 卷之十三 記 弘毅堂同也豈謂爲人子者必皆尊爲天子富有四海然後爲孝也哉下舜武而言孝者莫如曾子曾子亦曰孝有三其大尊親其次不辱其下能養所謂尊親者非必欲尊其親爲天子之父也觀其答公明儀之問有曰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身者親之遺體也行親之遺體敢不敬乎故以不莊不信不忠不敬無勇五者爲非孝而言君子所謂孝者國人皆稱孝焉曰孝哉有子如此可謂孝矣滋味此言則知曾子所謂尊親者矣然與下武之詩孟子之說豈相背哉今日以珍之思所謂喻之於道者蓋無及矣惟敬慎其所謂遺體者益加

修省焉以求不負孝思之實篤行之於家驗於鄉以及於國人則以珍顧名思義不可不勉也子明達之亟聊撮其畧爲之記如此他日倘登永思之堂挹藍湖之勝以償宿願尚當爲以珍賦之

友松軒記

婺有隱君子余君尚正處士良大公之子公順公之孫明經山長元啟公之雲孫幼開義方長歷世故箕裘業紹而恢廣之阜碩於鄉歛其才不施所居之前有松數株爲重屋數楹以而之扁其軒爲友松若將絕類離羣會通萬物終於此而怡老焉賓客過者或曰朋友以人

仁峰文集

卷之十三

記

七

弘毅堂

屬之信與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合而爲五者人道之大倫也五倫之道本五常之德義者宜也尊賢爲大尊賢有等先儒疏之以謂大賢爲吾師小賢爲吾友友者所以切磋琢磨以成其德者也故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天下爲未足又上友古之八此孟子所謂尚友也今子前無古人而今非當世一切以爲不足交顧託於物之植然者友之以自附不亦異乎君曰是何言歟是何言歟某不病狂安敢無言八而非當世竊謂友者惟其似耳故曰同心

仁峰文集

卷之十三

記

八

弘毅堂

爲朋合志曰友某無四方之志所謂一國天下之士不可得而友矣古人之誦其詩讀其書考其行若皆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心切慕之而不可見所見者吾鄉之士直諒多聞者不爲不多而便佞善柔者不少愧子蹇拙弗類或見棄於人或不屑於已又憤世之友者杯酒論交傾倒肺腑少臨利害若不相識苟罹患難曾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者比比皆是也反不若吾松其幹干雲霄而直上吾取以勵吾之志其色貫四時而不變吾取以堅吾之節其材可以爲梁棟爲舟楫爲輪輻狙猴之杙吾取以策吾之才故子杜門息交與世長辭爭掃此軒日與數松老贈眺往還不知老之將至亦猶王子猷之於竹所謂不可一日無此君者適意而已容何難焉客喟然起謝曰高士也予多言予多言健羨而退從弟克瑞君之甥也與聞其說歸以語予且曰君七月某甲適七十初度願乞一言爲壽某亦君從甥也聞君所友之松植自其先以和公今歷四世矣君之志節才幹實有類之而其壽獨不類乎昔鍾輻嘗植松夢朱衣吏曰松圍三尺吾子當登第丁固夢松後至三公君從子帶已蜚英薦剡矣諸孫聰秀穎敏銳志明經安知君之友松軒後日不爲王氏之三槐堂乎用書以記

軒而爲後日之徵

一鑑亭記

先祖漁所翁分業旱干竹地二畝蓋吾家二百年相傳舊物先竹山翁裂而爲三以授吾兄弟三人子與季氏各鑿爲魚池一方上卽予所營治池上瀕溪結一小菴菴自適正德初退休於家乃以吳於仲氏易其地復營於下方稍加闢也仲氏易菴以亭乃取文公之詩名爲一鑑率山高湖二水爲江浙彭蠡之源至此僅四十餘里鮮入芴流不襍淤滓眞活水也其清可鑒毛髮潛鱗躍鯉宛在鏡中雲影天光徘徊水底仲氏盼而樂之請

仁學文集

卷之十三

記

九

弘毅堂

予一言以紓其意予曰仲氏名亭之意取足於斯耶昔唐太宗有曰以銅爲鑑可正衣冠以人爲鑑可知得失鑑之有益於人不特爲觀美之具也文公一鑑之詩蓋爲觀書有感而作其旨深遠又有異於此者不特爲鑒別物類而設也其意若曰鑑本明塵垢昏之水本清潢潦汨之猶心本虛靈物欲蔽之夫物者各以其本體而得名也苟昏之汨之蔽之則鑑也水也心也亦一物耳不能別於物也不能別於物是失其本體也失其本體則不足謂之鑑謂之水謂之心也今日一鑑則其本體不失可知圓天光雲影於一塘之中而類乎一鑑之明

者得其源頭活水本體之清可見人心之虛足以具衆理人心之靈足以應萬事外物之交妍媸萬狀之不齊酬酢萬變之不一吾心一以臨之如鑑之照物無衆寡無小大是非邪正有以燭之無毫髮之或遺非其本體之明所以得於天者守之不失疇克臻於此哉然則是鑑也在天爲明命在人爲明德所謂明德者獨此塘也明命者卽源頭之活水也康誥曰克明德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古之聖王莫不戒慎以爲鑑者仲氏其勉之仲氏性戇直與人無僞嘗商於古潤士夫名流過者莫不接見喜好讀書能爲近體詩又能脫去塵俗游於此亭亦非懵然不知一鑑之義者特假此以寓切偲之意而不但所謂怡怡云

仁學文集

卷之十三

記

十

弘毅堂

足齋記

上山隱君子吳君智道性純篤朴實與人交而有禮於物順而不譁敦親族以淑於鄉克勤儉以殖其家嘗買易江湖而貨貨足闢斥田園而恒產足田賦力役而俱輸足仰事俯育而衣食足又知止足之義以名其所居之室曰足齋嘗語人曰吾所謂足者僅足耳非富足也食足以克口而已彼愔不知脯林酒池衣足以蔽體而已彼愔不知穀衣黼襦居足以庇風雨而已彼愔不知

瑤臺瓊居既非予力之所可及亦非予志之所敢娛予
惟無辱以當貴晚食以當肉緩步以當車人皆局促我
獨展舒人皆不足我獨有餘人皆戚戚我獨豫愉天道
惡盈我不求滿人心好勝我不求贏故取義於足名吾
室焉諦其義不遺不愆反求於己以樂乎天不知歲
月之不足可以老吾年仁峰汪某聞而嘉之過上山坐
予足齋請予作記某惟足字有二義足乎此而克乎彼
者滿盈之謂也志乎豐而守乎約者知戒之謂也足事
有兩途有可以自足者有不可以自足者君亦樂聞之
乎昔漢張子房三伺黃石公於此橋受書一編有曰知
仁峰文集 卷之十三 記 弘毅堂

自以爲足也孝必如舜而後孝之道足焉而舜則未嘗
自以爲足也學必如孔子而後學之道足焉而孔子則
未嘗自以爲足也其所處愈高而不危極滿而不溢者
吾見其受祿於天保祐命之自天申之而已此所謂不
可自足者也天道其惡之乎君名齋固知所以自足者
矣予因紬繹足字之義而併告君以不可自足者而欲
進君於道焉不知君肯首可予言否也用書以爲記

遊率山記

率山在予里西二十里俗呼爲張公山中古爲率山即
山海經所謂三天子鄩也鄩一作都後世失其處或以
仁峰文集 卷之十三 記 弘毅堂
續之大鄩歟之黃山乘之而遂謂其上皆有三天子都
又岐而二之指休寧率口上遊之山爲率山皆非也何
也以水經兩江之源爲之左証也水經云浙江出三天
子都在其東廬江出三天子都入江彭蠡西今惟率山
之水山陰山陽一東一西而流入於江者乃古經之牾
合也若他徙則不合矣國朝禮待朱公大同嘗考知率
山之爲張公山矣然不知三天子都之卽爲率山故猶
以新安之江自績溪者出大鄩山龍巖山自歙者出古
黟山卽今之黃山自婺源者出浙山自黟者出吉陽章
嶺諸山各遡其源而不知統出於率山之一源者亦不

免踵訛襲舛按圖索驥之誤也某生其下少從堪輿家得見吳文正公所著地理表云率山乃江南諸山之祖長闕古經三天子都實彭浙兩江之源乃斷然以吾里中所謂張公山者當之而無疑而以昔所謂縣山率山大鄣者本一山也嘗欲一登以發其跡奔走南北偷惰因循正德初乞身歸養優游林下若可以償志願矣乃約同邑廷曙張公川禮程君輩訂期以遊復以老母日衰不忍離左右無何遘凶變又不得遊參差倏忽或形諸寤寐之間十年矣祥後始發書諸友復申前約預以中秋爲期地主黃王諸君亦喜與聞其會黃甥典鼎鏞仁聲文集

卷之十三 記 弘教堂

先戒僕隸入山剪荆除徑至期烹羊擊豕以俟諸公多有故不赴用禮獨來又天色晦霾度不成遊越宿辭去矣地主侯不至迎伺到門不得已携寓姪十六日赴約明日卽欲登山老者止之曰山上多陰晦異下方非甚霽曠無所見十八日亦然老者復沮之遊興勃勃不可禦遂行鑄借介弟鏞湘姪萬王甥庶章塾師魁發與寓相隨或肩小竹輿或策杖甚至附背捫蘿攀危陟磴至黃茅岡遙望復嶠中二弟同從弟羅如約追步蹣跚而來佇足久之岡下有淺谷放牛百餘問之乃村農耕暇悉縱之於此連月不收亦可見太平景象也旋歷一山

有所謂金字牌李家店者乃古僧院在山盛時遊客絡繹行沽宿賁之區今已蕩然翳莽中惟巨石一片上有三天子都刻字畫蘚蝕摹度可驗山礪兩石對峙如門謂之石門又有兩石倒跨礪上水從跨下流出俗傳爲仙人遺溺山人競指以示予予笑曰何俚哉合更之乃字之爲仙人跨澗此正江源所自出清冽潺湲捫弄久之而去又上一山至清風嶺獨石枕山阿傳爲支機石山人呼爲絲機石且謂其形肖似非也乃憩嶺上萬甥携酒班荆而坐周羅二弟亦至同飲三四行直上三天子都特出上兩圓土岡東西相望相傳東爲播鼓尖仁聲文集

卷之十三 記 弘教堂

西爲振衣岡中擁小石岡二比岡稍低舊無名岡石上巍下束壁削千仞頽然有飛墜之勢據之股戰心悸不敢俯視竊謂兩巨中小以小爲尊此卽所謂三天子都也俯視萬山眇若丘垤攢攢累積莫得隱遯縈青繚白外與天際始知是山之特出允爲江南羣山之祖然烟水瀾茫餘無所見也時山下小霽而上則涼風颭颭細雨廉纖不可久立山高氣寒黃王諸子從崖竇中得水仙花三本競以爲異子獨恨未得美觀始憶老人之言爲不誣悵快而下至清風嶺復盤折西下山抵靈隱菴宿焉舊爲靈隱院古有釋號靈隱師者飛錫駐於此

以建院以名宋時極盛而今山下休發叢林名利乃其屬菴也多年廢景泰中從祖得宜公購得其山召淨士某創爲梵宇四楹族父永州公嘗讀書於此弘治燬正德初吳僧鐵牛翠道人程某來圖興復予以名山從史其成不謂年涉盜歉好施者寡鐵牛力非其任乃舍其故址就東偏構茅屋三間供奉香火而已是夕月光如晝時以楮衾自隨尚覺凄冷不成寐夜半攬衣獨起露立仰觀星斗可摘寒慄不勝卽復就寢旦起訪靈隱故墟度西嶺尋龍窟觀瀑布泉泉自崖顛瀉下以次坎爲三井神物潛焉禱雨請汲其水卽應井下石壁斗絕莫能適從顛而下且視危懼不敢憑乞水者多夜往掩所不見以長絙繫腰上繫於木或人曳之捫崖援藤蘿而下然僅能至二井三井則用縋懸壘以汲入涓滴卽用蓋擁歸壘壘溢卽雨至予等不能往隔嶺而望黃王諸姻好勝鼓勇往探其竒喑然而歸爭相誇詡然破面傷趾無完膚亦見人之嗜竒也還至菴道人具素饌以俟是日大霧還至清風嶺復欲一登天都衆莫能從惟湘庶相隨然復陰雲四合黔山古詎以爲溪山多雲故黔字從多從黑而謂之黔山於此益驗陟距其顛尋丈間倏歛烟雲劃開曦光高揭東南天近一葦可卽西北

仁孝文集

卷之十三

記

重

弘毅堂

萬里遠無涯際惟天與水四圍相蕩浴吐吞而已胸次豁然精神飛動不知身世之在何境也賦詩八韻甫成雲復就合湘等駭以爲竒亦偶然耳下山若有所得日將就寢復爲黃君欽王君稅諸姻姪流連二日二十一日始歸凡六日得近詩三十二首方欲錄出以示同志九月一日富溪程君用禮偕乃姪廷殷上山吳君茂之蓀溪姚君晦之來尋舊盟二之日張公廷曙胡君朝陽繼至而用禮等偕戢子已先入山矣張公年高體胖胡君身亦微恙兄子談入山險阻艱難之狀畏憚中止四之日入山諸君還庠彦大坑方生周適至萃止大丘小仁孝文集

卷之十三

記

重

弘毅堂

林名實俱亡朝野共棄沉淪湮晦尤甚於山顧欲借爲
茲山之重不亦自誣矣乎雖然天地之間固有不變之
物上通於天不依形而存不恃勢而立既能自久又能
久人而非各位文章所可得而比擬者人人有也苟能
與諸公共勉而久有之則庶幾茲山之託有不可得而
辭者矣不然勢位若王荊公尚不能爭謝公墩詞藻如
柳子厚適足以辱愚溪之神而已矣矧其他乎諸君歸
併書以爲記

仰則堂記

文不本於明德載道垂教立政而扭捏不經者虛文也
仁峰文集 卷之十三 記 弘毅堂

後世真散而清文過乎質日趨日下至於近世一室之
微一事之善必號之以美名輒從而文之名之者虛浮
娉麗以炫人文之者輕俳儇巧而無實皆古人之所未
有方乃以之而自多於世某實恥之然今有好修之士
或以堂室之紀屬於某間亦強顏受簡而不辭者豈爲
人耻而忘自耻邪天下之事固有似同而實異者實與
不實而已矣作者有其實則不爲虛名紀者有其實則
不爲虛文苟有其實則古人几杖盤盂之屬皆文之而
況於堂乎予邑上山吳君茂之之先有竹洲先生者嘗
就其所居之偏有洲數畝闢爲隱園一區卽其窪爲池

沼焉乘其高爲亭臺焉據其爽塏而爲齋爲堂焉日娛
三親其中各加以美名雜植花木花卉菱芡盧橘桃李
以及地黃戎葵蔗品之藥四時之蔬與夫閑居適用之
物總而名之曰竹洲而自記之蓋不得兼善天下而思
獨善其身者之所志也某嘗讀其記而慕其爲人辛未
春過上山尋覽其勝則池平臺傾鞠爲灌莽矣問之乃
其裔孫九人裂而爲九各有其一焉或爲園倉或爲佃
廬或爲畦圃而竹洲之跡幾乎泯矣某徘徊久之惻然
於中倡爲諸君曰君等賢者之後胥能生殖而培厚先
業矣獨不能奮發而繼承先志乎生其鄉者誦其言聞
仁峰文集 卷之十三 記 弘毅堂
其風尚知興起况繼其業而承其澤者乎竹洲今既析
爲九區分守已定無容合矣盡於一區之中卽其故所
謂仁壽靜觀淨香流憩直節梅隱遐觀風雩者各志一
景其中以無忘先人之舊而興高山仰止之思亦易易
耳諸君何憚而不爲乎諸君躍然曰謹如教某歸亟諸
君挽留某曰俟諸君景成當再至爲諸君賦之時茂之
口占一絕以訂後期茂之蓋知所重者乃卽謀復先志
築室於區名曰仰則今年九月走仁峰求記噫若此者
某其可以無實辭乎先生當南宋不競之秋三仕州縣
皆有顯功嘗言若得獨當一面提精兵數萬必擒頤利

以報天子蓋其志也賜對闕廷慷慨言天下事悉中肯綮命世大儒朱文公張宜公聞而應之爲之標榜使當時君相知而用之則恢復之業必有可觀一有不合輒奉身乞祠日以養親爲事進禮退義出忠入孝臣子立身之大節規耀當世實吾鄉後生小子之所仰則者矧爲之後而賢如茂之者仰而則之不亦宜乎用書以畀之亦紀其實而已何有於文也哉

椿諼堂記

椿諼堂者雙溪李君本重偕其仲氏本明之所作也君甫八歲而孤仲遺腹中賴母黃孺人慈育以成君傷失所怙德所以成終慕無爲情乃卽古人託物以祀親者扁椿諼於堂以繫思焉本明君旣繪爲圖于子詩以紓其情悰矣而堂則未有記之者君意以屬某某惟士大夫之能世其家者必其一家父子兄弟奕葉皆賢然後名實孚於時聲光流於後如晉江左王謝陳荀顧陸諸氏所謂芝蘭玉樹並在階庭之間是已否則父作子替兄奮弟顯光燭耀而聲應響耳何以能世其家也哉若君之高祖彥仁公遷自孚溪五男子曰德清德高德忠德修德和十孫曰思迪思徵思政思恒某某皆表表人物時以德和公內綜家政思迪公思徵公外應門戶思

本學文集

卷之十三

記

記

弘毅堂

政公治產業思恒公司貨殖德忠公應接賓客千指同爨庭無間言人知所尚生有聞沒有誅隱然成大家矣諸會如尚詩尚書尚濟某某又皆彥士尚濟公實承宗祧卽君考也今君思慕之不置至於名其堂以繫思非有孝心者能之乎非得之耳濡目染而出自家教者能之乎人少則慕父母年屢長則其慕屢遷故孟子以爲五十而慕者惟舜爲然故曰大孝終身慕父母今君年七十矣非終身而何孰謂舜不可學邪慕之何爲存其所以如舜者去其所以不如舜者而已矣其所樹植如此君之子欽有二孫宗道宗學又皆聰明爽朗所謂庭階玉樹者咸通經習舉子業以求進於時安知後日不躋通融而顯君孝思之澤於天下乎某於君家爲世姻有新好乃爲紀其實而爲君壽如此講堂之歲月與夫揭名之始類已數十年矣非義所停故畧而不書

先月樓記

歙在萬山間土瘠民勤俗尚儉嗇好蓄積君子崇節義處善循理亂嗣彌昌故稱新安多舊家溪南吳氏其一也其彥曰傳芳字以述者藉其先祖壽山公父斯和公遺澤懋惇義讓樂施子居家以孝稱嘗貨殖江湖所獲不貲家益隆阜未老屏跡息遊構重屋於溪之游迹其

本學文集

卷之十三

記

記

弘毅堂

先有所謂先月樓者昭復其舊而仍其故名月夜登甯
以適吾適其錫呈坎國子羅生律走率山中求仁峰子
爲之記予辭不敏請益堅日暮不去乃留宿石巖與之
坐月下問之曰吳君世以先月名樓其有取於月也何
哉生答曰以其高明乎曰高明麗天爲人所仰者宜莫
踰於日月雖與日匹稱終非倫比高明之既舍日而就
月不亦偏乎答曰日雖可愛而有可畏者存不若月當
衆雖未宣之際萬景俱寂之時皓魄當空一碧萬里對
之令人心懌而起愛於此之時唯知有月不知有日也
曰子不聞乎明於外者暗於內而不自知爲天下所仰
仁峰文集 卷之十三 記 弘毅堂

者不免受天下之疑是以古人有停盃相問者矣高明
何足恃而欲爭先快觀之乎答曰月本無光受日之光
以爲光表裏瑩徹容光必照以其有本也不期高而自
高無心乎天下之仰也何疑乎而不欲快觀之歟李白
之詩出於戲爾先生非不知之而以見詰得無言外之
思乎予曰然然則何取於水也答曰水得月則清輝交
映金光壁影景象劃出越見其奇故詩人蘇麟以水爲
得月之先而後之人愛月好事者多築樓臺近水以乘
之如吾婦翁之爲者是矣先生何以命之曰子知水之
所以得月之先者乎答曰是非律所知也願聞焉予曰

天下之理一而已矣水流濕火就燥各以其類相從也
水陰也月則太陰之精故一見而勃然出奇觀者若先
得之月固未嘗先之也淡閨邊塞見者愁泣若後得之
月固未嘗後之也所處之地異而見月之情殊耳至於
善與福祥亦然人之善本於性性原於天福善禍淫天
之道也若吳君奕世累善備膺福祉子姓昌熾他族不
能者反是觀者亦若天道有以先之實亦何嘗先之哉
栽培傾覆一自然之理耳今吳君淡處其地若兼有之
其亦預聞之乎羅生慨然起謝曰命之矣是足以記斯
樓矣願悉書之歸爲婦翁壽

仁峰文集

卷之十三

記

弘毅堂

汪仁峰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記

松澗記

予邑汪君大森字世阜者廉達謹厚士也其居竹林惟澗之阿有古松焉旖旎垂覆若華蓋聳甲夭矯如虬龍凌厲烟雲蔽虧日月蓋數百年物也蒼然鍾青正之色挺然負剛大之氣不獻媚於春風和煦之前不變節於秋霜凝沍之後儼然如端人貞士特立於風塵之表也世阜見而悅之每過輒捫撫諦視盤桓移日不忍舍去因以松澗號其別業之所蓋取諸范魯公贊戒諸子語

仁峰文集

卷之十四

記

弘毅堂

也間請於某記之某詰之曰以竹林之有澗澗上有松默契於衷託物比興似矣顧何取於范公之詩乎范公周相也復相於宋而加上公夫當屬諸人黃袍加身陳橋變作之時江山改遷乾坤易位矣而范公相位歸然若魯之靈光澗松之翠鬱鬱不變固如是乎迹是言之則所謂遲遲者乃闢冗頑鈍棲棲而不去者反不若闢華灼灼者先萎之爲美也世阜何取於是哉曰否君子不以言取人不以人廢言也爲仁不富之言陽虎蓋恐爲仁之有害於富也孟子猶且取之所以范公之詩朱子采以補小學而不廢然則世阜竊其意以爲號也夫

登過哉世阜事親能養其志父沒而能丐於公卿銘誄其行友介弟彌篤於初嫁幼妹贊倍於其父存日之遺適長者與人交久而能敬臨利害信義不渝蓋其性行有肖於松者惟其似之是以好之歟予昔聞世阜名後以先人墓表于謝柱國木齋先生如杭一見如平生比得表卽爲收吳石刻之以歸其嗜義類如此因併書以爲記

東溪記

擬以文學占仕籍者南宋時獨吾休最盛進士榜一舉不下數十輩勝國以及國朝科第寥寥不絕如綬民多

仁峰文集

卷之十四

記

弘毅堂

服商商卽利爲士輒困躓不得信俗爲士者富室不願議婚庠生常缺員辟之如避水火甚至城市遂廢塾教授者僦於民居亦如爲市然子弟旦而往暮而歸取足記姓名而已都鄙遣子弟入學自吾鄉始城居建塾自東溪文贊始文贊始延師以教二子也人皆笑之及今士風稍振科不乏人而子弟投師問學者又多溫恭雅飭富室始慕效之文贊於其第東南二里許曰東阜者構屋若干楹以爲藏修之所流水環帶名曰東溪君取以爲號或曰登東阜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此淵明之詞也今君築室於東阜之下舍東阜而有取於東溪者

何哉文瓚曰吾得於溪者什九而得於東阜者什一耳
是以取溪而舍阜也曰可得聞乎水有本吾取以見道
體水有用吾取以觀事變水本下取以驗吾性水質清
取以資吾明水性動取以資吾智水味淡取以勵吾操
水可汲取以養吾生水可釣取以供吾味水可灌取以
沃吾壤水有止取以鑒吾貌水有泡瀰縈迴迂紆曲折
澎湃撞激而爲奇也吾取以洩吾胸中變化之妙焉至
於千流萬派百折必東又以見朝宗之義而啟予忠愛
之心也其有益於我者不既多乎至於東阜則不過取
其重厚不遷供吾登眺而已何可比於東溪也哉或人

仁峰文集

卷之十四

記

三

弘毅堂

溪渡橋碑記

鵬山東下三里許曰溪渡坑又下曰溪渡津津之上兩
山雄出夾峙溪潄類蹲獸東岸險阻盤折三渡而至津
故習稱三埠津先會大父宗良翁過而墜馬乃捐貲命
僧人募工鑿確奪險徑由東上而殺其渡之二名則襲

稱未有易之者正而復之曰溪渡自今始云渡遼曠焉
溺無知者某童時得之箕卜間雖不經理或然也此長
過卽心動思欲爲梁以濟而力弗逮正德謝病里居謀
諸羣從借禮之正之各捐十金爲之倡餘或五金一金
樂助有差禮之獨任其梁之費淺之從之董其事告成
踰年濫圯於水功廢力竭三年乃以里第彭護源渡設
有役夫二名請於縣借其力以圖復時南京張給事天
衢始去休日聞此舉許見助至是詩以遺之君屬部糧
馬典簿以告繼令今侍御遼陽王君於是王君與今僉
憲雪川陳君在邑時相繼發下力役相濟六年鳩工石
梁增崇一咫有奇苟完以先太安人愛遂寢役爲所
侵漁橋杠碑亭闕稱貸不得以告新令中州王君君爲
追贖役工值命訓科金廷慶相成其事丙子春乃就橋
之東首石壁嵌衍之勝爲重屋四楹以臨之規巖以貯
觀音大士上爲觀音閣下爲亭礱石其中以紀諸公之
嘗微惠於橋者乃謹書於左方曰周制歲十一月興梁
成周十一月夏十月也夏令曰十月成梁蓋農功已畢
可用民力又時將寒沍水有橋梁則民無病涉子朱子
以爲先王之政細大具舉而無事不合民心順天理故
其公平正大之體紀綱法度之施雖纖悉之間亦無遺

仁峰文集

卷之十四

記

四

弘毅堂

憾良可嘉也如此後世法以度弛當國之臣有愛人之心如鄭子產者以其所乘之車濟人於溱洧孟子猶或譏其惠而不知爲政矧視民如秦越漫不加意者乎我朝法古爲治凡通津當埠具設橋渡置役戶以守之同一先王愛人之政也然而窮鄉下里猶有闕典如渡者豈非奉行者之過歟某爲此役十年矣首假羣從之力以成者璽而莫紀借役之謀使前無三君以善其始後無王君以成其終則頻年徑役之費不免侵尅於乾沒者之手朝廷良法美意不沾於僻壤之民而某徒抱赤子之心慕先王之義終不得以自慰於心而克終

仁峰文集

卷之十四

記

五

弘毅堂

其事也一河四渡而獨渡與汪村關守者君用金訓科議殺彭護源役二之一以守渡渡分流口役三之一以守汪村又見其心公平周徧而下無偏頗不均之歎亦以補前令之闕畧也皆可書因併書之

遺愛祠碑記

太子太保柱國光祿大夫都察院左都御史關西彭公之守嶽也有善政大得民既去而民思之乃相謂曰昔我公爲政吏不失職士不失志農不失業工不失藝商賈不失利以至鰥寒孤獨疲癯殘疾之無告者不失其所鄉豪武斷乾沒穿窬之凶賴者不失其心使吾人相

生相養而知向方以有今日者公之遺愛也夫愛人有莫大之惠者宜以非常之禮報之禮有大功於民者宜得食其土吾輩胥老矣懼來者之莫知而或沒世之忘也盡爲置專祠以繫邦人之思乎衆曰諾盡定乃咨於鄉士夫以告官府就去思祠之東偏而畢力焉時郡守熊侯世芳暨諸宦於斯者咸樂得所師法而從與之至是祠成肖像其中礱石於側名曰遺愛貢士劉芳余罄國子生詹鵬生員呂佐畢珊具書俾某記之某惟公之遺愛誠不可以無紀然紀非常之蹟者必付之名世非常之人而某非其任且公方當塗行道生祠於禮無據而迹有所嫌正大光明如公者其知以道養心不以外至者爲忻戚而某又迂戇執固不通者從衆取容非所能乃具以謝不敏旣而芳馨等又與父老江日用江忠何灌吳邦祥姚禧朱文羅璇孫榮義民詹以祺程景貴江清數十人皆以書來曰辭有大而非誇禮若過而非僭者以其人之實足以當之也夫當流賊南驅蹂躪之秋非公則江淮一帶成血沼矣使人心知義則公所經歷之地雖家置一祠與唐張中丞並祀匹休亦不爲過矧嶽同此幃庇而又其嘗所遊宦之國乎吾輩雖小有所授也去思實前守福山孫公陟藩江右時父兄所立

仁峰文集

卷之十四

記

六

弘毅堂

公去子則踰一紀矣且位高政博位高則分嚴而情不通政博則德普而施不專然而必欲為此皇皇惟恐後者寧有所求而取容悅於公乎聊竭此心而已矣今祠亦既成矣子惡得而無言乎抑館閣詞林豈乏昌言之士然取必於子者以子邦人能知公其言爲可信後也某發書愀然曰父老之教朋儕之言所以責某者深矣某何敢復辭乎第公之遺愛在人所以淪膚浹髓使人懷之如此之深思欲報之如此之切者則某之愚不足以及言之也竊嘗聞之格物莫先於正己正己莫先於立志蓋非明德無以新民非篤志無以明德其矣人之志不可以不立也公弱冠卽以孔明元亮自期而尚友之則其志可知矣今也出總兵符入司風紀九重倚毗四海攸賴則古之所謂出將入相以一身繫天下國家安危者非歟迹是求之於元亮則公所不得爲求之於孔明則功業若過之矣以某之愚所貴望於公者則不在三代以下人物而上求之伊呂周召之間然則仲尼稱鄭子產所謂古之遺愛者亦未可以爲至也故某於斯役也公之在徽政之善遺愛在人者不暇悉書特書公平生所志之大與夫邦人之所以懷愛於公者爲之記而勒諸祠間之石云

尚志軒記

鄉先朱子新安道院記言休之封域實鄆山之左麓而浙江出焉山峭厲而水清激稟其氣而食其土以有生者人性剛而喜鬪然君子則務以其剛爲高行節節而尤以不義爲羞所謂鄆山者卽吾鄉之張公山也生其下者九剛毅強忍力欲尚人非齊民比予姻王君典字邦言者世居之其族先有王蠻者身長九尺嘗出耕溪漲牛莫能渡乃帶犁挾以涉觀者大駭後克貢衛廷莫與匹者君曾祖奴公祖尚義公皆事軒所雄斷一鄉鄉人憚之號王御史迹其所爲胥過剛負性之偏而無卑污淫佚之行故都保名族世爲婚姻不見絕也及尊甫丞相公始反其所爲一以純朴自牧至君益淡自退遜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惇睦以率其族信厚以宜其鄉孜孜雅飭若儒生然於戲若君者一變剛悍氣質之偏而至於淳實性分之正孰謂山川風氣之能移人也哉君襲先業復加克拓至有豐饒乃創重屋四楹藏修其中名曰尚志而其言曰上而公卿大夫下而農工商賈皆有職業自食其食惟士居其中上不得爲公卿大夫之職下又不能爲農工商賈之事故孟子曰士尚志而已然人品不同志亦各異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

其心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予非惡富貴而不居薄功名而不取二者得與不得有命存焉心之無益也不若修其所得者於已聽其所命者於止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高尚其志而已矣故用以名吾軒而省策焉仁峰汪子聞而嘉之思有以表而出之而未由適從子德與君有新好君以是月某甲屆五十初度德乞言爲壽乃爲之述此俾揭於軒眉用勵吾鄉之氣稟過剛執迷而不返者

致遠軒記

新安臨溪之程自唐御史中丞公漢以州難聚族起義

仁峰文集

卷之十四

記

九

弘毅堂

保衛州里駐柵臨溪之東密巖躬爲之率阮去從子杭襲主之遂家焉厥後顯晦不一代有儒長傳至清隱公力學篤行邦人美之有孝友堂卷其所自皆有清隱稿藏於家其季曰武者魯蠡克家子也甫冠而賓宇之曰士毅卽能顧名思義砥勵奮發乃扁致遠二字於軒以自策而其言曰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朱子從而釋之以爲非弘無以勝其重非毅無以致其遠子名曰武而賓不詔之以干戈威武之義而特以士毅字之得非以遠大相期乎予自有知卽憤世之人身污苟且齷齪焉務爲近小以自私不復知有遠大之道

述其平日所以殫力役志孳孳日不暇息者不過謀一飽煖以終其身耳其於禽獸奚擇焉予實恥之故揭此於軒以效銘盤書紳之意顧諟而警策焉庶不墮於小人之歸也於是刻志尚行日以事親從兄爲事友必擇交物無苟取或出遊江湖以適其適或笑傲林壑以養其高類皆寧靜以陶天真而已矣一毫踰禮敗度僭分失倫之事無有焉或者未達而詰之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孟子之濫戒也故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者亦其近易也今子無四方之志而所守者不過一畝之宮無不世之功而所行者又不越乎葵倫之外行近而言遠不亦異乎君笑而不答力行不輟今年七十矣二月巳酉實初度辰也其甥吳生珊上山月波聘君之子也乃具以告某且言軒旣舊矣未有記之者願乞一言以祇或人之感某日噫甚矣道學之不明而至此極也易不云乎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簡至近也而其道則遠矣孝弟至近也孝弟之至通乎神明格乎天地不既遠乎曾子孔門一貧士耳亦未聞有四方之志建不世之功而不謂之致遠不可也惟恐士毅君之所力行者容或有所未至耳而道之遠且大固無踰於此者而有志者揭之於軒以自勵固美事也

仁峰文集

卷之十四

記

十

弘毅堂

夫何疑故不辭爲之書以付吳生俾爲君壽且補茲軒之闕云

郡守熊公去思碑記

爲政不本於道而能善治於當時繫思於後世者未之有也道仁也仁人心也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呼吸感召相爲流通有不期然而然者治而善去而思者得其心也詩云於戲前王不忘此之謂歟程叔子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道不行百世無善治至哉言也又曰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某竊疑之道一而已矣聖人之道既不行矣又安得所謂

仁孝文集 卷之十四 記 弘毅堂

善治之道乎故伯子有曰先王之世以道治天下後世只是以法把持天下蓋法者能禁民之欲而不能得其心也夫豈善治之道哉然則三代以降若楚相之感化鄭卿之遺愛漢晉以下循吏之去思謂之不得民心不可也若是者又何道乎夫然後知叔子之言不爲無謂也語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所得有大小故所感不能無淺淺而斯道之在人心者則固未嘗泯也此吾熊公去思之碑所山作歟公正德初以大理寺副出守徽首以崇正學淑人心爲爲政之本乃改闢紫陽書院中嚴廟像旁作尊德

性道問學兩齋掄選七校士之彥秀者豐其廩餼相與刮磨其中先本後末崇雅黜浮一以朱子爲師諸生駸駸咸知響方唐臯遂魁大廷士風爲之不變性至孝奉母太夫人與俱公餘侍側不少休備竭色養以身示教民多化之饒寇起鄰封戒嚴近年籍民壯爲兵民以國初民兵率謫邊戍貽禍子孫死不往公權易各民快令里胥給餉衣仗募邑之驚猛失業者克之蓋此輩利爲盜用以禦盜消內變也不旬日應募者二千人人可用築集義亭躬練之請調衛兵及郡佐邑長分統民兵柵據要害爲備禦計比犯嫫突入休人情洶洶流竄載

仁孝文集 卷之十四 記 弘毅堂

道公感慨誓衆下令諭止之自移札休寧以督之寇猝入猖獗出沒山鄉莫測其數帥以衆寡不敵稍斂却求益兵公責以義庭叱之聲色俱厲繩禪將務大使以法將士震慄感發鼓勇復進斬其渠魁王十三及餘黨十八人殺傷甚衆前後生擒六十人賊宵遁公拯災恤患民用以寧猶慮其復至乃申宣徹備封疆山嶺險塞之處各立關守爲悠久計君子謂是役鎮靜奮發公兩得之其他若施舍已責均賦役資貧士憐豪梁平反冤獄乃公餘事也不可殫紀民德公公爲政值多事之秋而能造士魁天下尤以靖難於未危其功爲大公在時父

老已相將築亭肖像爲不朽計者民羅璇以某爲知公屬紀其事某謝不敢當公間亟止之民不聽乃檄所屬以官法禁之乃已於戲只此一事亦可以見公之度越尋常萬萬也近長民未代襲王并州故志者比比皆是也矧能止之不已又復禁之也哉蓋公蚤有大志從鄉先生游學有源委內重而見外之輕故爲政往往知所本如此今去踰年矣請者踵門不已夫復何辭乃著推本之論述公治蹟梗槩之所以得民者俾刻於石以俟後人擇焉公名桂宇世芳新建人起已未進士陞山東布政使司左叅政各位蓋未艾云

仁峰文集

卷之十四

記

三

弘毅堂

孫溪草堂記

新安山水名天下吾休其選也邑南一舍餘曰孫溪溪之上游有山南來隆伏雄駛如游龍奔馬下飲於溪者爲南山湧若波濤之出蓬島峙乎其東者爲瀛山自吳田連岡陂陀而下有阜如鳥延頸橫於西者曰金鵝山廉削峭厲如戈矛攢簇隱窅如樓閣列於北者曰戟山曰齋山焉合而觀之高者如后卑者如臣比者如朋幽靜者如靜女雄突者如武夫重厚者如文人端士神異閒暇者如仙翁劍客卒然臨之應接不暇實一鄉之選也地多孫統名之曰孫溪焉姚氏世居之有思京翁者

以布衣游公卿間聲聞籍甚於時號南山老人以自晦其孫文振就山之東麓爲屋四楹貯書數千卷外爲門扁其楹曰孫溪草堂課子弟之俊秀者誦習其中有足樂其志者乃諏於其舅氏程廷殷曰吾鄉山水宜無踰於孫溪而名不立心竊恥之請爲子言之溪之北五里爲上山吳文肅公第有竹洲記傳焉南五里爲南山書院則趙東山先生記之西四里爲遮源則汪古逸先生記之東爲程氏居則有挹秀樓記之者篁墩程先生也四維山水不勝於孫溪而名勝乎孫溪者四先生力也鐸不肖奚忍久辱吾孫溪之勝而終使之湮沒不聞於仁峰文集

卷之十四

記

十四

弘毅堂

恃而可以久傳於後世乎文振欲顯孫溪之名於天下當修其實以立其本其名尤有大於竹洲之與書院者如東魯之洙泗春陵之濂溪河南之伊川皆在我之所以自修而自立之初無預於人也吾聞文振年尚富力尚強而其機又在我苟志立而力往焉朝發而夕至未可量也何事乎人言也哉廷殷曰是可以記孫溪矣請書以遺文振俾揭於草堂之壁以自勗

義渡記

率山卽古之三天子都一支逶迤而南四十里突起一峰曰高湖與率相望率陰之水自小連東注湖陰之水

仁峰文集

卷之十四

記

十五

弘毅堂

自大連出至汪村與率水合流過桑園潭禁迺百餘里至溪口湖陽之水自發之浙源東下五十里至溪口與率水會出率口而入於江故溪口者當兩邑之交據雙溪之勝居市閭商賈輻輳貨殖叢沓吾休西南之巨鎮也港闊津梁莫施以舟鬻渡者貪索無厭行者病之石田宗人有居金墪者汪君曜惻然憫之乃謀於羣從曰柯曰永曰椿曰國子生燦曰是可以無惻憫之心哉是不可以行吾義也哉乃各捐貲造舟置守又買田若干畝歲收所入以食操舟之人并爲經久修葺之費定爲義渡焉甃石爲渡之兩埠築亭其上甃石其中乃容

於宗人惇善請予一言爲之記以昭示後之人俾嗣爲之母替某聞之古人云操舟鬻渡利供百口然則義渡一舉而奪鬻渡者之利而遺於人不亦博哉夫義與利不兩立欲利於己者必害於人欲利於人者必舍諸己利人利己而義與不義存焉其實則皆管攝乎吾之一心也義心根於性命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嗚呼人孰無義心哉蔽於私而存焉者寡矣故私於身者隔形骸而分爾汝私於家者判町畦而分比鄰錢財不積則貪者憂權勢不尤則夸者戚皆囿於私者也豈惟囿哉舟已溺矣而乘風破浪者方新車已覆矣而夙駕疾驅者不已乃若有物使之然然世之人惟日孜孜老死而不悟又孰知捐錙銖之利以濟人者之爲義哉君子人也義足以滅利理足以勝私內重而見外之輕心公而待物之恕宅心於情所不忍之地施恩於力所不報之人如君伯仲此舉者何可得乎是不可不表而出之以示於後也抑聞君先會大公讓公事母節婦李安人至孝時有以五穀神廟爲妖說者轉相迎奉眩惑民心公撲而滅之載在誌書亦義事也君子謂君爲此義渡之役蓋亦有所受云

嵩巖小隱記

仁峰文集

卷之十四

記

十六

弘毅堂

賜源謝君元卿之爲人也負氣剛直不可屈撓執德貞固不肯回邪故於人隨則翕忤則乖而於事多落落難合獨於其居之西距千餘武一山壁立有泰山巖巖氣象蚤游而樂之命之曰嵩巖以爲類已也此預計偕游太學歸買地構屋其下以僦商賈鑿兩池畜魚種蓮爲游息之所以自附焉凡五試禮部連不偶戊辰就銓選授進賢令操所如以往便於善柔細民不便於豪梁武斷相與騰喙造謗於上下甫三載修觀如京少有齟齬卽輒然來歸就巖北山之麓崇墉築室作小隱焉跨澗爲橋覆亭其上君旣歸將尚其志而又廓然無累於其仁峰文集 卷之十四 記 弘教堂

夸狄鳥獸草木之生皆得其所此大丈夫得志於時坐廟堂司台鼎者之所樂也然位尊者貴重貴極者身危苟無德以將之如節彼南山之詩所云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而其所爲不善遂至身戮國亡爲鑒後世繫斯人也思欲從君遊於茲巖之下不可得矣然則所謂巖巖者豈不深可懼乎夫豈巖巖者之過哉可懼之中而有可敬者存可鑒之中而有可法者在君子所當善藏其用爾不然孟軻亞聖願學孔子者也威儀氣象何有取於斯乎某雖老且病尚當策小蹇過王公嶺直造所謂小隱者與君觴於得月之亭觀魚於沼浴於蓮池渡野仙橋風乎竹坡松徑登我公墩望桐子阡然後振衣千仞之岡相與求孟子所謂泰山巖巖者

郡守陳公祠堂記

我太祖高皇帝應天順人提三尺劍起布衣削平僭亂驅戎狄而有天下一洗汚染胡元之陋習光復中國帝王之正統民康物阜三十餘年矣宮車晏駕皇孫建文君嗣位弗克負荷爲羣小所蠱惑顛覆舊章雖將作太宗文皇帝時潛燕邸聞而奉祖訓條章起靖之吾徽守陳公傳呼而起檄召豪傑入援京師未幾事定新安武臣率卒于保兒等捲檄執公關下不屈死之義士也忠

亦盛焉越百二十年無敢表章之者今守張侯在南臺時慨念及之確有闡幽發潛之志旁搜遠摭得其一時死建文之難者自侍講方遜志先生以下凡四十有七人錄爲一編名曰備遺既梓行以表於世矣今守徽復以爲公死士之國乃爲祠於城隍廟之東以妥公之靈勒石以詔來者以書命某記之某謝不敢當固辭不獲乃載拜而言曰夫道者無他天命人心之所在者是也是道也賢者守其常聖人盡其變堯舜之授受湯武之征伐皆所以應天命順人心權其變而不失其爲常斯爲道之至也武王伐紂伯夸叔齊叩馬而諫武王不以

仁學文集

卷之十四

記

五

弘毅堂

及武王周公而賢於當時之賢士諸侯也歟若我公之心固不殊於夸齊而事之所處若有難者以畿輔守臣鞠躬盡瘁事窮節見從容就戮忠亦盛焉由是言之我太宗之聖其仁包乎天地我公之賢其義貫乎日月日月非天地不能容天地非日月不能照仁與義其所以壽王畿延國脉扶世道正人心可相有而不可相無者也然則我公之死者有功於天下國家其大如此豈可使其迹湮沒泯滅而終不白於世以繫教思於無窮哉此吾侯斯舉有補於世教者其澤亦無窮也抑考公蚤罹家難始以亡命孤孀流離顛沛變易姓名明經起家握縣章綰郡符奉祖母以終天年而復陳情闕廷雪愆復姓拔弟妹於尺籍中俾歸奉守宗祧而已則捐軀殉國以死若公者孟子所謂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者非歟公先奉大母命太夫人塋於郡北屯邊山邦人因號其山曰太守山墓曰太守墓公沒而民傷之私相築祠於墓側亦號太守祠歲時祀公上及太夫人至今而不忘嗚呼人孰無死而公之死關係爲甚重繫思祠鄉爲甚深邇者裔孫侍御琳近提學南畿至徽展墓奠祀與有光耀又得後世知已如侯者爲此勝舉可見忠義不限於人心好還不遺於天道而公之烈所謂幽則爲

仁學文集

卷之十四

記

五

弘毅堂

鬼神者亦可以少慰矣公名彥同字士洲莆田人郡志所載黃禮者公故名也公既乞恩昭復姓名倡此義舉烈烈以死軒霍天地矣而志願僅存其故名以備郡守更代之實其諸名宦遺愛一切不書泯其迹焉使若無是人者其亦不思而避諱之過也某愚獨以不錄帶鉤爲我文廟惜如公之事何足諱乎侯名片字文林某處人起壬戌進士羅圭峰先生高弟也以踐履爲學砥礪名節爲政知所先務如此云

石巖小隱記

某固陋無他長惟篤守父師之訓讀書知窮其理卽以仁峰文集卷之十四 記 弘毅堂其理爲當行觀史知慕其人卽以其人爲可法家在萬山間去城市五舍許初年民風頗淳習與性成表裏此愚始終如一人或見欺亦不自覺性之偏處剛褊直戇不容人私樂善好賢廉隅過甚比歷江湖游太學得交天下之士爲未足復切尚論古人仰慕古人而不可見得見今人德望才諳之似古人者亦酷好之師之友之惟恐不及至於勢分尊嚴攀援噉啐之所不及者則贊以書而親炙之爲快惟小人視如讎敵至不相容然自幸不見絕於賢者益以自信直道爲必可行古人爲必可法固守其愚不願易也及授之以政不達被之於物

多忤試之於時落落無所合不惟不合尤懼得禍以貽親憂始信迂愚孤忠之不足恃而彼投之有異豺虎者之真可憂也用是思欲屏跡於無人之墟全身於窮過之地乃引疾乞身以圖終養爲退隱之計焉里之張公山卽山海經所載三天子都也絕頂兩峰並出東曰播鼓西曰振衣夾輔小中峰而無名某竊謂卽古人所以命名者據之可望彭蠡實江南諸山之祖也播鼓一支東下結仁峰孤圓貞秀特立不比卽某竊以自附者又一支迤邐而東特聳一峰與仁峰相望曰壬辰尖有白石肖金僊氏在石崖間禱雨卽應曰玉佛巖蜿蜒南下爲竹山先子所號者卽里第之所在也仁峰一支東來連岡陂陀二水夾流至里居之前橫突一峰圓麗曰最高峰稍下爲中峰又下爲三峰愚兄弟三人因以自況左右兩谷幽窅淺遠白雲悠揚靜供吟弄亦佳境也左折而西下如覆鐘當居之前側下爲柳洲有杞柳數十章皆拱抱數百年物也二水至是合流東注爲雙溪水巨石方砥浮出水面如印曰印石中流下有洲渚如龜上有古木槎枿曰龜渚右折而東上如舞袖側下爲桑園下有潭一窟斗深如井名天井上有巨石巖窟中流曰汪王石皆里書古所載汪王者乃鼻祖唐越國公

華也說者謂昔飲馬於此而得名不可考也三峰下枕
平坡有旱干田數十畝不堪秔秫惟藝麻黍菽麥之屬
卽古所謂瘠地也某爲兩園其中南園倚山仁峰書院
在焉山下有泉築亭臨之取蒙卦易傳之義名靜清坎
窪地爲沼養蓮百十本爲蓮塘以坎土崇基築亭其上
曰靜觀蓋取義於明道先生之詩披誦之暇於此靜坐
以翫理焉曰梅坡杉岡緩砌菊圃者各名其所有也北
園瞰溪之浹盤池引水養魚數百頭以供禱祀賓客之
需池上臨流作室如商後僦舍制口蓬窓踰脫危而卽
安也環植紫竹蒼翠交鬱中間梅花兩株霜嚴凝清
仁峰文集 卷之十四 記 弘毅堂
意可掬墻下有竹數十本就中結石臺夏日與賓客蔭
憩於此可避酷暑日聽玉臺前結石欄植荷數本以當
盆景蓋以其花類君子日狎之而不厭也餘爲畦以樹
四時之蔬家常適用之物桃李於園墻隙地或自種或
鳥銜核遺於岡而自出多不可既旱干一區溪山間阻
行旅不通瀕溪一帶茂林修竹翠密連匝不見間隙春
月羣花盛開自爲一村號小桃源焉舊廬六世同居湫
隘喧襍不耽寧處旦夕慈侍菽水承顏之餘雖祁寒酷
暑風雨晦冥日必過焉自壬申先太安人捐養益不堪
處乃就最高峰下大丘之地剪竹屏翳崇卑斥廣構屋

周垣爲終老計屋后壘土作墩徙亭其上曰芙蓉亭舊
所扁也沒流得二石肖瓶鞍昇置於門曰平安石改遷
家廟於山之阿伐崖紋理圓甚中徑二咫矧其中空洞
可容十餘人命曰太極巖乃聯句於庭曰門前地擁平
安石屋后天開太極巖以地犯宣聖諱乃親名之曰石
巖小隱云至是以家事付戩兒一味杜門讀書尋理之
所未至雖兩園亦不時出矣慨茲小隱也山水之會旣
無輞川佳廬雲谷象山臥龍瀑布之勝而中之所貯又
無金谷平泉奇花異木瑰奇珍翫之娛然予心樂之蓋
有超乎山水園亭之外者而天都之高仁峰之秀天井
仁峰文集 卷之十四 記 弘毅堂
之濠所以爲天目紫金之祖而出彭浙兩江之源者亦
未可易以名勝加之也矧凡目前之所接者又皆自形
自色自飛自鳴自往自來自生自化率性之真體道之
妙蓋有自開闢以來至於今未有幾微少變者則又宜
與天下諸名勝同而視金谷平泉之所不可常有者又
不可同日而語也嗚呼是物也能全其真不變乎古如
此況人爲萬物之靈者乎回視向之所與處者噉言拋
貌蜜口劍心與之言終日而莫知其心之所存與之居
窮年而罔測其志之所在與夫智術罔候諸僞狡獪項
刻而萬變者喪失其真變展乎古而反植然蠢然之不

若者豈不可哀也哉自棄不思之甚也是以願自屏跡於無人之境全身於寡過之地與木石居與鹿豕遊沒齒而無悔也然則使予忘貧賤而樂閑安脫憂虞而趨遯逸舍卑近而游高明者非茲小隱之爲功而誰與某嘗竊謂人心之所存非淡有以得乎其天者不樂而述之所著非真有以合乎其天者不肖固守其愚所樂之在已者不敢不勉而優游林下若將終身有非三公所願易者而已老矣其所造詣幾何傳不傳其在人者吾何敢知哉用書以爲記

上山塘竭記

仁孝文集

卷之十四

記

重

弘毅堂

上山之東有古塘焉廣八畝灌田百畝成化來塘湮圯圯水利竭民大失望正德六年里彥吳君景暉白於縣而築之所費三十二金得諸有田者半景暉獨任其半又村心竭在竹洲之潞廣二丈五尺袤一十三丈先二年伐石爲之所費同塘得諸有田者四之三景暉任其一擇山竭在竹洲之上游袤一十六丈廣四丈斲柴二百丈有畸溉田三百畝八年伐石爲之所費八十金得諸有田者五十金從子孟賢助六金餘景暉任之其始事也人情惡勞喜逸或以君爲過計沮之君毅爲之於是竭塘塞澁水澤流通然而人尚未知德之也未幾早

他鄉田苗多槁死惟上山得獲然後人皆悅服皆驅田駿持羊醢酒揭紅導鼓踵門以謝君君吳避曰修舉廢墜耳予何力之有焉夫修舉廢墜人子有家者之責也但當昭示後人俾世世子孫嗣爲之勿替可也奚謝爲於是其姻程啟燾將衆人意求予一言以勒諸田間之石爲鄉之後人勸某考周禮稻人掌稼下地以潞畜水以防止水潞水卽塘隄防卽山田之竭也先王之制有自來矣勞費久而必隳人心渙而易弛莫易集者衆人之事莫難合者衆人之心是以古之人鄉田之失水利者多不自給而假手於上之人督臨之鞭驅箠逐有以集其力一其心而濟其事事已其功反歸於上而有所謂召父杜母之謠鄭國渠蘇公隄之頌是皆下民之力而上之人得以有其成勞而專美名於無窮者也如景暉者無監臨之勢無鞭扑之威徒以誠感鄉人之心所欲爲而以貲補鄉人之力所不逮不疾不徐無亟無怠而一塘兩竭之功卓爲悠久不磨之蹟不尤難哉使景暉有民社之寄其不愧於召父杜母者矣鄉之後人可不知所鑒而有所勉哉

四節堂記

富溪程氏分公有三子伯永寧仲永隆季永和仲氏不

壽妻吳氏名貞上山人年二十九而寡九十二而卒季氏之子翼友亦不壽妻汪氏名益漢口人年二十二而寡今若干歲伯氏長子翼祀之子慶端次子翼室之子慶振俱不壽端妻吳氏名敬上山人振妻吳氏名長黃源人年胥三十而寡並五十有八歲程氏一門三世四節婦焉皆能勤事女紅恪修婦職保家翼子不墜門戶敬與長則各有一子而益之齡最弱且無子父欲改嫁之昏期已訂益以死守卒不能奪尤諸婦之難也貞乃祖姑也一子四孫一十七曾孫享有修齡純嘏而後亂昌熾易曰節亨者言節有亨道也詎不信夫諸婦將有所徵矣達旺十七曾孫之良也懼沒其先德與夫駢貞儼節之名請於族父廷殷以四節名其所居之堂復傳其行實借來山中屬某爲之記某惟三代盛時閭有敬敏任恤之書國有漢廣汝墳之化蓋未聞有所謂孝弟節義之足尚也至漢始有詔孝悌力田者復其身唐始命旌表孝子順孫義夫節婦終身勿事則於風類俗靡之餘而所以感諷誘掖之道備矣我太祖高皇帝九率率以激勸風俗爲念不惟以是四者著之爲令而復條悉於有司涖官須知責舉行之寔盛典也然所謂義夫順孫者世不多見孝廉濁如泥尋復罷之故舉孝子者

類以廬墓割股爲之左驗而論者又以割股廬墓非中道不取然終身夔夔齊栗承顏養志求如大舜曾參之孝者又鮮其人焉獨節婦之貞古今表顯無異議然則天理民彝所以綱常世道者通都廣國貴公壯士以大丈夫負荷之而不足溪園委巷孤嫠老嫗以一女子撐持之若有餘然則男子所謂剛腸者果安在哉夫豈不可嘉尚以爲丈夫者之羞而用以爲世道之勸乎矧程門三世有四女子焉豈不尤可嘉尚以示勸乎在易之家人曰利女貞利女貞者欲先正乎內也內正則外無不正矣程氏其昌哉

遷齋記

某幼時聞長者談吾休富家田賦之繁佃墾之夥必以溪東孫氏爲第一默識之而未詳其名也比游庠又聞前輩談吾休以財賦而能世其家者亦以溪東孫氏爲第一一人從旁贊之曰是卽長區賦者之孫用規賦曰然富者非用規乃彥正也日用規非富者何以景泰中納粟拜官者用規長區賦者用規未聞有所謂彥正者何也曰此彥正之賢於人所以不可及也輸粟者實彥正中任之而用規乃世父綜家政者以其名乘之猶有古人宗子之遺意而已則歟然不預讀書鳴琴與賓客

徜徉林下足不至城市實山林翹楚者而今亦物故矣
有二子曰玄璋玄玘然亦不凡子也又熟識之後又有
自溪東來者爲子道玄璋伯仲之賢家庭之間雍雍然
長幼有序言動有則豐約有節佃僕遇諸塗者亦善應
答辭命綽有故家之遺風焉益信其有禮有義而能儉
約是故能保先業而克世其家也某又熟識之自後不
通聲問已三十年矣今年春上山吳君茂之偕其姻程
君廷殷來山中執卷請曰遜齋者小兒孩之婦翁孫君
玄玘之別業也丐先生一言記之以垂不朽某受而笑
曰孫君可謂真遜者矣某邑人也幼聞其名老而不得
識其面矧國之王侯者可致其出而得其事哉若孫君
者可謂真遜而斯名之稱情爲不誣也雖然遜之所以
得名者蓋以二陰生於下陰長將盛陽消而退小人漸
盛君子退而避之故爲遜也經曰遜亨小利貞程子傳
謂君子退藏以伸其道道不屈則爲亨故遜所以有亨
也而曰小利貞者雖小人道長之時君子知幾退避固
善也然事有不齊與時消息無必同也陰柔方長而未
至於甚盛君子尚有遲遲致力之道不可大貞而尚可
利小貞也淺味此言則夫君子所以高蹈遠引而尚嘉
遜者豈得已哉可見古人不忍果於忘世而憂則達之

之情有所不能自己也然卒不能以不遜者此所謂憂
世之志樂天之誠蓋有並行而不相悖也歟若夫孫君
之遜乃所謂上九肥遯無不利者斯可免於是矣何也
蓋上九乾體剛斷在卦之外矣又下無所係是遯之遠
而無累可謂寬綽有餘裕也然則孫君之遜也何所往
而不利何所往而不樂乎某亦遜者也執筆爲君作記
撫卷惕然若有不能忘情者此所以有愧於孫君也於
是乎書

汪仁峰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記

保禦亭碑記

皇帝御極之二年內暨劉瑾用事簒弄私智蠱惑聖聰苞苴公行擯害忠良培克財賦虐焰燭天下民不堪命盜賊蜂起昇平日久民不識兵父子愕視莫知死所民牧始姑息事墜蔽兵衛畏懦蹙縮不敢直前延蔓猖獗至不可制始聞於上帝赫斯怒五年八月瑾伏誅爰命憲臣節制檄邊將調狼兵分勦之先是饒寇汪成五王浩八者嘯聚萬竹山六年秋衝突發之中平聲言取道在黎文集卷之十五記弘毅堂

於嶽趨池陽據九華山入江人情洶洶爲徙避計令長唐君下令曰寇至在予毋恐毋譁謀毋搖動有先去以爲民望者以軍法從事卽日區畫分遣職役有才智者陳兵各禦諸境復召募鄉之善技射驍勇者爲兵而以知兵者爲之師教之陣勢坐作進退擊刺之法自具戎服操練之不旬日得義勇數千軍容肅振聲聞於賊適發亦以子弟兵戮其數輩乃歛去未幾狼軍至狼軍卽所謂狼子野心者也善疾驅山谷蔽樂使賊不足戒莫爲之制甚於盜賊賊復以利啗之縱之移巢徙穴攘以爲功而去長民者或又倡爲招撫之說不久復起肆毒

開化開化亦發鄰倣急騷動巡撫都憲王公某持節至郡太守熊公桂駐札休寧賊守周君霖指揮翟君某屯兵柵扼婺源境君方考最之京行矣臺府勉留君君幡然曰是可舍吾民而去耶卽日率義勇從事於五城八年二月賊數百人突過大鱗嶺大嘷民廬爲之空虛直犯休至黃茆人情大駭衆目睽睽君一鼓作氣挺戈疋馬先奮賊望見君幟遂奔兵有孫姓者追擊點首中其弁被創二人麾下又廉得數人械至郡誅之賊回札鳳林亭君逐賊時惟孫姓與某某二三人爭先羽翼餘尚惻疑畏喝不敢進君懼不堪用乃刑牲祭蘇大猗士列坐

仁峰文集卷之十五記弘毅堂

而拜之激以忠義言甚剴切因泣下衆皆羅拜涕泣俯伏不敢仰視曰敢不唯命是聽君因歃血執盞自飲以次傳於衆指曰子棄天子之命二三子不用子命者有如此日於是人人自奮氣增十倍明日翟君亦殛其賊首一人餘數人周君亦廉得數人賊懼而宵遁由是賊始絕念於嶽而終走南粵者唐君與諸公之力也君子謂唐君書生也一旦倣急鼓三軍而進之練兵鞠旅親與爲辛苦同食下卒慷慨感激以增士氣聳賊膽至以唐老子呼之雖古名將不愧使賊初起時守土有如君者則無今日矣然則君有功於嶽爲甚大爲利於民爲

甚博豈特休民之於五城哉君專於休五城距黃茆甚
邇視賊難甚逼而又蚤夜目擊君之所爲懷德尤切者
也故父老相與謀築亭於昔所次止之所戒黃真賜求
子言以紀於石俾後人世講之故述君之蹟爲詳若夫
都憲公之端重善任人太守公之謨謀鎮靜周君之賢
勞翟君之倖捷法皆得書因併書之君名勲字汝立歸
善人中戊辰榜進士

省齋記

予自弘治己酉冬領鄉薦赴禮部遇漢口宗人景元於
真州見其貌頎而容端氣溫而辭朴心識其爲善人而
仁孝文集 卷之十五 弘毅堂
未知其心之所存也景元居貨於淮由是予北行過必
造焉至再至三幾十餘年前後言動斯須未嘗少戾又
識其爲誠篤之士而未知其中有所養也甲子冬予起
復還京過淮景元以家居所扁省齋求記而其言曰凡
人之質聰明魯鈍賦於天者不可爲人一已百人十已
千學於已者不可不勉某賦質之最魯者也幼且失學
旣長應事接物之間罔知宜度內悔外尤挫抑困躓無
所不至乃始知學讀書尋理而見會子質魯而能傳聖
人之道者亦在乎自省而已矧予之欲惟求免禍於人
寡過於已者哉乃以爲法而扁於齋俾朝夕顧諟焉以

警於心而不敢肆於身也先生何以教我子曰於戲于
昔觀子之外而知其中之所有者有所得於斯邪雖然
會子日所省者爲人謀而不忠與朋友交而不信傳而
不習三者而已竊以人身一日之所接者不止於三而
君親倫理持身之大者反不及焉何哉吾意會子所以
自省而自治者一誠而已人者衆人也謀之必忠而况
於君親之大者乎朋友一倫也交之必信而况於長幼
夫婦者乎至於傳習必於誠則所學者巨細本末無所
不該言動施爲無所不備而皆不遺於誠矣觀其出處
以正不臣季孫則其爲臣也忠事親養志而沒不忍食
仁孝文集 卷之十五 弘毅堂
其所嗜則其爲子也孝以不教而得罪人之情哀矜不
喜則其居上也仁寧衣敝衣耕於野而不受魯君之賜
則其持身也廉自反而縮千萬人吾往矣則其臨敵也
勇凡此何莫非其自省自治一誠之所致哉景元之省
其亦至此否乎盍息慮齋居反觀內照以是數者自考
於身亦在乎誠與不誠而已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勿謂
會子不可學也子其勉之

爲善最樂堂記

漢口孫氏之堂自而祖泉石翁由雷溪來贅而生岐隱
公以至以德君之子若孫又四世矣其堂可爲舊矣南

科給事中太庾張君之在休也以天子詔民間五世同居不分者得旌表其門閭惜其世之未及將有待也大書爲善最樂字以遺之且致勗勉之意其亦與人爲善以誘掖其民真良有司哉以德君用錢爲額而揭於堂昭示其後人猶于庠生式戒其姻節之請予一言以申其說某惟昔張公藝九世同居唐高宗嘗幸其門而問所以處家之道公藝退書百忍字以進是知張氏之所以能久而人心不異者以其能忍耳今孫君昆弟八人同食百餘口不爲不繁更歷四世不爲不久苟無其道何以能之而奚俟於予之言哉節之曰孫氏之先有

仁孝堂
卷之十五
五
弘毅堂

本錄文集
卷之十五
五
弘毅堂

雲憲艮山藥山芝田諸先生皆爲鉅儒而有傳述於後近以詩名所謂雲隱先生者其季父也孫君昆弟所以協心拓業以阜其家不私蓄不分析立規垂範以爲子孫經久之計者蓋由修爲則效仰承先世詩禮之澤蒞涵育薰陶俯盡天倫孝友之情厚是以庭除之間雍雍睦睦婦人化之蓋有不待忍而自無譁諍之言乖戾之行也惟先生有以教之其始游校時聞邑南富家有孫殷實者寔雄其鄉殷實卽岐隱公之號也今聞又倍蓰於昔矣昔子貢問處貧富之道於夫子以爲無詎無驕何如吾夫子曰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朱子從

而釋之以爲好禮則安處善樂循理蓋不自知其富矣不知其富則知有禮而已禮出於天者也天不變禮亦不變而況於家乎後漢明帝問東平王蒼處家何等最樂王曰爲善最樂明帝苦其諸王驕佚放恣而悅其言錫其子孫五歲以上者侯印凡十九枚以旌之王知爲善最樂而不知善卽禮也諸王之驕佚放恣不循乎禮耳然諸王之所爲其心未始不以爲樂而爲之也未幾身死國除其禍甚慘前日之樂適足以爲後日之憂矣何益哉張君之書其意蓋出於此而予所以廣其意者無他亦曰好禮而已耳孫氏子孫其勉之如從吾言則

仁孝堂
卷之十五
六
弘毅堂

張公之九世不足多也所謂八人者曰存仁字以寬曰存禮字以節曰存智字以達曰存信字以誠曰存英字以善曰存心字以正曰存讓字以謙曰存澤卽以德也於是乎書

北齋記

金陵楊北齋無錫人祖籍天文隸京師而已以其術不售於時攻岐黃業以養生門拊北齋楊氏藥室故人咸稱之爲楊北齋某初應試館與爲鄰見其賓客終繹踵門談論笑語無虛日類皆倬儒雅多吾黨之士或貴公子也亦間造焉一見如平生微叩其端則知其於陰

陽星日卜筮占玩風鑑以至黃白術無不精曉舌如懸
河答應不窮又善爲古近詩窺其室蕭然一貧士也因
詰之曰軒堂齋室以東西南名者多矣所謂北則未之
聞焉詩云焉得諼草言樹之背註曰背北堂也故韓子
以爲主婦治北堂而後人遂以北堂稱人母然非男子
所宜稱也於義何居答曰天之道四元亨利貞人之道
四仁義禮智春夏秋冬爲四時東西南北爲四方北卽
天之貞人之智時之冬也顯融豐豫時維盛春吾非惡
而逃之有命焉寒洄屯蹇隆冬載臨吾安之不敢去耳
而暇自擇哉雖然北齋固陋不絕譽於騷人詞客今辱
仁讓堂集卷之十五記
吾子見過寧斬一言乎予曰北齋信知天地萬物生於
春而成於冬猶天之道始於元仁而終於貞智矣亦
知元貫四德貞中有元仁貫四端智中有仁春貫四時
冬中有春乎且不暇論姑以四方言之東爲震固爲生
物之始矣不曰天開於子地闢於丑水生於壬癸山起
於崑崙皆北也然則北者其不又爲東方生物之一大
始乎故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生生化化杳無終窮者
易也北齋其以北爲可止之地而固守之乎因口占一
絕以貽之曰南北東西一氣通人間何處是收功天將
太極眞消息漏出梅花數點紅北齋起謝曰子之論誠

美而句亦工盡爲吾記之子曰諾自是北齋款子常傾
坐客予多病北齋藥之爲之憂予中式北齋觀榜爲之
喜自始試以至卒業南雍如是者十年南北奔馳不相
見者又幾二十年矣丁卯秋愚兒戡將入試南都故舊
首以北齋爲屬因致簡焉而記則猶未之及也戡歸爲
道北齋先生近以籍業年勞拜官而其子選學業已成
家稍餘饒年愈高體愈健而吟什愈工所以教誨顧愛
於兒者愈無不至臨別無他言唯速北齋記子曰噫嘻
於是而喜北齋既老而所養者益克所造諸者益至有
官號有賢嗣不復向日之賤且貧也宛然嚙昔之北齋
仁讓堂集卷之十五記
而今之時其盛春已乎隆冬之後必有盛春亦其理然
也又三年戡又當試期因述予始所以識北齋之由與
夫答問交好之實畧修飾其辭以爲之記噫北齋老矣
予亦老而無復四方之志矣安得復與北齋泛秦淮登
鍾阜望大江歷六朝故宮轉尋太白酒樓相與痛飲俱
酬豪吟大笑以寫數十年契濶之懷也哉臨風悽斷
仁讓堂記
新安多故家祠門赤橋之方其一也其先自睦之白雲
源遷於邑歷數傳至叔名公者遷今赤橋詩禮相承門
閥不墜有景榮公生二子谷仁谷讓者益拓其業治而

丕振其聲華公之始名二子也其意若曰遺汝以美名
非爲其名也當省其實焉伯曰仁仁主於愛有親睦之
道焉故兄而名之曰仁爲兄者必愛其弟可也仲曰讓
讓主於恭有卑與之道焉故弟而名之曰讓爲弟者必
恭其兄可也吾子其顧名思義修身全名毋忝爾所生
也哉二子曰諾旣而私相語曰吾父於吾兄弟兄弟曰
仁而欲其愛弟仁之義豈愛弟而已哉近而親親遠而
仁民以及愛草木愛禽獸皆仁也弟命曰讓而欲其敬
兄讓之義豈敬兄而已哉大而讓天下小而讓一國以
及讓路讓畔皆讓也苟一事未盡一行未修則於名有
仁峰文集 卷之十五 記 弘毅堂

所未稱失所以爲人之理而辱逮其親也大矣可不懼
哉乃相與扁所命二字於堂朝夕省謨而日勉焉用以
昭示子孫使世守之勿失仁之子曰茂輝茂執茂靜讓
之子曰茂廣茂新茂春咸能佩服家訓篤守義方益虔
不懈今諸子姓又能植產蓄貲阜雄都鄙說者以爲仁
讓存隆食天之報而斯堂之作爲有徵也鄉人羨慕有
興起焉茂廣公有三子曰清曰濂曰澗二女一適吾汪
村族父國子生伯良伯良因以迴源族父思學之子子
美締昏濂君之女孺人胡氏於是月某甲屆七十初度
子美將椎牲馳幣往爲之壽君聞而止之曰奚以世俗

爲哉子家先有所謂仁讓堂者舊記未詳欲改作而難
其任願得仁峰先生一言重於百幣之加矣子美告予
予爲諸生時濂辱知愛於茂廣公經過公里必邀諸道
寒暄欣戚加惠存焉澗君爲郡從事又甚雅善因得識
君也久君字元絜積學授徒爲鄉善人蓋得仁讓浸潤
之渙者故能知所重如此遂不辭而爲之書

慕松堂記

邑南之汊口有隱君子汪君永義者於人情欲豔珍玩
之物淡然一無所好而性獨好松就其居里買山數畝
爰獲雜植惟種松焉越數年旣成林徘徊瞻眺從而樂
仁峰文集 卷之十五 記 弘毅堂

之自號萬松主人以天年終厥子衍宗痛其親之不見
而惟見其所植之松卽其松而想像松間之主人攀號
哀慕斯須不置乃以扁其所居之堂曰慕松焉或者嘲
之曰慕松者心耳何預於堂耶甚矣今之君子好修不
於其實於其名不於其內於其外也衍宗聞之懼匍匐
走仁峰山中泣謂某曰思慕誠出於一念之私名堂無
他識不忌耳或人之言如此先生何以爲我解嘲耶某
曰何傷乎慕松所以慕親名堂所以識思也何傷乎誠
而已矣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者誠也孟子曰大孝
終身慕父母者惟舜爲然亦惟其誠耳人少則慕父母

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因物而有遷者不誠故也惟其不誠是以或遷於少艾或遷於妻子或遷於君然心苟不誠則終併其所遷者同一妄而已矣奚慕焉夫人慕父母者慕其育已也育成而慕解矣慕少艾者慕其悅已也色衰而慕懈矣慕妻子者慕其養已也養缺而慕懈矣慕君者慕其貴已也宦得而慕懈矣是則常人之情自幼至老始終之所慕者成乎一已而已又何遷於物哉衍宗之親蓋已老而今又已沒矣而猶慕之不置豈有爲已之心乎竭吾心之慕而識之於堂以示不忘抑豈有爲人之心乎爲已之心仁峰文集 卷之十五 記 弘毅堂

東園八景記

臨溪隱君子吳武振尚賢者富而好禮居而知樂就其里第之東偏爲園一區以爲游息之所園之中有方塘焉有層樓焉乘風有亭避暑有閣圃有菊池有荷東有軒西有館尚賢日臨其中起居無時惟適之安俯方塘觀雲影之徘徊陟層樓挹山色之蒼翠納涼於亭梧桐月上濯熱於閣楊柳風來曉吟蓮萼見君子之姿把玩

菊英攬隱逸之趣和氣生於東軒有霽雪之留陽中有陰也肅氣見於西館有陽春之息陰中有陽也尚賢館於茲酌於茲偃仰於茲苟能於茲而明消息吉凶之理慎進退存亡之幾保一身之微占尋丈之地而天地之大湖海之廣萬物萬事之叢勝舉莫逃吾節制條貫之中矣不亦樂乎好事者卽其園中之景釐爲八詠爲詩文以頌之其子婿西門宗弟世昌携以造仁峰請爲之記某惟風雲雪月山川花木天地自然之景也池塘園閣樓臺亭榭人力造作之具也非自然之景造作之具無可加非造作之具自然之景無所寓二者備具而或仁峰文集 卷之十五 記 弘毅堂

焉尚賢其當具錫黍於東園以俟

廻峰汪氏祠堂記

古昔聖王以道治天下物各付物而已不勞焉如立封建則析疆土一聲教於一國制井田則敦友睦厚風俗於一鄉立宗子則篤倫理崇禮教於一家當時但見家雍雍鄉睦睦國熙熙上則恭己正南面而已故曰垂衣裳而天下治後世斯道不明封建制亡井田度廢宗子之法不立而言治者皆苟而已至宋諸儒輩出復倡斯道於天下而無其責封建不可爲買田分井欲試於鄉者未及爲惟宗祠之制始創於司馬溫公繼許於程正仁峰文集

卷之十五 記

三

弘毅堂

公終定於我文公朱子者已行於當時可傳於後世今鑿鑿可復也惟我聖明治教休美其頒制示則每以家禮爲準宜乎聲教溢乎四海而家置一廟矣奈何士民之家猶多簡陋謬畧不能復古某竊慨之故嘗酌古準今構爲小宗祠於所居之南又嘗與吾友張廷毓太理議爲宗子祠說亦既梓行以諭同志至今無聞焉不圖宗人守之之能爲此義舉也族子錢傳致請狀有曰正先君存日以先祖爲始遷之祖倡諸父立祠制祀而未果今不幸棄諸孤孤與吾弟制爲祠堂一區併欲祀先祖以上爲四龕以成先人之志緣先人於禰爲次嫡懼

涉於僭今必欲求據禮合宜不爲後賢之所譏議者非

草茅之所敢知故特以上厯執事而取正焉庶不致前冥古人而可後法來世訂定仍乞一言以垂不朽不肖孤之願也某讀而嘉之乃不辭謹承所聞以復之曰某昔建祠時亦以先祖支子爲疑乃致牘奉問於程學士篁墩先生先生答書曰來喻謂小宗法當祭自高祖以下今令祖在堂宜以當之於家爲次嫡不得爲後於祠此誠有難言蓋禮廢既久後世不能卒行幸而欲行又多掣肘故亦不能不從宜爲之如伊川先生立祠堂制祭法明道子爭之以爲置明道於何地靖尹氏謂立

仁峰文集

卷之十五 記

十四

弘毅堂

祠自伊川始且引春秋奪嫡之說應之朱子亦以爲未當及答潘立之書則又謂法制不立家自爲俗若未能遽變古禮則且從俗可也支子之祭亦是如此且謂於宗子之家立主而支子只用牌子形如木主而不刊前後不爲陷中及兩竅不爲櫨以從降殺之義然則朱子此言實足下之所當師者諛陋之見固不能別有所聞以副下問之盛心也此篁墩昔所以詔某者正吾子今日之所宜聞而於令先君則用主於令先祖以上則用牌子而吾子則爲繼禰之小宗也觀古人祭法之嚴如此則宗子之法從可知矣夫支子有所爲不敢專也必

取命於小宗子之家小宗子有所爲不敢專也必取命於大宗子之家由是非義不爲非禮不行篤倫理崇禮教示宗法於一家綜家政於一族吾知父父子子夫夫婦婦長長幼幼彷彿關雎麟趾之遺風矣此古昔聖王制宗子之法爲則於一家者良法美意無所不用其極如此守之知尚古而立祠矣由此而申舉宗法焉雖不能翕於一族猶可範於一家使時易世遷儀文禮讓愈衍愈密子孫世守而不失卽爲世家也矣詎不偉歟

養浩堂記

娶之桂巖戴隱君瓚者結別墅於羅陽山下以養浩名

仁峰文集

卷之十五 記

五

弘毅堂

其堂自號養浩子有客造而問曰孟軻氏所謂浩然之氣至大至剛失養故餒養之之說軻沒不傳後世負剛大之氣者莫如項羽羽勇悍剛毅嗜啞叱咤千人自廢以精兵三萬破漢軍六十萬於睢水水爲之不流自謂其氣可以蓋世矣子之所養者此邪養浩子曰否血氣也非吾之所敢知曰然則其曹孟德孫仲謀乎孟德破荊州下江南而東也舳艫千里旌旗蔽空醢酒臨江橫槊賦詩其氣已吞東吳矣仲謀赫怒拔劍斫案曰敢言迎操者與此案同遂用周瑜計以裨將一炬之焰破勍敵百萬之師二君者亦一世之雄也子之所養者此邪

養浩子曰否客氣也非吾之所當養曰於戲子知之矣

然則子之所養者是卽蘓子瞻之頌韓退之有曰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於天地之間卒然遇之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有賁失其勇者乎養浩子曰然非曰能之願學焉客曰子欺子哉是皆有天下國家之貴者也子臥羅陽之間專一丘一壑之勝與鹿豕居與鷗鷺遊雖欲養成此氣將安施乎養浩子曰固哉子之爲言也子聞操舟者不以不航淵而廢槳楫造車者不以不涉遠而舍輪蹄學聖人之道者寧以不仕而闕全體大用之功邪聖門之徒回在陋巷點之浴沂開之不仕而其體段固已具於胷中待時而動耳矧吾之心正天地之心亦正吾之氣順天地之氣亦順而有以參兩間之妙用而爲聖道之極功者人人之所同有也歟客不能答唯唯而退其姻貢士余君榮次其間答之辭以示仁峰汪某且屬爲記君先承事韶軒公嘗館穀子家與先祖漁所公同師游蘭仲先生得養浩之說有世講之好從子鏡又爲同年友故稔知君蚤開庭訓居家在鄉養老慈衆周貧恤匱凡義之所在咸集而積之以爲養浩之本故其盛大流行者常睥睨於面背之間而銳職居言路又以家教而信是浩然者於朝廷之

仁峰文集

卷之十五 記

十六

弘毅堂

上致其身而不顧乃子曰金曰欽方養此於兩庠而他日又大顯君之教於天下則此堂之築非直一家之美事而有裨於國家有關於世教者可書用書以爲記

寧菴記

上山吳君孟昆字以山年甫五十七卽預營壽藏於竹洲東先六世友梅先生祖塋之左復築室其旁肖自與其配程孺人像於其中買田置守爲久計而自扁其室曰寧菴蓋取西銘之義也間屬予記之三年矣今年十月復戒其姻廷殷來速而其言曰人始未有知自入歲以至弱冠入小學就外傳曉夜燈心惟口誦供弟子之職給門戶之役身不得寧也弱冠至四十服商治生衝風破浪於江湖露手塗足於道路身不得寧也自茲以至於今仰事俯育公輸私役男婚女歸酬應不暇身不得寧也今也榮將日成矣志將日衰矣力將日憊矣故須此以待盡將以寧吾身焉夫身力於學則心勞於學弗得寧也身役於商則心勞於商弗得寧也身勤於庶務則心勞於庶務弗得寧也今身力既衰則吾心之百念亦將息矣匪獨寧吾身也亦以寧吾心焉抑聞之木華於春栗芽於室枯骸乘氣遺體受蔭形氣之相屬有如是者然吾雖死其神在天地間能忘情於吾子孫

仁孝文集

卷之十五

記

弘毅堂

邪爲吾子孫者苟知繼志述事能壽吾菴於無窮庶幾吾神寧於此矣幸爲告先生子且死矣願亟有以教我用以慰吾目而寧吾心也廷殷致其言而歸逾三月果卒矣臨終以不得子言爲憾其孤某復致先人之意予哀之而爲言曰亮哉以山之達也好生惡死人之同情苟非真知陰陽晝夜之理齊彭殤一生死者多諱之惟陶淵明自製輓歌司空圖自營塚壙程大中自撰墓銘皆所謂達也以山亦斯人之徒歟然張子之言曰存吾順事沒吾寧也其意以爲至人之事天有如孝子之事親也孝子之於親必也夔夔齊栗自始至終有以曲盡其心而無一毫之愧而沒可寧也彼逆親悖天以人之家敗人之國者後人唾罵甚至子孫不認其墓者有矣又可謂之寧乎吾聞以山由幼至老孜孜淑淑慎言勵行逆親悖天之事無有也可謂能順事者矣故其全歸於此也斯名其稱情哉故不辭而爲之記

思承堂記

堂爲歙之棠樾鮑君廷茂所葺而名思承者思欲承其先業而用昭示於無窮使世世子孫顧諟引之而弗替也其子清邈近於淮請予作記且曰子家自始祖榮公遷今棠樾已十八葉矣代有聞人宋季鮑傳叔與其子

仁孝文集

卷之十五

記

弘毅堂

寶慶教授子壽爭死於賊事見宋史承入孝順事實者
實清七世祖也傳叔號熙堂子壽號西溪俱有文集行
於世高祖景曾被薦不仕嘗置一木榻靜坐讀書敦尚
行義聞朱子闕里祭田爲富民所奪乃捐萬五千緡贖
之虞道園學士爲之作記而祠有祀焉會祖元康少師
師山先生學有淵委有燕齋集養母事兄周貧恤匱孝
義兼著祖南季綽有祖父風力行不倦能文章珍保木
榻作軒貯之而號曰太古績學其間惜享年之不永也
廷茂即吾父也幼失所恃而伯父繼沒筑筑孤立惟隕
先世之業是懼乃倡族人表章先墓拓復神道購得贖
七峰文集
卷之十五 記 十九 弘毅堂
塋田以供拜掃重飾慈孝坊表新勒宸翰碑石編校西
溪燕齋諸集將壽諸梓凡所以尊祖敬宗之事知無不
爲爲無不力兢兢業業然無非思承先業而不敢墜也
惟先生有以教之予曰尊甫之爲善矣可謂能知所重
而不忘其先者矣然謂是足以承先業則未也子之先
以慈孝傳家思承之必自慈孝始亦必有其道焉非聲
音笑貌之僞於外料理事爲之務乎末者所能也何則
慈孝之理出於天慈孝之行在於己慈孝之道載於經
傳叔子壽學之於經修之於身一旦遇強賊蹈白刃臨
死而不變焉然後爲能事天也景曾元康南季率以是

相傳故學行往往見推於當時可傳於後世信不誣也
尊甫知思承之其賢於人也遠矣必也尊德性以敦所
行道問學以臻所知使知博於文行約於禮自平居燕
適以至夸狄患難而不變然後爲能承也子歸以是告
尊甫尚其勗之哉亦反諸身而已不假他求也

孝友樓記

孝友天性也與生俱生自足於中非由外鑠自有於已
不假人爲所謂帝降之衷民秉之彝人失之不可以爲
人子失之不可以爲子是故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
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愛親孝也敬兄友也夫以赤
子之所能而加爲大人之譽不惟延譽而又名其所居
之室焉今之君子何其好諛而待士之薄如此哉曰非
也赤子之所能者天也強壯之所遷者人也天性雖全
不能不壞於人欲是故妻子之私少艾之嗜君爵之靡
凡適於己者有所蠱惑於中則愛親敬兄之良心移矣
有能決去其私遏止其欲自長至老一敦孝友之行而
不失其赤子之心者豈不足以延嘉譽也哉加與其人
而因以名其所居之室亦不爲過也予邑新溪戴君宇
高有三子焉伯志端仲志誠季志烜君卒日伯仲黃小
季方在娠賴母氏汪鞠育成立家聲益弘乃構重屋若

千楹以養母氏孝順備至一日鄰火延及志端兄弟抱母額天天爲之反風樓卒以存兄弟或商於外諸婦以家口日熾且利便安析口而爨逾時兄弟歸痛詬其造端者復合於一友愛如初於是鄉之人過其閭者賢其人又訝其樓如靈光然故相與指之曰是孝友之所居也口傳心頌遐邇一致襲稱爲孝友樓好事者復競爲詞藻以美之宗人漢川德宗介弟寶宗之子應祥者志誠之婿也走仁峰山中請予作記且爲汪孺人七十壽維則孝子之子尚和亦德宗群從志端之婿也嘗從予游爲道伯仲之賢戴母之節爲可書德宗又族誼之雅

仁峰文集

卷之十五 記

弘毅堂

厚者弗克辭乃諗戴君曰孝友之名豈易稱耶赤子之心豈易保耶惟大人能不失其赤子之心惟聖人能盡孝友之實故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書言君陳詩言張仲聖言閔子騫餘未之聞也然則孝友之行自古爲難而君今日寧以得之之易而遽忽之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君伯仲其慎終如始求無愧於斯名可也作樓之歲月既久不繫於義不書

遊南鄉記

某蚤考載籍南宋以後文獻稱新安而吾休新安之最也然多在南鄉意謂地靈人傑必其山水秀麗名區形

勝之所鍾遺言緒論儀章典則之猶在恨不得游衍其地而討論之比在庠時欲一遊而不可得既仕又不暇遊初乞身林下邑南俊彥嘗辱及門者間言及之遂訂約焉亦已五年矣無可假便以行者今春伏承朝命起克任使州縣大夫催促上道某以母老弗果行而君命不可以虛辱乃具情白府以復三月二十七日自郡城經篁墩謁世忠祠賦詩見情晚宿邵家灘雨汪邵諸君昔相從於崑山者喜相挽留越三宿四月朔日宿閭口榮君再德宅初二日渡河而南訪舊友聞子生畢文中館穀歡甚晚過程君景宿焉出所藏古今賢達詞翰相示明日上山吳君習之來會同譙分手宿於臨溪吳君德振第東密巖寔週值雨不獲一登蒼景取以爲號索子賦詩德振聞而笑曰東巖實屬於我而某借重於公以奪之顧予力不能爭邪予驤然答曰何可爭乎予聞程墨莊亦嘗據是而朱風林先生曾爲作賦矣而今安在哉固自有不朽者君勉之耳明日到以川宗黨分軒維則二公暨父老十餘輩俱淡衣幅巾相伺於道程孫范諸君衣冠萃止宛然舊家文物也宿節之柳溪書院明日衝雨造訪諸第宅還謁端明公墓有詩紀焉又明日孫以德款予於爲善最樂堂從者善弦歌用以侑觴

仁峰文集

卷之十五 記

弘毅堂

時久雨新霽遊興勃勃席未終起登榦龍山謁世忠行
祠環繞西溪略憩國子孫生茂精舍渡河登烏龍山拜
忠烈越公行祠說者云是山迤邐自睦來止於此然江
南之山俱起於率山無自睦來者蓋支連於睦與榦相
峙俱蜿蜒逆水而上如龍形兩祠據之而兩家亂裔多
餘千趾而鄉人異姓率皈依奉祀之惟謹非有功德於
時而明靈於後者疇克爾邪世忠梁史有傳固爲無負
惟我越公之心蒙蔽於史氏者數百年得吾子朱子始
考正之而今篁墩太史公白之於烏龍祠記其嘗竊議
公以文名睥睨一世而其議論之高詞義之正氣魄之

仁峰文集

卷之十五

記

雄可以步驟古人如此篇者似不多見今其文尚未入
石非闕典歟予於是連賦三詩而榦龍西溪亦各有詠
胥矢口而成愧不工也又明日陰晴未定欲登旗山不
果力欲辭去程氏族屬留酌子於端明公祠明日決行
而范顯仁又邀至壽傳堂出先世所藏洛水翁及一時
明賢手翰眞蹟相視爲之留半日頗行宗黨某君猶以
連日館穀爲未足以盡歡復致席飲數行而別與月澗
啟暉同行是晚冒雨到富溪蓋初九日也富溪四面山
環如城郭而其先某公國初時嘗從汪左丞起義圖旅
於此故號大富營今日大夫營蓋其聲訛也鷄蜂嶺

秀拔其上有蛟池陰雨非惟不得上亦未得美觀也出
其所有詞翰相示而程篁墩吳匏菴沈石田諸公手筆
爲多蓋月澗用禮與族子廷殷嘗從諸公游得之今亦
不復可得矣既三宿而中舍公裔孫志芳廷殷猶盛設
以須子託觀覽以出載途毅然別去雖若拂人之情亦
不服顧也時上山秋碧君戒其子隆來迎與俱至上山
蓋十二日也主人亦如汊川富溪供客之禮有加焉夜
宿習之寶澤樓既謝主人獨坐中庭月光如畫有懷其
先竹洲先生作竹洲操一首習之子珽質敏好學昔識
子於嘉禾別號省軒有省軒四詠適友敬君爲其姻黨
君求省齋詩詩成以復戴君君之省爲省約而題旨不

仁峰文集

卷之十五

記

蒙爽喜而襲之以爲軒詠次夕景相酌子秋碧樓明日
天朗氣清偕用禮廷殷及貫之習之諸俊彦遊龍宮寺
晦之挈壺觴酌於松月閣開瞰溪流挹山光幽趣可掬
予賦一詩復共聯句三首而歸一路行吟無累十數篇
一時興動不復究思應酬而已又明日過月波君觀所
遺竹洲記刻作一屏字畫爛然因相與歷尋竹洲所謂
淨香直節亭聖臺沼之屬景跡尚存但爲支屬分析各
有其地而花木塵埃亭榭瓦礫矣子謂諸君曰君行凡
九人今或亭或堂或沼各築一墅以備一景卽其故址

而復其題識甚易耳諸君何憚而不爲乎諸君曰諾因散步沿溪過忠孝道院還遊習之兩塘聯句而歸時予以老母在堂跡遊而心繫每至一處卽欲辭別而朋友或不察留之堅確者或至徵於色發於聲卒拂其意而去且去且悔每以自咎至是諸君仍欲挽留予以竹洲景蹟成予當再至一景留一日爲諸君賦之諸君喜不復留次日歸是爲十六日也初出以璫溪金天瑛石田宗黨俱有鷄黍之期憂母心亟不復過宿庠彥宗人昱第明日歸凡二十日自惟某不肖生無補於時沒無傳於後徒以惡劣污濫山川誤朋友相知之肩連旬幾

仁峰文集

卷之十五

記

弘毅堂

月而不返詩云流連荒亡得無犯不遵之戒乎然南鄉山水秀麗雖爲風雨所沮未得歷觀而所見者已爲奇特且一時人物之盛咸知尊祖右文尚賢敦禮皆美德也不可不書因書以藏於家而且以志愧云

汪仁峰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跋

跋梅巖小稿後

予友張君廷曙蚤有志事功於天下以易魁南畿屢不捷於禮部垂老而得一邑遲回間關餘三十載其志抑鬱不得伸者往往於文辭焉洩之積久成若干卷名曰梅巖小稿梅巖者固廷曙之所自號也夫梅處隆冬貞白自持而實有利濟固可愛而可用然愛與不愛用與不用則在乎人於梅不加損益然則欲知廷曙者其志存乎梅巖而事功見於小稿觀者當自知之予何貧哉

仁峰文集

卷之十六

跋

弘毅堂

宗法圖跋

予自蚤歲病宗子之法不立無以睦族人厚風俗不復可見古人之治於世與吾友大理張君廷毓議於南雍廷毓家已三世不分蓋嘗究心於此者淡以予言爲然相與討論得其大意然未有紀述也近以此圖見遺且俾考訂嗚呼自封建之制廢而諸侯無世家自宗子之法亡而庶人無善俗世之人惟利貨財妻子以自私自視其宗如塗人如仇敵而不顧子壯戶析秦法之弊其流禍至於此極也可勝歎哉此圖行其扶世救治之功不爲小補矣予復何言哉謹壽諸梓家給一本以爲吾

民勸耳噫普天率土之間漸被祖宗禮樂淳化之治百三十年於今矣不知能服聖化而行此法有者幾家邪要之不但以喻吾民而已

跋同聲集後

西涯方石兩先生昔在詞垣時含英咀華交喙以鳴國家之盛積久成帙名曰同聲某莊誦之餘喟然歎曰詩心聲也同聲則同心矣心同而其道容有不同者乎在易之同人曰利君子貞夫同人者以天下大同之道卽聖賢大公之心也君子之貞謂天下至公大同之道故雖居千里之遠生千歲之後若合符節推而行之四海

仁孝文集

卷之十六

跋

弘毅堂

之廣兆民之衆莫不皆同正二公之所謂同也若小人則惟私意與比而所同者惟所阿黨耳惡足以言同邪方今二公進位豐亨政教攸柄將以其心之所同發於聲者措而見之行事而使普天率土元元者莫不被其光華潤澤而同歸於極之中夫然二公之所謂同聲者豈但如昔之陶謝元白皮陸諸公才相敵名相偶徒以鮮穠葩藻取賞於一時微媚於後世者而已哉某嘗執簪於李公之門而謝公又沐教愛所及者故躬爲校讐敬鈐於梓而識其末如此云

跋月澗集後

昔與廷曙過篁墩閒坐廷曙以所詠月澗詩一聯問曰一庭涼月淡如秋欲易如字爲於字如何予不覺迷對曰於字自在且味淡長篁墩曰然予因問月澗爲何人篁墩曰進之不識月澗邪吾黨之後也予心識之幾二十年矣比退居林下鄉邑執卷求言者多有正思文字見其平正簡潔無艱澁險怪語每逢人說正思因詢其爲人猶不識正思之爲月澗也一日族弟尚和手月澗集一帙指曰此先生平日所問正思者之所制作也因得徧觀之詩又優於文類非苟作者始信昔見與於篁墩者名下無虛士也題其末以歸之用致識正思之晚

仁孝文集

卷之十六

跋

弘毅堂

跋汪義士卷後

漢口宗人貴民從成貴州寇至衆欲去貴民慨然曰死義爾何去爲嘗冠而死太史篁墩公楷書義士以貽其孫所親爲作傳章縫詞客又從而詠頌之但說者多以其死難爲義而不知代叔季羣從從成之爲義已形於素行之前間知之者又不考其自幼讀書卽以忠孝節義之事發憤激勵而形於立志之始傳曰在廷無犯顏敢諫之士臨難必無死節仗義之臣又曰士患不立志苟立志素定又能以之責於庸行之間則其不幸而至於難也從容就義視死如歸而有輕如鴻毛者矣又何

難邪是故人之得名者往往以其變不以其常然善觀人者當以其常不以其變也雖然執戈衛邊而死難者何限能拳拳于言者以不朽其祖所之志亦可嘉也其從父孟本嘗與語此於淮今又邂逅斯於臨溪申其請故爲之贊此

跋東坡帖後

東坡翰札妙今古後世得之者莫不珍收以爲奇玩予友高君舜穆得其所遺文與可小楷三十詩乃晚年手筆尤極精緻不私其有摹刻以傳其心仁矣間遺一紙俾題其後予謂凡物足珍於人以爲玩者是皆罕見於仁壽文集卷之十六 跋 弘毅堂世如犀象珠玉人皆玩而珍之夫不珍犀象珠玉而珍翰札者蓋知所玩矣謝顯道以記問爲學舉史不遺程子謂其玩物喪志嗚呼博學強識賢者之事也程子云然得無意哉大抵學者當先立乎遠者大者母爲近小所奪可也雖然坡公之翰與札惡得已而不傳耶要之坡公之可傳者亦不但其翰與札而已也學者當自知之

跋王君澍榮齋卷

古人几杖有箴器室有銘皆欲旦夕顧諟警策而入道也中世以來賢人哲士顏堂扁室率師此意然皆清逸

近義之號未有鮮麗如王君之所謂榮者予聞之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噫文君之所以命此者殆非以人心之所欲者誘掖王君於仁以成其身蓋納約自牖之意歟說者或以王君取鄉科足以當之非所以知王君亦非所以知文君命名之意也王君識予禮闈中以同經而累蒙枉顧且以詩見索予不辭而爲之賦三絕尤贅絮於此者蓋補記者之所闕畧云

跋總山集後

方石先生始以是集見屬於太守文侯也不以某爲不肖遺書俾某與聞校讐焉某竊無能爲役慚辱雅命既而文侯卒某白諸通守黎侯偕平陽楊君終其事以復命於先生先生復遺書俾某識數語於末以見集事之難而致後人祇守不忘其初以傳無窮之意而其辭曰茲山千數百年之靈秘悉發於此吾祖百數十年之積業悉粹於此而一旦成事假手諸君於予心能無德乎於戲某何敢貪先生之功是集之傳又豈草蕪之言所敢贅也第三復書辭於中不能無感焉夫有此山川之靈而後有此人物之秀有此人物之秀而後積業有此行蹟之偉靈秘所鍾積業所到而後篤生賢哲如先生者有賢哲如先生者而後能遍交天下之賢而求紀述

議論歌頌之美而成此編然則是集之傳夫豈偶然哉茲山靈秘開闢未有萬數千年而始發洩於茲反若有俟於人者固茲山之幸抑足昭我聖朝文明之治超軼於前代也不亦遠哉其所紀皆道德之懿其文皆性命之純咸本於天而古人所謂不朽者天下後世凡有血氣者莫不知誦而寶之興起而得之觀感之餘矣矧先生之世世子若孫邪不然雖咸陽之鼎鄴都之碑且不知其處矣矧板刻之足恃邪

跋方壺居士存藁

柳塘先生以布衣論天下事三叩天關雖未見其奏疏

七
仁
聲
文
集

卷之十六

跋

六

弘毅堂

觀其責備時賢朱文公書蓋皆大體時忌不敢言者公開口昌言之至再至三無所顧憚得非豪傑之士而爲古之逸民也歟程端明學士洛水公序先生文而自訟失爲作傳洛水與浮溪二公之在南渡詞臣亦鮮有其匹者又預史館之列使桑梓逸民沉沒不聞於天下後世者眞不能無愧矣先生著述多不存所存者此耳故謂之存藁云喬孫尚和葺而欲傳之先生有可傳者亦不在於立傳也

跋增修藍田鄉約後

化民成俗莫善於禮禮者敬而已矣而實則理也心存

於禮則人欲自消身循乎禮則暴慢自化今有人焉篤恭入市雖遇詬諧強暴之夫必將趨避而不敢狎侮此古者以禮防民而民易從者以人心同然也三代而下爲治者鮮知本此至宋道學復明而呂氏有藍田之約蓋不能行之天下而欲私淑於一鄉故謂鄉約云朱子承之以作小學之書亦冀後世之可行也予昔承乏永嘉嘗竊申明而督行之比解任聞卽廢弛矣古人勞來南都得鄭東園先生增修藍田鄉約以歸告其伯父分軒尊甫維則二公率其鄉人行之亦可見其尚古也矣

七
仁
聲
文
集

卷之十六

跋

七

弘毅堂

跋白雲軒詩卷後

昔狄梁公登太行山見白雲孤飛思親舍其下徘徊佇望不忍卽去遂名於天下後世故世有不忌其親而致思者遂相藉以望雲爲名夫親生之膝下人子去其親焉得而不思思生於視物物可以觸而思生豈但於雲類多不傳而獨傳梁公者要之梁公所以倚重於當時取信於後世者不在望雲一事而已也後世知愛其親者徒襲其名而遺其實亦豈足爲孝也哉堯山宗人隱

君顯親既沒憂思之不置好事者扁其廬爲白雲軒其甥吳田吳君敬夫干諸文詞之士以詠美之請予一言敬夫子友憲副張君廷毓之姻隱君季父世行大尹實予前輩世行之與廷毓其學與仕皆知梁公之所以可名於天下後世而能自有所樹立者不幸今亡也矣隱君之與敬夫昔在庭訓茗碗之間其亦有聞於斯歟予爲執筆不覺悵然隱君亦當知所勉哉

跋許良佐西園卷後

吾郡許良佐好修士也以人沒世而名不稱與草木波瀾相腐漸爲可憫也嘗思有以自立於世復不自假以仁峰文集 卷之十六 弘毅堂 其先世序譜系之得王荆公記南園之得歐陽文忠公其名亦可托以不朽乃以所闢西園求作記之人如歐陽王者於其所知陶太守質夫質夫以其友錢修撰與謙應與謙自謂能誦法古人受之不辭爲之作記矣良佐復戒其塾師方生露謀於黃甥湘微予一言噫人言其可恃耶與謙工於文辭膏兩魁天下士官侍從信能言者矣若予之蹇拙一藝無聞猶夫人也奚以言歟顧人自有可傳而不俟夫言者耳歐王之記與譜亦疏其先世之聞人與書其孝友一節以示海陵之人耳聞人與孝友自有可傳者特假善言如歐王者言之後世爲

足信如韓文公之送李愿亦愿足以當之而信韓言之不誣也如或不然雖荆公後世猶或以相業短之而不敢盡信况其他乎予何言哉以方生固謹厚者信良佐爲好修之士故爲之贅此於後俾良佐自今而後當益自修其可傳者毋徒恃乎人言也

跋宜晚稿後

某少時每事欲學但未學詩非不學詩不學所謂唐詩也所以不學者吾鄉先哲凋謝無所從學見古人詩法之難心復憚學及聞程子之言遂以爲不必學也言思所至以及應酬時亦爲之率多矢口肆志漫然應之不仁峰文集 卷之十六 弘毅堂 知景趣格律之爲工也及旅食兩京暇日以所作質於李西涯莊定山諸老先生李先生一覽而問曰何不讀唐詩某以程子之言對先生曰然則何如不爲欲爲須似之且曰古人之詩所以協諧音律被之聲歌雖曰本乎性情而音調亦不可不知也觀諸溫厚和平之教斯可見矣心然之而時方奔走南北又弗暇學及屏息林下始取所謂唐詩者讀之久若得其歸趣因以上窺古人高下品第似莫能遁近取成化弘治之間如二公之於一時館閣臺省諸公者其亦詩道之中興乎若雲間宜晚曹先生其一也亦可見世道之隆治化之盛矣先

生晚以所制作示貴介弟時信貢士彙次之釐爲十三卷名曰宜晚彙以藏於家吾郡羅君汝聲雅厚先生者請得而刻之以傳先生之詩具目者識其可傳無容喙者汝聲嘗刻杜詩虞註本草集要豫章存彙鄂州小集諸書蓋富好行其義者也可書因併及之

跋陳都岡鄭河停權卷

皇帝紀元初冬台輔木齋謝先生罷政南歸鄉人陳都岡汝玉以漕事返舟尾其後至鄭河以風雨相失先生有所懷以示汝玉汝玉裝潢成卷求題詠以旌謝其見及之意而珍藏之以貽子孫某以先人墓銘累先生過

仁峰文集

卷之十六

跋

寸

弘毅堂

此汝玉出以示某某先生門下士也先生端人某義不敢辱其門自分迂戇崛強無庸於時乃以先皇晏駕秋奉身求退而先生踰年亦歸而中途值此豈其意哉某聞之古人云風雨者憂患也知道者感之而消息焉先生以之先生詞翰精緻鮮以及人得者珍之汝玉其亦知所重哉而某之意則重有感於詞翰之外者也噫

跋文公先生記山海經後

某按先生以山海經此數語爲得今江浙形勝之實而猶疑註中蠻中字羅端良所著歙浦志乃作率山未知孰是是蓋未考漢書地理志訛紀浙江水出縣南蠻中

故晉郭璞卽以註山海經云按地理志浙江出新安縣南蠻中東入海今錢塘浙江是也唐盧潘曾爲歙刺史作廬江四辯以山海經廬江亦出三天子都特浙江在率東廬江入彭澤西故云今率山在歙縣是蓋廬公據寰宇志正蠻爲率而羅鄂州據以爲信者也廬知率山之在歙而未知率其在休寧未免以黃山大鄣山當之羅以休有溪名率口而知率之在休寧而未知其爲張公山也故不免以率口上游四十里無名大山當之故志書黃山諸山皆有三天子都峰之說先生云廬江得名不知何義其入江處西有大山亦以廬名說者便

仁峰文集

卷之十六

跋

寸

弘毅堂

謂卽是三天子都此固非是然其名之相因則似不爲無說也某謂廬山三天子都之說卽黃山大鄣後人一例之訛與夫江以山名皆先生之明見斷乎無可疑也

跋文公先生九江彭蠡辯

某按廬江出陵陽東南北入江者畧是蓋漢志之訛而與所謂浙江出黟南蠻中一例也竊疑當時有三天子鄣字卽以續之大鄣山與夫黃山之得名者當之故其山皆有所謂三天子都峰之說而鄣黃之背則宣之旌德也此漢志廬江出陵陽之誤歟先生世家新安故知三天子都乃在徽饒之境不免惑於漢志故疑徽與陵

陽腹背相值故廬江者得出其東南而西流北折以爲
鄱餘二水遂以會於彭蠡而入於江也故指山海經之
言猶爲未盡而有此者蓋未考三天子都之爲張公山
正在徽饒之境而山海經所謂入江彭澤西者蓋對浙
江山三天子都在率東而言其水卽西下流而爲鄱餘
之上流非若陵陽之水有所謂出於東南而西流北折
之說也然則山海經之載未爲不實以先生之高明豈
偶忽於此但山川形勢必待涉歷而後知其生其下欲
表章是山故僭識於後以俟後之有如先生者出而是
正焉

仁聲文集

卷之十六

跋

十二

弘毅堂

跋朱禮侍率山辯後

率山之爲三天子都湮沒千數百年得先生一言而反
正破古人之訛祛後世之惑無容喙矣第其所謂新安
之江自績溪者出大鄣山龍窠山自歙者出古黟卽今
黃山自婺源者出浙山自縣者出古陽章嶺諸山以爲
各出一源不免仍襲舊誌未見釐正某竊惟本無二本
水無二源蓋指其最濶遠者謂之源也辟諸浙江則溫
處衢婺之水亦皆入江不言而言三天子都是矣旣曰
新安之水無有東流百七十里而北合古陽諸水者則
其源之淺遠無有踰於率山者矣况率山乃江南羣山

之祖則諸邑之山皆其支而水皆其流安得與率山之
水並爲源以入新安江邪若謂各邑之水志法不得畧
亦須有源流之分而不沒其實可也讀者詳之

跋張石嶺文集後

文章末技耳世之學者多攻習之冒名以爲儒儒固不
能舍文以傳而以文名儒斯末矣然則帝王之設訓聖
賢之著作非邪曰此遵道養德見諸行事之餘者載之
簡冊謂之文非後世之所謂文者也何以異哉古人之
爲文無意乎文者也後世之爲文有意乎文者也此文
體世習日趨日下屢變而爲一技去古遠矣石嶺張廷
毓與予同試禮部並選成均偕升於朝聚處越數十年
未嘗見其組句作文旣沒介弟莊拾其遺藁釐爲五冊
二十三卷讀之文平字順體辨格嚴反有專門作家之
所不及者然以吾廷毓而爲近代之文人固失之廷毓
矣若吾廷毓之文亦可以末技而少之乎三復之餘因
識其末以歸之百世之下當有識吾廷毓者

跋梅谷隱居卷後

予歸林下連歲暇日校閱吾郡國初楓林東山蓉峰諸
老先生文集多見其中有梅谷隱居紀述者玩其辭想
見城南張公伯謙之爲人而喜吾邑故家文獻之足徵

也因念鄉邑碩人隱士之如伯謙者往往有之世無諸賢曷恃以傳邪用是又爲伯謙之幸而悲隱淪之不遇者衆矣此卷散失百餘年而其裔孫張君琳復購得之紙敝墨淪裝潢成卷請予一言於後予不佞何取廁名諸賢之後也哉琳克復舊物亦可謂賢也矣又聞伯謙諸父有曰魯瞻者雅好古帖所蓄有東坡山谷南軒真蹟又得鄉先生虛谷弘齋爲之題跋隨亦以逸琳安得復購之與此卷並傳是卽故家玩襲之天球河圖也顧不偉歟用書以俟

跋寶經堂存稿後

仁峰文集

卷之十六

跋

十四

弘毅堂

某始得承之之名於鄉先學士程公以博文稱成化弘治中公與大學士丘文莊公以博文名天下傳四裔而用以許承之予愕然默識之而詢於其友狝峰寶之鏡山彥夫合辭曰有志之士也無何承之實志沒已十年矣其友率溪程師魯刻其所著存稿以傳問封識一冊寄予且俾一言於後某披而讀之因其名之所著究其中之所存蓋有不徒於博文不俟於施爲而自能不朽者可傳也矣夫何言哉竊獨慨夫後世聖賢之學晦約禮之說不行居者博文藝行者尚事功各以意見私智才力所及者自淑取效於一時而儒者全體大用之澤

不被於天下間有志於此者羣聚面詆而背誹之欲復帝王之學而望三代之治難矣嗚呼安得起承之卽其所存者而語之以此耶此某之所以獨悲也自不容已於言

跋竹山卷後

某九歲從塾師劍江陳先生授論語聽先生與年長生講子夏問孝章及孟子曾子養曾皙章先生善誨喻人所易曉某始不能無疑而心識之不忘比長始知人子事親承顏養志爲孝之大者每思勉爲於其大而細者若不屑爲逆知先竹山君欲某進取乃自策勵爲諸生逆知其好古文辭乃以所號竹山求兩京諸名公詞翰以傳不朽時潤筆餽禮頗翔乃貧窶中出自勉強且每謁求一篇無累八九至動逾一二年嘗以詩督傭吏部有曰竹山好良玉良玉得之難所志在悅親拋磚却何慚觀此亦可見矣所以役心於此者亦以悅親志而傳示子孫也先君捐館時某修覲京師歸則詞翰文墨契抄簿券篋爲之空心切爲憾他無所問惟此卷及竹山君之在永嘉召善繪者圖七世祖松高公而下小像躬自爲贊爲一冊亟索之從子朗應承而復執恡不發屢以爲言而屢復支吾未幾病不復言既死不忍言矣

仁峰文集

卷之十六

跋

十五

弘毅堂

嗚呼今忍以拂死者之意而可奪於其孤邪乃命其孤德資檢出而跋此於後以畀之使藏嗚呼使而子孫善守而珍藏之則視我之子孫一間耳均竹山君之嗣也又何必奪邪爲之後者其鑒之哉其勉之哉

跋吳節婦卷後

節婦以口程武林女諱尋既笄嫁璜源吳煒文光文光爲郡校生年二十三歲卒無子有二女卒時指二女屬程氏曰吾固不起矣汝能爲吾持節奉老親保此二息乎程年二十七聞而泣曰妾足豈履二庭者邪初志卽不遑從君於地下耳既有命敢不勉承既卒服喪盡哀

仁峰文集

卷之十六

跋

弘毅堂

弘毅堂

修營墓事奉養二親孝踰於昔撫二女克慈居十餘年舅姑以天年終二女長一適富溪程昭一適以川汪謹喪禮賞裝豐約適宜一盡於禮既襄事乃曰吾今而後可以報吾夫於地下矣明日乃自盡族人哀之乃舉其榼與其夫合塋於璜源嶺裡聲聞流於鄉儒褐相爲誄而哀之其壻宗人謹哀集成卷介其弟尚和求予一言某常觀趙世家見程嬰存趙孤之事與韓厥立趙武誄屠岸賈盡復趙氏田邑如故及趙武冠爲成人乃辭諸大夫謂趙武曰昔下宮之難皆能死我非不能死思立趙氏之後故也今趙武既立爲成人復故位我將下報

趙宣孟與公孫杵臼於地下趙武啼泣頓首固請不可卒自殺某竊以爲過旣克存孤復趙位不死可也然春秋之時王化不行人心滋僞乃有忠誠可托視死如歸如嬰者豈不可嘉也哉古云慷慨殺身易從容就死難程一女子也始也勤苦代夫以終事卒也從容殞命以報夫此烈丈夫所難而孱弱女子若有優爲者真不愧而祖忠誠君之後也哉

跋三節婦卷後

率口程氏庠生泰顯以其家三節婦錄一帙求贊一言予受而讀之其一則鄉先曹弘齋先生季女而陳與吳皆其七世孫婦也胥能含哀茹苦事姑慈幼全節以終而曹年最少歷難最多事之難處而哀苦又逾於二婦故弘齋爲說以貽其外孫昭示後人三百年事宛然在目可謂不朽矣古人圖爲不朽有三品德爲上功次之言又次焉貞節女之美德上品也懼不足恃而下託於言似左矣使言如弘齋猶可也不如弘齋顧又再下而屬言於予其左也不亦甚乎予不敏重違其意而贊此於後蓋不暇計其後之傳不傳也

仁峰文集

卷之十六

跋

弘毅堂

弘毅堂

跋汪貞婦卷後

適讀鄉汝愚傳惜其所稟而傷其所遇悲憤於中欲爲

誅以洩之又接貞婦傳讀之令人惻然益甚悲感嗚呼
天賦於人之厚者何反待之如此之薄邪汝愚其無及
也貞婦有子若能奮志勇爲則古之歐陽文忠公張魏
公皆孤子也貞婦猶有豫厚之時乎其責在傳芳不可
不勉也

仁峰文集

卷之十六

賦

一

弘毅堂

汪仁峰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雜著 原考 論辯 說約 帖

原教

古之學者必有師德非聖人未有不由教而入者古人
以師之教比父之生已君之食已者以其復吾之性而
成已也匪直成已而已也將以成物也巫醫射御百工
技藝之師君子不齒者將以利已也非所以成已也將
以利物也非所以成物也此士之教者有益於人爲甚
大而師之比隆於人爲甚重也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
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二曰六行三曰六藝皆本
仁峰文集 卷之十七 雜著 一 弘毅堂
其性之所固有者而導之使之成已而成物也非所以
爲利於已也三代教衰人自爲學游心空虛者涉於荒
誕役志功利者淪於苟且惟利乎一已不復知有成已
成物之教矣孔子有憂之乃聚徒分四科設四教以待
天下之士是故博文約禮一以貫之孔子之教也會子
傳之誠意正心曾子之教也子思傳之明善誠身子思
之教也孟子傳之成德達材孟軻之教也軻死而其教
不傳縱橫權謀刑名書數之教滿天下至秦焚書坑儒
毀滅其教而壞亂極矣漢以訓詁爲教唐以詞章爲教
訓詁以明經藉口而不本於性命詞章以博文爲事而

無益於身心教日移而道日晦有宋盛時真儒輩出周程張朱五夫子其選也以孔孟之所教者自相授受而又筆之於通書定性西銘好學論近思錄斯教之明如日中天凡有目者莫不見而知之矣夫何不再傳元儒一變而爲訓註中國一變而爲夸狄惡在其爲教也哉一脉之傳不絕如綫天生聖人用夏變夸黜邪崇正制爲誥令教民枋木鐸訓辭內而經筵成均武衛外而藩省郡邑以至庶人閭巷莫不有學而其所以爲教皆本古人惇性命厚人倫正風俗尚經術黜詞藻而以經明行修之士爲之師越今百五十年矣當今之士生宋儒

仁學文集 卷之十七 雜著 弘毅堂

道學大明之後際聖代人文丕顯之時釋綸綍之訓尋淵源之緒如數一二辨黑白似不難矣宜乎廷稷契而家孔孟也奈何在廷無元愷之士在野乏程朱之儒而天下之士游於庠萃於成均舉於鄉會於禮部進於大廷布之百僚執事裁其冠博其衣僂僂倪倪俾倖倖然人皆曰此儒者也已亦曰我儒者也詢其名則是覈其實則非審其形則雖伊周程朱無以踰考其行則鄉里謹愿者有所不爲何也爲蹄所以爲兔也爲釜所以爲魚也上以是招下以是往罔爲利而已矣嗚呼操是心以往則所入之途雖異而其心則與戰國之士何以

異哉其與逸居無教近於禽獸者又何以異哉甚矣教化不明人心陷溺汨於利而不自知也閱世變者得無懼乎雖然唐虞之世聖賢相傳其心亦未嘗不戒慎於此也觀堯之教舜舜之教禹有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所謂人心卽利之謂也精以察之一以守之非致謹乎此而何不寧於是太公作丹書以教武王而曰敬怠義欲者亦此意也近代陸象山爲朱文公講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章以教白鹿學者古人喫緊爲人何莫而非此意乎然則學者日誦其言非不知之乃以爲書生常談鄙之而不用而甘以功利富貴者自師服其教以終其身雖蒙被刑戮而不悔其心得非真以富貴於身爲足榮而貧賤在人爲可耻乎嗚呼後世章縫之士挾書筭居巖廊身都將相家後貝王自以爲榮者天下後世目之爲狗彘者有矣西山之餓夫陋巷之貧士自以爲歉者被榮名於萬世其榮辱得失相去爲何如哉某竊憂之嘗曰古者斯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今者斯道之不明吾儒自害之也若武學長教謝君子朝則不然君閩人大方伯敬軒先生之家子蚤開庭訓以易魁八閩之士中已未乙榜進士分教義烏甫七載遷長鄞學政未幾以方伯公憂去改任吾休

仁學文集 卷之十七 雜著 弘毅堂

五年而拜今命君謹愍淵懿言不涉私動必以禮而其爲教皆本古人所謂復其性者在在著聲故往往不俟滿考卽加遷秩君至時司訓某地衛君某亦端士也同寅協恭某在林下不加鄙夸引爲斯文友去年衛君去漳張君某金臺陳君某相繼至皆恂恂端謹不忝前人予方喜吾休教化有成而士風丕變也不謂君遽去子嗟夫吾黨小子何所取裁國戚勲臣俊彥其將有成吾黨小子何其不幸哉君筮仕至今僅十餘年凡三奏遷歷四學今年猶未艾將來西面成均其在不舍而其所教又異乎人之所以爲教也故因圖庠師生之請爲之

仁學文集

卷之十七 雜著

四

弘毅堂

作原教以送之并以諗當世之爲教者

五祀考

王制曰大夫祭五祀五祀者門行戶竈中霤也又曰王爲群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門戶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王自爲立七祀諸侯爲國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諸侯自爲立五祀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以此觀之五祀適士以下似不可得兼祭矣然儀禮曰士病禱五祀豈不可祭而顧可禱乎庸是知古人有家者亦所通祀而不廢也按中

霤者土神也古人窟居就室之中而透明焉故謂之中霤後人作宮室不忌其初亦爲中霤焉祀之亦報土地安居之義也故朱子文集中亦有祭土地文至於門戶行竈亦皆民生養育出入倚賴雖祀之不爲僭也我朝禁淫祀惟許祀竈雖不詳門戶等祀亦未禁焉丘文莊亦云士庶征行遠方出入之際亦可準古人祖祭以祀門或戶也嗚呼禮制不明世俗日下人間居室不立祠堂必先作一龕或就堂之中或置廡之下微祀外神謂之香火出入必告歲時必祀祈福禳災無所不至至於先祖漫不加意甚者節序缺莫至有災患乃以爲祟而

仁學文集

卷之十七 雜著

五

弘毅堂

一奠祈之愚夫愚婦迷惑蔽固一至此極可勝歎哉予築隱居於石巖構一祠於中門之東偏以祀五祀之神而矯俗之崇奉香火者又懼以爲僭故作五祀考某旣爲五祀考立祠以祀之然所祀之時亦不得拘泥於古今當酌古從俗定爲祭祀之月列具於後以爲規則俾世守而行無謬瀆也按古中霤卽土神也今俗除夕祭土地循沿俗祀中霤之神春仲卜日祀門夏仲月卜日祀竈秋冬仲月卜日祀行戶可也

周公祖襄公朝楚

甚矣無稽之言學者所當淺闕也弗加闕焉則足以誣

聖人而惑人心昇中國以長夸狄其爲害可勝言邪吾
觀春秋傳至襄公之適楚也夢周公祖而行卽戚然心
動掩卷反復而思之曰周公曷爲導其子孫以事夸狄
乎豈周公之神導之亦公之神自導耳襄公自私門盛
強國鄙蒙伐棲棲然依晉而立衰弱不振亦甚矣然晉
文盛時猶足制楚無事於朝也奈何悼公不祿而平公
弗克負荷毀藩籬以揖仇讐率諸侯而臨方漢襄公不
能自強於禮義內逼令於伯國外懾威於強夸將偕二
三兄弟膏車秣馬而爲朝楚之行然一念義理之天則
未嘗於斯而泯滅也寧不思曰我何人而遠事夸狄我
仁學文集 卷之十七 雜著 六 弘毅堂

之國傳命於我先祖周公者也周公聖人也傳國以來
歷年數百未嘗有此事也吾今此行中國冠帶之尊諸
侯仰望之重儒書秉禮之舊盡掃地矣吾之不肖他日
何以見我周公於地下乎行則驟親之業可耻也不行
速已之禍可懼也心口相告徘徊猶豫二者久之義理
之心卒不足以勝其利害之心將決策於明日馬首之
南而尺地寸天終不能不怵懼於周公也翻而思曰使
我周公尚存不知於我此行當何如也那得從而質之
質之而不予違焉則吾此心下矣何當告我於夢寐之
間也耶思焉而噴噴焉而寢畫之所思卽夜之所夢故

見周公祖以導之然則襄公實自尊之耳周公則未也
不然蓋襄公托周公祖道以欺於人而掩其惡乎其又
不然則左氏之浮誇者乎何爲此無稽之言也以謂周
公之神導之則非矣詩云蠢爾蠻荆大邦爲仇文王之
所殛伐也又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之家法也荆
卽楚也伐之懲之與朝之相去甚懸絕也伐之懲之且
不暇况結之乎結之且不可况朝之乎且天地之正氣
在天爲星辰在地爲河嶽明則爲人幽則爲鬼神實一
理耳周公之生也其精誠固足以動天地於拔木之時
其沒也精誠之在天地間又當何如也使其無知則不
仁學文集 卷之十七 雜著 七 弘毅堂

爲襄公之夢使其有知則當爲襄公祖道以朝周必不
爲之祖道以朝其存日先君所征伐已所損斥不可與
同中國之楚也然則襄公何爲有此夢乎噫天下莫大
於理莫強於信義也襄公畏威辟禍降尊毀列心忸倪
倪俛首帖尾於夸虜之庭其真夢而終身不寤也噫

嚴延年

漢元平元年大將軍霍光廢立大司農田延年以爲然
容於右將軍張安世以爲然白於太后太后以爲然在
廷大小臣工以及天下士庶莫不以爲然而侍御史嚴
延年獨不然之上章劾光擅廢立無人臣禮不道說者

謂當時奏雖寢然朝廷肅然敬憚之循愚以爲延年特
虛豪謬妄孟浪據常藉口立異以驚世駭俗耳其所敬
憚之者亦不知扶植綱常裁度義理之人徒以曠古罕
見之事忽爾交集於前故惘疑恐惕莫知所出耳苟豪
傑明智之士有定見於中者將詆其章而嗤鄙之不暇
奚以敬憚爲否則苟以延年之功爲可敬可憚則霍光
此舉爲可罪可誅也矣天下豈有兩是之理哉三綱五
常禮之大體謂天經地義不可紊亂者以其純乎天理
之公而不得以一毫私意汨乎其中也天生蒸民而以
元良者爲之君而社稷之是則天之所以立君者爲民
仁孝文集 卷之十七 雜著 八 弘毅堂
而君之所以立社稷者爲民故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
爲輕是故諸侯危社稷則變置之惟得乎丘民則可爲
天子然則天子者因民而尊耳衆叛親離斯獨夫矣豈
有常尊耶予聞光廢獨夫賀矣不見其廢人主也抑此
豈光之爲乎夫有所授也伊尹放大甲於桐三年而復
之天下後世但見其忠未聞其過是故朱子綱目於其
廢也書曰昌邑王有罪大將軍率群臣奏太后廢之曰
昌邑王非其主也曰有罪明當廢也曰率群臣奏太后
廢之明非專也嚴延年之功則削而不書予奪之義昭
如日星不可掩矣後世人臣猶若爲光諱者誠不考之

過也昔有問朱子者曰光爲此事畢竟是做得未宛轉
否答曰人臣莫願有此萬一有此也十分使那宛轉不
得誠哉是言也其意得非以此爲君臣之變乎善處君
臣之變而能不失其常者乃所謂權也仲尼曰可與共
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權豈易知哉學者猶以不學病光南軒張子已有明言
信不誣矣或曰武王伐紂應天順人舉世不以爲非而
伯夸名之爲弑君孔子稱其爲仁孟子稱其爲清後世
亦未有非之者延年之功非斯之謂歟曰是不然伯夸
之論雖曰過之在湯武不免有慚德者嫌於自取也光
仁孝文集 卷之十七 雜著 九 弘毅堂
非自有也延年何得而詬耶伯夸叔齊耻食周粟卒餓
以死惡得而非之延年乃陰鷙酷烈恃才好名之士黃
霸長者素輕易之且好中傷善類宜不得其死焉不可
與夸齊同日而論也

楊震

震以經術仕昏亂之朝位致三公極諫以死致堂胡氏
稱其忠罪其以三公之尊兩奏一乳媼不聽不能去爲
燭理不明處義不精以取殺身之禍爲不足取某竊以
爲過矣人臣以道事君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者常禮
也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亦爲尋常人臣事

君授官供職之初上下際遇之始而言也苟君臣相得而歷至三公之位爲股肱心膂之臣其於君之過舉也亦可以一言不合而遂決去之乎苟以公孤台輔之臣皆以一言不合而去則其下九卿以至群工百僚盡可委之而去而廷陛空然無人乎於君之側矣然則所謂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而古所謂社稷臣者誰從而委之孰當而任之哉天下後世輔弼之臣不能託孤寄命而爲一身之謀者往往以此藉口而去自以爲得明哲保身之計而人亦不以爲非天下大事無所救正卒致禍亂君臣之義不明

仁峰文集

卷之十七

雜著

十

弘毅堂

以至於此可勝歎哉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君食之師教之於其所在則致死焉旣委質爲人臣矣又惡得自有其身耶胡氏援引失當不足爲訓也明矣然震之死亦徒死也奚益哉夫人不難於死而難爲死得其所以是故人之死有重如泰山有輕如鴻毛爲震者使古人處此必有其道力竭而後以身繼之則其死也不爲徒死矣况未必死乎惜乎震志不出此怵於邪謀飲藥而死長奸究覲覲之心成國家傾覆之患不惟負人而且自負也悲夫

李固 杜喬

張南軒謂李杜二公精忠勁節不憚殺身百世之下猶有生氣而黃固方舉於朝不當卽就梁商之辟涉於梁氏賓客事有牽制失之於始至質帝之弑固爲首相不能討賊而但推究侍醫舉動迂緩使冀得以措手失之於終某愚以爲固之失不在於就梁商之辟而在於偪梁冀之威不在於質帝之弑而在於質帝之立夫固就辟之時梁商之惡未顯當國之日梁冀之情已著且賓客之禮君臣之義孰輕孰重也天下之公權臣之私孰利孰害也易曰履霜堅冰至履霜陰始凝也馴致其道則堅冰也是故君子作事貴謀始始謀不臧則其末也

仁峰文集

卷之十七

雜著

十

弘毅堂

必巨雖智者莫能善其後矣夫當孝冲晏駕徵清河王蒜及渤海孝王子續至京師時冀未有一定之議也固旣白冀立長之議不從當集百官正色而立宜於朝曰立國以適無適立長此帝王萬世不易之通義也且先朝外戚擅肆利立幼君窺視神器爲鑒不遠今清河王年長明德著聞又屬最尊親宜立爲嗣願白太后立之則其詞嚴誼正外有以振作百僚剛愎之氣內有以銷沮權奸陰謀之心冀雖欲有異議其誰敢發而孰從之乎固非不知此僅一請於冀而冀不從則靡靡聽之不敢誰何用是知固之心不免懾乎其威而不敢直行其

志也不然焉有君臣旋幹之機天命絕續之會爲大臣者而可以賓客私誼而廢之乎雖然人情所淺憚而甚惡之者莫如死也固等不憚死而肯憚威乎凡人外有所憚者皆內不足也然則以二公爲智不足以及此亦可也是以爲人臣臨大節也不可不知道

竇武 陳蕃

竇武陳蕃誅曹節王甫事龜山以爲易南軒以爲難或又以爲殲厥渠魁脅從罔治乃待盜與小人之法惟朱子曰東漢誅宦官事前輩多論之然嘗細考其事恐禍根不除終無可安之理若使陳竇只誅得首惡一二人

仁孝文集

卷之十七

雜著

十三

弘毅堂

後來未必不取王允五王之禍後人據紙上語指點前人甚易爲力不知事到手頭實要處斷毫髮之間便有成敗不是容易誠哉言也某愚以謂君側之惡辟之城狐社鼠有所憑恃且植根膠固爲代已後一旦欲祛而去之固不易矣然而天下爲患之大者當柄者又可以其難而玩愒歲月而不去之乎誠以處大事者必先有以審其機終有以致其決臨時集衆倡義併力以圖之天下無難處之事也爲武輩者要當審定事機精選腹心布置要害使爪牙衛武之士各挾忠良如身使臂如手應心計定而後建白太后取決而行之出其不意則

彼必倉皇失措無詞可執束手就擒矣武等計不出此欲驅累朝君側寵嬖凶恣竊弄神器之賊不自閹藏利用乃顯然以之彌天變而白太后欲去之復使下獄考訊牽連遲回如弄小兒然其失計也甚矣遂使朱瑀得盜發其奏倡爲大逆廢立之說而殺身債事可勝歎哉然而蕃以八十耄耄之老武以外戚私暱之臣乃能協力同心以獎王室徵召名賢與圖治理欲除天下之害而成不世之功志則可嘉也矣蕃謂武曰昔蕭望之困一石顯况今石顯數十輩乎玩味此言亦非不知戒慎圖全者而事之成敗不亦有命存耶雖然君子則當以義立命而不委諸命以宇宙在其手而慎處之也則善矣

仁孝文集

卷之十七

雜著

十三

弘毅堂

張柬之

唐室撥亂反正之功始於狄仁傑之薦張柬之張柬之與崔玄暉敬暉桓彥範袁恕已共成其事觀柬之之謀預定於與楊元琰泛江之日而其忠義激發與李多祚臨事之際無非術者奈何沃火未寒兇焰愈熾而自罹亾滅爲千載志士之憾者何哉大義不明而刑罰不中也武后以穢德廢嗣君戮唐宗室而竊其神器李氏之賊也武三思攸暨賊之苗裔也昌宗易之不過其黨與

耳茲欲撥亂反正不敢名其爲賊而反尊之爲則天皇
后是大義不明而名不正言不順矣何以能振九伐之
威馨武氏之膽而收之乎徒區區職昌宗易之等十數
人名爲討賊以攘大功其志則可嘉其計已疎而慮已
淺矣及其黨勢復橫乃語人曰大事已定彼猶机上肉
耳欲使帝自誅之以張天子之威吾誰欺乎其敗不旋
踵也宜矣傳言東之年已八十矣其耄昧如斯乎亦不
學而未之有聞也惜哉

鄭注 李訓

自古未有身爲天子而受制於家奴者唐文宗是也然
仁肇文集 卷之十七 雜著 十四 弘毅堂

其患豈一朝一夕之故哉自玄宗而來幾百年矣說者
謂文宗慎宦官之弑逆而欲除之當擇賢相而任之朝
廷既清紀綱既正賞罰之柄出於人主執其元惡付之
有司正典刑而已矣嗚呼此明主之爲自無其患矣爲
人所制者一身尚不得自肆矧取名之爲惡而典刑之
乎是不可貴之文宗也蓋此輩專恣日久朝廷有所封
拜盡出其門有所賞罰盡決其意要津當路皆其腹心
禁衛武弁皆其牙爪前後左右皆其耳目餘威振乎流
俗也久矣訓注小人既出其門一旦希旨而起欲逞其
鼠伏狙詐之謀以攻數十年狐群狗黨之賊多見其不

知量矣久且舉事未定先自貪功將謂取富貴於目前
其遭屠滅於身後也宜矣易曰開國成家小人勿用正
謂此歟雖然自古人君未有信任此輩而不盡政債事
者當國有志於治者誠不可以不去也古人欲去之者
或任之非其人或討之無其術往往斧鑕未施而先自
授首虐焰愈熾卒至無可奈何是以後世人臣當國者
遂以爲監有志者多事包荒隱忍以成其惡無志者反
多出其門踴然立於百僚之上不以爲耻其勢不至於
天翻地覆不止也某嘗思之使聖人復生此時當其位
不知何以處此也徐度之曰昔魯之專政於國者三家
七肇文集 卷之十七 雜著 十五 弘毅堂
也亂政於朝者少正卯也仲尼爲政於魯七日而誅少
正卯三月化行乎季孫而隳三都何也蓋邪正不兩立
而治必出於一也以此言之必不肯甘心俯首於刑餘
之小人而必誅之不以聽也但所以誅之必有其道而
不若後世之紛紛耳噫有國家之責者可不熟思審處
而可貽患於無窮乎

讀孟嘗君傳

貴玉之國多珉好鳳之國多鸛孟嘗君好士而得鸛鳴
犬吠之雄名之所在僞之所趨也然良工不以多珉而
譽玉君子不以多鸛而嘲鳳明主不以色莊而棄天下

之士閱其真而已孟嘗君夫豈識士者哉好其名而已取士者飾其名以爲招爲士者冒其名而往其得錫狗之雄宜也說者謂戰國之時孟嘗君雖得孔孟之士無所用而卒以此輩脫免秦禍以時然也噫是何言歟使真得孔孟之徒而用之以齊之強大可以闢土地朝秦楚而王天下矣又何禍患之可免乎

黜貓斷

汪子遊大學齋舍不治壁墉傾塌白日鼠穿隙穴不避人夜卽成群結隊奔走狼籍如躍馬聲且猶齧齧不休揮無完衣厨無絮羞書無全帙汪子病之從徒舍生購

仁峯文集

卷之十七 雜著

十六

弘毅堂

一猫捕之懷以歸顧視惟勤養惟時腥鮮餘咸以飫之惟覲安其身調其性竭其能以除吾患也猫不察晝食於內夜遯於外不知所之鼠患恣如也呼童子索之獲於爨下移置於內復遯去如是者數四方招之若不得去援縶而走大聲而號鼠聞之將以爲囁已也豎耳而聽惴然而懼歛焉而避患以息晨起而視之足蹟蹂躪於盆盎之間洩矢汗賤於床几之下猫夜之所爲其害有甚於鼠者時方急祛鼠不遑恤也乃更爲儲宿食以防其饑置臭燠以待其息夜招而旦釋之猫習而安之饑而食飽而斲不復號矣鼠且疑且忌且舉且伏

時作聲聲聲以覘之若罔聞知不動往來屏幃間以覘之不動乃援類而下恣所欲如故主人覺呼之不動拊床以撼之不動投杖其間乃作聲鼠襲知其聲不已害也不復顧憚猫號吼於下鼠嚶嚶於上肩相摩尾相擢不相害也汪子歎曰天下之棄物有如是哉是不可爲矣是亦不可貸矣命解其招而縛之斷曰猫性捕鼠捕鼠其職也今狎鼠不捕是曠其職而失其性罪一也主人畜猫所以爲鼠也飽其食安其處不知食主之爲義罪二也常豢之外尤食爨無厭肆行無忌而敢竊主之饌玷主之器罪三也三者有一於此罪當誅况兼有之

仁峯文集

卷之十七 雜著

十七

弘毅堂

平杖而黜之

天說辯

天氣也亦理也氣有陰有陽陰陽交構而萬物生焉是故好生者天之德也而以生物爲心人物稟受其氣以生而生物之心具焉故曰人亦天也有疾痛倦辱饑寒甚者必仰而呼天者人窮反本必呼天與父母者亦其理也其呼天之辭曰殘民者昌佑民者殃又曰何爲使至此極辰也此蓋訟天之詞而冀紓已之患也順天者昌逆天者亡此常理也殘民者昌佑民者殃斯其變也韓退之以人之生爲元氣陰陽之稟猶果蓏飲食既

壤而蟲生之木朽而蠅中草腐而螢飛同一理焉悖謬甚矣至於蟲之生而物益壤食齧之攻穴之蟲之害物也滋甚其有能去之者有功於物者也繁而息之者物之譬也以人之墾原田伐山林鑿泉以井飲窆墓以送死而又穴爲偃漫築爲墻垣城郭臺榭觀遊疏爲川瀆溝洫陂池燧木以燔革金以銘陶甄琢磨悴然使天下萬物不得其情倖倖衝衝攻殘敗撓而未嘗息其爲禍元氣陰陽也甚於蟲之所爲故有能殘斯人使日薄歲削禍元氣陰陽者滋少是則有功於天地者也蕃而息之者天地之譬也今夫人舉不能知天故爲是呼且怨也吾意天聞其呼且怨則有功者受賞必大矣其禍焉者受罰亦大矣其言悖謬尤甚不幾於褻天者乎夫原田山林川澤城郭官室舟楫金革陶冶器用聖人所謂則天之道因地之利使民養生喪死無憾者也今反謂之悖然使天地萬物不得其情而爲元氣陰陽之禍以二五之精光岳之英之所鍾者下停於物壤者之所生爲蟲爲蠅爲螢之類愈非病狂何爲有是言耶柳宗元曰子誠有激而爲是耶則信辯且美矣抑斯言也辯則辯矣美則未也意者宗元欲售其說而僞爲之耶不然則或者出於一時之戲耶不然決非退之之言也宗元

之說曰彼上而玄者世謂之天下而黃者世謂之地渾然而中處者世謂之元氣寒而暑者世謂之陰陽是雖大無異果祿癰痔草木也假而有能去其攻穴者是物也其能有報乎蕃而息之者其能有怒乎天地大果祿也元氣大癰痔也陰陽大草木也其烏能賞功而罰禍乎功者自功禍者自禍欲望其賞罰者大謬呼而怨欲望其哀且仁者愈大謬矣子而信子之仁義以遊其內生而死爾焉置存亡得喪於果祿癰痔草木耶宗元所謂人當篤信仁義遊乎天地之間以俟死而置存亡得喪於臆度之外似矣而不免猶以天地元氣陰陽爲果祿癰痔草木而萬物生於所壤而不疑予是以知非退之之言乃宗元之言也何以知非退之之言也以原道而知也不知天焉知道使此真爲退之之言而非出於戲非出於宗元之託辭則非所以爲退之矣予讀天說而爲之辨以俟後世知天者

中和子說

錢塘竹齋何君德輝有子曰璽幼讀書學吟詩鼓琴皆能曉大意長思有以濟物乃學醫於太醫吳院判叔章叔章教之曰人之性情氣脉一中和也故王叔和以人之脉息四至者爲得中和而無病病者咸失其中而不

和者也醫者何爲祛其疾以復其中而已矣是故拯病者必察其受病之源審其陰陽虛實順逆浮沉隨其病而藥之而用藥之方亦有君臣佐使之義一惟消息中和之理以剪其標而治其根而暢其血脉使不失於中和則疾去而元氣復初矣中和之外無他說焉聖聞而服膺之自號爲中和子以識不忘其師說某謝病林下十年矣無良醫可與計事者尋訪至此壘爲治之將就緒乃出此卷求爲之說某曰嗟夫大矣哉中和之道也豈止乎醫而已哉中者天下之大本和者天下之達道致之而天地可位萬物可育中庸之極功聖人之能仁峰文集 卷之十七 雜著 弘毅堂

事盡在此矣豈止乎醫而已哉然其實亦不外乎性情而已是故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者性也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和者情也一身之內性靜情暢一身之中也和也一家之中父慈子孝兄友弟敬夫和妻柔一家之中和也一國之內君令臣恭文恬武嬉行者讓路耕者讓畔一國之中和也四海之內堯倫攸序萬邦咸寧四夸賓服天下之中和也一家失其中和則家道繚而一國失其中和則國政隳而敗天下失其中和則王室陵夸而乾綱解紐矣然則人身之失其中和者可保其無病而可延壽考哉此人有國家而知愛者必付之良

相人有疾而知愛其身者必付之良醫以良相能壽人之國良醫能壽人之身也是以古之人有用世之志者曰人生不爲良相則必思爲良醫者以其及物之功同濟人之心一也雖然亦在乎良而已否則債人之國以人之身者有矣惡在其爲相與醫哉然則聖之擇術固良而其責亦重不可不慎也某家與竹齋何氏交三世矣故爲之說不以頌而以規

太極巖說

仁峰子方築小隱於大丘也潄流得二石肖瓶鞍伐石得巖類太極室成昇石於門而巖適屋之東隅乃聯句於庭曰門前地擁平安石屋后天開太極巖因號石巖小隱以終餘年石固無恙而巖之妙處夙爲工人所傷心若歆然有不憚者逾年復改構祠堂於茲山之阿正屋之後也剡剗崖石之突出者見石質土理一線特圓中徑二咫命工循土脉剡其中爲巖且語之故工監前人之失戒慎將事脉絡宛然一圓空洞予喜小隱名之稱情也日坐其下而進修焉或有過而謂曰此者江浦莊孔暘浙東潘孔修皆以道學名其洩於篇章好用乾坤太極語時人以詩嘲之曰潘甫窮年探太極定山終日弄乾坤二公但託諸空言而已今子著之於迹不亦

過乎旦古者帝王道統之學至孟子而不傳春陵周子
生千四百年之後得墜緒於遺經幾乎聖者矣乃即太
極而爲圖說實天有以啟之也今子生考亭之後但尋
行數墨口誦心惟則道體之在簡籍者煥乎若日月之
麗中天矣又何事乎石巖之一圈乎人不以爲誇則以
爲誕矣其取譏於世也殆又甚矣予曰噫是何言歟是
何言歟乾坤者天地之性情太極者天地之本體周子
曰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自男女而觀之則男女各一其性
而人一太極也自萬物而觀之則萬物各一其性而物
在肇文集 卷之十七 雜著 三 弘毅堂

一太極也乾坤太極猶天也人窮則呼天亦反本耳方
其得志肆行機械萬變棄天悖天不復知有本矣有能
揭其本以教人則君子在所予也而可以衆楚一齊而
咻之乎是則言之者無過而嘲之者非也且周子之一
圈卽庖羲之一畫也庖羲氏則河圖而畫卦說者謂當
時河不出圖而卦亦當自畫也程子謂見兔亦可畫易
然則天地至理隨物著見周子又何假於一圈乎人各
一太極也會謂周子得啟之於前而吾人不得述之於
後乎物各一太極也吾之山石腴皆圓台有山石理皆
方會謂圓爲太極而方非太極乎予嘗慨夫穹壤之間

自古山川土壤沙石水泉出於太極者至於今同也羽
毛鱗介角蜎蟻蠶之出於太極者至於今同也樹柯木
葉花香草色之出於太極者至於今同也惟人也得其
秀而最靈形生神知五性感動欲熾情勝利害相攻幾
乎弱之肉強之食而去古滋遠者何哉人極不立故也
予爲此懼若將挽焉思欲踰河蹈海而不可得今乃於
溪山長谷之間一旦見石之塊然至頑者能全造化之
妙於有生之初且在游息之區有相傲之益其覺然而
喜也豈啻若空谷之足音乎予安得不表而出之也或
者懷然起謝曰是非予所知也或人退因書而識之
在肇文集 卷之十七 雜著 三 弘毅堂

尚友圖說

關中彭公濟物自幼始讀史列傳至諸葛孔明所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及陶元亮所謂樂夫天命復奚疑既感慨歎慕而欲師其爲人曰大丈夫進不如孔明退不如陶潛虛生也乃圖兩賢之像爲一卷取孟子尚友之義以名之挈以自隨朝夕觀勉焉好事者復爲文辭以期待之宗人惇善傳致公所自爲記屬予一言某惟擬人以心不以倫以道不以迹然士生千載之下尚友古人於千載之上其心所悅慕者亦惟性所肖似焉嘗觀古人尚友古之人者多矣然究其所就或過之或不

及或謙以自卑或妄自誇大或言唯而行違徒取非笑後世莫逃焉如司馬大子慕蘭相如而更名相如李瑗慕張綱而更名綱好尚其人至易名以附之好亦至矣然長卿徒以辭藻媚世取寵而制行無聞文紀忠謹著聲唐太宗嘗以託孤寄命許之迹是而觀司馬不及蘭而李反過於張矣孔子聖人也竊自比老彭王莽弑賊也妄自擬周公孔明王佐才也嘗自比管樂殷浩清談士也時以管葛擬之固非其倫至於王勃既廢登葛憤山慨然思諸葛亮之功賦詩見情李華每慕汲黯爲人而卒踐危亂不能完節又惡在其爲尚友也哉此蓋或

仁峰文集

卷之十七 雜著

五

弘毅堂

托興於一時或寄樂於性似與夫揆人而失哲自詭以欺人故擬之容非其倫由度之不以其心故也千古一神萬聖一心必也如孔子之夢周公孟子之學孔子周子之志伊學顏程朱之宗師孔孟機發而的破殊途而同歸然後爲善友也此無他在循吾道盡吾心而已公在徽二年某嘗稔其爲人事親孝持身廉待物公御下寬臨事敏能不遇聲欲不怵勢利其心所趣嚮可謂正矣端此心以往益求造其所未至而勉吾職分之所得爲則上師孔孟下友程朱可也奚有於孔明元亮也哉又奚必功蓋三分結廬人境然後爲孔明元亮也哉元

亮亦希孔明而心同迹異有如此者亦惟其時而已一當漢祚將傾之餘一當晉鼎既遷之後然其所謂鞠躬盡瘁樂夫天命者豈得已耶聊竭此心焉耳使兩賢得遇平時誼辟其所就又將何如耶公有兩賢之志而時則過之得爲兩賢之所欲爲而無其心之所累如刃發錮如金在冶何所施而不宜何所造而不就也邪某不敏敬爲是說以期公而因以悲兩賢之不遇云

道義同心說

宗人汧川庸夫與陽湖孫氏道甫生同時居同鄉習同業遊同方凡所嗜好趣慕交際取與謀謨心志白幼至

仁峰文集

卷之十七 雜著

五

弘毅堂

長無不同者客歲同遊於浙同謁憲副關中彭公而語其故公嘉其志大書道義同心四字以勵之歸戒其介弟尚和携以造仁峰求爲之說予曰大哉彭公之善誘人也世之人盃酒論交傾倒肺腑指天日爲普及一臨利害曾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者可與同歡樂不可同患難者也又有人焉喪資失利來附於人出膽露忱無所不至辟之餓鷹飽則颺去者可與同患難不可同歡樂者也二者迹雖若同然始以利合終以利離而其心則未始同也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傳曰同心爲善善必成同心爲惡惡必濟同心之有濟於事如此

而事之美惡君子小人所由分而惠澤禍患之所係其重又如此然則同心之所發者可不知所擇耶故公不但書曰同心而必繫於道義者此某知公之善誘人也雖然實生於自同名生於自異有其名者孰若無之之爲愈哉古昔聖賢達而在上如堯舜之同心禪讓文武之同心垂統稷契周召之同心輔相窮而在下如孔顏之同心於道閔冉之同心德行游夏之同心文學但見堯舜之禪讓文武之垂統稷契周召之輔相孔顏之傳道閔冉之德行游夏之文學其心無不同未聞有其名也春秋齊桓召陵之盟晉文城濮之戰諸侯同心者十

仁學文集 卷之十七 雜著 弘毅堂

八國而聖人猶未書同至晉平公平丘之會叛不旋踵始以同盟書之故說者以爲名生於不足也下及戰國蘇張孫龐之流始則同心術榮而卒貪功名祇富貴以自異至於殺其身滅其性而不悔又惡在其爲同哉嗟夫世降事殊今之能爲同心之說者又鮮矣是宜我公特書同心以名之不足而又必繫於道義焉使二子顧名思義端其心之同而不壞於貴利害之私以自異以之同心於家則家必齊同心於鄉則鄉里睦達而以之同心於國於天下無所施而不可也二子其慎勉之哉某不敏敬廣公之志著爲是說而聽其所自擇焉

風雪道人說

邑博太平靜齋黃先生棄官家食十年矣復遊新安過仁峰山中語某曰貴邑汪鍾克遠者請別號於予予見其窮幽而涉遠倦遊而知還也以風雪道人名之人皆笑之克遠以爲疑子謂何某曰先生好奇哉克遠既息道路而涉田園舍間關而就寧逸而先生猶取靜於動命誓於常先生好奇哉無怪乎衆人之惑也雖然非知道者莫能爲是言也嘗聞之古人道途之間者憂患也進德者由之風雨之妙者變通也觀化者求之人能抱璞自完天真不散雖蹈水川炎海猶自得焉矧彼洛陽楊柳之風灞橋之雪豪吟逸興一時騁發有以塞兩間盈八極者乎不知道人能知此味否也先生笑曰子誠得我心之所同然者盡書以付道人用祛衆人之惑

仁學文集 卷之十七 雜著 弘毅堂

戴生楚仁字說

隆阜戴君志端之子仲良其友字之曰楚仁其姻汧川宗人節之求爲說以自勵予未識仲良而嘗一接志端君於邑邸蓋質直篤厚士也則其子從可知矣乃從而諗之曰名之爲良而字之楚仁得非以戰國之時有陳良者而爲楚國之仁人乎陳良產於楚楚南方之奇也

良不論胥於夸北遊於中國學周公孔子之道以淑諸
身北方之學者或未之先也孟子稱之爲能用夏變夸
是固豪傑之士目爲仁人不爲過矣楚自秦漢遂同中
國聲教吾微實當吳楚之墟至宋眞儒輩出執中國周
孔之道之柄者如程子之先與吾朱子皆爲微產而吾
邑若陳定宇趙東山諸子又號朱門世適者其餘言緒
論猶耿耿也楚仁欲求道不必去桑梓而自有小鄉魯
之邦不必游中國而自預聞孔孟之懿其時與勢之易
實倍蓰於陳良矣苟無其志而徒歆其名則聞宋有諫
議大夫姚愈者字次韓蓋其心亦知慕韓子者矣然論
仁孝文集 卷之十七 雜著 五 弘毅堂

止淫祀戒約

古者君子之居鄉事有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有害於
義而迹涉於邪則君子所當關之斷乎不可從也此者
迎奉孃孃之說事出不經邑大夫明諭其非而市民效
尤者已加顯罰矣爲之民者豈可犯良有司之訓而復
踵襲愚夫愚婦之爲邪成化間迎龍王之事正此類也
妄言禍福眩惑民心轉相傳遞供之益虔子姻黃君顯

義有以見之止鄉人勿迎卒亦無禍又考永樂中有以
五穀神廟爲妖說者其誕尤甚宋人石田讓公者毀其
壇撲而滅之事載誌書可爲明驗予家世稱詩禮相傳
爲鄉族之望宜不與齊民齒若復效尤亦何取於望族
也哉况俚傳云其神之夫爲國殺賊死忠而其身沒英
靈又能陰翊國母亦聰明正直之神也夫明神不歆非
祀苟非類而諂事之則反瀆矣誠若俚之所云云獻妖
微祀則爲淫昏之鬼非正神也奉之又何益乎吾里之
人宜勿迎如神能作禍福宜加某身衆人其母怖

禁毒魚帖

仁孝文集 卷之十七 雜著 五 弘毅堂
商人祝網成湯改張諸侯火田春秋垂戒古人之於禽
獸皆不忍盡物取之以傷天地之和也是故子釣而不
綱網以網絕流而漁者聖人猶嫌於盡取而況以毒藥
沿河而滅其種類者乎夫凡有生育皆本於天其所群
聚不殊於已周子庭草不除程子春條不折至於草木
猶謂與自家意思一般矧彼鱗介賦質肖形號稱水族
一旦無故盡其族類心何忍哉本宅禁此近十年矣不
知弟姪何以復有此舉恐或未察特此稟知竊恐爲此
上悖天理下虧人心明犯憲章暗損陰德其事雖小爲
害甚大請息心念以養天和故稟

汪仁峰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箴 銘 贊 頌 文 疏語

約齋箴

約博之要博約之基文無不考禮始有歸一貫參唯多聞賜疑惟精惟一心法菁龜

宜軒箴

有序

上山吳孟端正之宋文肅公十一世孫也事親能孝親沒與兄孟賢用之處友愛彌篤庭無間言以宜名其燕處之軒巧予一言以演其義乃為之作箴曰

上帝所降莫匪厥衷衷具衆理惟中惟庸大本曰仁大

仁峰文集

卷之十八

弘毅堂

用曰義仁存乎心義存乎事義之爲理尺度衡錙在心爲制在事爲宜事之所宜莫大倫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婦有別長幼有倫詠歎於詩宜其家人可以臨民可以馭物民物咸宜正是四國有美君子文肅之孫兄弟孔宜以名其軒爰乞我辭以宜其義俾揭於楣刑於世世

立恪二齋箴

有序

汧口孫君文俊有東園別業即其東西廡爲兩小齋命二子有緇有緣肄業其中其舅氏汪節夫過東園二甥從而問學爲請名其齋以自警節夫命其東曰

立西曰恪蓋伯氏仁厚與順而或少勇往自強之志仲氏奮發有爲而或少謹恪戒懼之心故扶其偏而輔於正指其趣而要其歸節夫所望於二甥也淺矣請予一言以演其義爲之作二箴

立齋箴

天高地下位乎兩間人生其中與天地參所參維何復我乃職道由吾克命由吾立欲事乎立先致其知理無所疑事乃有爲惟立斯成又須養氣惟氣之克在乎集義勿怠勿助不疾不徐必有事焉久自得之其知爾智其中爾力努發其機矢破其的既能立已思欲立人萬

仁峰文集

卷之十八

弘毅堂

物熙熙與天地春既立乎近欲立乎遠得喪死生所立不變太上立德其次立功立言又次不朽則同勿憚而難勿玩而易顏何人哉希之則是

恪齋箴

肆彼上帝降衷於民有物有則有藝有倫手持足行目視耳聽子孝父慈臣行君令形氣所賦不能不偏物欲外蔽恣其自然大學教人在明明德克去己私復我正則克復不易必恭必欽一有不戒百邪交侵曰恪曰誠奉持母替翼翼小心以事上帝行不愧影臥不愧衾母曰幽獨鬼神實臨母然悵悵母然泄泄出門如賓承事

如祭雷霆斯威日月斯明惟此篤恭天下可平齋揭其名箴繹其義顧諟於茲服膺勿墜

近齋銘

有序

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之難此古人所謂不善學者也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此古人所謂善學者也文公先生初見李延平先生說得無限義理先生曰公恁他懸空理會得許多義理而面前事却理會不下道亦無他玄妙只在日用間著實做工夫處便自見得文公有所得故作近思錄以示學者其喫緊爲人之意可知矣後世學者猶不知察而馳騁於高遠者有矣富溪程慶現廷殷以近名其藏修之所是蓋知善學者矣請予贊一言乃

曰

竭吾孝居不下堂篤吾恭視不下帶和氣婉容天地交泰噫此方寸兮放諸四海而皆準百世以俟聖人而不外也噫

懃庵銘

有序

汎口范生文一以懃庵自號請予一言以箴之懃非美德也文一樂於自放又何事於箴耶雖然三代以前唐虞君相都俞吁咈於一堂之上固無庸於懃三

代以後世衰道微寢至有若漢武帝者喜大好功動

以堯舜比擬丞相公孫弘阿諛取容將順不暇內吏

汲黯進曰陛下內多慾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

之治乎帝曰甚矣汲黯之懃也於是懃之名始著而

亦有益於人國也哉英廟時兵部尚書河州王公嘗

以七品小官痛奸黨之害政願與同死廷陛間嘗以

懃庵自號時論趨之世不多見也流而至於近來釀

成一種圓熟軟媚之態劍腹簧口梔貌蠟言與語終

日而不知其意之所存群居窮年而同測其志之所

在若此者其於懃又何如哉予固懃者厭於時而亦

不爲時所容故偃蹇求退已十年矣文一寧有若子

之懃者乎乃爲之銘曰

是今曰是非今曰非言兮直對行兮直趨審兮諤今不

爲悅今斯其爲懃今詎今嫉今天醜不可失兮

家廟鐘銘

小宗祠祀所宗勿替引之成大宗昭示子孫傳無窮銘

諸鐘

靜觀銘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吾不知其幾千萬類也昊天明日

出王遊衍無一物之不體也山峙川流鳶飛魚躍搜走

角醬榮瘁開落吾未見其有害也寒暑推遷陰陽交錯日月代明雷風相搏吾未見其有悖也本然之妙所乘之機理與氣吾不知其所以分也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形而上下道與器吾不知其所以合也父天母地人處其中中國夸狄賢哲愚庸妍媸萬狀心如面容同毓於天何其不能同也堯父子朱鯀父子禹弟跖兄惠兄鮮弟且聖愚高下天淵冰炭一體而分何其不能一也二五亭毒美惡襍形所本者同所乘者異也福善禍淫栽培傾覆乃其常也顏夭躋壽季富憲貧斯其變也順而承之之謂命逆而推之之謂數厚汝於生王汝於成所

仁峰文集 卷之十人部 五 弘毅堂

施異而同一仁也舜其功申生其恭參乎全歸伯奇勇於從者古人所謂善事天者也旻天之泣擊壤之音所憂不同同一畏天也南薰之歌曲肱之枕所樂不同同一順天也悖德曰逆害仁曰賊棄天者不爲暴天者作惡豈真異乎人哉有庠源源警瞍底豫有苗格于越裳獻雉善反之不見其異也謂已不能者自誣謂人不足用爲善者誣人也善端發見其幾甚微喜怒哀樂之所未發之際戒慎恐懼其所不睹不聞之時真見其所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者允執於斯推之可以修身可以齊家可以治國可以位天地可以育萬物而無疑智人大

觀靜斯得之

動處銘

天地之大吾其參之古今之亘吾其貫之日月之明雷霆之威星漢之文雨露之滋華嶽之高河海之陂麟鳳之瑞龜蛇之奇吾兼有而時出之此人之所以得於天者最貴而爲物也最靈故其貴也最重而無以尚之何修何爲而能盡其職踐其形無愧於人克事乎天而後慊於心歟必也定吾性而七情之中節端吾心而百體之從令隨吾身所居之地率吾心所具之性上下四旁均齊方正所惡於前無以加於後欲下之恭必先上之

仁峰文集 卷之十人部 六 弘毅堂

敬以之施於家而家齊施於國而國治平天下而天下定是故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有典也自吾悖之郊社卒塋會同軍賦昏逆有禮也自吾秩之聖智廣淵有德者自吾命之暴慢不庭有罪者自吾討之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所施也有其序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所出也有其本務小智者以吏事而責三公知大體者舍闕傷而問牛喘老者安之少者懷之一民饑此我饑之一民寒此我寒之恩被鳥獸草木之末仁及枯骸厲爽之餘極天所覆極地所載凡有血氣者咸自我而立之夫然民不習僞吏不懷私城郭不閉市

價不欺霜電不災雨暘以時人無夭枉物無厲疵草木
蕃茂魚鰲咸若虎豹不妄噬鵲鳥不妄搏四沓來庭若
崩厥角麒麟遊於苑囿鳳凰巢於阿閣此動處之極功
聖人之能事必如是然後爲能無忝於人不負天地之
所付託也

左銘

多思私之惑也多視欲之萌也多言德之損也多動業
之弛也不知禦之作我蠹賊也寶藏罄竭焉勝不可蓄
也

右銘

仁學文集 卷之十八 銘 七 弘毅堂
視遠惟明非盲瞽也思融於理非死灰也時然後言非
籍口也動必以禮非匏瓜也不知審之或承之羞也過
猶不及焉君子不與也若寶靈龜若奉拱璧以事我天
君使常惺惺在中而萬物不留也其庶幾乎

冠銘

端則肅岸則隆衆具爾瞻居上不易

帶銘

勿促而急勿弛而寬視思之間至理所存

衣銘

博衣長裾堯步舜趨人知慕其外而飾之人不知慕其

中而存之也吁

履銘

汝分甚卑而力有可爲汝迹甚微而功有可施登高行
遠隨所之追躡前古無不宜

食銘

得之則生失之則死軀命所關亦云大矣尤有大者曰
禮曰義舍生取之以養吾耻

筆

東穎爲身逆日爲壽才則甚酋功則可久

墨

仁學文集 卷之十八 銘 八 弘毅堂
和而成磨而涅玄德一彰文光曄曄

視

靜而不動鈍而不銳文德厥興歛身不與

紙

聖賢之言藉以傳帝王之政籍以宣質莫訝於薄素功
有裨於斯文

界尺

爾方爾德爾廉爾威文房之矩惟直則之

鎮紙

剛法乎乾靜法乎坤惟德克全能鎮長存

書厨

能盡有所藏於腹者古人謂之經笥能盡發其所藏於文者古人謂之鑊脂所可貴者周情孔思堯行舜趨然則何所有於書厨也歟

枕

所思善則神朗氣清而夢見周公所思不善則欲動情勝而將厠鬼之相從

席

安鴟最毒欲鋒寔銛夜寢其上戰戰兢兢

衾

人所不知獨知於心所思所為母愧此衾

床屏

輒轉反側關雎之吟適乎性情樂而不淫

額盆

面垢思滌心垢思愚豈愛面而不知愛心徒飾容而不知飾德是謂行倒而施逆也

窓

光由外入者日月之明光由內出者吾心之靈窓兮窓今四通八達兮母為壅蔽兮

几

對汝隱汝憑汝拊汝讀誦汝飲食汝無時無處而可無

汝所以供我生我資我益我使我不朽於天地之間者亦不能無賴於汝也

戶

出以禮入以義不愧此心可參天地

牖

啟此外牖天光照臨秉我內關昭替此心

門

出如見大賓入如隨糾吏非義之貨勿納悖德之人不至端居獨行庶幾無愧

金

烹蔬葵煮首蓿二親不待三釜何慕

食器

已飽而思人之饑已安而思人之危天所賦者人皆有之君子勿訝乎出位之思

權衡

辨低昂審銖兩輕輕重重無毫髮爽

尺

物有長短度之以尺分寸不差尋丈可測事之長短度之以心方寸不明與物俱淪

燈檠

不炫明堂不愧暗室膏沃光騰繼日之力

焦冢宰小像贊

顏溫如玉而氣則剛智圓如規而行則方屈信以時於身不厚險夸一致於道彌光輔導帷幄經綸廟堂胸中霖雨霽乎天下桃李萃於門牆淵然其衷粹然其像三公之儲六卿之長噫真所謂通世之儒救時之相也

自贊

學不成儒仕不成吏終日悠悠五十將至居焉思仁由

仁峰文集

卷之十八

十一

弘毅堂

焉思義兢兢此心庶幾無愧

吳廷震像贊

儀乎其肅顏乎其溫觀其外之所著見其中之所存家集壽傳可見其昭復先業儒林稱頌可見其雅重斯文能亢宗下士又可見其立志之卓制行之敦噫是公也可謂無愧於三讓之後竹州之孫也噫

家君竹山先生小影像贊

利之所在衆人皆趨而已不趨人謂之愚禮之所在衆人皆廢而已不廢人謂之迂秉德不同人謂之執拘臨難奮發人謂之不達時宜噫今之所謂愚與迂者實古

所謂廉潔謹愿之士今之執拘不達時宜者卽古之所謂居常特處違世獨行之儒噫今何可得而見斯人也噫

壺天居士像贊

業非鉛槧而心慕乎儒紳跡混市廛而志耽乎丘經能盡古人之所尚也皇皇而於今人之所趨也漠漠懼親行不彰巧乎文辭欲族誼是聯修乎講學春風滿座或驚群鳳之覽德輝秋月一壺不覺孤鶴之在寥廓也

爲宗人景元題四像贊

於昭東軒修身慎行淑淑孳孳居易俟命稽古績學作

仁峰文集

卷之十八

十二

弘毅堂

範於鄉吳氏女宗靜一端莊婦道母儀內則可方惟此好逮宜配君子篤生賢郎伯氏仲氏聞禮聞詩儼臧駘美善及於人德裕乎已燕笑一堂肅肅雍雍雍無懷之鄉太朴之風柳塘遺馥於茲復濃孝子順孫式瞻無窮

春木甫余處士像贊

畫堂燕笑八座風生丹府瑩徹孤戬月明三溪之英一鄉之傑闕里方巾仁齋遺烈

仁齋伊高祖明經書院山長

琴月軒韓處士像贊

才足以長人而不施德可以善俗而不有知人灼先見之明養心絕外物之誘動而不閤靜而有守一琴一棋

一詩一酒皓月一軒清風五柳允爲一鄉之吉人澤垂五世而不朽也

葉君志道像贊

寫其真莫摹其心肖其形莫狀其能心爲人中矯矯能似鐵中錚錚接人能敬遇物以誠雖未蹈士林之軌轍端可作鄉閭之儀刑是宜造家致於殷阜教子底於有成

兩翁題辭

廉公二子思存思仁伯能敦義仲能孝親制行並高難弟難兄如鳥兩翼如車兩輪故題兩翁揭堂昭示尚和

仁峰文集

卷之十人贊

十三

弘毅堂

事之一生一繼柳塘之孫養晦之裔儒書秉禮實本先世洛有兩程蜀有二蘇江東之吳庶幾爲徒立有三品歸無二途聖不可學斯爲凡夫

汪世阜行樂小像贊

貌澤而豐氣爽而克不詭而異不比而同推平恕以應物萃清和而在躬林經優游信三公之不換江湖放宕或七貴之相從噫斯人也可謂無愧神明之胃而有逸民之風者也

從伯父大忠公像贊

知性資之賦於天者愚勤以爲功憫箕裘之析於宗者

約儉以致豐識鋒鏑之或至於剝折故自處以鈍懼便利之不可以相長輒倡率以公亢宗裕後福履保終噫如公者可謂知時達變而能領袖一鄉亦一時之雄也歟

尚寧余公像贊

開乎其先者有祖父之澤繼乎其後者有子孫之賢維持乎左右者又有金昆玉季之若惠連而其自所樹立亦足裕後而光前麗然其質華然其顛上壽肆躋特恩孔沾平生足跡不入城市惟水邊林下優游泮渙以樂餘年噫人之所能者人公之所能者天

仁峰文集

卷之十人贊

十四

弘毅堂

小像自贊

堯君舜民伊烏周紳雲龍風虎廷鳳郊麟慶會一時六合同春希有遇焉而志莫伸孔卓孟廓程規朱矩霽月光風卿雲時雨德著一身萬世同軌竊有志焉而力弗與與鹿豕遊與木石居高蹈遠引緩步長趨跡耻四皓心憫三閭寄逸興於南山有陶令之醉而不在酒抒幽思於東洛有杜老之愁而不在詩篇歌遠遊錄佩近思終身淑淑惟日孜孜振衣千仞之岡濯足萬頃之陂脫污淖於泥滓握光華而全歸嗚呼於斯乎其庶幾

謝處士魁像贊

溫然其容寬然其氣有進取決科之才而不售於時有
柳闇濟民之畧而不施於世襲祖宗之澤而能汎其流
藉父兄之地而不憑其勢議論風生襟懷月霽寄高興
於南山遊遠心於濟泗惟日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
噫真盛世之逸民而高尚其志者也

愛竹余公像贊

德望之懿如珪如璋威儀之肅烈日秋霜壯志江湖爲
萬頃長晚樂田園著刑鄉黨於昭此公古人之儔子孫
京昌慶澤之流

余母汪孺人像贊

仁峰文集 卷之十八 贊 五 弘毅堂
容儀端淑蕙蘭之姿德性幽閑冰玉之持善相其夫教
成於子婦道母儀儷章駢美於昭女宗福祿攸降淮水
不竭惟德之豐

潛菴頌

甲戌之秋八月既望天高氣清風晴日朗仁峰先生偕
二三子爲率山之遊捫藤蘿而彳亍陟巉巖而直上穹
歷百里之袤高躡萬仞之巔蹈足振衣之岡極目播鼓
之尖涼風颯颯細雨廉纖萬里一觀更無山之障目四
通八極唯見水之連天尋丹竈訪仙人之遺跡探龍窟
窺神物之淵潛訂支機之怪石弄瀑布之飛泉越宿出

山有曾點浴沂而歸氣象返大丘之衡宇息太極之芳
巖方欲呼墨卿召毛穎寫吾胸中孤嶽之峯偉倒吾胸
中江源之潺湲徵楮先生而未至與陶處士而盤桓應
門童子奉翰牘而進曰昔者大人方出有客適至曳長
裾通短刺贊以新篇侑以嘉幣云斯大人作頌以壽所
謂潛菴老人者而祝延百歲也先生曰噫嘻子將以寫
予胸中之率律潺湲者用以頌老人之壽與福澤乎乃
取而閱之則鮑生澄所留之詩紹淑君所遺之札一則
潛菴事狀也主倅迄茲凡三踵門矣詩句清新札語專
淳事狀褒不溢美叙不失倫顧禮意之稠疊憐往返之
仁峰文集 卷之十八 頌 五 弘毅堂
殷勤付子雖非善鳴者亦將舉喙而不得瘖也按狀鮑
其姓光其各以潛其字棠樾其里居潛菴其別墅某爲
母氏倫乃父諱生有美德長有令譽事親無所往而不
盡懷弟有所傷而不替和如鼓瑟琴雖云願矣孝衰於
妻子可不慎乎此其受室之初厥志已刊於聯句其奉
養也惟承其志其侍疾也斯須不去其營壘也露若野
處羸老胼胝孫子求代而不許孝如潛菴庶幾可矣懼
先德之弗彰傳家之錄行汲汲惟延其名懼先業之不
傳矧炳之功施澹然不規於利他若明教化興水利以
淑瞻其鄉出智謀率義勇以保障其邦捐私帑佐公費

而轉輸於官府山餘粟供軍餉以接濟於廟堂好以財
而行其義者推類而不可屈指數計也既而築室橫塘
之上以爲菟裘之遷環植花木扁菴曰潛其言曰子必
無所往而不潛也少也予學是潛壯也予商是潛今老
矣心潛於此以終餘年不亦可乎嗚呼老人可謂善潛
者矣潛者久必彰况潛於其德者歟語曰大德者必得
其壽又曰子孫保之舜大聖人也德可師而福不可期
王祥弟覽孝弟兩傑後代貴盛子孫葉葉鮑氏之先孝
義昭晰子孫保之至今爲烈閉門造車先後一轍詩云
如南山之壽不審不崩予以率山爲老人之南山而壽
不崩文集 卷之十人 弘毅堂

改建紫陽書院上梁文

伏以天生蒸民作之君作之師雲集多士希平賢希平
聖儒先與賢守而繼作文風兼治運以相高有是君有
是臣見其禮知其政仰惟太祖高皇帝乃文乃武乃聖
乃神運天地廣大之德用夏變齊鄉賢朱文公惟格性

致惟誠惟正續帝王昭晰之文垂世立教願王畿乃天
子輦轂之地而徽國實晦翁桑梓之邦以紫陽爲韋齋
先生之所嘗游必厘式敬故建寧雖晦庵終身之所攸
寓不忘表章猶刻紫陽書院說者謂自孔子而後曾子
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
其絕至朱子而益明惟大賢有繼往開來之功宜故國
推崇德報功之典矧爲書院於以開教思於無窮祀薦
專祠良用答惠恩於罔極學郡邑修建之不一城內外
遷徙之無常額雖存其故名靈實受於非地遂使名賢
寄傲之域淪於老氏虛無之宮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可
謂遠矣鍾山之英草堂之靈無乃厭之天定乃能勝人
地失終當歸魯綠名覈實斥異還真忽驚改觀於眼中
如雷厲風飛一時丕變素定經綸於心上如日升月恒
千古不磨茲蓋伏遇邦伯張侯賦資惟健執德不回有
仁人長者之風具全體大用之學保民如子以不忍人
之心行不忍人之政猶恐失之嫉惡若仇卽以其人之
道還治其人之身能改卽止斥異端辟邪說乃所優爲
崇正學淑人心不遺餘力普滿寺僧人向化首輪歸疆
於校之誠紫陽觀道者聞風復此避地遷祠之舉載惟
倡此勝事夫豈飾乎美觀蓋以極天所覆極地所載二

氣五行群動萬物所以往往來來生生化化於一元之中而無終窮者莫非斯道之所攸存制天之宜因地之利三綱五常千變萬化所以熙熙郁郁條條貫貫於兩間之內而不紊亂者必得其人之所攸理古之仕者優於學稽之學者必有師生食其人之功歿歆其人之祀社之土稷之穀同一報德之私射之的格之標俱示響方之義爲政以德格民以心與其鼓小智餌私恩使民絡其術而不自知孰若示以義而化之之爲貴與其逞淫刑繩峻法使民禁其欲而不得肆孰若順其性而導之之爲安是知區區治術不如教化入人之淺小小霸

七峰文集

卷之十人

五

弘毅堂

功不如王道化民之大王道本乎天德天德載於聖經慨自後世往往判心迹於兩途以致俗儒紛紛攻口耳之末習在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非言之難而行之難正朝廷正百官正及乎萬民必知之明而處之當自夫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要道具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顏曾思孟周程張之微言我朱子考索之若毫分縷析銖稱斗量停停當當於傳註之中使斯道發揚之如日麗雲回江流河順明明白白於宇宙之內不觀其傳抑孰知先生道問學之功多不究其微又孰知先生尊德性之緒密惟聖人之教

萬世實孔子之後一人誦法寰區何啻鄉土仰之彌高鑽之彌堅而道無窮瞻之在上質之在旁其則不遠矣咨志道之士當講心學之功毋恃排章比句而道本弱心毋耽絕學捐書而談空說妙毋資捷青紫而取得免忌蹄之誚毋歛弄糟粕而貽買櫝還珠之譏臨民則毋壟斷罔利而私已忌君得君則無中立爲奸而懷位誤國必也嚴分義利之辨精察理欲之源游心高明處則蘊誠意正心之學於吾身復吾邦之鄒魯立志遠大出則收開物成務之功於天下躋斯世於唐虞庶可紆高山仰只之思斯不負明府作人之意矣歌六律俾嘒采

七峰文集

卷之十人

五

弘毅堂

於兒童高舉雙虹皆諸歡於匠氏調寄兒郎俾拋梁東生民底極聖賢功差等聖功千載上前推孔子後朱公拋梁西新安古井吐虹霓莫作尋常文氣看迤邐一脉自濂溪拋梁南聖賢西北轉河南珍重道南程子歎後生端合拜龜山拋梁北要學聖賢閑不得聖賢勤儉法諸天萬里銅壺才一刻拋梁上拜瞻山斗文公像人心箇箇有文公學到文公如此樣拋梁下十鸞銍銍來五馬異端斥去正學崇勇哉聖人之徒也伏願拋梁之後威儀示則禴祀薦虔北斗泰山瞻仰起四方之教青燈黃卷絃歌藹萬戶之春雋髦彙典聖德騰頌表先哲千年之

跡山若增高水若增深壽斯文一脉之傳天與同長地與同久

建祠堂疏語

伏以井地制亡後世遂無善治大宗法廢天下卒乏世家然田制關乎時王而宗法繫乎姓氏關大勢者固難卒變繫一家者在所當與矧吾汪遷居都保比他姓最為永年而吾門素守謙恭視別族號稱知禮慨祠堂之未建致宗法之不明有愧故家漢為闕典茲欲竭一念之誠以圖創始苟非集衆人之力曷克成終且幸藉祖父之業各遂營生能不為子孫之謀共成禮俗或錢或

仁孝文集

卷之十八 疏語

王

弘毅堂

料隨所有而件件堪克或基或田任所資而多多益善鳩致工師彌月蜩看甲第追雲中爰越國開國二公次及始遷始碩之祖旁釐大宗小宗四室載嚴群昭群穆之分於此致思焉修祀焉洋洋乎瞻之在上就茲考德也明罰也兢兢焉質之在旁夫然直堂周氏祭儀不得專美於當時庶幾紫陽文公家禮真見可行於今日四時祀享悠然報本返始之心六禮舉行允矣修身齊家之道爰持短疏請註大書莫惜錙銖克臻鼎呂謹疏

汪仁峰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傳 行狀 墓誌銘 墓表

沈半仙傳

半仙名澄字某杭之錢塘人早孤事母至孝蚤每議婚比親迎女即死如是者三遂絕昏不求仕進日以養母為事攻岐黃術以治生人求療病不擇顯晦貧富召即往試即驗道傍無告者輒施與之凡所報餽者必審擇去取甚廉計養母自給外餘即推以予鄰里貧乏者平居好讀書能為近體詩雖不甚工要之流自肺腑非事雕刻競花頭草葉以為美者一生刻志勵行不為非義

仁孝文集

卷之十九 傳

弘毅堂

不友非人間人有忠孝禮義之行不問識與不識心寔好之迎譽歎賞甚至形之以詩而尚友其人其於聲利嗜欲衆人之所競逐者泊如也中年以後屏御酒肉結數椽近紫陽洞山之下柴門鎖日扁鎖靜以自怡謁見扣門者候其聲以為啟閉不察者連三四往不得見人見其絕男女飲食之欲而逍遙塵氛之外故以半仙號之而自亦受之不疑云贊曰昔何點字子皙事親至孝長絕昏宦遨遊世間無所與屈或乘柴車躡草屨恣心所適世論以為孝隱士與梁武帝善招之以鹿皮冠引入華林園恩禮如舊拜為侍中起將帝鬚曰乃欲臣孝

子邪辭疾不起愚謂子哲之事與嚴子陵相類然名於後世有顯不顯者得無以梁武不逮光武之烈邪今澄與子哲行實相似半仙之與孝隱世論人心固不遠矣天子不得臣與不知其名者相去又幾何邪姑爲之傳以俟後之傳逸民者

壺天翁傳

壺天翁不知何許人亦不詳其姓字質美雖不甚讀書好親禮儒士一無競於世仁峰老人少時與之交與之談道義之事卽大喜踴躍嘗爲扁其軒爲壺天秋月今老矣故號壺天翁云翁一生操持勤苦少佐厥甫起家以富稱中年父母妻妾一弟二妹二子一姪相繼殞歿而翁獨力支吾坎壈萬狀人所不堪而翁安之凡修承明族裕後亢宗之事咸勉爲之不怠若夫悖禮亂常欺公不法衆人之所汲汲者則畏避不敢近口與儒褐士夫游令有客亦使翁館之故得稔聞循理處善修身聽命之說益視憂患爲坦途以扼窮爲常事而避惡不啻如蛇蝎也不嗜飲酒遇卽飲一甌惟日優游壺天秋月之下忘懷得失樂以自終

仁姪朗小傳

朗吾仲弟周之子也始與仁見敏同生丁酉初開大父承德公教七歲命同掃寢堂中分東西兩廊而下至門而輟日以爲常德性藉有所養以故威儀動止頗與群兒異敏八歲卒朗獨存長益恭順謹實平居恂恂人鮮見其喜怒自大父母而下父母諸父諸母事之皆曲盡其道而各得其歡與人交無踈戚遠近不問識與不識

皆頌其美而未見有非之者其容貌泊然若無足芥帶者以故人信之間有侵暴者犯之初甚吝之後亦毅然以理折之犯之者輒作服博換治生雖鄉之極貧無賴者亦貸之而人卒無負者卒年三十二今已五年談者莫不追羨歎息如出一口是何以得此哉其卒之先一日其伯父仁峰居士省視之舉顏淵爲問其意蓋以顏子平生不爲惡而夭而憂其疾之不起也仁峰爲析陳其故乃喜徐曰有志者不可不學亦可以逆探其志矣予嘗讀范曄漢書作黃憲傳初無言行可見之迹後之讀者想見其人如不可及當時賢士亦以顏子比之但

北齊文集

卷之十九

四

東坡堂

世無仲尼後世不敢洩信楊子雲稱蜀人李仲元之賢以爲想見其人信順之氣積於中而暢於外蓋黃叔度之流惟以生於遠方不聞於中原士大夫獨因雄書而名載於後世是皆生質之美者百世之下豈得謂無第恨不得聖人爲之依歸與夫賢者爲之標識淪於草木同腐若吾朗者其亦重不幸云因爲作傳以致吾愧

石舒翁傳

翁諱大有字廷瑞姓饒氏其先出漢魯陰太守封平陽伯威世家平陽歷四十七傳至宋太子諭德公鑑遷今祁門城西石舒源至翁凡九葉矣曾大父原啟大父士

亨父振恒具有世德母謝氏按察僉憲德澤之姑也翁生有美質自幼凝重殊群兒士亨公嘗喜曰他日亢吾宗者必是子也甫八歲失恃哭泣擗踊如成人見者異之就外傳嗜學不俟警策弱冠振恒公捐館哀毀幾不能存祥禪壙祭一於禮而不苟事繼母文安太守之姪謝氏孝謹如所出時同母弟大壯異母弟大節尚幼翁爲擇師教育友愛篤至至於惇族睦鄰與朋友交始終一心未嘗少變蓋爲人和易無疾言遽色能容人嫉小人不爲已甚故人皆樂與之交而縉紳知名之士亦與往還而器重之性不嗜浮靡惟以勤儉自持嘗以蚤遭變故門祚衰薄爲憂乃痛加節抑營治生業後得人棄我取人取我與之術不二十年基業丕振阜雄一鄉翁年既艾放情山水間卽里第之前爲重屋若干楹爲游衍之樂弘治中詔富民勸分例得爵秩翁卽輸粟數百斛而讓其秩不拜邑大夫嘉之累舉鄉飲酒禮在三賓之列年彌高德彌邵而貲蓄彌阜鄉人美之以爲積善所至俗多倣之築積善堂以昭示子孫俾爲善弗替云初娶謝氏封監察御史用和公女方伯公器之姊也慈慧勤儉家造有賴焉再娶休知州吳公娣婦德惟肖撫字諸息如所出二子尚寶圓寶女二長適廣西叅議王

北齊文集

卷之十九

五

弘毅堂

公之子佑之次適汪彥溪之子政贊曰在易之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夫化民成俗君子有位者之事也無位以居而俗化之非德盛者不能也翁爲善而俗效之其庶幾得漸之義乎翁能容人嫉惡不甚又得易君子以虛受人遠小人不惡而嚴之義噫翁其善人乎善人者仲尼之所未見者也故思有恒之士然則今日有善人如翁者又何可得哉翁長老之稱石舒公所居故稱爲石舒翁云

石漢傳

石漢出唐越國公後幼托弛不羈好馳馬試劍勇膽猛戾恣睢類古俠者嘗游池陽間以書画自怡然自標榜鄭重不妄與人邑有貴公子者以門地下人而石漢不爲屈欲多得画而石漢堅不與嘗以寶篋十便面介所厚於石漢者求繪不得已應之公子疑其繪有嘲誚奚落意輒碎便面笞所厚者大罵而憾之人皆爲石漢懼強之謝不往反其言益峻云見必唾辱之公子聞愈怒甚思有以中之而外若釋然石漢不知也時饒冠犯發突入休境部使者按邑州佐貳吏咸在先是池有章仁者謀爲亂不勝而遁傳者謂道休走饒石漢識仁公子度州吏必過訪乃預張石漢画壁間既而果至啜茶觀

画公子附耳語指爲章仁師遂白使者捕逮獄按之無所驗械送池取証池守有所覲覲置諸獄親戚故舊莫敢省視獄吏卒食婪無所得旦夕考掠桎械備悉苦楚瀕死者累矣鄉有孫某者客於池初不識石漢而但聞其名間携三十金往獄中相濟池貳守佟某乃獨矜石漢非其罪命獄吏善視之且曰無枉殺人也吏卒既遂所索又得此震弛其桎械逸置散屏中日與之往來言笑如羈旅然於是石漢復得游心丹青賦詩見志頗溢於外願得其画者更迭謁見爭相餽餉而家免供儲之勞既三年乃得白釋歸歸日鄉里迎伺顧觀者填街塞道咸爲之喜以爲更生而石漢舉止言笑猶自若也贊曰宋平蜀得其臣李遵懿有婦人態太祖見之曰有是態邪以璫頭箭射之正中其腹李不動太祖曰外柔內勁授供奉官後握兵江淮時人號之曰鐵漢石漢則堅貞剛勁表裏如一始終不渝豈不尤可尚哉或曰使石漢其外能如李稍自柔與則禍可免矣何自苦如是哉曰否禍福之來有數存焉雖鬼神不能逃也豈詭隨之所能免哉徒自辱耳善乎古人以劉元城遷謫數千里流離顛沛不少挫抑以爲真鐵漢也然則石漢之所遇豈值流離顛沛而已哉其可爲真石漢也矣

先祖壽官府君行狀

府君諱思文字孔輝姓汪氏出唐越國公華從弟開國公鐵佛後世居旌城曰圓公者由旌城遷今鵬源淵源錄所謂彭護源譜是也從鵬源來世雖隱耀不仕胄系門閥隱然右於一鄉至松高公尤敦善尚義開拓基業實府君高祖也會祖仁祖公先松高公卒娶大坑口義兵千戶方梅山公女貴裝豐盛性度寬慧興業有賴焉生祖彥斌公與伯兄彥祥公俱豐貌順身美粹洪武初以材貌克仕籍祥公竟以應辟坐配公懼斷指示不可用斷指者衆反坐斷指者公許死潛旅浮梁張氏三年

在學文集

卷之十九 行狀

八

弘毅堂

經有復山生五子長宗良公性倜儻豁達有才智不治產業鄉都豪右兇黠仇衆嫉物者道路以目無敢誰何公卽招禁剝辱之委委服郡守聞其賢辟爲梓史性嗜酒得疾卒卒年三十九娶後山葉伯成公女生二子長思遠公年十四次甫八齡卽府君也府君早孤生業口替年十七卽編筏遊杭嘉貿易生息以養母資家餘二十年仰事俯育頗給樂孺人以壽終府君哀毀逾禮既終喪卽杜門不出曰凡吾所以早夜孳孳奔走不息者爲老母耳今母不穀惡用利爲惟安可以當貴惟儉可以濟貧耳衣服務鮮潔不涉執綺飲食務精鑒不占梁

在學文集

卷之十九 行狀

九

弘毅堂

肉好漁構一室號漁所夏日或鼠或釣取而鰯之客至必具蔬一魚一其一或肉或脯或鷄鴨卵或無酒必具一飯常曰人家珍羞羅列予不過三品人當設酒我具一飯但不可失禮於人豐約計家有無人寧貴備之哉習以爲常客亦樂府君之真率而歆享其饒性剛而用柔小心周慎與物無譁競有犯之者亦不與較與朋友信御僮僕寬不美入富貴不欺人貧賤不議人長短或見有聚議人者輒曰議人易也但已不能盡如所以議人者耳於財利最知分別人者不敢取或有過取於已者初亦難之不得已亦以與之不較故鄉人無間識與不識者目府君爲善人平生足跡未嘗至城府惟先大方伯孫侯在郡時以鄰闕干涉到郡兩爭辨不服侯問府君府君以實對侯曰良民也禮以遣之而杖決訟者晚年稍裕夜必酌酒數觴或歌曲或品洞簫擊節以爲樂年八十一遇例錫冠帶榮身又七年卒時弘治甲寅十有二月十二日也享年八十有八孺人方氏張源方仲威公女生同庚後府君一年卒二子伯鳳英仲鳳奇先府君卒無嗣孫男三長卽不肖某次周齊也孫女翠蓮嫁馮村黃益翠樞先叔遺腹子也嫁陀川俞宗振曾孫八朗敏教稷牟育俱殤戰遇曾孫女二春美嫁馮村

黃鑄卒春端嫁山後黃山府君捐館備方卒業而雍疾莫侍諸床死莫憑其棺殯莫引其輻叨在適長感服平生鍾愛之渙者死生訣別遠在千里之外終天之憾可勝訴耶日月若流音容漸杳懼懿行潛德遂湮而莫傳於後也奉家君竹山翁命忍聲泣血掇拾槩畧如此以叩文名於世者丐銘焉

祖母方孺人行狀

孺人姓方氏張源仲威公仲女母汪族人思祥公出也孺人生有妙質慧性貞淑端慤爲父母所鍾愛汪處子時與族兄宗良公嫂氏葉孺人甚相得又皆蚤失所天七
孺人年十九行狀 弘毅堂
約爲婚姻竟以妻孔輝公既歸恪守婦道不踰月卽脫簪珥倒囊篋以資公生業服食惡糲無所擇竭力營甘旨以奉姑氏姑性嚴重稍意不合卽默坐不食孺人奉茶湯於前移日不去意或稍解取之則喜而退甚至盛怒反沃其面不敢退亦不敢拭與異誠驚曲事宛斂務回其意姑始以家婦山後黃孺人故富家盛貲教且性了了甚悅之而踈孺人終爲積誠所感且能勤儉以相公生計日亦饒反喜以爲家婦不能及也姑卒悲慟踰禮處妯娌雍以睦撫子孫慈而義待鄰里惠而和鄰媼來者當食卽推以食之貧者量力濟之無難色待賓客

豐約稱家有無而蔬餼必精潔平居笑語未嘗見其齒動必以禮言弗涉於邪子孫或諧謔不謹畧近於褻者必厲聲斥之不假貸其勤儉貞淑戒慎之性自幼至老始終如一年八十猶續某嘗跪諫曰某聞諺語云五十不造屋六十不製衣矧八十猶續乎老人精神筋力自不如初何自苦如此孺人曰吾平生若手中無一事做如有所失今老無事可做績亦事也吾自安之殊不覺勞其天性之淑大抵如此壽年八十九後公一年卒方居公之喪時每日必躬致羞醑於几筵且奠且哭呼而無間於死生如此而白頭聚守六十餘年亦人中之瑞也世豈多得哉甫逾八月而疾作某長孫也爲孺人篤愛最渙方卒業南雍先期傳耗以八月當歸故孺人疾革望某歸甚切淹勒數日億不得復見乃喻吾母曰予平生所甚愛者此孫而此孫於我孝敬亦無不至今不得與訣痛哉俟其來歸我親手所製臘酒并臘肉烹以食之亦如見我宜語我所畜以待其歸者也言訖而卒時乙卯八月小盡日也循九月初五還至發始得凶訃晝夜匍匐次日脯時抵家孺人適當大斂開衾一視其面慟哭絕倒嗚呼祖母之於孫未有不愛情之鍾如吾祖母者殆無孫之於祖母宜無不順情之與循亦不敢

不勉也死生永訣阻在千里之外天乎精誠感召猶及一面之私者亦有天乎某不肖罪極垂老始竊一第不得藉書重慶以慰孺人之歡於生前含哀飲血謹掇拾懿行遺愛爲狀以俟太史氏求銘焉嗚呼痛哉

述先君承德郎事實

先君姓汪諱鳳英字大祥世居鵬源高祖諱仁祖曾祖諱彥斌避國初人材辟潛晦以壽終祖諱宗良以才智郡辟爲從事卒於官父諱思文隱德不仕享有壽考沐恩例賜冠帶之榮娶石門方仲威公女生二子先君其長也汪自漢文和將軍渡江而南家新安至唐有越國

先君文集

卷之十九 事實

十一

弘毅堂

公華開國公鐵佛戴國公天瑤伯仲先以義族保據六州歸唐受封而代以文德武功通顯者載在史書在郡志傳播在人耳目者後先相耀惟先世出開國後遷今鵬源餘二百年通籍未有顯者先君初不欲自晦從父江友松陳先生授尚書梓礪學問將以致用及見群從永州君領鄉薦乃翻然曰宗盟繼業惠連可矣乃以所聞者授徒講學舊家大姓爭延訓淑子弟獨寓陀川余氏最久余故明經書院山長元啟公裔詩禮不墜故樂居之他姓就學者衆所成就最多間有登仕版者天性剛介謹厚燕居如齋不妄言笑若不慧者及與人辯論

先君文集

卷之十九 事實

十二

弘毅堂

古今人物是非賢否風生屑靡聞者驚服庭除之間長幼男女內外斬斬無事終日沉潛經史不出門戶不諧俗隨衆以爲同不違世矯俗以干譽但禮法所在斷斷自守不遷於利不怵於勢也先業有見侵於勢家者數十年必率衆而力復之鄉有爭論而勢不敵者必剖析以理甚至面斥之不顧乃曰彼強者雖不見信而吾道其平耳弱者力不能直如之何哉提學副使安福歐陽公昔宰休寧舉鄉約保甲之法聞其賢辟爲約長一年而鄉里肅然乃相謂曰寧可見官司不可見約長以不容人私也性至孝事二親曲盡其道偕老幾九十扶持奉養無所不至或疾病或偶失踉蹌走抱啼泣如嬰兒狀不習見者哂以爲異一弟鳳奇府君客死於饒同旅不仁利其貲棄諸野而返先君奔赴抱尸慟絕躬負骸骨以歸既葬而訟同旅者以雪其恨遺腹一女擇富室嫁之貲裝倍於已出宗族貧不能自給者周之弱不能自立者扶之先世阡隴久而昧失者按圖而志之宗系自淵源錄後未有續者手自編磨以俟續之餘力課子孫講所以持身處家用世之道卽經史賢哲之名顯者舉以爲法而以仕版之續意屬於孤年餘五十卽謝生徒寄情於丘壑之間所居後山有竹乃聯句於樓曰屋

後有山皆種竹樓前無地不栽花號竹山門人尊之爲竹山先生云不肖孤承乏永嘉傳者謂孤在任不能自存乃遺書曰近邑人金姓者自永嘉來得汝好消息甚喜不圖今日有子能學古人也勉之未幾自視於溫終日坐一小樓繙閱經史甘澹泊其心怡然有井底泉清可煮菰之句因扁其額爲悅親樓畱一年歸是爲弘治庚申五月也踰年辛酉正月遺妻余氏同散兒歸養孤十月修覲還京十二月得家書詩一絕云老人何意獨相關病臥山中夜未安金屋曉鐘霜月白朝天人遠不勝寒乃十一月十一日手筆也知有微恙然獨以不肖爲念况筆力遒勁度無大故壬戌三月舟次揚州得訃已於十二月十六日捐館矣嗚呼孰知此詩卽爲平生父子永訣之辭邪不孝罪逆疾不得侍續不得屬歛不得親終天之恨可勝言邪匍匐抵家始聞臨終前一日猶作醉翁椅歌一篇自歌以爲樂戒子孫治喪事不得用浮圖次早端坐不言而逝生宣德己酉九月二十二日享年七十有三配方氏子男三人長卽孤次周齊女一翠蓮嫁馮村黃益孫男八敏錫教糧卒俱下殤朗育早卒哉遇所著有自怡集朝陽軒稿竹山集續汪氏蒙求淵源錄續系藏於家東甌倡和行於世孤不肖不能

七
卷之十九

弘毅堂

十四

弘毅堂

有所樹立以顯先君之教於世飲血謹撮次其潛德懿行事實之大槩以丐當世立言者爲狀者銘焉

述先妣安人方氏事實

安人姓方氏諱玉秀字瑩卿同邑虞芮鄉新析里大坑方處士希泰公季女也少長聰明曉義理有識度間讀孝經女訓諸書卽能心領至於刺繡紉綴之工與夫調餽烹飪之事亦莫不得其妙處士憐之欲擇配儒家子以成其德公同產有適李公思迪者一鄉之傑士也先承德公幼與公子謙謙子爲文學友公知其賢乃言於處士遂以歸焉旣入門無少長無踈戚皆宜之姑性嚴重少得其歡安人曲盡其事無間言承德公居家禮法峻整訓子姪以致僮僕稍有過失必加鞭朴無少假貸安人寬以濟之遇左右有所不及務掩覆之惟諸子無所隱公多教授於外在家亦惟讀書不治家人業亦不事事家政無大小如歲時奉祭祀讌賓客餽問親戚咸安人綜理經畧需費豐約間數各得其宜成以稟於公無不合公性剛介不容人私少忤其意必面斥之無所容安人每乘間從容言曰人豈能皆賢邪不擇是非惟私於己者愚也盍少容之公未嘗不是其言而領之其餘相助爲多而公亦未嘗不聽及訓諸子每以張公藝

七
卷之十九

弘毅堂

十五

弘毅堂

所謂勿聽婦人言爲戒又嘗手製聯句云宜敦君子行勿聽婦人言令諸子各榜一聯於私室諸子間皆有言公反其所教者公廉知之笑謂某曰人妻豈能盡如汝母耶如其言是何可不聽也吾察諸婦性行無能如汝母者正恐汝輩不察如吾之聽汝母者聽其妻是吾憂也同居數百趾家室有覺雖夜必往往則一言而息凡事有難平衆口譴訟不下者必求質於安人安人折之而辭不費往往翕然以定族姻內外咸高其行服其言平生憂患不形於面族彥樂道軒公以某登第來賀安人容儀恬止不異平時翁歸謂人曰方婦性度男子莫能及矧婦人耶有此母宜有此子見人自誇美者輒而赧而心薄之逢人憂患軫恤之如不及叔氏遺一女安人視之若已出比嫁而貲裝倍之既老而女懷之亦若親母焉某在永嘉迎養安人不行後旅食京師安人又不得行故乞恩歸養安人喜甚不以離職爲意自是不欲其離左右菽水盡歡年餘八十飲食體貌不減強壯時人謂福量所致正德壬申二月十一日以病卒病革問後事無一言惟戒某勿過哀沉睡而逝生宣德辛亥九月初十日享年八十二歲某以是月二十七日啟先承德公塋合塋於規坑之源不肖孤忍痛飲血而述其

平生性行大槩如此云

永州府通判汪公行狀

君諱浩字大淵姓汪氏出唐開國公鐵佛後世居鵬源會祖諱彥斌生五子長諱宗良某曾祖君祖行三諱宗懸出於伯父後麗質重厚外間內明有孫十人獨愛君父諱思義涉獵書史通大義濶畧不爲家人瑣細計以家自旌城來居餘二百年先世武畧文謨鮮有繼者即以君舉進士業以仲澄治農售率山百畝界之樹藝居在萬山中從開闢未有顯者率山江南諸山之祖高寒莽蕩人跡罕到時皆哂之役君領鄉薦而材木所獲不貲人始服其識遠娶黃氏有淑德年踰四十六卒不繼娶君年十七從祁門博士謝君仕俊授春秋於湖之長沙三年而後歸游郡庠隨入丙子試越六舉而後預計偕於辛卯又六試禮部不第而後就選爲永州府通判君質直端厚與物無譁競然亦自重畧少假借人其經學博洽精到至於傳註一字一句罔不窮析以求歸趣非若時俗經生益竊剽掠以爲捷徑場屋之資者比其爲文簡勁典實如其爲人君天常固厚加以勤學苦思晝夜忘倦以致造詣之深一時朋輩罕及自負以爲功名可以立致且頗身豐貌長髯容止都偉見者罔不避

之提學侍御如嚴薛陳諸公按試並置優等未嘗在三
四人之外以故鄉先楊刑書程都憲吳禮侍咸加器重
遣子姓從之游太守福山孫公一日點視諸生不到者
咸被責君最后至公命考之君請題曰就爾字淵淵其
淵論可也君即呈章公喜給賞紙筆而退徐曰美材也
當爲美官孫公去繼守龍公聘爲弟子師眷愛尤篤後
守周公子建有文學少許可亦酷愛君一日視學獨詣
其室適偶飲令爲酒德賦君操筆立就公笑而獎之有
事於發過門候於堂君甫起舍皇出拜一笑而去君爲
諸生其能取重於官長如此會試禮部得與學士程篈
七峰文集 卷之十九 行狀 弘毅堂

其職以歸加恤周濂溪先生之後申免其賦餉輸運之
費止令全留本州新元次山先生祠整飾磨崖碑以景
仰先哲君有通星曆堪輿之術秘而不施及是見永明
學久乏科第乃遷而新之簡拔歐陽兩生置優等次年
並舉登第人服君術之奇而知人之哲云君在任體愈
豐胖艱於步趨且以志不得舒而徒青衫局促俛仰從
人後屢欲求退監司每慰留之既入載慨思府君在堂
浩然決歸太守饒公勉留不可上其事於部得致仕歸
服事府君無不至至於褻汚溺溺之賤必躬洗滌或曰
君家多侍兒何自苦如此曰吾平生外食不得久於家
七峰文集 卷之十九 行狀 弘毅堂

馬只此數事足爲吾子孫後世家法而某學之未能也
某不敏謹述其梗槩如此臨筆滋漫不知所云

友桐朱處士行狀

處士姓朱諱長宗字克紹好琴別號友桐先居休寧之
月潭後徙歙之杏城卽今所謂環溪是也會祖彥常祖
希生性明敏豁達父兄連喪事母克孝事二嫂曲盡其
道以成雙節之名作止足亭隱德以終父永迪亦蚤失
希生公能自成立讀書通大義慎操履尚結納一時鄉
名卿碩士如楊刑書方大參鮑謐齋輩咸與之游編籙
種菊以自適晚號菊籬翁娶吳氏生子四人處士卽冢
在歸文集
卷之十九 行狀 三 弘毅堂
適也幼穎敏讀小學書卽曰必如此行可也長孝友惠
義有祖父風嘗奉永迪公命求墓銘於刑書楊公游京
師年少氣宇不凡公卿偉之時禮書周公洪謨方在成
極好遊者周四方騁入極而不及此非善遊也况天下
遊者多以宦食執役服賈而至非有如克紹之遊者復
勉其廣耳目之見聞增心臆之知識當因其所得於外
者而謹其所修於內者則庶乎茲遊之有益也朝士榮
之處士亦知所以自勵增益其所未能克擴其所未至
臨事接物慈以宅中義以方外首復止足亭以彰祖德

表先隴以昭世次修譜系以聯屬族人搜次家乘辭翰
爲遺芳集以流世澤族有遺孤弗克自存者撫之成人
築室與居治永迪公喪一倣家禮不用浮屠廬於墓側
三年號慕菴置義塚於汪村林施棺槨以葬死無歸者
且割地一畝使主者收其苗息清明一祀之歲以爲常
休有黃寬者遊商過其里崖石墜中舟舟師以斃寬亦
被創病嚴處士聞之亟携僮僕操小舟往救死者瘞之
藥其病者賴以復甦舊黃茆嶺及徐潭率多畏途處士
庀工鑿夸不計其費行者德焉里有名宦呂左史夫人
祝氏與呂監簿公墓爲鄰壤力家所侵處士爲購地滿
之伐石識其上鄭公釣臺在里下流乃師山先生隱釣
之處青陽余忠宣公所書也舊有草亭歲久廢圯處士
易以石而名曰仰止前守福山孫公爲郡最久大得民
去任而民祀之祀無常供處士率好事者數家共割田
一十三畝以爲春秋粢盛之需校秀修復朱文公祠於
學宮官府造城西石橋皆捐貲樂助其成其行事大率
類此旁州近邑不問賢與不肖識與不識皆稔其名論
新安文獻一時趣嚮近古者必以公爲首稱前郡守王
公勤王公哲侶公鍾皆廉其賢每遇鄉飲虛賓席以招
處士多辭避不赴弘治初間爲一出士論偉之千學士

在歸文集

卷之十九 行狀

三

弘毅堂

望墩先生文以送其歸其有以感發其鄉人者多矣近
守彭公濟物關中人學行優卓君子人也亦雅重之稱
爲義士親爲制傳始號友桐又號癡呆子逾八十自結
壽丘於丹山以需盡又逾十年遇今皇上嗣位推恩錫
冠服綿帛之榮又二年卒生永樂丙申九月十三日卒
正德丁卯六月十二日享年九十有二子男九人先娶
溪南吳士惟女生應祥先卒應禧出爲叔父士遠後繼
娶鳳山余某女生應祺應福應祐應祚應祿應祀應禱
祀亦先卒女一適鴈湖吳世良孫男二十人某某孫女
二十人曾孫男十五人某某曾孫女一玄孫女一昏娶
仁孝文集 卷之十九 行狀 五 弘毅堂

書之謹狀
葉處士行狀
處士諱強宗字志道姓葉氏世居湖州始祖諱文輝者
仕南唐任青州知事子尚或掌教於歙因家焉會祖諱
成應遷今朱紫坊父諱嵩壽俱自晦不仕娶二都凌待
制之後壽遠公女生二子處士伯子也處士外質朴沉
默容貌若愚而中多智慧總角時卽思以自奮發嘗鬻
輕貨隨鄉里商遊閩中鄉人類富族多任俠後貨利飲
博喧呼習驕闖靡旁若無人處士獨淵默謙抑退斂踪
跡如不勝閭長者異之邀至其家相其貿易因得厚殖
仁孝文集 卷之十九 行狀 五 弘毅堂
歸後遊鄱浙間生息十數年所獲既阜自後不復出以
所有克貸於人而歲收其息比律稍廉而爭貸者衆爲
利益博交際之間結之以恩孚之以信有貸而後期賈
乏不能償者自報於中欲鬻子女以償之公聞遽止之
曰寧以錙銖而離君骨肉耶遂還其券聞者歎服於是
遠者畢來遂益致阜嘗得遺金於市召而還之分半與
之曰棄其全而利其半豈其情邪笑而謝之凡溪梁道
路不治者卽捐貲赴之朱紫坊舊衢湫隘卽割基地裨
之布之以石延袤數十丈重立門表於外巷而內蔽編
民數十家此有司之事而爲之畧無德色西關神祠燬

坊廂諸老請於處士曰是廟之成凡三倡首於公家今
仍必得公乃可處士慨然以爲已任乃協同志十餘人
卽日區畫市材庀工煥然一新倍光於昔就後砌重屋
五間上棲文孝神主下妥焚修者工費不給復出白金
十斤濟之無恡色鄉有爭訟不決者求白於處士卽剖
其是非喻以利害而勸止之或競貲產不相下者割已
有以稱停之甚至有畢姓者訟不法事連及婦女縣捕
甚亟謀欲自經者處士邀之於家反覆開諭執迷牢不
可破出奇攻讐以危言動之兩下感悟禍由茲釋逾時
男子以金帛來謝堅辭不受羅拜而去既自新所居第
仁峰文集 卷之十九 行狀 五 弘毅堂

故處士吳君墓誌銘

復厚值易第前田數畝爲園中構屋若干楹伐石布地
窪地爲池以養魚鯽菊樹花木扁其軒爲留春軒處士
優游其中日以爲樂天性孝友旣老言及其親輒流涕
處介弟友道無間言生永樂己亥十月日弘治甲子某
月日病卒享年八十有六歲娶查川潘添童女子男三
長齊瑤次齊琬次齊憲早卒繼娶張氏妾朱氏生二女
如山適萬川閔英好清適東門程觀齊瑤泣與其友汪
某曰敢以行狀累先生實先人治命也某早爲處士所
知愛不敢辭謹承錄其大槩以俟銘墓者

吾鄉先有竹洲先生者當南宋之後爲命世鉅儒朱文
公張南軒暨呂陸陳范諸賢所識契而期待之觀其爲
學錄時卽敢管內廷遷卒及召對陳天下大勢大計鑿
鑿可行且嘗曰使吾得當一面提精兵數萬必擒頡利
以報天子歷試州邑擒海盜殲孽陳兵聲義屈伏杞
蠻酋於庭梟洞賊掠民者之首於市凡此皆人所不及
知而難行者先生倡言之毅然爲之無所顧忌使得大
用於世所就豈可量哉及終改知邕州知時命不齊人
事難合卽丐祀養親明經授徒謀爲不朽某嘗高其資
而惜其克之未完壯其志而悲其發之未遂偉其才而
慨其施之未竟美其學而憐其進之未已也以先生之
明又得名世如諸公者與之依歸使天假之年所論必
不止此而已某寤寐形神幾欲造竹洲拜先生之墓以
挹高風於百載之下愧未遑也乙丑冬某以迂窳無所
遇於時引疾丐歸侍養老母舟次嘉禾美少年日珽者
手卷一帙謁予告曰生大父廷儀嘗憤世人沉於得喪
陷於毀譽往往離性命之情託於人僞以爭錙銖之利
須臾之欲斃而後已未老卽就里第北偏闢地一區鑿
池畫畦構軒其中游息泮奐以自適扁曰味閒惟先生
有以教之因詢其先卽竹洲九世孫也噫戲昔莊周氏

所稱天之君子者廷儀得無似之邪又喜竹洲之有後
遠而彌芳樂與歌之越二年而以墓誌見屬重以鄉賢
之後而挺又有一日之雅不得終辭按狀公諱若鳳廷
儀其字也又字仲榮姓吳氏曾祖考清卿祖考福繡考
宗文俱潛德弗耀妣畢氏繼戴氏公端謹愿慤少力學
不怠長克幹蠱先本富家宗文公幼孤壯且失偶戎籍
民徭併役家計日疎公與群從朴軒翁合議思振復之
乃聚衆協力矢心貿遷江湖間獲厚殖以歸十餘年貲
產雄於一鄉爲區賦長公性孝友事宗文公與繼母戴
孺人曲盡其道季弟若鴻早卒撫其孤孟淵不異已出
仁峰文集 卷之十九 墓誌銘 五 弘毅堂

編校公壁之側以需盡伏遇今上皇帝嗣位推恩老老
更沐冠服之榮以正德丁卯六月二十二日卒配程氏
竹友先生之女婉婉貞淑克相夫子以成其家勤儉慈
惠老而不倦先公弘治甲子正月二十七日卒年七十
九子男二孟高先卒一卽孟悅也孫男三瑞珽珂孫女
二長適程啟次許程甫曾孫男二嚴濟嚴濂曾孫女三
俱幼孟悅以今年十月二十六日奉柩合歸於壽藏銘
曰天榮兮在人人榮兮在天川汨於人兮日勞優優乎
天兮恬然其中有咏兮熟嗜其便便其真不忝乎竹洲
之英

仁峰文集

卷之十九 墓誌銘

五

弘毅堂

湖廣張按察墓誌銘

君諱芝字廷毓姓張氏別號石嶺世居婺之甲路有諱
師舉者遷歙之石嶺及君諸父始定居今之良干猶以
石嶺名志初也曾祖德明祖原壽世以清白相承父初
號勿齋明經教授於鄉以君貴封南京大理寺左評事
妣胡氏封孺人君仲子也天性淵懿五歲不能言幼聞
庭訓卽能推測而知十五從邑博海陽周君朝美授春
秋登弘治九年進士第十一年授南京大理寺左評事
三日卽鞠江西視某疑獄積年不決者獻得其情衆驚
服自是部臺有所參駁平反多出於君時災異相仍北

鹵犯順孝廟廟精圖治下詔求言君參酌國是撫撫時弊疏固本安邊五事以進大抵以天下安危在相與將進用大臣必愜人望朝廷資格名曰推舉其實不過出於一二重臣之口佐貳不敢矯以爲非又或有希內臣之旨而由中出者名曰推舉非人望也請以在京堂上卿輔各得疏其所知論列相同然後斷自宸衷察而用之則衆人之見必達天下之賢必聞奔競息而士風正內治修而遠人服又以洪武官制內臣不過四品職任各之所司不許干預朝政欲去後來添設典兵干政與守抽分內職以復舊章且言內臣畜積多累鉅萬請朝廷勸分以助邊用而甦民困時籍司禮監大監李廣賞累鉅萬故君因此言警上乃納約自厲意也至曰集衆思足軍旅節財用切中時務肯綮皆衆人所難言者君昌言之無所顧忌士論避之十五年七月南京留守群臣上賀聖誕禮畢雷雨震作大風拔木揚沙飄飈復上修政彌災疏專以進君子退小人爲言內閣遂密之地師保之官卽古之所謂相也苟非其人必損政體民窮於下天變於上立賢無方不必拘出侍從而疏本朝楊士奇李賢之才指萬安劉吉之失借王恕丘濬爲喻分別忠佞詞甚切直雖寢不行亦名言也九月陞左寺

仁孝文集

卷之十九

弘毅堂

弘毅堂

副又上申明條例疏亦以內外臣犯科奏報不宜異同爲言或謂君職非言路而有名賈禍爲說者君問之曰士恨不逢時今幸際聖明一職所效有限倘芻蕘之言萬一見采則所及者廣庶忠悃少抒耳禍福非所計也豈好名乎自是又因言官罰俸南畿旱疫明法守正紀綱及陳言革弊治體章前後凡累數上多見采錄惟治體章孝廟賓天不及見矣今上紀元又上陳言繼述大孝疏六月上修明職崇以贊維新聖政疏十月上正體統以收威福疏三年權倖煽禍斥黜言官禁錮善類士氣索然君不勝憤咽扼腕復草隆聖德以保祖業疏進之言甚剴切人皆危之比至僉事湖廣之命已下通政司寢不進人皆幸之君則深以爲憾君聲聞日著到任監司卽有考察幽明之委君以任淺莫悉臧否乃剴爲等格頒布庶職俾得上下交糾互察覈實申報甄別得宜黜陟倏當軍民詞訟不限以期至則剖決衆用悅服八月丁內艱服闋五年改奉勅提學廣西官如故袖繹聖諭潤飾以聖賢爲學向方節目制爲教條大要以今之儒學卽古之大學也自窮理以至性命自日用常行以至聖神功化之極皆管攝於一心是以古之大學教人務期志於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之實而其未入大

仁孝文集

卷之十九

弘毅堂

弘毅堂

學之先又有小學功夫拘束此心不放故其學也如梳頭洗面著衣喫飯一般每日少不得亦不甚費力大抵皆使人自爲而已格物致知使之自窮其理誠意正心使之自體其實至於規矩禁防之具會無一言及之豈其智弗若後世密歟又曰條約所以束人之身似密而實疎論志所以啟人之衷似寬而實密拳拳以心學爲教士風爲之一變狂獍寇起奉檄督旅懷渠山中首下令曰寧可無功不可妄殺號通天巖者最險賊勢猖獗君以計搗其巢穴地方以寧殲渠魁而釋脅從者全活爲多策勲得虎符銀牌二面表裏二襲猶禮獨倭是職

仁峰文集 卷之十九 墓誌銘 三 弘毅堂

也胼胝積勞精思過度又職思其憂連草學政禮制二疏上之師未旋而病作乃乞休致不報修慶事如京又申前請不允南還旋陞湖廣按察副使奉勅管屯田水利舟次桂林得告遂不入城舊僚攀留讎集踰旬舊疾作竟不起時七年閏五月十四也距生成化壬辰年四十一聞者識與不識咸哀之君純孝事庭祥君能盡其道胡孺人病祈於祠堂請以身代瓜期至不忍去孺人強之行聞訃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治喪不用浮屠盛墓側三年伯父無子以子事之處兄弟以友愛居官立朝與朋友交以至誠樂道人之善而不及其惡與人言以

義而不涉於私兌收廩祿斗斛無所益公署供帳器具額辦有司者無所取其清不以能病人其和不以物奪志蓋君蚤從周君得聞白沙緒論又納交海內之士以資麗澤又能銳志勇往決以古道爲可復世俗爲可挽嘗曰道欲其本於古事欲其宜於今故居家行已譜族制祠封墓凡吉凶之禮一準以古制在官拳拳以我太祖昔書大學衍義於殿廡欲嗣皇帝昭復舊訓上追堯舜禹湯文武之盛而復有所謂私議臆建將以移今變古者亦鑒鑒可行自勿至沒弘毅之操不渝戰兢之念不釋嘗自謂得立聖門當希蹤曾閔鳴呼曾閔不可知

仁峰文集 卷之十九 墓誌銘 三 弘毅堂

而志則可知矣惜乎不壽實志以沒哀哉初娶黃氏封孺人三子一女俱殤再娶吳氏介弟莊以是年十一月塋君於石嶺之原復謀諸諸父以兄子便爲君後乃走仁峰山中請銘子初識君於禮部時始弱冠而外若不慧者同邑生詎諠不爲禮子與語奇之而斥詎諠者遂爲知己及並第有庶吉士之選鄉人有希時相之旨者屬意於予二人且云非私謁不得君告予予曰方以正道事君而以私門求進其如此心何君曰予意正然故就質耳卒不往後當塗有薦者果爲所沮如鄉人之言科道官以言事件旨繫獄君聞卽倡一二同志屬某草

疏救之比進命下嗚呼世復有斯人哉乃爲之銘曰嗚呼廷毓淵懿誠篤賦畀自天惟性之臧道學自修邇流尋源惟力之強涵和弘容恭已與物惟行之良引經摘証昌言於朝惟氣之剛我思古人庶幾見之今也則以惟道之傷石嶺之原密邇良干窮壤幽宮惟魄之藏

程都運德和墓誌銘

亞中大夫兩浙都轉運鹽使司運使程公德和卒之明年其孤宗魯持狀來乞銘其墓予受狀泫然而哀之曰嗚呼德和吾良友也吾尚忍銘吾德和邪吾與德和生同郡業同經同舉於鄉同薦禮部同升於朝同觀工部

仁學文集

卷之十九 墓誌銘 三

弘毅堂

政同奉使修葺事同選銓曹君拜南戶曹某補永嘉令同舟而南起居食息考德問業出王遊衍無不同者後德和歷部副正郎出守泉州而遷今職某由外轉倅順天府一蹶而歸雖通塞陟降之不同然而同尚質直同嗜節儉同屬名檢同事乎公而不敢言私同志乎仁而不敢爲惡而其所以同者未嘗以聚散始終而有異也嗚呼吾尚忍銘吾德和邪然以同事之久同好之篤如此則知德和者宜莫如某矣然則銘德和者非某而誰諉耶於是飲忍按狀而言曰德和諱瑄號霖軒世家歙之河西今居邑治東關迎恩亭之左高祖諱順道贈嘉

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妣某氏贈太淑人曾祖仲信贈湖廣按察司僉事妣某氏贈大宜人祖諱某隱不仕妣某氏考諱某以子貴贈南京戶部司郎中妣某氏贈宜人人生母某氏封太宜人德和其季子也以其族先都憲公富僉憲公某勲名宦業焜耀一時邦人榮之勿卽思奮以圖繼復沉潛經學工綴時文弘治己酉遂以文顯南畿丙辰進魁禮部登朱希周榜進士丁巳授南京戶部四川清吏司主事踰年到任本部差遣例一年一代德和偕郎中邵棠綜理庫藏凡部帛布及薪隸役錢寄貯京府者積以鉅萬計於內一項銀以兩計者

仁學文集

卷之十九 墓誌銘 三

弘毅堂

四千有奇先是府庫守吏業已朦朧移文爲覈沒計德和廉得之白司徒梁公公以爲能以部司所掌無大於是者再委一年竣事總計出內凡若干萬額外積有美餘二千附籍鈐注作數正支公益重之尋陞副郎差督浙江北新關商課一年公輸歲入外其所征賦亦逐一注籍以授代者一如管庫時又管南京內庫偕同事給事中牧相監察御史盧瀚給散府衛戎伍冬服及清理屯田一年咸事得其平人心悅服乙丑轉正郎才累試而愈張廉屢歷而愈著正德己巳遷知泉州府泉先曠旱二年德和甫至卽雨三日遠近沾足州民相慶以爲

泉之福星也其爲政不飾邊幅平易近民徃役惟均賦歛從薄興利除害隨所欲而道之不事擊搏公有餘閑門無私謁至於商符贖楮亦不自有用以輸雜賑饑焉時寇盜擾攘民兵從戎有遭傷痍而沒者皆爲給槥埋之其廉惠之政有如此者壬申拜今命卽促裝就道泉民相顧失色攀援不忍舍去九月抵家時太宜人年九十在堂子貴三品稱觴爲壽怡怡膝下實幸會也德和眷之不欲亟去左右居無何得痰疾遂以十一月十二日卒於家享年五十有四配汪氏封宜人子男三宗魯宗儒宗哲女二添弟適蘭溪尹江贊之子肅育弟適朱仁峰文集 卷之十九 墓誌銘 弘毅堂

處士保竹余君儒人朱氏合葬墓誌銘

處士余君以正德庚午正月十六日卒伯子州將以正德甲戌十二月十二日與孺人合葬於理源之原先期戒其仲氏箴持自所爲狀走仁峰乞銘其墓君於某知愛深厚某又自謂能知君者故君子見屬受簡法然曰嗚呼某惡忍銘君之墓邪又惡忍不銘君之墓邪因循久之不幸執親之喪又不敢言踰三年述日至乃言曰君諱相字尚賓生而秀異先嘗禱於五通神故初名顯護遂以行保竹其別號也先世居下邳後漢時渡江而南徙於浙宋初轉徙於同安仕籍頗著傳至道潛公擢進士爲桐廬縣簿避睦寇於徽樂娶沱川之勝君焉今仁峰文集 卷之十九 墓誌銘 弘毅堂

氣藹然事寡嫂如母男女內外斬斬子弟循循雅飭至
於僮僕亦皆小心寅畏無敢譁諍者設宴客豐約適宜
不失於禮御服食苟飽煖不尚華靡近世吾徽大族諸
家法之良如君家者不多見也年四十名溢州邑邑令
今少司寇山東藍公辟爲耆宿凡鬮訟不決者悉以付
君君得其情立辯之心服而去又善以道義喻之至有
耻見余君不爭而自退者自後令長益賢之每舉行鄉
飲酒禮必虛大賓以請君或赴或不赴皆以禮君善樹
藝原隰墳衍閒散之地咸種植所宜無荒壤歲收其利
諸子又善貨殖敦儉約故貲益阜雄於鄉君由是益得
仁峰文集 卷之十九 墓誌銘 五 弘毅堂

以行其德凡境內徒杠不治鄰里有所不給與夫義所
當爲者捐以赴之族有墓祭無田幾廢君倡於衆買田
若干畝以供祀又捐貲爲倡博換爲宗祠計若此者不
一以先公愛竹故號保竹以繫思云嘗曰子家本宦族
自今沱川雖書香不絕而少通顯以吾祖宗之所存履
後人當有克復青氈者乃延明師訓詁諸子甲子秋帶
果預計借越七年而君卒生正統庚申正月廿四日享
年七十有一娶朱氏考亭之裔嚴海公女有賢行君善
內助爲多生正統戊午七月七日先君六年卒享年六
十有七子男三焄瑩恢女三琦適休寧鵬原汪岳玉適

城西南昌簿韓漢瓚適休寧流口李乘時孫九壘善琮
瓊玻環琥桂璋善邑庠生某卽尚果公婿也銘曰搏兮
殖兮或踰範兮繁生化兮孰使汝靈淑兮父兮子兮家
井井兮亦爲政兮奚其爲爲政兮福兮極兮天好還兮
攸好德兮備五福之全兮上下兮穹隆麗光華兮西復
東坎兮崇兮於子之宮遺響無窮兮竹間之清風

張封君孺人胡氏墓誌銘

孺人封文林郎大理寺評事張君諱初之妻奉直大夫
湖廣提刑按察僉事廷毓之母也諱榮姓胡氏幹村人
父思忠母汪氏祖旻終於大學生孺人自幼端淑不妄
仁峰文集 卷之十九 墓誌銘 五 弘毅堂

言笑年十七歸張氏張爲歛石嶺舊族至評事君考遭
官私多故門祚少替然數十口同爨姑氏性嚴伯氏家
法儼肅孺人克其婦職孝養舅姑佐理內政至於舅葬
不可爲者身躬泣之爲諸婦先舅姑宜之嘗遷居嚴寺
實巨鎮閭閻輳集風俗侈靡歲時賽神觀劇婦女盛飾
闐門聚巷率以爲常孺人至晝不遊庭唯出汲侵旦而
往故市居數年人鮮見其面識者稱之其鄰亦有一二
化之及再徙東鄉就田爲養君業儒授徒於外孺人旦
夕躬自督課農不失時至於蔬菜慈韭皆手自種植或
歲歉狼食惟潔粢以奉長老而自與稚幼僮僕以菜半

李肇文集

卷之十九 墓誌銘 三

弘治堂

鯁介質直非私其母者乃爲之誌而繫之銘曰三代孕
迹太姒太妊曰國曰家異輿同輪孰謂張氏之興不由
孺人光賁幽宅鳳山麟岫

汪處士墓碣銘

處士姓汪氏諱否開鎮隆其字也世居休之竹林派出
唐越國公華之後曾大父桂芳大父顯榮父永輝母程
氏生子男四人處士其適也生有美質狀貌魁梧寡言
笑沉重有容事親友弟俱出至性待人應物雍容吳順
和氣可掬臨事奮發沛然莫禦祭享賓客必致敬盡禮
自奉服膳猶攝澹泊如寒士以約名其庵以示志或詰
仁學文集

仁峰文集

卷之一九

弘毅堂

集 47—445

然輸白金如其數而辭其爵邑人賢之鄉有官場一所
灌田數千頃舊存畝田若干畝千家輪分掌之歲收其
人以備修理陂洩水利人多私其入而怠其事遺患於
衆衆謀訟於官命處士總其任數十年人不敢私水利
不乏鄉人德之鄰有侮子弟不能堪往禦之處士叱止
之咸以爲怯浹旬侮者自病死人始服其量云五十卽
謝家政泮奩林下十年卒時弘治戊午閏十一月七日
也享年六十一娶富溪程氏有懿行子男一曰太平女
一曰儼適資川朱某孫男四欽釗鉞錫女一桃適林塘
范某太平以某年月日葬處士於某戒其從弟大森持
仁峰文集 卷之十九 墓碣銘 畢 弘毅堂

族人思學公墓表

隱君諱學字思學與予同出員公彭護源譜視他房爲
戚君七世祖雲甫公遷今廻源父功政祖震初震初昆
弟四人拓復先業至功政益饒裕與富族峙君偕其伯

氏思端實佐之母俞氏婺阡川士榮甫女而予祖姑所
出也予與君族而姻故髫年卽與同學而君館穀子家
講習出入食臥靡不攸同而性所嗜好趨尚識見又若
同而無甚相戾者是以情好日篤往還日稠旣長逾三
十年如一日君雖不甚讀書然好賢禮士苟以務役至
城市卽舍於校校彥秀迭爲賓主欵洽時學士篁墩程
公少參水潭吳公皆與之游惠興尹方公汝高以孫女
妻其仲子珊其取重於士夫有若此者而家世亦以增
重焉平居急人之急而嫉人之惡故凡鄉里宗黨與凡
婺之寓籍鄰里中有爭訟者翻復解之患難者恤之怙
仁峰文集 卷之十九 墓表 畢 弘毅堂

惡方衆者斥之不已白於官必雪乃已以故不利於鄉
之豪猾而因以德君者益衆至今人猶能言也君以甲
寅秋七月過金陵視子國學酌酒與別而言似有不合
者予怪之讓曰君得無恣志乎何言之與予戾也君怫
然不悅怏怏而去越半載予猶在金陵計聞在毘陵感
疾歸抵家未踰月卒臨卒時猶與予從弟正之道予別
時語作色而聲甚厲嗚呼予與君平生所言皆合孰知
一言不合而君遽至於此乎豈真子言先得之俯仰之
間也乎又孰知斯言也足爲君識而予忍言之乎又孰
知臨別倉卒之語遂爲平生永訣之辭也乎嗚呼哀哉

子丁外艱於家君伯子琥將母吳氏命求子表君墓君有善如此而墓不可不表且在他邑尤不可不表子在族姻末不可辭與君友善尤不可辭也故揮淚爲題其顛末如此云

范工部平仲先生墓表

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至孔子而大明周程張邵諸儒之學至朱子而大明孔子生於魯周游天下其徒三千卒傳其道者顏曾閔冉皆魯人也再傳而得鄒之孟軻鄒與魯爲鄰故成德達材之盛天下後世號聖賢淵藪者必曰鄒魯也朱子徽人也寓於閩吾鄉及門之士

仁峰文集

卷之十九

墓表

聖

弘毅堂

若程允夫汪會之滕德粹李季子輩皆卓卓有聞於時至於觀望而起或得微言緒論於殘編斷簡之中或心領神會於授受無言之妙吾休之陳定宇趙東山蔡之胡雲峰祁之汪環谷四先生其選也時儒或稱其有功朱子或推爲朱門世適者斯言豈欺我哉其餘沉潛聖訓探索道涯或嘗鼎之一臠或具形之一體若程文簡吳文肅汪太初羅端良汪叔耕許山崖曹弘齋胡雙湖方虛谷鄭師山程林隱汪古逸倪道川朱鳳林汪葵峰林立輩出不可勝數故當時號稱東南鄒魯信不誣也時有范工部平仲朱禮侍大同程斷事子靜同師風林

東山葵峰三先生儒業宦績咸克樹立於時昔孔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曾無君子者斯焉取斯說者謂吾朱子於後學有罔極之恩而吾徽尤可不知所自乎甚矣師友之道不可闕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中庸卽以教與性道並揭於始章之首其喫緊爲人也至矣平仲先生諱準號病懶汝川人曾祖一尚府教授祖天全父子方風月處士其族也洪武中以明經舉爲本縣學訓導擢知陝西吳堡縣有惠政陞工部主事踰月坐誣逮死獄中年纔四十八配臨溪程伯琪女以賢淑稱子男三必復憂誠復道復女一歸程安民一孫清所

仁峰文集

卷之十九

墓表

聖

弘毅堂

著有范氏宗譜謬藁塞白藁藁藁何陋軒藁西游率藁若干卷藏於家誠復既負骸骨歸壟於大坑礫之原已百一十七年矣先生苦行安貧其後益微從孫景原以其地沮洳乃率族人以弘治辛酉改遷於源坑里祖塋之東周道之左又十有七年矣未有誌其墓者支玄孫尚敬嘗輯新安師友文集考知先生學行之懿謂不可以無紀乃稟於其父顯仁君修辭將命走仁峰山中請子一言勒諸墓間之石某非可以表先生者特先生之樹立自可以表後世故特推本吾徽師友淵源之盛者以示諸後俾後世有志者知所感發而興起云

明處士姚公墓表

吾郡有器識好修之士多晦迹於商以自適又能以布衣遨遊公卿間揖讓爲禮而人不以爲倨卿大夫以禮下之而人不以爲屈迹其爲人類多輕利重義然其志好之相投禮貌之相接必其器度才識軼越有相契者又能盡事賢友仁之誠故士大夫樂與之遊而爲之友人惡得以抗與屈議之如吾邑姚君思京其一人也某生也晚未及識君始應舉南都已聞君名癸酉秋色博謝君某以其意致書併狀及所與諸公贈遺詞翰一帙介其從子燦走仁峰山中求表其先公之墓謝君端人仁峰文集卷之十九墓表弘毅堂

也信姚君風名之不虛比閱其帙又見所與中有寧德陳公邁齋先生手筆益信其賢故弗克辭然荒迷中不能著筆久之祥後介速月三四至且曰畿不孝先人之墓木大拱矣而銘誌闕拙老八十有四正鐘鳴漏盡之時旦夕懸懸惟須此以待盡執事得無哀矜乎謝君又戒小兒戡申前好乃按狀爲之言曰公諱應祖字孟亨姓姚氏其先居饒之瀛山唐季有諱琮者避黃巢亂至休寧首源亦有所謂瀛山者遂樂其名而居焉歷數世傳至亮夫公遷今孫溪實公高祖也會祖伯純祖彌高考吳號潛庵俱隱德不耀潛庵有四子公其次也生秀

臨溪吳處士墓表

悟幼不好弄坐立必端長涉獵書史通大義事親能致其歡心母吳氏早卒事繼母胡氏如所生友所出弟應寬如同母胡亦加愛公踰於衆子居鄉交友一以信實御僮僕有恩遇孤殘匱乏必賑給惟人有過失則面斥之不少假貸有姑適程氏早寡貧無所依公奉養之終其身配孺人二弟當遠戍困乏不能行公解衣餽金爲贐繼絕不忍別去女弟有適上山吳氏者生子周時而卒公取養之教之底於成立鄰有侵其疆界者笑而不較侵者卒不敢犯初挾輕貨貿易江湖間偶得微恙遂付諸子歸不復出生洪武辛巳三月三日沒於天順戊寅冬十月十七日享年五十有八配竟山孫氏有淑德子男四長敦道次遵道次畿卽思京次茂道君與伯氏等於天順甲申十二月已酉塋公於里之首原八祖段先塋之側今已五十一年矣君旣老能思之不忘拳拳爲不朽計因謝君而謬以委予予非能爲不朽者顧公之行義有可書又有子如君聲聞籍籍於公卿之間後世宜不朽故爲之述其梗槩如此俾後世有所考云

某游校時聞朋輩評藻四鄉隱君子之賢云臨溪有重興公者孝弟孚洽於一家才智雄長於一鄉或問曰教

行於家者可能也蓋長於鄉者嚆克能之曰若人也善人之善而惡其惡憂人之憂而樂其樂故一鄉之中强者憚弱者立患難者紆貧無告者有所歸是以一鄉之人無衆寡無小大咸心悅而力服焉某心識之一日偕同袍諸縣大夫白事治前邁止一偉丈夫廣額豐頤願身胖體容止閒暇羣聚僕從餘百人指揮唯諾惟一人是瞻類有執事者怪而問之同袍曰子不識邪是卽所謂重興公者也今爲大姓某與某有事於官故爲排難解紛而來也某曰信斯人可以長一鄉矣自是聲問不通者三十餘年正德辛未某屏跡林下誤朋友相知之

仁峰文集

卷之十九

墓表

吳

弘毅堂

辱過南鄉經公里第公仲子武振君邀至其家館穀歡甚因話及嚆昔窺公之事君躍而起再拜泣請曰先人奄棄諸孤十有五年矣孤不肖使先人之善不聞於世不孝莫大焉正欲有賴於大人君子無先爲容今幸不遺先人敢以爲累某諾之又四年矣今年五月戒其甥西門宗弟世昌馳幣來逮乃爲之言曰公諱重興字仕澄姓吳氏其先出長沙王芮之後至後梁節度使上柱國景安之孫詳者遷休寧石田又數世有闔者徙今臨溪凡九傳公會祖諱汪祖諱華重文諱助善皆隱不仕母程氏生公兄弟四人公行二公生才質不凡長善讀

書尤熟史鑑善論古今國家成敗人物臧否事機得失恒用以警策人而自亦益增智慮父命爲叔父訓夫公後公爲所後所生父母交致親愛俱得其歡家政戶役獨力營幹不以勤毘弟好結納俊髦而嫉惡爲甚鄉里豪梗者必折挫之甚至訟訴之必直於理不少屈因服焉有不平者公爲平之故鄉無鬪訟嘗客吳越徐梁之間所殖不貲貲益雄阜以有餘樂施予好周給無所吝故鄉里終公之世無顛連之人無不枉之渡無不治之塗皆公之賜也生永樂己亥十二月廿五日卒弘治丁巳十一月初一日享年七十有九子男四文振武振德

仁峰文集

卷之十九

墓表

吳

弘毅堂

振隆振女四長適竟山汪球次適汉口程慶次適楊川程靜次適藏溪汪瑜孫男八應福應盛應發應昌應大應尚應顯應萬曾孫男十八文振等旣以某年月日薨於考坑官山之原矣君獨以泯沒先德是懼勤拳致請某嘉其志而公之行有可書者故以昔所見聞參諸事狀摭述梗槩俾表諸墓以昭後世如此云

故承德郎恩恩府通判程公墓表

予幼考邑乘有宋南渡之後吾邑儒林仕籍之盛多在兩鄉意其文獻故家緒論微言流風餘韻猶有存者願一往覘之未果正德辛未春辭召赴郡辱朋友相知者

之約由郡旋自南鄉過富溪宿程君正大環秀軒中君
且持其先承德君像泣謂予曰不肖孤不幸三歲棄違
天地遠在萬里不圖能自存於今日每一念及之悽惶
無任此蓋得於吾父執友之所想像者也願有以識之
壟時孤未有知墳誌闕痛惟吾父以科日起家賢勞王
事卒於邊徼誠不可以無紀使其淪沒同草腐漸盡者
不肖孤之罪也誌銘無及矣願乞一言龜石以表諸墓
某哀其言而嘉其志為識數語於像而表則領之而未
遑也既而命其子巖友持其仲氏用禮所為家傳侑幣
以請某既諾不復可辭按傳公諱道隆字景修姓程氏
本華文集 卷之十九 墓表 弘毅堂

解酋守岑公器重之凡疑獄歸訟付公鞠獻無不稱平
悅服夸民敬畏若二守然踰三年而公罹疾不起時配
戴氏妾趙氏相隨凡六口皆先公卒獨遺孤正大在襁
褓與其甥吳太運以居昔公嘗以事過南陵揮使劉公
謙故徵人也雅厚公約為婚姻至是以女歸太運綜理
其樞以歸伯兄積慶公率諸弟以庚辰四月十有五日
合塋於苦竹下園之原今已五十四年矣正大不死其
親拳拳為不朽計可為能子也歟某垂紹時聞吾郡學
者以春秋專門與天下士子爭衡者自祁門俞憲謝公
潤始而不知其嘗從公游也由是知公在郡庠時已以
仁華文集 卷之十九 墓表 弘毅堂

出梁開府儀同三司忠壯公後十七世炳遷今富溪會
祖戴值元季起義保障鄉里人謂有忠壯風祖諱望考
諱福壽皆隱耀不試妣孫氏淑善宜家公生秀異長嗜
學不懈郡辟養於庠文誥日盛正統甲子得預計偕會
試禮部中乙榜不就卒業南雍自後凡三試皆不偶以
資俸思恩軍民府思恩西廣絕徼多瘴癘猥處煩
獷難治而守乃其酋長為所鉗轄得之者往往憂慍不
豫人或唁之公笑曰豈獨嶺南能死人哉顧自有命耳
九夸不可居邪畧無幾微見於顏色士論避之比到任
負疏通明敏之才文春秋謹嚴之學遇事應變犁然而

汪仁峰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哀辭 祭文

洞黃松塢處士哀辭 有序

予在校從台之靜齋黃先生游比發解以先生之故得侍司空公於南畿顧愛甚厚及釋褐又以公故受知文選先生於都下故得諦觀家乘而識其先有號松塢者集義成行植德成名沒既久而鄉人思之延於朝署當代名卿咸哀誄之或者謂泰哀三良爲之賦黃鳥者以其豐於才而壽於命也今松塢公既豐於前復豫於後沒且五世矣奚以哀爲曰是不然古人有誄頌先哲於千百載之上者以其人之善澤愈久而彌存足以風示乎人人於百世之下也矧走之於松塢公有私淑之恩通家之義者乎故辭雖若贅然而情則不容已也辭曰

黃著台兮寔昌惟嗣兮松塢最良以人立天兮仗此綱常地以氏顯兮號曰洞黃公之生兮岐嶷鄉邦視兮爲則馭下慈兮教子以仁遇盜旋憇兮恐憐困人入市兮不欺貨踰踊兮輒返之克公之操兮清涼通乎伯兮懦干聲利兮彊於義理家世通融兮自牧靡靡讀史好諫今唾罵不已克公之氣兮剛大學乎孟子天道兮好還

爲善食報兮捷如轉丸子姓濟濟兮通乎朝班欽公之澤兮溥平兩間台之山兮洞之水松蓋團團兮溪石齒齒公昔遊兮今何歸白鷗泛泛兮白鶴飛飛不見哲人今我心傷悲物物有真兮鮮克不喪惟公游心兮三代之上春虫秋草兮不知其幾更川色留客兮到於今今無恙是皆天之自然兮惟公則之是以百世之下今人皆是師聞公之風兮士倍增氣食廉薄敦兮懦夫有立志

休寧各宦鄉賢祠時祭祝文

惟宦惟賢斯生斯牧爲民爲國立功立言遺愛無窮企

德罔極

永嘉考明宦鄉賢祠文

某夙承朝命來牧斯土凡治內古之有功德於民而應廟食者皆某所當修祀也故蒞政之初典復二程夫子廢祠於文廟之左以名宦鄉賢從祀於兩廡之間儀禮既行名義未允庸是奏奉上命列立專祠用安神位庀工甫畢考莫載修伏惟治則文教足以淑乎人心亂則武功足以衛乎民命此古之宦於斯之有功德於民者也是之謂名宦名宦中廟而分以次而列於左達則政事足以爲當代之屏翰窮則文章足以聳後學之山斗

此古之生於斯之有功德於民者也是之謂鄉賢鄉賢中廟而分以次而列於右東西明主客之辨尊卑叙先後之倫廟貌莊嚴享祀豐潔庶官於斯者政有所持循生於斯者學有所興起尚享

永嘉祈雨禱山川告文

惟神機行惟速德化斯普何某履任之初雨澤愆期不蒙神貺豈神之莫實某事神治民不職所致居官不職惟令之罪於民何辜願神之謫勿移於民宜加一令敢告

告城隍文

仁峰文集

卷之二十一 祭文

三

弘毅堂

官固爲民而設而藉其養神亦依民而立而歆其祀不雨無禾民失命脉豈惟令之罪亦貽神之憂丐幹神功祈霈天澤

祭法輪師文

夫人能識士於未遇之際加禮於稠人之中而士卒能自奮於時不負所知而後世籍口以爲美談者非其人有先知之明士有見知之實者不能也予昔借榻山房同業者衆師獨注意於予而加愛敬居資館穀行資騎御欣戚攸同靡所不至至於鄉人訝之詈之而不恤二十餘載不懈益虔誠可謂知我於塵埃之中者矣予也

德涼才劣無以樹立於世位卑年邁不能光耀於鄉實傷吾師知人之明也又何言哉雖然馬援有言窮當益堅老當益壯予雖不敏尚知所以自振於當時可傳於後世者不在於誇鄉閭駭庸儒服仁佩義忠信是敦惟天之所以榮乎我者保之戒之終身不墜庶或可以壽吾師知人之明於不朽也惟此可以答相知耳嗚呼師今死矣孰明我心絮酒千里來格來臨

祭女春美文

仁峰文集

卷之二十一 祭文

四

弘毅堂

嗚呼吾女非凡女也幼卽聰慧了覺見者愛之長益婉婉端淑心切念焉以爲當配良士以成其德世俗議昏太早年甫十餘納聘於馮源黃氏子鑄時鑄亦聰俊力學而乃翁庭訓嚴毅予謂必底有成可以托吾女也越六年歸黃氏鑄故富家子性習驕倨吾女安之卽有不堪會無一語達於左右吾故一無所知而所知者謂汝事上禮下家人宜之益信予昔所念性行純懿堪爲人婦特惜鑄子廢學不足以成其賢名餘無所憂也嗚呼孰料汝遽先吾而死耶孰謂汝有其德不獲享其壽耶孰謂汝二弟早殤而汝復如是耶天胡罰吾骨肉如是之慘耶嗚呼哀哉嗚呼哀哉汝死之年未及當家之時汝死之時值我在京之日一在天之涯一在海之角生

離死別痛裂心肝歸至蕪湖得汝訃音五月抵家鬱鬱
冲冲抗走塵俗忽忽歲終臘月二十四日實汝忌日特
遣女婢再奴持此一奠嗚呼哀哉汝長已矣父子之情
終永訣矣汝所出亦尋卒無根蒂矣命之孱薄無如汝
矣雖然汝既死而賢行益彰逾久而令名不替雖死猶
不死也人誰無死惟顏也壽惟跖也天惟吾女也無忝
爾所生亦不覩吾詩禮之家尚享

祭篁墩先生文

嗚呼穎敏之資該博之學華國之文濟時之畧輔導吃
四聖之靈光才名挺兩間之喬嶽議論疊疊平生入座
仁壽文集卷之二十一 五 弘毅堂
之春風襟懷洒洒然立千仞之秋經其文也紆餘曲折
步驟出乎韓歐而理則平正精微典則邇通乎伊洛自
夫翰札之微見之者無一人而不愛至於論述之大識
之者雖群賢而有托也嗚呼自我聖明啟運百有餘年
不知天地之間精元磅礴生毓如先生者幾人邪朝廷
之上熙華協照作養得如先生者幾人邪鄉里之中光
前啟後奮立如先生者又幾人邪若先生者真可謂不
世之才而有之爲難矣先生自視無乃失之易邪才高
者衆忌名盛者謫隨勢也理也以先生之明庸豈不知
止足之戒故蹈滿盈而致齟齬憤懣而卒邪嗚呼先生

莫非命也是邪非邪惡乎定也某寒賤之夫先生館閣
之貴始不相聞二十餘歲後爲贊以文通荷甄收而不
棄從此往來教愛無替傾語移日有衆人所不及知者
而先生獨以許予且謂將來可以自樹於世嗚呼某豈
不自知鹵莽疵裂者無以有成某敢不自勉砥礪淬鍊
求不負於知契也嗚呼先生而今已矣官守所羈阻隔
千里遠致一奠慟哭無已先爲公焉次吾私耳

祭永州六叔文

嗚呼惟公瑰偉之姿克實之學幼擔簋曳屨遠就傳於
荆庠長鼓篋衣衿並育材於郡校鄉達刑書楊公兵侍
仁壽文集卷之二十一 六 弘毅堂
吳公時英學士楊公元老劉公皆期爲弘達之器郡守
福山孫公江右龍公提學某處嚴公天台陳公咸擬以
魁元之擢奈何五考京闈始領薦書遂爾六試禮部終
莫釋褐知之者曰誠確乎百煉之金不知者何怪乎三
別之璞志日窮而益堅親年老而誰託就選銓曹出判
湘岳理餉平反政聲卓卓甫幾九年奉身遠遯林幽可
棲泉清可濯有親在堂以平不樂憶自解組來歸閱更
十有一朔何期一疾彌留竟入九泉不作嗚呼公遽止
於是耶使公之所以賦於天者不得施於當時與夫諸
公之所期者託諸空言而不見其卓躍也誰邪嗚呼天

也天也何爲人則不忤位雖不崇吾道則綽才不獲施
民祥之薄公之決科也實破百里之天荒公之授經也
爰啟千年之家學况公性習不華味甘淡泊雖貴而能
不驕處豐而能守約足跡不至於城市膝妾不留於帷
薄凡此者皆可以爲家庭之模範子孫之醫藥也公雖
死而所傳於後者亦不落莫矣公其有知亦將忻慰而
不惡矣某從父總親經師先覺不中不才賴育之以春
風無知無能藉啟之以鍵鑰魚兔實本於筌蹄造化敢
忘於橐籥嗚呼公今往矣誰復發蒙而振落也日月若
流二七如昨有酒在樽有羹在案靈其有知鑒此一酌
仁學文集 卷之二十 祭文 七 弘毅堂

祭宗人從仁都憲文

嗚呼從仁之所志與夫衆人之所期待者詎止於斯邪
從仁之所施與夫當世之所榮被者詎止於斯邪吾宗
之彥與夫吾郡之傑然者何以不能遠至而弘敷邪此
吾傷心一掬之淚所以哭從仁者亦非但爲從仁也

鹿城書院祭文

斯文天復豪傑挺生春陵載奮伊洛丕承紫陽騁駕南
軒輔行吾道兩振大肆厥聲惟德不孤類合氣迎四方
畢至率時之英眷我永嘉俊髦彙征悉窺閭奧盡得法
程斯道東南當時有稱正學未敢異端起乘正學既啟

彼勢自傾奪乃螢爝光復大明生民之功孰與此京仰
惟四聖既享孔庭群弟之盛他郡莫并祠事不復我心
匪寧爰請監司工築克典廟宇翼翼五月告成四賢中
列以次而升敬以高弟從祀兩楹授受一堂警咳若聆
一方仰企百世儀刑

考章恭毅公祠堂文

於昭恭毅瑤瑤之質梧竹之姿金石之操木藥之持爲
時名卿爲鄉宿耆爲人醫藥爲國靈龜爲中朝之望爲
天下之奇於昭恭毅人所避者已不避人所趨者已不
趨人所取者已不取人所爲者已不爲人所畏者已不
仁學文集 卷之二十 祭文 八 弘毅堂

畏人所欺者已不欺遇事直言乖忤權貴而不恤佳時
讜論忠犯天闕而不辭議復儲以彌天變破群瘡而鳴
當時批龍鱗而蹈虎尾極榜掠而無完肌膚斯時也天
爲之慘地爲之悲風雷爲之撼霧霾爲之迷樹木爲之
拔折礫沙爲之簸飛孰云忠義於時無裨人心有所賴
而不死天理有所賴而不虧朝廷有所賴而益重綱常
有所賴而不墜君子有所賴而勉於爲善小有所賴
而不敢爲非於昭恭毅一代之豪百世之師祭法得祀
於鄉於公孰曰不宜某守公鄉土寤寐形儀欲顯忠而
表節敬肖像而立祠庶宦學此邦之士興高山仰止之

思於以壽公之忠義億萬年而無期則予是祠也實天下之公非一己之私也尚享

祭定山先生文

嗚呼先生爲帝審臣爲民先覺爲時砥柱爲道郭郭天性雄豪襟懷麗落靜裏乾坤空中樓閣退不忘君而憂杜陵之憂進不愆素而樂堯夫之樂欲知先生之心者當考先生之詩善觀先生之詩者亦可見先生之學嗚呼先生一代人豪九泉不作嗚呼哀哉世能復有斯人邪愧寡陋而莫知世豈可無斯人邪懼斯文其誰託肯也兩造定山啟我關鑰宿我溪雲之亭坐我天風之閣

仁峰文集

卷之二十祭文

九

弘毅堂

祭先考文

維明弘治十有五年四月壬寅朔二日癸卯不肖孝子某謹以羞酌之奠百拜告於顯考處士竹山府君之靈曰某幼也隨群逐隊苟飽煖煖有親而不知養及其長也役志舉業游庠聚雍有親而不能養今垂老也始得

斗祿欲以養親而吾父不逮養矣嗚呼痛哉父子之情一旦永訣於千里之外三年之違終天之恨寧有窮哉三月二日在揚州聞訃二十三日匍匐到家往回水陸營辦滋味本圖供養今無及矣用以奠焉伏惟尚享

焚黃告文

維正德五年月日具官男某謹以勅封承德郎順天府通判勅命一通百拜致告於先考通判府君之靈曰某早承嚴訓竊祿於朝恭遇推恩有此榮命痛惟淪沒不獲生榮謹用焚黃納之土壤不勝烏烏之私悲悼哽咽之至謹告

仁峰文集

卷之二十祭文

十

弘毅堂

祭經師謝先生文

再拜致祭於經師大方伯謝先生之靈曰某於諸生中受恩最深驅馳南北生不相見者已十餘年先生歿某方臥病林下不能迎旌執紼爲位而哭於家亦已三年矣今始克一登先生之門致薄祭之敬記曰杞人三年喪盡而越人弔至某於是得無類乎然事有不得爲而情有不容已者先生有知其可鑒也乃再拜而言曰某始受經講下先生以某爲可教而有取青紫之資旣而上書自訟先生以某爲不愚而有遠大之志遲回連遭始取一第與時齟齬山林長逝有負先生知人之明成

物之義某之罪過其可逃邪而先生之明與義則不可使之不聞於世也尚享

母病禱竈神文

具官某謹以香茶清供再拜上禱於竈之神曰禮疾病行禱者臣子之於君父各禱於其所當祭之神士則五祀是也他祀未修時當季夏竈方用事神實司命上通於天謹以迫切至愷用伸禱告有母方氏八十頽齡近得一病怔忡迷惑或號或哭如狂如妖自昏達明寢不安席母苦如此子情何堪竊惟禱所以悔過遷善求神之祐而母心行善慈無事悔遷如命運坎坷災瘴迭侵

仁峰文集

卷之二十 祭文

十一

弘毅堂

願祈身代唯神其鑒之

祭范文正公文

嗚呼范文公吾無得而聞矣方在泮也負澄清之志進取勤苦方在朝也秉剛方之操言涉政府方在郡也士民協懷恩若慈母方在邊也羗虜懾服威如猛虎方在國也一身負天下之重而九重紆當宁之憂方在家也妻子僅自存之計而宗族仰祿賜之補其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斯言也實人臣當國之準繩其自斷曰爲之在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斯言也誠君子爲已之程度嗚

呼范文公吾無得而聞矣某自髫年得公遺行之在簡編者讀而繹之卽思刻志自奮而欲效其爲人未嘗一日而忘敬慕凡古名臣言行皆可師法誦之無不欣美而願學焉但區區之愚獨加注意於公者雖人心一念之天不可泯滅而稟賦之偏好惡之似實竊慶幸於偶同故趣向堅定而卒不敢自夸而自負也第以立志不堅爲學無勇年逾強仕始取一第又愧無公之學無公之才無公之時以自立於天地間悠悠憤憤恐終賞好賢之志與草木同腐朝夕孜孜憂惶無措茲以奉使崑山拜公之祠展此誠敬公神如在夢寐見之發我蒙愚啟我聰明誘我丹局俾獻忠於廷效力於邊百姓以寧四夸以清是公之精誠在天地者又能昌我皇明而爲之翼輔某將白公於朝大公之祠昌公之後與我皇圖相爲悠久而鞏固也不亦美乎尚享

祭按察使石公文

嗚呼剔歷中外勲業炳然者公之才流被上下聲聞辟然者公之德獻納論思子居清要功名勇退祿考保終者公之福也公之才可能也而德難能德可能也而福難能而公備之然則公之生也其自待固厚而天之所以厚公者不亦至邪生榮死哀世如公者又多見邪公

仁峰文集

卷之二十 祭文

十二

弘毅堂

死猶不死矣某生也晚不獲識公而薦辱令子之門補外瀕行忽爾聞訃亟具一奠不盡哀情靈其有知伏惟尚享

祭程襄毅公太淑人文

惟大淑人師保之婦卿輔之母龍章鳳詒恩寵被乎四朝婦道母儀賢名著乎千古上匹壽安縣君之德而福益大有過之備膺魏國夫人之福而德或非其伍也嗚呼德之全者原乎所稟之豐福之備者本乎所值之隆福德還至天人流通胡不假以百年少慰賢子之衷雖然祿壽在天考終非終鵲巢之應亂祥無窮

仁峰文集

卷之二十 祭文

十三

弘毅堂

祭塾師章仰山先生文

某聞之先哲有曰天下有三本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闕其一則本不立矣蓋人莫不知君之爲尊而義生焉父之爲親而恩生焉而不知師之恩與義可以參乎其間而爲人之三本者是不知爲人之道者也苟知所以爲人之道非師孰以啟之成之苟知所以成之而全其所以爲人之道則知師之恩與義之於君父相去會幾何哉君父一也故生有條死有制而師則有道德之師有訓誥之師有詞藻之師又有所謂百工技藝之師非一也故生有條而死無制惟賢者定爲心喪三年

小祥祭母文

嗚呼母氏之棄諸孤倏忽若年矣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日月若流一年轉復一年聲音在耳顏色在目慈愛在心浮生若夢一日遠於一日然孝子之於親一念之上通乎天者山可摧海可涸能以歲更日遠而可忘耶嗚呼哀哉時序感心豈勝悲愴某不肖近守先人之教遠法前賢殯殮殯祭一以禮焉不敢少以浮屠之法亂乎其間茲以周朞用仲祥祭靈其如在伏祈鑒之尚享

祭張廷毓憲副文

嗚呼廷毓吾無間然矣有足於已而不求人知之學有盡乎已而不責人報之誠有爲人之所不能爲之才有容人之所不能容之量求諸今人信不易得考諸古人

亦不多讓一郡邑之士後進之所期待者無以踰之一
榜三百同年老成所藉以增重者幾以上也嗚呼吾嘗
期子以大器而爲國家成大事以爲同郡同榜之光胡
遽止乎此而貽吾心之不明使吾言之不諒也嗚呼哀
哉尚享

祭程都運德和文

嗚呼某與德和生同郡習同經同舉於鄉同試禮部同
升於朝同觀虞部政同領銓部選同舟南歸而各之官
同事之繁同游之久同處之淡而志氣交孚禮意稠疊
固有不言之可知者而今已矣云胡不傷一郡同年九
仁峰文集 卷之二十 祭文 五 弘毅堂

人時用寶之連殞於前廷毓德和繼逝於後幾夫其平
矣云胡不傷丙辰同榜三百人當時鉅卿號多才俊知
名之士如吾郡廷毓寶之德和時用者若假之以年試
之以政必有可觀天不慙遺云胡不傷一郡九人大馬
之齒最長強壯者不足恃而衰邁者又可恃以能久於
世而可補於時哉云胡不傷嗚呼哀哉德和之沒某在
哀疚中不能弔臨因事到郡奠此一觴嗚呼哀哉尚享

祭李少師文

正德十有一年九月二十有六日郡守熊世芳書報云
少師相公西涯老先生於七月薨一代斯文淡可痛悼

某爲位哭拜敬具菲奠於十月某甲北望稽首再拜戒
妻弟貢士余幣致告於靈几下而言曰嗚呼世復能有
斯人邪惟公之稟也出類之資問世之氣性膚而良質
美而粹亞於生知幼而岐嶷孩提之間開弄文字言溫
氣和才全德備惟公之值也帝胄儒裔惟誕之宗玉堂
薇垣惟止之宮相女公子惟棲之供子得賢嬪女歸聖
公安富尊榮壽考保終惟公之業也周情孔思優步獎
趨佳翊鎮靜倚重於時屈騷蘇文指老晉書唐詩曲折
變化各臻其奇望高一代名播四吟嗚呼世復能有斯
人耶某昔會試禮部謁公詞垣奉手書而爲贊蒙心賞
仁峰文集 卷之二十 祭文 六 弘毅堂
以爲然教誨誘掖德音勤拳方引疾求退而銓部特章
不下亦賴公以周旋在當時有志大之容聞比歲有陶
鑄之援嗟命之窮雖君相有所不能造志徒大而驚劣
雖荷鞭策而莫前也屏息林下十有一年不敢奉問明
微別嫌聲教累被妙札新篇近領誨云謝政家君情悰
頗適方喜復得通問請益胡期適爾羽化而登仙也嗚
呼世復能有斯人耶用心於人所不知之地施恩於世
所不報之人古或有之今也則以故某之哭公也匪特
吾私實以傷吾道之日孤某之受恩於公不能即知而
能報乎茲欲表公德於身後也又懼言無不遠而與烏

聲草葉之俱徂也嗚呼

祭熊太守母太宜人文

惟靈淑德具閑宜嬪君子作則閨門開睢可比事上克
孝鞠下克慈八子振振依稀茲斯恩命優隆壽幾盡耄
純嘏遐齡足徵天保嗚呼死生晝夜此理之常生榮死
哀與有耿光不肖惟某託知令子多鷄絮醅寸心千里
尚享

祭村厲文

考先王之制天子有泰厲之祀諸侯有公厲之祀大夫
有族厲之祀我太祖高皇帝爰定祀典在國有國厲之
仁峰文集 卷之二十 祭文 十七 弘毅堂

祭在郡有郡厲之祭在邑有邑厲之祭在鄉有鄉厲之
祭所謂厲者乃無祭祀之鬼神也吾鄉俗薄禮廢無所
於祀其實憫之至於疾病憂虞將謂此等爲祟又操豆
飯杯水饌以徼福某則不敢效也惟吾一姓實主此村
幾欲倡群從兄弟欽明國祀就幽閑去處築爲壇壝以
爲一村無祀鬼神之所依歸緣知義尚禮者少弗克舉
事於是乃隨吾力之所能爲發於吾心之所不忍而修
明祀典之所不敢廢謹以酒醴腥素之儀於清明日一
祭惟鬼神其歆之一村之中其有善惡者藉以達於城
隍降以禍福以爲一村之所勸懲乃神鬼之職也亦國

典崇祀告文之意也敢仰告之尚享

大祥祭母文

某病後世禮壞樂崩民不興行風俗日趨於下心切痛
之冠昏喪祭四者家禮之大者以故亡女云歸請命於
先公竹山府君倡而行之人不習見衆口喧訐謂以爲
異不之恤也至於浮屠治喪則又害禮之大者也府君
讀書循禮動法古人嘗教諸孤以身後之事云予治汝
先大父母之喪因汝在旅尚牽世俗不得悉如家禮常
以爲憾我死汝克行之吾母不許府君不辦府君不受
符籙吾母受之而不禁府君不用浮屠吾母不許而不
仁峰文集 卷之二十 祭文 十八 弘毅堂

辯但云汝母信之他日汝行之是也以此觀之則其所
以辯諸平日者亦可見矣後吾父不幸棄諸孤悉以禮
行吾母從之知有命也某後謝病歸養請先舉醮事焚
化符籙及吾母見之母心甚悅私語人曰吾見此舉蓋
示他日不用浮屠矣我今冥福自有但令他日勿將布
帛纏束我手足可矣俗云用家禮殮束手足地下不得
走動故也嗚呼世人之惑沿習膠固一至此極哉逾二
年而告終某喪心迷惑中人或以吾母之言告予予曰
家無二尊母雖尊不踰於父事不兩立命雖大莫大於
禮命與禮不得兩全父與母不宜異致人子之心旣以

盡禮送其父矣又安敢以非禮送其母哉於是決志行之以明天下無二理父母本一道用復先王之禮而感後世之惑也吾母心智聰慧性度恢弘憂喜不形物我無間凡事了達豈偶蔽於此哉亦以見習俗之難變耳嗚呼歲月若流倏忽終制大祥舉事祀以禮焉嗚呼某平生不孝罪逆山高污淥惟吾母教命斯須未嘗敢違今盡子心似拂母志踉蹌之頃心復惕然故其始終未情辭以告母其宥之抑以見復古禮之難用以昭示我子孫使世世守之不可惑群言而復失也

祭余保竹翁文

仁嶠文集

卷之二十一 祭文

七

弘毅堂

嗚呼惟公鍾愛於父見其能子教成於子爲父有方克友於兄見其能弟見恭於弟爲兄尤良族人宜之見其能睦族鄉人好之見其善居鄉邑大夫舉行鄉飲首正大賓之席國賢王得之鄉宦大書積善之堂是又見其年彌高德彌邵而慶澤彌長嗚呼如公者所謂珪璋之譽邦家之光而今已矣春者不相杵行者盡悲傷矧在至戚哀痛曷當謹澀微忱酌此一觴靈其有知來格來嘗

汪仁峰先生文集卷之一

目錄

六世嫡孫義重較梓

丙吉不問鬪傷而問牛喘當時號知大體是也河馬論公作通鑑非之過矣真西山論以爲吉誠得宰相之體然司馬氏之說亦不可不知愚按吉之言曰民鬪相殺傷長安令京兆尹職所當禁備逐捕歲竟丞相課其殿最奏行賞罰夫豈全不知者哉但尹令之非人乃其責而鬪傷則非所問也後世得無以司馬氏之論而議丙相之非乎

仁嶠文集

卷之一

目錄

一

弘毅堂

丙吉臨終薦士三人在陳萬年而不及蕭望之望之爲諸生時吉能薦之於霍光及在相位能引之爲御史大夫及薦以自代反不及之豈以望之之賢不及于定國陳萬年耶說者謂望之在位意常輕吉而萬年問疾後歸能諂事之故倒置如此噫以吉之長者知大體尚不免於此後世好譏惡直小人之在高位者又何足深責耶人知漢室宦官專權盛於恭顯當元帝之時而不知內中書令僕射之官掌樞機之漸益萌於武帝遊宴後庭故用宦者白晝執政以宣於外後代習爲故事而流禍至於此極可勝歎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爲梗武帝不

可逃矣

天順中羅一峰先生方狀元及第爲劾李文達公奪情起復事坐貶官時天台陳士賢先生爲御史引文彥博唐介事罪文達公不能救一峰時空朝士而見士賢此舉徑往造之士賢引馬避卒閉門不納曰爲國非爲私也一峰慚而反聞者多予士賢而少貶一峰然一峰豈爲身謀哉不過以爲知己而願識之耳觀其後絮身勇退可見矣噫二公者今何可得哉

韓持國使椽爲亭亭成而置蓮其前韓甚喜程子曰斯可惡也使之爲亭而更爲此以說公非端人也賢者持仁降文集

卷之一

目錄

二

弘毅堂

心如鑑其明如此今日監司悅人奉承者不可勝言近聞有御史按浙其邑令因其謁學用大紅紗燈四碗前導卽喜動顏色曰見此燈則汝在縣能幹可知遂用薦舉使程子見之必怒其濫費民財矣

唐彥思初見伊川問初學如何曰入德之門無如大學今之學者賴有此一篇書存其他莫如論孟愚於大學見大人爲學之道而與今之爲學者異也今人亦讀大學書說其理衍其義但將爲取科第之媒竊祿之階耳終身誦之而不知一言爲可用也此人之所以不能爲聖賢而治法不能爲王道天下不能致唐虞三代之盛

也

子嘗觀氣節之士言語舉動之間自別而闊茸卑污之士亦然蓋大小常變一致也故程子曰能盡飲食言語之道則可以盡去就之道能盡去就之道則可以盡生死之道故君子之學自微而顯自小而彰易曰閑邪存其誠閑邪則誠自存而閑其邪者乃在於言語飲食進退與人交接之際而已矣程子曰君子之學在於意必固我既亡之後而復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學之至也李延平嘗教人觀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是甚氣象其有得於斯耶淵源一脉之傳不可誣也

仁降文集

卷之一

目錄

三

弘毅堂

或問程子曰周公勲業人不可爲也已曰不然聖人之所爲人所當爲也盡其所當爲則吾之勲業亦周公之勲業也凡人之不能爲者聖人弗爲然則其可以周公勲業不可爲而不爲耶勉強做得一分是亦一分周公之勲業也弗爲自棄而已

予嘗讀程子曰民可明也不可愚也民可教也不可威也民可順也不可強也民可使也不可欺也心喜而識之以爲浚得民之情者及官永嘉亦常以此自試於民反不若用私智威猛欺賂下民者得効之速豈至誠之道必久而後變邪嘗以事書帖於堂云仁以愛人人不

親寧求諸已誠能動物物未變敢委於天又衙帖云王道保民收效晚官衙頒海得春先後三年民志稍定事將就緒如再加一年則民可臥治矣以憂解任未收其效惜哉

程子曰學不貴博貴於正言不貴多貴於當政不貴詳貴於順誠有道者之言也胡子知言曰學欲博不欲雜守欲約不欲陋亦知道者之言也

吾未見嗇於財而能爲善者也吾未見不誠而能爲善者也心常試之而見程子之言允信

成化初內翰莊孔賜黃仲昭章德懋羅葵正四先生之

在翰林時元

皆日上命

做煙火詩

四先生者

不應詔元

老遣吏督之急四先生上崇益君德疏得罪調外當時榮之孔賜先生後謝病不起隱定山弘治初予與上海金舜章因其乃子逢原造焉時八月十六日正秋試畢後予等勞頓之餘精神尚未完復然一時起興以副平日仰慕之意而彼亦嘉惠遠至置酒相與坐談月下直至夜分胸次灑然有吾與點也意思蓋於此時百慮俱忘而天理自見而所談者又皆我心之所同然如何不樂人能持此心以應事接物御衆而不失卽爲聖賢矣因問當時楊維新彭敷五諸公會做詩未先生曰二公

先告病正予等所不如也次日侵晨子輩困倦而侍者促起沐櫛未終遙見先生已具衣冠俟立扉外久矣前輩言動於此亦自可法定山有園數十畝有溪雲活水川上諸亭天峰閣靜溪處池塘石假山花木蔚然幽澀可愛

宰相者不貴乎恃一己之長而在乎有以來天下之善上定禍亂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諫諍而房杜讓其直英衛善將兵而房杜濟以文理致太平善歸人主此房杜所以見稱於唐也政事問集賢典故問東廳文學問西廳此韓魏公之所以有聲於宋也姚宋相繼爲相曰

在翰林時元

皆日上命

做煙火詩

四先生者

不應詔元

欲知古問高君欲知今問齊君蓋合衆人之功以爲功者功必大集衆人之能以爲能者能必全三代之佐與夫漢唐宋以下號稱賢相者莫不由薦賢以成功而病國債事者莫不由蔽賢以自恃後之執政者可不鑒哉予觀古今名士必其天常之厚而學問有以克之而大過人者然後得成其名於天下而及於後世今若西涯篁墩二公亦一代名士也予初以書于篁墩數言公略一覽而卽袖之以爲未經意也臨送出門誦予書中語越數行不遺一字後見西涯亦然常歎二公其不可及者正在於此然篁墩與予同鄉里交往最淡而反不

如西涯之汲引眷眷者以性情習尚異也予嘗謂簞墩
若擺脫得勢利二字當爲我朝第一等人物惜其不能
可勝歎哉二公在翰林時齊名並驅其後職位相去甚
遠予竊評之程文優於李李詩賦長於程大抵問學李
不及程器局程不及李以故名同而實異也予輓簞墩
詩有云德可推評學可師先生心事後生知黃金銷口
緣何甚白璧招蠅亦可疑才勝固爲時所忌名成只與
退相宜不應獨信南軒篤感慨英雄不盡悲簞墩賜歸
被召客有勸勿起者彼引南軒與晦菴故事自解以南
軒世臣合起爲當故予末句及之大抵此詩亦足史公
仁孝文集 卷之一 目錄 弘毅堂

也
魏曹爽之難也司馬魯芝將營騎祈津門出赴呼參軍
章敞與俱敞謀於其姊憲英曰天子在外太傅閉城門
人云將不利於國家於事可得爾乎憲英曰以吾度之
太傅誅曹爽耳然則事就乎曰得無始就爽才非太傅
偶也然則可以無出乎曰職守人之大義也凡人在難
猶或恤之執鞭而棄其事不祥莫大焉且爲人任爲人
死親昵之職也從衆而已敞遂出事定之後歎曰吾不
謀於姊幾不獲於義憲英女子也能料人又能料事又
不失於正何其質美而智絕慮事而當理如此耶後鍾

會之伐漢也又謂其夫之從子羊祜曰曾在事縱恣非
持久處下之道吾畏其有他志也及請其子琇爲參軍
憂曰他日吾爲國憂今日難至吾家矣琇固辭不聽乃
謂曰行矣戒之軍旅之間可以濟者其惟仁恕乎琇竟
以全歸詔以琇嘗諫會反賜爵關內侯憲英以女子能
知人能度事能憂國而昌其後也宜哉丈夫始昧於所
從終憐於所處悠悠憤憤以及于難者有愧多矣

燕使郝晷梁琛相繼如秦晷與王猛有舊猛以平生問
晷東方之事晷知燕將以陰欲自託頗泄其實琛至長
安秦王堅方畋欲野見之而琛不可乃爲設行宮列百
仁孝文集 卷之一 目錄 弘毅堂
僚而後延之琛從兄奕爲秦尚書郎堅使典客館琛於
奕舍琛曰昔諸葛瑾爲吳聘蜀與諸葛亮惟公朝相見
退無私面今使之卽安私室所不敢也奕數問琛東事
琛曰兄弟本心各有所在欲言國美恐非所欲聞欲言
其惡又非使臣之所得論也卒不言王猛勸堅畱琛琛
不許後秦伐燕而許之敗燕王暉疑梁琛知秦謀收繫
獄至堅入鄴而後釋之後秦王堅遷慕容暉及其百官
并鮮卑四萬餘戶于長安猛表琛爲主簿他日與僚屬
宴語及燕使猛曰人心不同昔梁君專美本朝郝君微
說國弊參軍馮誕曰敢問取臣之道何先曰郝君知幾

爲先誕曰然則明公賞丁公而誅季布也猛大笑愚按
只此一事之微而人之賢否國之存亡所攸繫矧利於
已琛忠於燕燕主不囚晷而囚琛者晷無往而不詭隨
以免禍琛無往而不守正以招咎也燕不亮而囚之其
亡也宜矣猛號一時豪傑而亦以郝君爲知幾又豈開
國成務創基垂統之法哉宜乎身斃而法亡君危而國
滅也

郝超爲桓溫謀主料事多中桓溫亦一時之雄而超能
顛倒之位尊望重如謝安王坦之猶何見日旰未得前
其父忠於王室而已黨於桓氏生掩其實以致其父之

仁峰文集

卷之十

目錄

八

弘毅堂

悅死呈其書以寬其父之憂凡身之存沒俱無所不用
其術而平生所就不過如此豈非不善用其智者哉
韓魏公夜作書令一侍兵持燭近紙不謹而燭燃公鬚
公以袖麾之而不問少頃回視則已易其人矣公恐主
吏鞭卒急呼曰勿易之渠方解持燭時軍中爲之感服
古今稱相咸重魏公之量愚竊謂魏公出入將相主大
權統大衆而定大功收全名必有其道不專於寬而可
歛人服衆也及觀師朴人寺歸魏公問所買之物云千
三魏公責之曰此俚巷之談非對尊長辭何不云一千
三百始知魏公之寬特施於事爲之不測及人念慮之

所不及知耳至於平居下人應對一言之失必切責之
若此此所謂寬而不弛所以能成大功也至於益者欲
得其首則中夜臥內盜者持刃當面雖欲不與不可得
也但衆人不免倉皇失措而答應失辭惟燭理者知盜
者果欲殺之雖與辭卑說亦不能免如但欲利盡以與
之亦不能恡也人皆以此大魏公之量愚獨以爲不若
燃鬚不變之爲賢也

功名不本於道德者非功名也今人貪位固祿專爲一
身之謀他日退休亦謂名成身退夫誰欺哉惟張乖崖
詩云兒童不慣錦衣榮故我歸來夾路迎不免舊溪高

仁峰文集

卷之十

目錄

九

弘毅堂

狀

陳後山論陶淵明之詩切於事情但不文耳愚謂此正
陶詩所以近古而後詩人之所不可及處關關雎鳩在
河之洲何文之有耶

王荆公議唐八司馬皆天下之奇材也一爲叔文所誘
遂陷於不義至今士大夫欲爲君子者皆羞道而喜攻
之然此八人者旣困矣無所用於世往往能自強以求
別於後世而其名卒不廢焉而所謂欲爲君子者吾多
見其初而已要其終能無與世俯仰以自別於小人者

幾希復何議彼哉愚謂荆公初年強學苦行而以術行其中雖世大儒名卿皆爲籠絡而辭職避位又有以要人主而取柄任及其得志專挾偏見用小智以釣引小人亂天下大事擠害賢良無所不至其譏世欲爲君子者得非夫子自道也哉明道先生嘗謂安石曰介甫行新法人方疑以爲不便今乃引用一副當小人或爲顯要或爲監司何也介甫曰方新法之行舊時人不肯向前因用一切有才力者候法行已成卽逐之却用老成守之所謂智者行之仁者守之願曰以斯人而行新法介甫誤矣君子難進易退小人反是若小人得路豈可

公當柄宜以死爭決去就之義言苟不從當引身而退豈容阿意苟祿比及景帝病革始欲請復太子名雖正而緩不及事矣章人不報而徐武功與石帥定南城之議而英廟復辟遂誣以他議請誅于公以爲名寃也昔晉惠帝賈后將廢愍懷太子司空張華竟不能苦爭阿意苟免及趙王倫舉兵廢后遣張林收華詰曰卿爲宰相太子之廢不能死節何也華曰式乾之議臣諫事具存可覆按林曰諫而不從何不去位華無辭以答遂斬之古人有云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故君子臨大節而不可奪也以此觀之于公之罪不在於英廟復辟之日而在易太子之時予昔過錢塘于公子府尹公冕政欲集旌功錄鏤梓于一言予賦古詩一篇付之始述其功而未有云國本苟不易孰與周公忠又曰所以春秋筆責備賢人躬府尹公不悅請刊易其語而辭甚悲異予不可復戒其族于戶侯明遠求易而予固拒卒亦不錄天下後世公議自有在也爲子者豈能私其父哉然府尹公之請亦不爲過也孔子答林放問禮之本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卷與其易也寧戚又曰臨卷不衰吾何以觀之哉蓋謂臨卷以哀爲本而禮文習熟非所尚也及答子貢問卷又曰敬爲

上哀次之瘠爲下豈其言自相矛盾耶殊不知敬乃禮之本非節文習熟之謂也乃謂附於身附於棺者皆欲其必誠必信而不使其有後日之悔然後始可爲敬故孟子曰養生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亦在於敬而已過此則無所及矣可不敬哉以是觀之則哀雖孝子之情所不能已而敬實送終之大也明矣至於毀瘠之形不勝卷古人乃比於不慈不孝而應杖不杖不應杖而杖扶而起杖而起面垢而已禿者不髮僂者不袒跛者不踊老病不止酒肉凡此八者又以權制而不拘泥於禮以自賢也於以見先王制禮不遂其所不能申不施其所不必用不責其所不能給不必其所不能行要皆通乎人情而已先承德君存日命諸孤以家禮治後事戒勿用浮屠卒時循在外二弟謹如教以行鄉人多以不治浮屠以爲儉其親者妹不知卷具克盡於禮非豐於財者不能會謂儉乎今春永州從叔卒正之初毅然行之族父多不欲竟爾禮俗疎行雖以不肖不能佳救可慨也矣反憶先子屬纊之時未得親執卷儀猶具未免儉嗇於財於禮未至淡以爲恨昔子柳之母死子柳欲請粥庶母以治卷則乏於財可知矣而賻布之餘尤不以具祭器而請班諸兄弟之貧者乃有君

仁峰文集

卷之一

目錄

七

弘毅堂

子不家於卷之言古人之安貧守禮類如此後世之以天下儉其親者豈非子柳之罪人也歟河南尹田歆外甥王湛名知人歆謂之曰今當舉六孝廉多貴戚書命不宜相違欲自求一名士以報國家耳爾助我求之朝廷舉六孝廉皆徇貴戚書命棄朝廷之命如敝屣而不顧不忠亦甚矣然猶知自求一名士以報國家則其良心固未嘗盡喪也歟第其忠義之心不足以勝其富貴之心而爲權勢之所休耳視夫薦舉一徇乎私而不爲國家之計者又非歟之罪人也歟虞伯生註杜詩古今稱其明矣淩得杜老之心者也其間一二有可疑者如解詠昭君詩畫圖省識春風面云惟其去紫臺故春風面不可見記而識之者畫圖之容耳又云畫圖不必是毛延壽所畫蓋言後世畫工之所傳也循竊以爲畫圖正指毛延壽所畫之圖昭君本美爲其賁賂反惡其形以故元帝按圖召幸未識其春風之面也故云省識生則未領君王之幸而遠去紫臺死則尚畱青塚似不忌於漢者故疑月夜之間魂歸故國其怨何極若謂死後識其畫圖殊無意思而省字亦不可解又如天顏有喜近臣知云拾遺不得密侍故天顏有喜惟近臣得以知之愚意近臣正公所謂也天子左

仁峰文集

卷之一

目錄

七

弘毅堂

右拾遺非近何以拾君過乎能見其過而不見其喜豈理也哉

今人以讀書取科第爲一節事既得第及做官又是一節事予朝覲顧募一小民船自載几案不備書史狼籍見者大笑以爲迂腐今做官又奚庸讀誦爲哉習俗所移一至此亦大好笑嘗竊謂爲邑古稱卓魯善政得民不知以何道後觀列傳則其器識問學度越等輩萬萬而其所以得民者又豈私智小惠所能鉤致耶今令簿書催科之外惟設法剝民賄賂津要徵舉改遷而已能知愛民之心爲政之本居官之法三者皆出于天而仁峰文集 卷之一 目錄 上 弘毅堂

其于已載之聖人之經所當考索紬繹以修爲于已而奉乎天以答朝廷簡命之意萬一云乎哉今乃子民之官所係最重魯論一書吾夫子於他職未遑而獨丁寧於爲宰爲令之戒故曰可以寄百里之命民命所寄令職其不重哉漢唐循吏亦知所重乎此耳明道先生爲縣致意於視民如傷四字其孔門之家法乎朱文公語錄云揚至說王十朋詹事守泉州初到任會七邑宰勸酒歷告以愛民之意出一絕以示之云九重天子愛民滋令尹宜懷惻但心今日黃堂一盃酒使君端爲庶民斟邑宰皆爲感動王梅溪固自得聖門重邑宰之遺意

而文公表而出之以爲後人作牧之式民之幸也真西山希元帥牧潭州會長沙十二縣宰有詩云從來守令與斯民都是同胞一體親豈有膏脂供爾祿不思痛痒切吾身此邦祇似唐時古我輩當如漢吏循今日湘春一盃酒直須散作十分春及帥福唐又有會三山十二宰古風一長篇辭甚惻怛王實齋去非守平江作會兩令六縣皆朱邑何必黃堂有信臣田里要須興孝弟閭閻謹勿致嗾呻與君共舉一盃酒化作人間點點春及移鎮宣城又有飲諸縣宰詩二賢同本於梅溪微意固名德一世足以聳動貪酷之吏而視其魄吁使爲令者而知此意安得不讀書問學以輔資識之所不逮哉成化中京師往往織馬尾爲裙以襯裳初出土大夫競鬻之其價騰踴值錢二千以上馬去尾多瘦時用中官汪直奏犯者坐謫邊戍又私宰殺耕牛者亦以坐之市者不止卒不能禁至今尚然竊謂朝廷法令欠當奉行者之不至嘗作萬言書陳時十弊亦言及之今觀宋太宗嘗詔宰相等曰爲法不可過有輕重惟是可以必行則人不敢犯太重則決不能行太輕則不可禁姦朕嘗語徐俯異時宮中有所禁令之曰必行軍法而犯者不

止朕濫推其理但以常法處之後更無犯者乃知立法貴在中制所以決可行也予於是益信

予引疾陳情乞歸養吏部諸公欲畱侯春爲改一職故不覆本儲太僕嘗在吏部囑以轉達不可時八月十六上疏至九月既望仍不肯奏覆恐河凍不得歸事急作片簡于西涯李公二十八日始得命下以十月初四日欲行同僚無敢餞送者楊恒叔以事出平江一山陳公獨設餞於朝陽門外與武職錦衣指揮使余公冀等三四人戒邑人程汰萬執狀訂期至期以事不果行先一夕辭之次日延於其家予固拒不往汰萬以爲常事凡

在告者皆徧謁辭諸公之門無爲怪者且道諸公之意

甚美拂之不當以予爲執固貽書請之凡三四反復且

謂無知者予以在告既不能陞辭又不能辭當國師傳

况又座主相知者反赴餞筵縱人不知心何安耶可笑

俗多悖禮宴行反以守禮爲迂執因思宋富彥國文公以元老大臣朝廷以裴晉公故事起公公不應命三遣使公皆臥內見之洛中有一僧開堂說法卽與呂誨叔往聽邵堯夫一日會席詰之曰上三命公不起一僧開堂以片紙見呼卽出恐亦未是彥國愕然曰弼亦不會思量至此洛去京師尚遠而彥國老臣又在優禮之餘

尚爾不可背展以欺此心矧予方越職言事於此以決進止安敢不自守禮法以取覆餗之悔哉

宋太祖嘗有言不用南人爲相實錄國史皆載陶穀開基萬年錄開寶史譜言之甚詳皆言太祖親寫南人不得坐吾此堂刻石政事堂上或云自王文穆大拜後更輩故壞壁因移石於他處後寢不知所在繼而王安石章惇相繼用事爲人竊去如前兩書今館中有其石而無其書也我太祖高皇鑑前代宦官之失不許內臣干預政事載在祖訓條章程璽墩學士嘗爲我言太祖嘗制鐵牌高三尺許上鑄內臣不得干預政事八字在宮闈內宣德中尚存至英宗時王振等專恣因失所在南人作相宋太祖因有所懲開國之君慮濫謨遠立法往往相類後世悠游玩愒不復保守鮮不敗者竊惟南人作相後世似不可樂論也大抵天運地氣人文自北而南所謂循環不已者也至今東南人物財賦之盛豈西北所可比哉儒書賢哲亦多出南方我朝相業南士亦多不忝兩京堂仕倍蓰於北矣豈可以例論哉

唐人言李白不能屈身以腰間有傲骨予平生不能俛仰於人又不知有傲骨否居卑官以下事上於禮固不可不盡至於踰禮足恭依阿曲拳不異斯僕亦自令人

鄙賤不知上人何以反喜之予始令永嘉溫僻在一隅
鮮與同官相接只聞上官使客過者延譽各縣令長往
往符合其間亦涉同年舊知者自念彼不知何以得此
於人後秋試與同官十餘同事場屋始見無以過人平
昔得譽者亦惟善此而已因默觀其所爲與學者平昔
所學所言全不相帖心雖欲慕效之以致譽而終不能
既三載今江西林舜舉方伯昔憲浙東語鄧安濟太守
曰汪知縣仍只是一箇秀才相與笑之蓋林在內臺有
舊鄧亦君子人故見知而相容如此巡按兩過俱以爲
傲而見嗔也聞在錢塘一日林舜舉憲副爲循拉提學
仁壽文集 卷之一 目錄 九 殺堂

憲副趙公粟夫特昇以造察院鄧公求薦鄧公曰予出
京亦聞此人但應對之間轉動亦難便得趙公曰到有
些學問兩浙知縣鮮有出其右者鄧曰阿恐是恃此學
問以故傲慢人二公再不能啟齒與盡而返以故三越
監司未嘗有薦之者然予卒不能屈身易節亦笑稟受
之異於人也詩曰蘧蔭口柔也不能俯臆施而柔也不
能仰夸毗體柔也卑屈以柔順人亦以見人賦質之異
也因思傲骨之說理或有之

宋丁謂在朱崖家洛陽爲書教致真宗恩遇厚自刻責
且勵家人不可與怨遂寄洛守託達于家洛守不敢私

開遽奏之上覽而感動遂有雷州之命其在雷州有一
販夫輒與百緡任其貨易歲久不問商人疑其意且欲
報之曰相公或使之雖死不避丁乃預計南京春宴必
有中使在坐因作表丐還封爲書投府座約商人曰汝
必須於此日到仍須宴次投之商人欣躍而去至則如
其言府坐得書懼不敢發欲匿之又中使已見遂因中
使回附奏自是得移光州說者謂丁崖州多智數愚謂
小人用心苟利之所在不顧禮義思慮營爲無所不用
其極往往如此安知洛守之奏不爲所賂而肯奏發其
私書耶如寇萊公智數真不如丁耶但不爲耳傳曰人
仁壽文集 卷之一 目錄 九 殺堂

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故寇之爲有功於國家丁之
爲只爲得一箇自己而已此義與利君子小人之所以
分歟

正統十四年未多事之先五軍都督府并錦衣衛等官
旗軍人等三百二十五萬八千九百七十三員名實有
一百六十二萬四千五百九員名事故一百六十三萬
三千六百六十四員名馬駝驢驘牛二十萬八千三百
二十六頭隻因憶土木之變京師軍實盛備如此然且
人情洶洶尚有遷都之議危而後安以而後存弘治乙
丑宣府之役兵部調官軍四萬尚難卒辦先後分期隔

四日作兩翻出城然其中不免仍雜備數者因問守衛京軍在城不滿十萬且多羸弱識者寒心使狄虜長驅入寇將何以禦之哉所以有修攘之說親見劉東山兵部問其備禦之策劉亦莫知所出但云已招募去訖日事籌畫身爲所累目昏力憊髮鬢成病然當時賴其鎮靜不致周章亦其力也秋後幸其退去古昔秋高馬肥正狄虜入侵之時今反在夏初四五月卽至過秋而退亦不識何謂也

五臺山有鳥名寒號蟲四足有肉翅不能飛其糞卽五靈脂當盛暑時文彩絢爛乃自鳴曰鳳凰不如我比至

仁峰文集

卷之一

目錄

五

弘毅堂

凌冬隆寒之時毛羽脫落索然如穀雛遂自鳴曰得過且過嗟夫得意而矜失意而屈虫鳥不足責矣今之士夫得志卽炫驚赫睚以驕人失志遽若卷家之狗垂首帖耳搖尾乞憐無所不至以求進又得過不自過真虫鳥之不若矣彼方自以爲得計何哉無耻而已矣善乎周子有曰人大不幸無耻

愚嘗謂讀書當以已心求聖人之言而於道理昭合反之於身而可行於天下始是無疑不然聖人非爲空言者乃可疑也後見朱子答文叔書云往年經無定說諸先生所發或不同故讀書不能無疑比年以來衆說盡

出講者亦多自是無所致疑但要反覆玩味認得聖賢本意道義實體不外此心便自有受用處愚言適與之合於是益信

昔潘子善問溫公謂魏太祖取天下於盜手而非取之於漢室某於此有所未喻蓋盡忠以事君興衰而撥亂此人臣之職也安可因其危亂自多其功遂掩取之耶今有巨室一夕寇至據其室廬而攘其貲財有强奴悍僕却其群盜而復其室廬不歸之於主而遂以爲己有謂吾取之盜手而非取之於主人其可乎溫公之謂殆將啟天下姦雄之心故不能無疑借乞教誨朱子答云

仁峰文集

卷之一

目錄

五

弘毅堂

溫公此論殊不可曉知其非是足矣不須淡論前人之失也愚觀大賢忠厚之意藹然可掬今之學者智不足以及前人偶於前賢議論中有見或摘指前人漏疵者輒攘爲己見著爲連篇累牘以誹詆之而用以逞其小才肆其强辯何其不自重哉

子讀岳珂額天辯誣敘云武穆王之禍端造乎張俊而秦檜者實成之俊之怨王不一也而大者有三焉檜之怨王尤不一也而大者有三焉其意大槩在俊以爲忌其軋已在檜以爲憾其忤已其迹似也而其心術之微則恐有非珂所盡知者焉子謂殺王之念檜實與之

俊不過逢槍之意耳槍之主和人謂其私于虜亦非也槍先全家南還必撻辣縱之而有約言矣小人之心私于利耳利在君父則在君父利在夸狄則在夸狄利在權臣則在權臣槍已得君而擅有權位矣又何憚叛虜而私之耶大抵小人識愚而量淺心險而性猜其初也懾虜之威惴惴南竄既無進取之志又無恢復之才以爲中原終不可復南國可以少安一日安則已之位一日固飛陳恢復之策不以爲迂則以爲狂不之信也及其垂成則又慮一旦克復神京論功受賞則已之位爲人所有而君之寵弗克保終或者議知行罰則首領不保而羣身無地矣已與飛能兩立耶故殺飛之心形而後附之高又附之而飛無可生之理矣易曰開國成家小人勿用蓋以小人爲利於一身而不顧國家之大計也噫槍俊不足罪矣高宗之爲君可知矣韓世忠一問而不復辯張魏公縮手而不引救果何爲者哉世忠與飛等耳其力似所未能魏公則當時君相未必不倚爲重然亦依阿詭隨者得無有忌心哉此某浚以爲憾也史不足信久矣古之司馬遷輕殺身成仁乃不爲紀信立傳此其所見之偏非有私意也晉陳壽爲武侯佐嘗被撻百下後論武侯云云應變將略非其所長又嘗覓

百斛米于丁儀之子不與竟不爲乃翁立傳大賢如朱子其紀張魏公事蹟類多溢美循始以其厚於南軒後見語類亦謂先未加察因錄而書之史筆之載如此類甚多故劉靜修嘗有詩云紀錄紛紛已失真語言輕重在詞臣若將字字論心術恐有無邊受屈人信哉名言也

趙東山先生云袁公伯長問於虞公伯生曰爲文當如何虞公曰子浙人也子欲知爲文當問諸浙中庖者子川人也何足以知之袁公曰庖者何用知之乎虞公曰川人之庖也糞塊而大醬醃醃而厚醬非不果然焉厭也而飲食之味微矣浙中之庖者則不然凡水陸之產皆擇取柔甘調其滋味治之有方而絜之不已視之冷然水也五味之和各得所求羽毛鱗介之珍不易其性故予謂爲文之妙惟浙中庖者知之袁公嬰然稱善先生又謂古人作文如壘鐵彈子作牆移動一丸不得亦名言也按朱子答蔡季通云祭法須以宗法參之古人所謂始祖亦但謂始爵及別子耳非如程子所祭之遠祖上僭則過於禘下僭則奪其宗之爲未安也又嘗云冬至立春之祭某亦爲之後覲似僭今不爲也循以此觀之則

士庶人不得祭始祖明矣第吾微之俗如予始祖越公
者家刻像事之比祖考加嚴況爲其後者乎禮可以義
起故欲建祠一區登五龕中祀越國公華開國公鐵佛
始出之祖也員公始遷之祖也五世後若永州公亦可
謂始爵之祖矣夫始遷始爵之祖似不爲僭開國公實
以越公狗土俗而併祀之似亦不爲過而程子之祭遠
祖夫豈不義而爲之乎亦必有說也昔伊川作祠明道
之子以爲置明道於何地伊川之過誠不免但過於厚
耳先祖於曾祖爲次適先伯祖適子絕今繼乃庶子也
據禮庶子不得嗣其宗則先考爲繼祖小宗循實繼曾

仁峰文集

卷之十一

目錄

五

弘毅堂

祖小宗也故作小宗祠於私室爲四龕高祖用牌子不
敢用主爲宜曾祖亦未立主實未考之過也併記之
予癸卯秋應舉南都三弟中之夢三貴人至予里第中
坐跪而問曰家兄功名事如何曰好太守之職問曰竹
竿上鯉魚你曉得不曉得中之對曰好曰可知知道好也
予落解歸語予此夢予心疑緣本求魚豈可得哉後丙
午科又不偶心益疑之戊申秋予病起或小女持一油
扇繪劉文龍拜鯉魚上竹竿故事傷有一婦一士人乃
宋忠也甚醜俚怪而藏之因憶宋政和間吉水士人楊
姓者赴舉夢南祠神告云汝欲請舉須待張果老撐鐵

船初意亦以鐵船不可撐疑之後建炎間開試兵火之
後棘場不備詔天下省藩就寺觀試之吉州在能仁寺
楊生賈卓在廊廡間坐定忽見壁間所畫乃張果老撐
鐵船故事果領薦竊喜之已酉秋初啟行前夕以語先
承德君後果應太守職四品予名適第四也

溫公嘗問程正叔先生云欲除一人給事中誰可爲者
先生曰初若泛論人才却可今既如此雖有其人何可
言君實曰出於公口入於光耳又何害先生終不言說
者遂以爲泛論人物則無不可若擇人任職乃宰相之
事非在下位者所可與此制義之方也愚竊謂正叔此
言似亦過也薦賢爲國非爲私也心苟無私何嫌之避
恐聖人不如是擇人任職固宰相之事一身交接有限
若不問人何以周知不肖者又不可問賢者又不肯對
不其於棄天下之才乎若溫公亦不當曰出於公口入
於光耳誠如是固當避嫌矣舉天下之才任天下之事
非公不問有道如公者何必避嫌則正叔亦有不得辭
矣

後代作文大抵以艱澁之辭文膚淺之意此是通病然
不過見識卑學問淺強欲爲文而實不副如醜婦喬妝
越增其醜耳至如註述亦然此又可笑如劉須溪註杜

詩杜詩本平易解而劉批反艱澁其辭却解不得是又可怪也

陸元明字德明隋煬帝擢秘書學士遷國子助教王侗署爲司業入殿中授經王世充僭號封子元恕爲漢王以德明爲師卽其廬行束修禮德明耻之服巴豆劑僵偃東壁下元恕入拜床下德明對之遺利不復開口遂移病成皁世充平秦王辟爲文館學士若德明者不愧於明經也矣

孔穎達字仲達冀州衡水人八歲就學誦記日千餘言及長明服氏春秋傳鄭氏尚書詩禮記王氏易書屬文

仁峰文集

卷之一

目錄

弘毅堂

弘毅堂

隋大業初舉明經高第授河內郡博士煬帝詔天下儒官集東都詔國子秘書學士與論議穎達爲冠又年最少老師宿儒耻出其下陰遣客刺之匿楊玄感家得免補大學助教隋亂避地虎牢太宗平洛授文學館學士遷國子博士貞觀初封曲阜縣男轉給事中時帝新卽位穎達數以忠言進帝問孔子稱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何謂也對曰此聖人教人謙耳已雖能仍就不能之人以資所未能已雖多仍欲就寡之人更資其多內有道外若無中雖實客若虛非特匹夫君德亦然故易稱蒙以養正明夸以莅衆若其據尊

極之位銜聰耀明持身以肆則上下不通君臣道喪自古戒亾莫不由此帝稱善以太子右庶子兼國子司業加散騎常侍爵爲太子令太子稍不法穎達爭不已乳夫人曰太子旣長不宜數面折之對曰蒙國厚恩雖死不畏剗切愈至以此觀之唐經生比漢蕭融輩相去遠矣自古經生文人率多無行蓋以道學不明修身無術徒以訓詁詞藻相競以鈎聲利而與身心絕不相干經生文人果如是哉姑記此二條以見唐儒學之美其他如盧粲以辨陵忤至見謫馬懷素按貞慎罪必以法而不徇人主意孔若思之不假借宗室陳京之以死拒奸相皆有可觀然皆未知道之爲何物也

仁峰文集

卷之一

目錄

弘毅堂

弘毅堂

唐開元中張說與徐堅論近世文章說曰李嶠崔融薛稷宋之問之文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富嘉謨如孤峰絕岼壁立萬仞濃雲鬱興震雷俱發誠可畏也若施於郊廟駭矣閭朝隱如麗服靚妝燕歌趙舞觀者忘疲若類之風雅則罪人矣堅問今世奈何說曰韓休之文如太羹玄酒有典則薄滋味許景先如豐肌膩理雖饒華可愛而乏風骨張九齡如輕縑素練實濟時用而窮邊幅王翰如瓊盃玉斚雖爛然可珍而多玷缺堅謂篤論云

說者謂天包地外浮之以水程子曰地特天中一物耳
凡有氣莫非天有形莫非地未聞地之附乎水也五行
謂天乙生水而土者水之查滓以成地天之形半覆地
上半繞地下苟如此則天形之內水居一半也有天然
後有地有天地然後有五行地固不能敵天之大小亦
不能過地之多以意推之天形之內皆氣也地體浮於
天氣之中天氣貫於地體之中海至濶至闊有地以
爲底流至於無窮之處則無底天下之水皆入於天之
氣日一晝一夜行地下一大所以助天之氣潤其水而
歸於無此吾郡先方虛谷之論也似勝世所謂海有沃
在隆文集卷之十一 日解 弘毅堂
焦石水至一吸而乾有尾闕穴水至洩而盡之說而與
隋志謂陽精炎熾入水卽竭百川俱注足以相補故旱
不減而浸不溢之說相近愚謂土見水卽沉豈有地浮
於水之理但地之底自有水而天氣乘之程子之說極
是虛谷既知天下之水皆入于天之氣何必又有日爲
陽精涸水之說涸水之說出于山海經固有其理然日
涸之既久不亦少竭乎竊謂天地之氣自北而南水亦
氣也亦自北而南至於海而與天會安知又不歸於西
北而復生乎故曰水生於壬癸是也況其氣又上蒸而
爲雲雨何疑於水之多而必以爲日精涸之尾闕洩之

然後爲不溢矣不特水也人之與物苟生生無窮天地
不能容矣然亦是此氣之乘除或盛於此或衰於彼只
有此數而已
康齋先生云因事知貧難處思之不得付之無奈孔子
曰志士不忘在溝壑未易能也又曰貧而樂未易及也
然古人恐未必如吾輩之貧夜讀子思子素位不願乎
外及游呂之言微有得游氏居易未必不得窮通皆好
行險未必常得窮通皆醜非實經歷不知此味循常以
此義稱停當代士夫之於各位富貴居易而得者居其
半居易而失者居其半行險而得者居其半行險而失
者居其半是知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行險無以爲也徒
冒其醜耳至於處貧之難惟儉約耳常以窮困易處於
患難子嘗居患難一日百醜交抵盡役心力以應復在
久病之餘神疲力竭度不保其生然夜休熟睡達旦亦
恃此心內省不疚故也康齋又云看來人不於貧困上
著力終不濟事終是脆懦此語說得極是
予性嫉惡太甚嘗憤世人行險僥倖言而無實不知好
惡不顧廉耻心甚嫉之多洩于言反傷于甚過後淡自
悔咎至於臨事對人又不覺蹈之易曰吉人之辭寡躁
人之辭多因書以致戒

子一事無成不覺年躋六十因觀朱子六十後長進不多之語恍然自失嗚呼日月逝矣寸陰可不知所惜哉子嘗修觀群處吏部無可接談者時或面牆獨立朋輩或嘲之曰奚爲是棲棲者歟子笑答曰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後觀程子云天地間可謂孤立此心戚然

心性情分別大抵莫詳於朱子答潘謙之書云性只是理情是流出運用處心之知覺卽所以具此理而行此情者也以智言之所以知是非之理則智也性也所以知是非而是非之者情也具此理而覺其爲是非者心也此處分別只在毫釐之間精以察之乃可見爾

仁峰文集

卷之一

目錄

三

弘毅堂

仁峰文集

卷之一

目錄

三

弘毅堂

或問古有君子小人之辯無才德之分司馬公謂德勝才爲君子才勝德爲小人何也曰邵子曰才之正者利乎人而及乎身才之不正害乎身而及乎人十六才子之才才難之才合乎德而言程子所謂才與誠合者也有才而驕吝小有才而未聞大道去乎德而言漢史所謂不仁而多才者也與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言小人之必不可用也利口之嗇夫不如少文之絳侯舞知之張湯不如質直之汲黯小人之才古所謂不才子也馬攸用鄴以三雋才而亡智瑤以五賢於人而滅才勝德者亦何利焉德本於性性無不善才稟於氣氣有善惡司馬公云聰察彊毅之謂才此言猶未之盡君子聰明洞達小人則便佞苛細而已君子剛毅有守小人則色

厲內荏而已君子小人之才不可以一槩論自學者言之才不可彊而能德可以勉而進豐於德而歉於才不失爲君子小有才而薄孝悌輕仁義棄忠信捐廉耻爲小人之歸而已矣

正峰文集

卷之十

目錄

五

弘毅堂

汪仁峰先生文集卷之二

目錄

春秋城虎牢虎牢鄭地也晉得之則可以制楚楚得之則可以抗中國是故鄭者晉楚必爭之國也是以春秋之時受兵最多後韓滅之而有其地是故君子知韓之先亡也秦得之遂折天下脊因拾取五國宜若振稿然也天下形勝學者不可不知予昔與二三同志赴試禮部嘗以漕河爲慮恐有躡其後者近聞張秋寇變焚舟阻絕餉道寧無憂耶

東山趙子常先生論族先左丞公以爲關羽爲曹操殺

花峰文集

卷之十

目錄

一

弘毅堂

顏良以報德而卒往從昭烈以爲義意謂公從金陵爲平實坑口諸柵從邪取嚴而終歸于元其義與羽相類然則自古豪傑棄暗投明就真主以成功名者非邪愚竊謂元以夸亂華滅絕天理非帝胄之比而我太祖高皇帝應天順人而起又非委質而因以盜竊神器者倫公之爲疑過矣或者公於此時執狐疑之心而先生文飾之邪非也觀先生始終不仕足以見矣先生之行不亦過於忠厚乎大抵先哲之誼非後學小子所輕議謹識以俟後之君子折衷焉

謝師直爲長安漕使明道爲鄆縣簿論易及春秋明道

云運使春秋猶有所長易則全理會不得師直一日說
與伊川伊川答曰據某所見二公皆淺知易者師直曰
何故伊川曰以運使能屈節問一主簿以一主簿敢言
運使不知易非淺知易者不能誠哉是言也後來朱子
亦以與一侍郎論易不合而被攻斥豈知易者哉至於
今日又別嘗聞篁墩云他初入詞林之時猶及見首相
有所著作令僚屬改竄後來漸不敢改易有所見猶陳
及之至今惟唯唯稱好不敢言矣間有指者反以爲耻
而憾之此固人品之異而亦習俗之移人也予承乏永
嘉時太守鄧侯安濟亦江右人物君子人也問以文字

仁學文集

卷之二

目錄

弘毅堂

見示而必命改訂予辭謝不得已爲顛倒數字即能歎
賞如此之人今豈多得哉
予嘗愛古語云成天下之大事者不在乎有天下之才
而在乎有天下之量程子云人量隨識長亦有人識高
而量不長者是實識未至也大凡別事都彊得惟識量
不可彊今人有斗筭之量有釜斛之量有鍾鼎之量有
江河之量江河之量亦大矣然有涯有涯亦有時而滿
惟天地之量則無滿故聖人者天地之量也聖人之量
道也常人之有量天資也天資有量者須有限且如人
有得一薦而滿者有得一官而滿者有改京官而滿者

有人兩府而滿者滿雖有先後然卒不免辟如器或物
初滿時尚可以蔽護更滿則必出矣此天資之量非知
道者也昔王隨甚有器量仁廟賜飛白書曰王隨德行
李淑文章當時以德行稱名望甚重及爲相有一人求
作三路轉運使王薄之出鄙言人皆驚怪到這裏位高
後便動了人之量只如此古人亦有如此者多如鄧艾
位三公年七十處得甚好及因下蜀有功便動了言姜
維云云謝安聞謝玄破苻堅對客圍碁報至不喜及歸
折屐齒彊終不得也更如人大醉後益恭謹者只益恭
謹便是動了雖與放肆者不同其爲酒所動一也又如

仁學文集

卷之二

目錄

弘毅堂

黃公子位益高益卑謙只卑謙便是動了雖與驕傲者
不同其爲位所動一也然惟知道者量自然宏大不勉
彊而成今人有所見卑下者無他亦是識量不足故也
程子云孔子既知宋桓魋不能害已又却微服過宋舜
既見象之將殺已而又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國祚長短
自有命數人君何用汲汲求治禹稷救饑溺者過門不
入非不知饑溺而死者自有命又却救之如此其急數
者之事何故如此須思量到並行而不相悖處可也又
云今且說聖人非不知命然於人事不得不盡此說未
是識此以求至當之論

明道先生曰爲學以道爲至爲人以聖爲至所志如此所造必循序漸進非一蹴可躡等而及也如顏子不遷怒不貳過伊尹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此等事皆有所依據而可學若舍此而務高遠之行非惟不及反失之矣如守社稷者國君之職也太王則委而去之守宗廟者天子之職也堯舜則以天下與人此皆聖人之事他人便做不得後人效之亦有讓國避地者胥至于已是以聖人教人只以大中至正之道賢者必俯而就下者必跂而及若曾子執親之喪水漿不入口者七日是亦過於厚者也雖

仁峰文集

卷之二

目錄

四

弘毅堂

法拘也

自古及今人多以高遠求道而不知眼前日用無非道也是故失之善乎程子有曰能盡飲食言語之道則可以盡去就之道能盡去就之道則可以盡死生之道飲食言語去就死生大小之勢一也故君子之學自微而顯自小而彰易曰閑邪存其誠閑邪則誠自存而閑其邪者乃在於言語飲食進退與人交接之際而已矣程子曰人皆可以爲聖人而君子之學必至於聖人而後已不至於聖人而後已者皆自棄也孝其所當孝弟

其所當弟自是而推之則亦聖人而已矣迹是言之聖人若是而易至耶孝易也其曰孝其所當孝則難也弟易也其曰弟其所當弟則難也凡事凡物莫不循其所當然而至於從容中道是即聖人也而從容爲難以聖人之道爲難而憚學者非也以聖人之道爲易而苟學者亦非也必也如前荀管杜預三子之言然後可入學也者使人求於內也不求於內而求於外非聖人之學也何謂不求於內而求於外以文爲主者是也學也者使人求於本也不求於本而求於末非聖人之學也何謂不求於本而求於末考詳略採異同者是也是二

仁峰文集

卷之二

目錄

五

弘毅堂

者皆無益於身君子弗學

程子曰德盛者言傳文盛者言亦傳若司馬遷韓柳歐蘇諸子是也

聖人未嘗無喜也象喜亦喜聖人未嘗無怒也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聖人未嘗無懼也臨事而懼聖人未嘗無愛也仁民而愛物聖人未嘗無欲也我欲仁斯仁至矣但中其節則謂之和此程子之言也以日用言之聖人亦未嘗不飲食亦未嘗不男女但飲食男女得其正耳此孟子曰堯舜與人同也

元豐八年神宗升遐遺詔至洛程宗丞相伯淳爲汝州酒

官以檄來舉哀府治旣罷與畱守韓康公之子宗師兵部曰願以言新法不便忤大臣同列皆謫官願獨除監司願不敢當念先帝見知之恩終無以報已而泣兵部問今日朝廷之事如何宗丞曰司馬君實呂誨叔作相矣兵部曰二公果作相當如何宗丞曰當與元豐大臣同若先分黨與他日可憂兵部曰何憂宗丞曰元豐大臣皆嗜利者若使自變其已甚害民之法則善矣不然衣冠之害未艾也君實忠直難與議晦叔解事恐力不足耳旣而皆驗程伯子其國之蓄龜乎亦中庸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也天若使之當國豈有黨錮之禍而成靖康之變乎此天命之所以不可易也堯夫病且革伊川曰先生至此他人無以致力願先生自主張堯夫曰平生學道固如此矣然亦無可主張伊川猶且問難不已堯夫戲之曰正叔可謂生薑樹上生必是生薑樹頭死也伊川曰從此與先生永訣矣更有可以見告者乎堯夫聲色已微舉張兩手以示之伊川曰何謂也口而前路徑須嘗令寬路徑窄則自無著身處况能使人行也哉

天順中大學士李文達公言軍官有增無減且天地間萬物有長必有消如人只生不死無處著矣自古有軍

仁峰文集

卷之二

目錄

六

弘毅堂

痛革削去人心亦一快也

仁峰文集

卷之二

目錄

七

弘毅堂

功者雖以金書鐵券誓以永存然其子孫不一而犯法卽除其國或能立功又與其爵豈有累犯罪惡而不革其爵者今若因循久遠天下官多軍少民供其俸必至困窮而邦本虧矣不可不深慮也英廟曰此事誠可慮當徐爲之至如今日以軍功倖進者又倍于昔冗食之弊何以去之弘治初年循會試禮部至今二十餘年軍校以積年勞授百戶者予郡有二三人自外塗入而至千百戶者四五人以勲襲者一二人舊軍功僥進而至錦衣堂上者有人焉一郡如此天下可知矣此等實爲國之蠹誰能念及此邪若要國家太平此等事須一痛革削去人心亦一快也李文達公又載古之豪傑之士所見未嘗不同諸葛武侯曰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范文正公曰爲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韓魏公曰人臣當盡力事君死生以之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濟遂輟不爲哉李忠定公曰臣之事君之道不可則全進退之節禍患非所恤也由是觀之則四公之心合而爲一者也奈何今之事君者惟顧利害事有當爲者稍涉于害卽止而不爲自以爲得計或有不爲者有利存焉則

勇於必爲無四公之見故也嗟夫若四公者真所謂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者也觀公之所云未必無四公之見者矣然或察其所行未必盡如四公者豈行終移邪亦由見之未真耳死生利害誰無顧忌但實見得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然後能舍生取義殺身全仁也苟非真有所見則富貴尚舍不得豈能舍得死哉此豪傑之士所以不易得也然人亦有舍得死言而所見不真亦徒死耳近如許天錫給事在朝嘗開口言事後來爲劉瑾所中却縊死了既舍得一死如何不要死得分明而效匹夫匹婦爲哉此其初無真見又失涵養

仁峰文集

卷之二

目錄

人

弘毅堂

始爲忠義所激而言事者亦性資所發非學問中來也此君子之爲人要有真見有器識有力量然後可爲大事成大功被全名于無窮也

程子曰古之爲學專養性情蓋性者仁義禮智卽道之體情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乃道之用故養性情卽學道也此甚善指學道之捷徑從前子思中庸已後無人說到此故多求道於高遠反失之矣至於灑掃應對之末亦是性情中事故道亦在焉不以爲細末而遺也故曰其小無內予在永嘉嘗喻民有曰善治水者必順其性而導之江海之歸善治民者必循其性而納置至善

之域愚竊謂人能率性而行卽孟子所謂大智也所惡于智者爲其鑒也噫世之治民者其於道恐未必皆能卓有所見而於治民也惡足與議於是哉

妹婿李世陳爲萬安縣訓導爲賊所劫乃父廷綬公去省回謂予云此盜南康等處鄰廣東地方交界去處爲患兩省計議調狼軍勦殺江右調萬安民兵應之賊見狼軍來不敢鬪而逃多被殺憲司官事姑息以爲殺人太多恐傷和氣只令斷其手足狼軍依之萬安民兵乃復取首以徼賞故其賊憾之內一渠魁點帶強衆者乃以白金八百兩救捏作父老求告主帥指揮云狼軍殺仁峰文集

卷之二

目錄

九

弘毅堂

人不分百姓我等俱是良善人民望救此一鄉人命指揮利其財乃出令曰若是良民百姓鄉村豎良善旗書良善字得不戮以故存此一寨有一千五百人彼所謂寨者非真寨也乃一都保或一鄉落自相聚守能爲一寨至此來雪萬安之恨自古不忠爲盜但患吾所以彌之禦之者其人何如耳只此一舉文官見識武臣立心如此欲止盜得乎

陳太丘寔字仲弓潁川人先以黨人捕獄遇赦得出宦者張讓權傾天下父死歸葬潁川名士無往吊者而寔獨吊焉後復誅黨人讓以寔故多所全宥使循居潁

川當時亦是不吊者而又疑似之間後觀文公贊聚星亭画屏云猗歟陳子神嶽鍾英文淵範懿道廣心平危孫汚隆卷舒自我是日庶幾無不可獻身安眾弔豎全邦炯然方寸秋月寒江似全予之所謂獻身安眾蓋指始捕黨人人多逃避求免寔曰我不就獄眾無所恃乃自請囚之事於此知必盛德者然後能無可無不可也不然則所謂舍生取義者非歟恐後人藉口枉道徇人以避禍害爲得計故私識于此

巨防容嬖而潔已殺人突洩一燄而焚宮燒積將失一令而軍破身死王過一言而國殘名辱使烏獲疾引牛

仁峰文集

卷之二

目錄

十

弘毅堂

尾尾絕力動而牛不可行逆也使五尺豎子引其棖而牛恣所以之順也無賢不肖莫不欲長生久視而日逆其生欲之何益凡生長也順之也使生不順者欲也故聖人必先節欲室大則多陰臺高則多陽多陰則履多陽則痿此陰陽不適之患也是故先王不處大室不爲高臺味不衆珍衣不暉熱暉熱則理寒理寒則氣不達味衆珍則胃克胃克則中大輓中大輓則氣不達以此長生可得乎

羅仲素謂仁義禮智以爲立身之本而闕一不可故孟子以爲無惻隱是非四端之心非人也李林甫爲宰相

在廷之臣皆非人也培克生靈無惻隱之心阿附宦官無羞惡之心勢利相傾無辭讓之心上下雷同無是非之心夫一端之心已非人矣况四端俱已安得謂之人宜乎有天寶之亂也愚謂近來劉瑾用事在廷之臣亦皆非人也培克生靈戕害良善抑又甚之宦官非止阿附而已拜跪膝行無所不至甚至推尊溢美形于文辭播行天下惻隱羞惡之心何在既無惻隱羞惡不復可望其有辭讓是非之心矣若知是非則必不阿附宦官能辭讓則不立宦官之朝矣

仁峰文集

卷之二

目錄

十

弘毅堂

羅仲素謂姦邪之人亂國政李林甫是也庸鄙之士弱國勢張禹是也我朝不設相當柄者內閣諸公所謂亂國政者絕無而弱國勢者比比皆是求其免此者三楊之後指不三四屈指立之法蓋由祖宗不收屬天下之望而惟推翰林詹府謹愿之士克之故率多優柔不斷而內臣又多敏慧黠悍遂爲所奪而英之誰何國勢焉得不弱

文公跋韓魏公與歐陽文忠公帖云張敬夫嘗云平生所見王荊公書皆如大忙中寫不知公安得有知許忙事此雖戲言然實切中其病今觀此卷因省平日得見韓公書蹟雖與親戚卑切亦皆端嚴謹重略與此同未

嘗作行草勢蓋其胸中安靜詳密雍容和豫故無頃刻
忙時亦無纖芥忙意與荆公之躁擾急迫正相反也書
札細事而於人之德性其相關有如此烹於是竊有警
焉因識其語于左方循性褊急作簡多欠莊整故敬錄
此以爲警戒

宋仁宗寶元二年賈昌朝上書乞取景德以來迄景祐
凡百用度靡有巨細校其出入之數約以祖宗舊制其
有不急皆罷省之詔以樞密直學士張若谷右諫議大
夫任中師右司諫韓琦與三司詳所奏定奪裁省以聞
韓琦言欲減省浮費莫如自宮掖始請令三司取入內
侍內省并御藥院內東門司先朝及今來賜予支費之
目比附酌中皆從減省無名者一切罷之後南渡多事
之時財費匱乏諸臣建議不知本此或欲收天下田或
收諸郡公使或欲罷宮廟差遣或欲貨豪戶緡錢以至
括道佛祠贍給之餘見任待闕寄祿之俸苛細者或傷
國體泰甚者或拂人情甚至近時言者裁減有司馬夫
役錢是誨小官以食也最爲可笑

文公答林德久書有云無事靜坐有事應酬隨時隨處
無非自己身心運用但嘗自提撕不與俱往便是功夫
事物之來豈以漠然不應爲足邪熟玩此處卽是日用

仁峰文集

卷之二

目錄

三

弘毅堂

嘗行之道而所謂嘗自提撕則自無非理反德也

文公先生答林謙之書云自昔聖賢教人之法莫不使
之以孝弟忠信莊敬持養爲下學之本而後博觀衆理
近思審察因踐履之實以致其知其發端啟要又皆簡
易明白若無難解者而及其至也則有學者終身思勉
而不能至焉蓋非思慮揣度之難而躬行默契之不易
故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
可得而聞也夫聖門之學所以從容積累涵養成就隨
其淺深無非實學者其以此歟今之學者則不然觀先
生所謂使之以孝弟忠信莊敬持養爲下學之本而後
博觀衆理近思審察因踐履之實以致其知之說此正
古者尊德性道問學知行並進之學而其平日用力於
註述者蓋有見於漢儒之差繆處故加辨考以遺來學
以輔明斯道而已元儒弗察遂競以此爲學屋下架屋
床上疊床甚至借人錦綉張君鋪面以爲聖賢之學在
此甚爲可笑其弊流至近時有奏元儒劉因從祀廟庭
者當道以註述少之竟不之錄

循未仕時信書太過而謂讀書者皆能遵古人之言而
行時遇鄉中無知小人冥行妄作者坐不讀書之過謂
朝廷之上皆讀書績學之士爲政綽有條理行檢必不

仁峰文集

卷之二

目錄

三

弘毅堂

如此卑污闕冗後仕于朝見士之所爲尤有甚於鄉里小兒者謂讀書只取出身而已今做官又是一種道理將他來何用始見一人說頗訝之後人人無不皆然淺可傷悼文公先生答蔡季通書云此等小人怪謬議論如蝟毛而起更不可開口奈何始者信書太過而閱人不廣不謂萬物之靈者乃如此不靈也奈何先生云閱人不廣亦是循度人之意此等人亦只坐不信書不能以古人之跡反體之于身而施之於時只以各人私意淺見簌弄于時是以壞了國家之事也

文公在同安論諸職事帖云嘗謂學校之政不思法制

仁峰文集

卷之二十一

目錄

古

弘毅堂

之不立而患義理不足以悅其心夫義理不足以悅其心而區區於法制之末以防之是猶決湍水而注之于似之壑而徐翳蕭葦以捍其衝也亦必不勝矣諸生蒙被教養之日久矣而行誼不能有以信于人豈專法制之不善哉亦諸君子未嘗以禮義教告之也夫教告之而不從則學者之罪苟爲未嘗有以開導教率之則彼亦何所趨而興於行哉故今增修講問之法諸君子其專心致思務有以漸磨之無牽於章句無滯於舊聞要使之知以正心誠意於飲食起居之間而由之以入聖賢之域不但爲舉子而已豈不美哉然法制之不可復

者亦既議而起之矣惟諸君子相與堅守而力行之使義理有以悅其心規矩有以約其外如是而學者猶有不與風俗猶有不厚則非有司之罪惟諸君留意

陶淵明告其子儼俟份佚終疏有云吾年過五十少而窮苦每以家敝東西遊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爲此必貽俗患僂俛辭世使汝等幼而饑寒余嘗感孺仲賢妻之言敗絮自擁而慚兒子此一事矣但恨鄰靡二仲室無萊婦抱茲苦心良獨內愧云云蘇東坡曰吾於淵明豈獨好其詩哉如其爲人實有感焉淵明告儼等此語蓋實錄也吾真有此病而不早自知半世出仕以

仁峰文集

卷之二十二

目錄

古

弘毅堂

犯大患此所以深愧淵明欲以晚節師範其萬一也若東坡者性資豈得比擬淵明而其病亦不免恃才傲睨一世至賢如伊川者尚欲凌之是失其是非之本心矣雖欲不敗其可得乎至於已敗而後欲以晚節師淵明淵明固如是哉

古人之學何爲哉致知以明之立志以守之造之以精滾克之以光大雖至乎聖人可也不出乎此而營營馳騁于末流竭精德神惟懼夫蓄藏之不富誦說之不公雖曰能之非吾之所謂學也蓋循乎古人之學上之可以至聖賢之域下之可以安性命而固貧窮得時而行

亦何所不利哉由今之所爲極其效足以與今之爲士者並而爭一旦之工其得與失又未可知也

文公先生答姚林書云承問及爲學之意足見志尚之遠甚慰甚慰蓋嘗聞之人之一身應事接物無非義理之所在人雖不能盡知然其大端宜亦無不聞者要在力行其所已知而勉求其所未至則自近及遠由麓及精循循有序而日有可見之功矣愚謂先生此說真乃古人爲學之道而平生所爲自是立教之事正孔子所謂學不厭教不倦二者並行而不相悖也近世儒者多師其所教者而不知師其所學者不幾於倒持逆施歟

仁峰文集

卷之二

目錄

共

弘教堂

於此蓋亦當知所鑒矣

文公與湖南諸公論中和第一書曰中庸未發已發之義前此認得此心流行之體又因程子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且心爲已發性爲未發然觀程子之書多所不合因復思之乃知前日之說非惟心性之名命之不當而日用功夫全無本領蓋所失者不但文義之間而已按文集遺書諸說似皆以思慮未萌事物未至之時爲喜怒哀樂之未發當此之時卽是此心不動之體而天命之性嘗體具焉以其無過不及不偏不倚故謂之中及其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喜怒哀樂之發焉而

心之用可見以其無不中節無所乖戾故謂之和此則人心之正而性情之德然也然未發之前不可尋覓已覺之後不容安排但平日莊敬涵養之功至而無人欲之私以亂之則其未發也鏡明水止而其發也無不中節矣此是日用本領工夫至於隨事省察卽物推明亦必以是爲本而於已發之際觀之則其具於未發之前者固可默識故程子之答蘇季明反覆論辨極於詳密而卒之不過以敬爲言又曰敬而無失卽所以爲中又曰入道莫先於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蓋爲此也向未講論思索直以心爲已發而日用工夫亦止以察識端倪爲最初下手處以故關却平日涵養一段工夫使人胸中擾擾無淩潛純一之味而其發之言語事爲之間亦常急迫浮露無復雍容濩厚之風蓋所見一差其害乃至於此不可以不審也程子所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此乃指赤子之心而言而謂凡言心者則其爲說之誤故又自以爲未審而復正之固不可以執其已改之言而盡疑諸說之誤又不可遽以爲未審而不究其所指之殊也不審諸君子以爲何如

死生榮辱各自有數已已之變土木潰圉一戍卒嘗語

其家人曰亂殲堆中吾見一神人謂曰汝非此中人豆腐開兒人也既而得脫還莫曉所言何謂未幾虜犯土城官軍接戰此卒竟死于豆腐開陣中又正統丙辰廷試閣老將進讀卷問同事諸公曰孰能識周旋否其人物何如浙人有誤聽者答曰面白而偉蓋所問者溫人周旋而所對者則淳安周瑄也旋卒狀元及第此二事得之永嘉黃大理蘊和蘊和侍其父容臺公寓京師甚久公亦隨駕奔還者悉知之後見葉文莊所紀脗合故記之予成化癸卯秋鄉試識泰州儲靜夫及蘇常一時知名之士於未開場之先先此解元未有出江北者儲

仁峰文集

卷之二

日錄

六

弘毅堂

戒程時往往形於夢寐亦自負其才故嘗試江南人物而常有戴章甫唐勉仁者號有時名數相親炙比入場儲與戴同號第四道錢鈔策儲不省唐前一日熟讀保齋策數四且不同經遂錄以畀之次日戴以違式帖出儲中解元其策若爲儲具者事不偶然也

王隱晉書曰鄧攸以路遠斫輿車以牛馬負妻子以逸賊又掠其牛馬攸語妻曰吾弟早亡唯有遺姪今當步走擔兩兒盡死不如棄已兒抱遺姪吾後猶當有兒婦從之此實錄也中興書曰攸棄兒於草中兒啼追之至莫復及攸繫之而去此好事者造爲此言以證攸後無兒以見天道不可誣之說耳不然攸棄兒全姪之時不過局於勢之不可兩全耳愛姪不如愛兒人人之情也攸弟以義故不得已割恩取義亦以冀後日之尚有兒也若繫其兒使不得從是賊恩傷仁而爲慘暴之流不得齒於人人者矣攸之爲蓋度越於常人之上而今反誣其以常人所不爲豈情也哉會謂攸知愛弟之子而不知愛已之子乎道路之兒奔走相隨亦不忍繫矧已之兒乎甚矣好事者之造言誣罔無所忌憚也天道好還固常理也攸之有子無子又有數焉徒欲明天道之可信而遂誣以人情之所必無其誕甚矣別載攸後過江取一妾甚寵愛歷年後訊其所由乃攸之甥也攸素有德榮言行無玷聞之哀懼終身遂不復蓄妾無子之故殆由於此以此言之蓋見其爲德厚之士必不至繫其子以絕之而傷天性之恩也矣

仁峰文集

卷之二

日錄

五

弘毅堂

愚其言人之休咎事之成敗或與知已者言之往往有驗甚至符於數十年之後者或以聖師戲之予笑曰子豈先知者哉亦據理而言耳後觀長孺問先生須得邵堯夫先知之術否朱子久之答曰吾之所知者惠迪吉從逆凶滿招損謙受益若明日晴後日雨吾安能知邪益見知愚同此心也學者其可不勉也哉

曾南豐叙宋太祖皇帝總叙首云蓋唐之敝自天寶已後紀綱寢壞不能自振以至於失天下范太史以立宗天寶之亂繇輕改祖宗之法用開寺之臣增多其員自是以後寢干國政其源一啟末流不可復塞而謂唐室之禍基於開元者蓋止用宦官一事而已有國家者可不以之為戒哉

易曰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此則姦險凶惡之小人也孟子之言曰士誠小人也此則是學不至道而囿於私見不能終從其大體故謂之小人也

大學不傳古道榛塞隨世而就功名者淵源又類出于老氏世之君子天常之厚師尊載籍以輔其質者行於天下隨其分量有所補益然而不究其義不能大有所為其於當世之弊有不能正則依違其間稍加潤飾以

仁峰文集

卷之二

目錄

五

弘毅堂

幸無禍

象山關武帝謂汲黯人果不可以無學云云人將求勝乎人以自信何患無詞循觀象山所答朱子論無極書此殆其認狀也

朱子云記得頃年汪端明說沈元用問尹和靜伊川先生易傳何處是切要處尹云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此是最切要處後舉似李先生先生曰尹說固好然須是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處方始說得此話若學者未曾仔細理會便與他如此說豈不誤他余聞之悚然始知前日空言無實全不濟事自此讀書益加詳細云愚按讀書即所以致知而為力行之地苟知有未至則意不能誠而行不力也豈誇多闕靡而如後世學者徒資口耳云乎哉特書以示警

仁峰文集

卷之二

目錄

五

弘毅堂

記山海經浙江出三天子都在其東按地理志浙江出東入海今錢塘浙江是新安縣縣南暨中也縣即歙也浙音折在閩西北入海餘暨南餘暨縣屬會稽與縣廬江出三天子都入江彭澤西彭澤今一曰天子鄒朱子大全云右出山海經第十三卷按山海經惟此數卷所記頗得古今山川形勢之實而無荒誕譎怪之詞然諸經皆莫之考而其他卷繆悠之說則往往誦而傳之雖陶公不免也此數語者又為得今江浙形勢之

實但經中浙字漢志註中作浙蓋字之誤石林已嘗辨之更檢註中蠻中字羅端良所著欽浦志乃作率山未知孰是廬江得名未知何義其入江處西有大山亦以廬名說者便謂卽是三天子都此因非是然其名之相因則似不無說也都一作鄣亦未詳其孰是但廬江出丹陽郡陵陽縣而其旁縣有以鄣名者則疑作鄣爲是也循按山海經載浙江出三天子都漢地理志浙江出新安縣縣南率中是率與三天子都本一山也山高寒澁僻人跡所罕至又不產聞人漢以來失其故處而以郡之黃山大鄣山當之故皆云有三天子都峰羅鄣州

本峰文集

卷之二

目錄

言

弘毅堂

端良作郡志以休寧去治四十里有溪名率口遂以溪之上游無名大山爲率山是與三天子都釐而爲二矣以故文公先生疑謂未知孰是又以山海經廬江出三天子都都一作鄣也而漢地理志有廬江出丹陽郡陵陽縣之說又疑其旁縣有以鄣名者用以符三天子鄣之說其作九江辨卽有三天子都在徽饒之境疑與陵陽腹背相值之說蓋未考三天子都卽爲率山而卽吾鄉俗名所云張公山也至國朝朱禮侍始克復率山之名而黃鄣諸山猶存三天子都之號猶未免析而爲二今以山海經所載兩江之源山陽之水流入彭澤山陰

之水流入浙江之說印正惟張公山正在徽饒之交婺源浮梁之水入彭澤休寧之水入浙江而兩江之源再無遠於此者是知張公山之爲率山三天子都無疑也

循性慤直而過剛七情於喜怒哀懼愛欲多易制但惡怒之來多不能制而發之暴戾以爲念邇年以來但遇可怒可惡之事之來先以其事反已而自克之徐徐而自覺漸減半矣此正古人所謂以所性之偏難克處克將去乃見其有功耳明道先生言凡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以

本峰文集

卷之三

目錄

言

弘毅堂

見外誘之是非而於道亦思過半矣以見聖賢之所造詣豈一事一物一朝一夕之故哉爲學者不可不勉也文公先生與劉丞相書有云諸葛武侯之教人有曰諸公有忠慮於國者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成賊可死功可翹足而待矣太祖皇帝嘗語侍臣唐太宗虛心求諫容受盡言固人主之難事然曷若自不爲非使人無得而諫之爲愈乎愚竊願以武侯之言爲丞相獻又願丞相以太祖聖訓日啟廸于上前也至如朋黨之論則前記所陳有未究者致煩鐫喻至於勤緝三復愧悚不知所言章蔡之禍誠如尊命云云前輩有論嘉祐元豐兼

收並用異趣之人故當時朋黨之禍不至於朝廷者世
多以爲名言熹嘗謂此乃不得已之論以爲與其專用
小人而盡棄君子不若如是之猶爲愈耳非以爲君子
不可專任小人不可盡去而此舉真可爲萬世法也若
使當時盡用富韓之徒而并黜王蔡之屬則其所以卒
就慶曆之宏規盡革熙寧之秕政者豈不盡美而盡善
乎後之覽者得其言而不得其心知退守其所爲不得
已之論而不知進求其盡美盡善之策是以國論日卑
而天下之勢卒至於委靡而不振此可悲也至如元祐
則其失在於徒知異己者之非君子而不知同己者之
未必非小人是以致生於腹心之間卒以助成仇敵之
勢亦非獨章蔡之能爲已禍也然則元祐之失乃在於
分別之未精而丞相以爲太甚熹竊有所未喻也是以
知言知人聖有明誠區區以效於前矣又云天下事勢
有消長賓主之不同以易而言方其復而長也一陽爲
主於下而五陰莫之能遏及其退而消也五龍天矯於
上而不足以當一陰羸豕蹢躅之象甚可畏也丞相觀
于今日之勢孰爲主而方長乎孰爲客而方消乎孰能
制人而孰爲制於人乎於是焉而汲汲乎以求天下之
賢以自助使之更進迭入日陳安危治亂之明戒以聞

上心排抑陰邪無使主勢少傾而陷入其黨尚恐後時
而無及於事不精而未免有失亦何遽至預憂其分別
太甚而爲異日之患乎循昔閱宋史至此正如先生之
論而訝論者之非今見先生此書特用錄出以示夫有
志天下之事者噫以後人鑒前代之事是非成敗歷歷
明白所論猶不同如此矧當世之事而當局之迷者乎
此垂休靖難必俟明智彊敏有天下之量者其克能之
而非庸常謬悠之士所能與也
文公先生答李晦叔問橫渠先生曰祔塋祔祭極至理
而論只合祔一人夫婦之道當其初昏未嘗約再配是
夫只合一娶婦只合一嫁今婦人夫死而不可再嫁如
天地之大義然夫豈得而再娶然以重者計之養親承
家祭祀繼續不可無也故有再娶之理然其葬其祔雖
爲同穴同几筵辟之人情一室中豈容二妻以義斷之
須祔以首娶繼室別爲一所可也程氏祭儀謂凡配用
正妻一人或奉祀之人是再娶所生卽以所生配晦叔
謂凡配止用正妻一人是也若再娶者無子或祔祭別
位亦可也若奉祀者是再娶之子乃許用所生配而正
妻無子遂不得配享可乎云云先生答云夫婦之義如
乾大坤至自有等差故方其生存夫得有妻有妾而妻

之所天不容有二况於死而配祔又非生存之比橫渠之說似亦推之有太過也只合從唐人所議爲允唐會要中有論凡是嫡母無他日答郭子從問並有父母之喪葬先後皆當並祔先輕而後重其莫也先重而後輕其虞也先重而後輕同葬同奠亦何害焉其所先後者其意爲何如也先生但云此雖未詳其義然其法具在不可以已意輒增損也循愚以謂先生既以夫婦之義如乾大坤至自有等差則人子之於父母亦重有等差而不得視爲一也故先王制禮有斬衰齊衰之別葬以所舍而言故先輕而後重祭以所敬而言故先重而後輕亦是天經地緯之仁峰文集卷之二 山錄 弘毅堂

義而陰雖配陽終不能等於陽婦雖匹夫終不得齊於夫也先生此答又若引而不發何哉

汪仁峰先生文集卷之三

日錄

前漢郊祀志古者天子春祠黃帝用一梟一破鏡梟鳥名食毋破鏡獸名食父黃帝欲絕其類使百史祠皆用之聖人修祀用物而存心之仁如此後代人君有用人於社者獨何心哉漢五月五日作梟羹以賜百官意亦近是

趙東山先生答葉大年書有云向來嘗感持信齋譏鄭康成讀祭法不熟杜佑讀大傳不熟杜氏至康成而兼存王肅未知讀書生熟如何然康成所得有在祭法外

仁峰文集

卷之三

日錄

弘毅堂

者雖信齋未可忽也王肅親註家語而自廢五天帝之說苟無卓然之見讀書雖熟猶不足恃而況不熟者乎學乎後世而傲視古人如此每爲續儀禮通解君子惜之此先生教人所以貴乎致思足下如有意斯事則聖賢傳與諸名家成書歷代史志具在區區忌廢久矣何足辱下問乎此蓋大年之書有所不合而生非議者故東山舉信齋之事以喻之今之學者論述又有好爲立異以反詆朱子者不幾於侮聖人者乎又云訪六經補註爲人借去一時無他本可奉寄當俟後便圖之然此書頗難看訪遊江湖間嘗出以示人鮮有好者金華

黃公與夏先生尤不悅以其多引而不發也東山補註
今不傳循所未見而時略取風林先生旁註觀之鄙意
大傳已明雖不作可也近戴寶之書來索之甚亟似又
以爲不可無者大抵愚意所見略有合於東山所稱先
生教人所以貴乎致思也先生蓋指九江黃楚望也東
山師之所謂引而不發亦待人之致思耳屬辭一書引
經比事法例自明此又引而不必發者也循幼觀之亦
不知好後卽其辭而究其義瞭然明白而後知東山先
生有功聖門竊謂不在文定之下矣慨乎循生也晚不
得登其堂而承其顏色不幸也哉

仁峰文集

卷之三

目錄

二

弘毅堂

社稷之祀人但識后稷名棄樹藝五穀故云后稷壇以
祀之不知社爲何人又云社爲土神稷爲穀神不指其
人皆非也考蔡邕獨斷社神蓋共工氏之子勾龍也能
平水土帝顓頊之世舉以爲土正天下賴其功克祠以
爲社凡樹社者欲令萬民加肅敬也各以其野所宜之
木以名其社及其野位在未稷神蓋厲山氏之子柱也
柱能植百穀帝顓頊之世舉以爲田正天下賴其功周
棄亦播殖百穀以稷五穀之長也因以稷名其神也社
稷二神功同故同堂別壇俱在未位土地廣博不可徧
覆故封社稷露之者必受霜露以達天地之氣樹之者

尊而表之使人望見則加敬畏也凡祭禮牲之別名牛
曰一元大武豕曰剛鬣豚曰臠肥羊曰柔毛鷄曰翰音
犬曰羹獻雉曰疏趾兔曰明視凡祭號牲物異於人者
所以尊鬼神也脯曰尹祭橐魚曰商祭鮮魚曰脰祭水
曰清滌酒曰清酌黍曰薌合粱曰香其稻曰嘉疏鹽曰
鹹醢玉曰嘉玉幣曰量幣

月令出土牛以示農耕之早晚謂於國城之南立土牛
其言立春在十二月望策牛人近前示其農早也立春
在十二月晦及正月朔則策牛人當中示其農中也立
春日在正月望策牛人在後示其農晚也爲國之大計
不失農時故聖人急於養民務成東作今天下州郡立
春日制一土牛飾以文彩卽以彩杖鞭之旣而碎之各
持其土以祈豐稔不亦乖乎

仁峰文集

卷之三

目錄

三

弘毅堂

唐元宗時王毛仲有寵於上百官附之者輻輳毛仲嫁
女上問何須毛仲頓首對曰臣萬事已備但未得客上
曰張說源乾曜輩豈不可呼耶對曰此則得之上曰知
汝所不能致者一人耳必朱璟也對曰然上笑曰朕明
日爲汝召客西山眞氏曰元宗知張說乾曜之可呼知
朱璟之不可致賢否邪正之辯可謂瞭然於胸中矣然
張源則置諸相位朱璟則屏諸閑處毋乃柔順者易親

剛鯁者難合故寧舍此而用彼歟愚按此與漢武帝待公孫弘汲黯事相類以唐太宗之於魏徵觀之則二君之不如太宗遠矣

丁晉公謂盧相多遜在朝行時將歷代帝王年曆功臣事迹天下州郡圖誌理體事務沿革典故括成一百二十絕詩以備應對由是太祖太宗每所顧問無不知者以至踐清途登釣席皆此力耳大抵小人才有餘但德不足耳晉公其於真宗封禪之行時爲三司使其所調度會計隨駕兵士之費算無遺策非才何以取上喜悅邪然小人惟日夜孜孜無所不用其極者不過迎上之意爲一身之謀而取寵耳若君子志在公天下而畜君之欲者安得不取疎哉此所以古今明良相遇之難也秦少游南遷行次柳道遇雨有老僕膝貴者隨以南行管押行李在後泥濘不能進少游雷道傍人家以俟久之方蹙蹙策杖而至視少游歎曰學士學士他門取了富貴做了好官不枉了恁地自家做甚來陪奉他門波波地打開官方落得甚聲名怒而不飯少游再三勉之曰沒奈何其人怒猶未已曰可知是沒奈何少游後見鄧博文言之大笑噫膝貴之心比比皆是也是故愚嘗竊謂傳云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亦善反之而後合於正

仁峰文集

卷之三

目錄

四

弘毅堂

耳不然心所同者嗜欲而已安可以爲同哉

相貌不足憑也舜目重瞳而帝項羽重瞳而死垓下隋魚俱羅目盾重瞳爲煬帝所忌斬東都唐李光弼母有鬚數十長五寸生二子皆封王自封韓國太夫人以壽考終將相莫祭凡四十四幄朱婦人有鬚號女道士以爲妖而亡國蜀先主晉武帝後周太祖陳武帝宣帝前趙劉曜秦苻堅及姚萇慕容垂蜀王衍等皆垂手下膝又北魏李祖昇南史宋王元初隋劉元進手垂過膝皆以誅死

仁峰文集

卷之三

目錄

五

弘毅堂

予昔任永嘉三年考績考語時太守修觀已行李同知署府事考云宅心忠恕蒞政公平予謂府考宜詳似欠事實面白之李公卽於其下添八字曰一私不留六事克舉笑曰雖無事實四句已備矣李北方人也布政司右方伯林公符蘇人考曰持身廉謹而不苛處事詳明而不惑按察司時副使陸公視篆考云持身廉而有文處事寬而不惑二公蓋得之於人而文筆欠以飽之陸公付考謂之曰人言汝善古文故云有文也殊可笑太守鄧公安濟嘗考持身廉不事矯激爲政嚴不尚苛刻分巡副使林公舜舉考曰文學見推於士類政事無愧於循良二公蓋監臨近且久故知之真但愧才力不及

有負二公之明耳而心則不敢不勉也

明夸初九事未顯而處甚艱非見幾之明不能也如是則世俗孰不疑怪然君子不以世俗之見怪而遲疑其行也若俟衆人盡識則傷已及而不能去矣予乙丑之退在朝知與孰不以爲疑又惑多以取涉有司故不樂爲而求去比到家鄉中士論尤不足恤比及次年實之輩之敗然後以予爲然大抵只欲富貴者人之恒情也未嘗以義理度之於時故昧於是耳予雖不肖平生事物之來無問大小必先以義理揆之故終身未嘗僨事至於出處大節豈敢冥行邪亦思之審故去之決也善

仁峰文集

卷之三

目錄

六

弘毅堂

心則自然別昔曾經傷於虎者他人語虎則雖三尺童子皆知虎之可畏終不似曾經傷者神色懾懼至誠畏之是實見得也得之於心是謂有得不待勉強然學者則須勉強古人有捐軀隕命者若不實見得則烏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安於死也故有殺身成仁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旨哉斯言有志於道者不可不實致力於斯焉

仁峰文集

卷之三

目錄

七

弘毅堂

闕宋薛簡肅公墓文有五女長適張奇次適喬易從次王拱辰次歐陽公次又王拱辰而詩話等書皆謂歐陽公兩爲簡肅公婿誤矣其舊女婿爲新女婿大姨夫作小姨夫之句蓋公所作以嘲王公是矣若以爲自嘲何謂哉流及後世近山陽瞿宗吉有詩云醉翁意在山和水却向妻家問小姨古來謬誤相傳若此者甚衆誠可笑也不可辯

朱子答楊簡卿書云久不聞問辱書審問新正以來侍奉吉慶爲慰又知已遂書考又得史君薦則尤以爲善但所喻趙帥書在吾友妙年何遽汲汲如此使前舉未登科不成如今亦要舉狀干陞也平生不敢爲此故亦不欲以此施之於人不喜人宛轉爲人求知亦不欲作此等書反復思之無以應命但有一言爲贈冀賢者抗

志高明有以自拔於流俗乃所望耳爾平生不求人薦舉亦不能宛轉求人蔭庇故登第不預庶吉士之選爲縣不得給由旌異坐此故也然人有求者未嘗拒之或以達於當路然不敢涉於私也雖鄉里不甚相知之士及朋友轉以親戚知舊相干亦未嘗辭意謂接引後賢或古人所不廢不涉於私庶無愧於此心若夫聽納與否則在夫人而於已若未有失也及觀朱子書知古人立心不苟如此又可以爲戒也其答吳宜之云但某在閑遠豈能爲人宛轉求試若能如此則親戚如黃直卿輩當先爲圖得矣兼平生爲學只學固窮守道一事朋

仁峰文集

卷之三

目錄

八

弘毅堂

友所以遠來相問亦主於此今若曲徇宜之之意相爲經營則是師生之間去仁義而懷利以相接矣豈相尋問學之本意邪

仁義禮智既知得界限分曉又須知四者之中仁義是箇對立底關鍵蓋仁仁也而禮則仁之著義義也而智則義之氣猶春夏秋冬雖爲四時然春夏皆陽之屬也秋冬皆陰之屬也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知天地之道不兩則不能以立故端雖有四而立之者則兩耳仁義雖對立而成兩然仁實貫乎四者之中蓋偏言則一事專言則

包四者故仁者仁之本體禮者仁之節文義者仁之斷制智者仁之分別猶春夏秋冬雖不同而同出乎春春則春之生也夏則春之長也秋則春之成也冬則春之藏也自四而兩自兩而一則統之有宗專之有元矣故曰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是天地之理固然也仁包四端而智居四端之末者蓋冬者藏也所以始萬物而終萬物者也智有藏之義然有始終之義焉則惻隱羞惡恭敬是三者皆有可爲之事而智則無事可爲但分別其爲是爲非爾是以謂之藏也又惻隱羞惡恭敬皆是一面底道理而是非則有兩面既別其所是又別其所非是始終萬物之象故仁爲四端之首而智則成始成終猶元氣雖四德之長然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蓋由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理固然也仁智交際之間乃萬化之機軸此理循環不窮昭合無間程子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者此也

朱子答陳器之書

仁峰文集

卷之三

目錄

九

弘毅堂

李文達公日錄載都御史洪英福建人省元會元爲文選主事詞藻新奇遷考功郎中士林重之尋出山東左布政歷轉都臺未曾至京中不識其人泊行浙江考察官員被黜者矣訴之且加誹毀朝廷不及察兩罷之令致仕二三大臣雖知其故莫能扶持朝士皆後進不

知其爲人既去方惜之真儒雅君子動履似迂而遽若
泛然者以此見笑於謫智者云公具載其人性行如此
且謂二三大臣不能留而聽其去公又何人邪英廟之
臣未有得君如公者豈非公之同時邪然閱觀公所載
錄凡用行政上問有對非出上意而自獻者頗少察
其所言猶復懾奸懼禍有所顧忌不敢盡言大臣之體
顧如是邪於此見英廟高出于德宗公有愧于陸宣公
多矣

左傳載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喪其祖服以
戲於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也且聞不令君其

仁峰文集

卷之三

目錄

十

弘毅堂

納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
殺洩冶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僻其洩冶之謂
乎夫君臣宣淫而洩冶諫之正也君有不善而臣爭之
忠也洩冶以諫受誅死則有名矣君子又可罪之邪左
氏以爲孔子引板之詩以譏之非其情矣乃謂孔子爲
此言邪且詩之本意以爲民旣多邪僻之行矣而上又
可立邪僻以道之乎而此上辟字音辟下辟字音闕率
合文義以訓之亦見其引喻不切然此不足論第君臣
大義三綱所繫不可不辯苟置昏淫之主壬邪之臣恬
終仇正之罪而不問而反責備於守正敢諫之士則何

以爲訓乎用是知決非孔子之言此正所謂左氏浮誇
讀者不可不辯也

呂覽曰聖人之於事似緩而急似遲而速以待時王季
歷困而死文王苦之有不怠美里之醜時未可也武王
事之夙夜不懈亦不怠王門之辱立十二年而成甲子
之事時固不易得嗟夫戰國之士惡足以語聖人而可
以私心窺聖人一至此哉聖人征伐舉大事應天順人
康濟一世而容以耻辱爲已私乎動之固有其時而云
待時則非也又曰有湯武之賢而無桀紂之時不成是
何言歟若桀紂能悔過順人卽止不討豈幸其時之易
得哉如此者不一讀者知之

仁峰文集

卷之三

目錄

十一

弘毅堂

杜少陵自方稷契而古人或以許之于每讀其詩竊疑
其性褊量淺而所見未真非宰相器王佐才也及觀朱
子七歌跋云杜陵此歌豪宕奇崛詩流少及之者顧其
卒章歎老嗟卑則志亦陋矣人可以不問道哉於斯觀
之益信

史記吳季札讓國挂劍之事皆賢者過中之行也及載
其游聘列國見禮知政聞樂知德之事非聖其能之乎
且又知齊之後政有所歸鄭之執政有所傳舍宿適晉
咸先知事機之變然獨不知其宗國世子光之與王僚

之變且載其歸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王社稷有奉乃吾君也吾敢誰怨乎斯言最爲無謂設使不幸內難不已二公子被圍于楚越爲仇敵一旦起而乘之其先君廢祀民人廢王社稷無所奉如之奈何是以季歷受周聖人不以爲貪季札經見聖人不以爲異至于挂劍之事徐君好之而口未敢言札心逆知之而口未嘗許其人既亡雖不與可也孟子曰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季札得無犯之乎或者太史公之論多出於左氏左氏得無過於浮誇也歟此古人所謂盡信書不如無書良有以也

仁峰文集

卷之三

目錄

七

弘毅堂

季敬子問文公云燔謂欲君德之美當重師保之選欲士風之美當正教導之法欲吏道之良當久其任欲民俗厚當興禮樂欲強甲兵當倣寓兵之意欲足財用當思農桑之務文公答云大槩是如此然須更讀書審理博觀古今聖賢所處之方始有實用不爲空言也

文公答鄭景望書有云向蒙面誨堯舜之世一用輕刑當時嘗以所疑爲請勿勿不及究其說近熟思有不得不論者但觀臯陶所言帝德罔愆以下一節便是聖人之心涵育發生真與天地同德而物或自逆于理以干天討則夫輕重取舍之間自有決然不易之理其宥過

非私恩其刑殺非私怒罪疑而輕非姑息功疑而重非過予如天地四時之運寒涼肅殺常居其半而涵養發生之心未始不流行乎其間此所以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而自不犯於有司非既犯而縱舍之謂也按文公以天地之道比聖人之法切當殆中庸所謂高明配天博厚配地惟聖人爲能合天德也歟

先是有人問文公先生云以太極爲體動靜爲用其言固有病既言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則以太極爲體動靜爲用亦可何以謂之有病循時以已意答之曰天地之間無一物無太極無一息無太極靜中有太極動中亦有太極若以太極爲動靜之體則是以太極爲一物矣又何從而生陰生陽邪及觀文公答根子直書云熹向以云云者爲有病後已改之曰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蓋謂太極含動靜則可以本體而言也謂太極有動靜則可以流行而言也若謂太極便是動靜則是形而上下者不可分而易有太極之言亦贅矣觀此益信

柳子厚天爵論曰仁義忠信先儒名以爲天爵未之盡也夫天之貴斯人也則付剛健純粹於其躬卓爲至靈大者聖神其次賢能所謂貴也蓋未達孟子立言之旨

仁峰文集

卷之三

目錄

七

弘毅堂

邪孟子之意以爲人人有貴於己者蓋謂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正以救世之人役志於富貴利達爲可貴而不知天爵之爲良貴也若桺子之言則聖神賢能者爲獨得天之良貴無以警策夫人人矣至謂善言天爵者不必在道德忠信而已矣夫理之至當不容有二講學者又務爲一說以求於古人是豈知道者哉若韓子宜無此失矣

大學絜矩章專言財用繼言用人文公云人主不能絜矩者皆由利心之起故徇己欲而不知有人此所以專言財用也人才用舍最係人心向背若能以公滅私好仁峰文集 卷之三 日錄 弘毅堂 惡從衆則用舍當於人心矣所以繼言用人也以此觀之古之人心亦未嘗不欲利也有性則有理有理則有欲聖人曷嘗無欲哉得其正耳此絜矩之所以立也今之爲政者多只爲終身之謀一家之利豈可與之論絜矩之道也哉此絜矩之道所以不明而後世不蒙至治之澤可勝歎哉

古人教人作文之妙借喻多矣子竊謂爲文要如行雲奔馬行雲言其次序變化奔馬言其決疾也次序變化喻理決疾卽其氣也大抵文章以理爲主以氣爲輔則詞不求工而自工雖拙亦不害爲佳作閱世之爲文者

多不知此務屈曲聳牙以艱澁之詞文膚諛之意此世之通害也此所以號文章大家者自古以爲難而世豈多見哉

蔡邕作魯靈光賦十年不成見王延壽所作而爲之輟翰蘇子瞻欲述錢塘風物見晁補之所作而爲之閣筆名號因人而顯文藻亦莫之能爲也文公先生居建寧而書紫陽蘇東坡寓常之宜興山有名獨者易獨爲蜀其居穎又名穎之山爲娥眉者亦此意也然使其山足重於後世亦惟其人耳不然則蜀之王萬亦嘗榜鄭郎爲蜀舍而朱俊氏劉跋爲之記銘然亦不能使之顯于仁峰文集 卷之三 日錄 弘毅堂 後也

丘文莊公作大學衍義補論治國平天下之要條列明道學以成教引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顏淵曰夫子循循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子思曰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章而自斷曰按孔門之教知行二者而已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孔子之教也博我以文約我以禮顏子受孔子之教以爲學也子思所謂博學而繼之以問思辨而篤於行孟子謂博學詳說而反之以約皆是理也而言孔子所以善誘而顏子

所以好學會子之作大學格物致知而后誠意正心子思得於曾子孟子得於子思一知行之外無餘法焉周程張朱之學皆不外此陸子淵者乃注心於茫昧而外此以爲學是果聖人之學哉

文莊以文名重一時受知

孝廟士被容接者遂價增十倍考其平生行事之迹無以踰於常人而其立心偏誠又有出於常人之外者如

仁峰文集

卷之三

目錄

七

弘毅堂

三原王公宗貫忠謹正毅格君濟

時成化弘治中名卿碩輔一人而已文莊嫉之嗾人劾退之而親爲之屬草善善惡惡之心共出於天者固如是耶聖賢言之懿其載諸典籍者固如是耶然則何貴乎讀書而爲學也且其所著如此行義補及所謂世史正綱皆所以進御而我朝當時惑君蠹政之大者莫闡宦若也曾無一言及之或所援引亦只略節帶過豈

大臣格君之道納約自牖之義乎况真西山大學衍義

自格物致知以及齊家所謂爲學爲治之本以至明道

術辯人才審治體察民情崇敬畏戒逸欲則帝王之學

已具爲治之道已明至於治國平天下則舉此而措之

耳夫有何闕而俟乎補耶夫所補者繁猥瑣屑乃有司

之事非惟帝王之所不暇爲而亦所不宜爲也會子匹

夫耳尚曰邊豆之事則有司存有司之事會子所不爲

而可以天子爲之乎觀其所補之大者不免登西山床

上之床架西山屋下之屋所補之小者真當代有識者

所指以爲纂記之類書耳迹是言之文莊之儒乃叔孫

仁峰文集

卷之三

目錄

七

弘毅堂

通之儒之流歟其媚疾之私又叔孫通之所未聞者

文公先生答廖子晦書有云所問墜法大槩得之但後

來講究木槨瀝青似亦無益但於穴底先鋪炭屑築之

厚一寸許其上之中卽鋪沙灰四旁卽用炭屑側厚寸

許下與先所鋪者相接築之既平然後安石槨於其上

四旁又下三物如前槨底及棺四旁上面復用沙灰實

之俟滿加蓋復布沙灰而加炭屑於其上然後以土築

之盈坎而止蓋沙灰以隔蟻蟻愈厚愈佳頃嘗見藉溪

先生說嘗見用灰壘者後因遷壘則見灰已化爲石矣

炭屑則以隔木根之自外入者亦里人改壘者所親見

故須令常在沙灰之外四面周密都無縫罅然後可以爲固但法中不許用石槲故此不敢用全石只以數片合成庶幾不展法意耳吾鄉自來只用灰嘗見古槲俱化爲石循營先承德君壙事倣此爲之第以彼時因下沮洳移穴向上辦灰略少耳此爲終身之恨也今後每棺須用灰三十石以上愈多愈佳不可儉嗇以貽無窮之憾也

先生答呂道一書云示喻已悉但爲學之功且要行其所知行之既久覺有窒礙方好商量今未嘗舉足而坐談遠想非惟無益竊恐徒長浮薄之氣非所以變化舊仁峰文集

卷之三

目錄

大

弘毅堂

習而趨於誠實也

男子之事固不在富貴亦不止功名也但今人要做人便欲求功名便被一科舉縛倒更做一事不成又怕寒餓死故無所不爲以僥倖一得既得又患失貪位懷祿以利一身肥妻子爲久遠利遂置朝廷之事於無人管顧之地至於崩潰板蕩而後已噫食人之食而債人之事其能追天殃邪卒亦敗亡而已矣此舉世之通患今人所以不如古人也所貴乎學者當志乎古人苟立志學乎古人雖不及之亦不致陷今人科臼中縱不能建事功于當世亦可以存名檢於後來至於富貴塵土耳

何足道哉

仁峰文集

卷之三

目錄

十九

弘毅堂

汪仁峰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五

詩

楊白花 以下十四首皆擬古

楊白花落誰家飄飄一去不復返有人惆悵天之涯千紅萬紫東風盡何獨鍾情楊白華

同聲歌

結髮事君子相從望終身愧非蘭蕙質育此閨房春中饋懼不勝敢辭苦與辛下堂事箕帚上堂事雙親君喜妾心懌君憂妾顏顰生為同室好死作同棺塵以此結君知餘非所敢陳靦芬與秋香奚用薰衣巾鳴瑞與珮仁峰文集 卷之二十五 詩 弘毅堂

江臯曲

雲峰起帝鄉江水來桐柏悠悠一寸心萬里天涯客

映水曲

對水理雲鬢照我顚顚顏忽見雙鴛鴦悠悠荇藻間

春江行

送送上蘭舟相看悄無語柔柔一寸心化作長江水郎舟隨流水妾心逐郎舟今夜宿何處春夢同悠悠

采葛婦歌

采葛越之婦人傷越王用心而作後世越人之休戚不亦傷哉乃賦此

易水吟

嘗膽甘如飴越王抑何心眇爾采葛婦悠然發長吟有朱南渡王茹苦其能任當時柄國者愧此伊誰漢

易水送壯士明是無歸期壯士過易水敢望生還茲擊筑重擊筑悲咽歌漸離離歌不勝感慨復和之朔風正蕭蕭寒日搖旌麾豈無惡死心一諾復何辭古有慷慨士殺身酬相知成功豈逆觀心素據吾私偷生夫何難中途不易為是非千載下毋勞誇好詞

大風歌

漢高祖大風歌其視垓下度越相去遠矣然上得天下必欲以馬上守之此其意固不可以復古也歟余為足其意故有不作於前名

仁峰文集

卷之二十五

弘毅堂

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牧牛放馬兮華山之陽安得俊傑兮圍範四方制禮作樂兮上繼百王

紫騮馬

古樂府有紫騮馬詞云十五從軍征八十始得歸道逢鄉里人家中有阿誰又梁曲云獨柯不成樹獨樹不成林念奴錦襦恒長不能忘蓋從軍久戍懷歸而作也後宋作者多騁詞漸失古意乃作此

昔跨紫騮馬從軍萬里行一出玉門關已拚捐此生欲空胡虜穴直搗單于城枕戈臥沙漠瑟瑟寒風生不寐仰霄漢曉此秋月明月色似故園唯此紫騮并紫騮解此意臨風發長鳴遙憶白髮人此時坐中庭驚愁兩地心百折如江深惟月兩照及悉此離別情舉首問明月

不言已淡更唯聞紫駟馬滑滑蹴草聲

關山月

關山月家山月圓時圓缺時缺別離照見人南北南北
悠悠萬里心月明兩地夜沉沉

新婚別

昨日妾來歸今日君別離送君河上路執手猶驚疑會
君恍忽春夢裡顧妾依稀未嫁時兵車蕭蕭鼓聲歇沙
漠枕戈臥明月生縛可汗封上公他年不負新婚別

明妃曲

明妃之事傳載不一或謂西工路薄圖劣
請行而前代作者其詞無以加矣某顧何人復
敢贅此於後一念之愚似有不吝者其識於

七峰文集

此以換後

卷之二十五

弘毅堂

中華尊貴胡氛陋鵠鳳本匪鵠鴉偶毀冠裂冕引為婚
始作俑者其無後明妃之事何足知琵琶絕勝胡笳兒
自是漢家制戎無上策謾勞千載擾擾歌明妃

筌篲引

提壺老子髮披霜亂流直渡如伴狂公無渡河走且僵
止之不及隨湍亡死者精傳流滂滂生者心北流更長
筌篲一曲逾悲傷曲終亦赴河中央道旁見者倍慘惶
歸語其婦切更詳婦有麗玉慧且良寫其音調被宮商
悲來一鼓三四行聞者莫不淚泱泱人生自古誰長

禍福倚伏不可常眼中倏忽生乖張到頭不問侯與王
聖賢觀化聊一場筌篲筌篲空著忙何用悽悽切切割
我腸

對酒

對酒不能飲伊誰知我心故人在天涯冷落壁上琴幽
鳥意自適綠樹時揚音遊魚亦洋洋潑刺春江潯人生
有至性所樂還自淡驅車恨不勇中道難為任西山日
力短歲月來駸駸老矣不復強少壯甘浮沉噬臍悔何
及悵望南山岑遠遊無限意掀髯發長吟

紫菊歌為應姪作壽母母年二十六而寡

七峰文集

卷之二十五

四

弘毅堂

碎綿滴滴臘脂委兩朶寒英綻金紫中和滋液制頽齡
多壽人爭飲甘水應見得此不敢私百拜為壽呈家慈
阿慈盛年剛半百一半分驚破鏡時我開此花多馥芷
落英香溢湘纍齒又聞此花隱逸姿靖節相看忌汝爾
古來忠節宜此花此花信美非常葩阿慈間關良獨苦
此心真不愧此華忠節平生吾自許夢寐屈陶常相相
有此節婦能不歌歌竟忘慚無好語應見此舉亦甚奇
比方祝願兩得之老夫為汝歌紫菊直操上繼柏舟詩

懷友

樹隔灘聲遠山高月色遲思君不可見長誦寄君詩

夜雨碎梧桐春風曳楊柳嚶嚶黃鳥鳴此意君知否

初夏試扇

失時不足嗟得志復何欲惟道與時亨清風隨意足

擬大軍徐丞相平定中原振旅還朝上御龍江亭

命儒臣各賦一詩迎之用魏公韻

天表龍江一笑顏乾坤昌運喜初還鼎符王氣埋金地
韋掃腥風出玉關千載再開周社稷百年重見漢江山
虎臣前代誰爲侶只許鷹揚伯仲間

山齋夜坐足夢中句 灘聲隔樹流夢中作也

山下清溪上空齋坐夜幽暑消連日雨涼洗一天秋月

仁澤文集

卷之二十五 詩

五

弘毅堂

色穿簾入灘聲隔樹流棲鴉驚不定却憶鳳凰樓

圓通寺

寺南寺北少人家古木槎枒鳥雀譁一塢白雲春臥起

閑臨流水看桃花

客中懷友

千里同爲客相思各一方夜航吳地月曉角楚天霜孤
雁來沙磧雙鳬浴水傷豈無一樽酒不浣別離腸

示弟步元萬戶吳克敏韻

見客須先揖論文莫便淺祗緣今日事不及古人心失
事因貪酒安貧少要金弟兄惟汝在慎勿墮浮沉

世事權輕重時宜度淺深再三須立志第一莫欺心忠
孝傳家寶詩書遺世金兢兢循正道泥陸自浮沉

客中

舉目江山異辭家日漸淡技無龍可試音與雁俱沉夜
雨思鄉夢青燈報國心秋風徒老我梁甫發長吟

閑居

郭遠人情少山幽足跡賒一瓢顏子巷萬卷鄴侯家隔
壁聞啼鳥臨階數落花無謀心自靜塵世任如麻

送宗侍御從仁謫滇南

君面我未識君心我能知君富有遠行我送溪之涯行

仁澤文集

卷之二十五 詩

六

弘毅堂

者色不變送者淚雙垂蚤年醉經術骯髒才不羈摘髭
起科第挾策匡明時義衰解牙冠凜凜風霜威豺狼正
當道不遑問狐狸仗此剛貞節與世騰糠粃碩鼠穿我
牖青蠅恣譏議勺水千尺波綸言一寸絲明命出天禁
遠謫奴羅夸君行萬里途我懷千古悲悲哉唐宰相好
爵心自縻文書行南府鈞軸持北司薰天勢赫曄順賞
逆有誅煌煌君子心鼎鑊甘若飴趙孟非不貴能貴賤
亦隨所謂大丈夫窮達心不移此心若不移四海任所
之要荒盡王土土獫狁皆吾兒所以會宣翁九奪嘗欲居
盤根與錯節利器別在茲敷我君王恩遐邇均一施碧

鷄斬荆棘金馬生青葵大明日當天損斥不久歸歸來
焚元器萬物生光輝

輓義官李君思迪

八十六年人已矣百千萬恨水悠悠滄浪劍化風雷泣
合浦珠沉天地愁鶴唳月明華表夜雁啼楓落玉關秋
白頭老子傷親淚灑向雙溪日夜流

思親

瞻彼率山雲兀兀此玉几重闌不可親書囚鎖囹圄曠
省未浹旬三秋渺相似霜月映池水寒風透窻紙夫豈
無良朋相與討經史經史本明倫忠孝固一理君門高
九重親舍在百里靈輿分自甘菽水歎誰以切切勞我
心青山白雲起

寄只述軒

十年握手星源道金石盟同義自淡昨日已非今日事
後人還只古人心潛龍闕雨歸巖洞飛鳥因風想舊林
牢落塵中絆羶鎖與懷空作憶山吟

奉和內翰程先生慶千秋節次韻

遐陬萬里此青宮臣子孤忠遠近同雲擁祥光分五色
鼓催清曙轉三通瞻依有象星歸北翼戴無心水向東
天啟神光昭國本大明協照日當中

長育乾坤第一宮千秋慶誕萬方同班聯文武東西立
學究天人上下通鶴禁風輕香縹緲龍樓雲曙珮丁東
瞻威萬里山城遠稽首違顏咫尺中

過楊子江

西風吹船上水流蕭蕭雨岼蘆花秋遠帆似戟插天外
三山如斗江心浮長江悠悠波聲潰愁人對此心如醉
朝東澎湃若爭先一漚不爲愁人駐愁人不語心轉傷
情緒欲與戰短長寒雁一聲落沙磧青山回首雲蒼蒼

王孫賈

一鼓齊城七十餘翠華搖落走公車王孫抗敵慚無策
孤負慈親暮倚闌

江村晚景

田舍鷄肥黍正黃漁舟新酒煮鱸香天涯有客江村泊
半掩孤蓬臥夕陽

重遊圓通寺

蹤跡十年游泮水琴書四度寓蕭湘凌霄拱木經風老
近日天桃滴露香賈誼有懷空爲漢劉生無策可裨唐
閑愁本仗新詩遣吟得詩成反自傷

會飲蘇景元先生故宅

樓小還宜貴客登蘇先生嘗聯句於樓曰詩高直竹風
與古人敵樓小偏宜貴客登

憂憂有詩聲石家金谷猶存否惟見石溝河水清

和內翰程先生遊南山

別有乾坤自一村白雲綠樹護柴門黃昏坐久忘歸去
林影波光漾月痕

渡江訪定山先生舟中偶成二絕

幾探江水不知源出沒鯨龍任吐吞此去定山問端的
定將消息與評論

星辰錯落眼中明混混江河泛棹行拾得支機渾不解
敢辭迢遞問君平

送本房司考王先生

仁孝文集

卷之二十五詩

九

弘毅堂

東風暖暖徧春臺幽崧寒英亦漸開拋斥豈須憐往事
品題何敢負高才芳心肯逐韶光老異本還移上苑栽
他日清香滿區宇也應門第問從來

別金陵館人沈子俊

看花幾度汨風塵今日河陽偶遇春造物懸知偏後我
風流業已讓前人九天孤鷺看搏翻三月轟雷聽躍鱗
一墜網羅還自笑從今不得有吾身

蕪湖舟中懷采石諸友

宣城賓館舊留連冉冉流光已七年桃葉秋風吹破帽
蛾眉夜月照寒氈人情翻手浮雲外世事縈心逝水前

後夜解鞍當采石與君呼酒醉江邊

讀羅一峰文集

蚤願樞衣未得隨獲觀遺稿讀京師忠肝義膽佳時疏
道髓文腴示學詩養氣直須宗孟子知音畢竟乏鍾期
一峰元在文山側直與乾坤作等吟

客中

三月春將暮飄蓬尚未歸煙花非故里月色自京畿燈
火慈親線天涯遊子衣青衫有時濕不怨世相違

送友人還家

燕北還家路三千水陸程青山遊子夢白髮老人情富

仁孝文集

卷之二十五詩

十

弘毅堂

賈浮雲薄功名落芥輕忍將爲客眼來送故人行

昭君出塞

將軍禦敵妾和番一樣承恩出玉關死戰生留俱爲國
敢將薄命怨紅顏

渭水吟

清清渭河水混混從東流一派絕淤滌四時長清秋澄
之亦爾爾撓之亦瀏瀏平若一鏡浮著此一葉舟天光
與雲影蕩漾同優游流出京兆中涇水良自羞

憶弟

分手半年後歸舟四月時光埋龍劍老音斷雁書遲夜

月開姜被春風冷謝池鵲鴦原上過此際最相思

露筋廟

婦人客宿寔非宜廉耻人心盡有之養得心完身已斃
千年留得露筋碑

寄法輪上人

憶別圓通寺冬風轉五更又經新歲月還是舊書生竹
徑分山色松林接水聲清幽無限樂輪與老詩僧

聞怨

逢人買卜問歸期擲盡金錢尚未知對鏡有驚憐獨舞
帶書無雁寄相思臂鬆金釧傷春老力怯寒砧搗月遲
北峰文集 卷之二十五 詩 弘毅堂
救水高堂親受託不辭辛苦爲支持

碧照亭爲李彥孚題

面面巒峩入眼青溶溶寒綠沁新亭星珠夜撒玻璃殿
花錦春開翡翠屏三代英華惟此在一泓道體甚分明
主人不是逃名者分付山靈莫浪驚

藥欄爲王大振題

天地生物心油然莫之禦靈苗幾許長夜坐聽春雨

重訪定山先生于溪雲亭

重過先生道德鄉拜瞻慚負鋒芒泰山北斗真人望
霽月光風舊草堂三載靜修無著脚千年眞樂孰登場

何當結屋溪雲畔同看溪雲坐日長

足張春官第小隱

借姚道明余宗源
史推餘四人聯句

老大乾坤一草窩行藏淺愧古人多紅塵擾擾莊生夢
白石漫漫寧戚歌吾道揣摩嗟相馬人心周折笑盤蝸
百年欲作千年計日月無情兩鬢皤

賀程錦衣加冠

旣冠非童子成人責在躬聖賢元我類天地本誰豐武
烈繩先祖文謨繼乃翁皇休隆世胄忠蓋正無窮

過青山嶺

不通真馬度青山踣足捫蘿賈陟攀玉鑄石中泉湧出
錦屏天外鳥飛還花食結子容先瘦燕未離窠口不乾
造物到頭端自許逢人休歎路行難

簡殷文濟

萍水相逢意惘然強呼椒酒慶新年喜聞春信來天上
怕見蟾光照客邊誰問祖生先策馬我慚鮑老已當筵
天街夜半重分手短句殘燈獨自憐

懷定山莊先生

芭蕉何處長新枝洞口春風識面時造化也隨人力到
及時培養莫教遲

題釣者

人皆得魚食我亦學釣魚三日持一竿一魚釣不歸問
之何因爾所釣不相如人釣曲有餌我釣直無餘殷勤
把直釣初志不忍違得魚足爲喜不得不爲耻文王百
世不復起直釣之道終已矣

關山月

白登風滿瀟青海鳥鶴鶴二十五長亭長驅出沙漠舉
目關河非北雁衝霜飛惟有家山月萬里能相隨照我
顛顛容映我藍縷衣動是隔年期復遲遲歸溪閨有
佳人夫豈無所思相思兩地苦同此見月時

古離別

仁峰文集

卷之二十五

詩

弘毅堂

妾顏如春花郎身如春鳥鳥隱花間鳴雍容度春曉鳥
向天涯飛枝頭花漸稀東風搖落盡飛鳥猶未歸花落
枝不朽芳心宛相守飛鳥過別林孤負春花心

題永潭卷爲吳文盛亞參賦

多年索我題詩卷我到君家君不見見君詩卷如見君
涕淚潸然落交面永潭之上林之垌雲坊華閱相崢嶸
使君已矣不復生留得名如水潭之水千載萬載同流
清

題畫

山重重水灣灣幽人結屋山水間山上白雲任舒卷水

瀕綠樹隨編班茅屋紉紉竹籬短柴門盡日長不關故
人抱琴久不至啼鳥一聲春盡閑殘編斷簡自摩閱孔
思周情良可得中宵誰作生民憂赤手中流作舟楫

寄親

家鄉千里路爲客兩年春落落龍池夢依依馬足塵有
心還許國無日不思親忽聽江門笛潸然淚滿襟

壺天秋月卷爲葉孟奇賦

秋水清秋月明天景劃出臨中庭清明有本故若此道
眼一見知其精乾坤萬物吾一理千古人心長不死壺
天一過一悚然胸臆盪磨去查滓查滓去盡不復留瑩
然蟾窟涵高秋千形萬狀不可隱伊顏事業追前修蒼
天悠悠有意不而我中夜生民憂欲挽治道還西周

雲水山房吟爲故宗人孟禎題

雲蒼蒼水潺潺有人結屋雲水間心同流水清身共白
雲閑古今上下肆幽討春色到門長不關黃金白璧信
塵土巢由自古惟青山青山對人長不老千年萬年青
更好欲向青山問主人雲水茫茫生宿草

送祝惟貞工部致仕

兩疏連函叩紫宸滿懷忠愛在君親紅葵背植還傾日
彩鳳當鳴不避人在古急流誰勇退到今頽俗見眞淳

仁峰文集

卷之二十五

詩

弘毅堂

絲衣白髮高堂上莫作尋常畫錦倫

廷試觀榜

恒情及第欲爭先造物於人亦偶然姓字我書三甲後
才華誰出萬人前有恩溪渥方騰海無石光明可補天
今古浮名堪一笑要敦實行繼青編

陪祭長陵馬上有作

朝罷金鑾出鳳城霜飛蹀躞馬蹄輕羣陰地下陽初動
萬壽山前雪正晴鷄犬遙聞知里巷兒童慣見識公卿
小臣叨與趨陪後沿路裁詩頌聖明

永康道中

仁峰文集

卷之二十五

詩

弘毅堂

永康小艇卸溪蓬路入青山似歛中紅鬻石泉春已過
綠經山雨樹偏濃家書計已逾三月鄉國瞻惟隔萬峰
喜有形堂遺址在舞衣何日試春風
北來天闕望中賒何日行行到永嘉
翠檜偶承新雨露
青山元是舊生涯
化民謾說仁如鳳
崖政端知猛似蛇
遙計巡行阡隴夜細聽春雨長桑麻

上永嘉任

乾坤大義在君臣敢為微名役此身祿仕幾人真為國
居官何者最親民鳳凰不解為鷹擊童子何能使雉馴
緬想古人高誼在後生何敢望清塵

喜雨呈文太守

雨珠雨玉總何裨一瀉天瓢卽解饑好是僖公書冊日
絕勝蘇老紀亭時賢侯小試為霖手病令高吟喜雨詩
佳兆定逢年大有田翁不用叩靈龜

盤離課駐集真觀

駐馬桃源小洞天靜中風日境超然寸心脫灑消千劫
半日清閑勝一年道士笑迎供茗碗故人契濶見詩篇
相隨還有胥徒在却恨紅塵未了緣

却恨紅塵未了緣暫從吏隱學神仙丹遺宿火凝紅雪
香借輕風裊紫煙柏樹小塢山郭裏梅花流水石橋邊

仁峰文集

卷之二十五

詩

弘毅堂

明朝馬跡尋歸路回首令人意惘然

宿集善院僧人乞詩書以畀之

午過飛雲渡暮投集善堂沿河堤結屋插水竹為牆雨
脚雲拖小潮聲風送長十年湖海客重嗅野梅香
欲雪

四野同雲密密垂重陰山麓樹離披地中喜有陽春在

漏出梅花三兩枝

瑞安夜歸舟中思親

畫鼓樵樓轉二更孤舟猶未泊山城寒燈二老還眠未
共此淒淒風雨聲

親在縣山子在溫寸心千里共黃昏不知今夜青山雪
寒透庭闌有幾分

遊天柱寺

萬山中擁梵王宮石磴羊腸頂上通東麓種松招野鶴
西潭行雨起潛龍謝庭草長春風在覺海波澄夜月空
清景撩人貪坐久夕陽歸棹小橋東

高秋官祠堂和劉誠意韻

曉尋白鷺度芳洲雪片霏霏鶴颺裴湖拍館頭知海近
地窮盤石見天浮桃花流水神仙宅蘋藻春風孝子樓
花底金樽須盡醉百年幾得共君遊

仁峰文集

卷之二十五

詩

弘毅堂

屋上青山山上塋塋頭樓閣更縱橫波濤到海風聲壯
島嶼浮空蜃氣清水木本源孫子念文章葩藻古今名
孝思逾久香彌遠金谷繁華草漫生

寢堂高構倚山岡伐石爲臺土築牆瀕海好峰鍾地脉
列崖寒溜浸天光江南有地追盤谷壁上無詩縱括倉
登眺撩人清興發欲乘煙艇破滄浪

和文吉國公江心詩韻

憂國強年鬢欲絲江心懷古越添悲靖康國步難言命
紹聖階胎可罪誰胡運百年成底事中原今日是歸期
天戈一洗忠臣憤欲勒層崖萬丈碑

輓交木先生

安石東山重起日寇君河內借留時雙鳬久去蜚英舊
侯嘗知五馬重來駿骨奇畢竟人心終有在如何天道
果無知臨風一掬傷心淚先爲吾民後我私

江心寺阻風

風急潮生一葉航舟師戒險類瞿唐細評可以人心險
欲利誰知反自戕

對面山城祇隔江孤舟風浪夜相撞十年湖海都無定
坐誦新詩對玉釭

白髮郎官祇自嗤年來心願與初違何時脫却風波險
仁峰文集 卷之二十五 詩 弘毅堂

綠樹青山足自怡

湖海飄零已十春忽驚白髮近來新誰云鄰闕非吾事
萬物原來備一身

萬物原來備一身聖功一視卽同仁仕途澆濁年來甚
欲製漁竿學隱淪

晚春

人生無百年我今四十九壯志了未酬白髮忽盈首才
劣位復卑欲奮還掣肘瞻此青陽景倏忽晚春候穠花
見疎枝弱條成老柳誰是同心人酌此一樽酒

壽黃大理和文邦伯韻

六旬初度今朝是九月重陽明日來曉日九山聳斗出
秋江孤嶼障潮回謾傳椿樹千年在真見蟠桃幾度開
要識神仙何處是薇垣淡遼逼三台

輓篁墩先生

脫化人龍去不還空留指爪在塵寰中朝人望存周禮
四海才名仰泰山東壁圖書歸旅襯南堂猿鶴護仙關
却憐解組還鄉日何處相從爲訂頑

朱學鄉傳定宇陳東山之後再無人承家衣鉢來伊洛
相國門楣識鳳麟里有一夔端可敬世藏片札足爲珍
南山舊稿心經在花竹餘光練水頌

仁峰文集

卷之二十五

九

弘毅堂

德可推評學可師先生心事後生知黃金鑠口緣何甚
白璧招蠅亦可疑才勝固爲時所忌名成祇與退相宜
不應獨信南軒篤感慨英雄不盡悲昔定山先生去官時先生遺書見喻
日此公天分最高但下學工夫甚不得力云云噫先生
獨理如此而容自犯耶又復起先生時人有以先生不
出爲高先生以張南軒世臣不可不出爲辭故末章微意及之而不勝爲之傷悼也

次家君奉業師黃先生韻

覆名不美黃金甌固心天地應同流直偕古人爭雄長
敢與塵世相沉浮曲蟻蟠蝸僅盈尺動直工夫在虛寂
回枯自有時雨功豈若救焚誇爛額月皎皎兮雲蒼蒼
欲飲不飲空持觴數墨尋行漫徒爾眼前潑潑皆文章

岳陽感慨希文記赤壁雄文亦殊類中流擊楫狂夫歌
千載形神未全異青山古今人白頭捐髀日月嗟若流
豐功至貴有大者不在人間公與侯天生聖人相繼作
穆穆皇風變淳樸悠悠迂腐亦何心先民而憂後民樂
謝公亭次黃先生韻

陶謝風流晉二人廟宇遙望兩江濱永嘉太守登山屐
彭澤郎官漉酒巾放達有名留後世揣摩何惠到斯民
古人心地梅花似自有清風爲寫真

和黃先生登東塔次韻

登高一眺發長吟恍訝金聲動樹林晉守有題留絕壁
宋皇無座寄孤岑遠臺芳草自春色倚塔長松幾夕陰
莫向長江問前事江聲嗚咽最傷心

春陪方石先生夜歸馬上偶成

山斗十年意青燈兩夜談春風來海角時雨徧江南把
酒心先醉聞韶味自甘吁嗟茅塞地何幸得鋤戡

再次前韻奉答方石先生

世路從來險於今不可談畏讒韓吏部得謫馬征南道
德初心負貧窮薄命甘眼前俱逆境爲敵不勝戡
奉陪方石先生遊江心寺再次前韻

千載中川寺春風此日談聲光流宇宙奇秘發東南潑

潑天機妙瀟瀟野趣甘詩壇分席戰老將孰能哉

送程元勳歸石門

對客詩成醉一謳乾坤無語鬼神愁金聲瑟瑟風生座
玉色娟娟月滿樓惟有此情堪贈別更無他物可延留
還家如見壺天老爲道猶存季子裘

送王發瀛歸莆田

睽教先師二十年寸心長遠瓣香前通家忽沐君來也
老眼相看我豁然謾煮香茶論舊事旋排小軸寫新篇
還家行李慚無助明月清風當酒錢

飲高別駕宅觀菊

仁峰文集 卷之二十五 詩 主 弘毅堂
三年三度到君家偷得閑情對菊花
夜晩主人歡不足
生邀明月浸流霞

松月軒

松節勁宜雪松梢雅宜月值物惟有松最清雪月臨之
更清絕吳興學士嘗留情黃生黃生勿但希其名

江心別意

春雨羅山舊弟兄東甌江上送君行
悠悠不斷江心水
不及通家骨肉情

企菴爲陳文元作

吾道節節高企之上可及吾道層層
廣企之堅可入多

費些心思硬著些骨力聖賢同我心天地賦吾質一企
發其機再企破其的聖賢不外求天地自吾立

端午日偶過江心有懷父師敬次前韻

繫北台南隔萬山有懷千里寸心關一鴈雖在誰爲樂
雙塔依然僧共閑鄉信杳隨秋雁斷夢魂剛逐曉雞還
尋幽偶過行吟處耿耿餘光水石間

雲津書院用白沙先生韻

文武道隆地茫茫何處尋六經尼父教太極元公心詞
藻真末技訓詁空好音細繙公案底應有指南針

和劉博士登吳山次韻

仁峰文集 卷之二十五 詩 主 弘毅堂
吳峰孤聳秀亭亭齊鑿何年借巨靈小著一亭聊佇目
大觀萬物自流形蓮塘雨過塵襟淨松籟風來醉眼醒
隱隱中川雙塔外海陽點破暮烟青

入雁蕩

一蹕芙蓉境便清羊腸四十九縱橫奇觀已極東南勝
秘發須還館閣英子如選承嘉王太史謂去雁十八指

藍多落莫三千世界亦翻更古今大覺南柯夢石上何
勞話死生

駐能仁寺俟孫大理不至

歇馬能仁竹欲眠星軺何處尚流連驛程業已逾三宿

山日長於過一年往事重違方石約方石先生曾有此行應了雁山緣靈巖咫尺春無限直奪光華爛錦箋

飛翰片雲來棘府單車指日向青山能仁何代遺今寺石柱天教壯此關百里旌旄看不到千林猿鶴下初還多年積得登山癖玉女峰頭一解顏

進士熊君奉使過溫便道歸省乃翁適躋八十壽於其行詩以送之

夢回天上憶高堂使節遙分近故鄉征馬急披官站月舞衣新帶御爐香遭逢親壽成嘉慶領得君恩倍寵光多少貴兒風木恨莫言幸會是尋常

仁峰文集

卷之二十五詩

五

弘毅堂

上鄧太守用西涯先生韻

伏檻調良已在胸駿奔冀北見羣空西涯方石交游內南嶽鄧先節太守東甌覆燾中世路不須憐失馬雪泥祗足累飛鴻親叨管下非沾潤點鑄紅爐與有功

汪仁峰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六

詩

入覲別趙中舍陳揮使

行李蕭蕭一布帆清風相送出羅山小舟莫放閑人棹留待明年載月還

題岳武穆王廟

豺豕南驅正可哀長城萬里遽先摧可憐白壁蒙塵化莫怪黃金買櫬回千載孤忠懸日在五更遺恨挾潮來何年消得英雄淚湖水生塵石嶼頽

晚泊廣陵

仁峰文集

卷之二十六詩

一

弘毅堂

得失與公不用悲揚州白鶴自飛飛秋林落盡春還在北雁來征客未歸二十四橋明月好百千萬載古人非隔船休唱潯陽曲涕淚俄沾司馬衣

題風木圖

木葉搖搖畫不停東風也不近人情孤舟莫向楓林泊更有慈烏夜泣聲

謝孫吉甫惠冬筍

隆冬萬彙正凋零獨借春風地下萌玉節尚微形已具龍文溪隱角初成全功未見醫坡老小濟還須慰孟生熊掌駝峰人自愛肯將清味與伊爭

題閑中清趣卷

梨花新月溶溶夜楊柳風輕淡淡春何處道人初睡覺
一溪流水石磷磷

送汪孔濂致仕歸松蘿

十年京國馬蹄輕四月携舟此送行落盡桃花初結子
釀成梅雨欲開晴不妨濯足經嚴瀨好去尋春向古城
笑我微名尚拘束蘿山回首不勝情

哭定山莊先生

夜雨霏霏濕滿衣當年親向定山歸天峰草閣應無恙
不復當年夜雨霏

仁峰文集

卷之二十六

弘毅堂

一樽坐引月華臨笑啜醇醪到夜淡主靜別來承妙句
平生端拜指南針

溪雲一笑卽相知老友相呼分豈宜愧匪西山能自立

謾勞朱老力扶持

百畝山庄閣草亭光風霽月夜窻熒年來猿鶴還驚否
聲絕瑤琴已二星

振羽曾臨萬仞岡五湖煙海自瀾茫鷓鴣不用閑喧括

羽族從來有鳳凰

梁木寒摧一夜風弱翎何處附冥鴻慟然一掬傷心淚
半爲吾私半爲公

示兒敬

聞爾新婚念爾淩老懷一喜一呻吟蘋蘩堪繼宗初託
弧矢無忘國士心萬事不差惟一理青春可惜是分陰
傳家莫謂生涯薄我有詩書值萬金

讀貞觀政要

三代賢良邈莫期貞觀遭際亦云奇片言不恡千金賞
一事真堪百世師謾說假仁成治蹟誰知慚德卒危基
分明可作人君鑑得失存亡是兩岐

春風辭

桃花紅李花白柳葉青青低可摘艷陽天氣雨初晴可

仁峰文集

卷之二十六

弘毅堂

是東君逞顏色伊誰專主造化工一草一木皆春風江
渚芙蓉竹籬菊花開獨不資幘幘顏麗色夫奚補轉
眼紛紛委塵土所以松柏甘遲遲烈日秋霜抱貞苦

次方純吉溪上韻

青山高出是比鄰太古精華入眼新五十無聞慚地主
一愚猶自辱溪神東風似亦欺寒士落月如眞見故人
獨許梅花知此意梅花知恐未全眞

送春

春來春去太匆匆九十韶光轉眼中雲樹綠陰朝後雨
煙花紅減夜來風鶉啼成血哀何甚鶯囀如簧技漸窮

莫怪園林多寂寞芳菲謝盡見春功

書屋

壯志江湖老更狂倚廬百念已俱忘
誅茅蓋屋離村壤破竹通泉到石塘
行道未須悲孔孟游心業已到羲皇
山房本爲藏書計須識無書道更光

野鶴沙鷗性本偏水邊林下自悠然
十年誤落軒裳徑寸縷無裨袞黼妍
春釀小桃紅帶雨節存修竹綠含烟
築廬兼得藏修便兀兀窮居又一年

和正之弟吟豐撥山韻

吟豐豁雙目峰高草木繁宛然太古意
惟此溪山存道

仁峰文集

卷之二十六

四

弘毅堂

人有所得口舌難具論松柏與草莽
雨露無偏恩去惡藥培植惟善根
人事既克盡天理尤光尊盤谷高
人居迹熄今復溫何時謝塵鞅坐此春風渾

又次枯竹韻

琅玕百十箇分自淇園阿貞貞傲雪姿
挺挺凌雲柯臨風忽相見羣茂乃獨疴
力齊雨露均氣化奚爾頗死節固自具
嗟傷天地和

松月軒

明月一輪松數株無邊光景画不如
清夜涼風動虬幹翻騰疑是龍爭珠
軒中主人晚照後仰觀萬物明如晝

就中有樂不可言欲與主人細參究

葵軒

愛日光華不擇林芳菲誰更受恩滋
紅葵偏與予相似萬里江湖亦此心

幽居

曉日三間屋茅簷隔土墻清風來竹徑
白鷺過蓮塘吸茗知泉品看花吸露香
園林今日主勿訝破天荒落葉掃還至
青苔剌復生曉雲看世變秋日照人明
慮定山俱寂神閑景自清十年湖海跡
猿鶴負溪盟

高塘雲隱爲陳本章作

仁峰文集

卷之二十六

五

弘毅堂

悠悠高塘雲渺渺高塘水水光雲影兩不分
徘徊鎮日高塘裡高塘主人林下仙誅茅蓋屋高塘邊
坐觀水止雲起處游心已在羲皇先君不見天下之水皆瀾倒
千廻百折東到海唯有高塘之水不出河餘波取沃高塘
稻又不見天上之雲變無極或爲甘霖或捧日唯有高塘
之雲凝不飛清陰十里松杉濕吁嗟高塘雲水豈不
良蓄奇欽潤不肯輕飛揚年來波濤襄陵風雨惡爭如
高塘水邊林下一草一木咸輝光高塘主人解此意託
雲自隱求予記作記未成先作歌卿雲康衢元不異更
歌孺子滄浪詩主人拍手雲間醉

柳溪書院

西周君臣久不作東周師徒明所學漢儒奈火失其真
一脉天開啟濂洛濂溪有圖洛有書言言字字皆鳶魚
顧茲後賢誰善學延平靜坐三月餘紫陽夫子起南服
親踵門墻傳慎獨經書傳註乃餘功口耳後人資講讀
族先侃侃方壺翁當年麗澤承春風書院我輩復故物
柳溪百世昭前功吁嗟六經載道器藏經華屋真崇未
家家燈火西窗紅芳躅到今誰可繼墜緒茫茫何處尋
平生感慨情逾濶文武弛張孔孟語愿中門戶元公心
到張源

仁峰文集

卷之二十六

六

弘毅堂

今古誰家百世姻汪方今日古朱陳削除臬嶺青山障
十里煙花共一村

到源口

源口人家竹樹深一樽相屬午堂陰緬懷三十年前事
流水桃花獨感心三十年前侍先君子竹山翁與族人
思學親人李本重暨主人方君蘇會
飲於此甚歡
今皆物故

過長汀

肩輿薄晚過長汀活水山間漱玉聲對揖堂階斜日在
故人相見眼偏明子與方兄嵩偕其從弟瑾暨年相識
遂為知己瑾沒既久為嵩兄一造焉
白頭父老八旬餘再拜殷勤問起居祖父交情頻歷歷

令人感創發戲呼

嵩兄尊甫有修公年八十二
矣能歷道先祖先君故實

故人之子有新卷再拜靈前一瓣香一表世姻交誼在

一昭貞節為綱常

瑾兄生子相大五月而卒今年二十
四矣母葉氏能守志不貳前此旬日
亦卒因

弔焉

悼溫女

誕子永嘉任春溫以地名不堪宗祀託惟恆老年情孤
雁三秋影黃鸝數日聲彭殤同一死修短設勞許
身不盈三尺年纔六歲餘言溫皆可聽性善有堪書母
病未離側兄毆每避悶山中乏湖石誌墓尚賒子

題戴都憲賓館春風卷

仁峰文集

卷之二十六

七

弘毅堂

密爾鄰封隔大郭春風披拂最先嘗菁莪蕩漾水初泮
桃李翩翻日正長德化坐當三月久材成彙見一時良
愧子樗櫟時無補自恃門牆也寵光

和王內翰京邸次韻

睽別慈闈憶暮秋鄉心無賴五更頭四千里路雲連樹
十二欄干月滿樓事業關心漫似夢光陰催老急如郵
寫懷莫學唐工部吟出新詩字字憂
蕭蕭短鬢忽驚秋公道於人獨白頭負日野心懸帝闕
望雲鄉夢到親樓項彊自合為家令腰折誰甘向賢郵
祇為民胞并物與緬懷後樂與先憂

拙逸卷

多事多從巧後成安閑人自笑無能却憐最拙無如我
州縣勞勞過半生

得戩兒書

子書示戩兒不及家事惟以袁氏世範一册令其親覽以裨立身治家之道而志學所尚則聖賢也逾月得戩書云凡白家務稟母而行不勞遠慮人便惟示所以爲人處世之道與子心契喜而有作

書來問道未全癡我已封緘去後時袁氏真堪爲世範
戩兒當不負心期學如顏子貧應樂夢見周公達可施
聖遠莫言無可法此心端謹卽嚴師

二月二十三清明

仁峰文集

卷之二十六

詩

弘毅堂

二月清明三月候一年光景一春過著風輕柳餘寒在
近日穠花得暖多弧矢未償空老矣酒杯雖在奈愁何
不堪復動松楸念極目雲山淚欲沱

上劉司馬

久仰高名二十年寸心長挂斗星邊東山不是晉人物
司馬却仍周職權黼辰正須裨袞闕羽書新報愬狼煙
小詩克刺爲求教不爲梁公解薦賢

赴玉田任薊州道中

雙鳥南來又轉東敢言蹤跡尚飄蓬泥塗正苦經旬雨
茅屋還驚半夜風供職喜逢循吏地保民慚負古人躬

前朝富貴今何物翁仲蕭蕭草樹中

辭玉田師生

王畿首善教宜先學本明倫性本天舉業詞章皆末技
正心誠意是真傳規模欲養如天地事業須修到聖賢
相見恨遲相別早提撕鄙意甚拳拳

送汪惟翰下第還滇南

三試禮闈連下第十年遊子始還家芙蓉不怨春風薄
黃菊應憐日夕嘉辭距玉龍紅日近回瞻金馬白雲賒
濟川有楫終須用未必長橫野水涯

送李一元之道州

仁峰文集

卷之二十六

詩

弘毅堂

禾塘水滿平曠日正是蛟龍變化餘天北風雲方進步
湖南霖雨正隨車莫言才大難爲用須信官閑好讀書
周子有巖懸太極好推至理究真儒

春陰次余錦衣揮使韻

養花天氣日初長尋賞無緣放酒狂但覺落花飛失影
不知過鳥去何方斷雲閣雨橫山麓輕吹遺寒到野堂
有約不妨重載酒一春晴日不須忙

賞荷和楊恒叔治中韻

才有蓮花便自殊有花堪賞酒能無盆池容止餘三簍
風月居然賽五湖白藕新分堆脫玉碧筒交勸滴真珠

絕勝泰華峰頭井况復閑身在帝都

天教炎暑避西城花氣陰陰不放晴水映紅妝欺月色
雨敲翠蓋動秋聲謾誇太乙神仙境且放濂溪風月情
却愛萍踪成契合莫辭樽酒話平生

朝房待罪

二疏連函叩冕旒聖君慈母兩溪憂雁門烽火連三月
鳳闕星霜越一周欲爲官家刻巨蠹敢於天地惜殘疵
盛明不與庸唐齒嶺海男兒亦壯遊

出都城馬上二律

疋馬蕭蕭出帝城蒼茫寒日照衣明十年已了槐柯夢

仁峰文集

卷之二十六

詩

十

弘毅堂

萬劫猶慚柳樹精出處時宜還世運炎涼天道亦人情
生來本有山林癖不是逃名不爲名
壯年英氣盡磨礱歷徧山蹊路轉窮我已當筵慙鮑老
誰於他日識楊公漁樵喜遂山人計飲斲能忘聖主功
老母倚門應望久舞衣何日試春風

到七級開凍河自遣

乞身喜得聖恩憐回首青雲已十年傲骨低摧窮李白
折腰何足病陶潛閑愁破盡非干酒歸興飄然不繫船
七級南來纔五里不妨兩日在水川

閱園

春雨晚來足水流平滿田脫巾挂樹上洗盞欲花前閑
適真輸我行藏莫問天田翁偶相遇唯道願豐年
雙鳥啼樹上羣鷗戲水中物情自諧協天性本相同四
海伊誰力兩園聊我容落花溪幾許把酒問東風

晚眺

久客坐孤蓬黃昏思更濃江山如待我風月也隨儂遠
樹連天碧殘霞映水紅忽聞幽渚鴈聲落暮煙中

竹齋歌

有地莫種賽西施西施坐令吳宮遊鹿麋有地莫種一
捻紅漁陽鼓動馬嵬山中推驚風有地宜種君子竹自

仁峰文集

卷之二十六

詩

十一

弘毅堂

古君子有益於人國琅玕可以獻明庭瀟灑可以醫人
俗錢塘江上隱人家隱人揭揭爲生涯外因揭揭長不
足中自虛虛無競譁中通外直當自淑人情慕傾多翻
覆獨行子子無與鄰齋室穰間惟種竹多年隙地今成
陰長竿翟翟高作林時有彩鳳食其實翩翩覽德鳴和
音隱人焚香讀周易坐泥清風比高潔綠梢白髮願同
盟共守歲寒傲米雪隱人隱人君子資此君容與雅相
宜仁峰道人欲掖進於德千里爲寄衛公洪澳詩

閑居

野屋三間竹圃邊清風枕上玉鐙然無端日日趨朝夢

盡是南柯未覺先

歸閑不必問元因不是清朝放逐臣誰說巢山能避世
聽風飲水亦堯仁

壯懷後樂與先憂范老當年志已酬盛世何人堪語此
心懸象馭水悠悠

題味閑卷

閑中有味人不識富貴奔趨無暇日銀屏金屋逞豪奢
大嚼味鮮甜似蜜頽然一榻臥前楹游心已在羲皇先
千載誰人會此意晉時人物稱陶潛閑來無事不從容
風雲天地紆心胸純公先得同然者閑中滋味真無窮

仁峰文集

卷之二十六 詩

七

弘毅堂

上山老翁竹洲後適意閑中日應久一樽獨醉翠筠間
灑灑清風生兩肘老翁此味知不知忙閑何者是便宜
賢郎問我我不答長誦明道淵明詩

太極巖獨坐

朝廷修孝宗皇帝實錄命進士下郡
邑分搜治蹟邑以儒生宗人尚和預
校修之列因感激
成古詩二律寄之

我有終天憾黔黎失聖君帝功三代盛國史萬年新祗
恐丹青筆難描造化鈞勿言一邑小四海轍同輪
進士來山邑綸音事纂修儒生持直管史館待芻搜至
德天同運洪庥海共流煥然昭一代典則自春秋

愛山吟爲宗人尚龍題

山以我爲主我以山爲賓主不畏山高山不厭主貧古
人能愛山詩句何清新我亦在山中四山爲比鄰推窗
卽見面峯巒如相親問山何其高不讓土壤尤嶙峋問
山何其青能興雲雨祛輕塵問山來何年曾見太古羲
皇人青山問我何所有一善不名空白首青山問我年
幾何不保百年長不朽愧我涼薄不如山七尺昂藏負
兩間今人古人渺何許風晨月夕相追攀人若旅兮山
若主愛山聊共山容與爲君寫作愛山吟試問青山山
不語

閑居

仁峰文集

卷之二十六 詩

七

弘毅堂

虛舟駕驚濤篙師視爲常山人一操之悸駭何能當脫
此沉溺波卽彼安樂場木石足可居鹿豕在我傍飛鳥
歛倦翼流音鳴青陽幽蘭在空谷誰能闕其芳鄰曲相
慰勞濁酒連數觴醉來任高臥聖世真羲皇

天地四海濶茫茫何所之舊隱尋山中所居適其時神
濶作霖雨夫豈無所施妙用貴濶藏千智不如愚臨溪
看湍流道體不在茲就中儘可樂冬夏忘寒饑靜坐把
周易朗聲誦陶詩無絃對素琴有酒引滿卮明月有定
約清風無常期一值良盡歡舍此誰相知

淵明遷南村謂多素心人令我棲南園索居遠比鄰素

心既無有新知亦誰恂如有素心人要荒矢相親了丁
伐木詩古道何沉淪嗟嗟結交行滿眼皆荆榛空山自
往來黃鳥鳴當春我心既無知咽咽徒悲辛

寒暑有推遷人事如轉轂興衰不可恃禍福相倚伏智
人達其機順受鮮不淑東陵固爲榮青門亦何辱種瓜
青田中邵生良自足張翰去江東秋風動歸速尊鱸亦
滋味恃以薄梁肉我愛陶淵明清風振寰谷辭去五斗
米歸對幾叢菊忠愛本天性嗜好隨所欲出處亦大節
丈夫肯碌碌頽風千載下誰能踵芳躅

春雨足郊原和風弄輕霽欣欣草木榮侃侃禽鳥噉萬
物各有適人豈匏瓜繫仰止隆中豪小兒拊當世抱膝
梁甫吟悠悠甘卒歲彷彿有幸老起應商王幣南巢功
何多三分蹟何劣所取其大同不復論其細所以陋巷
生可以當禹契會點詠舞雩漆雕不輕仕後賢頌先哲
俱已見大意所言不下帶而有濶遠係所行不踰身天
下可平制在人夫何爲在我當自勵

綠野在河洛繁華幾變更朝爲飛鳥堂暮作歸雲庭山
水日夕佳風月多閑情自古功名士樂此終餘生一朝
豪華盡院墅生榛荆松柏推爲薪遺基頽作平轉眼黍
離離遊魂孰招征樂事信可貴而亦實可憎南陽有草

盧千古誰人爭
平生不知耕客來不問稼平生不好奇問字無所詫平
生不好奕客至惟同射平生不好玩客至相觀化空壁
琴一張虛齋書滿架客來分半席談笑不知夜有酒須
盡歡無酒不爲貰汲泉煮山茗清談亦何訝明日可復
來交情無飾詐

到韓家塢追憶琴月處士

背山結屋向西門山勢回翔若鳳蹲有此乾坤生此景
近非城市遠非村錦屏山名春色映書幌鼓閣山名秋
聲到酒樽好是山人青絕處梅花三弄月黃昏

漁梁送別卷送陳通守陞蘭州守

西風夾道柳枝長不綰行人離別腸千里暮雲連冀北
一帆秋江挂漁梁清朝士論還應在晚節功名好自強
我有東籬黃菊贈薄言采采重悲傷

壽方得與表伯八十

中表總親獨見公清風高蹈石門中蟠桃已熟三千歲
甲子重經二十冬壽骨近來癯似鶴瑞占何日兆非熊
更加十載爲人瑞作頌明當獻九重

睡起

賦性從來野更偏才逾五十便歸田假饒炫赫三公位

不博清閑一覺眠白髮催人容易老青山留我幾何年
平生佳濟生民術分付沙鷗野水邊

市遠山高地自偏養生不用洛陽田不如陶令能任醉
酷似邊生只好眠流水行雲供短句落花啼鳥度殘年
背巖還有芳葵在一點丹心向日邊

崑山秋月 石潭入景

石潭有白石瑋哉崑山姿誰簡沙磧中自附以爲奇絃
觴日相接游詠聊自娛風吹楊柳條月挂梧桐枝老人
酒微醺灑落凌宵期乾坤如此樂時有解得知老人不
可見明月還在茲雲孫昭世澤狀景誠其宜

仁峰文集

卷之二十六 詩

十六

弘毅堂

李頓春風

傑哉石潭彥築室南山岑明經起進士教授以爲任植
李當平坡歲久皆成林學者來四方登屨舍其陰周情
與孔思俛仰彌高深春風一披拂生意咸駸駸仰只百
世餘誰能會其心指南針尚存汲汲宜追尋

赤壁漁磯

瀨江兩赤壁今古誰稱奇泛舟蘇子賦橫槊曹公詩舳
艫紅蔽天周郎亦男兒千載子陵臺九鼎懸一絲汪郎
石潭村絕景兩若斯舟車所不至偏與隱者宜一竿三
十年風月披漣漪名勝有至術豈以虛文爲

金山龍窟

平原有活水紆遶村之南上有金山下有百尺潭蜿蜒
與有神物潛此淩莫探下流有古渡舟楫相聯參膾炙
元忠詩千載爲美談龍德聿方中一躍時所堪八垓普
霖雨萬物沾酥甘回首石潭村草木生輝燄

瀛峰聳翠

迢迢古城均有山高峯聳直上千雲霄橫敷生萬物靜
比仁者壽剛比義不屈羣翠不時凋一青自天出雲雨
自興藏煙嵐時出沒一洗山中塵光輝增突兀石潭有
佳士樂此幽鬱鬱體用不可虧此義君知弗

仁峰文集

卷之二十六 詩

十七

弘毅堂

方墩環清

混混石潭流澄澄淨如練一帶遶平墩古有寶華院瓦
礫今已空方墩宛當面至人陟其顛道體眼中見單衣
試暮春童冠携羣彥一濯方墩清乘風舞雩轉就中有
至樂點後聞者鮮少壯當勉旃流光急如箭

古井甘泉

貪泉不可飲一飲懷千金溫泉雖可澡不洗心疴沉患
山徒自清中冷徒自深何如古井泉人仰如甘霖渴者
能止腹病者能療心有人爲種杏千畝應成林天地生
物心於此亦可尋人胡不法天天亦能禍淫

靈山祖廟

山川鍾靈秀窟有蛟龍藏皇皇武翼公攬勝據其岡於
上結寢殿祀我忠烈王王受八字封宋元遙自唐六州
千載祠十姓九家汪我祖本鐵佛伯仲元一堂宣城煥
唐誥奕奕同流芳悠悠本源思敢不盡蒸嘗

九日登中峰

秋氣壓山山欲摧赤脚走上中峰來高歌拍手一長嘯
湮鬱散盡增崔嵬野花含香印雙屐北巖飛翠來吾杯
清流一帶漱白石下有天井波潌洞山川形氣無盡悲
聲光萬古相驚催至人一覽萬物定生意轉幹如潑醅

仁峰文集

卷之二十六

詩

弘毅堂

和風烈日豈有異春衣秋服隨所裁欲起點也語此意
西風瑟瑟生林隈但覺精爽豁吾目又覺浩蕩盪吾懷
不知何處是天台不知何處是蓬萊天地此樂固不泯
得與不得惟人媒中峰屹立千萬載古人樂此經幾回
彭殤自古皆妄作富貴有時而興衰造化自天有如此
世事於我何爲哉齊山不必開口笑牛山不必淚盈腮
丈夫出處應有數杖屨豈惜相趨陪江湖壯志窮益堅
乾坤勁氣老復孩但存一息當猛省茲山忍使蒙凝駭

春日偶成

共說山中好山中稱隱淪水溪遠見底風疾不生塵樵

擔穿花塢漁蓑渡柳津利名無我分風月任閒身

春日遲遲出春風侃侃吹遊魚來淺水啼鳥占高枝適

意臥芳草陶情歌紫芝山中有足樂不必學鴟鴞

溪山真太古事事見根荄水盡源頭出雲銷天景開一

元消復息二氣往還來花落花開處分明道體坏

臥病

臥病犁鋤久不攻山田百畝付村農三年過夏長憂旱
五穀逢秋盡願豐詩債酒錢行處有藥囊書卷坐來同
溪山不減湖山好謾說形骸似放翁

春晚偶成

仁峰文集

卷之二十六

詩

弘毅堂

惴惴人間白日臨年來諸事負初心有生潑潑皆天地
斯道綿綿自古今三代規模惟日下六經刪述到誰淩
淵明琴會無絃趣我有絃琴欲絕音

聞命下客致仕感慶有作

再上封章爲養親聖恩矜許待終身不才何以終酬主
謬學難容再誤人且喜慈闈就色養不愁妻子怨家貧
遙聞天陛覃恩詔擊壤高歌答帝仁

忠孝平生兩繫心廟廊無分合山林歸來敢謂宦情薄
休致難忘聖德深自矢苟存還戀闕誰嗤未老遽投簪
雲龍慚負當年會洗耳中峰聽鳳吟

園居六言

決決溪聲入座重重山色當門夜月梅花三弄春風竹葉一尊

茫茫天地古今潑潑鳶魚上下二氣往往來來萬物生生化

笑弄閑中風月坐觀靜裡乾坤悵望美人千古獨尋古道孤村

人在溪山遠村居當流水孤原不高不低茅屋半開半戛柴門

煖透魚遊方沼春催鳥弄晴峰風謾竹聲細細日高花
仁峰文集 卷之二十六 詩 十 弘毅堂

影重重

高據萬山風月平分三島煙霞西洛潌溪意思蓬萊間苑人家

堯舜天邊雨露巢由山裡年華惟學柴桑種菊不向青門賣瓜

大忠廟

大勢分明不易爲忍看民社坐淪夸二孤可託名猶在一族中興積未知已決死生殉帝室莫將成敗論男兒潮回怒激厓門石似爲忠魂洗舊悲

守道還因見道真人間大義在君臣一毫未盡猶欺已

萬死終甘豈爲人自度遺孤能立趙也知三戶可亡秦到頭莫笑成功少已就乾坤一箇仁

土盛君亡曆已過英雄到此欲如何亂華黠虜凡三變誤國奸諛祇一和天定昭回明日月人心光復漢山河

腥遺厓石今磨滅千古穹碑正氣歌
端午偶成

坐中光景暗中移動處無聞靜處知小的團圓非爲酒老懷感慨偶成詩南風不入虞庭調湘水猶含楚國悲何物閑愁能繫挂乾坤生我亦男兒

幽居

仁峰文集 卷之二十六 詩 十 弘毅堂

柴門無事鎮長局兩耳不聞鄰闕聲滿洞桃花應自愛背巖葵萼爲誰傾悲歌孰弄桓伊笛汗漫如聞子晉笙散步空堦未成佇一聲暖鶴月華明

送朱天申

同窓白首交非淺傾蓋青山席未溫莫把世情規我短欲將心事與君論三峰送翠來天柱二水拖青到海門似此高淡猶有盡月明無語坐黃昏

賀德姪誕子

孝親未論本天養養子應堪見父慈病脚未陪湯餅席老懷盡付弄璋詩春風謝砌生蘭葉夜雨燕山長桂枝

兩姓後昆知獨盛滋培陰德是根基

潛虬書院

書院園冠熾若林聖賢謨則到誰濺珠還可笑空留櫓
琴趣須知不在音風月無邊周子學鳶魚上下子思心
爲君繡出鴛鴦補妙法金針可細尋

哭猶子朗

骨肉傷心夢亦驚蟬蛸倏忽了平生從來孝友根天性
隨處溫恭翕衆情隆替不憂門祚薄品題還幸里推平
昨朝猶問顏淵事惜慕顏淵學不成卒之前一日以平
故舉顏淵爲問予答之詳再領予言而
起敬慕之意徐曰學者所當深學也

仁峰文集

卷之二十六

三

弘毅堂

彭公生祠成喜而有作

遺愛伊誰去後思甘棠風詠峴山碑攘名祗足慚王襲
向善誰能掩項斯公道在人明似鑑口碑載路美如飴
從來王政同天德名宦鄉賢合一祠時長民正有教王
并州所爲者故詩
之及

送周學正之潼川

蚤從洙泗看淵源久仰濂溪得正傳已衍支流來練水
更敷一派到潼川清時獨羨儒官重治化還須德教先
君去不須憂灤潁錦江春意正無邊

重遊圓通寺

水月巒雲舊浪踪偶然爲客落飄蓬東西南北紅塵裡
二十一年春夢中古柏幾驚遊客換小梅曾憶老僧同
帶無可鎮山門重重攬煙花付短筇

日色

日色動秋水山光落畫屏有人茅屋下閑坐製荷衣
行吟山澤畔日色在秋袍睠此澤中水清清照鬢毛
風虎千年會雲鵬萬里心仰天瞻日色慚負幾何溪

秋日山居懷舊

秋日山居無事掩扉獨坐惟覺景
物更易秋思撩人然不妨其爲獨
樂也因思昔判順天累上疏言事不報更乞終
養又不報身已在告不視事局門獨坐正他此
時心志沮遠五內紛然更加歲次秋懷曷
以堪處偶成二絕以志痛定思痛之意

仁峰文集

卷之二十六

三

弘毅堂

進退情違已熱中垂楊無力任秋風山林朝市應懸絕
光景撩人歲歲同

飲啜棲遲盡國恩涓埃何以答乾坤命窮骨傲難爲力
忠盡留傳付子孫

月出

輕風兩腋夜颼颼一韻詩成輒一謳萬象可人無似月
四時光景不如秋早爲老母營盃酌終鮮良朋自倡酬
林下悠然耽此樂不知尊貴有王侯

坐久頽然欲假眠攬衣重起翫嬋娟更分玉宇全如畫
勇退閒身半近仙海角天心還夜夜清光皓魄自年年

不堪短髮旋非故一度相看一惘然

自嘲和俞貢魁子薦詩韻

六旬已度七旬將兩鬢皤然白似霜落日空山力黯淡
卿雲碧落尚微茫行藏能不愆於素用舍何須問彼蒼
喜有孔顏家法在仰瞻蚤暮見羹墻

仁峰文集

卷之二十六

詩

西

弘毅堂

汪仁峰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七

詩

新燕

新燕新燕來何方塗營舊壘臨高堂依稀似識主人面
作止審視驚回翔托枻附采葺且固雙立梁間對面呢
喃如有訴相看不厭主人賤且貪似惜主人頭上白髮
種種顏非故白髮白髮不須猜長江前浪後浪催激聲
如雷爭如烏衣巷裏青青長不改一年一度去復來君
不見長安相國門前車馬客一廢一興轉頭逐逐填塞
戟門陌戟門寂寞芳草生惟有梁間燕子飛來猶帶朝
陽色天地萬物同化鈞最靈萬物無有如人心靈者反
昏塞者智吁嗟人兮何事不如禽

仁峰文集

卷之二十七

詩

弘毅堂

弘治行

弘治聖人居九重勤儉孝友根宸聰嬪嬙不御貢獻抑
權幸踈斥耆德崇十日一雨五日風七曜順布八蜡通
苗稼連疇不見土淺山沒雲皆粟黍龍骨長乾挂屋巖
雲鼓不聞祈聖水徽俗祈禱即詣名山汲聖水多驗故旱取水者接踵於道新狎酒
壘黃鷄肥犢視卸却更裳衣兒童蹋歌女起舞一年樂
事心無違道不拾遺尤不吠敲門不見催租吏只將款
吏珍羞賄吏錢日可爲歡并一醉醉臥明月聽鄰翁鄰

翁擊壤歌弘治

哭寶之給事

難祛妖孽是城狐一代綱常手自扶危行儘當仁者勇
能言是亦聖之徒湘江有恨埋魚腹山日無光到鳳簪
老我空懷人似玉末由縮地致生芻

山居

白鶴山顛自足看支床底用老龜盤遊魚長有五六寸
種竹多踰千百竿瀟水却因愚者顯兔園適遇野人安
平生溫飽非吾事更植松梅伴歲寒

送故人葉孟奇

仁峰文集

卷之二十七

弘毅堂

山中高臥四年餘門巷蕭然少使車秋月壺天來逸老
冬風甕牖見寒儒畧無仔細堪供奉惟喜從容問起居
執手相看頭盡白鎚銖莫更役殘軀

十六夜月下獨坐

昨無簫管爲吹明

中秋有詩邀羣從
瓶月無月而止

今喜嬋娟相傍行

不費杯盤成獨賞何須竹杖與同乘一元沆瀣從交下
萬籟靈虛自在鳴不覺心神倍清爽逍遙欲問漆園生

辭召往邑曉行

鷄聲村店早曉露月華新崎徑沿山麓危橋渡野津
魚初適性花木正淺春道路長驅者應嗤避世人

梅巖張廷曙有約遊賜塘值雨酌於其第席上聯

句時與陳司訓程國子聯句

曉來風雨負心期咫尺賜塘練水湄汪已與細君謀有
酒不應佳客坐無詩張席中談吐皆珠玉陳天外飛鳴
盡性癡汪且喜主人申舊約陳明朝杖履莫遲遲程

赴郡道中寫懷

爲報臺書召有各不關榮辱自還驚伏啣老馬寧辭力
待餉慈烏若繫情短晷下時天欲暮輕陰散盡日初晴
聖王以孝相爲治定爾寬恩鑑蟻忱

君恩母壽兩堪憐憂喜交攻一寸懸萱草綠經霜色淡

仁峰文集

卷之二十七

弘毅堂

芙蓉紅滴露華鮮平生忠孝端由已老去行藏總係天
回首青山驚歲晚徒勞魂夢五雲邊

義士行爲程彥寬賦

買妾聞卜姓不卜夫有無捐金娶少婦豈虞元有夫少
婦前致辭涕泣沾羅襦妾身還有翁妾身還有姑匪但
鬻妾身妾夫傭爲奴用以贖翁罪弗遑顧形軀事迫不
得已離別在須臾君聞心惻然歎息還避趨忍辱哀怨
情強合諧歡娛仁義華衰榮財賄土苴餘承遺返歸室
那復論鎚銖義聲動遠海官府咸起予一家骨肉親得
君歡如初馮商傳宋史高義良不踰舍刊起義者是卽

聖之徒不謂商賈郎勇決如此夫商賈郎如此夫邯鄲市上亦賈徒奇貨可居即便君暗移人國人不知人不知心有耻可憐生在戰國時若聞此風應愧死

題水西寺

李白題詩水西寺留得聲名直到今千古紫陽山下木風流餘韻到誰流水西寺詳師以詩卷請題予閱留題於承久而所以能承久者其亦不在於詩歟撫卷悵然

半閒卷

緲緲煙光芳草地溶溶日色養花天箇中滋味閒人得閒是人心未動先

仁峰文集

卷之二十七

詩

四

弘毅堂

謁世忠廟

漠漠平田水鳥飛梁家風景尚依稀山中樹色浮丹殿爐上煙光映赭衣負販客來門屋坐乞靈人向野橋歸封侯廟食男兒事何事男兒不自希
新安十姓九程汪國系會收作棟梁保障山河雙國士崢嶸宇宙兩祠堂前朝窺見衣冠古千載散間黍稷香忠烈世忠昭典則兒孫佩服可能忘

邵家灘

難姓邵家今幾世仁峰老子此來遊羣山半落千秋寺二水中分萬貫洲春已成功花結子天方欲雨野鳴鳩

多年耳不聞鵲怨聲在隔溪樹上頭

到閬口簡國子畢文中

屯溪十里閬川渡兩岬人家喬木稠宿水早添新雨漲遠山低抹淡煙浮遊人閒却登山屐販客牽連上水舟濶別故人歡聚首一尊細與話綢繆

冒雨臨溪道中

南鄉山水聞名久我欲縱觀還復難清水每經雨後濁好山多是霧中看杖藜到處不成樂樽酒主人徒白歎何日陽鳥離海角好將剛斧破陰頑

東園八景

仁峰文集

卷之二十七

詩

五

弘毅堂

方塘雲影淨山色上樓多小閣涼颺度閑亭夜月過寒香存圃菊翠葢長池荷春意屯西館東風在雪窩主人隨所寓酌酒日高歌

宿柳溪書院四絕

昔聞柳溪名今宿柳溪屋源自柳塘分餘波資啟沃青青柳塘柳歲久風凋零移來柳溪上依舊還青青青青復青青有終還有始天地生物心循環長不死夜雨過青山空塔曉猶滴起望鵬山雲愁多眼無力

和定山題釣魚圖

歲晚空山寂月明溪水淺惟輕利祿者能識釣魚心

詩有云我知釣者
心不在魚竿上

拜程端明先生墓

久仰端明翁始拜端明墓寥寥三百年象致已非故斷
碑芳草溪翁仲泣朝露落日半空山風聲在松樹俯仰
想昔時依稀只如昨洛水與浮溪桑梓遙相顧聿起司
北垣適當宋南渡詞藻應並軀才華稱獨步風裁動朝
端上意甚眷注桃李半在門勇退桑榆暮道遙林下身
行履不違素役濟義所存金帛捐相赴文廟峙學宮丹
堊侈前度清風內翰橋千古西門路惟此自可存三八
土何與蓋棺是非定是非尚訛誤再拜敬桑梓一笑浮

仁峰文集

卷之二十七

六

弘毅堂

雲暮

過西溪書屋

策杖過西溪簷牙古樹齊清風來竹逕斜日在山藜春
盡鳥還寂午過鷄復啼遺編宜肆討靜室足幽棲閑戶
君家事登雲此是梯

謁烏龍山忠烈行祠

烏聊誠美矣不似烏龍幽二水合當面一山來盡頭功
同山並峙澤與水俱流國祀昭彞典鄉人薦藻義緬懷
洛水老古廟是貽謀

紫峰歌

新安有山名紫陽烏聊問政高相當華齋先生一寄足

草木便覺生輝光於昭文公不忘本考亭高扁名其堂
後人因之架書院繫之夫子如袞裳從此聲名徧天下
泰山衡嶽相頡頏宗黨有子方壺齋時來問學志不常
青龜慨欲復舊業柳溪華構昭柳塘柳塘麗澤紫陽者
一到山下心望洋盤桓踟躕不忍去那得夸娥移負將
紫雲溪上突一峰土木紫翠如蒼茫高山仰止不可仰
於以擬之示不忘正如紫陽懸建寧又如東山移建康
高峰了然在心目瞻之在上質在旁我來一見心惕然
奇哉吾子善比方茅茨更在溪山中千山萬山同高岡
率山况是江南祖久失故處無人彰區區一峰何爲者
自有突兀摩穹蒼克之入荒亦可塞其體至大還至剛
運之亦可爲事業墟之亦可爲文章人生體段苟不虧
壽延天地宜靈長宜靈長天所予不在山不在水只在
吾心腔子裏我壽可延山亦傳徒擬於山徒爾耳勉旃
吾子及早修莫如老夫今日欲卓無錫矣

到富溪

久聞隱者名來訪隱者居重複青山裏廉纖過雨餘一
村自閭里四面如城郭禮義爲軒裳詩書乃舊俗芸香
浮几席蘭玉森階除盃引鷄峰秀詩嚼蛟泉腴游心傲

仁峰文集

卷之二十七

七

弘毅堂

羲皇擊壤歌唐虞緩步清風來獨坐浮雲俱真味煮菊
英香帷佩竭車無將復無迎不忌還不拘花卉色秀冶
草樹陰扶踈飛來兩白鳥浴泛雙鳥鳬乾坤不知老日
月從居諸聞道桃源好桃源恐不如

鷄峰精舍爲程用禮題

精舍貯六經六經載道理道理原於天天命昇於已已
具四德全只在方寸裏此心一運動道大包天地天地
生聖人繼天立人紀凡具性分中歷歷皆已試所言乃
行迹一一載遺紙刪述爲六經萬世仰孔子軻氏復失
傳漢唐得查滓珍重周元公光復實茲始太極一箇圈
仁峰文集 卷之二十七 詩 八 弘毅堂
溪聞羣聖旨破的有二程逸駕騁殊軌至我紫陽翁漸
磨淪骨髓日月麗中天昭明尤具備桑梓籍餘蔭後賢
相繼起定宇與雲峰卓卓東山氏鄒魯稱東南聲譽相
比美如何餘百年士風已靡靡不見冀北馬自炫遠東
豕到今咕嗶徒仍復事口耳買置還明珠鏤永侈經筵
經筵尚無爲書屋何爲爾六經須再焚哲言良有以偉
哉鷄峰英乃有見於此築室鷄峰前遺經究源委力行
體諸身持敬安素履不慕軒裳榮清風淑鄉鄰閑居閑
小塘明月浸清水大扁月澗書華宗程學士我見月澗
詩特過月澗里掀髯一長笑草木聞春雨世無九方臯

驪黃論駮駟瑤琴人不彈茫茫少知己揮斤嗟成風終
日不傷鼻庖丁善解牛肯綮迎刃駛自嘲老更狂鼎鑪
嘗一指與君說三昧心會難啟齒空齋坐忘言青山白
雲起

納山爲程廷直作

人心毒猛如蛇虎可歎今人不如古紛紛輕薄不足交
緬懷古人心獨苦古人欲見還復難舉頭惟見古時山
古山曾見古人面明月清風相往還斷送古人經幾許
把酒問山山不語我見古山如古人納交願與山爲侶
誅茅山下結高樓山色招來樓上頭宛若羲皇在當面
清虛太古心悠悠
仁峰文集 卷之二十七 詩 九 弘毅堂
慕菊爲程廷殷賦
慕菊慕菊復慕菊慕菊之兒夫何欲良因菊是先人栽
先人菊在人不在人不來花如故酒盃手澤想當年一
見此花如陟岵此意問花花不言淚涕湮湮花前土慕
菊兒良獨悲朝慕夕慕無休期嘹唳孤鴻落西浦慈烏
啼血過南枝聞此聲更悽怨聲音笑貌豈僞爲惻怛中
心達於面慕菊兒良獨悲朝慕夕慕無休期直須從親
九泉下不見菊花慕始罷

富溪辭歸 富溪趙三宿商山吳君敬之領從者來
迎汎川先生尚敬有遠行復來致別而

主人程中舍諸孫彥猶盛
設學留力辭去出門有作

錫峰三越宿猶不盡交情載識商山彥重來汶水英自
償鷄黍約何用僕夫迎鄙劣徒相辱溪神恐見憎

到商山夜後主人醉去獨坐月下緬懷作此

拂拂兮風清皎皎兮月明邈予一人兮坐中庭景仰竹
洲兮敬弔先生繫起南服兮王業已偏噉復中原兮伊
誰敢磨進不得志兮退怡其情爲此竹洲兮養吾親以
樂餘齡有竹兮青青有菊兮寒英有沼兮荷花芙蓉淨
香直節兮離離有亭遺址猶存兮花木凋零堂墅沙磧
今歲月變更物故迹息兮尚存其名問公何以得此兮

仁峰文集

卷之二十七

詩

弘毅堂

公亦無言水到今而清冷山到今而崢嶸思公不見兮
徒仰儀刑後生感激兮涕淚交橫山有時而崩濤水有
時而桑田有公之心者思公無幾年

舒軒爲吳君信道題

無謀心境自舒舒便是閑雲也不如我亦擺開塵世網
與君靜坐看鳶魚

松軒爲吳茂之賦

陶栽五株柳君栽五株松問之何乃爾云慕竹洲翁梅
竹託標榜偶爾遺虬龍小子窺翁意應鄙大夫封嗟此
亦國命雖辭詎能容相汚非所取爲善宜與同三友苟

欠此歲寒誰保終我欲補其闕於以扁我宮老夫聽君
言因而知其衷附物以自策良玉假石攻滾根盤屋土
鐵榦摩蒼穹發此爲先兆還生十八公

遊龍宮寺庠彥故人光州太守從子吳汝礪宗人

恕夫從子傳芳時僑寓僧舍邂逅敘舊因共聯

句

天上歸來日日閒仁峰追陪杖屨到禪關用禮涼陰滿

地風生竹仁峰霽色當門雨過山延殷一笑偶然逢故

舊汝礪片言便可訂庸頑傳芳紅塵不動溪雲淨用禮

始覺龍宮隔世寰延殷

仁峰文集

卷之二十七

詩

弘毅堂

同遊習之兩塘聯句

半畝方塘兩面開仁峰源源活水自潑洞用禮一株樹

影東西見仁峰幾點雲光上下回延殷春事釀成花落

去用禮天機流動鳥飛來延殷小園何幸羣賢集爽閑

看園丁薙草萊仁峰

游鱗潑潑鏡中行用禮我亦欣然濯我纓仁峰東滔却

從西滔過延殷下泓不及上泓清仁峰乾坤此景兩人

得用禮雲水閑情觸處生延殷一笑相看忘爾汝仁峰

不知人世有蓬瀛用禮

花臺聯句十四夜與富溪諸友生寶澤樓月下主

人吳習之指花臺語曰此花先人所植

因鑊石爲臺以貯之非爲觀美也亦寶澤之意耳請一言以及之遂爲聯一律

味閒留得百花根仁峰鑊石爲臺慎保存紅藥枝頭尋

手澤用禮翠蘭葉底想春恩月移繁影來吟榻廷殷風

送新香入酒樽金谷平泉世無數啟微幾家看得到兒

孫仁峰

荆源道中

詩筒酒盞坐中頻興味駸淫太損神鄉曲久知非酒客
平生應恥作詩人誰當嘉賞詩中史我自虛過醉裡春
却笑淵明渾似我千鍾不屑乞芳鄰

到石田散步

仁峰文集

卷之二十七

詩

弘毅堂

石田下馬欲晡時散步斜暉挂柳枝舊水淺添新水白
近山高劣遠山奇無多歲月休停酒隨處園林可放詩
回首上山應咫尺暮雲春樹莫離離

江潭道中

夜雨滂沱直到明江潭春水坐來生小舟港口無人渡
破傘街頭有客行却笑一春多旅食不應四月少啼鶯
憑高舉首鵬山近三嶺岩巉半日程

六禽言

昔梅堯陵作四禽言蘇東坡作五禽言各以其地禽鳥之音而名之也予家萬山中春夏之交羽族甚衆今即俗語其音最著者倣其體作六禽言

黃鳥鳴垂楊啞啞音如簧儂家有樂事臨風爲立張堂

上白頭雙老子三房新婦花麗娘三房新婦花麗娘鶯語

當春有好鳥恰恰鳴東牆忽驚春夢覺有客來何方既

沐君來君且住汲水煎茶喫茶去契茶去鶯語

農事不可違百務聊爾爾有鳥催林中朝朝半夜起今

年快耕還快鋤去年才了前年租快耕快鋤布谷語

快扛快掘利死聲滑滑汝啄汝母腦汝子啄汝骨有生

有死誰可違慢扛慢掘又何如鳴鴉語人最惡者此鳥一鳴卽有死者

栗籬哥哥妾負君孔多一念悔莫及千古冤如何桑樹

青青葉上露是妾當年泣君淚俗傳此鳥出吳昔桑女殺用栗籠昇而埋之其妻冤而死化爲此鳥樹相去遠而亦有此或曰微亦吳地也此可驗之

仁峰文集

卷之二十七

詩

弘毅堂

歸去何歸去何丈夫志四方歸去何足多我今歸來十
年矣此鳥多年不經耳歸去何歸語舊時山中儘多三
一啼亦一二日
即去不識何謂

獨坐蓬窻詠竹

蓬窻蕭灑似瀟湘一徑清風透骨涼直節不妨身獨瘦
虛心自信老逾剛會淪莽莽同煙露還與松筠共雪霜
莫悼伶倫終不遇修枝自可宿鵲凰

勘破

勘破塵緣百感空冬風繞過又春風何須更待黃梁熟
方覺人間是夢中

春日

桃李繁花淨園林又暮春塵緣奔俗子光景屬閑人獨步寒潭影孤吟別墅身簞瓢猶可樂何處敢忘君

中峰

兀坐對中峰高倚南山側草木正敷暢生意浩無極復當春雨餘悠然見崩流泉過天井潑迴瀉清湜美人天一方可望不可即一念一泫然清淚亂沾臆竹風牆外聲溪雲水中色翻然歛遐想却顧尋幽域功淡力亦到神完心自憚凌風欲天飛恨不生兩翼

立夏日赴邑謁陳令君曉行

仁峰文集

卷之二十七

詩

弘毅堂

曉日銅鉦挂樹林鄰鷄猶自競繁音青山絢爛亂雲出古道淒迷芳草深夜雨送春花灑淚午風入夏鳥驚心瑤琴久爲鍾生絕間有鍾生更一尋

輓大尹汝高母舅

英俊會同唱鹿鳴銅章旋綰宰花城三山世澤來嚴睦六載官稱在德輿山水正堪供逸老鄉閭遽爾失儀刑瓣香不盡平生意更仗微吟寫寸忱

宿方文先宅

落處村居誰最勝每聞父老說魚塘水田百畝膏腴足山崦四圍圖畫張先業鄉都勞保障故家文物尚趨鏘

緬懷叔季聯姻事心遠梅山一瓣香

宿表弟壯楷宅

矮屋方塘山水隈故家門面尚崔嵬窻留皓月窺人宿戶掩清風待客來夏肄豈能忘軫念渭陽徒自感懷哀乾坤不老心苗在花木逢春又盛開

江湖勝覽

江湖萬里著孤蓬覽盡烟波興未窮古道善遊獨司馬眼中高致孰元龍寒光夜斗疑森髮爽氣秋空欲盪胸壯志未酬嗟老矣徒焉一徑有誰同

詠詩

仁峰文集

卷之二十七

詩

弘毅堂

錦繡形容金玉聲唐人詩句也和平要知還被聲容誤三百篇來續未成

到賜源過舊館

小齋燈火野塘前屈指流光四十年朋輩相看俱白髮主人不改舊青氈町畦梯級重岡上甲第比隣兩畔邊此地古來今獨盛屏藩撫字總豪賢

輓萬松軒處士

主人種萬松枝幹箇箇成時時來松下臥聽天籟鳴塵襟既已寂毛骨還復清主人當此時孰易公與卿一日事變故黎雲壓愁城不見樹下人唯聞樹上聲樹上聲

嗚不已一度風來一過耳伊誰過耳心獨悲血淚呱呱
慕松子何處聲尤不忍問朝雲淡淡月黃昏

慕松軒爲宗人行宗題

羹牆如見堯莫夜還思舜孔子慕周公周公常入夢人
心有慕還有思思慕在在如見之泣把遺書不忍讀分
明手澤存當時南山有松千萬粒都是老親親手植草
邊白石澗邊泉聽籟尋幽時坐立黃鶴一去不復回風
柯瑟瑟如含哀汪郎卽之不可及仰瞻樹下空徘徊慕
松郎夫何苦欲將孝子百年淚滴破萬松山上土慕松
郎良有因不食羊棗稱曾參孰謂曾參不可學今人古
仁峰文集 卷之二十七 詩 六 弘毅堂
人同此心

慈壽堂爲國子生孫培之作

嚴親棄孤今幾年孤兒號泣呼旻天有聲徹天天不應
有淚徹地地可憐天比父今地比母北堂寸節心逾苦
上有舅姑下有兒和膳爲丸教步武一雛文彩齊鸞鸞
挾藝上國同觀光歸來暫整斑爛裳北堂改作慈壽堂
慈壽堂謾標榜致身還在雲霄上異日天恩賁泉壤千
壽嚴慈應共享

溪上

十年踪跡半江湖江色湖光有若無閑把漁竿溪上釣

一泓雲影浸冰壺

去水出灣來水續遠山橫樹近山綠道人無事坐溪旁
生意藹然清可掬

水滿田疇已輟犁疎枝掩映夕陽低牧童倒坐黃牛背
短笛橫吹過小溪

城歸遊園

千紅萬紫總交加臨到開時不在家莫道春光無覓處
分明遺在石榴花

小苑羣芳盡已空背巖枝上亦濛茸梅花葉底閒尋覓
青實纍纍見化功

仁峰文集

卷之二十七 詩

七

弘毅堂

宿葉孟奇壺天秋月軒

相逢動是隔年期正值春深三月時
柳摧殘當路葉林花開到背巖枝
交侵白髮貧逾好心許青山老肯移
光貯一壺天自在多年秋月歎參差

飼魚用康齋韻

時事暗傷神幽懷鬱未伸屠龍天上客林下飼魚人

用正之韻示學者

仁峰蛭壺石磊砢謙抑如受羣峰降遠岡近岡連翠嶂
大瀑小瀑瀉玉缸五雲白鶴飛來雙似笑蜂子鑽故窠
世人古調翻新腔大呂一正洪鐘撞河清會見錦韜杠

周家新命維舊邦

奉熊太守迎養一律

其誇南國循良吏元是天朝老法官不爲事君緣孝道
故須迎母悅慈顏二千石祿養非薄八十歲親人所難
花底攀輿扶載處春風千里起冥頑

送唐邑侯尊甫歸惠州

月色山光照兩翁相逢不識是唐公呵趨前後無嚴仗
行李中間有古桐只此堪書循吏傳不圖復見古人風
隱微預恐無知者寫作新詩託遠鴻

耳聾用沈石田韻

仁峰文集

卷之二十七 詩

大

私教堂

三世無端坐病輿先祖先父俱有是病而予特蚤嬰 蹇予此病在年中
也知不便爲朝吏只好歸休作阿翁床下關牛何謂蟻
窻前折竹罔驚風叫囂喜不聞鄰闔坐向虛齋百感空
壽俞宗讓隱君六十

朝來瑞氣謫黃村弧矢高懸吉士門竹葉浮春來綺席
梅花印月落芳樽仁人有德還多壽隱者無求便自尊
愧我同庚少相得小詩聊爾致溫存

漁樵問答圖題奉熊太守

閒將闕闕乾坤妙疏作漁樵問答辭得失借魚形物理
分明如象洩天機庖羲一派無傳學安樂千年自得師

可笑後來圖畫者却遺珠粲弄糠粃

奉寄康禮侍先生

一舉掄推到侍郎孤忠蚤已結先皇先知曾進新編易
近藁猶存舊諫章憂國五旬頭盡白樂天九十體逾強
有梅不作調羹用歲晚黃花也自芳

送程本和錦衣之京

皇猷改度政維新軍被仁恩及放臣重濟風雲宜迅速
莫就月露更因循兵書步武篁墩上學士淵源伊水濱
萬里亨衢尋故轍鳳毛定不愧前人

壽王君克潤六十

仁峰文集

卷之二十七 詩

九

私教堂

祝堯細讀華封章壽富人情古亦常厚殖已看輸與國
高年初見杖於鄉山中宰相清爲貴地上神仙老更強
喜有同心賢介弟珠輝玉潤共聯芳嚴鎮玉君兄瑾克初出賈於黃之團峯將四十年矣生息不貲克潤遇潤翰栗拜官以今年六月朔周一甲子去冬遣介致勤於山中微諷一言爲壽克輝爲人好義慕名如三山休公希大亦樂親而獲知焉不肖如某者亦承絕絕逾一紀矣乃不辭爲制一律爲乃兄壽而併識其私於末云

旱干

夜雨籬根長薜蘿山中翻訝得春多林間時有鳥驚夢
原上還多鳩可羅回日無能揮魯刃增年安可怨羲娥
隔林農父桑園口擊壤數聲顛倒歌

臘酒 吾徽臘酒最佳但不通舟楫遠方不至故人
麻姑金華舉不足以過之一日望璫先生與予
小酌問品名臘酒以廣西某地所出者第一乃
得之閣老北劉先生云一日飲先生第劉公難
為酒始出所蓄各名酒飲之無足當意者計窮
乃喚從者取廣西巡撫某公所寄者試之初未
省其味也劉公呼之喜曰此廣西酒也痛飲而
罷蓋劉號善飲者是知天下酒美無如廣西子
以吾徽臘酒為可與諸名酒敵先生曰子亦云
然耶我嘗與京師諸公談吾鄉臘酒之佳惜不
得携以角之後聞先生携至京酌家宰屠公居
公亦最善飲者甚悅之而國議所產先生以實
告乃推上品僅遺一罇盡歸之予初謂臘酒之
名僅出徽及觀東坡詩云世事如今臘酒濃交
情自古春雲薄則知古亦有是名矣因制數語
之紀

臘月酒伏月嘗開埕十里如鞦韆香鄉人等閑不敢飲必
仁峰文集 卷之二十七 詩 三 弘毅堂

得佳客方登堂綠如油稠似漆潤滑如酥甜似蜜珍珠
琥珀浪自誇麗水雲安總難及才傾一盞便自醺酒杯
在手奚云云但得人情似臘酒不愁世事如春雲

煎茶 徽出茶佳可與宜興並六安不如也但造作
欠工而俗又不解煎法往往以萌芽者射利自
用者甚粗糲且以瓶罍汲水下茶置爐漸竭漸
添直煎至晚以應賓客自飲亦如是子從外啜
佳茗歸甚厭之因
自煎茶用紀以詩

古云煎水不煎茶乃信煎茶亦有法蟹眼已過魚眼生
最是先春采萌甲澗中瀑布來山巔清瑩不亞中冷泉
旋攪老柴燒活火安排石銚當爐煎初鳴疑是松風動
鼎沸漸看雪花涌度數如聞百滾聲龍團入后便堪奉

昔日煎茶說李生新泉活火浪得名路公煎茶學西蜀
陶家風味敲春水好茶更有玉川子一啜數碗通仙靈
我初不嗜茶不解其中味漸從得煎法頗覺無厭飲我
無文字撐腸與拄腹時資一碗兩碗洗腸與滌胃

春日

草木欣欣總向榮池塘漱澗日華明生憎燕子閑喧聒
獨愛魚兒適性靈老對青山情更好靜聽流水耳逾清
而今不復人間念白首漁樵了此生

偶成

祈地王郎興已闌馮驩長鉞不須彈單衣布褐秋風冷
短夢江湖夜雨寒庶績有為還覺易獨行無愧轉驚難
百年踪跡須臾事留取芳塵向後看

仁峰文集 卷之二十七 詩 三 弘毅堂

鷄鳴

喔喔鷄初鳴五更天未曉鄰兒競相呼持兵禦強驕驕
徒甚跳梁官兵不能勦備禦苟不力貽患恐非小吁嗟
此驕徒初亦只田夫饑寒失至性窘迫成穿窬朋從日
滋蔓千百相馳驅所責在有司不能防其初到今勢昌
熾陽睽無顧忌殺人如刈菅燒屋若焚蕢寶貨與婦女
所過無噍類鄰境盡成墟密邇日惴惴醜聲達京師王
命赫以馳節制勤大臣明明將天威符檄馳百蠻徵調

宜撫司狼兵非不猛功舉過亦隨狼子乃野心本非我
族類豈可入門墻祗當守邊裔初爲去疥瘡而得腹心
疾誰人爲此謀貽患於後世中州有流賊猖獗尤縱橫
聞是劉豎黨出沒無定營九重赫然怒命下彭中丞中
丞一振旅震奔河洛清狡窟日以移南下冠江左遙聞
馬中丞相遭罹酷禍不有操江吏上下無坎珂太平不
知兵其責於誰可聞帝有明命復喻中丞公咨爾往江
南撻伐收全功有功必爾賞有過不爾容搖搖中丞旌
仰望如霓虹何當旌旗來盡掃狐兔穴斯民出水火政
治掀日月草木生陽春欣欣有喜色奏捷承明廬鼎鐘

七律文集

卷之二十七

詩

弘毅堂

勒勲積野老臥山中半夜無惺惺

獨坐

春風門巷雨霏微獨坐幽齋燕子歸京國多年辭別駕
家山何處候庭闈桃花落盡方驚眼柳絮無端故點衣
狐兔縱橫傷日暮無戈堪繼魯陽揮

送族弟尚和之南都

痛抱三年戚勤劬千里程徧干諸老筆遠載二親名金
石還多事曩常信可憑壽親有至術堯舜只躬行尚和
二親自浙達南都干謁館閣諸公可傳後世者焉文辭
爲不朽計告別於子見尚和於其父維則君卒立祠
溝墓告諸有司昭示禁約無所不至今又遠圖不死其
親亦可爲能子矣竊謂孝子之至壽親之實尤有大於

此者恐吸汲於此而或遺於彼非善學也
故詩以送之而未致其意期與其勉云

爲張公美題月川用公友廷毓憲副韻

幽人好明月以月名其川是必光霽士所嗜知其然人
能脫私欲如月離雲煙睚此淨鏡姿忽見明珠篇世復
得斯人民物遭埴埴

還珠篇

適在正之處見載錄古人還珠詩其婦自
矜其夫處高樓森衛戢淡宮戒嚴富盛之
狀以拒親者而已不免有感慕之意然貧家陋
室之女將何以爲辭而可以踰垣相從耶乃以
已意述爲一篇以
俟正於後之作

君有惠妾意遺以雙明珠明珠君家寶遺妾將奚爲念
妾癡小時聞人誦關雎水鳥亦有匹無能潤雄雌青天
七律文集

卷之二十七

詩

弘毅堂

揭人紀白日昭民愛而人可無禮相鼠猶有皮明珠豈
不愛大閑不可踰妾身居委巷不敢修繁姿無乃已所
招明珠來在茲還珠重怨艾淒然雙淚垂

七月十七偕酌妹婿鏡山太守

玉簫吹破楚天雲放出蟾光到酒樽甥館伊誰驚背坐
竹林容與鴈行分涵空霽色臨流見隔樹秋聲入座聞
太守風流無與匹懸知供奉錦袍孫

汪仁峰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八

詩

良夜十絕

幽人坐良夜燈火不知秋一更山吐月門外水光浮
一更山吐月遠隔樹朦朧啟關方出門清光到芙蓉
好風西南來曉此良夜月獨坐芙蓉亭香露寒欲滴
幽人夜不寐月上已淡更寂寂溪山中萬籟當空鳴
風搖屋上枝露濕庭前草不知今夜月娟娟爲誰好
霽月正嬋娟涼風方淅瀝莎鷄振羽聲助我長歎息
水輪漸當空玉海方澄徹美人來不來孤此良夜月

仁峰文集

卷之二十八

弘毅堂

偶成

莫怪杜陵方稷契窮居孔子夢周公聖賢此道元無二
天地吾心亦本同林下風雲自吟閱眼中人物孰豪雄
子真谷口能無愧何必京師望舉隆

營新居鑿石文竅一團黃質黑理類墨梅一枝誤
爲石工所傷剗去痕迹宛然悔不可及仍其圓
而剗其中至裏又類山水狀因號太極巖有作

適石田宗人惇善至足以送之

十年踪跡落塵寰一事無成兩鬢斑飛燕有情還戀主
行雲何意復歸山門前地擁平安石屋後天開太極巖
知子頻來應有意不慚苜蓿共君餐

和熊太守九日飲紫陽書院示諸生

童冠相隨野日涼浴沂春晚又重陽幾何潁水循良吏
也嗅柴桑隱逸香身教乍聞新化雨面威猶帶舊冰霜
侯先任法司故云 濂溪主靜吾儒事勿使心如神客忙

醉把黃花日欲斜紫陽千仞仰丹崖道原天命無今古
欲動人心有正邪古轍而今塗長草時文莫羨筆生花

仁峰文集

卷之二十八

弘毅堂

賢侯先哲皆心曉鼓瑟春風樂未涯

追賀壺天翁七十

翁自少幹盤在其父留春公晚
年二子弟姪相繼沒獨力撐持
自初至老無暇日子懼其心力凋弊非所以養
生嘗以詩喻之不能從也今喜其年踰七十
月某甲乃其懸弧之辰初傳欲謝人事難若
峯山中子幸其至得少致區區後不果來因循
失賀乃
補此詩

老大操持若少時此心雖鐵鬚成絲却憐盛世人多壽
翻笑稀年古有詩七十交情貧更好百千岐路老何之
何時携取叅同契同坐壺天細與推

謝熊太守惠曆代柬

虞淵落日息萍踪林下星霜閱九冬天道十年應一變

龍飛九五正剛中揣摩不有循良力鎮靜誰收保障功
多病倚廬寒到骨茅茨何幸又春風

謝王都憲惠曆代柬

聖皇嗣曆乞閑身魏闕遙頒九度春革故十年當一變
鼎居九數合維新跳梁何處容狐兔節至於今觀鳳麟
忽爾東風到寒谷野梅顚顚復精神

除夜不寐攬衣起坐

十年除夕對南山鄉思羈懷兩不關唯有赤心終不改
夢回夜夜紫微垣

白楊衰草總枯零一夜東風復轉青惟有老人頭上髮

仁峰文集

卷之二十八

詩

三

弘毅堂

任吹不改鶴星星

新居偶成

啁噍何可小莊周晚歲功名在此丘下士敢言方綠野
山人只此是菟裘千峰遠近撐孤壑二水東西夾一洲
屋後有巖通一竅天遺至象靜中求

王彥恒傳耗過訪詩以促之

二十年前夢裡身月中携手誨言頻也知楊柳街頭月
何似桃花洞口春白髮看誰真國士青山笑我亦詩人
暮雲春樹離離是尤恐黃山夢未真

醉月樓歌

三閭大夫荆南英衆人皆醉我獨醒汨汨君臣盡斷戚
唯有醒者留其名晉賢矯俗寧無謂衆人皆醒我獨醉
當時不飲亦空歸不如醉者騰其譽醒者醉者名相當
醉而不亂容何傷率山黃郎青雲客醉向道上隨翱翔
偏側小樓高嵯峨一臺四壁窻虛徹東西南北來清風
春夏秋冬醉明月君不見李謫仙舉盃邀月來青天一
自騎鯨天上去江南風月閑多年又不見宋邵雍嗜飲
自號微醺翁吹面春風擺楊柳照懷秋月懸梧桐此皆
當年醉月者兒拊一世各天下咳唾仙宮扶御巾笑談
相國趨司馬醉月醉月抑何高不於醉月於人豪但教
本峰文集

卷之二十八

詩

四

弘毅堂

顏醉心不醉何妨日日沉醺醺

閑居

天井水如帶琅峰雲似蓋坐挹嵐光清臥聆水聲貫耳
聒淵默聞目騁山不碍悠悠一寸心遨遊天地外
差池燕子飛幕歷竹樹靜薰風南面來凉沁塵心冷雲
拖水上陰日弄花間影長溪有急瀾令人發淺省

南北策勲卷爲彭總制作

山河一統覆金甌蕩蕩堯天化日流已辟豺狼通大道
可容狐兔滿中州東西南北功居半荆豫徐揚澤已周
急病讓夷公自負策勲何意在封侯

一著戎衣便有功皇皇仁勇起關中從來蓬震蛩音息
隨處鷹揚投穴空南國甘棠思召伯東征旄鉞想周公
願言尚友趨三代不特南陽老臥龍

黃甥湘請題風竹卷

淒淒寒玉託山阿靜好其如折到多薄命獨憐遇風伯
苦心誰敢怨職娥十年繾綣諧春夢百歲流光急逝波
喜有龍孫生種種伶倫會見截新梢

太極巖成喜而有作

盤開混沌至文彰偶爲乾坤洩秘藏萬物洪纖隨上下
一圈空洞在中央靜看明月依崖障高臥清風託石床

仁峰文集

卷之二十八

詩

五

弘毅堂

衰病年來踈懶甚由茲猛省復堅強

天地茫茫何所之隱居於此已三移無心鴻鵠冲千里
適意鷗鷯借一枝丘壑煙光唯我領石巖象致若天遺
却慚德業無爲地仰止濂溪重怨咨

落成洞中小酌示羣從

石巖小隱已三遷林樾煙霞夙有緣聖主賜歸雙短屐
老天分付一圓圈圖書何敢窺濂洛詩句徒勞倡惠連
天意何知光景在一樽不惜醉巖前

到率山三天子都峰絕頂

乾坤開闢此鴻濛尚在微茫杳靄中但覺煙雲生地下

恍疑蹊路與天通沈塵幾點廉纖雨薦爽千巖最厲風
天爲遊人貯秋色水仙崖下露新紅

夜宿道人新庵

滿天星斗逼簷端夜起披衣弄月圓未敢凌風高上去
布袍清露不勝寒

是夜天霽月明

襖襖蠶鹽度幾春力田積學憶前人我來只有青山在

十里杉陰手澤新

永州叔舊讀書於此季叔力田種杉今田廢杉木已成材可貨殖矣

率山吟戲呈張梅巖諸公

紫燕攪上嘶秋風雙龍嶽底蟠長虹伯樂不逢雷煥死
材淪神秘誰發蒙山不能言本無據木到鯢桓固知處

仁峰文集

卷之二十八

詩

六

弘毅堂

籤糠瞠目只等閑不覺乾坤幾易位率山本出古山經
三天子鄧是其名何人潢入績鄧歛黃譜千載萬載渾
舛今縱橫張氏土記甚無謂又將宰竄永康縉雲去康
雲之水無有出廬江三天子都安得冒其偽大明聖人
德維新胡虜一掃人間塵朦朧謫僞容不得乾坤物物
還其真朱公禮侍楓林子家學淵源究終始率蠻辯訂
附張公刊定誌書禪國史鄧黃二譜仍舊書三天子都
尚模糊安得董狐良史今再作直筆一書雪此千年誣
老我空生率山下濃香愧未薰班馬此心徒竭將奈何
聊復爾爾爲之兆六月招邀遊率山約期訂在中秋間

諸公或至或不至參差獨我償躋攀天都頂上來喜有
天風送倏歛霧霾一劃開咫尺長空笑將日月烟雲弄
殊經流泉幽色新石壇瑤草潛光動土人相傳望見彭
蠡湖無乃宋人之語識者發胡盧四望但見天與水浩
蕩俯看疆域萬里皆平鋪天目尖率山脚古人平測勢
相若江南諸山纍纍盡其支分明峻極東南嶽巖飛瀑
布險更奇壁立下有三龍池老龍久臥鞭不起北山烟
烟雙虹霓張公來何年奪此率山性野人兀自覓丹爐
莽蕩荒蕪尋不見我疑張是山經郭後人好事因乘張
三王山見郭氏註至今山下稱三王心解無言三歎息

仁峰文集

卷之二十八

七

私教堂

山經水經傳的的按圖索驥何茫然遂使南金混沙礫
我自山中回正欲祛蒙埃膽大力小祛不得喜見諸公
雜選來篁墩竹洲孫子乃詩伯蘇門安定華胄皆文魁
更得韓樵張公霹靂手放落一字一下雷從前蒙蔽一
下一下盡打破不信不使此山此去屹屹增崔嵬

和聯句韻呈梅巖先生胡上舍

歸來已是十年過領得君恩向草茆誰謂雲鴻風翮短
自應山鹿野心多欲將如意同君舞何得愁心入我歌
尚有菊梅供晚節相逢莫歎鬢毛皤
山中甲子等閑過蹤跡休將腐草茆萬世功名還有在

百年光景信無多壯心尚憶中興頌老口何能半夜歌
二妙忽驚前輩譽相看應愧鬢同皤予少與張同詩集
數指云吾休寧二

山中車馬少相過青眼誰能顧華茆春夢江湖驚夜短
野情林壑入秋多老狂不灑牛山淚壯志應憐葛屨歌
俛仰乾坤慚一我寸長無補鬢空皤

和梅巖先生告別韻

烏紗白髮照清秋病脚難登百尺樓彩鳳有情憐我顧
碧梧無地屈君留孟吞月色鄮山頂詩吐虹光率水頭
後代有人尋第宅定言今日子曾遊

仁峰文集

卷之二十八

八

私教堂

讀東坡和韋蘇州詩憶胡道士用其韻

偶讀韋蘇詩忽憶烟霞客昔日來清風終朝坐白石一
去今幾年相思此何夕回首山雲淺白鹿尋無跡

輓康禮侍先生

直氣回山斗閑情尚野雲舊章存國體先生任道累抗
疏皆係大體

新易纂天文成化間先生任欽天監是冬無雪祈之不
應先生進云待正月郊天後始有微雪至

期果驗憲廟奇之欲閱其術德器推時相才名達聖君
先生纂文詞進云得之下筆

青山埋白玉千載侍郎墳

精衛吟

石在山水在海日日銜石填海中海水不枯心不改于

石萬石水俱沉口血離離力不禁力不禁繼以死知不足心可美有志之士思奮起

墨梅題贈張推府

雪裡風前闌嶠奇陽和消息在南枝千紅萬紫爭開日收歛元功了不知

題回贈鄭蓮幕

盛世誰甘便隱淪一竿心上起經綸白雲谷口春風煖疑是當年鄭子真

題回送謝長教

石頭城下大江橫江左繁華幾變更獨有東山今夜月

仁峰文集

卷之二十八

詩

九 弘毅堂

當年會照謝公亭

鱗上婦

淇上有寡婦始慕宋共姬忽爲盜所汚放僻靡不爲昔爲淇婦宗今爲淇婦嗤鱗上有賤婢始墮桑中兒一爲盜所執延頸斃刀鋒昔爲鱗婦恥今爲鱗婦咨道心有廉恥人心有淫佚君子有所擇兢兢守弗失小人無所憚邪侈爲不一人心一何危道心一何微惟患有陷溺夫豈無是非兩婦見未真始終自乖違與其始忽變孰若終有歸所以古君子有取氓之詩

賦答張梅巖

子嘗謂平生諸事皆學字惟未學作詩寫字類多胡塗杜撰耻不如人今誤

朋友相知之辱反以二指見累殊爲可笑梅巖先生見而哂之問予平生所學何事則以此答

心學於今久不明作詩寫字也儒生習書雖妙只技藝唐句愈工離性情恕可終身行未得誠能動物學難成平生大本何非學豈肯甘心事末名

謁熊太守新建紫陽書院

威儀翼翼廟堂堂寤寐心懸一瓣香宮室未能窺閭奧衣冠今得闢門牆若爲山水添奇勝真與乾坤發秘藏喜遇循良賢太守千年吾道又重光

簡紫陽書院諸友

力行無數貴真知此學寥寥欲問誰要向周程尋矩矱

仁峰文集

卷之二十八

詩

十 弘毅堂

莫將朱陸立藩籬驚恭千古開心教主靜平生獨我師賢守先賢薰炙後忍教吾道復支離

存濟卷爲許醫士題

存心三十年於人無所濟而今頭白矣感慨曷能既醫亦有此心所施莫之禦宰相有伴食良醫有嘉惠執卷爲君書却爲吾儒愧

長至日同張梅巖大尹胡朝陽上舍遊松蘿

竹筴輕捷出城東曉日蒼茫霜正融添線適逢長至日重裘猶怯小寒風高低原隰還留麥遠近岡陵獨見松千里富川看未到野人遊興十分濃

富川橋待梅巖不至

復囨重巖夾水隈日光溪色碧洞洞二三村舍炊烟動
四五樵夫荷擔回張老多情看不到胡郎解事喜相陪
中途未試登山屐白戰吟鋒已自催

樹色奉和西涯先生四詠

幾株相對靜朝暉生意天全画轉非畫若艷妝墮若滅
近觀濃抹遠觀微陰連葱翠霏蒼玉青引濛茸映白衣
最美一年閑檢點清和初至艷陽歸

花香

養花天日淪花風百和西飄又轉東氣合每隨吟杖遠

仁學文集

卷之二十人

詩

十一

弘毅堂

情多不共酒杯空壺峰心爲荷中苦醉蝶魂應夢裏通
却笑遊人似韓壽不知身入玉閨中

鳥聲

鳥鳴山嶽最堪憐多是林塘野館前樂意時憑和氣洩
舊腔長得好風傳老來不怕生春恨靜裡惟妨攪晝眠
太古遺音惟此在却愁清廟失朱絃

鶴舞

靈禽胎息是仙流占斷園林一色幽勢若軒騰還自歛
性就容與本無求翩翎墮雪梳晴日翹頂凝朱浴素秋
何日凌風天上去素娥調拍更休休

題李生泉亭

松蘿蒼翠匝攬鏡點破千山一界青飛瀑下來成四坎
傍厓隨處結三亭魚貪視墨吞還吐鶴訝絃聲駭復聽
更喜中郎嗜恬退共尋巖穴結幽盟

題石澗

白雲堆破亂山巔一道長虹落澗邊風鼓松濤秋瑟瑟
月涵梅影夜娟娟園林題品多成景猿鶴招邀半欲仙
我有鐵龍吹一曲不知今夜是何年

次王貳守見寄韻

風流瀟灑出紅塵好是當年賀季真珍重此心偏好古

仁學文集

卷之二十人

詩

十一

弘毅堂

會看吾道坐還淳聖賢大業雲霄日今古浮名草樹春
笑我凡庸兩無分天應判定作閑人

侶魚

山中友林鹿海上盟沙陽紫雲溪畔翁日與溪鱗游
鱗適天性沉淵自悠悠從容濠上樂不入姬王舟主人
有至趣恰與魚相投晴颺颺波穀澈灩紅蕖秋長吟旱
麓詩天地本同流吾亦適吾適箕踞漁磯頭三復養魚
篇勉旃力進修勿謂吾老矣衛武堪匹儔

爲訪醫謁木齋先生求墓銘往浙出門口占

千里征途役病身百年終事敢逡巡也知修短由天命

許國錢軀亦自珍

足夢中句題李生泉亭 三聯夢中句

谷中別自有乾坤鎖貯烟霞不用門山靜過雲閑白日
水明初月浸黃昏不貪歌扇掠吟目偏喜流絃醒醉魂
一濕十年尋未出夜飛清夢弄潺湲

武林用文公先生韻

桃花依舊笑芳洲陰雨無心也不愁欲向西湖弄風月
無錢堪買總宜舟 總宜舟名

謝沈半仙和劑

養心無術保身疎內外身心兩病如秋瘼爽風醒夢鶴

仁峰文集

卷之二十人詩

古

弘毅堂

春江新水活枯魚雖然貧死還歌調 榮公九十壽索而歌孔子曰先生所
以樂何也曰云云貧者士之常死任是窮愁也著書 太史公曰
窮愁非著書無以却笑鮑焦真過矣為誰餓死棄盤蔬
自見虞卿亦然却笑鮑焦真過矣為誰餓死棄盤蔬
鮑焦周末人不仕探蔬而食子貢曰今子惡其君
處其土食其蔬何志行相違乎遂棄蔬不食而死

渡錢塘江

江山自古意草木涵春暉波影蕩空碧林光徹陰霏間
關衆鳥鳴一鳥還高飛兩圻吳越疆昔是今已非興亡
有定數得失非人為鴟夷兩傑名生死何所譏宋鹿逐
胡豕南奔渡江泥東南擁虛號西北淪王畿中興光隱
桑康藩愧前徽王邪寄國柄闔孽弄皇闡秦轍漢不鑒

唐旌宋仍揮城狐與社鼠累世相憑依季膺志弗遲返

駕秋鱸肥宋相一何壯君命尚依違劉生憤剗切所志
寧金緋欽我紫陽翁累牘干天威云胡當塗子面目甘
脂韋覽跡憶前古令人發歎秋瑤琴久不彈慨彼知音
稀仰天發長笑江水清如沂

遊石龍洞

夏日尋芳入翠微尚遺春色在薔薇平川萬里雙吟屐
小屋三間一衲衣山頂月明遠鶴舞洞前雲濕石龍歸
宋宮何處園丘在草色青青帶晚暉

飲酒和陶韻

仁峰文集

卷之二十人詩

古

弘毅堂

周車策連駟歲晚將何之形雲雪霰日何水流漸時所
志恨不勇開關每如茲駸駸力不懈遠到何須疑一樽
聊自勞雅操終堅持

聖賢死不朽高名重如山太上惟立德其次功與言孳
孳無曠日兀兀恒窮年自修乃其心何預後世傳

羣鴈啄江渚一鴻還高飛夜半嘹唳聲不為離羣悲稻
梁非無食去住心依依搖搖見孤帆張翰江東歸周公
夢漸杳時邁力已衰簞瓢有至樂此志願無違

仁義久寂寞聲利爭鬪喧榮戚本無常孰云天地偏夷
齊獨何心餓死首陽巔伊誰頽靡後力挽淳風還中夜

耿不寐幽懷不可言

邈生千載後緬懷三代英孜孜一寸心悠悠萬里情豈無一樽酒獨把不忍傾移坐對南山忽聞林鳥鳴劃然見古意樂以終餘生

丈夫非不仕出處惟其時明決信在心而在飾情辭天命不可度斯文良在茲禮義進退間綽綽何所疑孟軻大賢人其言不吾欺吾心有孟軻求則斯得之

二仲不在鄰三徑鮮人至一樽在東軒未酌心已醉古人非嗜酒託酒陶胸次無量不及亂斯言良爲貴名教有樂地狂藥非佳味

仁峰文集

卷之二十人詩

十五

弘毅堂

邵翁貧無居羣公爲買宅莽茫古道中誰復尋行跡我在萬山間荒田畝盈百釀滴珠色紅黍粲玉粒白不忤復不求敝帚自珍惜

古人不可作言迹在六經少小志其學老大終無成載試無所驗不忍中道更固欲守其愚垂簪纓明庭飲酒以自樂時假詩一鳴孟公亦何爲聊以適吾情

孟公好飲每

大發賓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學則不爲人仕則不爲已今人多反是不覺心愧耻頰波懼見及奉身返田

里笑傲三峰下屈指踰一紀周行萬里塗邈莫知所止萬事不可言寸心良自恃

子療病寓錢塘江頭何氏之竹齋靜暇無事沈公端秀才

惠陶詩二冊閱此飲酒韻時夜不寐次其韻十首不求其句之類惟各道志而已未章蓋連陶公以後之事而接其所言之旨二詩並看而予之意始足云

禱詩和韻十一首

道義乃貝玉富貴眞灰塵賢愚各有寶二者何切身究竟性命根可見踈與親爲德信不孤居者必有鄰美人不可見落落星在晨獨與此心期期無愧古人

黃花綻秋籬蒼松秀冬嶺澤水揚素波峰雲蕩空景萬物相代謝二氣互暄冷飄飄逆旅中何者能悠永瞬息蜉蝣身寂寞風花影就中有遠道萬古同馳騁全收遠到功其始在安靜

仁峰文集

卷之二十人詩

十六

弘毅堂

長安名利客營營不知老妻妾與子女富貴歡相保聲勢競奔趨水濕火就燥磨磨功收遲公卿名起早仲尼萬世士仰歎增懷抱翁仲秋草中虛名何足道

初志橫四海與物同歡豫願言附冥鴻遠引還高翥寧知世路難冉冉光陰去養拙深山中道在何憂慮正鵠時可知所恨力不如日月如轉輪欲挽不得住前驅天欲曠未有歸宿處寸陰如寸金須惜不須懼

書中見古人自幼心便喜喜之便欲學修省以爲事孜孜五十年無足當人意古人重我思遲莫不相值傷哉年力衰晚此光陰駛徒抱好賢心到死何能置

富貴不可留饑寒常逼迫古心在青編春事向南陌一
者日勞勞黑髮忽已白乾坤如許大俛仰猶倡率欲作
萬世謀不知身是客何物魯莊王敢壞孔氏宅

耕夫躬耒耜織女勤蚕桑秋風短布禪盡日克糟糠非
不食其力瓶僮無餘糧餓者願日短寒者欣春陽世無
有莘老千載誰悲傷頽風不可回世事多乖方寄言當
塗子母但揮壺觴

人情不可測變謫千萬端物形利所止慾動情即遷汨
汨炎海中逐逐水山巔夷齊獨何心採薇克饑食得卷
各有命青壁徒資緣誰能憫世人爲著歸來篇

仁峰文集

卷之二十人詩

七

弘毅堂

我欲弔古蹟世遠不可稽流泉渴西經絕嶂懸東崖就
之問前事戚戚傷我懷乾坤本逆旅造化眞髮彌百年
一大夢奚問合與離蓬生氣化年是亦爲人羈雪鴻留
指爪忍使名行虧

晴日廓新霽薰風動微涼欲邀漆園生觀魚向濠梁就
中有至樂何必遊醉鄉俯仰塵寰中六十四星霜去日
恨太駛來日苦不長

壽人有至術萬世仰孔子參同非妙契刀圭不可倚安
得同心人相與究斯理

林和靖

廟堂都弗有君臣許老箕山可放身自是踈狂宜遁世
未應高潔便忘君風前鶴舞襟懷月雪後梅涵肺腑春
蚤向丹青瞻画像令於盛宋見遺民

西湖

古碑山下放生池世事多隨運祚移漁父競操修罟入
山僧獨駕小航歸乾坤直氣精忠廟雨露偏恩感惠祠
喜見西湖舊時水只嫌曾把比西施

一訥爲孫德周作

天地不解語聖人欲無言此心一存著萬化從趨奔嗟
彼辯給徒利口爭囂喧易言失之誕支言傷於煩無物
仁峰文集

卷之二十八詩

七

弘毅堂

肆空言河懸與瀾翻能作典戎機又爲召禍門所以君
子人拔本塞其源言易故欲訥行難故欲敦行若不苟
且言自能溫存爲學貴力行而豈在云云寄語一訥生
宜以銘諸紳

忍庵

忍字有二義一受與一施所忍有可否而在公與私其
機苟不察豈止亂大謀用以施於家公藝誠可帥若以
施於國師德未易爲寄語當塗子母籍爲禍基

書曰必有忍乃濟有容德乃大忍美德也其流弊至
近代釀成一種圓熟軟媚渙恣之態自謂能弘容隱

忍以取高位中立爲奸其禍不至亾人之國不止也
心寔厭之爲劉君子仁題忍庵不覺洩焉亦心聲也
觀者勿以爲異若子仁以居家則何不可哉

乙亥夏閏四月望後一日范文子伯仲請同蘭溪
方質父關中孫太初郡人失廷高館人何國用
錢姪遊西湖五十二韻時孫道甫同舉有故不
預令德周代之偶疾不得赴

赫曦試新暑薰風薦微涼締服既適體鳩杖行扶將朋
輩八九人扁舟弄滄浪中有兩高士著姓孫與方太古
與太初名字偶相彷彿太初溫而雅太古直而剛孫句嗜

仁峰文集

卷之二十八

詩

弘毅堂

新逸方詩尚老蒼才華一相值豪邁兩頡頏我本羈旅
臣委質事君王一籌愧莫施乞身力耕桑伏枕溪山中
忽忽已十霜尋醫千里來邂逅萍水上一笑若平生爾

汝形俱忘廷高駕所御

廷高號野航

文子操壺漿道甫具盤

組有約不得償德周欲代之疾作妨趨踰文一酤好文

左右供詩囊地主走國用錢子偶在傷渺渺西湖中放

此點也狂湖伯恐見妬波浪忽激揚莫貪字與詩我輩

非蘇黃須臾風色恬寶鏡涵虛光遊魚競潑刺飛鳥時

回翔遠樹連清陰杜蘅含幽芳萬物各適性欣欣向朱

陽主歡客自豫景美辰更良而我今不樂如此湖中央

浩然發擢歌擊楫聲琅琅一歌累百言一飲連數觴醉
翁意如何湖容與山光摩挲斗舫中洞然見八荒不覺

發洩省悠悠紆我腸安得天下人移來同此航勿謂非
吾任性命全三綱勿謂我不能堯舜在羹牆卓哉周孔
車萬世馳康莊轍同時乃異一行與一藏大行固不加

窮居客何傷宦達固有命忘世非所當食賤不可去况
乃士之常芟荷足爲衣菊英足爲糧余情信練要願領
夫何妨但恨力不勇道路阻且長日月不可留斜暉挂
青楊寄語同心人汲汲毋怠荒努力破此幾從容無何

仁峰文集

卷之二十八

詩

弘毅堂

此樂不可言辟之如飲湯冷煖當自知何預人姱彰所
以君子人尚綱錦益章甘爲小人歸絕意無所望

次孫太初韻

誰家簫管隔湖灣共此青天一日閑地主何人來遠地
山翁笑我更羨山僧房磬響烟霞外野屋鷄鳴竹樹間
試欲停橈問風景幾能載得錦囊還

次方質父韻

聖代重熙海宇清十年猿鶴負初盟却慚染指新龜鼎
何似移床舊翠屏回裏有聲齋磬響鏡中無物藕華明
相逢莫問當年事合與漁樵老此生

再次孫太初韻

十里湖山過幾灣
老天判定我儂閑
道人住在寒溪渚
方號詩客來從太白山
孫號太白山人誰買壺觴供此樂
獨憐白髮突其間
六橋客散斜陽在
古木昏鴉背負還

綱軒歌

君子有內美外乃事
闕藏辟諸衣錦人
尚以單綢裳綢
欲闕殺自彰
務侈靡者未必揚
君子之道闇日章
小人之道
的日亡
君子與小人其幾無咫尺
小人悖之凶
君子修之吉
所以軒中人自修
如不及
長安市上富貴兒
暴暴驕人於白日
歸來顏色自施施
不知妻妾庭中泣

白髮

饒他種種上華顛
閑閱秋雲已十年
野老慣能爲野劇
擊壤古野山人不用買山錢
灘聲清越新添雨
樹色霏微淺帶烟
耳聾漸如嫌未盡
隔林鳩鼠噪烏鳶

野步

或臨流水或看山
喜有秋雲伴我閑
白石不須歌絮爛
滄浪且自弄潺湲
農夫待饁扶鋤立
樵子臨鋪荷擔還
塲圃西成欣有望
公私自此少相干

題圓通寺壁

道塗秋草亂芄芄
蒼翠陰屯石磴松
樓上詩成山欲雨

壁間筆落夜驚風
酒分賢聖全無謂
藥注君臣與有功
何處良工解醫國
天涯萬里目飛鴻

感事

乞身非欲轉頭銜
畏人人心九折屈
閱世幾堪頭一下
逢人只合口三緘
智如子產難迎詐
忠到周公尚履譏
昨夜寒光動星斗
雙龍何處闕幽函

次臨川章守之月夜見懷韻

月到天心夜正清
山溪虛碧蕩空明
有人獨立衡茆下
忽覩屋梁無限情

楊柳條邊風色清
梧桐枝上月華明
故人已足十年別

七峰文集

卷之二十八

詩

弘毅堂

千里緘詩共此情

石潭

送宗人惇善歸石潭而作也
三章章八句一章十六句

石潭之阿白石齒齒
水流央央載清載駛
中有碩人考槃其佚
托物自況今言采芳芷

石潭之潄白石磷磷
水流號號如澠如溱
中有碩人把竿其潄
匪直於鱗今有美如蕇

石潭之隈白石硤硤
水流灣灣可湘可濯
中有碩人藏舟於潄
泮矣優游今云胡不樂

石潭之渙碩人維居
芰荷爲衣白雲爲裾
嗟肯適我石巖與與
曷飲食之言擷我蔬
陟巉巖兮分三天子
都弄潺

溪兮江源之瀦忽欲去我今行李躍躍奚以爲贈今有
杖之杜

仁峰文集

卷之二十八 詩

三

弘毅堂

汪仁峰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九
詩

龍舟山館爲邢大理題

政敏多閑暇官清似隱淪龍舟山館客風吹隴臺人玩
易消長日尋詩踏早春太平如有問持此答吾君

乙亥中秋約羣從賞月忽微雨散坐西軒良久見
月時二客在坐有作

壺天老翁遠相訪石潭居士正在門恰喜奇逢酬令節
預邀羣從開芳樽踈風飄下白玉注重雲隱却黃金盆
世間萬事不可料忽爾皓魄來西軒

仁峰文集

卷之二十九 詩

弘毅堂

去年杖履率山巔今夜壺觴率水邊塵世百年幾歡笑
乾坤萬古此嬋娟醉憐烟景如圖画靜愛溪聲當管絃
却憶鏡山曾有約不應溪水涸遊船

彦夫約溪遊
因水涸未赴

寫画爲葉孟奇題

明月橋邊渡清風水上亭高峰凌北斗飛瀑瀉東溟色
弄苞著綠陰屯楊柳青幽人無去志知許北山靈

悼亡

白首傷妻不鼓盆鰥鰥哀怨向誰論遺言在耳多忠告
往事驚心有舊恩勤儉儘堪垂閭範孝慈端可勒碑文
悼亡更悼亡良輔恨莫千金爲贖魂

菽水勤劬案瓦盆兩闌四老夙稱論安詳燕語延鄉譽
嬌美龍章荷國恩肯效古人循內則能知向我乞銘文
哭餘萱草堂前日黯淡無光欲斷魂

溪渡石杠成喜而有作

某髫年扶臂有鬼憑其通
死間之惻然此渡幽僻焉無知者恐不獨一
人而已比長過即心動思爲梁以濟之力莫與
也正德初謝病里居謀諸羣從借禮之正之各
捐十金爲之倡衆咸樂助有差至是告成口占
以示

羣從
王制杠梁迹久湮乘輿漆洧亦無人幾年鬼嘯山頭月
何處行歌渡口春多藉惠連成幼志叨逢堯舜遂開身
江川莫說爲舟事慚負乾坤賦與均

仁峯文集

卷之二十九 詩

二

弘毅堂

寄張給事

溪渡橋成之明年洪水衝塌無力興復
乃以彭護源渡設有橋夫二名呈縣借
役修理始造橋時今南京張給事天
衢在邑許見助尋陞去詩以寄之

萬山雷雨起蛟龍泝水澎騰浪拍空砥柱氣完元不北

石梁力爾逐俱東諫垣虛想當年約花縣誰收此日功

力役渡同堪假借詩千里仗春風

溪渡碑亭成呈王令君

今侍御遼陽王君僉憲水
南陳君相繼治邑發下
渡役役工價修理石梁荷完而費盡橋柱不備
碑亭缺其不幸凶變工遂寢新尹王君追發曠

役工費命訓科金廷慶成之乃就橋之東峭壁
餘衍爲重屋四楹以臨之規巖以貯觀諸大士
下爲亭磐石紀諸君
始終惠蹟亭成有述

曉迴巒複夾如城俯瞰澄江素練平丹鳳翥空山閣出

彩虹貫日石橋橫借爲甃月疇非幻笑比凌煙若更清
從此行人無病涉仁風千古使君名

感懷十絕次潘僉憲玉汝韻

莫向東風怨易過東風長在奈春何落花片片隨流水

爲問承春孰最多

老妓

逐電追風過眼中會看冀北幾羣空却憐之武成虛度

莫怪廉頗老不同

老驥

物理從來有盛衰西風何用歎蒙埃禦寒狐貉功非淺

不向炎烝怨未開

秋扇

著體輕風兩腋生主人於我有深情相逢莫問秋來事

仁峯文集

卷之二十九 詩

三

弘毅堂

還有新練未製成

秋葛

二月春風及衆菲尚遺玉骨兩三枝到頭遲速由天定

莫問先時與後時

二月梅

不逐齊山九日杯含花直待小春開孤英已分冰霜操

寧問登臨人往來

十月菊

不是天涯雨露偏春風秋月自年年無情只恨辭前馬

夜夜喧聞攪獨眠

長門怨

十載孤眠老漢宮君王才得識顏紅漢家制狄真無術

不飭元戎殺回工

昭君怨

竿瑟良工不可依人情好尚本難齊要知用舍元天定

千載無勞歌是非 齊門瑟

古樂悠悠見古心古心會得不須音年來具耳多聲韻
獨撫陶窻不用尋 仙牙琴

丙子元旦試筆

送明烏兔轉如車又向東風翫物華俯仰一身還逆旅
榮枯萬事只飛霞雲龍天上變誰甚花鳥山中景漸嘉
莫問流民成画本且收逃屋入詩家

散步桑園一徑通石田茆屋隔溪東梅苞紅破先春雨
柳眼青回昨夜風日向石巖觀造化天教丘壑放踈慵
簞瓢自是吾儒事勿論身窮道不窮

仁峰文集

卷之二十九

詩

弘毅堂

和秦太虛梅花韻

百卉經霜盡枯槁惟有梅花壓難倒姑射仙人冰雪腸
凌寒不受韶光惱疎影無心隨月生暗香失脚東風早
宮垣點額徒浣汗石巖漏春殊靜好落英太極紛滿地
道人細翫那忍掃逋仙倦倦花神歸花神似惜逋仙老
百年對花幾風日把酒賦詩還草草春來春去何足悲
願闕餘芳附蒼昊

憤世

得優游處且優游萬事從天莫強求倏忽花間飛鬼蝶
升高壁上溜蝸牛古心寥落溪山在生意續紛草木稠

麟鳳不來嗟老矣祇應鹿豕可同遊

芙蓉書舍奉次西涯先生韻爲王祭酒題

開元寺裏芙蓉花五月火日烝秋霞碧桃紅杏何足齒
欲與仙藥爭芳華永嘉昔年曾作縣勝事遺芳習聞見
發達應知太史心 王自詩云欲與碧桃爭發達 天嬈羞比楊妃面觀
光起作王家賓亞元兩捷秋與春金馬玉堂天路迴禎
祥益信花通神南北成均互來往天下英才迭師長先
生政教本一機奎柄台衡如反掌他日門牆花漸開千
紅萬紫真奇哉試向春風問顏色盡道開元寺裏來
節夫鑿歲寒臺成石鐫問泉水溢出甘馨清冽作

仁峰文集

卷之二十九

五

弘毅堂

亭臨之致書問名于名曰歲寒因賦一絕

學士瑩東孝子阡歲寒臺下溜涓涓真源知是木巖出
不比尋常石鐫泉

表叔年八十一歲遇例冠帶以角帶遺之伯以詩

竹山中表六麒麟白髮蒼顏見一人優老喜承丹詔涯
龍光驚覩錦衣新山中宰相今多壽地上神仙亦有君
角帶械詩題寄處緬懷先祖欲沾襟 先祖會遇此典故云

昌姪納妾和彥夫題石榴詠

雲雨摧殘火頰紅西風枝上綴春功錦苞呀似驪龍口
吐出明珠入掌中

喜唐守之狀元及第

兩京三傳盡專房一策丹墀獨擅場古率人當名海內
新安今已破天荒奪來宮錦誇君捷舞破漁簑笑老狂
此晉近來連大拜無人傳語葉文莊

閔川亭爲程生圭題

一亭何啻快登臨起廢眞看繼述心立戶有名遺版在
割田先澤到人溪溪山光復千年勝桑梓青連十里陰
何日小車重過此笑將風月共君吟

竹窻

軒窗蕭灑竹猗猗正是幽居獨時玉叶雨聲秋興早
仁峰文集 卷之二十九 詩 六 弘毅堂

金龍日色午陰遲不凡元是蒼龍種覽德何當彩鳳儀
愛竹主人非但此微吟直擬武公詩

輓王叔溫參議

參議乃經師謝方伯先生之師肯爲給諫時
螢墩稱新安後進以叔溫從仁爲好學故云

一經衣鉢獲相承北面握衣愧未曾諫議陽城名尚在
承宣玄晏病奚勝多聞不愧問人後好學嘗延學士稱
仙杖已驚雷雨化竹坡龍種尚軒騰

赴鏡山郡伯溪遊舟過軍灘有作

菖蒲港下放蘭舟移出淵潭境更幽馬跡灘頭神祖澤
虎巖塘上莫雲楸先隴在焉竹城鼓石幾沉迹筆架鍾山盡

出頭槩蕩波搖衡水月櫂歌風動武夷秋文章自古憎
榮達丘壑平生是壯遊古有仙舟君舊物同登涼薄適
堪羞

與鏡山遊虎石潭

君王乞得病中身不是清時放逐臣自古漁樵多國士
莫言賓主盡詩人落花辭樹春功見啼鳥吟風古調新
許大乾坤供我樂捫心何以答堯仁

到長洲示石澗

學道終身患不行途窮車轍豈逃名也知宦達無吾分
合與漁樵老此生賓客依稀牛渚會弟兄不減溪陂情
仁峰文集 卷之二十九 詩 七 弘毅堂

乾坤樂事何曾歇發洩聲詩愧杜陵

登石橋巖絕頂

岐山頂上舞天風一洗塵凡百慮空瑤洞鶴猿應有幸
銀河鳥鵲若無功舞雩胸次遙堪並修禊風流未足同
寫履借來方客履男兒何者是英雄

還至橋下席地小酌示主人

殺羞重出酒頻溫席地無妨更一尊解事主人神祖裔
豪吟太守謫仙孫坐來偏愛沾山色別去應勞浣草痕
欲付新詩紀行跡却慚六十老無聞

夜至鏡山兼示石澗

三年有約赴軍灘兼得虹橋玉洞觀酷好入山窮勝跡
不貪鑽石得仙丹詩多謾興非三絕情到忘形有二難
只恐明朝又分手丘隅黃鳥正綿蠻

止義卷

芝蘭種不榮荆棘剪不去此是古人兩詩句古人喻學
我喻人可是奇花蒂難綴蒂難綴何足悲人生如寓知
幾時早者自早遲自遲遲早天定非人為蹢躅黃小同
黃眉等是人間一局棋青山此路誰能違李甥李甥何
足悲悲生於愛愛生思思過思傷生非所宜以憂逮親豈
孝見此義李甥知不知當悲而悲置當置老舅所以名
仁峰文集 卷之二十九 詩 弘毅堂

止義

齊雲巖

蓬萊宮闕倚山巔真是人間別洞天巖捲珠簾晴亦雨
峰擎寶鼎夜還烟龜蛇擇止多鍾勝猿鶴依靈半欲仙
我亦劃然如脫化不知身世此何年

竹下期惇善不至

兩舍程堪度携書坐竹陰曦娥方欲返星馭合將臨樹
隙頻偷眼雲隈總繫心搖搖風不定新粉落衣襟
黯淡山嵐色稀斜野樹陰閒情懶收拾病脚快登臨
栩栩百年夢晶晶一寸心何時共吟眺一笑洗塵襟

陳君世用予同年友也分手二十年忽以佳句
圖箋見寄欣慰無量次原韻以答
一別過驚二十年無時不想鹿鳴前美君作宰多嘉政
雲雨功收醮五筵

送李惟中之龍泉

倚天長劍氣橫秋地叶龍泉刃始投赤子寰中侯父母
紫宸天上自公侯伊誰實下長沙淚老我空懷漆室憂
報政三年如然指定看奏最動宸旒

送余宗器之廣昌

桃李穠平接大荒荆榛古道轉羊腸壯遊不患無嘉政
惜別聊因傾老狂軍國維持須貢賦民家命脉在耕桑
仁峰文集 卷之二十九 詩 弘毅堂
杞人似我誠堪笑漆女幽思未可忘

老去

老去心還競春來花又新未應行樂地偏慙少年人風
月故無恙乾坤自有真却憐陶與杜詩酒役閑身

驄馬行春爲吳侍御賦

君不見范滂登車親攬轡慨然澄清天下志又不見埋
輪都市稱張綱不問狐狸逐虎狼糾法之官天下重古
人恃法不恃寵藏鋒斂鐔懾奸貪所過肅然山嶽動後
來豸繡誇好官下僚百諂爭承顏此風一趨俗日下墨
吏有喜民無懼湖南使君尤詫異錯認動搖山嶽意一

卒一挺千爲徒五步一呵聲震地人家鷄狗盡徙移
額焉用行春爲道傍草芥撼不起笑倒東甌街上兒
馬行行行者止誰是人間真御史持節吳公按南畿根
荻五夜間甘雨西入新安最感恩父老指是循吏孫
樊兎窟搗欲盡頓噓栗烈回春溫閑向山林詢隱逸
土不堪厓擿植薦賢自是忠國心明照何私敢稱日
策五馬爲大夫還歌驄馬行春圖紛紛驄馬徧江湖
言此圖近歲無如此行春真不惡食者自耕飲者鑒
願臺端驄馬處處如此圖元元歲歲鼓舞春風天下
樂

結交

仁峰文集

卷之二十九

弘毅堂

鑄鏡須青銅青銅光瑩徹結交須瑞士瑞士性高潔
微鑑我貌高潔勵我節黃銅不可鑑於我無損益佞友
則不然鮑魚可遠絕

古人結義今結利貨利不稠交不至古人結心今結金
黃金不多交不淺貪夫役心金與利把臂論交增意氣
指天畫地爲交期始以利合終利離交到利窮金盡日
對面街頭不相識

折桂圖爲汪仲陽題

一株丹桂衆爭攀折得真從月裏還
喫著謾誇文字好經綸須用濟時艱
汗青自古留名士金紫何年無好官

寄語蟾宮今日客他時莫負萬人看

題畫贈竹林汪世阜

水溶溶山疊疊綠樹丹崖雲滿谷開席苔茵坐石臺
有美碩人嗜幽獨碩人元是越國孫家在蘿山村又村松
澗虬龍弄明月竹林威鳳鳴晨暾古道無人自來往世
路功名從鞅掌棋局商顏局面新飄僧箕樹風聲響誰
把幽棲寫作圖錦衣公子徐姑蘇父是當朝武功伯石
田逸老相爲徒石田聲譽滿天下詩畫賞音徐覺少心
田門地苟兼論後代聞人當定價碩人愛我若至親乞
取一幅酬碩人短歌草草述梗槩彷彿梅花爲寫真

仁峰文集

卷之二十九

弘毅堂

秋日獨坐芙蓉亭有懷王太史思獻

溪樹叢篁遠四圍小亭如笠對斜暉
園山有待情如合塔日無情影易移
標榜已開山寺舍王太史昔讀書開元寺五月花盛開後築芙蓉精舍于其所幽香還掩石巖扉
行藏一道元無二各勵初心矢共歸

海雲爲汪德初題

玉宇澄澄自冲漠纖纖一點騰寥廓
氣機變化如有神一霎悠揚海天濶
崑河碣石真悠哉玄圃扶桑時往來
王母瑤池共怡悅嫦娥月殿同徘徊
海雲海雲何自起西溟潏蕩將奚止
江東石漢最多情獨坐三山看終始

我亦山中弄白雲，溪崖長谷窮幽芬。簷端屋上符復卷，似伴幽棲懶出門。頻過淡交長不改，海雲爭似山雲好。海雲推出付與君，留取山雲伴衰老。陰陽闢闢本一機，海雲應笑山雲癡。山玉自輝海珠爛，各有所志奚譏爲。山雲不言如歎息，山溜涓涓還自滴。始知觀海難與言，但向源頭看端的。

次鏡山同廷殷月夜過東墅韻

雲漢爲章總是詩，月明如水浣心脾。乾坤真味皆全得，今古何人獨最知。茗碗靈苓凡骨蛻，梅花清興醉魂宜。遙憐此夜商山客，好是堯夫擊壤時。

仁峰文集

卷之二十九

詩

弘毅堂

貯芳堂爲吳孟華題

和氣蒸天地，幽芳萃一堂。忠貞傾曉日，隱逸傲秋霜。絕品躋君子，靈芽毓秀良。亭亭呈瑞節，郁郁散天香。形槩胡爲者，心苗本自藏。根株連德澤，葩卉煥文章。葉葉元相續，年年不改常。竹洲風尚在，學錄業能忘。寄語名堂客，栽培勿怠荒。

題墨梅寄賀陳都閫

兩浙都閫陳公汝玉年躋五

珠之慶語云：福有幸，會何隆，備如是耶某。

託根地與西湖近，不與西湖共此根。鐵幹歲寒餘舊節，玉葩春意又新恩。招邀仙鶴娛賓席，準備文犀引壽尊。

葉底蟬聲新子燕，調和元氣滿乾坤。

題義感卷

同舍郎游廣興萍水一笑如弟兄，一生一死見交情。楚水吳山幾月程，遺金死骨躬負并沿門叩覓還所生孤。娶稚子號中庭，一一交置雙涕零。卒事出門便欲行，問是叅藩之子大原之英姓。同安定遺其名，翻然歸去暮雲橫。母在疾兒在，嬰心口相語服在，膺忽忽星霜三十更。鱗潛鴈杳無形聲，欲往報之還未能。海可涸山可崩，感恩抱憾何時平。瘞骸還金見汗青，如此高誼古未曾。左伯挑羊角生公孫杵臼，程子嬰維晉之產皆良朋。臨仁峰文集卷之二十九詩弘毅堂死處變如履常見義爲重視死，輕胡君此風俗所仍。慨歌燕趙古有徵，新安節義風所承。胡郎汲汲勿復停，母使此心負幽冥。我爲賦詩促晨征。

泮宮頌

奕奕泮宮伊治之南，混爾浮圖參差爲三。文廟峙前，佛廬躡後，天實厭之災爲烏有。

院廢不作於皇舊章，氓之蚩蚩惑此異端。士曰：招之氓曰：構止或購或輸，載葺載理。學日以崇，院日以弊。日居月諸，適歷四紀。

佛徒曰：吁！孔佛非偶，弗戒於初。遑善其後，合口曰：俞矣。

告聖徒以其所有易其所無

聖徒曰咨爰啟我師合口曰俞白於有司王君曰都是誠在我財賦攸司非上不可

楚楚青衿上咨大府大府張侯文翁爲儔侯曰政教職受明命嗟此一舉兩善合并一以黜邪一以崇正匪維立教抑以從政

張侯戾止泮池清曉兩旂後後五馬躡躡爰定方位測以措南小大從公和樂且航

羣議俞允上於行臺赫赫牙公崇儒育才宜亟爲之駿奔如雷侯曰徐徐勿弛勿亟予其倡之揮金十鎰王君

仁峰文集

卷之二十九

詩

弘毅堂

繼之餽值豐溢

差日維穀鳩工維良構榑榑克勿道傍梓人揮竿百工踰踰泣事有耆董役有長視篆劉君厥功是繼不日而成如神之相

殖殖其堂櫛覺奕奕如聳斯飛如跂斯翼翔如鳥革直如矢棘昔此聚徒髡首緇衣今此聚徒圍冠長裾昔此堂上無父無君今此堂上畫爛明倫匪謀伊人坤靈有神

翼翼大成維聖之宮爲此大役敢不奏功於以采芹禮舉釋奠考於泮宮受脈有燕

號彼飛鳶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朱旛央央十鸞玲瓏張侯泣止於從如雲衆賓萃止禮義秩秩鍾鼓樂只獻酬交錯爰笑樂只

上帝降衷有帝有倫耳目聰明厥賦惟均性盡形踐斯爲成人所惡於佛似是亂真不患彼張忠所自立太陽當空冰消霧釋

聖人立極萬世宗師聖君立教廟貌巍巍養有稌像啟有師儒濟濟英才得所依歸革故鼎新維侯蒞置侯曰勗哉士貴立志學以道至道以聖至苟不立志是曰自棄

仁峰文集

卷之二十九

詩

弘毅堂

士躍而前再拜稽首蒙彼令德死且不朽敢不懲艾磨光割垢悼喪於前冀獲諸後菁莪之化械機之資才顯於時侯澤孔施報德伊何壽考維祺奕奕屏山於萬斯期泮宮十四章五章章八句六章章十二句三章章十軋士病之成化中災將起而棄之時下有所持上無主之者卒弗克然有司凌招或購或輸計有其二矣在僧惠保羅勢不兩立乃謀於校士程牧席願以其地相易而轉還焉敏庸偕同志程會張世明陳有容汪景平爲敬於師用白諸縣縣令王君欣諾之然以役大力爲虞於是諸生上咨於府張侯躍然曰黜異端吾志也興學校吾職也即日命駕蒞之爲泮池而進士於行臺得請首以二百金爲倡王君繼之未幾考終去通守劉君攝縣事佐理而成寔盛舉也某始遊泮時適與浮屠氏交惡之後而市氓多右浮屠而賤士爲士者富室不與謀婚嫁補弟子員如補伍故廩增恒缺落落如晨星其不振也甚矣後俗變士漸興益員至百餘輩知

士之爲貴而無取陰爲浮屠地者又適天誘其衷自
獻易故師生得以私議於下然非遇明敏勇決如侯者
有以力主於上曷能成此大役也哉此侯之功所以爲
大而與泮宮相爲悠久於無疆也某感昔日士風之微
而獲逢今日德化之盛不勝欣忭又恨衰病日劇莫獲
瞻臨乃竊效晉人泮水之義而作斯頌以授師生俾於
考宮燕會之日歌以侑
觴而致頌禱之私云

題靜壽堂壽程隱君七十

東山尤美勝除陽靜壽新開逸老堂池影過雲閑別墅
谷音幽鳥歇高岡天分難老來南極春引康強入醉鄉
家有瀛東遺業在何年步武看賢郎

文一雪中見訪

孤舟夜擢過山陰不德奚堪遠訪尋歡伯其乘樵雪陣

仁峰文集

卷之二十九

詩

私教堂

姑仙相對翫天心淡交到老情逾好劇論將窮意轉淡
風色細憑春已近長安貧者莫呻吟

癯軒次孫一元韻

道人肌骨如胎仙精神炯炯冰壺然竹竿潔雪幽谷裏
梅花浴月清溪邊工部清介有所自玉堂仙面猶壽傳
道人不特身貌古游心已在羲皇前

東麓吟

鷄籠削玉凌空起乃在富溪萬山裏雲澆峰前了鹿遊
雷轟池底蛟龍語拂花坐石弄焦桐碧桃樹下來春風
幽芬襲人和百卉清聲到耳鳴雙松弄罷焦桐資誦讀

誅茆結屋東山麓聖賢言語本在心却笑顧孫學干祿
仕途瀾倒還狗趨瞿塘溺舟塗折車知幾兩疏後有誰
碧山學士焚銀魚

宋徽宗鵲鵲圖有題識年月

流星自西南入尾赤白黑氣襲循起建中靖國是何年
有宋端王作天子天子一日臨萬幾此心惡可無是非
險相配食文宣廟忠賢勒作奸黨碑拔茅連茹固其類
水火薰蕕不同器雋才打盡奸網空眯目鉞糠天易位
固寵先須蠱帝心帝心喜樂爭途迎奮甲揚戈啟邊燬
搜奇索翫窮山林應奉朱郎聲赫赫撤屋扶牆與木石

仁峰文集

卷之二十九

詩

上七

私教堂

雷鉤風厲花石綱四海蒼生淚沾臆淡宮天子知不知
燕遊般樂龍翔池文禽鵲鵲集滿沼稻梁克足無驚虞
止哉止哉帝心樂類聚羣分恣咸若等閑飛去兩獨存
又似忌機海翁閣手拈象管奪陰陽雙雙寫出如鴛鴦
圖之不足復題識心航海老希文王文王推恩元有序
親親仁民及毛羽海翁隱者貴忌機天子萬幾可誰委
天子不與匹夫同可憐西鳥不画龍一旦犬戎犯清蹕
翠華零落龜鼉宮回首禦池還省否應咎當年心蠱惑
忠簪擯斥悔莫追恨殺奸諛誤人國人主一心如藩籬
小人百計攻伺之一有間隙投可入耳目所中皆危基

帝王之學本仁義却笑宋皇心倒置河山十萬委胡塵
留得丹青在天地丹青留得亦由天汨汨興亡四百年
將與後王作明鑒我歌大雅蕩之篇

秋日書懷

貧賤何能撓壯懷一生孤憤未曾開世情澆薄真堪笑
古俗淳龐不可回燕向人家辭社去鴈從朔漠帶秋來
平生輸與陶彭澤消遣閑愁付酒杯

暮春感懷

斯道昭昭具性真誤纏行墨塵因循誰攻穿鑿悲炎漢
謾罪坑焚怨暴秦岐有周文來瑞鳳郊無魯史失祥麟
仁峰文集 卷之二十九 詩 弘毅堂

外王內聖功何有隨柳傍花又一春

曉聞語燕雜鳴鳩起坐簷堦風日柔炙背不忘天子獻
焦頭常切古人憂六飛遠幸歸何日萬國朝元慶此秋
勿謂所思渾出位不才曾誤聖恩收

昭昭白日此心明不懼臺評愧里評萬物自如皆道體
一眞固守卽功名春光舊引鶯聲老世事新翻蝶拍輕
慷慨壯年空自許仰天一笑暮雲橫

立斷黃昏日已斜遠依南斗望京華江湖波浪年尤急
山谷煙雲春自嘉王粲沒年猶有宅杜陵當日已無家
古今一種英雄淚不灑平原莊上花

食盡吳蚕柘影斜懶拈衰鬢度韶華十年精力曾何補
一飯君恩實寵嘉莫訝飛龍成遠狩欲兼封豕共爲家
杜陵憂憤心尤甚却愧無詩繼浣花

稿灰百念負初心僵臥青山淡更淡乍雨乍晴春易過
似愁似病老相尋看來宦適黃梁夢爭及清幽綠樹陰
春服欲將沂上試烏飛魚泳正駸駸

白雲出岫得無心澤物爲霖亦自淡別駕長裾勞局促
青松短壑強追尋煙花秀攬千年柄風竹青連百畝陰
萬里周行方在駕不辭迢遞力駸駸

聞紫陽倡和錄再次石厓太守九日韻

仁峰文集 卷之二十九 詩 弘毅堂

曉來微雨薦新涼五馬鳴鸞向紫陽歌管幾翻新樣調
菊萸還作舊時香愛民喜有三冬日斷獄冤無六月霜
自古循良多政暇癡兒簿領爲誰忙

無端縱直與橫斜引導提撕有石厓學禮三千知有敬
誦詩三百在無邪倚闌一曲千年響黃菊重陽幾度花
回首東風已陳迹只遺新月在溪涯

聞彭幸庵都憲致仕有感而作

泥塗風霰正霏霏何事先生遽拂衣雨過燕山龍欲蟄
月明秦水鶴懷歸也知出處關時重可識綬寧與世違
古道榛蕪豺虎甚莫就黃菊滿東籬

送石門方表叔得仕

祖母實子造劬勞銘在紳黼恩無可地推愛有當親父
表六兄弟公今一老人白頭鵬水上別淚欲沾襟某病孫祖
母方孺人實造子今不可見見所親如見祖母也又思
吾父周鮮兄弟惟中表六人而復驚于倫理每燕聚茶
話往往至夜分始就榻今皆不可見惟得仕表叔獨存
年已八十三矣四月命監典迎過石巖小隱踰月送歸
致別書此

示學者

民生斯道本尋常守默談玄自渺茫壯壯驪黃嗟失馬
路歧區別歎亡羊幾何文士追前漢多少詩人弄晚唐
曾聖宋賢官闕在誰承顏色一登堂

仁峰文集

卷之二十九

詩

弘毅堂

聞羅圭峰侍郎致仕而作

詞垣揮淚及蒼生台望將歸反却行莫藉夸風清議重
錯看莘老任衡輕佳時章疏孤忠見說理文詞萬竅鳴
國手恐終閑不得豐功還擬勒鐘銘君子去國而至執事之與彭中丞則
君子為善無所恃小人為惡無所懲天下之事益可憂
矣則白頭野老獨能專舍舖鼓腹之樂於林下也哉故
於始聞之日即有是作然其憂憤之志溢於言外者蓋不專為區區故人之私也

吟詩

晝夜乾坤運化機眼前潑潑盡吾詩不知何有詩人句
能與天工關崛奇

役心儼巧句尖新煅煉彌真反失真不若只隨性情發

和平敦厚是詩人

詩本先民詠性情含情寫景謾爭能詩家云必能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
言外然後為至莫言兩漢趨三代只此先唐學未成
莫言一蹴到騷虞便是離騷繼得無怪底詩家門戶窄
一間不著邵堯夫

秋日

杭黍高低欲薦豐一春造化已成功流形天地年千古
變態風雲日萬工何得閑愁欺老賤惟應真樂識豪雄
黃昏月上梧桐樹白白襟懷見邵雍

次程師魯不寐言懷韻

仁峰文集

卷之二十九

詩

弘毅堂

道體大無外志立誠斯存內關苟不固外誘心猿奔所
本在踐履餘力事討論克復旦夕間何物憂以煩仰鑽
未透時發憤饑忘飧晨堯刻羹墻夜舜汨夢魂努力過
此幾舟泛水溢痕樂可忘天下信可爭魚豚俯仰容可
憂至樂存乾坤道固不易行而亦未易言

讀吳大叅獻臣陷賊中諸作

蚤向新編識此公刻詩賣馬初高風明通獨照穿窬膽
果斷全收撻伐功取義有方傳不死樂天無處不從容
豺狼蛇豕何為者吃吃生祠萬斛峰公詩有便是吾儒不死方之句故云

又次登北城韻

百五十年歌太平堯天蕩蕩本無名縱橫狐兔姚源穴
又見新民作偶耕

班竹詩解嘲人多誦古人詠班竹詩有云入音過密帝堯祖二女當年有淚無今日江頭班盡竹父思何事不如夫皆謂嘲得其實無以爲解子獨以爲不然乃賦一絕爲之解嘲云

妻子人臣各有天三綱大義禮經全禮經也自人心設

二女心情本不偏

張郡伯改建紫陽書院於紫陽山次韻

異端漸德化歸地自章章紫陽山舊老子宮據焉今易其地又休普濟寺歸地于學

亦俟之力也故云左傳齊人章章來歸侵疆雪後江山麗風回草木香魯鄒

周轍古濂洛宋流長師友淵源地荊州也凱康

仁峰文集 卷之二十九 詩 弘毅堂

斯道多凋敝文翁幾表章萬家清練月一瓣紫陽香立

教賢賢切流風善善長青瓊復鄒魯白日到成康

足遺句寄吳茂之莫春時程廷殷偕其舅氏吳茂之見過臨行將贈以詩得首項之以美政見饒申問前句因足以寄之

池塘燕子兩霏霏落盡桃花到客稀夜月虛過西院竹

春風自老北山薇渭陽髦士連鑣過鴈水漁翁輟釣歸

契濶情多不堪賦哦成春句是秋餘鑣馬街外響鉄也

竹隱歌

天都山人臥空谷短夢驚風動修竹起看日景金影長
慨想棲鸞渺難贖思恩太守小奚童轉致令君雙錦軸

入門不覺日色暝疾喚燒燈照披讀慨然撫卷讀未終

不禁淚眼雙冥濛吁嗟陳公與先子各號萬里遙相同

也知靈鳥非凡羽惟啄竹實棲梧桐一籍竹隱朝市上

一籍竹隱山谷中况是真堂作記者同出學士寧都公

圭峰文字亦相似料度心迹非殊風范范造物伊誰理

世事偶然有如此明月清風竹自如五德九苞長已矣

美公有子如籀龍愧我文華非驚子爲君執筆思冲冲

巴水吳山莫煙紫

昔有行

昔有大官來救荒白鏹千鎰發內藏庇廕種種類成籍

仁峰文集 卷之二十九 詩 弘毅堂

驗口一一資爲糧大官特下州官議我奉明明天子意

聖恩壅閼不及民曠職瘵官愧無地更背乾沒多不仁

軫念分給須儒紳况茲未濟作養士卽是他年吾輩人

州縣學官僉曰是衆推合舉皆髦士釐分銷析井有條

大官喜得終吾事夜歸驚錫都市門銖銖兩兩如日分

袴襦靴桶雜沓進銀糠睇日移乾坤皇華詰朝巡別邑

塞道攀轅餓夫泣鼎鑊性命繫明公領得殊恩盡銅錫

大官悔艾重怨嗟更胥不若禽獸爲見利遂忘義不仁

且無恥誦法謾言師孔子心學不明至於此吁嗟乎心

學不明至於此

沈大尹監司獎勞有作次韻

道不虛行只在人人心中腔子本皆春感孚無限新民意
聚矩都原自我身風雅諷歌敦愷悌典謨嘉政尚忱恂
褒旌也是監司職還向明廷力具陳

偶成用前韻

誰是名流第一人滿腔肺腑藹陽春一心推出無餘道
萬物觀來備此身王者規模常皞皞聖人氣象自恂恂
就中典則分明在莫向殘編竊腐陳

己卯元夜大雪二日早起試筆

六飛鏖戰夜縱橫萬象朝來失故形枯樹高低銀錯落

仁峰文集

卷之二十九

詩

五

弘毅堂

青山遠近玉崢嶸樓臺盡幻鮫人室村郭都移白帝城
惟有溪流是勍敵侵稜消得一般清

壽長豐汪聘君七十

有美一人兮豐山之陽白雲爲衣兮明月爲璫獨行直
趨兮周道康莊高蹈遠引兮林麓幽芳學究堪輿兮顧
探陰陽妙奪造化兮瘁榮否臧利濟溥及於人兮陰德
寢彰有德必得其壽兮黃耆無疆

彼美一人兮豐水之湄明月爲珮兮白雲爲衣吸沆瀣
之華滋兮發靈籟之天機心鄉往於古今不詭隨於時
世道陷穽兮人心險巇笑談當面兮迴隔九疑墮鳥爲

於毒霧兮富貴奚爲孰若騎欵段兮踏歌明月而夜歸
行抱太朴兮言無文辭惟木訥近仁兮是宜仁者壽而
於萬斯期

病中不寐因占五絕送戩兒等應試

君恩我已負三朝戒爾須當報一朝若復自爲青紫計
供輸反不若漁樵

倫分父子乃爲仁義則君臣亦一倫自古國家典士意
家家長長與親親

九天雨露縱橫日四海魚龍變化時要輔聖君作霖雨
莫如陵鯉飫華滋

仁峰文集

卷之二十九

詩

五

弘毅堂

六經四子道犁犁養德須當似木鷄此是治平家國本
叮嚀莫把作筌蹄
東風吹夢入華胥正是排雲折桂初通塞榮枯天自定
莫耽時好浪奔趨

遠遊篇

扶桑日所出崦嵫日所息蒼梧在其南縣圃在其北乘
雲遊其間尚自恨偏側茫茫宇宙中千古一瞬息前探
混沌初終究元會極安得微醺翁同遊安樂園

神仙篇

秦皇滅六國四海亦既平遠築萬里城防胡絕腥膻一

世至萬世如覆金甌全貽謀既以遠何以能長年招邀
方士流入海求神仙嗟哉秦皇心所欲元無厭明年祖
龍死後年秦鹿殲一世貪婪心三月咸陽煙勇哉漢武
帝悔悟能亟旋繼統三百年餘澤輪臺篇

楚懷王

張儀縱橫士天下藏其譖強秦七國雄虎狼視中原楚
時爲次國得齊勢益尊輔車互相依強敵何足論一朝
墮詭計閉關絕齊援陳軫有先見箝口無復言商於不
入境秦女肯爲婚徒激齊人怒折節圖自存屈辱驅重
兵責約貪狼殲二城不足惜八萬皆黎元國祚日以促
仁肇文集 卷之二十九 詩 五 弘毅堂

次余正心韻

乾坤蕩蕩本無名桃李春風遍兩京我已有心耽種竹
隔牆厭聽賣花聲

蘆鴈圖

瀟瀟秋江蘆渺渺秋水水踈踈落落數點鴈來來往往
江之渚一點飛白雲萬里楚天低一點宿夢過江南三

萬陸一點鳴隔斷漁郎午夢醒一點食秋風滿地黃金
粒當今天子邁成湯左左右右渾無傷衛蘆不作大夫
贅沙鷗水鳥都相忘

鄉試南歸道中

兩試秋闈裡一場春夢中祇應悲落魄何必笑冬烘衰
草寒煙綠餘波夕照紅化工元莫測明日又東風

書懷

一別四千里冬過春又潑京塵迷望眼世事負初心魚
藻翻新沼鶯花想故林暮雲回首處歸淚忽沾襟

望雲

仁肇文集 卷之二十九 詩 五 弘毅堂
處處青山有白雲見雲無處不思親眼前富貴真何物
風逐輪蹄陌上塵

曉櫺見白髮有感

臨鏡豈須悲白髮逢人底用耻無聞一身事業天來大
盡得一分便一分

南都別意

落花飛絮正無情把酒新亭送客行江上孤舟從此去
天涯芳草爲誰生月明越水三更夢雲繞閩山幾日程
策馬朝天應有路好含芳蕊吐明廷

避暑五絕

爲客長安日似年
柳陰無事弄清泉
忽然心動黃香念
悔著青雲路上鞭

午漏沉沉日正長
南風時送柳陰涼
竟天長養誰消得
起誦毛詩天保章

四顧天垂面面風
綠槐夾道午陰濃
道途還有征人汗
那得同歸一庇中

三五良朋坐石臺
清風時送芰香來
秦淮有水堪修禊
曾點風流愧不才

石橋流水樹交加
臺上詩成坐日斜
試向鍾山問端的
江南風月落誰家

仁峰文集

卷之二十九

詩

弘毅堂

下第通州道中

春盡花飛上苑空
馬蹄歸去踏殘紅
輕塵淨絕清宵雨
弱柳低翻午日風

百代光陰都過客
半生身世尚飄蓬
吳山遠落青天外
家在吳山第幾重

采桑吟

朝采桑暮采桑
嗟嗟重懷人
采采不盈筐
我欲置道傍

忽逢年少郎
玉銜青驄馬
金縷羅衣裳
黃金燦燦照白

日素心耿耿
涵清霜

文會詩

鄒魯春風到
濂洛考亭紅
紫成飄泊
荒郊古冢幾談玄

後人口耳前槽柏斯文一脉無
古今人人有分甘陸沉
偉哉南都文會座中豪傑誰得
元公心元公心一大
極靜養龍蛇動發越造化萬物無
全功地漏彌縫補天
缺文乎文乎在茲不在茲仰天一
長笑俛首還自悲人
生少壯能幾時蒼天正渴君王思
鹽梅麴蘖終有用河
圖鳳鳥來何遲嗟乎河圖鳳鳥來
何遲義文舜禹臨昌
期

南都留別

相逢何遲遲
相別何太早
雲山蒼蒼水悠悠
今古離人
望中老城外
小桃紅滿枝
隔牆壓酒呼吳姬
不惜典衣

仁峰文集

卷之二十九

詩

弘毅堂

買一醉春風傾蓋知何時

菁莪化育春融融
衣冠萬國都來同
金蘭契交在萍水
結心不愧前人風

正好相逢又相別
桃花滿眼離人血
後時何處最相思
獨倚樓頭看明月

湖水清

黃河濁如泥
清江襍於滓
纔過鄱陽湖
便見家鄉水
家鄉之水何其清
千丈萬丈徹底明
鳥飛白玉壺中
過人

在青銅鏡裏
行問渠那得清
如許率山高頭見
源委率

山高比崑崙
嵩高江南諸山實
宗主新安山水天下
無峭

厲清潔傳誌圖不信
但看錢塘水
浙源開派來高湖水

清本是水之質淤濁無端由外入物能不失天地真氣
舜丘軻俱可及嗟乎新安之水長漪漣黃河一清五百
年休問聖人生不生鄒魯之號今猶傳

送胡德淵之崇寧

執手都門欲斷腸平生不爲別離傷東南財賦民多病
古昔循良政久荒百里絃歌惟禮樂千家飽煖只耕桑
要知卓魯吾身事豈爲超遷佐廟堂

林穀散人卷

年來打透利名關野樹溪雲盡日閑長誦古人詩一句
三公不換此江山

仁峰文集

卷之二十九

詩

三

弘毅堂

將軍鐵馬夜驅馳宰相金門曉漏遲一塢白雲春臥穩
丈夫何者是便宜

青山

白雲深處是青山道人家在青山外幾向青山問古人
古人不見青山在

擬徐

自君之出矣金鉏不薰香思君如几榻寢興在我傍
自君之出矣繡帶腰圍寬思君如雲漢悠揚千萬端
自君之出矣情掃雙蛾眉思君如北斗中天長不移
自君之出矣病鶴癯清姿思君如重擔力弱身不支

自君之出矣驚枕夢纖埃思君如春草種種生階臺
病起

韓老不妨窮鬼笑長卿無柰病魔侵百年強健身能幾
諸子清貧譽到今湖海有心還廟關官衙無累亦山林
分毫莫爲君民補慚負吾皇簡命心

宿普照寺

半瀕滄海半依山突兀孤城鎮百蠻島影遠浮蒼漠外
泉聲近落翠微間爨烟相接居民遠烽火無驚甲士閒
矩簿參軍同一笑夜深樹酒臥禪關

卻金館

仁峰文集

卷之二十九

詩

弘毅堂

名公何患到民溪百里驅馳夜餽金我任東嘉亦三載
絕無暮夜送金人

尋樂卷

今古生民只此心箇中真樂到誰深傷花隨柳從容意
須向簞瓢陋巷尋

春江送別圖

離離烟樹暗江邊風挾春潮送客船明夜不知何處月
共誰尊酒對嬋娟

送親舟中三絕

風正潮生舸更輕白頭老父向西行有人佇目分舟上

却恨風潮太薄情

望雲終日爲親憂親到見雲如未愁今日又從天外去
白雲依舊在心頭

我念親衰復幾年親憂我病日相延裹屍馬革猶人子
祇仗忠貞答二天

寄沈敬甫

東吳有逸老踈散如神仙百家不停披一真常自然性
天肆高濶學力深窮研上以師列聖下以友羣賢關閩
山河手揮灑麗以妍瀟灑風月情發洩爲詩篇不知公
畫者用以儼輞川號知公詩者云可繼陶潛二者皆未
仁肇文集卷之二十九詩弘毅堂
知於此亦末焉古道芳草中伊誰獨周旋中夜耿不寐
有懷山斗前於我不遐棄執戈爲公先微吟當遠贊致
此心勤拳

萬松軒

一株一株復一株主人種松如種蔬雨露滋培十年後
亭亭玉立一萬餘主人愛松顏色好百歲青青長不老
主人愛松風韻清五更靈籟當空鳴主人愛松有勁節
於以取之比高潔君不見周濂溪蓮花君子堪提攜又
不見陶彭澤菊花隱逸同標格萬松主人偏愛松濂溪
彭澤流清風

與同年劉內翰子雨月夜泛舟

千里偶然同一笑三年懷抱此時閒雪樣長雨薄暮尋
幽去烟艇入城沽酒來明月恰當三五夜賞心須拚百
千盃留門已戒南門戍一任姑蘇驛漏催

醉後呼盧勸酒頻主賓和月共三人十年京國論心舊

五夜烟波入眼新禁苑憐君眞國器江湖笑我亦儒紳

殷勤職業相期勉甲第毋令愧丙辰

飲劉揮使第用戴貢士韻

萍水相逢盡故知轅門一笑本無期江湖落拓十年夢
霄漢悠悠千里思到處洗懷供奉酒平生憂國杜陵詩

仁肇文集卷之二十九詩弘毅堂
遙聞邊警年來急兩表何人爲出師

忠孝節義四像

三代而來此丈夫謙謙還自比夷吾鞠躬盡瘁三軍日

志決南陽臥起初諸葛孔明

未說身先許勝朝筑筑筑祖母可從招藹然滿紙情堪掬

可恕中間一字差李密

作縣只餘三月事至今彭澤尚名陶當年卿相誰人画

晉室衣冠見此豪陶淵明

萬物乾坤備一身一身事業本無垠功成民物歸來後

還有庄田厚至親范仲淹

雜詠

心迹誰將判兩途便便經筵有還無丈夫事業雲霄上
何事吾曹不丈夫

月露驚花也自奇誰將聲影寫爲詩就中還有天機在
除是堯夫始得知

堯夫觀物最情真說到真時句自新却笑後賢無眼孔
却將此老作詩人

高山活水匝茆廬容色真從太古初旦起清明試相對
炯然吾亦見真吾

分毫物欲便趨爭義利於心了未明一介真能分可否
仁峰文集 卷之二十九 詩 弘毅堂

萬鍾千駟片雲輕

空齋日月對秋暉流火相將又授衣愁絕不妨時序易
百年心事與初違

蘭到衰時花更白荷當敗處葉猶青至窮不變爲君子
百世寥寥德尚馨

歷數人材難屈指靜量世事獨關心溪山已少潛龍臥
六月誰爲救旱霖

一出真爲世重輕不知古有幾人能玉臺今見修明士
不出全收一代名

十年坐掩靜修扉影響前頭尚覺迷何日靜齋分榻臥

鳶魚潑潑看天機

芄芄芳草正葳蕤甘雨和風亦有私何事幽蘭不成秀
一枝溪谷日遲遲

誠齋

目指森森在隱微此心天地更誰欺人非鬼責求全免
念慮須防未動時

此道乾坤亘古今仲尼垂教子思心入門還有溫公語
寄語誠齋莫浪尋

題一路功名到白頭

正好休時便合休謾將吾道付滄洲平康一路尤難得
仁峰文集 卷之二十九 詩 弘毅堂

何用虛名到白頭

足夢中句

老去謀身念慮空愛親憂國尚冲冲雲連北闕三千里
日薄西山第幾重

老至

眼前日過渾不覺老上身來猶未知猛省尋常近來事
聰明不似少年時

老上頭來惟覺力隨年邁獨心知只留一點堅如鐵
至死不殊年少時

有爲

至貴無如道德尊區勢利豈須論能觀天地心逾大
但識雷霆理亦存善積福緣由祖福惡盈禍報在兒孫
聖賢功業吾身事盡得一分便一分

九日登高

獨憑雙屐攬高秋木落風清萬壑幽落帽孟生真可笑
整冠杜老只多愁是誰悲慨還誰樂山自崔嵬水自流
不必更詳明日事黃花綠酒且歌謳

遊園

觸目皆生意身甘老此鄉雲開山送色日漾水流光明
月琴三弄美人天一客來同席地不必問行藏東風
仁峰文集 卷之二十九 詩 弘毅堂

吹滿面生意自家知渠斗水來急山高日到遲年隨光
景邁心負古人期所適從吾樂何妨塵世嗤

讀唐詩

錦繡形容金玉聲唐人詩句也和平要知還被聲容誤
三百篇來續未成

冬日過汶坑

崇岡五里費攀援三兩人家自一村山似佛頭螺髻擁
樹如軍壘節旄屯點茶婦勞鷄心栗割稻農穿犢鼻視
鷄黍田中同一笑欲歸斜月在柴門

日色

日色動秋水山光落畫屏有人茅屋下閒坐製荷衣
行吟山澤畔日色在秋袍瞻此澤中水清光照鬢毛
風虎千年會雲鵬萬里心仰天瞻日色慚負幾何溪
日出東海底光明周萬方山林與朝市一色共瞻望

中秋邀羣從賞月

林下星霜已六週俄驚明日又中秋山中賓客相從少
擬整墳簞一倡酬

尚友圖

關中有佳士道義以自妍皇皇尚友心國士相周旋舉
世若未足游神千載先云誰獨當意諸葛與陶潛一委
仁峰文集 卷之二十九 詩 弘毅堂

身許國一知命樂天煌煌出師表白日孤忠懸飄飄歸
來辭清風千古傳大義不可廢忠節難克全出處苟不
如斗筭何足憐亮本兩漢士品題三代前淵明慕其人
以字附名宣身迹若有異性度良不愆後賢有至論易
地則皆然此風宇宙間如綫何綿綿不圖又今日卓見
關中賢好德固良心趣舍亦其偏如火就燥急以膠投
漆堅性分元有此外假相比肩孰云河海廣一葦航其
淵孰云泰華高舉足陟其巔我觀尚友圖感激心拳拳
士患不立志志立善斯遷大舜亦可學三復軻書篇

雜詩用太白韻

眼前都是道何處尋大原反求嗜欲理即是性命根古人於此際多引而不言一麾不定主萬騎徒飛奔思是作聖功敬乃入道門

送宗人謙之

默坐山中已十年今宵開口向君言文從後世成微技道自先天出大原純穆誰能窺至奧支離我敢罪專門於今且置鵝湖辯前輩風流未易論宗人謙之來仁峰視甚得大家軌度非世之苟爲文者比也而其志氣超越綽有父風文采似有過之者於其去因以遠大者期之蓋不在乎文字功名而已

功名

仁峰文集 卷之二十九 詩 弘毅堂

點檢沙鷗擷杜衡白頭笑此亦功名不將愁裡尋多事儘可閑中了此生花柳過風春富貴梧桐上月夜虛明草莽敢有忘君意攀樓高歌誦太平

讀槌碎黃鶴樓詩戲調張梅巖

先生九月入山遊豪吟驚散一天秋車馬曉向鏡中來壓倒當年趙倚樓旌旆晚從流口過動搖星斗落滄洲趙樓壓倒不足惜秋散斗落令人愁不敢上天訴玉帝私自臆度爲君謀吐我瀨獎氣爲君償素秋煉我五色石爲君補斗牛明星清秋兩如舊然後先生得以無怨九天賦先生霹靂手家傳又有良椎留品題一落先生

手何物不破能全收我知先生才大不可小惟願落筆放手畧溫柔不可上千上帝怒只可下使鬼神愁秋壓倒趙倚樓星斗落滄洲俱梅巖句

再和沈半仙韻

繞簷竹樹蔭扶踈霽月光風意廓如閑適野心調鹿豕靜舒道眼看鳶魚只緣俗靡遷新卜不爲家貧弼舊書喜有田園剛六畝一爲宮室五爲蔬

觀物

四足者善走兩翼者能飛有角去其齒無羽斃其皮飲食有所養涼燠無他虞冲高適其性走壙誰其驅飛飛仁峰文集 卷之二十九 詩 弘毅堂與走走潑潑皆化機

岳王廟 錄有秦大婦万俟三銅人

南渡男兒見此雄忍將誣罔殺精忠人皆秉筆誅秦相我敢論心罪魏公長舌牝鳴何所預厚顏狐媚不須窮老天似爲胡元地不使中原復舊封

雪樵

千山絕鳥飛萬徑無人跡時有採樵人行歌雪花白潮橋驢子詩興新敲冰煮茶味亦真東郭先生本達士王公鶴氅神仙人雪樵亦何心耽此風栗列東村還有簑笠翁夜溪獨釣寒江月

病中

蕭瑟秋聲起遠岑年來展轉病逾深
倚樓忽爾悲閑事覽鏡凄然負壯心
漫把舊茶煎雪鼎誰分新稿自霜林
多情惟有青天月夜夜相過伴苦吟

止沽

莫把青絲繫玉壺醉鄉淺處有泥塗
寄言惡客休輕詆惡客終須勝酒徒

獨坐

獨坐無言意似癡竹梢簷外雨來時
梅樓饑雀水猶在水咽寒禽春尚遲
今古閑愁幽客感乾坤造化小兒知

仁峰文集

卷之二十九

詩

弘毅堂

鷓鴣寄足無多地也願陽和借一枝

古詩

周道自坦蕩人心奚險巇對面談笑間迴已隔九疑忠
宣不知父吉甫猶失慈賢知尚不免下此崎其吝處善
淡若水嗜慾甘如飴隄障苟一決頽波潰奔趨風俗成
靡靡世久不可爲鄉人好惡情善惡須別茲和同懼辰
古獨行憂違時所以君子心爲日恒孜孜甄別無良工
砭砭雜璠璣後聖當復作鑒此賢與愚

送故人子葉叔海

諸事皆能會惟書不解攻三年曾有約此日得無同老

父心良苦故人情不窮志宜期達士習可棄兒童孝悌

修身本誠明復性功云爲休躁妄舉止要從容執事心

加敬羣居色篤恭與人交必信發已盡爲忠餘力攻書

史西窗燈火紅再三須立志第一戒踈慵春意留先祖

壺天貯乃翁松蘿逖北巷橋梓正東風朱紫名還在玄

纁緒未終繼成端子事告戒竭吾衷他日相逢處毋重

愧阿蒙

過圓通寺有懷法輪師

昔日藏修處於今三十年兩更新日月還此舊山川富
貴腐林鼠功名毒霧爲遠師胡不待元亮久歸田

仁峰文集

卷之二十九

詩

弘毅堂

西望圖爲余廣昌伯子壘題

親恩在國子思親兩地衷懸一寸謀魏關北瞻紅日遠

庭闈西望白雲深龍飛九五承恩地鶴算三千願壽心

忠孝人間真勝事憑誰圖畫付歌吟

刻汪仁峰先生文集識後

先子仁峰先生以學行重於時其所著作率皆萬夫輔世翊教之意不徒文也間有請刻之者輒不之許曰是烏足傳邪歲己卯不幸卽世鄉後學欲觀斯集之急復從史刻之未遑也比游太學獲侍甘泉先生湛公講下奉以請序公以所學之同慨然序之東嘉蔡先生茂之躬爲校讎以卷帙浩瀚謂先刻其強半餘儲集以需後遂用其議繕寫將以入梓書林劉君仕中問而來索其本遂舉以託焉噫不肖之責固籍之以追萬一矣而劉君尚賢好義之心容可少哉雖然先子之學固有不係仁峰文集

卷之二十九 舊跋

弘毅堂

於言語文字間者善觀是集當自得之書成謹撫始末如此

嘉靖辛卯菊月既望

不肖嗣子猷

百拜謹識

汪仁峰先生外集卷之一

救命 行實 行狀

救命贈承德郎順天府通判汪循父母

各一道

敕曰旌獎賢勞乃朝廷之著典表章先德亦人子之至情蓋忠本孝移而親由子顯式關風教奚問存亡爾汪鳳英乃順天府通判汪循之父山澤遺才鄉邦名士動循禮法博涉經書勤講授以淑人實多造就廣明恤以濟弱素乏贏餘矧孝友之兼全肆儀刑之具美粵有賢子躋時顯庸顧鼎釜之養弗逮於生前而綸綈之褒宜頒於身後式彰潛德永慰遐思茲特贈爲承德郎順天府通判匪徒申報德之情亦以勵守官之節

卷之一

救命

一

弘毅堂

敕曰母德兼於教育與父實均君寵重於褒封惟臣是勸矧爾賢郎之德足徵懿範之良旣越常倫宜承殊典爾方氏乃順天府通判汪循之母孝義有聞儉勤兼至志存圖史動協箴規撫恤孤嫠仁不遺於遠族敬恭賓祭禮克相於良人顧惟令子之多才實出慈幃之懿訓康強無恙方隆祿養之儀光顯惟新宜示褒嘉之寵渙揚綸綈式耀綈褱茲特封爲太安人諒天道之足徵服休光於未艾弘治十八年九月十一日

救命承德郎順天府通判汪循并妻各一道

敕曰京師首善之地府治寔隆通判佐政之官事權亦重必才行之俱茂斯名績爲有成匪慎簡求孰堪委畀爾順天府通判汪循天賦英資人稱遠器一經擢第早偕豪雋之游兩縣分符久著循良之績屢登薦剡進陟今官綏撫多勞民瘼斯拯簡稽有道戎籍以清矧名檢之克修肆官評之稱宸屬當大慶肇舉章豫加寵錫之榮奚俟陟明之考茲特進爾階承德郎錫之敕命於戲官在明揚簡拔尚需於來效思當圖報懋修勿替於初心勉副訓辭嗣膺顯擢欽哉

敕曰婦專饋祀儀刑不出於閨門國重褒封寵命必均

仁峰外集 卷之一 勅命 弘毅堂

於伉儷顧典章之具在實風化之所關順天府通判汪循妻余氏儀度周詳性資婉婉出自仁賢之族嬾於科第之英禮義從夫有儆戒相成之益儉勤率下無貴驕自恃之心婦道既修褒章宜錫用旌內助實耀中閨茲特封爲安人尚敦祇慎之風益迓寵光之至

先公順天府通判仁峰先生行實 孤子戡

先公諱循字進之姓汪氏其先出魯潁川侯汪後遂以爲姓至漢龍驤將軍文和始渡江而家新安隋末越國公華與其弟開國公鐵佛戴國公天珽以義旅保障六州歸唐受封爵爲開國公後世居休寧之旌城越數世

諱員者始遷縣之鵬原今爲鵬原人六世祖諱松高篤厚淳實貴業盛大高祖諱彥斌國初以人材辟不應曾祖諱宗良以才智郡辟爲從事有廉名蚤卒祖諱思文隱德不耀鄉稱善人以壽考錫冠服考諱鳳英隱居教授惇禮秉義綽有古人風致學者稱爲竹山先生以公貴贈承德郎順天府通判妣方氏封太安人生三子公其長也以正統壬申三月十日生於鵬原之里第自幼穎悟不妄言笑及童能詩文有大志不屑俗業竹山先生嘗舉鄉先達以爲勉卽應以爲學是不難先生異之旣長從從叔永州公受春秋復游方伯謝公之門甚見仁峰外集 卷之一 行實 弘毅堂

稱與弱冠游邑庠三舉不利遂厭科舉之習慨然有求道之志思築一室以爲歸隱卒業之計不得親命中止蓋自是不專以舉業爲事矣弘治己酉司馬蘭亭先生按視學政見其文許以決科之才入試南畿甫畢卽渡江見莊定山先生於江浦先生叩其所蘊以老友稱之與語屢日怡然有覺臨行作四詩以贈有老懷連夜雨霏霏之句迨揭曉得預計偕之四人上春官不第歸致力身心之學及卒業胄監復造定山之門渡江而南胸次灑然有吟風弄月之想弘治丙辰中朱希周榜進士將報家狀有告以減年便進取者公以未事君而先欺

仁峰外集

卷之一

行實

四

弘毅堂

君爲不可卒以實報及選庶吉士又有邀其私謁首相者公曰以正道事君而以私門求進其如此心何卒謝不往觀政工部時科道有以言事件旨繫獄者卽率二三同志草疏救之會命下乃止奉使姑蘇餽贈一無所受丁巳冬竣事還授永嘉縣知縣瀕行親時事之失愛習俗之變乃爲萬言書欲因陛辭以進其畧曰臣聞宋儒周惇頤曰天下勢而已矣勢輕重也極重不可反識其重而亟反之可也反之力也識不早力不易也臣惟當今之勢亦重矣苟不知謹禍於微慮患於早於此而亟反之雖有智者莫能善其後矣當今之務其弊有十

仁峰外集

卷之一

行實

五

弘毅堂

孜孜不遑寧處又思崇正學表忠節以淑人心明趣向於是作鹿城書院以祀郡儒從學程朱之門者三十有三人以朱文信公昔嘗流寓於溫章恭毅公郡產也其忠節可以勵俗作祠堂以表章之汰黜淫祠而易奉祀典之神者四凡工作以及重新學宮臺司屏宇壇壝齋室橋路凡十有三區費給白金以兩計不下三千有畸未嘗支一錢於帑藏亦未嘗役一夫歛一錢於農民率出於立威信警勤惰之所規畫故事日辦而民不知人皆以爲難在任三年兩經餞僅凡所以賑撫之道靡不盡心嘗申明呂氏鄉約而躬蒞以獎其成又著道民錄示以倫理之大使家置一冊以自勉焉有兄弟爭田屢年不釋者乃各械其一手俾之同處者屢日反覆論以手足之義乃相與感泣各願推讓而不爭邑有大姓甲奪乙山業不直於官特獻於鄰郡屠天官家居白監司復下於邑先君持之愈堅甲卒服其罪某鄉有殺人未雪者冤結不雨廉得其情立雪其冤乃大雨人以爲神三年修觀於朝擬上興利除害十一事一日崇節儉以阜民財大意謂昇平日久侈欲日滋角靡闕奢無所不至生女不舉火親不壅流弊不可殫具乞敕禮部通行天下凡民間四禮及服食器用悉依家禮及洪武禮制毋

得借踰庶民財可舒國用足而禮俗成矣二曰公差役以舒民力三曰汰冗職以省民費四曰併里甲以蘇民困五曰公支應以革私弊六曰一軍民以禁非爲七曰辨迎春以正典禮大意謂禮記月令正月立春先三日天子率公卿以迎春東郊又季冬之月出土牛以送寒氣一送一迎實是兩事今也併爲一事以土牛爲春以勾芒神爲策牛人並迎以入至時乃鞭碎之甚爲無謂與古禮不合乞敕禮部考定古制頒布天下以爲萬世不刊之典八曰解公價以便驛傳九曰查底籍以清軍源十曰省倒文以便軍解十一曰禁貪索以杜軍逃還

仁峰外集

卷之一

行實

六

弘毅堂

欲設策出奇以寡擊衆則無將濫濫固壘堅壁以守則少兵募將召兵論功給賞則乏財將帥以孤軍屯禦遷延於外司馬以空國調度猶豫於內聞彼潛遣哨卒規我虛實臣恐一旦得其形勝以徼虜二萬直據通州則大事去矣雖有智者莫能善其後矣此正陛下不甘味不安寢之時也近者所遣主將中貴猶帶勢要家人子弟徼倖邊功希求爵賞加以軍士羸弱衣食不克器械不備恃此殺賊恐不能也雖然若使軍弱民強軍貧民富亦轉移之間耳臣生長東南始知東南之民疲困已甚而不知西北之民又甚於東南不知京畿之民又甚於西北國之有民猶人身之有元氣民窮加兵辟之受病之人元氣怯弱更加風邪遂莫能支善醫者察其緩急先剪其標旋治其本元氣復盛則身自安此臣外攘內修之策所以獻也外攘之策四曰重主將曰選將士曰審戰陣曰明賞罰內修之策六曰作士氣曰恤民隱曰汰冗官曰申舊章曰崇儉德曰嚴詔令所謂重主將者誠以三軍之命將實主之國之存亡係焉故古之賢君命將必自貶以伸其權後世將在外朝廷往往遙制其命既繩之以文法復參之以中貴雖使孫吳復生亦難成效臣願陛下重將帥之選鑒唐魚朝恩宋童貫之

仁峰外集

卷之一

行實

七

弘毅堂

失迫回太監苗達使闕以外將軍主之庶將得其人而功成矣所謂選將士者兵無常形隱於民間將無常員拔於行伍今日之務募兵爲急天下智謀驍勇未嘗乏人惟選之有道練之有方則智者運謀勇者効力而區區醜虜不足滅矣所謂審戰陣者所貴乎良將者在乎隨機應變以制敵也田單以火牛潰燕師岳飛以麻札刀勝拐子馬皆此道也中國之長技多以神鎗火炮今聞點虜分騎散進撓我長技不能成功今欲奪彼之長當習爲步關臨陣先以壯士萬餘擁盾以長刀斫其馬足而大軍乘蹻其後則彼技窮而敗不旋踵矣所謂嚴仁峰外集 卷之一 行賞 八 弘毅堂

賞罰者凡人所以臨陣捐身者一求榮名二貪重賞三畏刑誅非此三者雖聖君不能使其臣雖慈父不能勵其子近年主將非人參以中貴援引勢要家人子弟買功陞賞將士之勲經稔不次以軍之卒晏然在家玉石無以自辨軍法有所不行戰功何由而立爲今之計主將既得其人賞罰之柄悉以委之遇有軍功悉從爵賞違令並以軍法從事夫然後將士一心而戰無不克矣所謂作士氣者臣聞鼓之舞之之謂作我朝自方孝孺劉球諸臣死於忠義其禍慘烈以故士夫喪氣無復振作間有不避刑戮獻言爲國者輒又擯斥終身不得大

用是以達官顯爵多軟媚保位之人朝士相師久而成俗然此氣與生俱生未嘗以滅苟一振作之則皆鼓勇而出矣臣願陛下檢查成化弘治以來大小群臣章疏有涉權貴有干勲戚有忠義見於詞色者疏其名於吏部死者旌之生者擢之彼將援引善類充滿於朝而士氣振矣所謂恤民隱者古人有言牧民如牧馬善牧馬者去其害馬者而已又言財不可豐去其害財者而已內而皇親勲臣中貴外而王府及勢要之家受人投獻田土包攬錢糧侵奪民利及管庄家人倚勢生事多收子粒害民之尤者也臣愚以爲京畿根本之地恤民之仁峰外集 卷之一 行賞 九 弘毅堂

隱當自之始乞敕廷臣推舉科道并部屬公忠體國者三員清查庄田額數照依民田一樣科派米麥子粒造冊三本一送戶部一給與欽賜庄田之家一給州縣存照其米麥有司徵收起運赴部該部照數分給如此則小民免侵漁之憂皇親勲臣知朝廷之賜其所受獻田土悉令退還民業鋪店勒限拆毀或平價賣與居民毋復剝削客商與民爭利京師一清則四方勢要聞風歛跡不敢害民矣所謂申舊章者古人制爲肉刑所以防民使其知畏而難犯也我太祖高皇帝初亦用之後參中世定爲笞杖徒流絞斬五等之刑罪當流者決流而

無赦絞者多免死克軍是以民心知畏國法用章後來
法家戒於二死三流並同一戒之說止徒四五年或贖
米四五十石是以貪猾者犯徒囚如飲食有力者視錢
米若錙銖民無畏心常輕犯法乞赦刑部都察院行內
外大小衙門今後問刑但遇流死者戒等之外悉照律
問擬應流者克實京師應死者發衛編伍不過二三十
年民生蕃而兵足用矣所謂崇儉德者天地生財只有
此數不在官則在民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不
能獨富是以古者仁明之君往往損上益下節用愛人
而國用克足者常度之外不妄費耳今也常賦之外又
仁峰外集 卷之一 行實 弘毅堂
有所謂隨糧帶徵歲辦之外又有坐派物料昔有積餘
今反不足設遇凶荒軍旅則又何所仰給哉臣願陛下
清心寡慾節用惜財不施小惠於近臣不市私恩於外
戚輸一錢必歸戶部支一錢必審監司則不必箕歛橫
征財用自足矣所謂嚴詔令者王者承天號令故命曰
天命討曰天討臣下所當敬畏奉行之不暇也近者明
詔有曰裁減冗食人員有曰戒飭皇親勲臣勢要之家
不許受獻田土及管庄之人倚勢生事迫逐小民又裁
減各馬房倉庫及各門添設內官未聞皇親勲臣退過
受獻田土若干內官革去若干王言承天號令而人臣

奉行遠巡畏縮不敢直前者知有權貴而不知有陛下
也臣願以寵勲戚之恩寵儒臣以親近暱之心親賢人
任使選公忠之士奉行付骨鯁之臣詔令之行如雷驅
風王威之重如山壓卵庶明詔不為虛文而臣民受其
實惠矣臣此十策前四者皆目前之急後六者皆腹心
之病急不備則不能剪其標病不去則不能治其本標
本交修外患殄滅生民安而國祚靈長辟之病者寒邪
既攻元氣復常而人身康泰此古今不易之理也至於
聖德之所當修聖學之所當講遠宗帝王之道近守祖
宗之法以成一代平明之治而垂萬世無疆之休尚當
仁峰外集 卷之一 行實 弘毅堂
采拾成法組綴為書以俟他日為陛下獻焉幾萬餘言
率人所難言者聞者壯之已而會工部尚書會公鑑上
請裁減中官得旨要查正統天順年間事例復進言曰
臣頃因邊患應詔條陳外攘內修十事伏蒙敕該衙門
知道屏息二旬不見諸司覆奏臣愚方訝廷臣偷惰因
循坐失機會為可咎也近日伏閱工部尚書會鑑請裁
減軍容鞍轡二局添設管事內官陛下乃令司禮監查
正統天順年間事例來看以此知廷臣奉行章奏之不
急以陛下詔旨之不信也臣愚以為陛下既形諸明詔
必以內官濫設為可裁革也可革即革何必復查當裁

卽裁何必復看况以中官管事其害不小非但各門庫局爲然在在有之但管一事則敗一事到一方則害一方挾以天子私臣聲勢可畏莫敢誰何而鎮守典兵抽分倉場錢穀之司其害尤大也先帝明知其故欲行裁革不幸中道崩殂臣民失望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今陛下欲述先帝已爲之事成先帝未爲之志自有祖宗之法度在內監之設掌宮禁服御麗掃之需未嘗干預朝政具載皇明祖訓者昭然可考也陛下舍此不查而令查正統天順年間事例則誤矣自古天下之事常起於微成於漸而盛於極極則勢重而難仁峰外集 卷之一 行實 弘毅堂

變矣自陛下卽位以來陰雨震霆將踰三月天道反常必有其應當戰兢惕厲洗心修德消已形之變而不爲災傾將否之運而轉爲泰此臣之所以不能不拳拳有望於陛下也且陛下春秋鼎盛初試萬機不宜長處後宮只以中貴傳命於外宜日至便殿召五六大臣與之講論朝政得失詢訪軍民利病群臣章疏必躬省覽與之量度而行至於詔書已布中外豈容不信臣願陛下繼成先帝之大志光復祖宗之舊章別賢愚辨忠佞進君子退小人審公私明賞罰觀乾綱於獨斷揭日月於中天成一代大有爲之君垂萬世永無疆之緒然後陞

下爲不負先帝之所托而微臣犬馬之忠庶亦少盡於萬一也言甚剴切自分必死乃以後事屬諸家人而以囚服待罪不報時太安人在南年幾八十音問不通憂思成疾乃上疏乞恩養病以便終養章下而吏部勉留不肯覆奏公移書西涯元老曰人各有所志不肖之志先生知之久矣幸一言之得賜蚤歸爲幸大矣吏部覆奏詔親終服滿之日赴部聽用公旣南歸日以養母爲事闢兩園於三峰之下其南園倚山之麓仁峰精舍在焉北園瞰溪之涘鑿池養魚作室其上曰蓬憲喻脫危而卽安也慈侍菽水之餘日必過焉仰觀俯察動得真仁峰外集 卷之一 行實 弘毅堂

趣晚復築石巖小隱於大丘山麓浚流得二石類瓶鞍舁置於門曰平安石伐崖見紋理圓甚判其裡空洞可容十餘人命曰太極巖自是卽以家政付孤戢一味杜門讀書翫心於義理之微而放意於塵垢之外有以自樂澹如也先是逆瑾用事適有錦衣衛千戶領駕帖至徽州拏問順天舊倖某者人謂在公道路洵洵公日坐靜觀亭畧不爲動人或覘之午枕舁息如雷其歎其量以爲難及逆瑾旣族朝政更新凡以言事去任者例皆起用部檄到郡郡守熊公桂催迫上道公援成詔容許終養訖不行正德壬申母太安人棄養服旣闋熊公乃

爲狀申保曰順天府養病通判汪某學術純正人品甚高兩爲縣令隨處著循良之績繼陞京判挺然損權貴之威封事屢上而忠誠畢露乞身終養而孝行昭聞足跡不履公庭絕口不言私事是皆涵養所致初非矯激而然巡按南畿御史吳公鉞薦劾曰篤志清修不渝素節可謂清朝重器滄海遺珠御史盧公雍薦劾曰性資純篤修爲動法乎古人學力閑淡著述允稱乎作者治邑著循良之績甚得民心佐郡上剴切之章極陳時弊乞加顯用而公用世之志久已就灰故其遺都憲幸菴彭公書曰某五年間母喪妻亡益無意人世頻年郡守仁聲外集

卷之一

行實 十四

弘毅堂

監司多承薦剡而當塗知舊或有引手招子起者亦有傳耗止予行者某謂二者謂皆愛我可也謂之知我則未也某豈不仕者哉抑豈不能仕者哉但不能爲今之仕者之事耳苟有可出之時置可効力之地卽鞠躬盡瘁繼之以死衆人視以爲難者某蹈之易易耳若進不得行志而徒尸位侈蓄以爲富貴者則非某之志也其居林下時聞朝廷政令之有可議及聖上巡狩四方盜賊之事皆憂形於言著於論說以見意正德己卯正月遭仲弟之喪不任悽愴忽得寒疾藥之弗效竟不起時二月二十日戌時也享年六十有八前三日有大風折

木之變太極巖亦先兩月崩非偶然也卒之日遠近無不歎泣時提學監司林公有孚郡守張公芹縣尹沈公圻皆遣賻奠踰二年郡守劉公志淑承鄉議舉保從祀鄉賢云公資稟既異而立志堅剛蚤有高識讀書卽以自信見古人之德業顯著者卽歆慕而願學之其爲舉子之文以敷傳明理爲主不資口耳誦記以爲竊祿之計嘗曰寧忤主司之旨不敢有乖聖人作經之心寧拂衆人之論不敢有失聖人明道之意屢舉屢黜而無悔也後厭舉業之習志於求道此學不傳無所從正乃取六經四書及伊洛淵源遺書語錄諸書讀之以求門戶仁聲外集

卷之一

行實 十五

弘毅堂

沈潛反覆亦既有年一旦若有所得及登定山先生之門所見益精嘗以書寄先生有曰比見先生渡江而南胸次灑然若有所得雖不敢比方古人吟風弄月之想然天地萬物之理本吾一心吾心無物則萬物之寓一心之虛有以具之萬物之來一心之靈有以應之具之無不公應之無不當隨事認理因時制中莫不各得其所止由是天地之大目睫之間動靜周流莫非天理則其樂亦可以想見矣此先生之所得而某有以窺之其於操存涵養之要聯緝不息之功則遜乎未之能也及入京師又聞白沙先生講道東粵卽欲擔簦往見而力

不能與凡遇文學之士如張東白李西涯謝方石程篁墩吳瓢菴諸公皆以書謁求教諸公皆以遠器期之達心石公邦彥之在禮闈見其程式文字卽甄拔之而有國士之許少傅西涯李公六十初度以書爲壽反復數千餘言皆以所憂天下蒼生之大者責望於公期成一代平明之治李公嘉納而未遑焉任永嘉時臨民爲政必欲行其所學必求無愧於神明時江右鄧公淮在郡福州林公廷選在分司皆浚知之遇以殊禮而畧去上下之分其考語有曰持身廉不事矯激爲政嚴不尙苛刻又曰文學見稱於士類政事無愧於循良人以爲實

仁峯外集

卷之一 行實

十六

弘毅堂

錄後倅順天逆觀宦官專權之漸故言之痛切有感慨徇國之義及移疾歸養有題其事而餞於都門者公以在告堅却之其守禮不苟類如此家居十有五年足跡不至城市絕無片紙干謁有司嘗創家廟以四禮爲鄉邑倡又置義田歲以賜宗族之貧乏者有貧不娶者咸助爲禮有窶不克舉者並賻葬之歲歉嘗聚米以賑饑餓里有浚渡風無橋梁人甚病涉公倡群從駕石通橋人皆誦其德焉後學有問業者教誘不怠務使俗學之謬進之道義之域公嘗曰朱子之所以著書立言者皆欲使人明其理反求於心而成已成物也何嘗教人弄

故祇揚糟粕以資一己之功利而已哉後之習其學者徒知排比章句而擴克變化之無功辯析詞理而持守涵養之不力專訓詁者附會穿鑿疊床之上床架屋上之屋其弊使人汨心思亂耳目蠹道之正失道之真其志取足以益名後世而已工文詞者飾筌蹄取青紫龍斷網利中立爲奸其弊至於人欲橫流典刑廢墮其志取足以適一己之私而已朱子之學果如是乎蓋心學不明不惟不知尊夫德性而非其道問學之實亦亡之矣又曰爲學致知易力行難予蚤聞古人見善必爲問惡必去之說乃是爲學捷徑往往戒慎於日用應接思慮隱微之間察其善端之發慊於吾心而合於聖賢之言則力行之邪念之萌愧於吾心而戾於聖賢之訓則果決而速去之爲日孜孜惟恐懈怠忽然而反觀自省平日所爲有愧於心者多矣於此益見爲學力行之難而徒務讀書窮理不切實用者爲無益也其論文章則曰三代而上治本於道文章見於天下三代而下治本於私而文章淪於虛器故言治者若無預於學求道者反不涉於事道德文章判而爲二矣論政則曰今人之言曰讀書只取出身而已做官又是一種道理將他來何用此等人只坐不信書不能以古人之迹體之於身而

仁峯外集

卷之一

行實

七

弘毅堂

施之於時只以私意淺見簸弄於時壞了國家之事又曰大學不傳古道榛塞其來已久隨世而就功名者其淵源出於老氏世之君子天常之厚師尊載籍以輔其質行於天下隨其分量有所裨益然而不究其義不能大有所爲此真儒不出所以卒無善治也賦詩取於言志不事鍛鍊爲文不攻詞藻務植世教性至孝事竹山先生以養志爲大晚事太安人問安視膳不違旦夕務悅其心年六十二居太安人悉執禮一如古制友愛二弟委曲將就有人所難能者一妹蚤寡眷顧特異於常性剛毅不容人過嫉惡尤甚間亦以此招謗取忌獨好

仁峰外集

卷之一

行實

六

弘毅堂

善慕義思慕古人古人不可見見今人之有學行不受變於俗者則必酷好之必親炙而納交焉雖在數千里之外未識一面亦必以書通問以道景慕之意初性稍褊急深以自克及晚年所養益深渾容淵穆人莫窺其際居之西有山口仁峰孤圓貞秀特立不比公喜之取以自附故學者稱之曰仁峰先生云所著有帝祖萬年金鑑錄仁峰集日錄藏於家配安人余氏乃婺源理源處士榛之女德性安詳儀容雍肅夙敬夫子之命雖細故亦無專制之失鄉間稱之爲女中君子封安人先公四年卒公慟以爲失良內輔三男子敏教俱殤散今爲

縣學生二女子一嫁同邑典膳黃鑄蚤卒一嫁安人之再從子余琮孫男一德徵嗚呼先公有誠實之學有剛介之行有明決之才有恬退之節愛君憂國之志始終不渝可爲一代之人豪矣而不躋中壽不至大位其道不行於時遽至弗作此終天之恨也不肖戡已於卒之季冬奉柩與安人合葬於里之亭園塢惟墓上之石未立欲乞言於當代立言君子苟非德望顯著篤厚君子以爲之狀則何以取信於人而傳於後乎仰惟老叔先生當代德望之顯著者也君子而篤厚者也是以不避斧鉞之誅敢以平生歷履求次爲狀俾世之君子有以取信而記述之以傳於無窮則先公之所以不朽者在是矣倘蒙矜恤而賜之不拒其爲慶幸沒齒難忘伏楮悅然不勝殞絕不肖孤哀子散泣血百拜謹述

仁峰外集

卷之一

行實

十九

弘毅堂

汪仁峰先生外集卷之二

墓表 傳 贊 祭文

贈承德郎順天府通判竹山汪公墓表

餘姚謝遷

公諱鳳英字大祥姓汪氏世爲新安望族其先由旌城徙家鵬原曾祖彥斌祖宗良考思文妣方氏生有異質勤問學平居簡默不妄言笑如不慧者至與人評論古今則談鋒莫敵天性剛介不屈於物禮法所在確有定守邑令舉保伍法辟爲約長人咸服其公平無敢欺者二親偕老幾大耄左右奉養曲盡孝敬弟鳳奇客死他

仁峰外集

卷之二

墓表

弘毅堂

鄉躬爲歸其骸遺腹一女擇良配嫁之資奩倍於已出處宗黨以信睦尤重義舉先業爲勢家所侵經數十年率衆白於官必復之而後已先世丘隴譜謀茸治編摩不遺餘力訓課子孫必指古人第一流爲法治家有常矩內外斬斬教授生徒老而不倦亦多所成就酷嗜吟咏輿到輒有所作所居山多竹因以自號門人尊之爲竹山先生子循知永嘉時嘗就養循能守官箴以養志公樂之終日處一小樓繙閱經史時賦一詩有井底泉清可煮菰之句此其恬淡之操水蘗之訓可槩見者未幾還家以疾卒弘治壬戌十二月十有六日也距其生

宣德己酉九月二十有二日享年七十有三所著有朝

陽稿自怡集大韻千家詩竹山集續汪氏蒙求淵源錄

系東甌倡和集藏於家配方氏有淑德綜理內政纖悉

有條家衆數千指罔不宜之生宣德辛亥九月初十日

卒正德七年二月十一日享年八十有二男循登丙辰

進士次周齊女一嫁馮村黃益孫男九敏教牟稷東陽

殤朗育早卒戡遇正德改元以循貴贈承德郎順天府

通判方封太安人嗚呼子每讀易至太過曰君子以獨

立不懼遯世無悶至漸曰君子以居賢德善俗未始不

掩卷歎曰有是哉易之爲教也奈何世之人役役於聲

仁峰外集

卷之二

墓表

二

弘毅堂

華勢利之場依違苟且善不益於一鄉沒世而名不稱可哀也已今觀公之所立庶幾所謂君子者歟有子如循危言峻節忤時弗恤退而養晦老於鵬原之墟視所生蓋無忝焉某初以弘治甲子正月吉塋公於邑梘坑之原正德壬申二月吉將塋太安人啟墳沮洳乃就東偏稍亢作穴合窆既則具事狀遣价使請曰潛德弗光孤罪也幸惠一言循禮闈所舉士知重有素茲益信其家庭授受之源遂不辭而爲之表畧刻諸墓上之石後之欲考德者其尚有徵於是哉

順天府通判仁峰汪君墓碣銘

禮部王贊

同年三百人惟仁峰汪君相知爲深以君初仕卽令吾
永嘉故也嗚呼今已矣銘君亦惟余宜君之子哉自狀
君歷履之詳學問之大疏奏之類蓋踰萬言文繁難載
則約而敘之爲銘君諱循字進之裔出唐開國公鐵佛
後世居休寧之鵬原會祖宗良祖思文以壽錫官父鳳
英以君貴贈承德郎順天府通判母方氏封安人君生
而穎敏十五能文詞旣冠游邑庠銳志求道不以舉業
自局已酉魁薦京闈丙辰登進士第同年有勸戒年便
進取者君曰未事君而先欺君可乎卒書實歲使姑蘇
營樂文莊公墓堅却所餽丁巳冬選宰永嘉潔以持已

仁峰外集

卷之二十一墓誌銘

三

弘教堂

仁以字民興學校一風俗均賦役息詞訟弭盜賊早夜
汲汲弗遑寧處民旣和會舉行呂氏鄉約創鹿城書院
以祀溫之先哲從程朱氏學者毀境淫祠幾盡間念文
信公章恭毅公忠節可以彌眾則葺其祠而新之應朝
入京上典利除害十一事曰崇節儉以阜民財公差役
以紓民力汰冗職以省民費併里甲以蘇民困公支應
以革私弊一軍民以禁非爲辨迎春以正典禮解工價
以便驛傳禁貪索以杜軍逃蓋不但可施於一方而已
丁承德憂服闋改令玉田居無何遷判順天正德改元
邊警數急詔下求言陳外攘內修十策時雖未克盡行

仁峰外集

卷之二十二墓誌銘

四

弘教堂

朝議重之復上裁革中官一疏言甚懇切且勸上辨忠
佞明賞罰日御便殿面召大臣與圖政幾以光復祖宗
舊章權貴人忌之遂乞養母而歸母安人年高君左右
承顏獲其歡心迨居喪哀毀踰禮蓋自是無用世之志
矣逆瑾誅例得起用部檄抵檄撫巡及郡守促迫上道
又交章薦之君訖不行歲己卯二月二十日以疾終於
正寢距生正統壬申三月十日壽六十八配余氏封安
人端恪溫恭相家於成先君四年卒子男三敏敦俱殤
哉今爲郡學生女二長適典膳黃鏞次適余琮孫男一
德徵戰旣以卒之年奉塋里之芋園塢及是戒其舅氏
廣昌令余君帶持狀速銘且曰是時議入鄉賢祠矣余
益嘉新安鄉評之公也君嘗及定山莊先生之門而與
李西涯謝方石程篁墩諸公下上其譏論造詣淵深識
見宏廓其爲詩若文皆以明道救時不尚葩藻朱陸異
同之辨尤能折以獨見所居三峰之下仁峰書院在焉
又爲靜觀亭聽玉臺石巖小隱以爲藏修游息之所幸
自爲記士流傳誦之致仕林下足跡鮮至城市嘗樹家
廟以四禮倡其鄉人置義田以贍宗族又嘗橋津渡之
病涉者歲大役發粟賑饑多所存活後學從游隨其質
之所近誘進之天性孝友藹然和易人有學行起敬綿

交雖在遠外遺書通問以達景慕之意而於執慝不悛者則摘責無所貸以是往往徵怨弗恤也君初下第見江干芙蓉而有感自號芙蓉亭主人及請永嘉解署故扁正同屢歎事有前定而爲余作芙蓉書舍記實及之豈意今如夢中語邪悲夫所著有 金鑑錄仁峰

集凡若干卷藏於家君懷愛君愛國之心而不遇於時蘊經邦濟衆之才而不究其用特託之言語疏述之間以宣昭治體揭示世坊而已嗚呼斯亦足以不朽矣卽是以銘其尚有以慰君於地下邪銘曰牛服重引馬乘遠致世所謂材賢茲其至鳳儀虞廷麟出魯郊豈必彼

仁峰外集

卷之二 墓誌銘

五

弘毅堂

似其端孔昭吁嗟仁峰亦既名世於道有裨於表曷愧乎園之陽窈窕玄堂寧斯永藏瞻斯遠光
贊既銘進之之墓李西涯語余曰進之卓識蚤見超出尋常千百方逆瑾禍亂未萌時工部尚書曾鑑請裁減安轡軍容二局上令查正統天順年間事例來看進之曰朝廷此一言方將大用此輩某間上所與戲者八人惟劉最黠此人得志不爲王振曹吉祥則萬幸矣衣冠之禍甘露之變未艾也及此時蚤剪之不可則速引身去猶不失爲明哲保身之道於是上裁革中官職權切見者咋舌進之曰吾憤不顧身爲諸君請命耳已留中不報遂乞終養得旨卽日遂行日會看此奴流毒縉紳也後果一一如其言墓不及誌書此留補載家乘云

仁峰先生傳

練江程 贈

汪京判循字進之鵬原人父鳳英號竹山從父浩舉鄉進士俱以學行聞於時循早閑庭訓已負雋譽後從布政使祁門謝瑩游瑩察其學識聽其議論驚曰君吾友也吾能爲君師邪比冠游邑庠蓮塘婁謙蘭亭司馬聖提學江南閱循課歎江南才子也屢不利於場屋或諷循曰子學固博矣經固明矣然規規於古此所以不利於今也循笑曰寧忤有司之旨而不敢有乖聖人作經之心寧拂衆人之論而不敢有戾聖人明道之意時丹徒靳貴海陵儲繼與循並擅時名待試京邸乃各出所業評論之繼躍然曰吾人固當難售於時也然不售則

仁峰外集

卷之二 傳

又三

弘毅堂

已售則必在第一也迨揭曉繼爲發解首弘治二年貴爲發解首時侍講張元禎同典文衡以循爲發解第二制於同事乃屈循第四先是學士程敏政會宴於郡太守請曰京闈之捷貴縣其誰邪敏政曰汪進之非魁一科則魁一經也侍郎康永韶在席曰學士於進之素賒半面何以知之曰吾近見其一詩故能預占也後果然時莫不服其藻鑒之明也登弘治九年進士同知貢舉檢討石琚讀其策驚曰經濟才也乃拔之於別房落卷中屬去取已定不得置前列制選進士之負才名者入翰林爲庶吉士士論歸某鄉有與首相連姻者告某曰

私謁可得也某曰方以正道事君乃以私門求進其如此心何卒不往遂爲所抑十年授知永嘉縣頗行觀時事之失憂習俗之變著書萬言曰當今之勢重矣苟不知謹禍於微慮患於早而亟反之雖有智者無能爲其後矣當今之務其弊有十君臣不交言路不通法度不信賢才不舉雙倖干紀異端雜進征斂無經費用無度禮樂不興刑罰不中其他軍政不修而邊患日熾與條治悖理而傷化者難悉枚舉姑置焉云云將上之朝或有越職之疑筮之乃止囑見而歎曰問學淺闕而浩博議論深切而核明其述人事所以成敗與法令風俗之仁峰外集 卷之二 傳 弘毅堂

章恭毅公綸里產也乃白監司各建祠堂以表章之復著道民錄永嘉縣志以宣教化勸懲之道民有大姓甲者怙勢肆橫據乙產與木某直以理甲復走獻於鄰居天官家天官家白監司監司下諸府府曰屠公當軸令不顧爵祿邪某曰佐天子理陰陽遂萬物之情者寧知此敵哉訛法媚人罪與甲同嶺表之行令所不恤執之愈確十四年修觀於京擬以興利除害曰崇節儉以阜民財公差役以舒民力汰冗職以省民費併里甲以蘇民困公支應以革私弊一軍民以禁非爲辨迎春以正典禮解公價以便驛傳查底籍以清軍源省倒文以便軍解禁貪索以杜軍逃十一事上於朝值丁外艱弗果服闋補玉田縣察民受勲戚子粒之害卽鉗制之甫汰旬入爲順天通判才五日監修孝陵御路制夫役軍民埒循廉民偏重効如制乃已總督山陵中貴人李興鄭某怙寵驕恣俯視共事某獨毅然不之屈曰大行晏駕儲皇嗣統而掌宮禁服御之需者乃敢立威福如是履霜堅冰至可無慮哉復聞北虜陸梁天變屢形時政多關遂上疏請外攘內修以安國祚曰成化以來天變日形災患迭作民生困苦財賦匱乏變不虛生必有其應民困至極邦本必搖當國者有以察其病根所在幹旋

其根抵轉禍爲福可也顧乃君恬臣嬉將驕卒惰毀法敗度任情挾私内外交通上下蒙蔽以至今日天災愈甚民困愈極醜虜陸梁蹂躪宣府今欲設策出奇以寡擊衆則無將浚溝固壘堅壁以守則少兵募將召兵論功行賞則乏財將帥以孤軍屯禦遷延於外司馬以空國調度猶豫於內此正陛下食不甘味寢不安枕之時而未之察所遣主將中貴猶帶勢要家人子弟號爲頭目微倖邊功希求爵賞加以軍士羸弱衣食不克器械不備恃此殺賊恐不能也此臣外攘內修之策曰重主將選將士審戰陣明賞罰作士氣恤民隱汰冗官申舊章崇儉德嚴詔令所以獻也尋會工部尚書會鑑上請裁減中官某復上疏言會鑑上請裁減軍容鞍轡二局添設管事內官蓋奉行詔書也乃令查正統天順年例來看臣以爲陛下不欲裁革內官不必形諸明詔形諸明詔必以內官濫設爲可裁革也可革卽革何必復查當裁卽裁何必復看况中官管事其害不小非庫局爲然但管一事則敗一事到一方則害一方挾以天子私臣聲勢可畏莫敢誰何而鎮守典兵抽分倉場錢穀之司其害爲尤甚先帝明知其故欲行裁革不幸中道崩殂今陛下欲述先帝已爲之事成先帝未爲之志則自

仁壽外集

卷之十

傳

六

弘毅堂

有祖宗之法度在內官之設官有定員職有常事只掌宮禁服御灑掃之需未常令干預朝廷之政皇明祖訓可考也舍此不查而令查正統天順年例則誤矣英宗皇帝寵任太過以致王振售奸吉祥不軌聖蹕蒙塵幾危社稷此可以爲鑑而不可以爲法也天下之事常起於微成於漸盛於極極則勢重而難變矣臣以爲今日之勢亦將重矣識之不早反之不力恐難善其後矣陛下春秋正茂初試萬機不宜長處深宮只以二三中貴傳命於外宜日至便殿召五六大臣與之講論朝廷政事得失詢訪天下利病群臣章疏必躬省覽與之量度

仁壽外集

卷之十一

傳

七

弘毅堂

於君豈一言可塞范仲淹居喪猶上書執政論事謂不可以一身之戚而忘天下之憂况某但養母乎乃以書上大學士李東陽曰救急之政莫大於進賢賢否之辨不可以不察誠以用一君子則衆正入而成功用一小人則群邪進而誤國有司庶職之賢否吏部郎屬與御史當知之郎屬御史之賢否天官都御史當知之天官都御史之賢否則元老之慮也矧格君心正國體經邦論道轉日回天以成一代平明之治以答先帝顧命之隆者元老亦不得而辭焉某繼聞兇邪狎進國事日非元老雖而陳諄復而不得命大學士劉健謝遷致其位

仁聲外集 卷之二 傳 八 弘毅堂

而去東陽告病乃捫腕熱中夜不寐以書上遷曰人臣事君之法孔子曰陳力就列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孟子曰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先生一言不合遽捐三公之位豈苟富貴貪功名者哉先生之爲於孟子之言其庶幾矣於孔子之意容有未盡孟子蓋指百司庶職而言於受顧命託大事則未之及孔子所謂焉用彼相者則其責重矣似未可以遽去也不然何以又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六尺之孤真可以託百里之命真可以寄所謂臨大節者蓋其託孤

搖兀而命危疑之秋也不知其所謂不可奪者果何物邪用是知先生之爲於孟子之言爲庶幾於孔子之言有所未盡也何也伊尹之於太甲周公之於成王蓋身處其地而事載諸經者可考也伊尹蓋未可言周公則以召公之賢管蔡之親不亮其心而流言眩亂於國其身亦云危而心可懼矣周公將何之保釐東國以待其變而誅之未聞遽去其位而棄先君之命也先生之於朝廷言不聽而已計不行而已未有流言於國如周公之所疑懼者也三先生負天下之望受先帝之託不去其位而益勵其操以待其變而行吾之所當爲則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人有有所憚而不敢爲雖彼兇邪暨子亦何至恣慾妄行之如今日也哉士論遽之迨孽暨就戮奸黨敗死於是向之以忠義去國者咸詔起之監司郡縣請某就道某以母年八十不能奉詔御史盧雍吳鉞相繼以某同戶部侍郎邵寶御史張羽並薦於朝大學士靳貴都御史彭澤禮部侍郎石璫祭酒王瓚亦相繼挽某起某以書遺彭澤曰內盜甫息外寇未寧宮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海內將亂實王室盛衰之幾天命絕續之會有不在敵國外患而已我朝不設丞相內閣大學士吏部尚書都察院都御史實丞相職也執

仁聲外集 卷之十 傳 九 弘毅堂

事今據其位將何如邪在位大小群工乘風納路取貴挾寵徼利自私者方以爲得志肆意妄行無所顧忌而愛身慕名者或託故以去或舉喙一言塞責而歸若此者其於事君之義若有未明而立身之道容或未盡執事任大責重非人人比不得援以爲例然則何以處之而後可以收一代之全名前可以匹休於古人後可以垂烈於後世哉以時言之天子不親萬幾忠賢幽閔群小橫恣刑賞倒置苞苴公行將帥怠荒官士失職賦匱卒疲民窮財盡其亦可謂難矣某聞天下無難處之事無不可爲之時在識其機握其樞而幹旋之執事其必

仁壽外集 卷之二 傳 弘毅堂

有以處此矣某五年間母喪妻亡益無志於人世郡守監司多承薦剡當塗知舊亦有招予起者亦有沮子行者招予者愛我也沮予者亦愛我也謂之知我則未也執事亦欲招某起者夫招予起者欲富貴某也沮子行者懼某之觸禍也故某知其皆爲愛某也某豈不仕者哉苟有可出之時置可効力之地則鞠躬盡瘁繼之以死衆以爲難者某爲之易耳蓋嫉惡邪之心勝撥亂反正之情真惟患不得一死所耳若夫因人而進隨行逐隊苟位慕祿爲肥妻子之計者非某志也執事以爲何如由是天下之人聞之莫不高元老之賢而能致

小官之忠直莫不嘉小官之忠直而無負元老之期許又歎其招沮行止一皆出諸天理之公而非人欲之私也某復念人君賢否之趣世道治亂之原國祚存亡之機其肇有二焉人心道心而已聖德正學敬天勤民戒慾崇儒節儉用賢原於性命之正者道心也賢君務之暴虐剛愎凶傲遊畋淫逸奢侈沈湎生於形氣之私者人心也昏君利焉乃采堯舜禹湯文武及我太祖太宗以道治天下者萃爲一編名曰帝祖萬年金鑑錄待時以獻老病弗果築靜觀亭石巖小隱仁峰精舍於所居之旁以爲玩理味道之所大學士石琚謂循徜徉其中

仁壽外集 卷之二 傳 弘毅堂

仰觀俯察莫非至理息偃呌號動得真樂天下之物皆無有可動其中悅濂溪考亭之學以求周孔之源且契先天之旨沉潛默識有人不知而已獨知之妙者蓋實錄也某病篤聞鄉之仕於朝者附兵部尚書王瓊之奸攻都御史彭澤之賢尤力疾作書切責之去屬纊才三日爾某之忠直至死尚若是正德十四年二月卒年六十有八某詣定山見莊景歸曰天地萬物之理本吾一心吾心無物則萬物之寓一心之虛有以具之萬物之來一心之靈有以應之具之無不公應之無不當則隨事觀理極深研幾無不各得其所止之地矣由是天

地之大目曉之間動靜周流莫非天理矣他日又曰爲學戒慎於日用應接思慮隱微之間察其善端之發懼於吾心而合於聖賢之言則力行之邪念之萌愧於吾心而戾於聖賢之訓則決去之惟日孜孜惟恐懈怠然而反觀自省平日所爲有愧於心者多矣益見爲學力行之難故不喜註述間發見於文詞則以植世教明義理爲事而葩藻排比不屑也所著有帝祖萬年金鑑錄錄若干卷仁峰集若干卷子戩字元夫國學生甥黃湘字濬夫俱能承某學

仁峰外集

卷之二

傳

十一

弘毅堂

仁峰居士傳

李東陽

居士逸其姓名不詳其居里家在萬山中仁峰萬山之特秀者因以爲附其志大其性剛其才拙幼讀書卽以自信以古人爲必可學聞人之善好之嫉惡尤甚見古之聖賢德業顯著者卽歆慕而欲學之見古人之權奸誤國者必切齒憤懣視今之王邪者初無預於已卽與爲仇不少假借蚤有志於世落落無所合乞身以歸思欲淑於鄉而亦不能乃息交絕遊日以養親安貧守道爲事富貴非不欲又惡得之不以其道貧賤非不惡以其道則安之故非其義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義之所在力勉爲之有怨不敢避道之所有心酷好之詬之所不恤性不嗜酒客至必具竭所有不計豐約必盡歡冠婚喪祭豐約稱家有無必盡禮無事則遊眺於山巔水涯以適吾適此居士之跡也而其心所以自修而自待者則甚高遠而亦莫知其所

終云

竹山先生像贊

篁墩程敏政

此吾邑鵬原汪君大祥竹山隱居小像也其子鄉魁進之請予贊

琅玕挺挺其節之貞頭角嶄嶄其嗣之興靜若有思手不釋卷熟聞其人今識其面相昔武公壽與德兼君子之像吉人之占

竹山先生小影贊

定山莊 景

天下之事有不可常者無一挂目天下之書有可觀者無一不讀輕衆人之所重而不忽衆人之所忽江海大

仁峰外集

卷之十一

贊

五

弘毅堂

觀雲山老足萬古青天烏巾一幅噫此真可謂逍遙塵外而凡天壤間可以動吾心者不知其爲何物

祭仁峰先生文

知休寧縣事沈 圻
前監察御史

維正德十四年三月甲戌朔十有五日知休寧縣事前監察御史平湖沈圻謹以菲儀致祭於故京兆仁峰先生汪公之靈而重之以辭曰嗚呼天下之士有所可得亦有所不可必得所可得者在已也而其所不可必得者天與人也愚嘗觀夫造物之理因物而篤有其然亦有所不然於不然之中而默寓夫啟迪之意就其所至可以流芳而莫遏則雖有不可必得者而亦庸何傷嗚

呼學足以究天人之奧而文足以鳴國家之盛愍世皇

皇居鄉籍籍如公者誠不多見故不但魁鄉榜提南宮

而已以之躋顯仕而佳斯世亦宜也何歷官僅京倅立

朝甫一月而已邪嗚呼君子亦盡其在已而已而遑恤

乎其他故三上疏抵中貴而不怯屢廷爭救時弊而無

隱君子見之極口稱賞小人聞之變色搆怨吾不知廟

堂之輿論以爲何如顧乃容公之請使得遂夫養親之

心而恣夫林泉之樂而公之爲計亦得矣嗚呼忠與孝

人道之大閑也富與貴世情之所利也盡吾性分之所

所固有開其閑而不利其利世不得而多見也孔子曰

仁峰外集

卷之十一

祭文

五

弘毅堂

朝聞道夕死可矣公其可以瞑目而無憾矣愚時未第聞公之名於家比第慕公之節於朝官內臺不能薦公之賢左遷斯邑又束縛於案牘之繁蹉跎於道里之遠未及登公之堂而聆公之誨蓋公之心恒以不見有司爲自適而愚之心每以未見公爲不安公之所不可必得者無乃愚之所當慕乎而其所可得者抑豈徒慕之而已乎此公之所以爲獨高而愚之所以爲可忤也嗚呼尚享

又

知徽州府事張 芹

維正德十四年三月甲戌朔越二十二日直隸徽州府

知府張芹同知王仲仁通判何景祥推官楊天茂謹以
牲醴庶羞之儀致祭於故京兆仁峰先生汪公之靈而
言曰惟公文冠甲科仁敷縣令京倅轉遷力言弊政勇
退於急流曷是而易非高養於林下惟觴而惟詠芹等
忝守新安於公起敬敢薦一卮爲公論定嗚呼公之所
能者人而其所不能者命尚享

又

提督學校監察御史林有孚

維正德十四年三月甲戌朔越二十五日提督學校監
察御史侍生林有孚謹以香帛遙奠於故京兆仁峰先
生汪公几下孚未及一面而別永恨也千鑒此

仁峰外集

卷之二

祭文

七

弘毅堂

又

思恩知府李 汎

維大明正德十四年歲次己卯春三月某朔越二十一
日姻弟李汎謹具菓醴致奠於故內兄京兆仁峰汪先
生之靈曰汎自少時得與吾兄游四十年矣嘗以吾兄
有沛然江河之才有偉然臺閣之器功名事業當不小
成奈何一第旣已云遲兩任又非其志出則局於百里
入則壓於長僚動輒齟齬平日所學不得一展得非命
歟然佳時一疏其所憂者皆人之所不及憂其所道者
皆人之所不敢道聞者初謂其迂旣而乞歸無何內閣
禍作國事紛紛吾兄先日之言驗如筮龜而人始大歎

服以爲未易及也然言者屢薦於朝不報又非命歟甲
戌秋予自交地萬里外得收病軀以歸故丘嘗作遊舫
請吾兄來爲石潭之遊是歲爲丁丑兄年六十六矣精
力尚勁舟中且酌且吟一日得詩十數首不倦明日登
石橋巖直躡其巔而還步趨又如此予竊自幸以爲相
從杖屨之日尚未艾也豈意遽至此歟嗚呼烟霞之外
吾志孤矣鶴唳猿啼山摧梁折月明風清琴瑟絃絕嗚
呼其尚能知予之悲歟尚享

又

大學士葉 珪

維大明正德己卯春三月戊辰朔十有五日戊申友生
仁峰外集

卷之二

祭文

六

弘毅堂

葉珪謹具菓酒柔毛之儀致奠於故京兆汪公仁峰先
生舊契之靈泣曰布衣之交歷年五十三世通家相愛
莫逆月明霜高風雨之夕肺腑之談意投心浹憂戚相
關貴賤不易遺我詞翰長篇短什何日能忘耿耿珍襲
我長八年惟恐先及嘗以墓石託公椽筆豈知老眼泣
公今日嗚呼哀哉傷心痛臆靈其有知來歆來格嗚呼
尚享

又

唐 阜

維明正德庚辰春三月十有八日翰林院修撰鄉後生
唐阜謹以香帛遙奠於故京兆仁峰汪先生之靈曰先

生之學識精深博洽不在於魁鄉閭第科甲而在於上以聖賢爲師下以儒先爲法先生之文藝疲神苦思不在於急應酬工裁製而在於籍金石之鐫刻闢鬼神之幽秘先生之宦業廉明公恕不在於勤簿書飾文具而在於平不能平之獄抗不敢抗之疏此皆屬人之耳耀人之目後輩之所景仰鄉邦之所敬服夫其勇退於急流還心於中谷守令至未嘗見其面城市初未嘗納其足可以廉不介之夫勵將靡之俗者也阜於先生託在桑梓一長無足取而辱示之誨一第胡足榮而過爲之喜迺者得告歸展山林方欲遵休陽而命風駕適仁峰在鑒外集

卷之二

祭文

五

弘毅堂

而聆好音嗟徑造之弗遂乃凶計之忽臨痛乎典型之凋謝而仙舟之陸沉吾安得而不涕泗之沾襟然先生有子克世家學書香一脉知不落莫他日收故篋之遺稿圖繡梓之淡託臯雖無能爲役其敢辭季札之諾辦香尺帛聊寫哀悵諒九原之有作感我涕之無從於平尚享

又

程 瞳

維正德十四年歲次己卯三月甲戌朔十有二日諸生富溪程瞳謹以蔬菓百拜致奠於故京伴仁峰先生汪公之靈客歲之秋讀公手書有曰讀書每理省愆寡慾

探求古人樂處甚覺心閒體健情逸神怡極有佳處却恨向時涉獵章句塗抹文字虛度光陰真無益也瞳竊敬羨公操存省察老而彌篤而其涵養之粹自得之妙有非世之士者可得而窺其藩籬也又曰心學不講久矣吾道日孤方此抱歉近得啟敬相與論詰得所發明不爲無益但恨其氣稟不弘自信太過不肯服義又謂瞳知理會又錯用了心此世之知道者所以鮮也瞳竊計公願養有道康強無恙壽考未艾而瞳之庸頑狂率當痛懲力革而後就正於公可期也詎意公遽捐館舍邪公論國事於衆人未憂之秋厲出處於類俗旣靡之

在鑒外集

卷之二

祭文

五

弘毅堂

際忠義之操廉靜之風如臺諫諸公薦剡者天下之人固知之若夫涵養之粹自得之妙則人或未之知也知不知不足爲公軒輊但瞳屬望矻其愚聞其蔽淑諸人而傳諸后者不可得矣則不能不失聲長號而抱恨於無窮也嗚呼聖賢不作正學晦蝕士之事事也趨祿利尚文辭焉耳矣求能明夫天之所以與我者而盡之如公者質諸今日可得而多見哉瞳之抱恨無窮者豈其私邪瞳里後生也困餓空山學無師承妄謂吾朱子之與陸氏學之是非而當從違之者尚質於公公不鄙棄枉書見答三四往返而累千萬言其所以教瞳者切矣

警瞳者嚴矣瞳正擬竭盡其愚以卒餘教詎意公遽捐館舍而使瞳之志未遂伸論未遂一則又不能不失聲長號而抱恨於無窮也然亦豈其私邪嗚呼一觴寓忱公尚鑒諸

又

程慶琬

維正德十四年春三月某朔十有八日諸生富溪程慶琬等敬奠於故京兆仁峰先生汪公之靈曰嗚呼聖賢不作士風日弊天貴不存趨時徇勢猗歟先生氣剛志豪出處之正節行之高早歲請學當試於世資沃光晔占魁收第首牧劇邑德孚教行載遷京秩抗疏殿廷百

不孝外集

卷之二

祭文

主

弘毅堂

辟動容匪躬之故尋乞奉親祿位肯顧甘旨盡歡奚減萬鍾屢謝徵車願請養終煌煌回轡貽封有耀迨其季年復謝再召文章道德卓然正學翼孟宗孔汭源遵浴庭草川花真意悠然石巖風月天都雲泉灑落高明儀刑尚在樂育之心老而弗怠慶琬晚輩不鄙其愚先聲寄訊左顧弊廬癸酉之秋始拜兩丈臨別贈言學在勉強省愆寡慾竊擬是圖中遭憂戚學益荒蕪涵養工夫進修次序山堂夜空與語忘寐聲文之選近齋之居序我簡首銘我座隅迭辱唱和連篇屢紙且以爲戒此儒一技去秋之仲書誨諄諄朱陸是非須究其真異同之

略揣摩上告謬以爲然枉書下報得我從子啟發辯辭此學益明可傳無疑歲杪樞趨而命彌切至言極論遽成永訣聞訃驚號涕泗沾胸山頽梁壞我悲何窮伏哭柩前恍猶瞻對寧不我知鑒茲一酌嗚呼哀哉尚享

又

范尚敬

維大明正德十四年歲次己卯十二月辛酉朔十有一日辛未門生漢口范尚敬謹具隻鷄斗酒之奠百拜哭於先師京兆汪公之靈曰嗚呼公之學聖賢是師公之志希文是期公之行金石其堅公之名信史其傳嗚呼用弗盡才位弗酬志公之抱負十弗能試其一二人正

不孝外集

卷之十一

祭文

主

弘毅堂

所恃天奪何亟嗚呼哀哉若平生之行蹟在墓石之當植遠乞文於當代維關中彭都憲直筆之可誌亦有文藁氣克理至須刻木以流傳維浙東王都憲椽筆之不吝議公之爲人固不待於二者而始傳非是無以俟後學之永思以公門人之私謚尚敬不才永懷德義致報無方心喪曷已拜奠寒泉雨流涕淚嗚呼哀哉尚享

又

汪尚和

維正德十四年歲次己卯三月甲戌朔越二十日門生族子尚和謹以清酌之奠敢昭告於宗丈故京兆仁峰先生之靈曰嗚呼惟公學造明誠氣克天地早登巍科

分符百里遺愛在人頌聲盈耳擢判京兆令行政美世
方詡詡而求同我獨中立而不倚道學淵源明堂杞梓
定山西涯素爲知己憂時之策抱賈誼之孤忠除弊之
疏踵劉蕡之芳趾謝病林下杜門二紀著爲文章海涵
嶽峙該貫群經出入諸子孝於事親夔夔甘旨忠於誨
人諄諄至理公疾未瘳天詔屢起不屈道以伸身乃慎
終而如始進退以禮無瑕可指宜享遐壽詎云止此麟
經家傳綽有賢嗣尚和久幸託於門墻家子姪之相視
訃聞一慟哲人萎矣薄莫告誠有淚如洗

又

甥黃湘

本集外集

卷之二

祭文

正

弘毅堂

維正德十四年歲次己卯冬十有一月辛卯朔越二十
七日孤甥黃湘謹以庶羞奠酌之儀奠祭於先師京兆
公仁峰先生尊舅氏之靈曰嗚呼自考亭絕響吾鄉先
能傳其派者今可得而數也定宇之陳東山之趙後先
相望實二三人猗歟先生卓哉天民才偉氣雄學粹行
醇道無濫而不探理無微而不窮懷仁負義踐孝履忠
顧有得於胸臆卽以見於事功非比迂儒陋士以文爲
戲而曲學以爲容故其在邑也崇正學表忠節作士氣
厚民生弭盜賊挽澆俗而使之淳其在朝也昌言讜論
剴氣揭日扶衰救弊犯主怒忤權貴譬履虎尾而批龍

鱗其在鄉也法言正色厚倫理變風俗刑家訓物莫匪
詩禮之諄諄是皆公之學其所施者已略見如此使其
據高履大得行其志則其彌綸贊輔寅亮弘化使萬物
各得其所又豈公之不能邪胡仕止六品年未及中壽
俛所志所學未獲大信而使仁人志士徒扼腕痛惜而
涕泗之交零邪嗚呼哀哉湘一介孤甥叨侍几席糞土
之質雖每荷於陶鎔而腐朽之材終莫堪於雕畫今正
拜函丈而請卒業之期喜驚蹇而再就鞭策何別去之
幾時歟訃音之速至觀儀刑之無從徒號天而叩地嗚
呼哀哉夫一脉之道公旣聞之進不獲行於天下退不

本集外集

卷之二

祭文

正

弘毅堂

及傳諸徒逮去此而何之乎英邁之姿剛大之氣豈其
與物同朽與泡漚而同泯乎吾猶彷彿聞公謦咳見公
駕虬乘龍而遨遊乎八表出入乎帝都殆與鄉先諸老
考道德而譚詩書乎嗚呼哀哉而吾吞聲泣泣摧傷頓
踣曷足以報公之厚德而所以報者惟尊所聞行所知
而翱翔乎詩書之府優游乎道義之塗上有聞於斯道
下有淑於斯人庶不負公之所期乎嗚呼哀哉尚享

汪仁峰先生外集卷之三

記序書柬

石巖小隱記

趙郡石琬

石巖小隱者何休寧汪君進之隱所也隱有真偽無小大曰小隱者何進之自道也進之舉進士知永嘉入判京兆有惠政有讜論有賢哲名輒棄去不復戀惜而曰吾惟隱之嘉焉其所好則然也隱在鵬原之大丘山麓山溪而谷幽與人跡稍遠龍井之水自東而來可以畜魚可以灌田山之下作祠堂五楹以奉其先其南偏爲藏書之屋聚經史圖籍若干卷梅坡菊圃琴亭嘯臺凡

仁峰外集

卷之三

記

弘毅堂

百可以娛目適意者莫不具列進之絃誦之暇幅巾筇杖徜徉其間仰觀俯察莫非至理息偃叫號動得真樂天下之物皆無可動其中而聖賢之道要在是矣當其初治隱所也鑿崖見石理圓融因刻爲巖號太極巖濟流得二石類瓶較各平安石因題曰門前地擁平安石屋後天開太極巖若好事之所爲者夫此豈足以觀進之哉翫理味道之精積於中而溢乎外無時無地而不見道焉則進之之志也進之悅濂溪考亭之學以求周孔之源直契先天之旨沉潛默識有人不知而已獨知之妙則茲隱也其庶幾所謂能真隱矣而曰小隱乎

哉惜也予老矣縻於祿而不能去恐不足以知此而焉能爲之記

重慶堂記

祁閭謝榮

父母俱存兄弟無故而大父母猶在堂此人情之至樂而古今之所難也故顏路請車於仲尼仲由抱恨於風木而父子之相保者亦難矣矧其具慶乎幸而具慶者可樂矣矧重慶乎鵬原汪生某厥祖孔輝公鄉善士也偕配方孺人並登七十壽尊甫竹山先生偕老五旬二弟周齊俱弱冠而某有父事矣嘗告子曰公婆年老尚無恙青燈白酒夜話團圓俄倏然悲尋然釋暢然而悅

仁峰外集

卷之三

記

弘毅堂

顧某等問曰爾知今日樂乎曰不知公曰噫果若人言重羔裘者惡知其體之爲煖而有寒者之無襦飲膏梁者惡知其腹之爲克而有饑者之無藜爾居重慶之下不知重慶爲可樂而人有不幸之可憂也予方七歲而孤焚焚然操心也危慮患也濩賴母某孺人勤儉翼予成立所謂具慶且不可得况重慶乎爾曹長者既冠少者亦弱冠矣家適遭陽春之時而國又際聖明之運兵火不驚征調不聞度身而蚤計口而田苟飽愉煖吾顧爾以爲神仙中人而氣命過我多矣汝惜不知殆所謂人忘於塵魚忘於淵也予方追憶曩時辟如痛定思痛

不知何以能堪是以不覺自悲而徐復自喜者以此某起曰於呼孫既知之矣當以重慶名堂所以志喜也謝罄聞之舉酒賀曰此天錫之純嘏也書曰積善之家必不常時之不可失白駒過隙之難縈桑榆暮景之可憂語曰一則以喜一則以懼者汪生其亦預聞之乎某起拜曰命之矣敢不承教而竭所以樂之之情願書以爲重慶堂記

瑞芝堂記

台人謝鐸

新安有竹山汪公古雅君子也非其時每盤旋山谷間

在卷外集

卷之三

三

見祖墓上有芝草生焉驚異之曰非常物也必有徵應

明年仲氏浩以辛卯鄉科應又明年再見亦如之而伯子某亦以己酉鄉科應又明年再見亦如之而丙辰進士之先兆應矣芝三見而三應因以名堂曰瑞芝嗟夫芝之爲瑞昭昭也雖庸人俗子皆知其爲瑞然非盛世不出不常有於天下今汪氏芝之爲瑞也有如此況爲天下之瑞者哉祥符之世封泰山以文天下之太平四方以芝獻者大吏則天子賜書以嘉寵之小吏亦有金帛之賜焉方是時希世有力者方窮山遠采雖人所不能到往往求焉於是九州之間芝益幾乎盡矣天聖改

圖詔有司以祥瑞獻者皆勿納於是神書之產銷藏委翳於蒿藜榛莽之間天下皆莫知其爲瑞者故一物也或貴於天子或辱於凡民夫豈不以其時哉士之有道固不役志於貴賤而卒所以貴賤何以異哉初予在國子也汪君以名堂之義來告予諾之未果也既而君歸而竹山翁公矣暨予歸自京師遇之吳門匆匆一言而別旋聞君有京兆之命連上二章極論國事遂引疾而歸又幾年矣復兩以書來致勤懇焉蓋數十年之久數千里之托若是其不易也予其有負於汪君哉不特此也汪君昔之爲永嘉也於予有斯文之雅今予老矣欲一見道平生疇昔而不可得予不重有負於汪君哉

在卷外集

卷之三

四

見祖墓

竹山記

寧都董越

嶽之休寧有隱君子曰鳳英甫爲性耿介拔俗讀書志在躬行治家恭溫公雜儀教子篤義方庭訓而玩物適情於山水花木禽魚若將有以自老而不知天壤之間復有所謂鬱煩雜亂者嘗自爲詩曰屋後有山皆種竹門前無地不栽花因自號曰竹山厥子某爲子南畿所取士嘗索予詩茲復以父命求記夫竹之比德君子非一維有而似者能知之內虛類有容外直類有守長而殺類有序密而疎類有別有容以其仁有守以其義有

序以其禮有別以其智此外若猗猗之可比問學進修堅剛之可比德器成就與夫所謂友松梅傲歲寒者皆非尋常植物所能尚者是以古之人適趣寄情者多尚之晉王猷嘗自言何可一日無此君蘇長公亦謂無竹令人俗夫無竹非真能使人俗而一日之不可無亦非以其真若日用飲食之關軀命於人而有之不免為多無之似覺為少是亦人之嗜好不同取類有在焉耳此甫之有山所以皆種竹也取號亦以是也甫少讀書嘗虛心求益於師友刻節勵行於鄉閭以志養親遂不復仕其待人雖介而有禮處世不混而有別皆於竹之比

七峰外集

卷之三 記

五

弘毅堂

德無媿焉者歲寒雅操終始不渝其材之足以備筐篚升廟堂協諧律呂雖韜不自獻然龍孫稚子日進階除已有將收用伶倫備禮虞庭如某者矣則夫所謂有山皆種竹之言吾恐其猶有未能徧者故因是而願有以廣之山廣若干畝其含澤以產布氣以生容有與竹相為幽翳與居相與環護者在甫雅其藝蕪柔脆者存其勁直堅剛者使可與竹與甫結社歲寒而兩忘其為物我益善矣是為記

潛德堂記

古欽唐 阜

京兆汪子之父竹山先生蚤從事於學不好章句口耳

習前言往行務多識以畜德人曰養預者健趨積茂者厚發先生積學於素庶幾其有見歟見則天下蒙其澤矣先生曰學求已知匪求人知已知蘊於內也不必其能見也人知徵諸外也見可也見因乎時者也不見亦因乎時者也通塞之義也蓋學則不因時而異守也君子所以進於成也見奚加而不見奚損也人又曰不見則潛先生其將隱德以徇時邪是故隱而未見者未見乎世也行而未成者未成乎人也先生其於易有所妙悟耶先生喜曰是知我者為堂而居之以潛德乎其中左圖右書朝耕暮讀不知宇宙之為大也山林之為隘

七峰外集

卷之三 記

六

弘毅堂

也軒冕之為重也韋布之為輕也乃謀其子學成而選於膠序進而舉於鄉又進而薦南宮擢進士高第出知永嘉入佐京兆所至有風績則潛德之餘波也京兆既謝事於是先生捐館若干年矣溪懼幽光久而益闕謀新其堂以發之先生蓋自是益彰矣嗟夫潛見之不同者勢也其所同者道也道苟光歟雖潛亦見道苟汙歟雖見而潛之不若也世之仕而見於世者不為少矣問其職業之所修舉如浮雲之影而螢火之光雖不謂之見可也今夫人棲迹山林希蹤古昔其家庭則之鄉黨化之胤嗣顯揚之月旦且推評之而名與草木同朽者

顧弗逮且有愧焉雖不謂之潛亦可也先生非夫人之徒歟雖然京兆之仕也擊奸之疏不避時忌勇退之節不擇急流則又見而能潛得先生之家法也此堂之所以愈久而愈光也堂既新後若干年而史車爲之記

孝義堂詩序

長沙李東陽

孝義堂詩一帙若干首爲休寧汪處士得宜作也處士居父喪廬墓側者三年年四十餘喪厥配遂不復娶鄉人以孝義稱之今監察御史安福歐陽子相嘗知休寧廉其賢請賓鄉飲至親抵其第各其堂曰孝義且記之

少詹事兼侍講學士程先生克勤其同邑彥也傳其事

仁峰外集

卷之三

序

七

弘毅堂

尤悉於是士大夫聞而賦之以遺其子浩浩以鄉貢進士拜永州府通判將歸獻處士於堂以耀其鄉之人念以篁墩故有一日雅請予序所以作詩之意予惟善之在天下自不容掩顧必有所藉然後知必有所恃然後傳若漢以郡國察孝廉魏晉以中正第人物固賢者所由進然其弊或有不足恃者許子將在汝南其所品藻足以高下其鄉歐陽永叔在翰林其言語文字足以榮辱天下此其勢不及郡國權不及中正而其可恃者固存是天下之善不能不傳亦不可以苟傳顧其所藉與所恃者如何爾子相之爲縣彰善之典蓋倦倦焉篁墩

之在翰林其許與亦慎矣而傳記所載皆耳目間事非空鑿僞飾如世俗所稱者是詩也其無所愧而傳哉君子之教於邦者必自其家始汪雖世族處士始教子取科第永州君亢宗顯世將不辱其孝與義者是不可爲鄉黨勸耶亦寧不有恃於是詩也邪夫自播之管絃以至刻之金石皆詩之用用愈廣則傳愈多他日修郡志者或有取焉是詩也亦不徒爲汪氏作也姑序而歸之弘治己酉春正月四日

悅親樓詩序

江陰高 賓

仁峰外集

卷之三

序

八

弘毅堂

悅親樓者子同年汪先生進之所作也其作也有名其爲也有實其悅也有所本非苟然而已也弘治丙辰進之登進士第而二親具慶丁巳進之以王事使蘇得便道歸省既竣銓曹以進之知永嘉永嘉非所以處進之者而進之樂之蓋進之家休寧去永嘉不遠而舟車易達則迎養可圖此其志也戊午既抵厥任將遂所圖而故宇朽敗棟桷摧剝岌岌有覆壓之患進之曰是可

職凡溫清之禮飲食之供顏色之承旦暮惟謹府君居其間怡然終日喜見顏色旦日復繙閱舊典以尚友古人又時發浩歌以寓高興心神怡懌超然自得此斯樓之所名也予於進之有兄弟之義竹山府君丈人行也故嘗得侍杖屨之側以瞻仰顏範今人之中蓋寡儔也學克於躬德克於容大帶淺衣威儀雍雍偉然有道君子所謂說之不以道不說者也進之之能致其說豈樓中之所盡該耶進之嘗有記矣今卽而讀之樓中之所有者惟聖賢經傳古今典籍而已其所供具又不過簞食豆羹壺漿瓢飲而已是皆吾儒澹泊之嘗奉耳豈直

仁孝外集

卷之三

序

九

弘毅堂

以是而遂得親之歡心哉悅親之道亦難矣進之得之若易易然其必有所本歟孟子曰若會子則可謂養志矣事親若會子者可也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孔子曰父母其順矣乎又曰悅親有道不誠乎身不悅乎親矣而誠身之本又在明善進之始倘是三者矣乎強學力行道明德立誠於身也翕琴瑟於閨門協損篋於伯仲進之和於家也惟是以本之而後因親志之所在而順承之此所以易爲悅也不然則雖善顏色亦一時襲取之爲耳悅何有焉或者謂進之達爲治之本而推及於信友獲上治民之義不爲無謂

而進之讓之是固進之之謙德也進之其不愧爲子矣昔吾兄弟在先君侍下嘗教以詩曰爾曹要得吾心喜細讀中庸孟子書蓋謂是也言猶在耳而欲養不逮可堪爲情矧今白雲孤飛慈闈千里貫贊兩弟星散天涯無一人當薪水之責於朝夕此尤所不能言者與進之之罪人也進之此舉忻動人心郡邑士夫景仰其盛從而歌之以彰厥美册成命予以敘諸其首嗚呼予尚敢容喙哉念夫人生兩間均之有親均之爲子所以受父母保育之憂勤者多矣悅之者所以紓其憂償其勤也自世教衰民不興行有有親而不知所以悅者有悅之而不能以其道者有時可悅而不能欲悅之而不逮者吾輩是也知悅之而不以其道者千百之一二也有親而不知所以悅不可以數計也有親之可悅而又能以道悅其親如進之者天下無幾矣然則斯樓之所以名與夫士夫今日之所以詠夫豈不宜是爲序

仁孝外集

卷之三

序

十

弘毅堂

送汪君大淵之任永州序 祁閻王 珣

吾輩汪氏本越國開國二公苗裔蕃衍盛於他姓故有十姓九汪之諺其居休寧鵬原者通開國公派也由二公以來文謨武略名籍通顯不可勝紀今通守汪君大淵其天性明銳儀度魁偉自成童時卽知嗜學日覽數

伯言輒能成誦尊甫得宜先生識其爲遠器聘鄉先生爲之師授以春秋三傳之學大淵朝夕淬礪凡二伯四十年與義灼然胸臆甫長游遠方又以餘力漁獵群經子史識見日廣及補員郡庠每提學課士蒞加獎譽朋友麗澤之益多德之學者負笈於門絡繹相屬則自喜惟教學半推已及物不少倦士多造就惟始終典於學故學積厥躬淵乎有本是誠大淵哉余辱友有年嘗以詣郡造其館大淵出所爲文見示予三復之餘歎賞不已每語人曰大淵他日必先吾著鞭矣而鄉榜子濫與成化乙酉大淵則中辛卯會試子濫第戊戌大淵則弗

偶昔人有劉黃下第等語不有愧於此歟然大淵旁通子平三命凡士之出處能預料其將然近子辱轉運亦嘗先告我矣故雖六屈於禮部略無不平意且知其將仕之幾去春撤棘之餘或有以來科誘之者卒不能易冬十有二月命佐治湖廣之永州鄉之仕於朝者於其行供帳都門屬予一言以爲贈夫士之窮經所以致用也而群經莫備乎春秋蓋易之變書之事詩之情禮之經樂之和春秋實總括之先儒謂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信夫大淵運春秋之學明五經之旨用是裁決政事若庖丁解牛批卻導窾動中肯綮於仕乎何

有况永領州一縣六爲湖藩大郡大淵用是學佐治可以行其志由茲躋顯要建天下之事業成天下之勲名又豈假於他求哉予嘗道過於永觀其民清慧而文今得大淵固喜其有過矣因以告之時弘治己酉春正月甲子

送汪君進之之任永嘉序 海寧儲 燾

丁巳冬進之既竣使事於部會選進士補給事中燾一日相揖馬上與語曰銓曹重給諫之職茲遴選於衆而求其人君雅有才請其必不舍君矣燾將賀其得人也進之曰余次當作令是寧可得邪燾既叩所以又曰選士以克諫職未必概拘以例也君第進無惑居無何進之乃選永嘉令燾詣其館因出向所爲文章觀之見其問學闊濶而浩博其議論濶切而核明其述古今人事所以成敗與法令風俗之所以張弛而移易者則又憂濶而思遠如古之人慟慙太息以號於人者讀未盡卷嚙竦然異之蓋媿向者知進之之不濶而又歎選士者竟以例而失進之也退復自念天之生才難矣蓋必歷試久練以盡其蘊而古之君子厚待其身者亦不敢輕出薄發以暴其才以吾進之方聞譽直不獲實諸獻納補拾之地顧乃吏之郡邑丞尉之間可謂達其才矣是

安知造物者之無意乎昔賈生當漢文之世發憤流涕論天下事欲一切更張之帝方謙讓未遑而說忌之人蹶迹而至矣後之議者蓋高其才偉其志而亦病其少年之銳不先固結其君臣而驟用其才也今吾進之之自待固厚也已而永嘉又在東南之陬地僻而民厚政簡而訟清進之既怡其民事以其暇日益修其學問而練其才猷它日克養之既到望實之既孚奉召而來列諸臺省沛然行其所學而不憾其齟齬不遇如賈生矣由是論之進之出處蓋有默相之以需其用者而又何不嫌於茲行矣乎進之既載吾友胡德淵偕金生衍來

仁峰外集

卷之三 序

三

弘毅堂

屬言以贈囀既釋然於進之之去而決其將來之必有聞也乃不辭而叙其行

仁峰先生辭召錄序

練江程 墮

聖天子蒞阼之初仁峰先生爲京兆別駕逆覲孽臣之將肆惡也首抗疏論天下事或難之先生曰生與俱生臣子之分所當盡也履霜知懼臣子之義所當明也餘奚恤士論題之章再上不報以親老丐養奉身而退比歸裂裳裹足於溪山長谷中六年於茲矣日唯營修澗而攻著述是事頃者皇上大奮乾剛討僭叛誅姦黨而向之以忠義廉介去國者咸詔起之有司執事奉若明

命交禮於先生之廬先生難之或曰夫子昔切切然以天下爲己憂不幸扼於權奸今也朝廷清明衆職修理正君子行道濟時之秋難焉何居先生曰穆穆布列顧豈少如某者哉况如親老何始詣大府陳其所以以聞於是鄉曲之慕聲光式風采與夫考德而問業者望塵聽履斯辱一顧而榮指郡南之山水實先生素盟也遂幡然不之辭乃高帽瘦藤汗漫於烟雲泉石間凡身所歷目所接人情物理悉於詩乎發之矢口走筆頃刻千百言不能休殆其真味發溢渾然自成而雕琢不假氣機流動天籟自宣而修理不爽然皆本諸忠君愛親之誠道德義理之懿視爲詩不可以詩視之者也夫豈無所自哉蓋氣盛而言雄德淳而言粹學正而言純才大而言贍也歟其門生吳文肅公之孫珽邦享解奚獲得若干篇萃爲一卷邦享椿府習之君以是關先生出處之大忠孝攸繫不可以不傳庸鋏諸梓謂墮獲視几杖者屬之序墮惟聖賢既往道學不明三綱淪九法數人欲肆而天理滅矣故士於出處之道昧焉而言亦隨之以變襲爵祿者上劇素美新之文鴛高遠者有野花啼鳥之句君臣之義父子之親胥廢之矣迨程朱大儒者再闢渾淪重揭日月繼往聖開來學而吾道復明於天

仁峰外集

卷之三 序

十四

弘毅堂

下夔倫始序綱常始振而其仕止久速必權於中當於可而後已其言曰願得賢人均出處始知淡意在蒼生曰留取幽人臥空谷一川風月要人看因言考行以行訂言蓋進也非苟祿退也非忘世歸潔其身而已矣先生朱子之鄉觀望而起動靜語默一以朱子爲師既而魁京闈擢高第宦遊四方又得一代宗工名鄉切磋之故於君親之道兩盡而無違言行之美進退之節表表偉偉無媿於朱子矣某里小子也先生不以寡陋見鄙俯教愛之輒忘其狂斐僭質所聞爲吳君復而上求正於先生云正德辛未夏五月壬子肅

仁壽外集

卷之三

書

十五

弘毅堂

諸名公詞翰

關中彭澤

心畫之精詞藻之英堪輿之秀金蘭之情匪綺而華匪玉而貴宜奕世寶之母先人是媿

莊定山先生

人來多荷所喻學問事真可見隨事體察之密矣古人爲已之學正如此近數月景人事益多略無少暇奉和高唱及壺天秋月文字當在舟中寄還不具友生莊景再拜

程侍郎敏政

張祖舜貢士回得所惠書甚慰但所云三次書不知附

何人竟爾沉沒然相念至情則已領矣今春甲科吾郡甚盛第老成積學如進之者計當備魁選之求不意如此也然遠業所致亦不繫此僕抱病尙慮齒髮日變無復世念矣因通守行草草布此遠惟心照不次敏政稽顙拜

王陽明先生

仰德滋久末由奉狀首春令弟節夫往又適以事不果竟爲長者所先拜幣之辱已極惶悚長箋開喻推引過分鄙劣益有所不敢當也中間敘述學要究極末流之弊可謂明白痛快無復容贅執事平日之學從可知矣

仁壽外集

卷之三

書

六

弘毅堂

未獲面承受教已博何幸何幸不有洪鍾豈息瓦缶發蒙警聵以倡絕學使善類得有所附麗非吾仁峰孰與任之珍重珍重所須鄙作淺懼無益之談不足以求正有道方欲歸圖異時苾鞋竹杖直造精廬冀有以面請願且徐之如何暮夜拾楮未悉然鄙懷節夫當能道伏惟照察陽明生王守仁頓首拜

又

遠承教札兼示閑辟辯見執事信道之篤趨道之正喜幸何可言自周程後學旣道晦且四百餘年逃空寂者聞人足音蹙然喜矣况其親戚平生之歡乎未陸異同

之辯固守仁平日之所召尤速詢者亦嘗欲爲一書以明陸學之非禪見朱說亦有未定者又恐世之學者先懷黨同伐異之心將觀其言而不入反激怒焉乃取朱子晚年悔悟之說集爲小冊名曰朱子晚年定論使具眼者自擇焉將二家之學不待辯說而自明矣近門人輩刻之雋都士夫見之往往亦有啟發者今復得執事之博學雄辭闡揚剖析烏獲旣爲之先登懦夫益可魚貫而前矣喜幸何可言辱以精舍記見委久未奉命此誠守仁之罪也悚仄懷仄然在向時雖已習聞執事之高名知所景仰而於學術趨向之間尚有未能盡者今仁峰外集 卷之三 書 弘毅堂

張侍郎元楨

吾契學識操履儔輩中自是難得每念及恒以未能敘叙爲歉去歲韓簿來承手書并雅贖始知惓惓於區區之惓惓於閣下也不孝服初釋倥偬便中率此奉復不及悉幸亮元楨敬復

司馬憲副聖

使者來得長箋併佳什累幅不但可見爲國爲民之心而所以知悉傾愛於老夫者特甚真不負老夫之望於高明者矣雖然老夫之齟齬於世一籌莫展皆其迂愚嘔強有以致之無足怪者今幸得沉浸穠鬱其故志於山巔水崖耽蒼崖以濩入弄白雲以怡情意亦甚適吾契其勿浚介也予之所羨喜者又幸昔之在門牆者能不忘予平日屬望之濩多卓然而見於世他日進而經綸天下福澤生民退而涵泳道德儀範後學皆斷然有可望者則老夫平日之所得亦不至蕭然如溪風山月爲天地間長物而已所望高明如吾契者益振奮不類情爾永嘉大邑郎官要職廉靜以立本公勤以致用不以往時所學於聖賢者爲陳言而決然以實心行之則一邑之人享儒者之福矣雖大而一省一天下亦舉而措之至其得行與否則有天者在焉不足計也老悛更無他見惟以此而答相愛之濩爾唯亮之不宣聖頓首

儲都憲囑

奏章捧讀悚歎昨與孫太常話置公宜在言路然臣子獻納隨地亦可在外者何足道哉簿案上有開吏抄二通見示萬萬僕所陳者迂緩不切不足觀容令人

抄奉稍涼奉謁不宣蠟頓首復

靳閣老貴

伏讀奏章忠愛藹然不勝媿服所命序文連日緣史館有事尚未得運思明早謹當具稿呈教但恐不能稱賢者之意耳先此謝不敏惟亮之年弟靳貴頓首

戴給事銑

吾兄甫脫簿書即開口指切時事稍覺弗合即以病歸此古人所難而僕輩倪倖自同立仗者所當深媿也山中况味何如入秋圖得一會不識可遂否風便且此寄聲冗不一一年生戴銑拜

仁學外集

卷之三

書

十九

弘毅堂

高少參賓

往自途次草草一別幾二年於此矣企仰之情無日無之邇於邇中得聞請告之報既又得見奏稿於諸老之家令人讀之交口稱快競相傳錄而不能舍此亦天理之在人心者自不能已也念惟吾兄學行志節文章政事無一不可以追古法後竿門之瑟動與人違不能不為識者之歎知者之惜也然仕止隨時進退合義無入而不自得焉又未嘗不為識者之重知者之喜也令弟賞至教箋獲審起居之勝道業之亨壽堂之康寧令似之得子甚慰遠懷天之所以厚吾兄者蓋自有在養高

於今而大用於後又未可知也吾兄之樂宜何如也哉時維秋暑未平萬萬自愛不具寓南都年生高賓頓首再拜

石閣老珪

久別末由晤語得讀華札兼所著銘益稔自得之妙嘉惠敬承令嗣德學俱有授受當必遠到坐匆冗未能盡情撓音至或仍得一會也山林靜處最益身心後生敬式理兼報國聖賢道大亦未出此珪抱病如昔力小任重因材設教典章具存鮮克舉之懼以終始有可議者無珍於言先此布忱萬惟自愛不具備辱知石珪再拜

仁學外集

卷之三

書

二十

弘毅堂

謝閣老遷

遷自還家來困於多病筆硯荒蕪久矣重慶瑞芝二詩勉強塞白償宿諾耳來論議論甚偉然非區區所敢當也外承佳貺惶恐祇領無可奉酬徒切感佩而已目昏腕痛作字甚廢力拙作不能自書令小兒代筆勿訝勿訝評還輒此布復不盡意酷暑惟為道自愛千萬還頓首

羅侍郎玘

公之高蹈吾人當引領企慕以為的蓋起懦於靡靡之秋不可誣也直言讜論自古難之必見擠乃不碍眼耳

僕固非其人也然亦坐齟齬行當乞散南都洛爲歸計
但不知成在何時耳承屬鄙作本自荒蕪况值多病餘
人俱辭之獨此不敢但成稿之日付康先生處寫之春
暖日期也呵呵

謝侍郎鐸

拙稿八月已成尋爲本學張先生索取附去又煩使者
重至惶恐益甚且辱賜以佳作足見數年來德學俱進
非舊所識尤所仰慕欲見未能也逢窻跋語畏怯且不
暇安能更著一語耶比年以來情思頗減安居林下兀
然爲天地間長物求一故人與語亦不可得若閣下者
仁峰外集 卷之三 書 弘毅堂
亦徒勞瞻思而已奈何奈何惟情亮不一老病生鐸再
拜

何都憲天衢

乖隔多年想仰之懷無終食之間或忘也弟自屏居竿
牘之禮一切曠絕頃雖強顏復出然而逐隊奔世日無
寧時故於年家音問愈益踈隔得罪名教諒已不少惟
執事知我能辱筆墨於不可教之人而又以其所得於
體驗之實者指而示之其所養是豈世俗士比倫哉歟
服歟服倅還草率復此倘天衢所行有畔於道凡有所
聞幸無吝教餘惟情照不宣年生何天衢頓首

汪侍郎偉

節夫至辱教墨嘉賜拜領感荷比來具審體履清勝爲
慰靜居閱理所養益深屢觀述作雖一時草草者咸寓
至理此豈杜撰臆說所可髣髴敬仰敬仰偉資性庸下
晚無所聞思欲一聆緒言於下風而不可得徒切想仰
而已所須拙詩坐冗襍尚未能奉命續容納上節夫回
揮汗草率欠莊亦不盡所欲言也伏惟照亮幸甚宗生
偉頓首拜

彭尚書澤

不奉清教久矣每爰誦往昔佳章手翰未嘗不肅容歛
衽恨此生不能日親光霽日間譬欬冀策礪駕鈍爲吾
兄門下士也乞恩歸田面教無日方切傾仰俄貴縣軍
解王希淵等便病冗中力疾草次附申謝忱兼致起居
之敬貴縣尹倪公在寒累表弟也在嘉興甚得民心今
典劇邑諒亦知勉先師所謂事其大夫之賢友其士之
仁者舍吾兄其誰與歸公在決不敢慢吾兄而凡政教
幸吾兄不吝教如於區區則公在之賢能即吾兄之惠
愛豈非斯文一大幸耶恃愛饒舌萬惟不罪更乞便中
不吝教音幸甚寓蘭侍生彭澤頓首拜

張方伯芹

片裊處南都雅聞高名於寒鄉羅圭峰諸老先生奔走道德非一日矣茲幸假守茲土奪於冗瑣而不得一侍左右以聆規誨以酌夙願其如情之怏怏何承示佳作併領佳惠捧誦登嘉無任欣感但獎進太過非所敢當

王侍郎瓚

既出於大筆必於聖賢心學得其指歸非淺見末學所能測而敢容喙者也匆遽未暇莊讀容另求教公案草草申謝幸亮侍生張芹頓首拜

仁峰外集

卷之三

書

匡

弘毅堂

於古作德望益重文思益高有以爲吾道光矣何啻同年之責也哉若然則不赴召命以踐榮階其所得亦多矣茲因貴鄉人行便附上正教編遊江心詩涯翁芙蓉書舍石刻以供覽觀而芙蓉書舍亦年兄所嘗爲記者也更乞一詩入冊如何如何萬惟加餐自愛不宜年生王瓚頓首拜

葉憲副天球

天球生晚未及躬執灑掃於門牆誼忝通家心厯仰斗爲日益已久矣備員縉紳每以公禮謁見李西涯石熊峰二先生輒訕起居且及令郎世學之詳推稱之詞繁

而不殺因益歎先生起敬於大方如是其久而同鄉未學弗克披領光霽良用愧歎今春覩盧師召侍御以先生與邵二泉先生並舉於朝內有與學環文清操古行之語夫二泉之爵位如彼其尊而盧師召以先生配之蓋取諸道德之同識者謂盧之善於擬人先生雖巖然不出而公論之在人心清議之在天下自有不容泯者良用爲鄉邦慶斯文重也今夏來淮初擬圖便歸展自謂必拜床下竟爲程限所拘弗克如願謹此以致申問之私而併有所請焉戶部公署南偏舊有寄寄亭亭之後有草堂繼更名曰晚宜皆有題詠而寄寄亭獨顯以望墩先生爲之記也晚宜東偏舊有屋三間日就頽敝生至緝而新之爲公餘學禮之所寄寄亭南北相望晚宜堂東西相峙且在公廳私室之偏得免叫囂押突之擾其跡頗奇第理餉事者率歲一更而處是僅一冬因取少陵古人文史三冬足之句扁曰冬足軒欲與晚宜之名相配適同年周文儀侍御過而書之重念寄寄亭以望墩而顯今作軒者雖非邵半江之儔倘蒙先生賜之文焉刻置座右以與寄寄亭並鳴海內並傳悠久其爲慶幸不既大乎竄學淺材書不盡意惟承納而詔教之幸萬幸萬幸寓淮浦鄉晚生葉天球頓首再拜

仁峰外集

卷之三

書

匡

弘毅堂

沈憲副圻

恭惟碩蓄厚德海內傾仰固宜起此強盛之年以爲明
時幹濟毗天子而維四方而執事獨以清修恬退自爾
投閑林麓考証古今咀嚮道華不欲與世俗較妍姪此
古人之所難而今人所罕有者縉紳高其節疏其尊名
於天子之庭而屢不就辟又足以驗昔日之所以不出
者不爲沽名射譽而然尚德人也盛節人也圻本後學
仰斗有素每以未識韓荆爲歉邇者幸蒞茲土視政之
初卽當造執事之堂而請問民風咨謀治法榮未及行
而教惠顧先施於我感激與日俱積往往爲塵冗所糾

仁峰外集

卷之三

書

五

弘毅堂

且潭府離邑甚遠不能果決一行以遂初心古人親賢
好德之風似不如此謹具菲儀專遣小吏馳奉先伸下
忱仰覲麾納榮幸無任再瀆菲材於貴邑全無寸補欲
謀築城垣以防將來外患顧工程浩大財費無從取給
又未審此舉果於本地方人心相合否濫欲求教於執
事以爲行止執事不事王侯者也豈肯俯屈於圻顧古
人云若以義請而強委重之其何說之辭圻又不敢必
執事果不於圻一出也且鄉飲酒禮朝廷敬老尊賢之
典莫大於此近訪得大賓之位執事反不屑與不知有
司失於虔誠乎抑高見別有所爲乎十月之朔復當舉

此故事定擬執事枉駕以來以克賓席使禮有所重人
有所觀感而不肖等與主僎之末者亦與有光執事縱
不爲天下出獨不爲父母之邦一出乎便中先此道懇
臨期尚容薰沐積誠專使奉請也餘惟情亮不宜侍生
沈圻頓首拜

仁峰外集

卷之三

書

五

弘毅堂

汪仁峰先生外集卷之四

詩

竹山 石巖小隱二十三韻

王 贊

山人已仙去山竹尚蒼蒼何必蓬萊島秋風下鳳凰

竹
者進之乃尊
先生號也

雲谷

我愛仁峰谷無時不出雲靜觀何所會野馬正氤氲

雙溪

仁峰歸隱處兩水夾山流不自安清逸尋源到上頭

三峰

仁峰外集

卷之四 詩

弘毅堂

三朶碧芙蓉人呼筆架峰蕭齋當此處文思一特雄

天井

一水去悠悠維茲匯衆流泓渟不可測天與楚溪幽

泉峽

懸崖撒素練出峽奔長虹山中久無雨此泉流未窮

柳洲

楊柳陰涼處高人坐讀書三間洲上屋百載住名儒

桑園

留取荒園在栽桑及早春但教官稅緩便有養蠶人

桃園

桃源谷裏人只是爲強秦值此唐虞世如何肯隱淪

杉岡

此杉生此岡直上千青雲挺然梁棟材世人聞不聞

梅坡

坡上梅發時村落飄香風京兆歸去來却作孤山翁

菊圃

中年遽投閑滿圃贖栽菊安得陶淵明相與語心曲

蓮塘

清香天地少孤直世間無獨許高人對寧教水月孤

萱初

仁峰外集

卷之四 詩

弘毅堂

雨露澤群卉萱花盈砌生悠悠百年內聊以忘憂情

南園

獨樂名伊洛當時重馬公南園亦五畝千載共清風

北園

辛勤理北園土沃菜彌蕃熟計膏粱味如何似菜根

篷窗

京國風塵滿林園草木清篷窗閒處坐披豁道心生

觀瀾

吾道如天地淵淵萬化生觀瀾惟一事聊見聖賢情

靜觀

物理本無垠誰能會性真閑來程伯子拈出啟吾人

靜清

非靜何能清能清由至靜默坐泉上亭此是澄心境

聽玉

山風戛琤琅冷冷來好音一聆清我耳再聆清我心

平安

雙峭山根石因形象物觀慶門天所佑假爾報平安

太極

空洞仁峰石分明太極圖無形原有象至理古今符

仁峰

此山衆所宗此人衆所頌此人居此山此山以人重

篷窻

陳霆

小亭規制類方舟覆蓋還看效竹樓雲氣最宜書榻曉
雨聲常作釣篷秋詩連素壁妨題鳳關傍清流倘狎鷗
更著蘆花橫淺水西風却好夢滄洲

靜清

古榕淡篠蓋山楹下有幽泉月一泓野鹿不來雲貯影
秋蟾相映鑑生明滌煩正便巢由耳喻世長歌孺子纓
悟到淵微心地淨靈源新長視池平

聽玉

枕流雙耳未全聾飽聽瑤臺戛竹風簫管忽傳雲影外
珮環疑在月明中春蚕葉底聲難並夜雨篷間景略同
坐有盤輿眠有簟天將清事付山翁

蓮塘

謝丕

愛蓮豈不花春容恣妖冶南薰坐池亭藉此消長夏
願事靜觀榮瘁豈天假僕僕東華塵誰爲愛蓮者

篷窻

竹屋稱幽棲篷窻絕纖塼側身亦自安乾坤不知大臥
月弄清輝聽雨雜寒瀨平生大庇心頻仰發長慨

靜清

石竇遶寒泉涓涓不停滄地脈來何長無乃丹砂汁
觀每獨往呼童事新汲采菊釀春醅百齡當倍十

聽玉

種竹已成林參差亞琳琅石臺蔽蒼翠天風時一揚鏗
然珮環聲此君疑升堂鸞馭杳難卽湘水空溟茫

重慶堂詩

李東陽

郡有新安著堂因重慶名雞鵠成老鳳舊竹長新萌俯
仰一家足榮枯萬事輕蓬萊眞淺未猶可注金觥

次韻

謝鐸

堂上方重慶人間已顯名天教壽源永福自善根萌華

髮蒙茸老斑衣雜選輕新安舊門閥聲跡正航航

又

張元楨

滴滴蒼生血煌煌國士心折腰輕五斗長揖重千金

鵬鵬運霆收蟋蟀音迴瞻重慶扁光采滿家林

次西涯先生韻

謝遷

鄉評推世德家慶擅華名桂籍饒鍾秀蘭階賸茁萌杯
分三代足官喜一身輕猶憶斑衣後趨隨進壽觥

又

李永孚

祖介高年日孫登甲第名曾培蘭砌種重見玉枝萌樂
事今堪詠陰功未可輕綵衣趨拜舞春酒進瑤觥

仁孝集

卷之四

詩

五

弘毅堂

又

馬涉

至治逢今日餘歡樂此堂扁宜重慶揭恩自九天章世
德歸孫祖科名得俊良新安文獻地門閥更輝光

題孝義堂

陳寓

此日綱常付此翁國風變後幾人同劬勞罔極將何報
蘋藻遺容竟不通枯木枝存秋雨暗孤鴻聲斷暮堂空
乾坤元氣誰收得都在鵬原一檐中

又

姚昂

一生詩酒樂田園不羨浮名道自尊經史簡殘遺澤在
屢屢炊歌舊恩存心惟怯聽秋風木夢想空歸夜月魂

萬古綱常元自植流芳千載有誰論

又

陳銓

太古去已遠道義成淪湮名節竟弗完風俗其能淳卓
彼鵬原翁至性本其真踐履在根本澆漓焉足倫親殺
歸郊野結廬臨其窆哀哀思罔極感慕秋復春一旦失
珍偶慘戚傷心神念茲舉案賢誓勿重婚姻心堅志不
苟義重孝且純幸哉三代後見此義皇民

又

劉良

子孝與夫義先生兩得之獨行由帝降兩善在民茲信
道今如此流芳可讓誰何人為立傳史氏有新辭

仁孝集

卷之四

詩

六

弘毅堂

又

麥秀

浮世茫茫自古今先生真不負光陰孤墳草屋三秋淚
破鏡驚帷半夜心白髮無情隨老至青雲有子嗣椒音
百千年後頻回首孝義堂前墨客吟

又

何顯

眼中誰似此翁賢硬把綱常壓兩肩一念乾坤終慕切
半生山海風盟堅茅廬有淚零孤塚錦瑟無心續斷絃
反目遺親嗟薄俗為君披卷一燈然

又

吳坤

千古綱常檐誰能着一肩夢我千載恨蘋藻半生緣風

攬廬前木水推琴上絃乾坤今孝義增重自鵬原

題瑞芝堂

李東陽

竹山老翁好奇者出行於墓芝在野自言靈異本天出
顧信禪祥非物假一徵仲氏登鄉書再徵伯子遊天衢
栽培似歷歲寒後漏泄不待春光餘翁年漸高子益壯
婉語溫顏藹相向種德多從畎畝中托根合在雲霄上
神仙者流真有無隱逸之輩非吾徒九莖三秀亦偶爾
後世但賞丹青圖永嘉山水鍾神秀墨綬銅章照晴畫
要看人瑞出賢才且賦靈芝爲翁壽

和韻

謝鐸

仁壽外集

卷之四

詩

七

弘毅堂

禪祥世豈偶然者不在朝廷在山野有閒必先人罕知
無徵不信天曷假汪家之瑞宜大書和氣上徹天之衢
儲精豈亦大造秘積慶自是先世餘竹山詩翁老逾壯
種竹看山屹相向每探異境山谷中三見靈芝墓田上
休徵在昔今豈無青雲甲第紛爲徒光華已見人瑞應
拜舞合作家慶圖吾聞芝也有三秀曄曄祥光動清晝
誰其采之和玉莖共獻吾皇萬年壽

又

謝遷

竹翁不是悠悠者肥遯當年在山野墓田靈芝出九莖
瑞應從天豈云假傳家舊富五車書賢郎早躋青雲衢

閭門駟馬當漢盛高山溪谷非秦餘白髮蕭蕭老彌壯
木假三峰儼相向芝莖移置中峰前旭日光生畫堂上
新安家世世所無芝蘭奕葉千百徒頗聞餘慶自嚆昔
信知積善真良圖塔下孫芝更奇秀京兆錦衣歸白晝
翁今已矣堂巋然且捧霞觴獻慈壽

又

陳霆

竹山先生古道者晚坐詩窮類東野世鍾和氣表家瑞
墓產靈芝乃天假高堂方揭濃墨書奇事已達青雲衢
玉堂視草日初永驪珠雨落宮壺餘先生志節夙高壯
歲晏秋崖獨端向論心每出俗士表持議嘗居古人上
仁壽外集 卷之四 詩 八 弘毅堂
茫茫天道知有無療饑豈必商巖徒坐令麟鳳不世現
三秀空附青山圖年來子姓庭堦秀古錦斑斕繞春晝
瑞芝長滿樽不空更挿山花上長壽

倒和

劉瑞

竹翁行山拄靈壽高祖墳頭適晴晝三年三度遇奇事
親見靈芝吐三秀靈芝靈芝狀莫圖珊瑚二丈眞爲徒
雲頭鳥跡天上出異香殊采人間無竹山手刷歸堂上
新扁高題日相向從來佳兆不虛傳對酒長歌氣逾壯
秋風爽颯春風餘一心累見登雲衢就中京兆更偉特
直言再上天門書流俗紛紛眞復假泉驚於胡麟在野

寄語當年拭目人汪家之瑞非凡者

竹山詩

童軒

有園莫種桃有山須種竹桃樹搖春風嫣然媚紅綠豈無一時好終隨車馬足何如青竹枝歲晚在空谷節直心亦虛冰霜立寒玉

又

董越

修竹叢深小結廬清幽贏得課兒書簾櫳翠滴濃陰合枕簟涼生過雨餘歲晚冰霜同勁節吟邊風月趁閒居龍孫已見森頭角更掣長竿釣巨魚

又

張元禎

仁峰外集

卷之四

詩

九

弘毅堂

新安山水嘉可賞汪公任處尤奇壯高臺伏檻相連延明月清風共來往就中一室幽且深竹竿籊籊高作林蒼楹盡日覆餘翠盛夏五月長蕭森床頭詩書幾千軸到老長吟還苦讀由來閨子無宦情不似顓孫學千祿籊籊龍生出更超然值此紀元弘治年文章五色已爛熳雲霄萬里爭騰鸞伶倫偶爾遺精別歸對山中舊時月更期早晚獻琅玕願共冰霜保貞節

又

謝鐸

只此數竿足悠然三徑通門牆無俗氣庭館有清風枝老將棲鳳根淺儼化龍山松元是伴已歷大夫封

又

莊景

道服人間物物真萬竿此谷萬竿春可知一笑虛圓者不是真堂作記人

又

靳貴

種竹鵬山遶四圍此君高士雅相宜託心冰雪堅如鐵出色乾坤綠滿枝春雨籊籊龍變化秋風稍動鳳來儀天涯少此慚多俗何日登臨許我醫

又

會彥

萬玉亭山麓清陰匝小軒雅宜君子操難與俗人論春雨龍孫茁秋風鳳尾翻王翁無箇事俯仰即乾坤

仁峰外集

卷之四

詩

十

弘毅堂

又

宗彥

山前山後種琅玕琅玕競出青雲端何人自比還自觀廻延百畝杖藜寬滄溟萬壑驚風湍淋漓蒼玉雲漫漫東風桃李愁春殘誰令榮枯解轉九瀟湘六月如水霜常憊過徑光團團潦倒山翁不整冠儵然相對忘悲歡清風白日黎床安

又

儲壘

日日開門對此君秋聲便是雨中聞借爲屏障非真画卜得比鄰却出群屋底琴書常半潤江南風月舊平分山人好似神仙侶夜半吹簫過彩雲

又

董朴

此山萬古惟宜竹此老平生只愛山把酒每於清影裡
題詩多在翠微間乾坤到處名長在風月來時人自閑
喜見鳳雛全五采欲從霄漢展雙翰

又

商汝願

千竿寒玉倚林垆萬壑清風一草亭夜靜月窻影移碧
歲寒雲岫空摩青驚雷裂地迸龍角化雨及時翔鳳翎
點易最便朝露滴篠門應避晉人局

又

邵誠

有山不種閑花木修竹千竿手自栽仙佩長隨明月下

仁學外集

卷之四

詩

十一

弘毅堂

清風時共故人來此中自許徽之識別逕還同蔣詡開
笑我微名尚羈束十年相憶楚江隈

又

李汎

屋後有山皆種竹幽芬涼影憐詩情雅宜老鳳巢枝穩
未許繁花借地生林下烟霏憐獨瘦江南風月更誰清
隱君相愛元相契不爲王猷續美名

題悅親樓

高賓

數楹高峙屋西頭經始先知爲養謀在職分中須有事
得歡心外更無求一簞蔬食顏同味萬軸牙籤鄰未優
子自勤劬親自樂德星長夜爛東甌

又

任道選

養親容易悅親難親悅賢郎是好官百里花封春藹藹
一樓詩景月團團琴樽樂處無煩擾歌頌聲中享治安
忠孝兩全臣子職會看超擢侍金鑒

又

李海

高閣橫開地靚潑承顏偏稱此登臨四通八達而翁志
一日三公孝子心菽水尋常成至樂杯盤時復有豪吟
我從今古閒評品橋梓分明點與參

又

張璉

大孝怡親美色難架樓祝壽等南山心寬自覺乾坤窄

仁學外集

卷之四

詩

十二

弘毅堂

畫靜惟堪笑語閒巨杓滿浮春酒綠明花高映綵衣斑
昊天一念誰能負盡向遺風拜範顏

又

高應祥

爲治須知有化機化機富不外民契悅親莫道尋常事
愛物仁民自此推

江心別意送竹山先生歸休寧

李階

鄉夢醒來祿養輕春風千里動行旌絨詩送別儒家味
遶膝攀留孝子情潮海却憐雙鬢短乾坤自許一心明
到家朋舊如相問爲說甌江徹底清

又

張璉

錦江春暖浪花浮喚起東風趁小舟景物不堪詩客去
水鷗沙鳥遠相留

又

高賓

杏花春雨滿江南千里西歸意亦單擔負琴書無長物
支持門戶有奇男胸中樂事應常在眼底人情已飽諳
可信此行留不得故園風味有餘甘

又

趙諫

才高不肯事王侯高臥鵬原七十秋教子早爲花縣宰
怡情只在竹山樓來遊喜入新詩社歸去還尋舊釣舟
嗟我與翁俱白首臨歧話別不勝愁

仁肇外集

卷之四

詩

三

弘毅堂

又

胡文冕

竹山先生老且康朱顏白髮筋力強零金碎玉撐肺腸
等閑咳嗽聲鏗鏘青筠陶出丹鳳翔五雲深處呈文章
皇帝憂民選俊良一麾出宰東南疆北望先生天一方
攀輿迎養悅親堂堂前桃杏堯日長彩衣搖動春風香
新詩倡和克錦囊海濱山水生輝光翻思故園三徑荒
甌江便駕歸來航行李蕭蕭書一箱中流旆旌輕以颺
我忝先生同一鄉行不偕行徒自傷維舟且泊孤嶼旁
玉壺雙倒紫霞觴權歌欲發留夕陽一江白浪雲茫茫

又

陳森

謝公亭畔送征橈祖帳侵寒酒易消澤國鴈來芳草饒
海天人去碧波遙西樓風月留題富故里雲山入夢饒
忠孝兩全賢子德佇看封誥下丹霄

又

李春

拂曉江干送客回中川又見祖筵開玉山欲倒酒初盡
画舫半移潮漸來醉和驪駒還激烈笑看萍水設徘徊
故山此去春應滿驛使歸時好寄梅

又

葉聰

江上歌聲送攀輿行邊光景復何如桃花紅透春風裡
棠樹青回化雨初錦席彩衣淹去旆石田茅屋想閒居
親賢子貴何妨別吟罷鳴鳩思有餘

仁肇外集

卷之四

詩

十四

弘毅堂

又

王激

羅浮山下雨初晴客子乘舟將欲行鷗鳥伴沙情自洽
楊柳弄波色半青乾坤萬里雙蓬鬢風月千年一巨觥
景物有情可人意春風兩听踏歌聲

又

丁輔

高隱竹山七十秋偶因迎養下東甌兩年到此人不識
一旦憶歸誰可留囊裡無錢克路費杯中有酒作詩鈎
客中送客難爲別回首雲山生暮愁

題汪進之瓊林醉歸圖

謝鐸

馬頭春色滿皇扇
仙子歸來醉不勝
平地風雲千載遇
少年志氣十分增
恩榮此日人爭羨
溫飽平生志豈曾
尚憶敷名鍾鼎在
未論鴈塔是先登

瓊林醉歸圖所以紀恩遇之始以志感激於不忘而
爲終身圖報之地有志者所不敢後也若乃以誇庸
人孺子而曰此富貴之階則甚陋矣新安進士汪君
進之作縣永嘉間以是圖來視予知進之固進士中
之豪傑者豈其志之在彼而不在此耶則進之自知
之亦在進之自勉之耳予衰老無成真有忝於是圖
者尚敢爲進之言哉庸題其後以志吾愧

仁峰外集

卷之四

詩

五

弘毅堂

送汪進之使姑蘇便道歸省

王鏊

朱書銀燭夜縱橫
忽見篇章眼爲明
暗裡投珠人莫顧
空中懸鏡我何情
相逢一笑平生友
此去重來幾日程
路指新安西下急
率江斜日看潮生

又

毛滂

黃甲名高播盛時
治經會下董生帷
南行偶得還家便
北望長懷戀闕私
江浦候潮朝解纜
山城坐月夜哦詩
宦途發軔從今始
勲業方將遠大期

又

石珪

二月風雲擁內簾
燈光月色坐相兼
江湖意氣看悲壯

衰斧文章得謹嚴
萬里頓舒溟海翼
一嘶初脫太行鹽
誰知駟馬東吳使
螢火鷄窻亦久淹

又

高濟

率江西下越王臺
直北仙槎奉使來
眼濶海天孤月出
神清山雨萬峰開
鄉心吳歎關經濟
水面禽魚入品裁
回首長安問封事
虜廷鋒鏑已成灰

送仁峰汪先生宰永嘉

徐貫

英英才思湧波瀾
暫試牛刀只等閒
朝夕每將公事了
閭閻須使小民安
野無藝鼓風前擊
案有瑤琴月下彈
從此三年來奏最
喬遷直上五雲端

仁峰外集

卷之四

詩

十六

弘毅堂

又

靳貴

流漸初泮画船開
已有仁風到草萊
月下鳴琴公事了
雲端飛舄福星來
山城雨足花爭放
官舍春回柳易栽
趨闕連珂應不遠
烏臺今日正須才

又

顧清

馬上逢君識未真
論文已是十年人
風雲聚散驚浮世
霄漢飛騰有健身
補袞豈應忘近主
鳴琴聊欲試親民
東風百里溫州路
誰看桃華滿縣春

又

程楷

經綸辛苦鷄窻下
文字功名虎榜前
百里甌東風化轉

千年江左使君賢城高北斗迂迴地路近中台咫尺天
鳳閣麟臺容易上且留殊政說他年

又

石琚

永嘉山水多奇麗不用栽花更遶城好雨隨車春自足
列星當坐夜長明政惟堯舜非徒法邑有弦歌是太平
此志欲伸君合早一朝驄馬迫人行

又

傅潮

十載詩壇負舊名一朝雲路荷新榮君才世已推高品
此邑天教得老成甘雨和風先到物佳山勝水亦怡情
三年定有奇勲播肯負清時說鳳鳴

仁鋒外集

卷之四

詩

七

弘毅堂

又

朱希周

吳郡新瞻使客星分符又向浙東行上林花鳥添離思
南國舟航促去程鉅海瀾漫通絕域奇峰笑兀達孤城
知君定是循良最報政應須得寵旌

又

胡嚙

二月都門柳未黃強攀春色侑離觴結交自許非新識
話別豈嫌傾老腸撫字道途渾茂草饑寒骨肉半枯桑
平生多少憂時意洗耳先聲自浙江

又

王瓚

一同沃壤環雲磴百雉孤城枕大江禾稻再秋民樂業

弦歌百里俗淳龐展才始迺君臣義教惠先沾父母邦
一代仕途黃甲重蚤知國器定無雙

又

陳瀾

握手臨風酒半醺驪駒促別奈君何春隨越使江梅早
雪擁燕山塞馬多汲黯有心供獻納陽城無意事催科
聖明側席求英俊佇目東朝振玉珂

又

劉瑞

幾年江海神交稔千里衣冠別思遙海國到時春未老
御河前日凍初消終看霖雨思商佐要使弦歌叶舜韶
官柳重來青眼在臨風何用折柔條

仁鋒外集

卷之四

詩

十八

弘毅堂

又

華景

一點文星照海隈短檠南下信潮催鸞樓且作三年計
驥足元非百里才雨細池塘春夢草月明溪閣夜觀梅
翛然獨對瑤琴坐幽谷淳風次第回

又

潘珏

星河纔返使君槎便捧除書宰永嘉兩袖天香辭帝闕
一壺冰月貯仙衙訟庭雨洗苔光暈詩思瀾翻草帶斜
消得琴書了公事鋒車爭起海東涯

又

趙鶴

晨裝南下築金臺潞渚輕飄拂曙回山水縣前新令尹

春秋榜上舊經魁
暄風盡日催花柳
甘雨隨春到草萊
慷慨平生經世疏
萬言時向篋中開

又

張芝

我聞天民徒功覆
斯民出邵子亦有言
一分亦仁德二者
豈相悖時異道則易
先生拔萃姿忠孝純
天錫問學造淵微
文章少時敵當代高
士流品藻屬清識
愚方企仰凌幸侍同
袍末心事正綢繆老
成看典則茲當言別
辰離索起私悵又惟
心天下或小永嘉職
聖賢亦肩爲顏回同
禹稷矧今天子聖上
下通休戚君實瑞世
珍豈久淹斯邑別良
慶一堂次第陳長策

仁峰外集

卷之四

詩

九

弘毅堂

岱宗歌頌仁峰先生五十

蔡芳

天下有名山岱宗
孤高萬古凌蒼穹
不隨萬物有榮悴
却與元氣相流通
撐天一柱壓九土
龜蒙拱立如兒童
夸娥二子不敢負
尼父登之四海空
毛血不容大夫旅
扶禮會受天王封
間藏金匱有玉冊
鬼神呵護邪莫攻
瑞芝吹香白石燦
分明神異天所鍾
四時蒼翠色不改
面面秀出青芙蓉
我欲攀緣凌絕頂
力今未壯身疲癯
獨立下土長太息
仰示萬仞雲霄中
孟軻昌黎去已遠
巖巖氣象流高風
新安夫子東嘉尹
公卽岱也岱卽公
我知此山不驚復
不崩悠久直與天
地同

送仁峰先生入覲還永嘉

林光

折簡重開翰墨香
想君襟度定非常
燈花未領春宵話
馬足何堪部檄忙
眼底牛刀初試刃
斗間龍劍已騰光
新鶯細柳迎歸旆
更着吾詩入錦囊

又

謝鐸

君忙我病兩忡忡
尺地真看萬里同
自荷交游終匪石
敢於踪跡尚飄蓬
鳩班暫綴龍樓曉
鳧舄還歸鴈蕩東
報政重來休更晚
同遊英俊幾乘聰

送別駕汪仁峰先生歸養

張燦

都城寒雨送離杯
別駕何年擬再來
志在闡庭聊託疾

仁峰外集

卷之四

詩

十

弘毅堂

身非匠石獨憐材
青山偃蹇須人去
白髮歡娛望子回
後夜相思岐路遠
夢中索笑有江梅

又

呂獻

百川何日復東之
大厦誰能一木支
徒使賈生長太息
輒爲陶令去來辭
冠裳此世亦何愧
竹帛他年定有知
未盡陽關一杯酒
且憑殘雨送新詩

上封事鑒鑒特政關失士論題之茲以病乞歸養子惜其去贈以此詩

又

楊亘

此日朝陽聽鳳鸞
人中山斗又生韓
封章誰不知名姓
忠義吾因見肺肝
燈火官齋始對酒
風霜別路合加餐

清時士望今如許只恐東山臥未安

又

儲罐

棘林垂翼滯群鸞一倅都人始識韓少學春秋持正論
兩陳章疏寫忠肝尤回白日開朝隣各重清朝規素餐
莫道山人世遠應從高處望長安

又

林壁

勘破人間只自疑中流肯放脚根欹兩封已到君親地
衆論還歸道義師此去有人知我病將來無容話心醫
殷勤也爲高堂祝菽水相應百歲隨

又

陳垣

仁峰外集

卷之四

詩

主

弘毅堂

無金可贈愧論交十載風霜改鬢毛顧我未能忘舊約
對君應敢賦離騷皂囊章疏期無負絲服庭階漫說勞
同是江南歸去早不禁離思鴈聲高

又

程敏庸

抗疏非干譽違時欲解官潘輿嗟入夢萊絲欲承歡三
策原無負寸心只自丹飛雄懷風志直道挽狂瀾讓父
真堪監太丘合挂冠倅車那展驥邑舍已徵鸞鴈水鳴
寒玉天都擁翠巒直蘭薰野服風月落魚竿經濟文堪
軌循良蹟莫刊千年昭史冊激懦更廉貪

題靜觀亭

邢珣

孤亭闐寂負三峰萬里乾坤在眼中草木盛衰寒暑變
江山流峙古今同冲襟默會程夫子妙趣冥超邵氏翁
道在知公窮亦達頓閑榮願等苓通

又

陳霆

細將物理靜中看只有青山好面顏千尺風波驚世老
十年金紫誤人閒紅渠綠水元清淨野鶴閒雲自往還
捲上松關扃洞戶不教塵跡到山間

又

孫溥

太極訪乎動斯道開大原久久群動鑒聖人主靜焉若
子力慎動過聖及乃賢伊洛迦濂溪濂溪胥承傳王靜
仁峰外集

卷之四

詩

主

弘毅堂

觀萬物自得真乾坤淵源來有自大成集晦翁晦翁舊
闕里一脈精華存仁峰蚤私淑動處尋天根由家而觀
國大倫久云全觀民暨觀我進退綽綽然抗言忤權璫
拂衣歸故山誅茅葺舊業小亭顏靜觀蠻觸任蠶午車
馬隨駿奔杜門避塵俗滋然忘世紛端居儼泥塑聖賢
日周旋望道若未見睥睨千古前洞燭萬物情潑潑魚
與鳶萬殊達一本冥會方寸天嘿順帝之則左右逢其
原掀髯登仁峰卓爾東泰顛

題太極巖

王守仁

一竅誰將混沌開千年樣子道州來須知太極原無象

始信心非明鏡臺

莫信心非明鏡臺便言明鏡亦塵埃人人有箇圓圈在
莫著蒲團坐死灰

題仁峰精舍

王守仁

仁峰山下有仁人怪得山中物物春莫道山居渾獨善

問花移竹亦經綸

山居亦自有經綸才戀山居却世塵肯信道人無意必
人間隨地著閒身

又

陳霆

雲臥霧屋三間老慣山林夢亦安巖桂有陰秋墨冷

仁峰外集

卷之四

詩

三

弘教堂

候虫無語夜燈闌瀑飛蒼壁琴聲潤蠹入青編字跡殘

却向朝來撐兩頰却留山色靜中看

進之老友過訪

莊泉

庭草傳來老晦翁無端萬紫更千紅可知肝膽朱門學

不在經書傳註中

舉業經書也聖功人間道眼有圓融夜來睡醒羅浮夢

月滿秋江幾十峰

此道乾坤自古今濂溪主靜獨吾心孔顏樂處真何事

願與諸賢更一尋

風月無邊問答時青山活水滿吾詩若除流動天機外

老子平生自不知

次韻東汪進之

莊泉

留君五日溪雲坐共看溪雲且莫歸詩思兩人秋淡淡
老懷連夜雨霏霏菊還戀節移盆瘦蟹畧經霜送酒肥
倘沐再來煩記取桃花流水是柴扉

次韻答仁峰先生

謝鐸

斯民元直道末路苦迂談冀馬方空北越車誰指南紛
華爭欲蕩澹泊幾能甘克己真難事還須秉鉞截

中途嗟自畫何處復高談共笑此行左敢言吾道南菊
離秋正好蔗境晚須甘平地猶荆棘憑誰爲一戡

仁峰外集

卷之四

詩

三

弘教堂

次韻寄汪仁峰先生

周南

甌城素號弦歌地汪令分符試政初詞藻駿奔蘇學士
聲名追躡范萊蕪並遊似水宜清淡後進如金得範模
民物自今涵德化不容百里有冤誣

梅梢月上憶君初月到東甌意到無忽見筆鋒生麗藻
應知文路未荒蕪銅章已布新條令金殿曾陳舊軌模
萬事一誠能感召愚如黔首肯冤誣

步月懷汪仁峰同年

張芝

十載隔官守瞻望恒切切緬惟夙昔箴豈但戀同袍仕
愧添雕信時忻堯舜遭君數歷中外撫字嘗心勞直言

贊新政輿論推人豪竭來侍慈幃善養薄牲牢浩浩乾坤大魚躍鳶飛翺我暫一歸省極日松蘿高幸茲獲良晤三日飽餘膏掛別又惆悵明月映林皋

按閩便道過訪仁峰先生

汪昌

石磴羊腸百里餘行行却到隱君閭人龍自得山川勝天地何如水竹居庭著小梅知造化洞刊太極見鳶魚眼前盡是崎嶇路輪與先生獨著書

圖仁峰爲仁峰先生贈

汪肇

仰止仁峰下孤高上逼天直從平地出不與衆山連景好描難似雲濛看未全糊塗隨筆力回首興茫然

仁峰外集

卷之四

詩

五

弘毅堂

送汪鵬溪之任晉寧

黃訓

玉河橋下水南馳送子誰歌遠別離萬里碧鷄金馬國千年象舞鳳儀時春秋曠日眞家學京兆清風是吏師翡翠近來消息大不妨佳句動滇池

又

許仁卿

清時大一統遐邇總王鄰所貴在修職尊卑奚足倫東南久罷敝况復清邊塵掄才布藩服天語正諄諄子行膺簡任應不負絲綸願言固根本坐令夸裔質何以慰交游嘉聲日遠聞

又

高賓

鵬翮搏風萬里長丈夫今始試蓬桑經綸有具官何擇弓冶無慚孝愈光先世文章江漢遠清朝人物鳳麟祥遙知宦業修明處應有聲名重點蒼

鵬溪尊甫仁峰先生子同年友也學其德其家學淵源於教官乎何有故書而樂道之

又

葉幼學

仁峰先生出宰東嘉時眞心臨民無少欺四十年來好風化吾民不解甘棠思悅親百尺樓愛子能拜師坐令境內生孝慈神州赤縣乃遽轉內修外攘吐出胸中奇鵬溪公子得相見恍然如見尊翁面文辭刊枝葉剛柔踰百鍊天與仁人產才彥吾道南矣君何求晉寧今得

仁峰外集

卷之四

詩

五

弘毅堂

賢監州正俗遺編手澤在舉而措之皆嘉謀世德在民良休休於乎世德在民良休休

先京兆仁峯先生原刻正集二十四卷外集一卷補遺
 六卷帝祖萬年金鑑錄三卷先生初非以文著也先生
 影年卽以聖賢爲可學沉潛于四子書浸淫乎六經灌
 漑于周程張朱遺書文集諸語頗深造自得左右逢源故
 其令永嘉玉田倅京兆章疏條奏文移及解組終養林
 下酬應往還書序記劄積而成帙一皆本諸躬行實踐
 會道成性因人立教隨事範俗如風行水上自然成文
 迥異乎世之以詞章藻績爲文者也原版刻于雩都書
 林劉君版卽散失家中幸存舊稿與革之際兵寇交訌
 資財蕩洗先君惟抱畏遺稿逃匿奔竄顛沛流離頃刻
 不存矣

仁峰文集 卷之一 序 弘毅堂

余以副榜入甯監丁巳謁選鳳陽府亳州訓導先君家
 書惟勉以蕪湖規範課多士正己率物爲諄亡尚不及
 刻文集一字無何甲子先君年七十一猶勤匕爲諸生
 訓釋經書終夜不輟大耗中氣肩寒不覺咳嗽遂不起
 疾甚語不及私惟以遺稿囑不肖約口裁腹積俸餘必
 刻之以成其志戊辰補蓼安司訓節縮拮据始合正集
 補遺共三十五卷六年剏刻乃跋書垂成隨移黔之平
 越資斧衣食不給無力售紙刷印先德之弗彰誰之咎
 也茲市紙刷印以就正 富代有道先生因敘述先君

一生保守遺稿之艱辛疾革囑刻之叮嚀謹書梗概如
 此

康熙甲申暢月望日七世雲孫三省百拜謹識

刻汪仁峰先生文集補遺識後

昔謀刻先集以家在溪山舟車不通流布弗廣乃以託諸書林劉氏既梓行矣後謁選京師遊宦南溟觀斯集無遠弗至私心稍慰以謂幸未刻於家也但彼以借力於人未及全錄恒以爲憾思刻補遺於家久未就工大懼散失無以追不肖之罪亟取餘稿重加彙集遂以入梓書成爰撫其事於後以示吾後人當知世保云
嘉靖丙辰二月朔日男戩百拜謹識

仁峰文集

補遺識後

弘毅堂

重刻仁峯文集後序

右集三十五卷仁峯先生七世孫三省字師曾重鋟以嘉惠後學者也先生爲璫再從高祖行幼從先子稱頌中習知先生名號及應童子試見邑東有理學名儒坊先生與焉急欲得先生書讀之稍長拜從父幃如公於觀我齋公卽師曾考也于時方從事制舉之業未暇以及乙巳冬璫受業于錫山高彙旃夫子之門從東林諸

後序

君子游無不仰先生爲吾汪真儒於是歸求之幃如公所僅得殘編數冊尚刊缺不完因爲之節畧手錄藏弄篋中以爲私淑階然每以未見全文爲恨往來于懷者三十餘年矣乙亥秋師曾忽奉檄赴任貴州平越府道經漢上顧璫于寓窩礪喜之餘論學道古各印心得聯牀促鄰者五日夜廿年契濶正快樂聚以王程不容稽而別瀕行手茲刻屬璫以校讐之役拜受卒業

竊惟吾鄉自朱子振鐸後鉅儒碩望肩項相比而吾汪特盛汪氏之學術純深踐履篤至體認折衷不雜不惑者又惟先生爲特著當陽明倡揭良知抗顏臯比號召生徒之日挾其震耀之勲業而陰謀浮詞又足以煽而鼓之天下聰明豪傑之士方怵然拱手蹙縮屏氣不敢稍有所齟齬卽以羅文莊公齒爵並先于陽明亦未能痛懲以沃其焰僅爲異語以覲其悅懌而已先

後序

生以林泉舊人毅然移書辭而闕之條分縷析疏爲四疑不少假借豈不偉哉卽倉卒應酬之作無不字字精確絲絲入細以反躬之實著其反經之功質而雅簡而明東南鄒魯朱子世嫡之稱竊謂惟先生足以當之而無愧微獨吾族群從子姓所宜相率起而師法之以求繼美于世凡有志于學者皆當奉爲楷模爲著龜繼往開來將于是乎在若夫以京倅散僚而建言外

攘內脩之疏未報而裁革中官之疏再上連章累牘皆軍國至計覺其不合卽見幾而作不俟終日人詭爲卓犖非常之風采在先生祇爲幼學壯行之緒餘爾是集也師曾以十餘載廣文冷蘊汲匕以緒正表章爲事節縮薪水力圖重鋟鳩工庀役竭蹶精訂歷久而工始竣非學先生之學心先生之心者不能也今

天子方崇正重道

後序

詔天下訪求遺書師曾抱此集上之

朝廷以風示天下其所以揚祖德而闡聖學爲吾汪氏光寵豈淺渺哉璫少承家學固不敢自安于不肖然寒暴交訏作輟無時今老矣索居獨處氣益昏憒天未莊誦如疾雷震耳昏憒頓消念身生紫陽之鄉與先生同所自出去先生之世不過百有餘年距先生之居不滿百里顧自齠童嚮往至老始得償所願良亦怠矣仰窺俯

測烏足以極先生高深之所詣哉姑述所見如
右以正于我師會苟有可采獲挂名卷末竊深
自愧幸云

康熙丙子七月甲子立秋日七世從孫璩謹識
于漢寓之密窩



後序

四

仁峯文集二十四卷外集一卷

安徽巡撫
採進本

明汪循撰循字進之休寧人宏治丙辰進士官至
順天府通判江南通志稱其遊莊景之門與王守
仁數相論辨蓋亦講學之流集中有答程疇書云
朱子著書立言皆欲使人明其理反求於心未嘗
教人弄故紙糟粕以資一己功利後之習其學者
徒知排比章句而擴充變化之無功辨析詞理而
持守涵養之不力專訓詁者附會穿鑿疊牀架屋
汨心思亂耳目工文詞者飾筌蹄取青紫龍斷罔
利中立為姦朱子之學果如是乎其持論亦頗中
流熒然於瞠之聾爭門戶不一糾正則猶未破癥
結也其文第取疏暢不事翦裁詩亦不出擊壤一
派是集凡文十七卷目錄二卷詩五卷末附詩話
數則外集一卷附錄勅命行實墓銘祭文之類題
嘉靖辛卯書林劉氏刊行其子馥跋謂先刻其強
半蓋尚非全稿刻本亦頗多脫佚失於校正云